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七二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ECU/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七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七二册目次

經部・詩類

詩志二十六卷（二）

〔明〕范王孫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志二十六卷》提要

詩志大雅卷之二十　　　　海陽范王孫輯著

公劉

序曰、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陳大士曰、篤公劉召公詩及之者、有二義焉、近而文武王季大王遠而后稷周公既言之成王既知之矣則未知乎公劉之勤勞光大也且近而文武王季太王也其及之親也遠而后稷其及之始祖焉義而牽之不可以已也獨未有及乎公劉者以其非親又以其非始也召公則曰公劉之勤勞光大也武王追述宗德業已克篤言之固不在大宗之列乎而遺之也

萬云、周肇于有邰、不窋鞠陶、播爲戎翟、後四遷而始達于鎬邠、固遷始也故後之人、陳說感動、爲之頌公劉、

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殷、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殷以作其怠此召康公之志也

詩揆曰、篤、是朴寔頭意思試將各章詳之做一事必周一事之本末朴匕寔匕不帶一點虛浮留一分滲漏不徒籠

統言厚民也。這一個篤字包着後來許多光輝盛大在享
成業者得毋念諸
箋餘曰、公劉、與周家再造令主也、其一時剏立堂構、遂開
後世子孫無窮法物。君以惠臣。是蓼蕭湛露之所從來也。
宗以睦族。是行葦既醉之所從來也。單以立賦。是丘甸出
軍之所從來也。徹以取民。是井田什一之所從來也。總之
思慮深遠。不似淺薄之人。以一身一家爲量耳。故曰篤。
國家有根本之大。皆其祖宗當爲者。而不得委諸子孫。故
公劉雖處一隅。而有四方之慮。雖經營于一旦。而有千萬

世子孫之思。益其意念誠深。必不以因仍苟且。同世俗之
所期。由是作而有爲。必不狃其所易。而嘗處于所甚難。匪
居匪康。思輯用光二句。不獨是此詩動遷之本。而今日之
混一土宇。亦皆從此中發脈來也。
于氏曰、創垂者之精神。無刻不與民相震動。故民之隷斯
土也。沃壤之謂居。卜鄰之謂居。開承家國之謂居。日新闢
聚之謂居。若擁此瘠土之衆。日銷鑠于旺氣不鍾之地。匪
居也。匪居而能康乎。明明托足於薪火之上。則遷延之志
必奪。時時盜國于流轉之間。則蓄縮之胆自開。種種經綸
所由起也。
箋云、乃有積委、周禮大司徒、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小
司徒、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
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
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
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
國野之道路、宿有委、候館有積、注云、積者、廩人倉人、計
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少曰委、多曰積、倉人凡
國之大事。共其道路之委積。

開國者必有以大用其民。而後成昌明之運。混跡異類。是
與民相忤也。因循不振。是與民相狃也。相忤不可用也。相
狃亦不可用也。惟聯則精神有以相喻。通天下之志。然後
可用以成天下之務。當艸昧之時。而猛然發此一思。卜世
卜年。永賴之矣。
箋云、公劉之去邰、整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爲女
方開道而行。明己之遷。非爲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　疏
云告之以此使民知遷意
傳曰、戚斧也、釋名云、戚感也、斧以斬斷、見者皆感懼也。

○傳曰揚鉞也疏云鉞大而釜小古今注云金斧黄鉞也鐵斧玄鉞也三代通用之武王以黄鉞斬紂太公以玄鉞斬妲巳韓詩外傳云諸侯有德八錫鈇鉞

疏義曰稷子不窋以太康之時失稷官至公劉竄居幽地蓋時衰政亂疾惡有道故鄭氏以爲見追逐遷于幽也傳曰公劉居邰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于幽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

疏義曰幽于漢屬右扶風爲栒邑縣則是中國之地言西戎者雍之西境與戎接壤爲夏爲戎隨時變易公劉未居之前則爲戎太王旣來之後復爲狄良由地居疆埸故一彼一此也　講云邰在岐山之北

正義曰公劉至邰國先相地居民陟則在巘是說相原之事又云順謂順其爲生之事宣與繇乃宣乃畝同謂時耕也　又云言居民相土其情若此故能保全家國澤及子孫王豈得不念之而留意治民乎

傳曰瑤言有美德容刀言有武事固也然艸昧方造主親而不傳荒屯甫滌國朴而不文不從度民之勞而思有以作民之望　楊云溫文而縝栗儼然示我以輯和之蓄精明而嚴毅赫然示人以振作之規

玉以象德而瑤以昭文刀以示有用容之以示不用　釋云民之神氣未張而君之神氣先耀未遑設險于國而早巳設險于身

說文瑤玉之美者

疏云此一原也上旣升巘觀之是登高以臨下此往百泉之間自下而望高且處下溼故往之泉處前之相大勢也止爲一原而陟降上下以胥之後之相形勢作都也止爲一京而登高繞水流覽審視之始得夫京師之野儼然一大都會可爲不拔之基耳周公營洛卜河朔黎水又卜澗水東瀍水西又卜瀍水東從古定都安民其不苟也如此

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意象之所經營有興事興慮焉夫與戎爲伍之日而精神宏遠巳自如此也夫　陸羽明云言有所以言語有所以語不自今日始也亦不能自今日止也但此後則于此地布而集耳謀謀先諧而堂構應之覺創業之精神直自今版築經營之外

規恢已遠而謀告從之見勤民之志慮更發于目前安定之餘。

箋云廬舍其賓旅　周禮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注云廬徒有序也宿可止宿有室矣候館積可以觀望者一市之間有一廬三宿

姜云落成而宴享非以示惠也爲民酧勞也厚積而崇飲非以惜費也哀民失業也觴政而約法非以崇儉也示民有禮也是爲公劉也夫。

秋官掌客云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公劉新造邦殺禮宜也公若曰諸大夫寔與予共起艱難毋以口食爲嫌也雖然抑亦物力未豐勢自應爾庖人從未嘗以甘旨具公之一膳器人亦未嘗以奇巧稱公之一觴安所得展之賓筵哉。

王守溪云雖不足語鼎大之烹要不失需之燕樂亦慨然腥魚玄酒瓦樽坏飲之遺風矣李小有云王于肥鮮錯列金玉雜陳之祭試一還想之歟

陳道掌曰後世訓儉之說非所以爲其臣也公之意若曰。豕固剛鬣之遜也可執以賓可執以祭又何不可執以燕匏固河汾之寶也可用爲佩可用爲笙又何不可用爲酌況坎爲豕能俯其首隱然寓尊卑之義焉豕水畜其性善雨又隱然寓源流之義焉清爲匏少足和羹宛然有鹽梅之義焉匏蔓生其勢曲沃又宛然有本支之義焉王者規模意象自是宏遠吾故曰後世訓儉之說非所以爲其臣也自是揖遜無恙豕匏涉波故邪俗歲匕斷壺

六帖曰凡創業君臣與守成異承平既久階陛森嚴君臣之分不患不明特患簾遠堂高九關萬里上德下情不相

諳悉故燕飲之設主于尊和承業之君與其臣披蓁斬棘沐風櫛雨奚翅家人父子上下之情不患不通特患分義未明粗率簡易如漢初飲酒爭功醉或狂呼拔劍擊柱故燕飲之設主于辨分周之詩一則曰嘉賓式燕一則曰不醉無歸而此詩獨言君之宗之時各有所重也　不謂禮儀綿蕞之日固能若斯

呂東萊曰既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屬其民上則皆統于君下則各統于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即其事也

聚者糾合爲兵非長策也徵斂無法非定制也且失吾中國之意第介在夷服土地未闢無能爲也公劉之啚廻于匪居匪康之念者亮非一日今既盡墾闢之功既極溥長之利於是井牧可受而賦法可立矣

順天則生逆天則死匪獨人事物理亦然夫日之南多暑日之北多寒相之而後可施其調劑之力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溼而暑相之而後可參其栽培之權

觀流泉以相其水勢之順逆地勢之高下南東其畝貯蓄洩以備旱潦焉

考工記曰凡溝逆地阞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

周禮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衍沃之地九人而爲井溼泉之地九人而爲牧兩牧而當一井故必觀流泉以相其地之肥瘠然後可定井牧以授民

管子曰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三二則去三四四則去四五則去半比之于山五尺見水十分去四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于澤觀此可見地之美惡定于水

陳氏曰立國之道皆貴陽不貴陰是故以田癸民數以九而取一以軍衛民數又以三而成單蓋軍陰事也陰事而陽制之兩則有對單則無敵稽之天有衡貫衡重列前後之衡三地有軸軸單列前後之衡亦三三單之制意蓋倣此故爲中軍之軍萬二千有奇爲左軍之軍萬二千有奇爲右軍之軍萬二千有奇無所取之取諸單也中動而左右應之以三成列中左右俱動而前後應之以三成三則亦井之象也曷言乎其單也取諸井里不外索之辭也

陳臥龍曰于一井擇三于三中選一一居卒伍則城郭有干城二居鄉井則八家亦有武備　李云井以分民民無所匿其數井以役民民無所偷其力而家得推三之一以爲鋒况一家擇一正卒於技必精而又同井之相授也致死無二心若家自爲戰矣四時大蒐而又倣井而置陣也加奇偶肆應得形之不敗矣　鄒臣虎曰常則入其賦變則因其賨無軍而有軍之用合則藉其衆散則懷其生有軍而無軍之累　陳云和睦足以相守歡願足以相恤夜

戰足以閭聲耆戰足以相識無聚軍之名而已聚無養君之費而已養。

董子曰、立戶軍、以井田准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方里八家。一家百畝以食五口。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三口。天子地方千里。法三分除其一。城池郭邑屋室閭巷街路市官府園囿萎圖臺沼椽采。定率得千六百萬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口。為京口軍九。三京口軍。此奉王家。公侯方百里。三分除其一。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各萬三千三百三十口。為大國口軍三。而立大國。伯七十里。三分除其一。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十二口。為次國口軍三。而立次國。子男方五十里。定率得四萬口。為小國口軍。而立小國。此周制也。

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卒、箋云、大國之制三軍。今公劉遷于邠。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

傳曰、三單相襲也、王肅云、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正義曰、此發卻在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慮有寇鈔。故三單相襲。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為軍也。

李云、軍之所憂者莫如食。而有成軍之利。無養軍之害者。莫如井田之賦食。徹田為糧。非以徹法公田所入。為軍之糧。糧、自給、于、徹法、之中也。何也、民各授其私田。即習兵者猶然緣南畝也。故兵不起則民得自蓄其糇糧。民共治其公田。即習兵者猶然給公上也。故兵即起。則民亦無意於裕。蓋而什一之賦。可専為朝覲祭祀賞罰之需。而不復廢于兵戈矣。曰徹田為糧、見井田與軍法相表裏云爾。

陳臥龍曰、八私一公。九一也。非什一也。曰什一者何。以給民一。以供上一。以餉軍。故什取一也。然則徹之法。不盡為軍。而徹田之糧亦即以供三軍之用也。以一井養廾人其力。舒以某井給某軍。其供佚。

陳云、古之畝大今之畝小。周百畝猶殷之七十畝也。則烏得不變通之、是故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則度其半于百畝而徹。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也。則度其倍于百者而徹。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也。則度其二于百者而徹。徹者徹也。徹國與民而合計之。徹兵與農而脊計之。徹

地與食與人而合計之

箴云、末章處新。衹也、

釋水云、絕流曰亂。正義曰、水以流爲順。横渡則絕其流。故爲亂。

正義曰、鍜冶鐵之名、非石也、言鍜金之時。須山石爲椹質。故取之。礪者磨刀劍之名、亦非石名、謂取其爲礪之石耳。鍜礪所用施于斧斤。所以利器用也。箋曰、芮之言內也、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其外爲鞫、孫炎云、內曲裹也、外曲表也、釋言云、鞫窮也、謂曲水窮盡之處也、

荊楚亦祝融之後也。勾吳亦泰伯之後也。一時偶居之後豚化于夷。公劉避夏之亂。竄居西戎。西戎之俗。依便水草而巳。而公劉必上下胥原。露居不定而巳。而公劉必營作邑居。酋長部落而巳。而公劉必君宗以統之。食獸衣皮弋獵爲教而巳。而公劉必耤千畝。定賦定稅。雖混迹戎夷。自不失中國之意。其竄居之以自存也。其不失中國之意以自别也。意像之所經營。超然遠舉。卒之混一區宇。豈偶然哉。

陳大士曰、太王之遷也、以迫逐、公劉之遷、非以迫逐也、擇而取之也、富庶之後而遷都、故其後遂大、西戎皆賁河之曲、土地肥美宜稻粱、黃河在天下皆害。而在河西獨利。積倉糇糧。固然耳。古之建國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甘、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夫定軍賦也、取厲鍜也、爲政有三、取材有五、誰能去之、公劉始遷之時。即治及此、有備也、夫。

永嘉陳氏曰、七月言先公風化、公劉則言建國君民之事、風雅之不同如此、

洞酌

序曰、泂酌、召康公戒成王、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論詩曰、此詩與召誥諴民祈天意同。可以餴饎者、言天神享之也。夫遠水微流、何遠至此。由設祭君子豈樂弟易爲民父母　箋云、行潦可以沃酒食之餴者、以有忠信之德、齊潔之誠、以薦之故也、春秋傳曰、人不易物、惟德繄物、

左傳、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陳大士曰、酌之專於行潦。則其侍者輕。若曰有大于此者。益甘心焉而巳矣。注之專于餴饎。則其用之者已隘。若曰

苟小于此者當徐暨焉而巳矣

蘇子由曰流潦水之薄也然苟挹而注之則可以餴饎言物之無不可用是以君子之于人未嘗有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

洗無冏曰平淡美之政所以戒之也若曰民常父母乎亦可以佹我民常我歸我息乎亦可背我算我則俟王自悟而公不言也

董子曰居倡之位而不行倡之勢不居和之職而以和爲德常盡其下故能爲之上也故傳曰民之所好匕之民之

所惡匕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孔子閒居曰樂以强教之易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上之聚好去惡也倚淩厲而出必疎經柔順而入必嘗試覩行潦乎夷即利導之机突兀有壅閉之勢故民避暴炎之主而殘遇慈仁之主而側人情物理之固然也因知暴炎慈仁主心体而言也殘與惻則其及人之詞也其後來者也

張云、父母之可瞻可依非僅以其名而巳惟其不爭勝于民無取快于民也苟有勝于民之心必將爲雷電鬼神之不可測而其民且惶懼而靡所之苟有快于民之心又將爲征繕誅求之不可堪而其民且重足而不得寧必豈弟而樂易明開趨向之路使民有所憑以往明措庶定之域使民有所賴以息故尊而親用之必渙而萃用之危而安用之勿操不可下以輕民而逞欲君子事也

疏云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

傳曰罍祭器春官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有罍　傳云濯滌也溉清也特牲注云濯溉也則溉亦是滌洗之名謂洗之使清潔

傳曰餴餾也釋言云饙餾稔也孫炎云蒸之曰饙均之曰餾說文云饙一蒸米也餾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饙饙必復以水餾之令飯氣均流也

先言餴饎後言濯溉所及愈下　陳大士曰先貴而後賤者物之報也毋况之於下而愈知乎上者權之微也是故王者之於民也其豈弟不能即及而先有以見其端廟中者竟內之象也竟內者天下之象也蓋動于其本受于其始而知大澤之將至也且王者之于民也其豈弟不能盡知而當有以示其懲罰自上而下以明無有不罰也賞自

下而上。以明無所不賞也。上言所思下。言所息而知天下莫不至也。

詩弋曰、舊以行潦興君子、似乎太㝱、吾謂民。猶水也。所以載。君可使之遠乎。有豈弟之德。則能酌取民情。抱志于下。俾其注心于我。不至。迫然相隔。方且仰之為父母而攸歸攸塈矣。　小荀子曰、民猶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泅、乚者、勞而危、乘舟者、逸而安。虛入水。則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泅也、以道德洽民者舟也。縱民之情謂之亂。絕民之情謂之荒。

言民之父母而繼之以攸歸、終之以攸塈者、何也、塈、息也、謂休息也、諷以民心歸服之後。養宇宙以和平之福。毋紛更多事以勞擾之也。觀卷阿之餘。民勞繼作。知老成之為慮深矣。

卷阿

序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說文云賢、堅也、以其人能堅正、然後可以為臣、故其字从臣、

嚴華谷曰、成周朝吉人雖多。不可無大賢以為之統盟。周公有明農之請。將釋天下之重負。康公慮成王涉歷尚淺。任用非人。故作此詩。反覆歌咏。有言之不盡之意。欲王感悟虛心。屈己以求豈弟之賢。而佐之。

吳鉞釋曰、極治之時。人主逸欲易生。在位老臣漸謝。而小人已伺乎其旁。政府要地。非得賢者相繼秉軸。無以保治

詩側曰、全要得他一種愛盛危明之意。

論詩曰、詩因營洛邑發端、則形勝勢雄、惧王志驕焉。而誨之以永命。永命莫如和民。和民莫如敬德。詩因游卷阿發端、則景和氣淑、惧王心蕩焉。故誨之以彌性。乚乚莫如任賢。任賢莫如禮恭。語語莊而盡。使之惕。詩語婉而含。令人

思。老臣納誨。苦心。千載如見。

書君奭、周公曰、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曁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最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　陳大士曰、召公思去。周公留之。爾而後矢鳳凰之歌。猗與盛哉。身相四朝。其造于周豈淺哉。

沈仲容曰、按竹書紀年、成王游于卷阿、在周公治成之後、三十三年也、

鄒肇敏曰、來歌者何、古樂府、成王時、鳳凰翔舞于庭、王援琴而歌、作神鳳操曰、鳳凰翔兮、于紫庭、予何德兮感

以靈、賴先人兮恩澤孫于胥樂兮民以寧、意、者其、即、是
歟
詩弋曰、善爲學者。游舞雩而問崇德脩慝。若認定杏壇爲
敎席是拘儒之見也善納誨者游卷阿而矢任賢彌性若
認定金華爲講席是庸臣之識也
泮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等句、王肅孫毓俱以爲周公著
書名無逸、召公戒君發章令自縱弛、非直方之義、孔穎辨
之、以爲無逸者心也、優游者事也、心常戰兢、無時可逸、事
若無爲、自爲逸矣、俱非也、此召公發端之語有無限憂危

之意在蓋諸臣之逢君也必借勤勞爲端以導之逸豫忠
臣之諷君也亦必借開曠爲端以啟其綢繆故四方之艱
難當使人主知之四方之寧謐正不妨使人主知之意各
有本不可不察也
吳云、召公不奪其游也但于賞心快志之時令其勘天倪
之扃鑰不去其休也正于景收塵息之後欲其識性命之
沉浮意若曰。試驗今日之樂果能不爲動搖不爲物轉乎。
合性則爲元和。雖性則爲戲豫其淺滿之賓。不可不思以
彌之也。

陸稼明曰、不有爾身。孰爲爾游爾休。不有爾性。又孰爲彌
身召公意在進賢而恐王之未遽察也計莫若迎其愛身
之意而徐啟動之　魏仲雪曰、所爲挫彫琢之刃。以彌其
攻取、啟恭默之思。以彌其昏散明匕自有其術吉人吉士。
即其俾之者也。
朱傳、或曰、昄、當作版、版章、猶版圖也、周禮、小司寇登民
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
以上、皆書于版、司會注云、版、戶籍也、圖土地形象、田地
廣狹、

馮翼之名。非無因自命者也。必處于馮之地而後其馮見
而後馮之名不虛必授以翼之職而後其翼呈而後翼之
槃乃肖鼎所以爲調也有鼎而鹽梅不入焉鼎也與哉瓚
所以爲灌也有瓚而黃流別注焉瓚也與哉
呂東萊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
常與慈祥篤寔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
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　宣王之
居內者惟云張仲孝友。而蕭望之亦謂張敞材輕。非師傅
之比。皆此意也。　陳大士曰、孝弟之人與豈弟之貴近亦

與福祿之事應
朗云欽福之道錫極爲先則彌性必要之儀世而始與故
又以爲則爲綱期焉
二以字承四有字來見待用者備也下文二維字承多字
來隨所用而皆能盡職也言外見不以不使不命雖有雖
多亦無如何矣
德之多瑕無間容矣儀之不忒亦無問德矣人主之事居
高而接遠故但言其光顯者耳
顒昂圭璋自我着者也聞望之令自民見者也是即出身

加民之事也劉云說在觀臨之義我惟臨之耳而所與于
天下者已多也以所示爲與也四方惟觀我耳而所求于
我者已多也以所見爲得也顒匕昂匕如圭如璋令聞令
望而即爲四方之綱者何也人必有所得于我而後有以
服其心必有以服其心而後可使從吾之所爲從肖吾
君塈洞也其所施必無不當者也且吾君之所加民者其
所自爲也彼之所爲我不可不爲也何也服于其素故也
隔之近小臣者志渝近老臣者体肅媚子親則長之媟媢
士接則料之恭不知幾絶殤鴉之則而後獲此顒昂也然

非從豢暴也蘊而不露秀而英中過視之又如其溫而理
磨而不劌者矣　此是温潤之體從琢磨中出者也合而
言之則覺其如圭焉分而言之則覺其如璋焉
箋云人聞之則有善名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
傳曰翽翽衆多也箋曰羽聲也亦與几鳥也疏云鳳飛則
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　如此說與下有情思意
鳳飛則几鳥從之故鳳字爲几鳥與
鳳之亦集爰止亦傅于天就其于飛時而想像之言鳳固
于飛也而亦集亦傅也非翱翔遠舉之終不可致也鳳固

亦集亦傅也而又自于飛也非德飛如還而枳棘之不顧
也其軒翥借枝之倚與遲回不下之狀悠然足以思矣故
下文復有菶菶雝喈之咏　發云儀于虞庭其傅于舜之
天耶鳴于周岐其傅于文之天耶有御天之龍何忠無傅
天之鳳
吉則士耳吉何以稱焉夫吉無不利否則凶或害之侮且
吝是故泰運之開有吉祥焉泮奐優游時之吉也扶義負
仁過往以耶其瑞物之吉也馮翼孝德炳蔚以著其禎士
之占也行修德立得一身氣吉惟君子命媚于天子得一

國氣吉蝟于天子因蝟于庶人得天下氣吉卽就士之肝
胆論之亦奇矣何也吉故也轉就士之所引翼而卽成顒
昂圭璋令聞令望者觀之抑又奇矣何也吉故也若抱德
而傲以帷若幽士也非吉士也卽功名而趨以利祿俗人
也非吉士也
孫云王襲重熙累洽之運以愈養其和平則不利于有材
士而利于有吉士吉者鋒纇伎倆都無可見祇覺羽可儀
模可範有育物之命培國之元者一種瑞氣隱隱萃林薄
閒也 朱云從古昭臣道者曰忠貞曰直諒莫不從矯偏

濟逢之功以命其奇而上下交孚之世總所不居萬從慾
慾無已者指之爲蝟而已
天子曰蝟庶人亦曰蝟詩人下字極奇當爲抉出袁云庶
人居蔀屋之下而收棫樸龍光之寶以爲蝟子本不號爲
藹天子坐法宮之上而討古今間出之彥以事庶人尚宜
防其褻必曲身謹伺之而後可幸無督責耳吉士罄誦讀
之精神以逢庶人之嚬笑動爲循自衛其拙矣
鳳凰鳴于高岡賢士之生必于治朝也梧桐生于朝陽聖
主之典必于盛世也 王云于此得奇之象焉間出之英

此宜彼衰若訂期于五百于此又得偶之象焉清淑之氣
不先不後若值美于一時 高云其鳴也似蝟天子似蝟
庶人不啻宣暢巽孝德之元音其生也可綱四方可則四
方忱如作天地百神之物牆
箋曰鳳皇鳴于山脊之上者居高視下觀可集止喻賢者
待禮乃行翔而後集梧桐生喻明君出也生于朝陽者被
溫仁之氣亦君德也
釋鳥云鶠鳳其雌皇大戴禮羽虫三百六十鳳皇爲之
長 說文天老云鳳象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鸛顙鴛思

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東方有道之國翱翔
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飛則羣
鳥從以萬數 韓詩外傳鳳首帶德頸揭義背負仁心
入信翼挾義足履正尾繫武小音金大音鼓食有質飲
有儀游必擇所飢不妄下其鳴也雄曰節節雌曰足足
昏鳴曰固常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章舉鳴曰上翔集
鳴曰歸昌 論語摘衰聖曰鳳有六像九包六像頭像
天目像日背像月翼像風足像地尾像緯九包者口包
命心合度耳聽達舌詘伸彩色光冠矩州距銳鉤音激

揚、腹文戶、
五行傳曰、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白虎擾。言從義成則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山出龍。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皆脩母致子意也。　淮南子云、二皇鳳至於庭、三代鳳至于門、周室鳳至于澤。德彌麤、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　呂氏春秋、黃帝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　左傳鳳鳥氏司曆、杜預云鳳知時。故以名曆官。
楊升庵鳳賦曰、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鳳過而覩之。得鳳象之二。鳳翔而企之。得鳳象之三。鳳集而觀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會之。得鳳象之五。鳳朝夕比之。沒身居之。
釋木云、櫬、梧、注、今梧桐。　埤雅云、梧櫜鄂皆五焉、其子似乳、綴其櫜鄂、生多或五六、少或一二、飛鳥喜巢其中、莊子所謂桐乳致巢也。　詩揆考証云、梧桐以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爲一月、有閏則生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不生則知九州異君、然則此詩言梧桐生矣、則四海一君。吉人吉士思出而效周之時也。

陸羽明日世皆知蒲輪結駟之榮、朝固有命車錫馬之典、故、復以車馬諷焉。劉云、亦非無因而舉此也。蓋從卷阿之游。觸目于五路在陳六飛在御。而不覺俶然。念遂欲王穆然思耳。
既云奉々萋々雝々喈々、則招致之具。固不在區々名器間。而政不外此以成其玄感也。夫是處閑者。不然則有辭未然。則有待而今何如也。且歷世之君。固無俟餘于乘而始敦禮于四方。然物力絀則措置爲勞。而今又何如也。
六帖曰、有是車馬而善用之。駕御之軌物也。有是車馬而不善用之。長傲之虛器也。　鄒云、夫是車馬也、俾行之丘鳥。每思借以自親。需翼之乘鵝。亦欲竊以自閏。君子惟無竊之者。亦無借之者。故裕也。試就車馬而想。其有思借者可喜也。轉念其有欲竊者可危也。
葉云、不在既其名在既其寔。　此處閑者。經百年之積。非一日之聚也。積于盈而不通則成。賢君子惡其盈也。物盛則倚衰。無所以用之君子憂其既也。
御士如御馬。員士以作其輻。厚士以植其輔。信士以當其輗。忠士以持其軸。相士如相馬。絕塵者以調良。取駈馳者。

以遂材收伏櫪者以鹽車拔沉埋者以駿骨市
雲窩曰、萋七斐七、則自君身之所以自植者言也。末章跌
重此意車庶多馬閑馳、特就今日來游所見之儀衛言之
耳、而此遂足以爲鳳皇之感召乎哉。其所以萋斐而爲聲
應氣求之神者。誠有難以言盡者。故曰矢詩不多、維以遂
歌而已矣、
唐荊川云、人臣以責難爲恭。則言之不厭于詳、此多也。人
臣罄一得之愚。則言之常患其畧。此不多也。　多者洩于
言中。而不多者藏于言外。多者能令王聽。而不多者且令

王思茀患不思耳。思必不厭多矣。不厭多則政不必多
傳曰、不多多也、疏云、王既能用賢、不復須戒、故以作詩爲
煩多也。
傳曰、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　箋
曰、欲令遂爲樂歌、王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也
疏義曰、召公三詩之次、以厚民之事、人君之急務、故先作
公劉、非有道德不能愛民、故又作泂酌、欲王之修德行道
也。君雖有德、不能獨治、又作卷阿、戒王使求賢用士也、卷
阿末云、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自言作意、是提結之詞。

沈無回曰、按公劉三詩、皆曰戒也、公劉但言締造之艱難
不言守成之不易、泂酌但言豈弟之爲民父母、不言父母
之不可常、卷阿欲成王之彌性、而先之以福祿壽考、喻之
以鳳皇梧桐、寄悱惻于揚厲鋪張、至于寬平古大臣之所
謂戒者、如是耳、後世忠不足而言有餘、如賈誼之于漢文
帝、陸贄之于唐德宗、言非不切直、而無補于治、帝退而觀
天下之勢、不至于此、反一不加信、於是知古人之不可及
也。
曾詩卷阿之後、有大武一篇、說曰、康王大禘、報祀成王、

奏大武、六成既畢、受釐陳戒之詩、今毛詩闕、
陳大士曰、召康公作大雅者三、而附在嘉樂之後、則不敢
敵公也、周公之爾洛也、儼然天子也、致秬鬯二卣、儼然神
明也、畢公君陳已退處王城矣、畢與周公、未以敵言之也、
召公與周公、亦未以敵言之也、斯大雅序之意也、然宣王
之興也、有召虎之命矣、幽王之亂也、有召公之思矣、與召
伯勞之之語、若出一揆、何也、召公之後世、有庸于周、而周
公之後、易世其衰、一也、召公居外、以分陝甘棠志之矣、
而周公居中、以運其功在輔精微也、未易見焉、二也、

民勞

序曰、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箋云、厲王、成王七世孫、時賦斂重數、繇役煩多、人民勞苦、輕爲姦宄、强凌弱、衆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

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又不數孝王故七世也、　左傳服虔注云、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

說通云、厲王之世、衛巫監謗、道路以目、穆公故亂其詞言、

在同列寔刺王也、

詩弋曰、去大奸以成小康、如人病寒、先當刼去其邪、後可徐補其元氣、是急則治標之法也、

詩故云、荀罃並稱厲王染于虢公長父、榮夷公、芮良夫亦謂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知周室之必敗矣、詭隨卽其人也、理或然與、

賈生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民勞者危之漸也、

沈無回曰、日可、見惟此時爲可、它日將不及可矣、曰汔曰小、皆不敢過望之詞、屢言中國、知小人用事、淆亂在朝廷也、

陸羽明曰、除奸者必先識奸情、始不墮其術中、故反復形容之、

說通曰、無縱詭隨句最重、大抵居高位者、多喜軟熟而惡剛方、小人欲進其身、亦必未命先唯、未令先諾、陽順其意、人主不察而信之、于是逞其無良之心、肆其惛怓之口、窮其罔極之惡、露其醜厲之狀、牽附固結、遂以繾綣之奸、寇虐播于下民、而王國繇之以壞、故不徒曰隨、而曰詭隨、言

其奸之詭秘可畏也、所以每章以無縱叮嚀之言、一縱將反爲小人用、大阿倒持、而不可收矣、　傳曰、詭人之善隨從人之惡、

正義曰、惡有大小、詭隨小惡、無良其次、寇虐則大惡也、凡小人之希用、每先以小惡嘗之、涓涓不去、爰成江河、萌芽不絕、將尋斧柯、必然之勢也、能于詭隨無縱之、于無良謹之、則寇虐安從生哉、故傳曰以謹無良、愼小以懲大也、

張云、虐顯惡也、虐而濟之以寇、虐乃隱矣、寇畏物也、寇而至於不畏明、寇乃大矣、

馮云國家當大奸已去之後此時害氣除而元氣亦已漸索急與更始則生意遂絕而沸蘊往七奸一去而國隨以斃者不得小康之試也故爲四方計必曰綏之綏之者柔之也爲中國計必曰惠之惠之者能之也　黃氏曰胥小環據之日則急論機姑以內重之先啚少紓其旦夕羣邪既擯之候則急論勢須提全潰之土宇各飭以湛恩

箋云能猶伽也順伽其近者　尚書無逸注云能恣也說通曰當時非真有除奸之成勞曰無棄云者重其責故往來其詞以誘掖之也　正義曰人性貪功聞已先有善

或將力勉　箋云罔無極中也無中所行不得中正虐以濟寇而寇又以戴虐隱惡也故曰慝　錢云天地之大也爲搏爲噬不妨直彰其摯若魑魅則有雷電之殲帝王之仁也使貪使過不嫌明任其瑕若回遹則有四夷之迸亦惡其慝也

箋餘云以近有德近字下得淡而有味漢唐宋諸君子謀去小人意氣太盛結成朋黨令小人得乘其隙一網打盡卒成黨錮之禍害貽宗社敬慎二語可不深省　陸羽明云爾憂縱詭隨先毋縱爾身爾欲謹罔極先務謹爾身天下事尚可爲也

陳大士曰詭隨者必不待禮貌而後合大臣以爲易與而近之今民亦困事已非可以懼矣故爲今日計者當一一反其前日之所爲而乃有自處善救事者不散舉其心術之謬與散舉其政迹之非而推而原之以爲近有德之人當無復慮云爾　鄭氏曰主近才則詭詐之人隨以才主近智則詭詐之人隨以智而要必不可以爲德主飾威則隨人之威詭爲辨主修儀則隨人之儀詭爲莊而要非所以爲敬慎且一日不敬慎其去無良惛怓亦能幾何此其

中有微權焉奸人在側而日言懲創此必亂之道也

論詩曰小人未可力排也但無縱之而已然欲無縱詭隨必自無縱威儀始蓋謹身束已乃可謹束無良無俾正敗無俾正反只是把先王紀綱法度逐一整頓起來即如抑詩寢興掃洒車馬弓矢都收在威儀縝密上算沒工夫去理論小人此去邪上策也

詩觸曰而式弘大註言不可不謹見關係非小後代如陳蕃事未成而謀先洩王允功未就而志驕非不忠也而反爲小人所勝不謹之過也　式字宜當規式式字看正道

即式也此式定于王奉于逸邇而敗于詭隨之手戎當其任。則式屬于爾而亦以繩爾無容開遲托之路戎之式本弘大不堪瑣計恭矣

秋官司厲注云犯𢾾爲惡曰厲、

國無有殘、其詞條、李云、今日之事一。殘局矣而不思收之耶。僅殘喘耳而不思延之也。幹殘可以復榮而殘及根本。則滲之雨露無敢望也只求免於斧斤膚殘可以復愈而殘及命則療之藥石猶緩也先求免于豚削民者國之根本命脈也。殘民以逞其能國乎莫謂小安之無所救也。

正義曰、左傳繾綣從公、無遁外內、則繾綣者牢固相着之意非善惡之詞但施于善則善施于惡則惡耳。此云繾綣是小人依附比匿蔓延膠結莫可誰何。所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者也。

王女、是要他保身無瑕令小人望之自肅所謂溫而栗也。即敬愼威儀一套事。

陳大士曰、讀民勞而知周之迹般也成王三世而問水濱也。四世而天下將有有車轍馬跡焉。七世而爲汾矣。民勞矣。詭隨作矣。十世而東遷。自四十九年接乎隱公之元年而入春秋、其王歸賵也。來聘也。錫命會葬也。求金求車也其共主也。其陪隷也而已矣然則周之爲周其亡也最後而其弱也最先

張叔翹曰、卷阿雖盛世之詩而游歌實康娛之漸故夫子序詩卷阿之後即繼以民勞其旨深矣

陸云、自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

板

序曰、板凡伯刺厲王也、　朱無田曰、亦亂其詞以刺王也。

箋云、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爲王卿士、正義曰、春

秋隱公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世在王朝、蓋畿內之國、

六帖曰、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國家之患其太平人私其見而不相能也。厲王之時上監謗以防民口。下好利而不備難。此是彼非。盈庭誰執。虓虎之証我矣。試通曰、出話四句已該一篇形容朝庭之上剛愎悖逆不通善類不顧民隱縱恣妄行情狀嚴華谷曰、次章辭輯辭懌承上出話爲猷來言寮友之和同商議庶幾合謀幷智可以措民于安。柰愚而自用者愁不能舍已從人故三章言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故四章言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夫善言既不見聽

乃大言虛誕諛言阿附善人見其如此不肯復言矣故五
章言無爲夸毗善人載尸也揔見寮友議論不相和協之
意
論詩曰板板厥冷之意猶今人云如何板住面孔不帶些
笑意下方辯方厥方虐方懠皆甚言其板板也
靡聖管々君得舉世無一人足以介懷所謂小人而無忌
憚者也　箋餘云是指出狎天虐民之根由蓋聖人畏天
者也彼不知有聖便不知有天如以管窺天曰天小便生
許多憲々泄々誰々夸毗的態度出來末言曰明曰旦無

徃非天原來天是這等樣大的莫小覷子
惟人以爲易也故天不得不凜之以難人以爲安也故天
不得不動之以蹶其徐來不暴卒乃天之所欲救也天心
之仁愛也毎懸其警于將然不然之間以待人之醒悟方
者危詞也亦幸詞也
　蔿曰周禮懸法示人曰憲爾雅憲々泄々制法則也注
云佐與虐政設教令也疏云皆惡黨爲制法則也泄々
猶沓々競進之意謂見王將爲惡政競隨從而爲之制
法也而鄭箋亦云臣乎女無憲々然無沓々然爲之制

法度逢其意以成其惡如此始與孟子論泄々之義大
相協矣而下文辭輯辭懌亦似始此
六帖曰此所謂辭非謂號令乃是廟謨國計謀猷議論所
謂輯懌乃是平心易氣獻可替否忘形順理和協調劑之
意　盧云甲可乙否合併以奏壎箎而異同不分輯也恩
萌怨蘖銷釋以入恬愉而意氣不恃懌也吾就辭而窺其
心則輯懌者寔于直矣就辭而核其功則輯懌者遠于猶
矣夫竭舉朝之怨惻精忱纍成同寅協恭之謀而恩育何
患乃塞　曾云民洽民莫而後可恃其人心以徐扶其亂

而返于治
徐云即爾謀謂就爾身上謀爾也我言維服服是着于身
而不可須臾脫者也言切也
傳曰芻蕘采薪者疏云芻者飼牛馬之草蕘者供燃火
之薪
徐曰灌々謂欲灌輸其誠心也釋訓云憂無告也疏云
告之彼不受用即是無所告耳　左傳曰舉止高而心
不固矣是蹻々之狀釋訓云驕也
瘍醫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

甘緩肉以滑養竅　本草經云上藥養命以應天中藥
養性以應人下藥養病以應地藥有陰陽配合子母兄
弟根莖華實草石骨肉
徐玄扈曰五章以下詞意漸及于君矣
疏曰辭輯辭懌則民合而定夸大毗附則民愁苦而呻吟
反覆言之以見治亂之機寔在于此。
箋云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時厲王虐而弭謗。
傳曰蔑無資財也箋云其遭喪禍又素以賦斂空虛無財
○徐云喪亂而無所資藉也

六章乃言導民何也前云天之方難方蹶即承之曰民泠
民莫可見天無形其難與蹶也總形見于民也是一時之
民情大有可畏者故言天之怒渝雖如此然仁愛却是本
心其曲牖斯民以回其殿屎之勢易匕耳只人主能懷德。
便可寧民以回天懷德如何只一敬而已矣。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說天之牖民易便是說天
之回怒易不必加出上之化下來
馮云八風之節宣實與八音相應五行之推移實與五瑞。
相符擊壤之謳吟可以比於絲竹山澤之薮樸可以實于

聖王禮樂之器原于天而因乎性機本相通者也故以為
喻。
取象于壎者何壎者陽氣薰蒸而下萌民雖結轄未舒而
未茹無萌蘖也在雨露之滋也取象于篪者何篪如嬰兒
啼聲民雖孩于稚壯而孩提之故自存也在心誠之求也
萬物生于土貴從其朔竹取其自然不事矯揉民性于其
本來者而順呼之靡不立應矣
風俗通云壎燒土為之白虎通云壎坎音也在十一月
陽氣于黃泉之下薰蒸而萌樂書云平底六孔水之數

也中虛土鈍火之形也　邢璹曰篪以竹為之釋名云
篪啼也聲從孔出如嬰兒啼聲也晉志云以竹為管取
其自然圓虛也
何以象璋匕似夏物半死民未嘗無半塞也然自未亡其
半也何以象圭匕似春物初生民固已全于蒙也則自無
虧于全也惟玉溫瑩堅貞不為燥溼陰陽而有盈縮曲直
之形民性一定而不移者似之蓋剖圭為二剖璋為三璧
已破不可復完知已開不可復塞牖者未必非蒙之賊然
璋以一華二圭以二援一發可著不嫌于分虛可絲不嫌

于鑰牖者又未始非極之歸
漢書云、銅與玉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不
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于士君子之行
同歸之物入世而忘其意然可往而取之不必外求也性
命之故原日接于目前可以隨在攜之無用他待也益之
以聰明則能其性益之以才知則濁其璞即益之以理道
亦增其障于其現在原足者攜之而已無以復益之也蓋
不待于益也
取云取、謂物在他處行往取之攜、謂物在地上、手舉攜

之、
曰維藩維垣維屏維翰、見可恃而不足恃也
民辟而他無足恃也雖曰价人維藩不曰大師維垣乎大
師先已辟矣即令价人起而任牖民之司亦恐遲而無濟
于事兄載尸者乎自立辟以導民于辟而他更無足恃也
雖曰大邦維屏大宗維翰不曰懷德維寧乎懷德者先反
而自立辟即令大邦大宗合而效屏翰之力亦何益哉至
宗子亦曰維城而已耳然其城之壞與不壞又不關宗子
也

計泄泄者得無謂國家自有寧宇如藩斯植如垣斯堅如
屏之持外如翰之幹內如城之無復傾也耶何言寧之易
不知數者特維藩維垣維屏維翰耳泛論天下之勢則然
非專屬之物也故懷德則可以収其益而寧城壞則反以
資敵而畏是可恃者在此可畏者亦即在此猶之不遺如
是何其不善審天下之勢哉
陳大士曰、大臣筋力既衰釋政而任道所以輔精微也以
大文克衆不以大武克敵小民情形既擅易治而難服所
以明命之所誕受也操名去人無不弱操名從人無不强

人主虞强侯之難制也于是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抑知兄
弟甥舅之國有連帥焉則天子可弱而不可亡人王虞世
臣之奸命也于是降爲皂隸而失其官抑知畢召南散之
族有故家焉則諸侯可强而不可動雖然四者從外而持
之也是未若君身之爲要也夫周先王之立國也不盡與
子孫以可恃之具天子之地居其一諸侯之地居其九使
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是故常有兢匕不克終之虞焉
雖然四者又從疎而持之也是未若宗子之爲戚也夫周
先王之建邦也時亦示天下以不易擕之排異姓之國居

其少同姓之國居其多使世治則相與輔其理世亂則相
與斜其命是故常有親親以及之恩焉
其德之入人也可不介而自孚又必介於君之側而後可
以彈壓一世故曰价人　袁云、獨於密勿轉移之地截然
藩君心之出入而維持大于精神凝翕之微凛然藩一世
以規型而反側消搦云、今日者、不然不遠满朝皆止藩之
蠅營營蹻蹻小子爲觸藩之羝矣
不曰衆民、而曰大師者、勢若聚兵益以象體之也維垣無
定屬之詞也編戶井牧之間隱、然豎一、無、形之、垣又、嘿、然、

運一、有足之垣惠我師則爲我之垣空我師則爲他之垣
爲我之垣誰敢屬耳爲他之垣亦莫誰何固垣者維此濟
垣者亦維此胡可以勿思　李云、其關國脈象地中之有
水其資國威象室外之有垣
上下六語中、忽于懷德之下、跌重維城、誠有見于宗子之
權重也馮云、昔先王建侯草眛同姓者五十人在文武垂
裕后昆子孫以千億計夫水深者其流不測尊至者其敬
無窮是故一宗子也其爲宗室之賢則胄子猶价人矣如
周召君陳輔亮三世者是也其爲天子之左右手則宗藩

亦大師矣如公族公姓擁護神京是也以至吳晉之長迭
王齊盟魯衛之衰猶然守禮則小宗而有大邦之衛及夫
管蔡之後不廣公卿栢武之支勿降祇隷則弱室而有强
族之維由斯以談維城之效亦大約可思矣而非懷德孰
致之
周語曰、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
子代宣王、是禍及宗子也、兩無正曰、正大夫離居、是君
臣乖離也、昭公二十六年左傳曰、至于厲王、王心戾虐、
萬民弗忍、居王于彘、是獨居而畏也、賢人之言、皆有驗

矣、
向云、季世之君有畏而無敬畏者束手于天命之已去敬
者悚心于天時之可爲　前面管管憲憲泄泄諠諠
蹻蹻皆是寫其敖豫馳驅不敬之象故末以敬望之所恃
以回板板之天者惟有此着
唐云、天之仁愛至矣不得已故震怒以譴告之不知省故
又變異以警惧之　一以憤爾之立辟天之不怙君也如
此君且得自怙耶一以激爾之懷德天之不絕君也如此
君顧忍自絕耶

天之當敬非以其怨渝也豈其怨渝而可不敬與不敬之心且不可以當仁愛柰何以當怒且不可以對渝寧柰何以對渝　唐云無論戲豫馳驅非所以事天彼以怨来此以戲往彼以變加此以縱承謂人情何

人見天之無聲無臭以為漠漠者耳可以不敬而不知昊天明也敬肆之所不能欺也人又見晦明之迭嬗也以為天有時不明者耳可以疎其敬而不知刻刻皆旦也則明無已時也可不密其敬與　沈云旦即提明之象也就明言明則其明不顯惟從晦而明耳目若為一新則曬明于

旦焉徵覺為有象耳　孫云人自以心之積息成昏妄意天之積熠成疲故有謂無道之天如長夜者似夢夢而全未有覺不然亦謂季世之天為將昏神倦而忽覺半者也詎知運有朝夕境有晦明而論其監觀之神固息息如初曙之候

及爾出王猶分中外之界及爾游衍則棲遲晏息之所不能逃矣

詩志大雅卷之二十終

詩志大雅卷之二十一

蕩

陽范王孫輯著

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疏義曰傷者刺外之有餘哀也其根深于刺瞻卬召旻皆云刺幽王蓋父善子惡指刺其身此云傷周室者厲王以前周道未缺一代大法至此壞之故傷及周室耳

陳大士曰板刺厲王也其似刺同列託也惟民勞亦然至于蕩而亂益深矣其每章以文王發端亦托也託同列指

時事也托文王乃不指時事託同列可盡言也托文王尤可盡言也文王尊且所譏在勝國夫在勝國於是益展其言故曰亂益深也○沈無回曰託文王亦以法祖之思動之非止以監誇之故又詩人傷周室之將亡而寄想于文王之極思也

首章為怨天之詞而自解之隱就目前之亂言靡不有初即明德也鮮克有終即不明爾德也見今日之事非天所為也下文曰天降慆德女興是力曰天不湎爾以酒曰匪上帝不時皆承首章意就殷紂身上咨嗟嘆之末忽以殷

監一語徵逗出鑒殷精神來含情寓意冷然言外章法融
品○張叔翹曰若無末二語全不見作者托言之意矣
徐玄扈曰始尤于天而卒自解之本意不過如此他却
做出許多蹊徑如此發端亦文之奇絕者也然其妙處
只在天生二句多此一折便委婉圓轉意味無窮正如
羊腸詰屈遂令覽者駭愕不知所由非此亦止是直頭
布袋耳又可見文章機軸正不在多
章意只在說到末二句以爲歸宿緣他不肯一向說盡故
推原上又着推原文極有姿有態萬恒龐以爲天生民各

有命也特其命而民匪諶焉故有初鮮終耳雖說得好覺
文勢直而無致矣
論詩曰看來商紂只坐一昏字利令智昏者半酒爲其神
者半嗟乎嗜酒而至於合宵失日好利而至於衣寶焚身
古今亡國榜樣定須推紂爲負祖沈無同曰厲王之惡累
與紂同所謂與亂同病者不可生也
要識得章中所嘆商紂事皆是嘆厲王事須見月忘指說
者每于湎酒內入池林老成人內入微箕何異癡人說夢
○史記厲王好利任榮夷公是彊禦掊克在位也王行侈
傲是德不明無俳於中國也國人謗王王得衛巫使監謗
道路以目是侯作侯呪斂怨爲德也諸侯不享是內奰于
中國也淮夷入寇是覃及鬼方也召公凡伯芮良夫衛武
公之諫皆不聽是不用舊曾是莫聽也抑戒之荒湛于酒
是湎爾以酒也桑柔之四牡旟旐是蜩螗沸羹也民靡有
黎具禍以燼亂況斯削是小大近喪也當日情事須先曉
得
燹餘云未言先咨想見穆公忠懷鬱勃叩閽無策觸目唏
噓咄咄作此鬼語愁絕痛絕

言曾者謂何曾如此呼起女興是力句來
傳曰彊禦彊梁禦善也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正義曰
強梁任威使氣見善事而抗禦之定本掊作倍不自度
量謂己兼倍于人而自矜伐克勝也已寔不能恥于受
屈意在陵物必勝而已
興者感而後起之名力者期而思勉之意二字俱屬小人
說小人方苦于窺覘之無門而女以好恐好利者作其興
起之緣則其來也愈若有因小人唯恐假托之不因而女
以好恐好利者堅其逢迎之勢則其憑也益若有氣

不曰賢人而曰義類何也品各有類如黑白陰陽之不可混冬至一陽生耳而其類以漸而進夏至一陰生耳而其類亦以漸而進所爭在類不在多也故不徒曰驪㯶𢳆克不可用也在絕其類也亦不必遽求大智大賢而用之在植其類也義之類自廣秉之而其類伸矣此維衰第一策

呂正獻公言小人聚斂以快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正侯作侯呪之謂也

五行傳引此詩顏師古註曰時無背無側謂不別善惡有逆背傾側皆不知也○然爾德之所以不明者以無陪貳公卿輔養之耳

漢書班伯對成帝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荒湎之戒其原皆在于酒

初學記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湎○

酒誥註云飲酒齊色曰湎

禮記飲酒之節朝不廢朝暮不廢夕

毛傳曰不醉而怒曰奰○孔氏曰西京賦云巨靈奰屭以流河曲則奰者怒而自作氣之貌

沈氏說通曰大抵帝王仁暴不必躬受之然後喜怒生焉意氣動于中而民應如響成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厲王暴虐覃及鬼方可畏也○覃及鬼方謂蠻夷之國有莽寬之勢

鬼方從殷商而言唐高祖紀云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象曰憊也

易卦至剝盡矣繫上九曰碩果不食蓋孤陽獨存便有復生之意舊之義如此書曰人惟求舊此詩曰殷不用舊抑曰告爾舊止召旻曰不尚有舊見天理人心盡泯而此能僅存祖宗厥命恐斬而此能僅延故老成舊人也典刑舊章也用一亦足以不亡蓋收拾殘局挽回造化非此不可

曰雖無老成人甚詞也非真無也曰尚有典刑貴於用也不用亦方策布者耳

天下之患莫大於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寔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無治平之實隱憂深計者之所懼無可憂之形擁安旦夕者之所狃故指示之以爲此未有害者待枝葉耳而所先撥者本也不可不懼也

詩携云通詩嗟嘆之神結在殷鑒不遠二句然殷鑒是客鮮終是主

抑

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

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韋昭曰懿讀爲抑即此篇也侯包云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于其側

陳大士曰抑戒予已論矣然竊未安焉大小雅未有諸侯之詩寘其中也賓之初筵抑戒胡以誌也曰賢也春秋記年之書紀叔姬卒卒之公弟叔肹卒卒之賢而于書固體也而詩非然也誌武于衛誌二詩于淇澳固不足爲衛重而虐聖章章賢哉寘于雅而後一以爲刺厲王一以爲誌武公一詩而乍賢乍否也又安作以衛武著教也且賢而得與二南並有惡焉即幽風並宜居變之末也夫天子不賢其詩夷于風諸侯賢焉其詩進于雅則道固便于褒者也即謂效孔子之録秦誓然費亦諸侯也已在前矣二雅不然即有之亦宜附于何草不黃與召旻之後而皆在宣王之時之前也然則當思其安者曰賓之初筵安知其非序厲王之酗也抑安知非刺厲王之迷也賓之初筵無徵也徵諸抑而抑非懿也韋昭侯包之言烏足信諸夫懿戒武侯焉吾徵諸詩序而已矣

疏義曰按史記衛世家武公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

王三十六年即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爲諸侯之庶子耳未爲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預於物不應作詩刺王必是後世追刺之耳正經美詩有後王時作以追美前王者則刺詩何獨不然○意者武公入爲王卿士時追刺以爲獻納者乎

玩篇中辟爾爲德用遏蠻方及弗念厥紹敷求先王等語分明是說厲王之事獨謹爾侯度一語着武公身上無疑則是托自警以警王理有然與

此詩聽言脩德一語盡之盖人之一身如堂宇焉其外現

有隅而造就有基不愧則隅見靡盈則基成然聽言又所
以脩德故其基勿壞卽其隅勿毀矣
論詩曰、大學釋淇澳、以威儀終局。武公作抑戒、反以威儀
開端。乃知古人之學都在寔體驗處理會。下文謨命猷告。
并寢興酒掃車馬戎兵言語一齊都收在威儀上。筭盖有
威可畏有儀可象凡出身加民發邇見遠皆是物也
箋云、人容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
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
廉隅疏云緜曰其繩則直、是內有繩直、斯干曰如矢斯棘、

是外有廉隅、○觀六章不愧屋漏知精神全在內方爲有
本學問也德隅、當依箋說是要人脩德非要人徒飾威儀
六帖曰、此詩之作、以聽言脩德爲主欲聽言脩德必先磨
去一段矜許自賢之心使此中退然自下若詘若訥乃可
故曰虛以受善又曰滿招損謙受益抑抑是謙遜卑下含
虛中受善之意與九章溫溫相紹○詩弋曰、爲基處卽能
爲隅
又曰、戾、至也、言哲人之愚是其盛德容貌收斂退藏乃所
由以至于道也惟哲故愚惟愚益見其哲老子之若愚、新

子之如愚烏得與庶人之愚同類而稱哉九章哲人順德、
是哲人之愚也愚人譔僭、是庶人之愚也、語意正相紹、
雲窩曰、通詩說脩德。奈何蛇足一道字、況本文只說維人
耳當云莫強于四方之人也而皆來訓者則以我之有覺
德行。故四國順而訓之也○觀首章有德字、下文又提德
字、則脩德是此章之旨、當知此說爲安、
覺者、惺然有覺之意卽所謂戒愼不覩恐懼不聞也人誠
能于德體中惺惺不昧則其一身之動靜語默隱微顯見
皆是此念流出上無不可以對皇天下無不可以式萬民

前無不可以配先王後無不可以示子孫卽不愧屋漏覺
故也順德之行亦覺故也哲人之夙知小子之夢夢所爭
只在于此
箋云、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也爲天下
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
周禮、太宰職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
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小宰職
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正月周之正月、正
歲夏之正月、正月布之、至正歲又書而縣之○疏云則

禮六官、其存者五、惟春官無此事、餘皆有之、所主異耳、
春官主禮、周公所制、永爲定法、更不改張、故不須再懸、
謨者畫其規模。命者酌其彖貌、猶則自其謨者而謀之、告
則以其命者而播之。凡不爲纖屑所拘泥者、或反爲好大
所延促然謨之訏者。而猶又遠不爲二三所變亂者、或反
爲執一所膠滞然命之定者、而告又時。此出身加民之事。
是有覺之德行所流而晳衆之所運也、亦威儀之一端也。
○張君一日、此四方之所以訓而四國之所以順者乎。
夙興夜寐、洒掃庭内、莫作細務看、黃幼玄曰、人之聰也、不

苦則不開、而其速欲以勞、故漸篡人之神也、愈用則愈給
而其享用以細故益宏、不可不知此道也。○時王長夜之
樂、有夙而不待興、夜而未嘗寐者。俾晝作夜。有夙而反始
寐。夜而反始興者。故不必欲其如何宵衣旰食也。不必望
其如何朝祖織夕料虔也。夙興焉可也。夜寐焉可也。但適
寢興之常節、便可回弗尚之天心。
楊云、皇天弗尚、耳目盡在民、若之何以媮令也。○劉云、章
與則不同、人君舉動、不可對人言。則精神不可使人見。兩
間聯蝕之彖。於焉兆端。若厲精防微之氣。耿爲精靈、而所

以鬱天下之幽憤積嫌者。此矣
戎分明指犬戎、蠻分明指蠻荊、宣王時、獫狁内侵于北。蠻
荊背叛于南。厲王時、亮已有見端者。故詩人早慮之如此。
○箋云、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帥之臣、以治軍寔、備兵事
之起。
周禮九服六服之内爲中國、七服之外爲夷狄、而第六
者、大行人謂之要服、職方氏謂之蠻服、大司馬謂之蠻
畿、○禹貢、五百里荒服、三百蠻、二百里流、
混沌死而聰明日開。宇宙所以多事、質爾人民、欲其還斯

民于朴也、夫語質於末世亦難矣。然留得一分天真尚篠
得一分。酌悶固得一分。知巧尚省得一分。詐僞爲此詩者
其有江河日下之憂乎。
詩牖云、人只曉得民易欺位易縱、不知我后者我仇。至尊
者至危也。戒不虞、是于太平無事中討出一個防微杜漸
的念頭來、所謂有備無患也。
釋詁云、讎匹也、是匹敵相報、故應對物價謂之讎、○箋云、
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德
加于民。民則以義報之。

愆對人而見者也、愧對己而見者也、人多飾貌欺人、故有愆中之愧猶少、無愆中之愧轉多、因其不遐有愆之意而進之以尚不愧于屋漏。欲其表裏如一也。必不愧焉而其無愆乃真無愆矣。明于此則不但爾室有屋漏。即對君子亦自有屋漏也

所謂不愧于屋漏者其功非擇地而操其幾非爲人而决者也。何必爭顯與不顯觀與莫觀有神之與無神必以爲顯而非莫覯必以爲神格而不可度而後加謹焉此與斜愆于見君子何異而必云此者所以破其獨之見以杜其

自解之端耳其實不愧於屋漏。總不必問此蓋見以爲屋漏則見以爲不顯。見以爲不顯則見以爲莫觀。愧之端寔兆于此故欲其無之。

錢云、我可質顯。何必其于不顯曰不顯必其不可以質顯者。也我可共見何慮乎有見。曰莫觀。必其不可以共見者。也。即此是愧況顯與不顯。觀與不觀。更無定形。曰顯則顯矣。曰不顯則不顯矣。云觀則觀矣。云莫觀則莫觀矣。皆繇心造者也。無自開怠忽之門。○陸云、愧根之所從伏。出於予之所獨覺者機。正不在顯也。愧念之所潛消。繇於予之所獨覺者機亦正不在觀也。分欺分慊之關。細莫細於此處。鉅亦莫鉅于此處。即不顯而無曰不顯。即莫覯。而敢云莫覯。

傳曰、西北隅謂之屋漏、箋云、屋、小帳也、漏、隱也、○疏曰、天官幕人、職掌帷幕幄帟、注云、幕以布幄、則幕是大帳、幄爲小帳也、雜記云、諸侯行而死于道、繼布裳帷素錦以爲幄而行、禮之有帷幕、皆于野張之、以代宮室、其宮內不張幕、幄則有之、室內可施小帳、漏隱之處。謂西北隅也、禮、祭於奥中。既畢尸去、乃改設饌食西北隅扉隱

之處。特牲禮尸謖之後云。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凡在南扉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注云、扉、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者遠人乎。尸謖而改饌爲幽闇。庶其饗之。然則是闔戶牖室中無人時也。非閑室之謂。祭末禮煩易倦、人雖不見而屋漏有神也。神來不知其來。則尸去神未必去。故曰不可度。○鄭注禮記云、設奠于奥、是謂陰厭、尸既謖之後、改饌于西北隅、是謂陽厭、

傳曰、止、至也、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

篇首云抑抑威儀爲德之隅此云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是欲其脩德以謹儀正應首二句爲一篇大結局下文皆餘意耳

鮮不爲則對爲民之則看要得收局語承陳伯玉曰所謂還德體于無競也四方有不爲訓耶復德几于有覺也四國有不爲順耶哲而不愚自化庶人之戾惠于庶民自得萬民之承

曾允大曰天下事反証之而其情自得卽投我而我必報者可以知我施而人無不應者矣○顧云吾何必廣舉君德之應而曰居高而倡其和必遠但試平擬一桃一李之薄設爲彼投此報之常以觀感應之必然

箋云童羊譬皇后也而角者喻與政事有所害也此人寔潰亂小子之政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

疏云維德之基猶維弓之紲言緡之絲猶言訓之以學兩意互相足○程明道云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爲君子小人之別消盡者爲大賢

攷工記弓人爲弓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几相幹欲赤黑而

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

疏云手攜示事庶其睹之而悟也面命提耳庶其志而不忘○曲禮云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手提耳長者之誨如是

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若追咎其未知之故云耳○曹忍生云民字不虛下是於手攜耳提之外又借此爲棒喝也見盈是德之所去倘其靡盈凡民皆能有成矣蓋豪傑之知雖多一盈則聰明有必窮之路民之知寧有幾可靡盈則一隙有大受之根盈之不可有也如是

疏云借曰未知與王更有所長進詩人解其意言王亦將從此而昏耄矣然有所知昭元年左傳曰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是耄則無智也

曲禮八十九十曰耄○爾雅之訓聿曰述也亦爲自也此當從自

疏云以言曰喪厥國是稱天之意○天心仁愛故先以意示不可不急思以回之也

說通曰言誨者之憂危則聞者不得不動述喪亂之無日則聞者不得不懼皆迫切之旨

桑柔

序曰、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厲王悅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箋云、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杳序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

論詩曰、此詩若直捷言之。當云去榮夷公則亂止。如漢卜式曰、烹弘羊乃雨。緑監謗之酷。芮伯世臣。欲抑不能。欲直不敢。故把征役者之苦調說起。五章始微逗序爵二字。又

把仕進者之苦衷演說。七章方點考相二字。又把良人不順反覆較論。十一章乃寔指貪人二字來。無非爲厲王援榮夷公作相。故耳前後語氣。若斷若續。不倫不次。須于言外會其苦衷

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畔、王出奔彘、太子靜匿召穆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得脫、穆公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崩于彘、乃立太子靜、是爲宣王、案時事如此。則所謂民之貪亂。罔極回遹者。可想見。而捋采其劉景象。亦凄然在目。矣凡此皆王任用榮夷公輩。以忍心爲民不利廹致之耳。故此詩於序爵用人處三致意焉。

國語、厲王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通。爲民者。宣之使言。王弗聽。國人莫敢出言。是非顛倒。舉措失宜。則不知所從違取舍。一國之人若狂矣。○此詩云載胥及溺、俾民卒狂、民之貪亂、民之罔極回遹未戾等句、摹畫民情危如累卵。與召公川壅而潰傷人

必多同一。悽婉所謂聖人瞻言百里者此也。忠臣憂國共有極思如此。

詩探曰、凡物發而成暢茂、積而成菀結、故桑柳醜條、而其詩謂之菀也、菀柳曰有菀者柳、不尚息焉、此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見非若松栢之茂、未幾而衰焉者也、幽厲之世詩人有同慨如此○舊以首二句作追思盛時說

二三四章舊以爲征役者之怨詞、當時道路以目怨則有之。言則誰敢。愚以爲是芮伯探一時所障之民情而代言

之使王知莫敢言之人心可悲可憫而可畏如此不可不
深慮其或潰也如鄭俠繪流民圖以獻意彼是繪象此是
繪情
疏云、用兵本欲除亂不得當反以生亂
厲王非能殘伐四國而云靡國不泯者何、疏正義曰、王既
不能平亂則諸國諸侯強弱相陵小者滅亡大者殘破故
無國而不見殘滅也
箋云、災餘曰燼、疏曰、言其時民衆死多于生假有存者俱
是遺禍災以爲餘滅燼耳

箋云我從兵役無有止息時今復云行當何之往也
劉云、世亂不足憂以有撥亂者在也惟至朋黨之論興轉
以釀亂之名歸之撥亂者而亂遂不可復救此則大可憂
者耳故別白之○王云、君子者指之詭隨不得止可驚罪
於競罪之顯事不得止可旁議其心
李云、競始于道義之不深也忠不足以取信而事事至於
自明恕不足以寡尤而人人與之爲敵豈君子而有此○
沈無回曰、競猶治世也亞亂則人情委頓而不復競矣競
猶與小人相持也小人當路則正氣摧落而無所用競矣

愚意當時用事者以小人而冒君子之稱以欺其上故言
從未有君子持世而使朝端別生門戶別開釁隙者君子
自然無競有競豈其君子乎故下以序爵裨之
寔維實有維持調護之心也
梗水上浮木壅水者也民情洶洶因有所壅障而然厲王
弭謗是壅而障之者也
曹云、人主最不宜有圖天下之志而又昧天下之機聞有
不爲天下而誤天下者矣未聞爲天下而誤天下者也膚
胥懼人自古志之○朱氏詩故以爇爲爇寄自私與下宣

猷相反
陳云、天下有大勢遭隨非根本之地有大機氣運待人事
之致故孔棘在我圉而憂之當在朝廷斯頻在國步而憂
之當在人品
就天下以畜天下是揚湯以止沸也用小人以防小人是
抱薪以救火也阮高賢於下僚課崇功于畢秩是一杯以
當輿薪也惟以甄別清仕路一洗蒼蔚之氣是救焚上策
慎勿迂曲突而盡焦爛之嗤矣
六七章、舊謂君子不惟不安于朝亦不安于野甚無味愚

意降此蟊賊二句、是比體言小人之害民也上章言誨爾
序爵此二章則言賢人隱退蟊賊內訌見其爵之顛倒如
此下章則追本其不能序也
李云、爲天下者無使天下有量力之民勢重於力斯有量
者○李少文曰、民旣有心誰無肝膽雖深喪亂之憂而忠
君愛國之懷未泯于天下吾見忼慨而志奮膚方自視爲
能逮感慷而思底定又自期于必遂卒之當局忽易爲旁
觀忠臣忽激爲智士遇不酬志柰之何哉誰使之至此也
徐云肅心肅字猶俾予靖之靖字謂欲整肅此乾坤也

須知賢者所寶所好原不在稼穡代食曰維寶維好不獲
已之詞也李少文曰、義不行于堂陛而咏王之風歌帝之
力猶足明一日之綱常發莫焉于巖廊而耕君之土食君
之毛聊以寄終身之感慨
箋云、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宋氏曰、仕以官爲寓工以
肆爲依而農則以田爲宅故禾者是家焉服官者饔有
餘貨則奢經商者橐有奇貨則佚而力農者戶無蘇粮
則儉故禾者必嗇焉
嚴華谷曰、好是稼穡、言當重農也凡治功曰力謂力加

於民者使之代耕而食言當任賢也蓋稼穡當以爲寶
而不可輕食以代耕者蓋擇其人之好而不可濫也
箋云天下喪亂國家之災以窮盡我王所恃而立者謂蟊
賊爲害五穀盡病
李云疵贅於身人必惜之人贅于世天必惜之爭財而無
餘利人滿而贅矣天不能給從之荒而敗其羣爭所而無
餘處土滿而贅矣天不能容從之荒以殲其命蓋醫不專
注一家天視王爲贅統矣以一人爲弁髦必以百姓爲芻
狗使鬼圖贖宗之漸也曆雖弭乎八百天視時爲贅年矣

其守府之謂多故其焚穀之畧盡斬社是擠濟之續也少
則爲天所憐多則爲天所厭其數則然也憂國者以爲大
戚
天下國家之變惟大力者足以同之蓋持權則有力無權
則無力有力者不念無力者念之其何能濟此忠臣鬱勃
之憤也
序爵獨言考相何也君序相相序官而爵無不序者矣○
陳云設相以爲天下非以爲天子則擇相亦不以天子而
以天下故天子非能置相也能爲衆人置相而已

侯云所秉者以見以意而不以心則愛憎橫拔而難破心者虛湛之衡也秉心而宣猶焉則中無成見工瞽狂愚俱足補四目四聰之不及秉心而宣猶焉則中有定鑒片識畢詞又皆不能淆宸謨廟算之權衡〇歷試諸艱曰考

呂東萊曰、善惡出于天下之同然者曉然易見不順之君其所任用皆非天下之所爲善乃自使之善耳其肺腸不與人同不可曉解

白虎通曰、肺所以義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殺成萬物故肺家金大小腸、心之府也、主禮、禮有分理

腸亦大小相承受也

傳曰、谷、窮也、箋云、前無明君、卻迫罪役、故窮也〇楊云、以別有之肺腸、爲自獨之俾臧、於是一相進、百小人盤據其間一相昏百小人媒櫱其側不肯留一隙爲貞良卻步之場矣

百里瞻近非喻遠也衆人不言聖人獨言非無因也蓋瞻而後言者也衆人未瞻故不能言聖人已瞻故不得不言非迂談也近在百里間事耳如國步之斯頻我國之孔棘執熱之欲濯載胥之必溺皆情形之瞭然者也聖人豈以不可見者驚愚哉故未聽毋寧無言聖人之抱慮于長也已瞻尤當徐言聖人之養機于微也若論聖人之前知豈百里所能限者

使聖人而有權則瞻之而不必言自默施補救之力惟聖人而無權則瞻之不能不言用以啟當事之迷聖人無他肺腸者也故能瞻也聖人有肅心者也故不容已於言也聖人又稼穡之是循進退之維谷者也故亦徒瞻之徒言之也

縱觀斯世自有肺腸君無良心矣不胥以穀朝無良友矣

寧爲荼毒野無良民矣遂天俾怒時無良辰矣欲挽無良之世非良人不可蓋其孩心如初可以培凋殘之脈真性未壞可以回降衰之天在下爲良人在官則爲良臣當此之世而不求之則亦稼穡維寶耳卽求之而弗迪而進正維谷耳豈其非此者盡求盡迪維此可弗求弗迪乎弗求弗迪于良人何損獨爲貪亂之民惜耳

蘇老泉曰、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亂與荼毒非民之本性今反貪之安爲之中有大不得已而

甘心出此耳人只知民性之反常而不知其情有大可憫

者

疏云荼苦葉毒者螫蟲皆惡物故以比惡行

傳曰類善也箋云類等夷也疏曰敗類謂敗其朝廷等類

○愚謂類是醜類民之貪亂寧爲荼毒皆貪人所致便是

敗類

陸羽明曰人品易淆而亦易辨者也蓋漫求其良人人自

命曰良漫言不順人人詆人不順然其道各不可假也夫

蹈善則庸夫化爲端良處垢則中材可入汙辱是良人不

順積所繇而成也明潔之地必不利貪邪卑汙之途必不

便方正是良人不順卽所繇而分也官人者不待深求而

其道已曉然矣柰何去此取彼

人之嘉穀卽人之良心故以良爲人必以穀爲式言雖甚

辨心雖無他不足恃也必以作爲爲斷蓋嘉穀何以廷獻

而動知味之良戠穀可以宜民而溥飲食之味終不以上

之不貴穀而易以糠粃不以下之不被穀而棄其穎栗此

其故何也荼蓼薅則美利暢耨耔深則生意培其性固然

也

曹氏曰人不宜爲深人更不宜于鄙人中稱爲深人柰何

不自愛品格中有此夫曰征亦已明明作爲于外矣而胡

云中中者爲其征之所以而若不欲人見者也諱之也夫

旣有可諱之肝膽則必無可洗濯之肝膽而中者垢矣夫

中之極必愈蒙而爲垢垢之極必愈藏而爲中而亦惟征

之極則愈掩而爲中愈積而爲垢情深也又皆穢臭不堪

之情貌厚也又皆塗炭難甘之貌視式穀者爲何如而難

別乎

詩中形容小人曰忍心曰中垢曰不順曰善背曰盜寇曰

善背不一詞然王用榮夷公專利當以貪人二字爲主惟

貪故諸惡畢集也

傳曰類善也箋云等夷也疏云謂朝廷等類愚謂類是醜

類民之貪亂寧爲荼毒皆貪人所致亦便是敗類富廣肆

言之苞苴不飭則賄敗公行絲毫析于一人則廉恥喪于

天下民不羞奴膚士不羞滑稽官不羞匈奪君不羞驕淫

善者以陷害而敗之不肖者以變化而敗之夫貪本以日

汚也而禍至於敗類貪之不可縱也如是夫

無語而呻吟無對而談言醉者之狀如是故自詬其言者

如之憂深慮極者每有此景卽下所謂悖䏁也蓋子曰遥
臣則暗遠臣則陰意亦類此
末三章爲告僚友之詞因王倚爲腹心故嗟此人而嘆之
蓋序其見用者而用者之失自見也又或者因王不能序
爵𥟖望小人之自替云耳○非我族類而呼爲朋友者何
箋云親而切磋之也
徐筆洞曰予豈不知而作當以下二章意推之謂豈不知
爾之中垢而作此歌也時弋亦獲謂我言時有刺爾中扃
者來赫與下善詈應○以前刺王之意已畢此三章復就

小人窮搜之是文之餘波處蓋以予豈不知三句是望其
聽言不知此詩是刺王用小人豈反望小人聽言靖亂之
事斷非中垢敗類者所可企也槪末二章口氣亦不倫○
箋云我豈不知女所行者惡所行如是猶鳥飛行自洛東
西南北時亦爲弋射者所得之往也旣往覆陰女謂啓告
之以患難
箋云口拒人謂之赫疏云張口瞋怒之貌
天下其小人不足畏可畏者惟僞君子耳背而托之諒故
曰善背詈而托之諒故亦曰善詈盗欺人之不見者誣而

以盗爲之皆是小人之奸詭處所謂中垢也以此上蠱惑
其主中交構其臣下漁獵其民以致天變人怨不可救藥
此致亂之本亦小人謀身之秘寄以爲莫予覯也故前曰
予豈不知後一二直切言之而終之曰既作爾歌見其能
逃主目而不能逃君子之覯有令其爽然汗下無以自容
者○前誰生厲階是問此數戕字是荅
小人亦非故爲不利于民也求自利也墨子云盗愛其室
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
人以利其身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

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國天下之亂物此
而已矣
陳大士曰古今之亂未有如周之亟者也數十傳積德而
興七世而遂亂故以桑柔爲比諸侯蠶食之矣周之于物
猶瓜也桑也瓜甘美而善潰桑盛而柔周以忠厚立國而
尚文歸馬放牛祖宗貽謀卽能延其世也然遂數傳而不
振吁柔之道固不利遠也哉

雲漢

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

志、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徐云、此詩仍叔體王意而言之也。或王授其意、令示羣臣以共救之情。

箋云、仍叔周大夫也。疏義曰、春秋之例、天子公卿稱爵、大夫則稱字。仍氏、叔字也、故知大夫也。

皇甫謐云、宣王元年、不藉千畝、虢文公諫而不聽、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釋天云、仍饑爲薦、時積旱五年、故曰饑饉薦臻、

呂東萊曰、宣王小雅始于六月、言其功也。大雅始于雲漢。

言其心也。無其心、焉有是功哉。

詩七曰、此雩祭之章。雩者何。吁也。其吁何。吁嗟求雨之意也。賜卩王曰、於乎、便見斯義矣。但周禮龍見而雩、是于建巳之月、爲百穀祈甘雨。未旱恐旱、故語多稱美化工。此因旱而雩、與春秋書雩二十有一同、故多切責旁皇之詞。先事者、其情緩。當事者、其情急也。○朱云、曰蟲蟲、曰赫赫炎炎、曰滌滌、曰不可推、不可沮、曰瘼、曰鞫、曰疚、皆旱也。曰舉、曰卒、曰宗、曰孔夙、曰不莫、曰昭假、皆雩也。故言旱則雩見矣。言雩則旱見矣。而加之以王曰於乎之一言、以是爲雩詞也。故詩存而王者之迹未盡也。

周禮舞師掌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稍人旱暵共其雩斂、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旱暵則舞雩。湯之旱、桀之烈也。而湯必剪髮爲牲、六事自責。宣之旱、幽之烈也。而宣亦必反躬自責、自疑自則而不敢諉。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何其哀矜悱惻不能自已乎。其所以弭災急病、全在牲牷玉帛之外、陳大士曰、宣王於是乎知本矣、是宜中興有恤民之心。

商旱、太史占曰、當以人禱。人即已也。後穆公遂思暴尫暴巫、以他代己、不滋虐乎。至縣子教以徙市、若自喪者然。今宣王曰、寧莫我聽。曰寧丁我躬。曰胡寧瘨我以旱。率皆反躬自咎、疑慮自已、有以致之、其於以人禱之旨、其庶幾乎。

楊泉物理云、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惟其爲水之精、將雨而兆先見焉、故望其候。○疏云、以天河水氣與雨爲類、視天之水氣、傷地之無雨。

何辜今之人、與寧丁我躬、俱有二義、一以爲大亂之後、不

堪復有此是悲惘之詞一以爲今當我身何以有此是自
咎之詞下文靡有孑是承悲惘之意言之寧俾我遯是承
自咎之意言之○沈無回曰予一人有罪何辜今之人
傳曰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十一曰索鬼神
鄭司農注云索鬼神者求廢祀而脩之雲漢之詩所謂
靡神不舉是也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祾祈於
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
雩禜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

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左傳子產
云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
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
詩測云其神合用其牲其璧其牲其璧合祀其神必如典
禮靡有愛者既盡如典禮用之無有遺者
孔疏曰天地五帝當用特牲其餘諸神或用太牢或用
少牢三牲皆用五方各用其方色之牲
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
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

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典瑞職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
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
以祀日月星辰璋邸以祀山川
董子繁露曰王者貌不肅敬則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風言
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視不明則火不炎上而秋
多電聽不聰則水不潤下而春夏多暴雨心不容則稼穡
不成而秋多雷江氏曰夫春脩兑治則饑秋興震治則桀
冬與離治則洩夏與坎治則雹蓋無一不與君應者也而
況其旱之甚也

卓云始萬物者本乎帝窮則反其本生周民者祖乎稷痛
則呼其祖且凶荒之神權不能勝天祖宗之靈德素足以
格天故方自郊而旋徂宮非將而舉之有不容已者
疏云奠謂置之于地瘞謂埋之于土天言奠其禮見燔
其物地言瘞其物亦奠其禮也爾雅云祭天曰燔柴祭
地曰瘞薶
箋云周之衆民多有死亡者矣幸其餘無有孑遺者言又
饑病也疏云其意言死者巳死存者又饑○君以民爲托
民之靡有孑遺是天意將不遺我也故曰則不我遺

雲漢云人主以天下之得所爲所天下皆在赫赫炎炎之境民失所則我無所矣○疏云命者人所稟受之度大者衆多之詞

箋云百辟卿士雩祀所及者疏云解其訴先正不助之意

月令仲夏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

傳曰先祖文武爲民父母也疏曰於民則爲父母於周則爲先祖○曰父母以民乞也曰先祖以己乞也

疏云必知先祖爲文武者以此詩所訴皆所祭之神周

立七廟親廟西非受命立功不足徧訴上章已言后稷明此唯文武耳

說者曰魃不列祀典又歲凶殺以爲常故稍乘權輒大肆慘虐焉何不爲增特祠以稍殺其焰不知禳災於賊災之鬼如揖盜而求免也加禮于不禮之神如對仇而強顏也獨不聞叢精神于人三日而叢匹七日而叢枯乎故宣王維號呼于昊天上帝群公先正以驅逐之所以他日於四夷之反側也務勤六月采芑江漢常武之師而必不以議和議款蹟中國羞中興之槩已見端於此矣

旱魃爲虐猶水災云馮夷作楚也按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即死旱災消○山海經黃帝攻蚩尤冀州之野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文字指歸云女妭禿無髮

國家遇災而索鬼神原變禮也苟息緩之釁積于平時而欲以遑遽之狀弭于倉卒必不幾矣追維平日祈報之常

祭詹其不夙而莫哉曰孔夙不莫曰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是自反自疑之詞意若曰此外豈別有罪譴乎

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方社亦隨祈而舉是農初耕即祈稼始納即祈故曰孔夙不莫○蔡邕云日爲陽宗月爲陰宗北辰爲星宗追言平日之常祭不怠自反之詞

六帖云朝廷職事上下相同鉤繩相布故曰友紀友者言相聯屬也

何謂散無穀梁傳曰百官布而不制是也疏云此言殺禮

救厄
盛云小民困控於所司所司既控于其正至庶正復何控
乎故鞫哉庶正也百官之職分而合於其長衆長之職又
分而合于冢宰則冢宰又何分乎故疚哉冢宰也要之庶
正以王之鞫爲鞫百執事亦以庶正之鞫爲鞫冢宰以王
之疚爲疚凡臣僕亦以冢宰之疚爲疚鞫莫鞫于王疚莫
疚于王也
前言祀事之徧至陳其積恍孔夙不莫又陳其宿恍前陳
其一人之孤恍末二章又陳其羣臣之衆恍以爲不釁於

此或鑒于彼無非多方爲祈求計也
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各有其長故曰庶正
大司徒以荒政聚萬民一曰除盜賊注云饑饉盜賊多
不可不除左傳無道之國困凶加兵則兵不得廢師氏
掌其近王之兵故令弛之
白虎通曰五穀不熟故王者爲之不盡味一穀不升徹
鶉鷃二穀不升去鳧雁三穀不升去兔四穀不升去囿
獸。典禮曰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注云不祭肺則不
殺

何求爲我以戾庶正意若曰亮盡瘁之忠欲以戾余一人
臣之責也然當此之時我之戾我自求之不敢稍諉諸庶
正論熱及之休有以戾乎庶正我之責也然事至今日庶
正之戾幸自各求爲我亦窘于無術必懷同患相救之心
而其情始迫亦惟懷各自爲計之心而其志始哀庶乎天
之厭棄予者或以庶正而動未可知也
篇末三言瞻卬昊天往復旁皇神情悽絕
董子曰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
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者

何也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
雖太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
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
鳴鼓而攻之朱絲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爲彊禦
也今宣王畏威懼禍或呼后稷或呼上帝或呼羣公先正
或呼父母先祖有畏懼而不敢有觖望有號籲而不敢有
期必亦凜于尊之壓卑亦有拜請而無敢有加之義也
詩牖云或曰三年餘一年之食九年餘三年之食遣人掌
邱之委積以待施舍此周制也先時無備臨變而君臣固

憂是弃本而儛末也、不知雲漢承厲王之後百物凋敝有
不可得而爲者爲所恃以格天者獨有此方寸耳非如後
世徒脩文具已也
解頤曰、余讀雲漢、見宣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
民之仁敬畏以事天而天鑒之虔恭以事神而神享之惻
怛以恤民而民懷之藴隆之氣消豐穰之效著内治既脩
外攘斯舉南征北伐無不如意中興之業視文武成康而
無愧皆自雲漢一念基之也
魯申公詩說、以雲漢崧高蒸民韓奕江漢常武、爲大正

續曰、此卷六篇、皆宣王時詩、亦奕之朝會、以續周召之
大正矣、毛詩列之民勞板蕩抑桑柔之後、而謂之變大
正、非也、

崧高

序曰、崧高、尹吉甫美宣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美
申伯焉○何休云、無土建國曰封有土加之曰褒
徐士彰曰、申伯之先、封於申、李三山所謂申侯爵、以其
爲方伯、故謂之申伯、是也、後入朝爲王卿士、至是則出
而改封于謝、彭廬陵所謂加地進律是也、○漢地理志、
南陽宛縣有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其地蓋
相近申伯先封於申宣王使紹封于謝也
詩牖曰、因親紹封疑爲王者之私恩以親衆寵亦非申伯
之休美故特鋪張其未封以前宣四方蕃四國以爲周之
翰既封以後保南土揉萬邦亦爲周良翰而元舅之親纔
一言及之見王之所以殷勤錫命祖餞華行者非只爲展
親而已也
白虎通云、嶽之爲言桷、桷功德也、風俗通云、桷考功德
黜陟也、然則天子巡狩其下桷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

故謂之嶽○說苑云、五嶽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
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德施博大
故視三公也
釋山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
北嶽、嵩丘爲中嶽、風俗通云、東方泰山、尊曰岱宗、岱、始
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嶽長南方衡山、
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西方華山
者、萬物變于西方也北方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有常也、
中央嵩者、高也○馮嗣宗云、按泰山在今山東濟南府

華山在陝西西安府、衡山在湖廣衡州府、恒山在直隷眞定府、嵩山在河南河南府、南嶽、諸書或云衡山、或云霍山、其寔衡霍一也、直隷廬州府六安州、亦有霍山、卽天柱山、漢武南巡、以衡嶽遼阻、乃移嶽神于此而祀焉、其後因得衡山之名、郭僕卽以此爲南嶽、非也、○說者謂唐虞止有四嶽、不主中嶽、據禹貢嵩高山爲外方、至周相洛營都、其時遂有五嶽四鎭九鎭、卽有五嶽之祭、

開口不原其親而原其生、不著其親而著其賢、蓋申伯之賢、生于天、豈親故之所能掩、申伯之賢同于甫、又豈待親

故而後顯甫侯之賢也、而非親也、則申伯之生之賢之同于甫也、又何必不親也、此並舉意也○嵩嶽、自周天子時巡而祭告之、其神已不自用、而爲昭代用、故常應運而鍾靈、以顯其瑞、爲穆王髦荒、則生一仁厚之甫侯、佐之、宣王中興、則生一文武之申伯、佐之

傳曰、堯之時、美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箋云、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疏云、以王年老耄荒、恐其重行刑罰、故以夏時贖罪之刑訓之、夏贖刑、卽今尚書呂刑篇是也、孔安國云

呂侯後爲甫侯

嶽之爲神也、四維賴以鎭焉、萬靈賴以潤焉、則其神之鍾于人、而功用亦有以肖之○當國步斯頻、我周孔棘之後、王靈之彈壓雖大、不有以蕃之、而苞桑未必其永固、値斗厖爲虐、鴻雁甫集之餘、黍苗之膏雨雖深、不有以宣之、而解澤未必其遠周、中興之烈、論功當居首、功論賞當受上賞、今日之封、詎曰不宜

陸羽明云、我申伯蕃四國、宜四方、而總以翰周室、根此、精忱、恢此志局、竭此才力、殉此忠勤、疊疊乎申伯也、彼幸憑

肺腑之親、而勉思豎立、至此則王臣當何人、不勸此其功可念也、王誠得眾建之辟、而盡知策勵、若此則公家有何事不舉、此其式可表也、於是職則討舊緒、壞則啟新封、凡在南方諸國、遂儼然令一申伯往式之、以酧前勞也、亦以責後效也

周都西北、南土一帶、僻處爲當全盛之際、必無跋扈之慮、處中衰之後、保無叵測之虞、則爲此一方樹表、不容已也、故紹封有厚望焉、非申伯是私矣○沈無回曰、謝近于荊、荊與徐連、蓄常表裏爲江淮之患、謝居荊徐要衝、申伯當

以文武才爲一方保障也。此詩人言外之意。其遣而期之
一則曰南土是式。再則曰式是南邦。三則曰南土之保。諄
諄之意。天子爲此一方。慮深矣。
正義曰、申伯本國近謝、今命爲州牧、改邑因于謝、取其便
宜。下言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者、言餘處不如汝舊居之南
方。故還封之于南方。○申伯原居南國。故卽使之式南國。
原守南土。故仍使之保南土耳。然則南國是式。便是纘先
世之事。登是南邦。便是世執其功。不必別解。
曰南國是式、曰文武是憲、指今日命爲州牧、言。大宗伯云、

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于諸侯
箋云、庸、功也、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爲國、以起女之功勞、言
尤章顯也、疏云、大國可起發其功、尤欲使之彰顯也
徹土田、如小司徒職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而令貢
賦。
襄十五年左傳曰、井衍沃、牧隰皋。舊說以衍沃之地九
夫爲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小司徒注
云、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
謂井牧。蓋覗其地之肥磽爲等級、以授民、而豫定其賦

稙也。
疏云、私對公言、王朝之臣爲公人、家臣爲私屬、有司徹云、
主人降、獻私人、注、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此申伯雖是王
之卿士、亦是不得純臣。
箋云、申伯居謝之事、召公營其位、而作城郭及寢廟、定其
人神所處、已成、以形貌告於王、王乃賜申伯爲將遣之
疏義曰、按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伯異姓而得
賜此者、以其命爲侯伯、故得車如上公、彰異數也
箋云、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此爲正

禮、明上章異數爲私恩
王云、諸侯無寶、天子之賜履皆其寶。遺黎皆其寶、而尤用
籍手元圭、柔順、信直、殊、可珍也。庶幾合瑞、有惟謹之思焉。
當共帶礪爲珍惜矣。朴、雅、敦、愨、稍足、存也。庶幾執玉、有捧
盈之意。當同謝人領顧愛矣。○義取養人、非無穀璧之錫、
爵以子則錫之、義取安民、非無蒲璧之可錫、爵以男則錫
之、爾非其等也、輯瑞有五、吾維是取其大者、使爾秉此介
圭、
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玉人之事、鎭圭尺有二

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
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介圭王
肅以爲大于常圭是以侯伯而受上公之制指九寸之
桓圭言鄭箋以爲是尺有二寸之鎭圭非諸侯之圭故
以爲寶恐以爲二說俱未安不如止作其所應受七寸
之信圭爲安介者寶者鋪張之詞耳不必着相

徐筆峒曰往近言申伯往因在近也卽有客宿宿之意
箋曰近辭也辭如彼記之子之記○六帖云近古文其
字从辵从丌誤作斤遂爲近耳箋所謂辭者語詞也朱

傳因之說者以爲申伯辭王而行豈不可笑
萬曰王此時省岐周而申伯爲卿與王同在于岐周詩通
曰疑受命文王之廟以行也

按地與岐周最在西北稍東則爲郿又東則爲鎬而謝
又在鎬之東南王自岐周餞于郿復還南經鎬而後入
謝若徑從鎬入謝則道不經郿矣

徹土疆謂正其疆界令申伯至國時無四隣爭擾之煩也
蓋舊國新封每爭易起故豫令正之前只使定其居宅治
其土田既告成又復命以此事因令具糧以待申伯耳亟

句各爲一事不相屬

周禮地官遺人掌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
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
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少曰委多曰積

傳曰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徒御徒行者御車者箋曰嘽
嘽安舒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

歸在南土翰在周邦六帖曰周邦咸喜此立言之法也卽
南土之人喜可知也○箋云周徧也申伯入謝徧邦內皆
喜

箋餘云周室東遷之禍成于犬戎而釁蘇于申申實周之
逆賊也豈不辱良翰二字

王舅之賢之功未著故急表其賢與功王舅之賢之功已
著則舅之親又何必隱也異數之錫惟舅之故榮行之餞
惟舅之故亦何必不言舅也王曰王舅周人亦曰王之元
舅夫王之元舅文武是憲更何必隱也

揉之用貴矯而揉之法貴徐譬之揉木爲耒不矯之則木
不曲直不徐施則必折傷故柔惠且直者當焉

大臣之樹表一方也豈徒以懋力爲功哉名譽之播宜昔

國之瀛壤梯亹所侮所謂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者此也所
謂王纘之事世執其功者此也所謂戎有良翰文武是憲
者此也勿以尋常聞譽目之

時說惟以贈申伯故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下何與其意
句謂當之者無慚德故言之者無愧詞耳箋云言其詩之
意甚美大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此贈申伯者送
之令以為樂疏云令以為樂使常歌之以自規戒今人
相與動以詩言相誦耳美不忘規古之道也時說以今人
之意言詩鄭氏以古人之意言詩乎以爲當去彼取此

王應麟曰嘗謝成申其篤于母家也美爲刺爲宜
王親親平王忘佌也漢恩澤侯表曰帝舅緣大雅申伯之
義後之寵外戚者率以是藉口自宣王褒申伯而申侯終
以召戎禍猶可以爲後世法乎外戚累政秉良不已漢臣
於王莽何進晉以平賈后唐以平楊國忠有以胥馮王

新安胡氏曰崧高與黍苗相表裏黍苗不過述召伯營
謝之功崧高則尹吉甫送申伯與美申伯而述王命故
雅有大小不同

陳大壯曰崧高蒸民韓奕皆詩人作以送諸侯者也嘗宣
王之興也諸侯效官爲然錫予亦甚矣且髣髴乎有外重
內輕之勢三君之德豈誠足當詩人之稱而極口譽之也
吉甫召伯蹶父亦烏知乎其非與主也哉不再傳而申伯
遂召犬戎仲山甫在乎否乎乃不得班于劉卷王子虎矣
韓侯伯百夷而馬四匹盧弓矢千則胡以錫文侯也惟不
能扞王于艱也故知三詩之所稱皆過也城謝城齊城韓
皆天子命侯以監之宣王以前可知也無何而入春秋齊
之伯也城邢城楚丘城緣陵獨城邢爲美然皆專也晉之
伯也城虎牢城杞城成周獨城周無譏然其專者多矣世

變之日甚而王室之弱爲已遠可慨哉

詩志二十一卷終

詩志大雅卷之二十二　　海陽范王孫輯著

烝民

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德中興焉。

郝云、惟王建國。文武之制也。周衰諸侯強僭。繼世不繇天子。裂土啟封。悉自己出。厲王中衰。周人放之於彘。是畿內諸侯。且不知有天子。而況齊遠在東隅。境內區區之城郭。必以上請。豈非宣王中興之烈。足以震叠之與。夫子刪詩存烝民。春秋之義也。

史記齊世家、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不合、他無可考。○疏云、仲山甫、樊侯也、樊在東都畿內、

詩為仲山甫城齊送也。而前數章、懸空將上天厚生之意、與山甫生平德業。發如許議論。曰保天子、保王躬。補袞事一人。與城齊之役若不相涉也者。而末只用式遄其歸。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三句。冷冷點綴收之。而一時行者之心。送者之意。俱悠然可想。真可謂穆如清風也。已章法神品。

以如是之山甫。即令其日夕左右天子。吾知亦必有慊然於懷者。況遠役乎。尹吉甫有以窺其微。而先本天意以鄭重言之。隨悉其功名德業之槩。以關切言之。似乎此山甫不可一刻不與天子俱者。不與天子俱。非天意。亦非山甫意也。語似鋪張贊美。意寔曲體冷挑。古人僚友之間。其相知之深。而相愛之篤也如此夫。

篇中當重保茲天子。天子是若。王躬是保。王之喉舌。事一人。補袞等句。見山甫為天子倚賴之一人。不宜外遣。勿拘德職盡職之說。失輕重。

箋云、天之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

疏正義曰、物者、身外之物、有象於己、五性本于五行也、則者、己之所有、法象外物、六情配于六氣也、何謂五性本于五行、禮記之說云、木行則仁、金行則義、火行則禮、水行則智、土行則信、是也、何謂六情配于六氣、服虔左傳注云、好生于陽、惡生于陰、喜生于風、怒生于雨、哀生于晦、樂生于明、是也、言人之性情、共稟于天。天不差忒。

則人亦有常

天子是若、明命使賦、是從山甫之德漸說到職上去。賦政

于外四方爰發是又從小甫之職漸說到盡職上去脉若珠聯相續不斷而說者概然以其章爲德其章爲職其章爲盡職固矣夫今人之爲詩也

天之生人無偏錡之性剛柔合爲者也但君德體乾而用剛臣德體坤而用柔其體之用之此中有學問存爲非或生而剛或生而柔之謂也其分數天若準量而施所謂則也故乘乾者光明下濟用廣夫愷悌之美而剛始善法坤者利貞攸行兼妙夫正直之用而柔始嘉出之者殊而協則均也山甫之德之能以柔見也非天也人也山甫之德

之柔而嘉維則也性也亦學也時文動稱天生天子以剛德生山甫以柔德濟之非是夫君德當剛而或柔臣德當柔而或剛當剛而或過于剛當柔而或過于柔皆其不足於學問之故天不任受咎也故山甫之令而異也式而力也人皆知此爲入則處而不知亦其體柔處重言則字而以柔爲天之所生而畧之僅說得山甫精神學問之半耳

如止於仁止于敬非文王不能爲人君則仁爲人臣則敬亦非文王不能也

德則懿德則即物則山甫亦無以異于烝民也但民秉之而或遺之而山甫永秉之民好之而或厭之而山甫永好之見以爲山甫之德山甫之則耳若尋常性命之外別立一程限以赴之雖神聖亦不能合可見無常人之性命斷無聖賢之學問無聖賢之學問亦斷無大臣之丰裁

翼翼是形容小心之狀益體柔之地原無多而凜則之思亦偏細吾之柔將欲致于朝廷之上柔之則將欲著于宇宙之中以粗心入之必不能舉氣以致柔以恣心乘之亦何能在在而合則所謂舉德即以此心舉之補衮職業亦皆從此中流出

式者証之古以印夫性者也亦閑夫巳以範乎世者也力者所以負德而措之躬者也亦所以著德而接之於世者也故式古之極可以自我作古而定天下之式力儀之極其羽可儀而立天下之儀不學無術即不遵于式而因陋之中亦無以致君于道而成其禹皋伊周之盛業德輶不飭即不愆于儀而型範未著亦無以襄至治而豎其垂紳端拱之丰裁

抱朴子云味淡則加之以塩沸溢則增水而減火若之說也雪賦云既因方而爲圭亦遇員而成璧賦之義也不

爭善勝不言善應乾道何嘗不柔合于則故若鼓之斯起觸之斯通物情何者非柔調于則故賦

三章要見中外遠近俱少不得山甫之意王既命之矣則任有專寄山甫既受王之命矣則職有重司不得以瑣務分其神也

王之躬是寰海之精神於此分榮分瘁者也三十世之血脈幾遐此躬八百載之天心幾斬此躬保之者防其疾也錦嬰子曰人主之疾十有二發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饑寒則蹶不作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倉廩積

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塞則滿不作無使羣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相通則膈不作上材下恤則肓不作法令奉行則煩不作不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才伏匿則痹不作無使百姓歌唫誹謗則風不作夫重臣群下者人主之腹心支體也腹心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

出納王命王之喉舌便是保王躬處不然徒據此中枯外塞者爲躬難云保矣爲王之喉使呼吸必靈而結轄不中于膏肓爲王之舌使絲綸有序而興戎不騰于出口〇鼎來云內降不已分敬倖門則喉舌之內訌也上委累擬于閣臣閣臣又委之私人則喉舌之外潰也此寸許地容得幾多翻弄一絲不接命永訖矣何忍言何忍言

上有所偏倖則叩閽而請中有所廢格則排撻而陳理有所暫拂則內降可還意有所難回則補牘可奏是之謂出納王命不然與一奉行文書吏何異

徐云山東吏布詔令百姓皆扶老攜幼老羸癃疾者扶杖往聽咸舉手加額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四方爰發想當如此〇姜云國家之患莫大乎上有作而下不應

故施政者貴先有以聳動其精神而使之發發如元氣一布百昌便有欣動之脈又如雷霆忽震萬物各有怒生之勢

既明之明卽上明之之明大凡明決過人者審於世物多睹于處己每致羅禍山甫既明邦國之若否且哲以保其身然保身者多趨利避害不顧其君而山甫哲以保身矣未始解於事君其智可及也其愚又不可及也三者勢若相反而山甫能相足其事所以爲賢說者謂保身是不失身非遠害之謂此意當留在夙夜匪解內講不宜一口說

盡、
匪解解字、如字讀、勿作懈、蓋莫逆之義。有莫解之懷。忠臣
之用心如此。使之得效其忠。則匪解之情舒。使之不得效
其忠。則匪解之情鬱。後面之每懷永懷。皆從此匪解中來
者也。
寡弱吞聲。豪強逞志。共和以前紛如矣。不茹柔、不吐剛、其
山甫佐天子中興大作用乎。亦者、亦自已也、已德柔嘉維
則。故馭人亦適中。則非意氣之爲也。小心翼翼。中所主持
者微矣。胡云、以調燮補天地之所不及。相道也。而操縱

之所及。習氣爲之一變。烝民盡在一則中矣。
能舉天下之至重者。必先能舉天下之至輕者也。蓋重者
易舉。輕者難舉。如毛之喻。幾進于聲臭俱無之際。清虛微
妙。無可着力處。于無可着力者能着力焉。則天下更何有
能窮吾之力者。山甫未便至此。而識理已淵到。
玉伯厚曰、考之周語。立魯公子戲。則仲山甫諫。料民大原。
則仲山甫諫。然聽之藐藐也。當時公卿。惟虢文公諫不藉
千畝。而他無聞焉。此詩人所以有愛莫助之之嘆。舉德
以脩身。使有兩舉德者焉。可以相資而助舉德以致君。使
有兩舉德者焉。亦可以夾輔而助維仲山甫舉之。故愛莫
助之。
雲窩云、須知是言袞職。非言君心。袞被于王躬者。補袞。正
所謂王躬是保也。格心之說非是。山甫亦未能及此
日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王躬是保。言其所不咨
已者。惟是爲兢兢耳。奔走之材。非其所務。曰維仲山甫柔
不茹剛不吐。惟仲山甫舉之。惟仲山甫補之。見一時同列
又無可代庖者也。以如是之山甫。而忽出祖。云徂何往乎。
及問其往。不過命之城彼東方耳。則向者之王命。又將誰

諉乎。同思堂陛。能無有所不及而繫念不忘者。此其所以
每懷也。此其所以永懷也。
箋云、祖者、將行犯軷之祭、○其祭設于國門外、是出門
而後祖祭、故曰出祖、又名道、曾子問道而出是也、祭畢、
送者爲飲餞、乃出宿、明日始取道、必出宿者、示必行也、
詳見生民篇、
張叔翹曰、山甫之城齊而有懷。愛君之心也。吉甫之作誦。
于以慰山甫。亦所以諷王也。夫漢臣尚有辭淮陽而願出
入禁闥者。山甫豈無是心。而大臣遠役。間疏之漸。識漸如

吉甫者安得不深致意哉。攏歸之語其旨深矣。○山甫屢諫王。是役也。未必非厭薄而外遣之也。山甫之永懷或亦由此。

諷王。即所以慰山甫也。何也。山甫有懷莫達。覽可知矣。吉甫于篇末自評其詩曰穆如清風。風取其能動物也。以此詩而傳之堂皇之上。其所以披拂而感入者。必深披拂而感入者深而山甫之懷可慰矣。○鍾伯敬曰、誦者頌也。詩隸于雅而題之曰頌。又取從容漸被有合于風人之旨而曰風。則風雅頌一之矣。古人詩以言志。其自得處。不嫌自賞自定。此類是也。故風者雅頌之妙也。呼嗚山甫不自賞自定。而誰賞誰定哉。

齊爲東方重鎮。天子或欲托重于容匆臣。而大臣眺懷君側。情自不能已。知已又從而慰藉之。如此蕭疎敘述亦好

韓奕

序曰、韓奕、尹吉甫美宣也、能錫命諸侯。○疏云、不言韓侯者。見所錫命非一國。故變言諸侯以廣之。說通云、肅復小雅。乃復見此氣象。

韓、武之穆也。長茲北國。控夷夏樂襲。與建侯內地者異。周自穆王以來。荒服者不至。而梁山一帶。蔽天下之半不共不球匪朝伊夕。聖天子一旦脅焉。討背服而整頓之。北門鎖鑰。亦惟是藩鎮韓是賴。其入覲之役。承新寵也。昭舊勳也。于家爲孝。于國爲忠。于共位爲始。詩人于其錫命也。爲歌韓奕之篇以舉其行。遂取王命冠之篇首。而以折衝之任。諄諭誥令。試取其詩而讀之。見君臣之義焉。見祖孫之美焉。見朋友之情焉。見夫婦之樂焉。而其所最著者。見華夷之嚴焉。一時中興雅事如此

申伯出封爲甥舅言別之初。故體恤綢繆之情至。韓侯嗣服爲君臣遇合之始。故勉戒期望之意多。

疏云、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者、以韓後爲晉、故釋山云、梁山晉望也、孫炎曰、晉國所望祭也、今在左馮翊夏陽之西北、漢于長安畿內立三郡、謂之三輔、京兆在中、馮翊在東、扶風在西、外郡之長謂之太守、此三輔者謂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而梁山在馮翊郡焉、

厲王之時、北道不通久矣、曰有倬其道、便見四海來同之象、

春官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

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以代父君國反
服士服者周禮之文謂父在代父行禮故有執圭璧皮
帛之禮未誓尚比卿今雖已除父喪非代父行禮不得
復繼于父又不敢自成為君故服士服也世子雖服士
服待之同于正君○王制云諸侯之世子未賜爵視天
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是未受命以前在本國亦服士服
不獨入見為然

韓邊侯也內有職外有職今日始事也慎厥終惟其始故
榦不庭方乃纘祖請位中第一義自盡職以樹百蠻之表

曰榦末章脩城蹙明祕繇謹貢獻皆自盡職事則皆榦不
庭方事

劉云榦如木之有榦不庭方若豈枝然榦弱則凌其上矣
榦強則賴其下矣榦如版之有榦不庭方若崩土然榦傾
則賴其外矣榦植則範其內矣

何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先王
五服之訓載在盟府不可改也

曰以佐戎辟則凡脩意脩言威讓文告聖天子自有令甲
在

徐云首二章一時事而受命命賜是二事故各推本而再
言入朝每章各發一義也或以上是士服入見此是侯服
入見大誤

駮異義云朝通名秋之言覲馬融云在東方者朝春在
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賈逵以為
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是也正義
曰韓雖在北為西偏故當秋覲

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以朝覲宗遇既覲則
王班而復之○諸侯執圭朝天子執瑁冒之與圭合

則無僞

張云諸侯繼世之初覲王也以士而返國則君夫士而君
之則凡所以辨等威昭物采者尤必籍太府之成憲以新
一時之耳目故天朝錫予於是乎特重

覲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路先設西上路上四亞之
重賜無數在車南諸公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升自西
階東面太史氏右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侯氏降兩
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
受

車建有旂無所取之取其明也竿首有章無所取之取其
表也交龍與鳥羽青輝所以聳蛇豕之觀而攝犬羊之魄
者有如此錫車前有茀無所取之取其蔽也軨下有衡軛
所取之取其駕也方文與雜羽交俱映所以清境外之塵
而不辱中制之色者有如此錫玄袞者何繡千衣用以昭
命數也赤舄者何履而絢用以爲行戒也所以寮王命而
飭僭度者有如此錫一馬也而鉤之而鏤之一式也而固
之而衆之一轡也而垂之而搖之所以式王度無貫厥命
無仍固陋以委戎落之馭者有如此錫故乘是車駕是馬

服是服當穆然念祖考肅然念天子而穀然念庭方也
傳曰綏大綏也王制云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
小綏是也注綏當爲緌有虞氏之旌旗也天官夏采注
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緌後世或無染鳥羽
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于竿
首者以爲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箋云綏所引以登
車有采章也少儀云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
良綏注良綏君綏也以采絲爲之
巾樸中車王路錫樊纓金路鉤樊纓注云金路無錫有鉤

並玉路非賜臣之器此言鉤膺必金路也而得用錫者
或特賜之使得施于金路也
傳曰軾中也考工記輿人爲車參分車隧一在前二
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參分軹圍去一
以爲式圍
幭禮記作幦周禮作複玉藻云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
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巾車王之喪車木車
犬複漆車豻複○荀子曰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
傳曰厄烏噣也韓子云鱣似蛇蠶似蠋漁人持之手蠶似蠋婦

人拾之傎利之所在皆爲賁諸○箋云以金爲小環往
往纏搤之往往者言非一處
箋云既覲而返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疏
云言其來爲尊王歸亦謹慎
飲賜皆承王命人臣無私交○以薦酒則工歌鹿鳴之什
三以薦殺則工歌魚麗之什六以薦饌則工歌菽菜之什
四期之重則不得不重其行重其行則不得不重其禮
說文壺昆吾圜器也掌客云上公壺四十夫人致禮八
壺侯伯三十二夫人致禮八壺子男二十四夫人致禮

六壺、燕禮及大射、卿大夫兩方壺、士旅兩圜壺、禮記、五
獻之尊、門內壺、又云、尊壺者面其鼻、
天官醢人云、箈菹雁醢、筍菹魚醢、○筍譜云、竹初種、根
於土而下、求乎母也、及擢筍、冒土而上、愛乎子也、
樂記云、大路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
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
侯也、
覲禮注云、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
燕胥者、韓侯一人不足稱、箋云、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

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
俞曰、昔先王有覲禮以親邦國、而又有嘉禮以親萬民、異
事也、未聞並舉一時、而夫婦之倫、乃得借君臣而增重者、
故于韓侯覲其盛云、
王氏曰、韓侯取妻、亦何預于王政、蓋汾王失道、王室幾喪、
爲諸侯所卑、王甥亦安能相攸、惟宜王任賢使能、然後更
爲樂國賢君之所願娶、而威靈具備、光顯如此、所謂邦之
榮悅也、
箋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
因以號之、
呂東萊曰、古者任遇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其私、使之
內外光顯、體安志乎、然後能展布自竭、爲王室之屏翰、詩
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道其婚嫁之盛、其意在此、而
王室尊安、人情暇樂、亦莫不在其中矣、
韓侯顧之、卽婚禮所謂曲顧男下女也、傳曰、顧之、曲顧、道
義也、疏義曰、謂既受女、揖以出門、及升車授綏之時、當曲
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
傳曰、姞、蹶父姓、疏云、以姓配夫之國、故謂之韓姞、

嘗攷諸地輿、大江以南、多川澤之封、大河以北、多平原之
野、此間地高、非澤國、得水則一奇勝云、
韓奕詞而叅物章、頌人歌而齊產具、非徒侈之也、獻其貔
皮、赤豹黃羆、亦因以爲九州之史焉、
陳云、天子恐韓侯不知封國所由、則無以作其忠、不知世
業所在、則無以教之孝、故追本言之、
按韓城、東有宜陽、西有淯水、南有成皋、北有陘山、
孔氏曰、左傳、邗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之先、武王子、其
封當在成王時、後爲晉所滅、以爲邑、以賜桓叔之子萬、

是爲韓萬、故晉有大夫韓氏、
續承新命、利用因。祖因百蠻侯因祖、因有三義、因業而效
因俗而治、因時而運、無百蠻何以有韓、無先祖之受命、何
以有今日、此因業而效也。犬羊豺豕之性、向背何常、即此
中經畧朝廷不制、爾以便宜、此因俗而治也。去來服舍之
權、操縱有法、則此際統承祖宗、不拘爾以株守、此因時而
運也。舉從前榦不庭方、纘戎祖考、夙夜匪解、虔共爾位、如
許期望、總收在因之一字、內因之義大矣哉〇韓、伯爵也
故曰伯、

爵君求曰戎狄之性、合欲其分、故追自爲追、貊自爲貊、各
君長其部落、而後可以離其交通、不軌之謀、分又欲其合
故追統之韓、貊統之韓、均屬于方伯、而後可以消其倔強
難馭之氣。
箋云、其後追也貊也、爲玁狁所逼、稍稍東遷、
李云、北地斥鹵、風高則城易摧、塵壅則流易塞、北地磽瘠、
力疲誰服於畛、戶耗誰登于版。
既曰榦不庭方、則脩治脩貢、非徒自守盡職爲也、即以風
示遠人、使知不必逐水草以爲居、不必恃射獵以爲業、不

得脩跳梁而忘貢享也。
程氏曰、貔皮豹羆。秉、麌、隙而得之、亦與輸賦而並將爲意
若曰。自很河北、豈乏秘玩、特以三者桀驁橫逞之尤也、皆
得爲天子制縛而豢處之、況有貪如狼很如羊、其敢不愓
息奔命也乎。
禹貢、梁州貢熊羆狐貍、
黃氏蠡測曰、厲王之世、諸侯不朝入覲錫命之典、視爲贅
物、其詩曰、俾予靖之、後予極焉、蓋可知矣、宣王側身修行、
振舉精明、一洗衰頹之跡、遵文武之道而復之、故封申伯、

所以懷南方之諸侯也、命樊侯城齊、所以懷東方之諸侯
也、錫命韓侯、所以懷北方之諸侯也、以至淮夷不服、則命
召虎以平之、徐方不庭、則自將以征之、規模弘大、雖文武
之世、不是過也、小序于崧高、則曰能建國親諸侯、于韓奕、
則曰能錫命諸侯、可謂深于詩者矣。
林少頴曰、宣王時、北有玁狁、南有荊楚、東有徐夷、故式是
南邦、以申伯城彼東方、以仲山甫奄受北國、以韓侯、其爲
謀甚悉、而犬戎自西作焉、夫四隅而防其三、有變出于不
備之方。

江漢

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後漢東夷傳殷武乙衰敝東夷浸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疏云當淮之南北皆有夷陳傅良曰江漢之滸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入之路也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費誓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則魯僖所伐當是淮北之夷

詩作於功成之後故畧於叙經營詳于叙褒賞是宜中興君不忘文武之業臣不忘召公之功

禹貢導淮自桐栢東入于海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流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于江是至大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

疏義云淮在江北與江漢相去絕遠夷在淮南兵當適淮而云順流下者命將在江漢之上蓋今廬江左右江自廬江亦東北流故順之而行將至淮乃北行衛之也

疏云旌旗無事則納之於弢曰來求是已至淮也兵至境而期戰遂出車建旟○未至靜治忽已至奮揚淮夷來鋪將驚其從天降矣

馮云狃一隅爲成算則智短控四方之形勢聚而用之一隅規画乃大

陳大士曰淮夷書伐而不書戰已服也滅淮夷之罪也四方書經營而不書伐權在穆公也美大臣之得體也○羽書不告捷而告成人臣無功之可言若曰不敢敗厥事云耳

彭氏說下四句正其告辭疏亦曰與王心永安是召公盡忠之言述其志也○倪鴻寶曰大臣戡亂不似壯士振纓從疆埸起見而從王國起見者也又不似忠臣畢命從報主之心起見而從王心起見者也蓋封疆之臣每不可衡功于台輔至召虎而一之矣

詩弋曰經營者勞神明以爲用不恃戰伐爲功是能爲國家造福爲士卒借命者召虎蓋仁知之將其用武特已自以文德濟之不獨功成後而始以文德爲四國乞靈也

劉云先王立徹之法原予民以生全之業而聚天下勇力

之夫盡綠於南畝所以不至動念于背亂而逆血氣以生也自淮夷煽禍。民盡釋本業而事兵革從逆節以求生耳。故山川深險之處闢之爲田平其地險。使之無所恃盜賊遊惰之衆。驅之爲農。靜其殺機使之有所治而猶有衝行者乎此則速極于民。錫極自上之道也。且也借徹法以示端以見吾之無所不及因以明吾力之所有餘則更其隱焉者矣

朱曰、來極于王國者、一則示以無外之觀。而覆以同制。使之知所親一則示以不易之模而煥以新裁使之知所尊

夫民亦何常之有以中夏齊魯待之彼將中夏齊魯自待矣。

辨土均。有九等在。惕土宜。有十二壤在。制地征。有五物在。斂財賦。有九賦在。此皆其可取爲極者也。

疆理必至于海者何、閩之斥滷之民以海爲田。散則易出沒于波濤。聚則易哨處于海角所深慮者正在邊海一帶耳無生業。故民亦爲盜。有本務。則盜亦爲民故向也佩牛佩犢。今必使之賣劍買刀。人以爲此經營之終也我以爲特經營之始且以爲至于海而窮也而不知至於海急而

當其期功也不敢徒以忠勵之而欲其以孝成及其奏績也又不敢徒以孝誘之而必思以忠報聖王之待臣如此。有不感、憤而益勵也哉。

疏云、穆公、康公之十六世孫、

錫祉之誥若曰、以爾勲在鍾鼎。爲世圭璋。赤券丹符。無忝盟册。是用錫爾圭瓚。爾前徽克著。舊德是思。蔚彼明聲。光於爾祖。是用錫爾秬鬯一卣。爾高明位列。磐石依然。若礪之山。允香茁裔。是用錫爾山。爾分茅不改。賜履如故。保壍既效。式廓宜增。是用錫爾土。爾三壤是則。允序惟勳。念彼矜人。濟之中澤。是用錫爾田。

春官鬯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孫毓云、鬱是草名、金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和一秠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鬯、傳以鬯爲香草、非是、○按春官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詩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也○孫炎云、尊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

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三公八命、復加一命

其錫始得賜是圭瓚之賜九命乃有也○禮名山大川不
以封諸侯有大功德乃得賜之
我周立功乎有功之後惟虎一人則酬功于世功之門王無二命。然則召公是似自召祖命等句詩人亦隱見今日之奏功者為功臣之後云耳。
謝疊山曰錫山川土田必使召虎受錫于岐周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意賞非宣王之賞是稟命于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是受教于乃祖康公也召虎思文武之德思康公之功必能盡忠竭力以報宣王之德矣

三代令主不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動之也盤庚亦有此意
陳云賞從其功王之所勸忠也固當使為人臣者咸知之報從其祖王之所勸孝也固當使為人後者咸知之故對揚王休作召公考焉
廟器者銘天子之命者也令聞者銘天子之心者也必其精神可銘而後尸碑勸之
宣王自此而後伐戎料民不可以言也矣。詩人有以嘿窺其微故曰令聞不已。曰矢其文德。是當快意處思以急挽之當國脈民瘼未受傷時思以嘿培之也○陳大士曰祖宗一代之制。其為大體也守之以強。而易以為治。及其既敝。然後變其小節以矯之。而析筵失其初天下將有狹小前人之議帝王萬古之治。其為仁厚也不可以振而足以自存。慮其不立。然後取其剛克以補之。而析求逞其志天下將有如不終日之思
矢卽予矢矢字王方以弧矢威天下。公若曰。其以文德矢乎。夫君有君之的臣有臣之的父有父之的子有子之的皆文德也皆可懸之為鵠而引天下以入于彀中者也然

非若武事之可寄諸鈐于將帥而已必從皇衷審固而定以不爽中正之衡。操機而動以妙運巧力之施。可一發而中同然之志再發而貫腠理之腐三發而入夢寐之微四國有不洽洽也哉。○四國散辭此字指淮夷。
劉云推王之意似不以己之賚予為足厚者推虎之意似不獨以立功為忠者上下之情。均有溢詞者矣。
陳大士曰商之高宗周之宣王皆以兵起宣王北却獫狁東征徐淮南征荊楚其征徐責其不來庭耳非有滅名上拽之事淮當復然楚之僭王也自熊通始實當乎王之三

十年、卽幽王之世無有也、其伐之猶伐徐淮而已矣、然菜芑入小雅、而江漢常武入大雅何也、夫宣王命將出師。王靈丕振。一傳而爲將卬召旻。其於變爲已遠矣。使宣王之後第以中主繼之、猶不失作元戎也、幽王登有與爲瞻卬之言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而召旻伋伋以思召公、使召虎南仲程伯諸人而在國、未可豈也、今若此爲。悲夫。

常武

序曰、常武、召穆公美宣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朱子曰、詩中無常武二字、特名其篇、蓋有二義、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爲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箋餘云赫赫業業征在一時。王猶允塞在平日。其武常也。非變也。猶前篇文德云耳。

詩測曰按淮南之役、命一召虎而止、此乃自將、自將未已、又必正副之將、張皇若此何也、周起岐豐。僻在西陲。距淮徐最遠。其從化也則後。其倡亂也則先。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國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周之費經理於此。不爲不勤。成康沒、周道衰。夷厲以來。夷益不守。則徐之無周、其積玩也、宣王赫然中興。一伐玁狁再伐蠻荊。三平淮南。庶幾乎一伸中國之氣而徐尚背叛如故、其爲四方叛棄豈小小哉。倘非出之全力期于蕩平、何以成終善後而稱極治、故不難屈萬乘之尊。躬夷莽之遠。正副之將必諄諄焉。誠永逸之策、長治之圖也、常武其三代之盛舉哉。

玉藻云、徐嬴姓、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於徐、○陳氏曰、徐大而淮夷小、淮夷、卽徐州之夷而附於徐、曰徐方者、兼徐淮而言、曰徐國者、特言徐、徐戎也、

詩測曰、此詩制勝之畧、全在率彼淮浦、鋪敦淮濆二句。夫伐徐何以率淮、徐北淮南、其勢相倚、故一徐倡亂、每每逝興、則淮者固徐夷出沒之地、常逋逃藪匿以爲亂藪者也。王師來自西北。若惟直擣順攻、不爲東南塞截之計。彼不難于歷淮浮海。而天戈亦有所難指者。故命將之時。卽已定策于淮、而師之所至、不曰鋪敦淮濆。則曰截彼淮浦、彼徐夷者勢不得越淮南下、其來同也、固其所哉、此所以爲王猷之允塞也。

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

箋云、𨿽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也。疏云、尊故特命之使總攝諸軍。諸侯三軍分爲左右、可得有中軍、天子六軍、而亦得有中軍者、亦當分之爲三、中與左右各二軍也、

徐微弦曰、此本伐淮北、而曰惠南國者、自西周而視之也、淮北、對淮南而言、非在周之北。○禹貢、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

周禮內史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尹氏、卽內史也、疏云、當是尹吉甫、

箋云、軍禮、司馬掌其戒誓、大司馬職云、若大師則掌其

戒誓、○楚語云、重黎氏世叙天地、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爲大司馬、

詩測以爲率彼淮浦、是定策誓師之詞、後鋪敦淮濆、方是至淮浦耳、猶非是、此蓋先命休父以一軍從東南要遮之、而天子大軍從西北下、兩軍會合於淮濆、故曰鋪敦、然則省此徐土、是欲其預察此方之形勢地利、以定進止之宜、不留不處、謂迅速出其不意、毋遲回以悞軍机也、惟先有休父軍之不留不處、故大軍自可舒徐而行、不至潦倒損威嚴矣。

前篇不曰伐而曰經營、此不曰伐而曰省、正體統之詞也。其正體統者何。以王靈臨小醜、非對壘之敵也。若曰吾經營此四方云耳、天子巡視此徐方云耳、春秋河陽稱狩、義亦類此。

孫子云、兵貴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利國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董子云、陽常居實位而行盛、陰常居空虛而行於末。故陰夏日居下、不得任歲事、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養長之時

伏於下、遠去之、弗使得爲陽也。兵亦陰類、不留不處、亦弗使得爲陽之意也。

三事、箋云、三農之事、周禮、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註曰、三農、上原下隰平地也、朱子曰、上中下農夫也、或又以爲指三時之事言、○兵出于農、師老于外、則農廢於兵之內、又師之所在、荊棘生焉、三事就緒、當兼王國與徐土說、

箋云、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疏云、舒安嫌其解緩敖遊、故云。

澶淵之役。眞宗進輦渡河。諸軍望見御蓋。踊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如雷如霆。釋驗震驚。亦類此、

箋云、釋當作驛、傳遽之驛。○周禮、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丹鉛總錄云、驛主于騎、言馬也、馹主于傳、言車也、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

鋪敦淮濆、截彼淮浦、是奪彼負嵎之勢。而先斷其右臂。曰天子之所。則彼徐方者。亦何能復越淮逃匿。如向之出沒巨測也哉。下章方即其濯征者而形容言之。

袁云、振數百年之積衰。而出之以全盛。天子銳爲英斷。三

詩志　卷之二十二　元

公六卿銳爲賁決。材官良家子弟又銳爲賈勇。而兵衆自不同矣。○楊云、脫兎雖疾。而我不以之形兵。爲其勢將搏也。決水雖橫。而我不以之形兵。爲其積易竭也。拔山雖勇。而我不以之形兵。爲其芭先動也。猋汲雖奇。而我不以之形兵。爲其流失序也。天下有前規飛輸者無有哉。有尺璺江漢者無有哉。有氣撼山芭者無有哉。有手挽川流谷無有哉。王必以全爭於天下。單形亦全應焉。

傳曰、疾如飛、摯如翰、箋云、其行疾自發擧、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疏云、鳥飛已迅疾、翰又疾于飛、若鷹鷂之類、鷙擊衆鳥者也、漢之廣矣、江之永矣、軍師之衆其廣、長、似之。不取其流、

末忽推開前面自將一段威靈。而只於王猶上歸功。見中興事業自有其本。○允者、在天地爲四時。在物情爲金石。塞者、在五行爲山谷。在六府爲土穀。王者取以爲平日興衰撥亂。側身脩行之本。亦稍流其緒以貞吉于師中。而式固于邊陲。故將之能。不嫌用疑用虛。而王之猶。自主允主塞。是正以運奇。順以行險。而攝人在師旅臣外矣。

允塞、卽四塞之固塞字、允、言其猶之眞誠無僞、塞、言其猶之完固無隙。

詩志　卷之二十二　手

徐方今日來矣。同矣。然不自今日也。當其王猶允塞。已既來既同也。既者。雖未見端。無可越逸之詞也。

邠崢山曰、宣王自將以伐淮夷、迹其成功、較之齊桓晉悼、火歷而屈完盟、會蕭魚而鄭不叛者、公私大小雖或不同、然直中策耳。而詩人美其允塞之猷。若納之于舞干苗格因壘崇降之律。序所謂因以爲戒者此也。

一武事耳。隣衛之言文。牧野之言武。僅而已。而常武之言宜。何其甚也。有不必盡其辭者也。有不得不盡其辭者也。

盛世之與中興氣象固自瞭然矣。

曾允大曰太原之料將毋猶有濯征之雄心歟。不一傳而歌南山歌十月即此皇父尹氏之世其官者也盛也勃焉而衰也忽焉赫赫明明豈可恃乎哉。

嚴云淮夷去岐豊最遠難服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其叛者屢矣至厲王而四夷交侵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再命方叔伐荊蠻其後召公平淮南之夷又自將以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而後底定定而後四方平也此江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終事而繫之宣王大雅之末也。

郝云召公謂惟德可以懷遠天子躬擐甲冑遠問荒裔不可為常故詩美其事以常武名篇虞人之箴曰武不可重用不泒于夏家常武之謂也故二篇之末致諷規之詞卒也西周之禍不在淮夷近在西戎乃見詩人獻替之忠江漢後繼以常武乃知聖人删定之意

瞻卬

序曰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卯再云幽王九年王室始騷此詩作于九年以後首二章卯再一縣象也中將其亂本以告之後指危亡之象以傷之夫抱幼女以號令天下奉美人之教授刑餘之柄祖祖宗之親賢違奸刑于寡妻者辱極矣故終之曰無忝皇祖愧之也曰式救爾後見亡可翹足而待也幽不足恤宣王中興之烈不轉盼而至此也悲夫

此詩之亂並未及百姓受殃專所云蟊賊罪罟俱指殘傷善類言故篇中於人之云亡三嘆之次章兩人字亦一例看則士民其瘵單指賢人受病言謂之士民者士而夷于編民者也盛世之士對處而不匿其秀故名曰髦士以異

於民衰世之士家削奪之餘亡不敢言仁義家不敢懷詩書思混于民欲以自全也賢士如此而百姓之困苦不言可知矣

姜曰丈夫陽也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也陰靜故多謀慮乃亂國○是以為謀慮者當則婦人亦成國任姒是也謀慮理乎雖丈夫亦傾城宰嚭無極是也成敗繫于是非得失不繫動靜蓋丈夫而為私圖才智亦盡敗亡之藉如大任大姒豈非上哲婦人聰明執于正則盡收歸于德邑姜而列于十亂豈不以才哉令褒姒而公心內助其

才其知于以上嗣徽音不難矣獨其智惟欲身求代后子
圖奪宗縱其暴戾之性非有盜鬮之心類梟類鴟耳爲梟
爲鴟其哲所以傾城非以其哲也大抵婦人志廣度宏者
少鮮拙循不至敗事故以爲寧拙毋巧其定不可槩論也
哲婦爲梟又爲鴟是擧性之惡與聲之惡者並惡之

按梟鴟二種梟不孝鳥也夏至微陰始起育萬物而梟
捕食其母古以此日殺之漢儀夏至賜百官梟羹欲絕
其類也梟與鵩不同鵩卽鴞鵩也其聲惡一鳴卽雨亦
有禍故名禍鳥又名怪鴟身有文色象形故名鵩莊生

謂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是也

王后正位宮中理陰教尊與王敵體閽寺不過傳酒掃使
令而已令人以婦寺並題褻極矣惟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耳稍有教誨之益者體統自正名分自肅相倚爲奸則尊
嚴之號去而比昵之象成矣古詩有云以膠投漆中誰能
別離此此之謂也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
慝、卽其相倚爲奸事

商賈謀利君子識道男不失職于外女不失職于內物還
其固然便是太平氣象毋論休其蠶織必須公事須公事
必害公事蓋物情一乖錯便是亂象試觀人有土田民人
女反有之奪之宜無罪反收宜有罪覆脫事乖其宜不稱
其分與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何異蓋宮闈一事顚倒錯亂
便朝廷事事顚倒錯亂便宇宙物物顚倒錯亂矣不必何
待

祭義曰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
有三尺棘墻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
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
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

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
受之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后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
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
文章服既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王天之子也神之主也天宜佑王而乃刺之神宜富王而
乃不富之此其故可思也天不獨能刺王而偏刺之神不
獨能不富王而偏不富之此其意可念也

小雅十月之交日食雷電山崩水溢是天刺召旻瘨我
饑饉居圉卒荒是神不富

萬曰戎狄之禍以婦人而至是婦人乃狄之介紹也○論詩曰小人而惡為盜賊婦人而趨為鴟梟戎狄而趨為介介謂如黿鼉龜鼈介屬也人主日與盜賊鴟梟相習威儀漸不與人類又惡知介狄為不祥而斥之

醫家用藥有相濟者有相忌者相忌者勢能生疾不但無濟相濟者且不可相無不但無忌合爾介狄是地黃之不忌鐵維予胥忌是半夏之反忌姜也邦國不至殄瘁不止矣○邦國以賢人為脈命人亡則邦國殄瘁如病人形強立而元氣槁也殄如脈絕瘁如神枯必斃之象也故下兩嘆之

疏云優者謂自天降而多也幾者謂至人身而危二者相接成也○天之降罔即指首章罪罟不收言謂將善人一網打盡

尹氏曰人主不蚤自樹以逆天之威也斯已過矣而謂天有意覆亡之益堅其怙終之念是天猶虛懸延促之兩機而人乃決就危亡之一路也則眞無可如何者也○曹允大曰天特能鞏而不欲非欲鞏而不能也故當眷我之日恒覺其難諶而剌我之時反覺其可恃○夫不鞏矣而無不克鞏克鞏矣而又不鞏此其降厲之天視降福之天其用意更深耳

為絺為綌服之無斁皇祖之所以興也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今日之所以危也無忝皇祖詩人其有文武成康之思乎未幾犬戎入身弒鎬京亡城傾而後無救詩人之言驗矣說者以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而禍始于此此非文武之罪人哉夫儀形文王則萬邦作孚忝皇祖則爾後無救祖宗可無念諸

召旻

序曰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嚴氏曰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而已

潘笠江曰瞻卬言內惑于寵妾召旻言外發於小人蓋內有褒姒之寵則外無召公之臣矣低昂輕重之勢如持衡然故曰後宮色盛則賢者隱微孽嬖倡言則善類喑啞邦國殄瘁恒必由之

鄒潛谷曰瞻卬召旻傷幽王大亂也蟊賊訌胥讒也罪罟張胥虐也婦舌長胥昏也土田人民胥奪也故怨戾之氣

上干天和而饑饉卒荒用其凶矣贍卬誘其㤉天召旻誘其求補雅終而汲汲乎天人治亂之思是救之之道也

首章說者皆重饑饉上謂末二句正饑饉使然非是語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則此之流凶居圉卒荒者飜平日紀綱法度盡弛民之脂膏命脈剝削殆盡故一旦天災流行而危亡立見耳然皆用蟊賊之小人所致也故追咎而歎之

箋云昏椓皆閹人也昏其官名疏義曰奄者防守門閤親近人主凡庸之君闇于善惡以其少小慣習朝夕給使顧盼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常近牀第探知人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姦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於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乃迷罔視聽因惑愚主謂其智足匡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繇此作

周禮閽人云王宮每門四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啟閉掌埽門庭○秋官掌戮云墨者使守門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則墨刖亦皆爲閽非獨宮刑者矣昏椓或槩指此等

箋云樹上槁苴疏云苴是樹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未落及已落爲水漂皆稱苴也

嚴華谷曰谷風有洸有潰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于成召旻草不潰茂潰遂也潰潰回遹潰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甚者爲潰怒遂之甚者爲潰遂亂之甚者爲潰亂皆一理也

六帖曰不如茲言今之疾亦不意其如此之甚如不圖爲樂之至于斯也之意

皋皋訿訿如彼兢兢業業如此疏與稗分矣即顛倒之極或反以疏爲稗以稗爲疏而彼此難掩也即不自盈之心或反飾疏爲稗詆稗爲疏而彼此終難昧也

楊升庵曰替並立一下也○鍾鳴漏盡之時小人必不止於替此亦旁觀者快心之時然而國事堪悲矣胡不自替危之也若代爲替後之圖而思爲國家延一綫之脈也雖然小人而既進矣肯替乎與其替而窮于替可傷也小人而既盛矣誰盛之乎無有替之者而與其自替可笑也詩人志愈切而情愈迂矣

箋曰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周禮九章粟米之法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粲五升得糲米三升以下米漸細則數益少四種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

頻與中國在也而不云也曰不云則非不知也○顧云句云自頻必爲之通其血脈而池竭可復盈也苟云自中必爲之宣其壅滯而泉竭可復流也不云矣其終于竭乎已

日昔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似乎舉世空虛有借才異代之想而忽轉一語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夫不尚有舊而日蹙國百里猶可言也尚有舊而不免日蹙國百里也悲夫○詩掞云篇末二句有惓惓望治之意

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獨舉召公○日闢國百里不要說得平易黃云高山千年之旺氣一尺一寸祖宗搆此甚難而岐鎬大地之河山日積月纍臣子創此亦不易士不如吉士女不如摽梅則不可處於召公之世大夫不賦羔羊家人不歌蘋蘩則不可遊于召公之國有如召公皋與誠有玷者知玷疵與稗不替者自替其恩波之浮動感靈之震疊應不止一汝墳江漢也○闢國百里須對蹙國百里看有如召公須對維今之人不尚有舊看陳大士曰均一天下向非有一統山河之勢也有如召公而彈丸黑子之地亦足以自豪當宁豈必別有憂勞均一人才向非有屢朝培養之深也有如召公而耳目尋常之間皆可以自豎其人豈必別有優異

蘓氏曰楚嶽舉有言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示諸侯汰也其後齊桓盟諸侯于葵丘而矜之叛者九國由此觀之闢國以禮蹙國不以禮皆非用兵之謂也近世小人欲以干戈侵虐四隣求拓土之功者率以召公籍口此楚靈齊湣之事桓文之所不爲而以誣召公嗚呼殆哉

陳止齊曰周南係于周公召南係于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于二公也至于風之終于豳雅之終于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于二公也

蘓東坡曰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大雅之變作于大臣其言天人之際婉曲之中直體存焉故其辭廣小雅之變作于羣臣其言天人之際雖若迫切而猶雍容士大夫言辭氣象終異于凡民

云爾。

詩志大雅卷之二十二終

論大雅

陳大士曰正大雅、自文王而下、蓋十篇、民勞既甚、而板蕩始出也、正大雅多周公及召公所為之詩、歌咏文武之德、上及于太王王季、而達之公劉后稷、以戒成王、明先世明德顯功、且追言耕稼遷營忠厚勤勞、本其天命之所以誕受、而王業所繇始、蓋博大宏深、稱性命之文焉、成王受之身致隆平、太和蒸洽、而鳳凰鳴焉、協氣之應也、治之極也、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板蕩其周之始衰乎、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文王以敬德格天、以壽考作人、抑之戒斯庶幾之、

持此道也、可以定桑柔之變、而中興也、憂民體災、庸功親賢、仳庶討賦、述其所繇、蓋姜氏脫珥之功為多、大姜大姙大姒之徽音、允乎其嗣之也、非然、胡長舌傾城宣王之業一旦而成瞻卬也、至召旻而大雅之變極矣、周東焉。而春秋遂作。故詩以表裏乎春秋

海陽范王孫輯著

頌 清廟

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詩揆曰、成王初立、流言之變、幾搖王室、周公東征、歸然後營洛、而大會諸侯于文廟、所以驗人心也〇張氏曰、嘗讀書至多方多士、竊怪周得諸侯之易、而定天下之難也、周公蓋嘗作禮樂矣、優游之三年不敢作、恐天下不我知、草昧建福、率先王故等夷而擁一孺子、吾知其難也、於是新邑烝始、並祀文武、以求諸侯咸大和會、夫建萬國親諸侯、固尚德不尚力、以文附、以武威之、以武取、以文守之、然後天下之人心聚而震、徐而安、久而常見思、故周食封建之利、至于八百年而未盡、故大武及文而升歌、獨略武明始致諸侯也、蓋明年周公然後制禮作樂焉

詩測曰、按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又洛誥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據此則周公攝政之七年、王在新邑祀文武、此其升歌之辭也、不獨爲祀文王之樂歌、詩曰、秉文之德、未嘗曰秉文王之德也、武之求德肆夏遏劉者定、亦何嘗不文、而必以文德爲文王之德耶、君牙曰、古字丕不通用、不顯不承、即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之意〇又云、清廟之樂章凡四、清廟、合歌文武也、維天之命、獻文也、維清、獻武也、烈文、禮成而獻助祭諸侯也、

東萊呂氏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享羣祀、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格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覘周公首以祀新邑爲言、若濶于事情者、不知人主臨御之始、齋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庖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于此、宜周公以爲首務也

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〇書傳說清廟之義云、於穆清廟、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說清廟而言功德、則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靜之義也

李敬一云、清廟之作、穆然者耳、夫獨不能琮璜金碧之煌

煌乎禮之至者一純二精若位天不過郊壇享天不過蒲
果文德其配天者矣而又何靈煌焉亦惟是木斷而已不
加丹牆圬而已不加堊朱絃疏越非極音也玄酒腥魚非
致味也欲使焄蒿悽愴常於廟外見之德滋美而牲滋微
意亦類此

陳大士曰雍肅周之教也則文德基之矣大雅思齊之篇
稱文德雍雍在宮肅肅在廟而後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則
駿奔于清廟者豈其不秉是焉有來雍雍至止肅肅其從
也夫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箋曰諸侯來助祭何休公羊註云王者貴得天下之歡心
以事其先王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職來助祭尚書曰虞
后肆覲是也

周語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日祭月祀時享
疏云此朝諸侯在明堂之上於時之位五等四夷莫不
咸在以禮樂初成將頒度量故特使俱至異于常朝也
但四夷世乃一見助祭非常故畧而不言耳○顧命諸
侯見王之禮召公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
呂東萊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其相之肅雍則成王穆
然奉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

傳曰駿長也疏云非惟一時之事乃百世長然○箋云
駿大也疏云大者多而疾來之意禮記大傳亦云駿奔
走註駿疾也言勤事也

吳氏曰氣者神之盛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而不若省
存不忘乎心者顯微無外誠也者人之道也其誠昭格于
上為崇奉而不若體備行乎自然者承嘗獨至顯承無射
不待入廟如是夫亦曰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
濟漆漆非怳惚之為交也已

箋曰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
王之德與言其承順之也○陸羽明曰二句即人心見文
德末句始言文德之見于人心

是時洛邑既成率羣工以見穆考此七世觀德時也周公
之意蓋舉廟中以見天下抑亦以無射啓冲主也

陳氏曰盛德之形容不可盡而合廟中之貴賤大小皆能
擬議之故沐浴而歌咏者求諸後人而不及先王先德之
至揚不可窮而合廟中之精神思慮無能增設之故假廟
而用享者皆先王之德而非後人之事

祖德者人心之縮結也。人心者子孫之憑藉也。舉四維之大勢。累葉之人情靡不環注于先靈。卜世卜年基之矣。且天下之人心皆敬且和又安有不太平者

清廟之歌、樂記所謂有聲而無韻、不貴聲也、懸一鐘、尚拊膈、朱絃而通越、一唱而三嘆、有餘音者是與〇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管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亦此意、

陳大士曰、管洛而朝貢得中故成康之間受其利。管洛而子孫思東故平厲之間受其獘

維天之命

序曰、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箋曰、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〇疏曰、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功成治定、即太平之事。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是制作之意、明其將欲制作、有此告耳。文王未終此事、心有遺恨、告之、與使知之、不復懷恨故也。

明堂位云、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洛誥說七年時事、周公猶戒成王、使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則是制作已就頒之、未即施用、至成王即政、始用周禮也、

郝云、太平、治功成也、頌告成功者、武王周公之世、天下太平、制禮作樂、皆文德所貽、故以告廟、不言治功而言天命文德者治具鋪張、非太平也、故曰爲政以德、王者之民皡皡、上下與天地同流、政不本于德、皆驩虞小補、道不通于命、非王民之皡皡、太平無象、故以天命於穆文德不顯形容其至

詩觽曰、贊文德之盛、而欲其傳之久也、不必添出道字、蓋此章以布諸中者言之、曰收曰惠曰篤、皆衛向上裏工夫

下面言典、方是治法耳。

天之自然者曰天道、天之賦于萬物者曰天命、不言天道言天命、是提出文德源頭來、天之所命爲性、行道而有得于心爲德、不言文性言文德、是指出文王一生競業來、四句非對待語、首看一維字、意若曰、誰、復有、此體者、以於乎字贊嘆承之、復見文德之同天也

詩弋曰、周家前後無限聖賢、畢究文王之德無駁雜、宛然天命於穆體段、後人或收或駿、總之用他不盡

蘇氏曰、假、大也、鄭氏曰、溢、盈溢也、朱氏曰、洋溢被于物也、

○文德之純自其真精之會聚處言也德厚者其流長故
歷溢浸及于我
箋曰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
順我文王之意謂爲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考朕昭于刑
乃單父祖德○䟽云是所告之事也
箋餘云一派天機隨處溢出只要後人收得住能收始能
放故曰駿惠太放又虞薄故又曰篤之
曾孫篤之箋云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董叔會
云我當文德飛躍之際不大暢則不能雕淵當文心曖曃

之介不大奮則不能出夷若曾孫則乘飛之極而處熙之
盡矣故我當以駿惠收文豈曾孫亦必出此民之質矣日
用飲食道固應爾蓋繼篤於駿既以渾我之變局而承惠
以篤益以留文于無涯矣
王守溪云上配天道既無窮下及子孫亦無窮文王之德
其盛矣乎○顧云觀于天而知身在覆臨之內凝其德而
知心承不顯之光所爲夙夜天威而與文祖之右享者以
此箋嵩愚云即纘緒爲薦馨斯所謂以人道接之也深乎
祭之義矣是可以祭文王已

維清

序曰維清奏象舞也○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
王制焉䟽云詩人以今太平由彼五伐觀其奏而思其本
故述之而爲此歌焉文王受命七年五伐
䟽正義曰一代大典俱待太平此象文王之功非爲易
代大法故武王雖未制禮亦得爲之迨周公大作象伐
紂之功故後別爲大武耳○又云春官大司樂六代之
樂准舞大舞以享先祖此象武不列于六樂蓋大合諸
樂乃爲此舞或祈告所用周禮無之

蘓氏曰象文王之樂所謂象箾者蓋文舞也文王之舞
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時舞象則先歌維清故其序
曰奏象舞而其詞稱文王時舞武則先歌武故其序曰
奏大武而其詞稱武王○服虔曰箾舞曲名言天下樂
削去無道也記云十三舞勺勺大武也十五舞象象即
象箾也
曹氏曰文王雖大業未究而本其功德之所起可得而形
容也故作樂以象之謂之象舞
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或

謂象卽此詩非也疏云清廟則升歌象則下管明有父子尊卑之異文王世子於升歌下管之後覆述其意云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焉言君臣上下之義明象非文王之事故知下管象者謂武詩但序者避此象名不言象耳

陳大士曰緝熙文王之典當自緝熙文王之心始也有此心祭之小始終以之矣無有跂跛以臨者矣有此心祭之大始終以之矣無有廢墜不修者矣

爲云先人精氣不僅托于廟而托于素所經營之處故入

廟僾然始知此典之有靈文之㒸多矣出廟僾然徒恃文德之克昌典之鈌亦多矣此清緝熙爲今日奉禋第一事也

論詩曰清緝熙不屬後人指文王心法言言其以心法爲治法也文雖未成王業而禋祀上帝之禮已肇始于此禎者吉之先見者也正從肇字看出後人當實意自在言外

張云典與法異者也法隨世而散易典乖世而不刊

用字頁禋字亦有意李敉一日當我精禋對越傳須肥腯不敢殺也必以備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凛凛用典一如入廟將事罔或弗虔祝史正詞無敢矯舉今[illegible]之內亦似有馨香焉可以升中而告成者未有文典而祇成者因文典之神哉然亦非能自神于治也惟用於神也第思守文之主以故事奉之英明之主以更張亂之而用非其用耳

呂云禋王者祭天之名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〇箋云以典爲征伐之法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中侯我應云枝伐弱勢謂先伐紂之枝黨以弱其勢

箋餘云告太平之說恐人主漸有侈心而符瑞之說紛紛

起矣故姬公急以文典爲禎逆杜其萌以此垂訓而後世尚有鳳凰集京師天書降鴟尾佞臣以此誣君而英主亦以自誣者可慨也夫

文王時業有赤烏啣書鸑鷟鳴岐矣嗣是則魚躍于舟也烏流于屋也鳳皇歲于高岡也詩人皆不以爲瑞惟一事而聖作明述胥此係焉則相與而瑞之非矯誣也記以禋教所成爲承天之祜以孝告慈告謂之大祥意亦類此

張云精假形告虛呈于幾未必寔中于用能兆其始未必能考其成往往有禎變爲妖者何如此典之世世足懲也

總令文子文孫中苟有不稱符命者出則憲章之中已具
上應苟有好言祥瑞者出則顯誅而外安問神奇清之使
禎繼見緝熙之使禎踵至可也

烈文

序曰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箋云新王卽政必以
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疏云周公居攝七年致政
成王成王乃以明年歲首卽政于是用朝享之禮祭于祖
考諸侯助祭因而戒之

按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

徐士彰曰錫福報功所以使上下相維于悠久盡道備德
又能使人相慕于悠久

王氏曰爲國君故稱辟舉五等之貴故稱公○補傳曰
烈言其功文言其德

六帖云烈字正贊文字如其文炳也之義

陳大士曰讀烈文而知周之君臣相愛無已也念其助祭
之勞遂欲其世世子孫與周相終始而益昌大特戒其封
靡若曰其自買于罪戾其罪小其辜負上之恩私使上之
人聲其曲期之意其罪大矣推心置腹之談有令人飲泣
者矣然駕馭之權亦隱隱寓焉以爲苟有犯此者王法無
私不爾貸也嗟嗟謂周獨忠厚與哉○王者之爲禁不使
其測也欲其易避而難犯王者之爲言不使其盡也欲其
深思而自得

李敬一曰邦之靈長在血脉不耗財朽蠹而邦之外輸者
絶財屑越而邦之內蓄者空邦之昌熾在根本不淄主穢
而一邦皆以賄章主淫而一邦皆以浮蠹蓋邦隸于王而
分屬之爾九賦九式之典雖頒爾欲自用其斷削卽訓詞
何以禁其違

王氏曰先王之戒諸侯也欲其競競則中國強矣欲其顯
顯則中國尊矣欲其四方訓之百辟刑之則欲其各以德
善胥訓胥效也內則百僚師師外則諸侯胥訓胥效則能
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矣而先儒以爲先王不欲諸
侯名譽出境是以力征經營天下惴惴恐天下軋已私意
何足以語先王也蓋所謂德者以至誠出于仁義也未有
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苟能使人至誠出于仁義
則其強也其顯也是乃吾之所保也○陸羽明云人生自
策勳而外尚有此兩大端可收慾好之情歸其陶鑄世榮

自朝命而外。政有此兩不朽。以待閒修之士。自爲昭垂。
詩測曰、與人無競。四方自訓。德維不顯。百辟自刑。前王之所以人不能忘者、全在于此、中庸引此。正以發明闇然之意。故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惟無以天下爲者。乃可托于天下。爲此詩者、其知道乎。〇全節俱着前王說、欲辟公入廟而思惕然感動戒飭勸勉之意自在言外。
徐筆洞曰、今日諸侯之來助祭、祭前王也。不忘前王之意也。諸侯之不忘前王。蓋四方百辟原是前王之所訓者。原是前王之所刑者。故既稱其助祭錫福之功。而推本于前王道德之所感。見今日女以祉福惠我。我以繼序皇女。皆前王賜也。不可忘也。〇䟽云、所陳皆戒詞也。勅戒諸侯。用賞不以爲己任。

天作

序曰、天作、祀先王先公也、〇郝云、按此爲四時之祭、時祭則四親與太祖、而祧廟不與、成王之世、時祭當自太王以來、上及后稷、先公、指后稷、先王、指太王以下也、然詩止頌太王文王、不及后稷王季者、時祭之樂非一章、此舉王迹所自起、功德最著者、歌于太王文王廟者耳。
晉申公曰、天作、周祭岐山、配以太王文王之詩、朱子則以爲尊祀太王也。今從之。
箋云、高山、謂岐山也、書曰、道岍及岐、至于荊山、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太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〇書傳說太王遷岐、周民束修而從之者三千乘、止而成三千户之邑、
䟽云、祭法稱山林川谷、能出風雨、僖三十一年、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唯泰山乎、〇錢氏曰、泰山、東敝齊姑、西臨魏芮、巴濮楚鄧其南土、肅慎燕亳其北壤、

吳樹穉曰、王人假廟。所以合漠也。合漠疑于虛。虛則當求所以對越之矣。故必遡其生平精力之所嘗注者安在。與其沒後靈爽之所慰藉者安在。而後其靈始若有所憑而不散。
論詩曰、太王未荒之先。高山爲異類嘯聚之處。人所望而畏者也。作者誠難。文王既康之後。高山爲帝王興旺之地人所睨而爭者也。保者亦不易。保如室中有寶。收藏慳盗

什襲猶驚想姬公此時亦凛凛有踧踖四顧之意夷字似幸意邦是危意

陳道掌曰、頌太王者與文王合傳。勤後王保業之思也。太王知天意者也。文王知天意而知祖意者也。有太王不可無文王。夫爲文王正極難耳。十五世之烈代終。八百載之基托始。荒之康之保之。合于一身。功不在太王下也。雖然姬氏雲仍之遠不得後及。而睇望高山。彼作矣。吾得一人焉。康矣。吾得一人焉。保矣。豈遂無其人哉。吾得一人焉。曰子孫其作。周世傳其可

黄氏曰、甚哉周之善頌也。太王當年仁人之歸。不隕之問。種種可思。詩人不言。而獨深念夫蕞爾起家之地。以爲使子孫者知天人之相求。其故甚徵。蓋欲見天于其祖也。

詩弋曰、古來帝王。多生于西北。德化猶局于險阻。自高山一作。漸及于汝墳江漢之遠。使東南一帶不終棄爲蠻夷者。寔太王之力也。荒字有開闢之義。

祝云、太王之未荒之。則僅謂之高山也。太王之既荒之。而始不謂之高山也。而岐山之名始出焉。

後餘曰、讀皇矣作之屏之八句。岐山一片石。不知費太王幾許心血。千載後寬覬。猶應戀此。子孫何得履夷而忘阻

陳大士曰、王季與太王併爲一世也。太王之所荒。王季之所荒也。故沒不復見者。所以專太王之功。王季不能與文王共有其材也。文王之所康。非王季之所康也。故極爲發揚者。所以大文王之續。夫後世開山如太王。未嘗無其人。也而繼序其皇若文王者。殆未嘗見其人也

張云、太王有子。太伯仲雍俱不能安是地。乃傳王季以及文王。實維康之。文王而後。其事不能盡述。然而天作之意。亦可謂無憾矣

大士曰、合之。則二祖之勤勞。所宜深思。子孫恃而安者。蓋非一代之積。分之。則文祖之遵守。即爲前式。子孫羨而志者。即效一人之爲。國家根本之地。寔爲神皋。子孫百變而不失。然後扶之。易興而亂之難忘

平陽雷首安邑亳都。均帝王之區。而自我周視之。猶乎平平未足稱者耳。天作高山。惟我周有焉。其北與獯鬻爲隣。然既越邠而居。則亦不能爲害。其西則豐鎬之所峙也。洪山大川。每每有王氣焉。而獨留東南一面以統制天下。暴秦得之。猶可以興。況其他乎。故知渭汧之封。爲周之大失也

劉云、保之術惟何、郎有此衷在皆思國家八統八法五禮五刑。大抵由一事失平而釀禍遂至畢世夫內外輕重間勢或浸非其初子孫不可不熟爲籌也若作室然塗塈垣墉止肯厥考之堂搆又若菑田然播穫陳修止服先疇之畎畝無他謬巧也

黃氏曰、但令時舉一岐山於心便知尺寸王土俱精神之往來所現一衷徂于目便知八百卜年皆創始之未艾

昊天有成命

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魯申公則以爲康王禘

成王于明堂之詩、夫禘于明堂與郊祀、說各不同、總之祀天地而配以成王也

大司樂曰、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于南郊、陰祀祭地于北郊、

徐玄扈曰、武王末受命故武王之後不可無成王歷觀三代以至今日繼世而後必有變更天心人事其勢自爾尋其所以殆未易言獨周家爲不然此以知成王之功大矣

張叔翹曰、繼世之主多自以爲席寵承休可以晏然無事。于是逸豫滅德而無以爲承籍天命之基故頌成王者先之以不敢康蓋以積德者承籍天命之基而不敢康之心又積德基命之本也積德之極至于宏深靜密皆不敢康之心爲之也單厥心卽單其不敢康之心也夫惟人主不自安而後可以安天下故曰肆其靖之頌成王之德亦以垂後世之戒也

論詩曰、前篇云文王康之、此篇云成王不敢康、正是祖孫血脉相顧處、不敢康者視民如傷之意也故箋云宥者寬仁以止苛刻密者安靜以息暴亂如此方見帝王經世寔

際若服命字專說向理道玄渺上終屬儒生影響語

成王守成者而乃頌其基命可見我周世世開基者也我周之心法念念樹基者也且夫命之未集也不可有僥倖之心而命之已集也不可有倚籍之心故于二后僅言受而于成王則言基其深于命之際矣

倪鴻寶曰、人主之敢于康者大約其神爭千古而不爭夙夜陸羽明云夙而丕顯夜而退藏一日間具見明命通復之故焉

詩弋曰、宥者陽所統也、無一理支離夙之事也、屬知密者

陰所枚也無一理掛漏夜之事也屬行夙夜宥密而緝熙猶日月就將而緝熙但彼以天領頭故說出顯處此以命領頭故說入微處

東坡云宥之也者聽其自至也未嘗求之密之也者欲其及時也未嘗舍之未嘗求未嘗舍文武之將成其王業以沓天命者如此。

徐士彰曰靖之有休養安輯之意蓋文武開刱方興天下以更始而未及與天下以休息成王之靖所以終文武之功也。

萬曰緝熙分明是敬之學有緝熙于光明意不必云繼續光明文武之業業餘云緝熙二字凡五見是周家世世秘密薪亦是傳燈錄

陳大士曰讀昊天有成命而知自廣廷十六字以來未有如成王專心之精者也宏深靜密中其光不滅命于此基世于此靖夫緝熙文王所以事心也成王有焉厥終番絕之際不安于婦人女子之手發經遠保世之言其斜之微也夫。

天命于成王三世矣宜若可自安者。即稍康焉。不夙夜宥密不緝熙單心。有周公輔相之何至遂隕厥命而天下不靖而非所語於成王之心蓋自道法治法分而經世之中遂無學問說者亦僅以一代保世承命之心觀成王而不以千古兢業之心觀成王淺之乎觀成王矣

周語稱叔向聘于周單靖公與之語說昊天有成命叔向告單子之老曰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即全引此篇乃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天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于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

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于寧其終也廣厚其心固和之始于德讓中于信寬終于固和故曰成王

我將

序曰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疏云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也

董子曰尊大以爲功齊桓晉文不尊周室不能霸三代聖人不則天地不能至王

陳氏曰、古者祭天于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于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于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箋餘云、更天之號而爲帝、帝者也、所以諦審其形容也、更郊之制而爲宗、宗有德也、所以近沐其怙恃也

疏云、月令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注云、言大饗者徧祭五帝、曲禮曰、大饗不問卜、不饒富、謂此也

樂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祭法云、虞祖顓頊而宗堯、夏祖顓頊而宗禹、殷祖契而宗湯、周祖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

考工記、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含文嘉云、明堂、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大戴禮云、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外水、名曰辟廱、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而人成形于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

揚氏曰、事無取乎其故、得所據焉、而乃以可行、意不主乎其新、明所重焉、而乃以可久

呂東萊曰、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詞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于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徐筆洞曰、我之所將所享者、止羊耳、止牛耳、此可以望天之享乎、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者、上帝之心也、適求厥寧、適觀厥成者、文王之志也、故未祭也、先盡其所爲法文者、而後能致其來享之神、已祭之、尤盡其所爲畏天者、而後無負其旣右之意○陸羽明云、周王有異于天親、皆不在享之時也

曹氏曰、明堂之祭、以帝道事之、牛羊以爲牲、簠簋以爲器、鼎俎之實、其薦用熟、與郊不同、丘瓊山曰、尊之則事之惟

以其誠敬之則祀之必備其理
疏云、祭法云、燔柴于泰壇、祭天、用騂犢、則當用特牛、而得有羊者祭天以物莫稱焉貴誠用犢其配之人無莫稱之義自當用大牢也故于禮得用羊。
胡氏曰、上帝遐矣有文典在而或者因親以致尊也則其奉牲以論之夙心而可爲升中時告者。從以爲法典云耳烏知其不故事奉也必儼若儀型之在望而步趨以焉而猶恐游移而失真也又盡一守之斤斤不敢失尺寸焉而猶恐神懈而易弛也德威惟畏又恍三

尺之隨其後者合此三字可想見古人父子祖孫之際又可想見古人精神學問之間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享帝者不必言帝享親者不必言親此之謂也
繁露有言、聖人之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夫公報有德此庸衆人之所莫措而聖人之所深恃也不私與人福此庸衆人之無可如何而聖人之所深幸也說者徒以危疑莫必之心言保是狀懦夫之畏敵而未見智勇之雄之嚴斥堠謹烽火者耳蓋必實信其有可保者而謹持之故能保也所以古之聖人動有功也
楊氏曰、天不可必而必諸文周之所以知與文不能恃而恃乎我周之所以知守其悉備是矣但其陳詞則曰祭云爾

時邁

序曰、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周之初巡在代商四年尊乃十有二年一巡狩以爲常夫後之舉之繫維法祖而此之舉之祈天永命聖人之道法存焉周公所以追而頌之

也
逸禮云、巡狩者何巡循也狩牧也爲天循行牧民也
正義曰、王者代天理民今既爲天遠行所至不可不告五岳地之貴神今既來至其旁又不可無禮是故燔柴以告天望秩以祭山川白虎云巡狩爲祭天何本巡狩爲天所告至也望秩者何山川之神望其所在以尊卑次秩祭之
論詩曰、時邁之舉所以考天下正自考也觀一寔字、两允字、雖牧野陳兵人皆以無貳爾心贊武王武王之貳心終

不敢釋也徐子先所云令天命不在我釋而去之可也天下何等樣神器天命何等樣神明倘攙影響以自信何異王莽云天命在我爲千萬世笑談哉故凱歌方終隨有方岳之行驗其寔有可信者而後即安耳○揚云天子主神人不可以自與而又不可不有所以自信時邁其備焉已

陳大士曰周當天命初受于唐虞夏商之統五帝迭生子孫更王天下其尊之也蓋以序焉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小共大球畏威懷德山川鬼神莫不宗事其時邁所以昭明其受命更始之符以整齊侯度然自是四方知朝廷有厥

兵之意矣樂與賢才共守之噫周以忠厚立國卒以弱其用此矣夫

王氏曰巡守之事書載一焉詩載一焉舜爲帝之二然揖讓創也無故而受人之天下貴有以綏之綏之所以使天下之不疑武爲王之三然征誅因也相放而取人之天下貴有以鎮之鎮之所以使天下之不駭

章大力曰王者以一人理天下身寡而物博患其不相習也是以有覲之事使諸侯習天子也而有巡狩之行使天子習天下也時邁者何夫飭制舉事展王道之儀必使天下之知有王而因時順方循五德之序必使天下之知有天

尚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應劭風俗通云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長白虎通云岱者言萬物相代于東方也所以巡狩之禮必始于岱

王者於諸侯則懷之於遠人則柔之而其于百神也何獨不然長川巨鎮固依然屏翰之列辟而支瀆鮮原亦何異荒服之兆黎懷而柔之此正以子道體天心代上帝以調懾伏之用而非示天下以靡也然則懷柔者不啻招携服遠之義而所以懷柔者抑亦格帝享親之心也已

陳大士曰天子除殘去穢誅人之惡與誅神之淫一也然百神止矣爲之懷柔者志其意之相親云耳故天下有以知一人之仁焉天子念深禋禮奉神之尊與奉天之尊一也然百神卑矣止於懷柔者明其禮之有節云耳故天下

有以知一人之義焉
懷柔百神及河喬岳而曰見王維后者何也夫此河此岳
也不知貧幾許夏鼎商社歐奐許圖馬書龜予實惴惴懼
隕越于百神頒暨及至此人力哉人力哉
惟信其爲后也乃凜凜不敢自安矣位高惟危責大難塞
明彰癉慎賞罰右文掩武皆求以副其維后之責者也故
曰保之〇姜氏曰今將與天下更始其首有事于羣工放
嚴嚴明朝常清肅夫然後可以議導民矣
王制說巡守之禮云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

以觀民之所好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
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君削以地宗廟
有不順者爲不孝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君流
革制度衣服者爲叛君討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〇
左傳天子非展義不巡守
武之不可專以治世猶陰之不可專以任歲也董子曰天
之行陰氣也少取以成秋其餘以歸之冬聖人之行陰氣
也少取以立嚴其餘以歸之空
周非去兵也介胄之物聖人所私私之以自衛故外示有

餘而坦然見無備之心寔內養不足而隱然蓄不測之意
譚子有云有私于己不得不防有機于人不得不藏聖人
之用意何其深也秦收天下兵鑄爲金人似與載戢干戈
同意然此懼而不用彼廢而無備相去小矣
樂記云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名曰建櫜
大戴記曰修業居久而譚情遲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關于
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爲本者也故君子蒞民不
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此陳常之義也
說者以懿德對干戈弓矢言此掩武修文之說之所以鹵

莽也予非之商周之際難言之矣倫常日用吾見其非故
也天命人心吾見其震驚也要皆一已不得已之爲而不
可以喬世又一時權宜之術而不可以行遠終不如布帛
粟米之味之雋而永也武周知之故懿德是求耳對惰德
變局言故曰懿時勢耳目之所易蒙故需求令早自束縛
于其中世道人心不知化爲何物故不得不變動以黙調
之令終脫離于其外世道人心又不知流爲何物故不得
不急皇以謹持之夫大白之首可懸君臣一變矣服事之
志可奪父子一變矣邑姜而分閫外之奇夫婦又一變矣

鴟鴞而破東山之斧兄弟又一變矣至于萬國共球望東都而至止者又皆其故等夷也朋友亦又一變矣武周之所自爲者事事奇捌天保詠使天下知忠明堂祀使天下知孝養三老五更飲酒于序而正齒位使天下知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同姓不爲昏納幣請期委曲繁重以將之夫婦而厚其別也出幽遷喬以礪其志肥羜籩豆以速其懷而諸父而諸舅而兄弟同姓異姓少與長未之或遺朋友而敦其信廣其益也武周之所垂世者事事迂腐從前言之聖賢而英雄者也從後言之豪傑而道學者也噫所以爲中庸也

戴記云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周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過曆也宜哉

按箋云巡守祭告者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岳之下而封禪也大司馬職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注云師謂巡守是巡守有封禪合軍之事茲言禋祀不言登封禪可以知方盛之戒言肆夏不言大合軍所以重咸寧之本故左傳以爲武王之頌國語以爲周公之頌可爲後世法程也晚自河陽狩而典禮亡漫至假爲雲夢之擒侈爲梁父之禪徒有兵衛徵求之擾而已何取于巡守哉

孫氏曰兵者天下之利器功成而即使之去已豈聖人意哉周之取天下也得諸侯之利故其保天下也亦慮諸侯之害慮其害而不能逆其勢於是不得不以身靜之使天下去其危我之心而我亦因得所以安天下之術是故肆夏武王之德也匽武事行文道武王所以致治之隆而保世之大機也而當時不得已之情已畧見於此夫我姬世有

顯功至武純熙用介式遏亂畧者定爾功聖人之時也帝天樂得以爲子聿辟樂得以爲君時夏樂得以爲師豈倖也哉而亟亟乎援天以神之譽己以固之則其慮天下之意不淺于詞是故御之以八柄同之以五儀而修教易俗隱寓政令蓋亦所以明便宜大統類也既告武城旋巡方岳夫柴望大報天而主地天高而難知福不可請禍不可避地廣大深厚多利鮮咸皆王者所不法凱歌方終而時適伊始蓋禮天地而意則主於禮諸侯此所以爲聖人之時也聖人之所隱也孟津之役予克受非予武亦多爾諸

侯功是故爲之身至其地而肆覲焉將以嘉其誠而答之也抑爲之身至其地而觀問焉亦以察其勢而應之也此其所以意主于諸侯也禮諸侯而托諸天地以行之以故所過名山大川沉壓埋玉告之有既鬼事既彰人道肇舉則所爲援天以神之之說也天子有善讓德于天諸侯有善薦德天子時邁大奉天而法古所以明諸侯不可不奉天子也列辟雖故等夷爰聞斯語相與朝請奉祠而知武王之宜爲君也震之矣雖然未或震之而曰薄震者猶云不敢以武事令而以文事令焉耳人道尚兵百歲不一用

不可一日忘諸侯至周其勢大盛挾其不仁之器知足爲奸勇足爲亂使天子無重兵以制其後則京師空而勢必聚于諸侯此亦武王之所大慮雖然而不得已也籍人之力而因敝之以自豊勢既有所不能藏器於身而令天下皆釋其所利以從我則其心必有所不服而恐漸以肖我則惟有借文章繁縟之禮足以馴擾其剛强之氣是故幸首既授一旦捲甲而休之相與建賢位能重民五教惇信明善崇德報功迄巡行而徧告之若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亦可以許我焉爾此武王所以保天下之機之權也

其事不得不祥然不免乎瞽巳以固之巳夫右德左兵肆夏有道之隆而識者顧譏其後則以銷干戈介冑之氣閟世既治聖人公天下之物莫大於德濟仁義禮樂之窮救世將亂天下私聖人之器莫善於兵兩者相爲表裏偏則害武王惟有求服其諸侯之心使盡解其兵權而不爲我害不得不先毀其器以示天下而天下皆安之卒之文章盛而武備衰權盡歸于諸侯而名空擁乎天子周之浸趨弱而不可救也固其勢也

箋云天其子愛之右助次序其事謂多生賢知使爲之

臣也昭見也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家也以其有俊乂用次第處位言此者著天其子愛之右序之效也載之言則也王巡守而天下咸服兵不復用此又著震疊之效也懿美也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

鄭云後王巡守祭告亦通用此詩故名肆夏取篇末肆於時夏語即周禮鍾師九夏之一也奏皆以鍾　杜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

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賈公彥云、此九夏者、惟王夏天子得奏、其肆夏則諸侯亦得用、故燕禮奏肆夏、大夫以下不得、故郊特牲云、大夫奏肆夏、由趙文子始、明不合也、其昭夏以下、諸侯亦用之、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賓醉將出之時、皆云奏陔、大射公入奏驁、明天子亦用也、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周禮注云、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

國語云、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傹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于大位、謂王位也、

執競

序曰、執競、祀武王也○蘇子曰、周之興也遠矣。至于武王成而安之。然後奄有四方。使其明無所不至。凡今所以能備其禮樂。修其祭祀。以受多福者。皆武王之德之致也。

潘笠江曰、攷古宗廟之制、唐虞立五廟、夏后氏因之制七廟、周亦七廟、則三王而一詩祭之義、恐未然、郝云、成康者、猶酒誥言成王、大誥言寧王云爾、

朱子以爲三王共祀、姑從之、

論詩曰、武王天下之至健也、故首出而亭萬物焉、成康天下之至明也、故繼照而靜四方焉、由是而播之爲樂、非聲之能爲和也。德之順應者原無乖戾。故稱喤喤焉。非聲之能爲集也。德之統同者原無渙散、故稱將將焉。由是而降之爲福、則如幾如式者稱簡簡焉、由是而洽之爲禮、則有壬有林者稱反反焉。蓋三王之德、即是其功、其功德即是所降之福、非有二也、

古人之用詞、視人之所感、爲立說以明之。武王創始者也。

人皆見功、莫知其德、成康承籍者也、人或見德、莫知其功、故各推闡言之、今後世子若孫有以得其精神之在而肯其入室僾然出戶愾然之思云爾、

從來誦武王者、必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是武王胸中已豫定成康之局矣。業盛而基不可拔、威不可犯、亦知其素植之精神、在遏劉之外也哉。敬勝義勝、揭之爲開剏之大統、而不泄不忘、還俟之爲纘世之令嗣、人以爲成康易爲也、而吾于此、更見其難、何也、以執競爲之主而易見躁也、以無競爲之先而難爲繼也、而不顯如此、斤斤其明如此

成康又豈徒守文之主也哉

陳大士曰競用於相爭即不可有競用於自力即不可無物欲之事甘而不可嘗也雖聖人道德之勝而不得不防此以見人心之甚危性命之說高而不可概也雖聖人家學之素而不得不更此以見自然之難用

陸羽明云係皇于帝是為天下之神物變動莫測非先德之所能庇也而成康足以定之以帝視皇又為天下之公器異姓可興非一家之所得據也而成康若將私之

詩牖曰武王克商而會朝清明如闢雲霧而睹青天此言其大槩昭明耳明得尚薄至于成康制禮作樂紀綱明備纖悉銖兩必到矣故曰斤斤至此方明得有斤兩耳治應時而盛殆非文武之世之所得遽矣○不他有所稱而但指其明而言之或者曰言德也或者曰言治也然非於先德先業之外別為表暴也其作則稱聖者其述則稱明而已矣

大凡福祿之數必升也而乃有降必徠也而乃有來夫子嘗曰我祭必獲福則非聖賢不能也今所升者止有和集之一奏所往者止有謹重之威儀而所降所來已如是豈

祀事之能徵此純嘏也則三后之功德之不可忘也

樂以象功以昭德有無競不顯之功德播之于鐘鼓磬筦間焉有不喤喤而和將將而集者然則喤喤不徒在鐘鼓將將不徒在磬筦也抑又不必他言降福也已祭祀宗廟當有酒食之饌不言黍稷牲牛惟云聲樂意在播揚先德不貴下誠也

詩弋曰周家自昭王以後除却宣王無一賢君猶緜緜享八百年天下都受用此三王福澤耳即此可想其降福穰穰簡簡處

程氏曰福何物也而亦穰穰乎穰穰何福也不其簡簡乎所降如是苟非甚屑越者未有不承以威儀也不有不承以反反之威儀也不意又有當于三后者而福祿又踵穰穰簡簡而來反也則非曾孫之為也

樂記曰鐘鼓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大司樂孤竹管圜丘奏之孫竹管方丘奏之陰竹管宗廟奏之樂書云八音七曰竹其卦則震方則東時則春聲尚議律姑洗風明庶其音溫春分之氣也先王以為簫管之蔚

疏正義曰於音樂和集之下以言降福於羣臣醉飽之下後言福祿每于一事得禮一言獲福欲見善不虛作福必報之爲節文之勢故言福祿來反也

傳曰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貌正義曰謂順禮閑習自重難也祭義所謂主人慤而趨賓客則濟濟漆漆者是也

箋云君臣醉飽禮無違者疏云祭末旅酬下及羣臣故有醉飽之義此時祭之末節人多倦而違禮故美其禮無違者

陳大士曰無競維烈此詩人實詞亦詩人微詞也成康奄有四方至昭已有水濱之問矣奄有始創之詞亦強伯之詞成康守成且全盛也而曰奄有若張而大之然勉強索莫之意已在言外蓋追慕已焉則亦詩人之微詞焉耳

思文

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〇張叔翘曰思文生民一事也彼述事故詞詳而文直此誦德故語簡而旨深雅頌之體其不同如此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配帝之說也周公必舉其克配者而思之聖人舉事必誠必信無敢矯舉如此斯禮也不獨一代之典萬世之義也何者倘微稷而庖羲之造書契有熊之垂衣裳其亦何濟伊祈氏之欽明有姚氏之重華其亦安得即玄圭之告成玄王之桓撥亦徒何終何始所以萬世而下猶以之配杜而尸祝不爽殊異乎夏郊之杞鯀矣

從來文治之隆莫極于武周而誰知其脉自后稷開來

詩撿云非稷從豐草中辨出黄茂來教民稼穡則地不過一頑土而天之日星河漢僅屬空文可見天能生民不能

立民必待稷配合而成化則祭天時安可少稷一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便是開闢來莫大文章不必說到詩書禮樂上始見

疏云天爲質地變而成之故爲文文者地道也夫百物布列體生于地其精上麗于天故天人皆受而地獨受以質此皆自精神所及言之也聖人爲之察其兎鼂視其動靜草木之容變以栽秉則是文寔而有用四時之害正以五穀則其文錯而不好三物之成緯以四秋則其文緊而可喜地文天稷文地蓋功名之極焉者也雖然稷亦授天以文

者也。天下百穀之精發于地户。五常之性著于天維。其事
不相及。而理則相救。聖人常陰行而包并之。以感愚夫。至
于作苦辛勞。可以知禮。內甲外刃。可以知刑。樹生穫死。可
以觀知。弱欲孤長欲居。可以觀仁。審音省風土。可以觀樂。
去弟而養兄。可以知共貴賤皆有事于天下。可以知義。凡
此皆其文德之可繹思者也。○從無文中想見其至文。故
曰思。
孫氏曰。培民于飽食煖衣之中。則極其曲折。振民于飽食
煖衣之外。則極其精微。迄于今。夫而耘。婦而饁。以爲日用。

之常耳。家有積。國有道。以爲緩急之備耳。士守其衣冠。人
免於禽獸。以爲心性之恒耳。要皆載爾之極而忘其極者
也。抑孰知忘其極。正莫非爾極也哉。
詩膾曰。百穀獨舉來牟者。冬至郊祀。惟二麥生。易所謂復
見天地之心者也。乾爲金。麥金王則生。衰則死。歷時四而
成。謂之首種。爲百穀繼絕續乏。春秋無麥則書。故郊稷特
舉之。
枝繁露云。凡天地之物。乘以其泰而生。厭於其勝而死。四
時之變是也。故冬之水氣東加於春。而木生。夏之火氣西
遷於秋。而金旺。乘其泰也。生於木者。至金而死。生於金者。
至火而死。厭于勝也。春之所生。而不得過秋。秋之所生。而
不得過夏。天之數也。夫秋者物所凋零之際。而亦又有生夏
者物方長養之時。而已。後有死。夫然後百物代美不窮。此
化工文章特妙處。后稷有以復見天地之心。故特簡此種。
以貽生周公有以見配帝之機權莫妙于此。故特指之以
觀其微。非與造物爲徒者不能也。
陳氏曰。天生蒸民而思以立之者。其心也。惟稷有以成之。
立我蒸民是也。稷播百穀而思以徧之者。其心也。惟天有

以助之。貽我來牟是也。天有是心。而稷爲之成。其能稷有
是心。而天爲之豐其春。謂之克配。詎曰不宜。
說文。來麰。麥也。劉向以爲釐麰。廣雅以麰爲大麥。來
爲小麥。按韓詩作貽我嘉麰。可知是一物。張揖之言不
足據也。
一家之內。父子兄弟夫婦常相有。一世之內。君臣上下朋
友常相有。此豈啼飢枵腹之所能。而卑育之世。已無不得
矣。況乎以寧婦子。即教以慈。以歸肇祀。即教以孝。以社以
方。即教以敬。以定九賦供惟正。即教以忠。且飶香。則朝有

燕享之常。椒馨則序有養老之常。樂饎則里有歓洽之常。
豐年賜脯則上有慰籍之常。所謂陳常者如此。
黄云、人心之禮義。顯載之詩書。而陰載之猷訟。惟後世格
格焉別其孰爲司徒。孰爲司農耳。上古聖人藏教於養。藏
養於教。各陰用錯出而不以語人。

箋云、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
流爲烏、五至以穀倶來、此謂遺我來牟、天命以是循存
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于女
今之經界、乃大有天下也、用是故陳其乆常之功于是

夏而歌之、○大誓注云、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
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
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王出于岸上燔魚以祭、燮
禮也、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臻、赤周之
正、又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尚赤用兵、說文云、來
麰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象芒刺之形、天所來也、

詩志卷之二十三終

詩志周頌卷之二十四

海陽范王孫轉著

臣工

序曰、臣工、諸侯助祭遣于廟也、○張氏曰、先王深知禮義
之本原。起于稼穡。故于諸侯助祭。而戒以農事。疏云、諸侯
來朝、行朝享之禮已終、天子饗食燕賜之事又畢、唯待祭
訖而去、故于祭之末、因在廟中、遣之天子虔敬諸侯。不勑
其身。戒其臣。亦所以戒諸侯。

郝云、戒農官何與于頌、諸侯守土。民事爲先。故風歌七月
以戒君。雅陳楚茨以刺時。商頌以稼穡免禍謫。洛誥以明

農敘正父。孟子謂三王巡狩。諸侯述職。以田野治爲慶。故
於來朝助祭歸。而申飭王章。稼穡其首務也。周先公力農
開國。故告于廟以祖德訓之所以爲頌。

劉云、小民衣食之棨。畢產于地。故理國之道。地著爲本。所
以興起太平之端。道迎祥化之源也。是故重其事者特周
其務。而多爲之官以董之。慮其終必戒其始而咨嗟咏嘆
以命之。

論詩曰、未言先嗟、既重嗟之、又再申之、一以憫稼穡之艱
難。一以傷民事之不可緩。一以危時之不可失。曰釐成、曰

咨茹、責戾何等様尊言推諉不得曰何求曰如何詰問何等様切言鹵莽不得曰命衆曰奄觀催促何等様緊言嗟跎不得、

時說臣工、如鄉遂之司稼司農都鄙之田畯田正是也、保介、謂農官之副、

箋云、臣謂諸侯、工官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將歸。故于廟中正君臣之禮。勑其諸卿大夫。疏云、天子以主人之義。不純臣於諸侯。其諸侯之心。則當純臣。於天子。恐彼不知以不純臣爲常。故于廟中稱之爲臣。以正臣

之禮。既正臣禮。而君臣分定。因以示義見事當上逸下勞。故勑其下諸官而警切之。書傳周公謂越裳氏之譯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施焉。則君子不臣。明、政令所及盡爲純臣。故正之。

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義、注云、大賓、要服以内諸侯、大客、謂其孤卿、九州之外、其君爲小賓、臣爲小客、小行人云、見于夷狄、君臣亦稱賓客、

一農事也、而曰在公、見民事也。亦王事也。以爲民事。則小民之食系在焉。如之何可忽也。以爲王事。則當宁之憂勤在焉。又如之何可忽也。

毛云、天子與昕隷通爲一體。則公。公則天下猶一家。然。乃各遂其私而治矣。閒嘗讀農官之領、其一曰、啟發爾私、其一曰、敬爾在公、抑何倏私而倏公也哉。蓋自率作時言公亦私也。自課督時言私正公也。率作而以私視之。故服勤無曠土。課督而以公視之。故靖共無曠職、義各有歸焉已。

陳云、予一人所以咨嗟不置者。寧夷爾于衆。使爾首戴茅蒲。身服襏襫。別苗莠而列疏遬乎。卽農官化而爲農夫。不

能治農夫則所貴非力也。嘗聞百畝之易。有怠農焉。稼亡三之一。服官不善。而覆于餗。則道有捐瘠矣。一歲之中。有膢嗔焉。民數年不食。建官不善。而失其意。則後世其殆矣。怠農猶可怠。官不可也。稂苗可除。稂民難除也。維予小子。夙夜敬止。爾農官其念之。

經畫無定算。亦將隕越是懼。今而後乃始勤之典章而吾爲訓也。敬之義在主心。亦所不敢廢者。倘茹而不咨。是自矜俾臧者也。咨而不茹。是築室道謀者也。不咨不茹。是又鹵莽滅裂者也。均不敬之所致也。

謂之曰成便見其破綻于依樣揺葫蘆不得世間良法古
制被拘泥者用之蹉過無限利源生出無限弊竇王介甫
一片美意只坐不肯咨茹耳○不曰法而曰成則王釐之
意原深也又不曰王法而曰爾成則所以成之故王亦不
能釐也
箋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
介之御間躬耕帝籍疏云明以農事勅車右之意以諸侯
耕籍勸農則此人與之同車而置田器于其間常見勸農
之事故勅之也耒耜不近君而置御右之間彼注云明已

勸人非農人故也○郝云呼保介者車馬臨行之詞也將
行呼保介猶敢告僕夫之意
疏云君之車上止有御者與車右[illegible]人而已月令注云
保猶衣也勇力之士衣甲執兵○[illegible]云勇士衣甲立車
右爲保護故曰保介
所以咨嗟告戒者全在暮春二字蓋凡稼穡之道時以爲
實及和氣之來而耕之及雨而覆之及草而又覆之此强
土而弱之之法也及和氣之至而耕閫之及雨而重閫之
及土釋而蹊之此弱土而强之之法也不務于時動而後

之則和氣去而塊不破土不可得而柔矣和氣去而土不
實土不可得而强矣三時之望全係於此一時倘廢一人
之春百畝不舉廢十人之春千畝不舉廢千人之春萬畝
不舉廢萬人之春十萬畝不舉時之不可失如此今者維
莫之春矣其知之
曰敬爾在公曰來咨來茹似乎責深而望奢然亦又何求
也惟求之于新畬秉天時以周地利而已矣○章爰發云
天職施地職長人職求求者人心之生氣羣物于此見根
百族于此托命者也先民不求則有相之道不開君公不

求則邠風之俗不成小民瑣瑣一事費從來之聖賢君相
幾許心血如是
劉云如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
肥肥者欲棘一彈于求便有十倍疆理之智如上田棄畮
下田棄甽畮廣以平甽小以深上欲得陽下欲下陰一咨
於求寔有千方倡導之宜凡此皆新畬中所當籌畫者也
不及春而曰如之何如之何過此末如之何也已
與齧崎曰新畬難治者也天下莫勇於先難之一念且以
方銳之力踴躍而治其難則易者益易矣新畬又易[illegible]

也天下莫敗於苟且之一念倘以有限之時談笑而背其易則難者愈難矣此而能求無問其他此而不求亦無問其他故惟視諸新畬而已

爾雅田三歲曰畬孫炎曰畬和也田舒緩也〇詩故云稱新畬者著田野之日闢也

陳大士曰讀臣工而知周之勤農也蕆成受明君與天之命在焉蓋若斯之重矣新畬何也可以觀井田之所由制焉周初地曠民稀于時民勤于畝官勤于農而土之未闢草之未墾尚有待于新焉者矣後世共此尺寸之地相率

于上如魚鱗即何能紛紛受井以滋爭擾哉

郝云宗廟之祭以仲春諸侯朝正來二月助祭畢歸及莫春矣二麥將熟故即時物告之

迄用康年用字不虛指上如何新畬言謂神功寄在民力不可不委計也〇傳云食惟民天言乎其托命也要亦眞有天存乎其間天之給生民也甚勞作示休明既復稠疊而其待生民也又甚恕纔一勤劬即能駢集方滿儲墉櫛之形於虛空之界而籍下土之精神物力以爲基見奮然赴者必喜而俟之少緩則懼其弗克終也緩甚怒將至也怒至抱所捭益而去矣陳氏曰小人但長於計獲君子自可與知天故奉職守官無論允蕆之成法所在咨茹即率育之天心自宜體認

傳曰康樂也箋云樂歲五穀豐熟〇疏云五穀者五行之穀月令春食麥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麻冬食黍是也

曹允大云經畫布告出之天子則天子一於敬也率作興事畫之小民則小民一於敬也而勸相督責寄之保介則保介一於敬也毋不敬此臣工所以爲可頌也夫

時說重奄字謂奄忽之間追不及停以趨人及時也余以爲此意不重庤錢鎛即如何新畬事勸銍艾即康年事誠知及時趨事即上帝所用以賜康年者則天功詎可貪也天不能私未嘗錢鎛者而畀之銍艾獨何可空羨他日銍艾而早自擲于錢鎛之內哉蓋錢鎛之中有勤怠即銍艾之報有豐嗇不當以錢鎛視錢鎛直以錢鎛作銍艾觀可也夫人語以銍艾之多必囅然而喜語以錢鎛宜力必廢然而頹茲故合併而觀之借貪扶勤思盈忘勤農乃可勵矣

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鎒一椎一銍、然後成爲農○說文云、錢銚、莊子注云、銚削也、能有所穿削也○傳云、鎛鎒、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閒禾也、注云、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周禮攻金之工、段氏爲鎛器、粤之無鎛、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爲鎛也、釋名云、鎛鋤類也、鋤助也、去穢助苗長也、鎛迫也、迫地去草也○釋名云、銍穫禾鐵也、疏云銍器可以刈禾、故云銍艾、

詩弋曰、此耕籍戒農官之詩。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

于上帝。乃擇元辰。親載耒耜。措于參保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臣工、正指公卿大夫之屬。保介、指君車之右。衣甲參乘備非常者言。

噫嘻

序曰、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嚴云、言吾民盡力于田事如此、天其念之、又曰、不及公田、爲民祈也、

郝云、按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此卽其樂歌也。春秋傳、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啓蟄、仲春建卯之月也、蒼龍之宿、昏見于東方、則孟夏建巳之月也、與月令小異、然其爲春夏同也○疏云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此二祭可以爲報天。可以爲祈穀使。非祭祀樂歌。而何以入于頌。疏義曰、戒民使勤農業。故作者因其禱祭而述其事。抑豈祈年祈穀之時。卽其地以戒農官焉。

疏云、王者之立田官、每三十里分爲一部、令一主田之吏主之○地官序、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遂人注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

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計四縣有二千鄙、百酇、四百里、二千鄰、則鄰長以上、合有二千五百二十四人矣、而云一吏主之者、彼謂主民之官、與典田者別職、其主田之吏。一部唯一人也。此則戒其主吏之詩。

說通云、曰成王、則康王以後之詩、成王之世、禮樂大備、嗣主守成。惟以務農重本爲事。

詩弋曰、前篇所訓在公田。故曰敬爾在公。蓋爲民言。則先公而後私也、此篇所訓在私田。故曰駿發爾私。蓋爲君言。則先私而後公也、

不曰戒命而曰昭假見成王重農之意積精誠以達官一如精通上帝者然備官者烏可不仰體

黄氏通解曰周公之作周官也一書之間設官分職其間爲農事者不一而足或以巡稼穡或以簡稼器趣其耕耨辨其種類合耦以相助移用以相救行其秩序懸其法式又于三歲大比以興其治田之畊亦如大比之興賢能焉或誅或賞或興或廢無非爲農而已

疏云箋以播厥百穀是王者率約農官之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是教民之言亦服爾耕十千爲耦是民從號令之

事〇蓋戒約農官而欲其教民如此使民各從令趣事如此也

天下智農少愚農多勤農少惰農多故三農生九穀非不爲之太宰及春不播而何生矣十二壤教樹藝固已須之司徒臨事不率雖教而何益矣是以一部之衆又簡主田者一人欲其表正而影斯從耳嘗觀古帝王之治民也作無益者禁之淫巧之物鬻于市者禁之於工賈則有禁於農則有率可以想其宰制天下之權亦可以見其徹天勤民之志夫衣食之源人趣如鶩而待於率者何也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匿其秀所以賓興及之而工賈不得與焉已且有其率之必無土滿人滿之患蜡札歲陳先王之澤而樂利以成且有其率之而利權亦歸于上斷無素封偶國指大于股之虞而天下易爲理也後世莫之或及矣

傳曰私民田言上欲富其民而讓于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疏云言利而不及公令民知君於已之專則感而樂業故也〇民意之先公也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主意之讓下也則曰駿發爾私意亦謂遂及我公云耳

陳大士曰民有欲耕而不得者焉公作之務妨之也吾寛

之民有得耕而不欲耕者焉昏惰之質犯之也吾嚴之令不見異物而相遷故禮樂可興也不出百里而用足故獄訟可衰也而王道之終始由之也

論詩云私字道理上用不着於事上儘有擔當之力

箋云駿疾也發伐也冬官匠人云一耦之伐疏云言伐者以耜伐此地使之發起也

傳曰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王肅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疏云言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於三十里外不復見之是爲極望也每各極望則

徧及天下矣〇箋云計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疏云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自乘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爲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以萬人受田計之正足相當故易傳也

陳大士曰天下萬里其爲三十里者不知幾何也即畿內千里其爲三十里者又不知幾何也然目境所及三十里而天地之除合井法所均三十里而萬夫之地存是合毛

鄭二意而併之自妙

上率之而下不應與不率同必令其若不待於率也者而後其率深也日亦服爾耕見民力之自勤也

王氏農書曰耕地之法未耕曰生已耕曰熟初耕曰塌再耕曰轉生者欲深而猛熟者欲淺而廉

箋餘云耦者相配而成功陰陽之妙理萬物孳生之道也不止彼此並作定有水旱凶荒一心救護可想見三代鄉田同井之誼焉

大凡勞苦之事一人任則見勞二人任則見逸倸胥之常勤者一奮則怠者亦力偶者將倦則和者又先故力必相視而愈出業以合舉而易成先王所以鈆爲五寸之耜令比用之以共伐一尺之土也耦者誘也射之有耦所以誘射耕之有耦亦所以誘耕然則耦原非以器之合比而言以精神之互礪而言也能以此意通之一川何十千之非維耦乎設有倡而不和是兩人僅成一人之事不和而倡亦倦是一人兼廢兩人之業併不得謂之耦矣精于耦之說者可以識陰陽配合相生之故非區匕形迹間也已○譚云天下之力不以衆掖則不集天下之心不化其衆形

則亦不集十千而曰維耦則形衆而情寡維耦而曰十千則意寡而勢多

國家之設農官也原欲鼓天下勤苦之心而欣之以樂利之器故耕一成之地如耕百畝之田鼓萬夫之勤如鼓一人之力雖三十里而總以私槩之不見有川遂井成之殊雖十千衆而止以耦合之不知有勞逸勤惰之別意微之名之所由立乎噫此何景象哉以一道同風觀之則堯舜之君民也以合德樂業觀之則孔子之有七十子也且也積三十里則盡天下矣積十千耦則徧億兆矣果農官之

所能致也哉。

陳大士曰。成王之世。內無諸侯之叛。外無四夷之擾。拱手受成。率天下力三十里之間。至萬人爲耦。民生不見兵革。與其類縣匕田間。禾麥被野。此秦之所以富強也。積之數世而穆王得展其廣大之勢。將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而耗于游幸也悲夫。

振鷺

序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疏云。天子之祭諸侯皆助。獨美二王之後來助祭者。以先代之後。一旦事人。自非

聖德服之則彼情未適。今二王之後助祭得宜。是其歡服時王。故能盡客主之美。光益王室。所以特歌頌之。

疏云。樂記稱武王伐紂。旣下車。封夏后氏之後于杞。投殷之後于宋

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是杞之初封。卽爲夏之後矣。其殷後則初封武庚于殷墟。後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爲殷後

書序云。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作微子之命。是宋爲殷後。成王始命之也。其實武王時已封于宋。但未爲殷後耳。樂記已言投殷之後于宋者。以微子終爲殷後。作者從後錄之。故云。樂記注云。投者。舉徙之辭。謂舉而徙之。別封于宋也。○按宋世家云。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至成王之時。始封微子於宋。與樂記文乖。其說非也。彼言復其位如故。謂還爲微子。微國本在紂之畿內。旣以武庚君于畿內。則微子不得復封于微也。此不辨自明

正義曰。二代之先。受命之祖。皆聖哲之君。故能克成王業。

功濟天下。後世子孫無道。喪其國家。遂令宗廟絕享。非仁者之意也。故王者旣行天罰。封其支子。爵爲上公。使得行其正朔。用其禮樂。立祖王之廟。郊所感之帝。而所以爲尊賢。德崇三統。明王位非一家之有也。○書傳云。天子存二代之後。與已三。所以通天三統。立三正

徐云。昔者成周革命而興滅繼絕。爰立杞宋。使臚于諸侯。而以時相肆祀。爲固褒崇之大公。亦嫌疑之一會也。先王慮其有未安也。故告之以人心。慮其以人心爲難孚也。故告之以匪懈。

陳大士曰、仍以國制而又叛、周以後無此也、待以客禮而
不臣、周以後無此也、微子之命、猶有戒勅之詞、至振鷺而
益渾融矣、無惡無斁、夙夜終譽之語、抑何愛而婉也、若恐
傷其意者然、噫嘻、後世無望此矣、當塗之待山陽、典午之
待歸命、始終保全、其去古猶近、乃劉豫獨何心也哉
西雝何地也、我王龜卜其勝、大滌沮之宅、嶅豐芑之觀、以
造多士、以受王靈至著也、其翩々來遐者、高岡而鳳鳴、桑
扈而鶯領、此其常也、未幾振々鷺々于飛乎、乃白鳥那在
藻之居、赤烏得爰止之屋、覆巢墜卵、宜驚故枝之非舊而

不謂有[illegible]篤信々也
韓詩[illegible]文王之[illegible]辟廱
在西郊、故曰西雝
今日之舉、合天下之懽心以事其先公、合萬國之懽心以
事其先王、有來雝々、至止肅々、主鬯者恪而趨、奉璋者濟
濟漆々、衆皆以客著之時也、故于客亦指其客言之○玄
駒白馬、掩映于辟廱之旁、黃收素冔、紛錯于采覓之側、
章云、玉既改矣、何獨斯人而客之、頑者成其高、遯者任其
肥、客者留其籍耳、器仍守矣、客亦孰得而我之、採薇非我

臣、婦茲非我賓、婁且猶我客耳
跣云、客者敵主之言、左傳皇武子云、先代之後、於周爲
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
袁云、無暇問其生平、即斯客也、在彼有惡之者乎、在此有
斁之者乎、陸云、作君作賓、其間各適之令圖、夙夜有之、嘉
客之得人已如此、其譽之永終、可爲幾幸也已、
靜思不無惰添之感、而尚留此無窮之譽問、仰見先王之
澤、留萬一于人間、相對亦多難言之事、而猶存此不朽之
犀獼、脩修蘋藻之私、掃除慚于地下、我客亦庶幾賴有此

來哉、亦庶幾夙夜以永此譽哉
書、成王告微子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又曰、俾我有周
無斁、
論詩曰、似周人經武庚之亂、喜客來助祭、勉以令終、蓋頌
而諷者也、
詩弋曰、武庚誅、雖聖賢不無疑慮、故客之至周也、如鷺之
翔集、低徊盤舞、始下、周人窺其意而慰之、若曰、如客之德、
無惡無斁、自能終譽、不似武庚之無終也、
徐筆洞曰、周人于微子稱客、于箕子稱師、皆不臣之、雖是

隆先代之意。然箕子而朝鮮之也。終是疑而遼之也。予竊振鷺之詩。至在彼四句。隱然謂若分彼此。惹起惡斁之心。則朝夕聞譽。即難保矣。其旨微哉。其云我客亦有斯容。可觀而心何如也。故以無惡斁言之。陳氏謂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于我。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于彼。如此庶幾能早夜之間。終得善譽。此註寔好。但詩人言自渾融耳。

張叔翹曰。振鷺白馬。詞意相類。疑皆爲微子而作

徐玄扈曰。微子之去商歸周。堯舜揖讓公天下之心也。彼

視天下非吾家物。而烏得專之。其受封于宋。以存先王之祀。殆如虞賓之類。非必以武王爲仇也。此意在夷齊之上。第難向三代以下人說耳。

豐年

序曰。豐年。秋冬報也。○箋云。報者。謂嘗也烝也。疏云。周公成王之時。致太平而大豐熟。秋冬嘗烝。報祭宗廟。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于父祖。至秋冬物成。以爲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

未傳則以爲報賽田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祭法。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箋餘云。豐年百室盈止。却象賭賽一般。賽字。塞字去土。從貝。使天而雨珠。飢者不可食。天而雨玉。寒者不可襦。唯此填倉滿廩。真是寶貝。故曰報賽。

詩狹曰。堯九年。湯七年。雖至德通天之聖。豈能高不憂旱。低不憂澇。睹此豐登氣象。神工真無可報。應鞠氏曰。亦唯有揚功以當昭格。頌德以答玄靈。書大有曰豐。稱上瑞曰福。侈神休曰降。彖庶徵曰皆。歌之咏之。以爲報而已矣。

董云。國之托于農也。非獨野政也。惟氣順而康降者。其事爲豐耳。周公成王之時。國度修明。即農祥爲造福。神靈受職。用歲事。以開先。則功成而四時序也。瑞應而百昌滋也。樂利而兆民咸賴。延年而一人有慶也。蓋大史紀豐年矣○陳大士曰。宣公大有年。不識春秋之與旨者。以爲記瑞。君子識之以爲記異。蓋太和在成康宇宙間。故豐年屢豐年登見于詩之所詠。東門之逆。魯宣預聞乎。故其何明賜之有焉。

粒米狼戾。長地財也。然不曰良田。不曰膏壤。而曰豐年者

何年者。天之爲也。董子曰。勤勞在地。名一歸于天。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于土。土之于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蓋陰道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起。其終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義。

季敬一曰。年之不齊。金木水火更相勝。爲木之勢勝金。木摓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金摓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

此論年之大槩也。

鄒云。二氣之伸。即有一氣之体必痺。五行之交。即有一行之心必歛。陽爲火屬。黍生于火。亦發于火。若其相殄也。火渴則遥。黍之外或有起而爭其溼者。而黍非惟不爭。抑自不敵。陰爲水屬。稌生于水。亦發于水。若其相逆也。水渴則貪。稌之外或有起而亢其貪者。而稌固爲不亢。又疑不安。故歲即大敗。必有一種焉乘以泰而榮。不至極無。歲即大美。必有種焉厭于其勝而枯。不至極備。良農所以皇皇焉权土宜。又審物性。而神不必然。群性胥乎怒萌。則各命其致力。高下燥濕。寒暑陰陽。可使同用同得矣。

陸羽明云。百叉之植。同而種異者。不知幾何。大約高之與黍同。原卑之與稌同。隰者也。又皆其就燥不至如黍。就濕不至如稌者也。惟稽其所偏至。則相肖者可例而推也。

鄒云。豐年書者何。志幸也。言黍稌者何。示豐也。黍稌之外不書者何。不槩書也。盖以示豐也。天下之道一耳。道之貴也。不必言。聖人言其夫婦之與知與能也。足矣。則言豐年者。奚不然。言其豐年之多黍多稌也。亦足矣

釋草云。稌。稻。郭璞云。今沛國呼稻爲稌是也。職方氏云

雍冀之地高燥。其穀宜黍。荊揚之地下濕。其穀宜稌。又云。豫州之界。東接青州。宜稻麥。西接雍州。宜黍稷。又云幽州宜三種。注云。黍稷稻。兖州宜四種。注云。黍稷稻麥。

傳曰。廩所以藏齍盛之穗也。疏云。是稅民之物。○董氏曰亦有高廩。萬億及秭。三年九年之蓄。于是焉依矣

疏云。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銍。三百里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總禾稾也。銍即穗也。禾稼當積而貯之。其穗則當廩藏。以穗隣于禾稼。嫌不在廩。故毛氏特舉其穗。舉穗則自穗以往。秸及粟米。皆在廩可知也。○說文云。

亩、穀所以振入宗廟粢盛、倉黄亩而取之也、
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凢會同師役之事、治粮食、大祭祀、共接盛、○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
陳大士曰、制之盆精者、時之積也。制之盆廣者、時之豐也。吾聞之雍之人居食一也。穴而處、獨不可穴而藏乎。吾聞之雍之地水土一也。土厚而不淺、獨不知水深而不溱乎。是故藏粟于窖、而即坎爲廩、雖然、王者制作、無小安、當以爲後法耳、王者重穀、旣啟要當使出萬全耳、人但知南方

之有高廩。而莫知西土之亦有高廩。入者無弊、而貯者無餘。是積之之具不獨也。半爲高廩以視用。而半爲土窖以貫本、亦創之之說未全也。蓋至萬億及秭、而知天時之已至矣。且知萬億及秭、而知人事之已修矣。
毛傳云、數億至億曰秭、韓詩傳云、陳穀曰秭、
酒醴具、則周行示。而乞言之志伸。耇艾逮而和平之氣合、同牢協嘉會之情。行葦快兄弟之具。且也賓興于國。齒尚于鄉、邦家盛事、何一不舉、古者凶年、殺禮、故以洽百禮、爲豐年之慶、亦以見杯斝之設、先王必以道德將之所以飲酒百拜。不至于流而生禍也。
曹氏曰、酒正辨三酒之物、惟清酒供祭祀、又辨五齊之物、惟醴酒最濁、鄭氏所謂成而汁滓相將、今之甜酒也、
人世之福祉繁多、大約以類來者耳、所以先王井田之後。徐而興以學校、富庶之餘、進而與性命相求。蓋欲分途多方。以致之也。今則賴豐年以有酒醴、而以祭以享、不惟士女穀國用饒。兼發我以仁孝之脉。開我以文明之休。舉祖所以培之累世、俟之百年、盡皆十風五雨內收之不能執本務。盡也。降福不孔皆也哉。

有瞽

序曰、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李氏曰、寓律於樂者、象成也、合樂於庭者、告成也、
徐玄扈曰、樂以昭德象功、始成之時、不知果否無悖、故奏之而合乎祖、而觀其感格何如、以驗樂之合與否也、○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樂以武名。武周之不欺也。樂以武名而合乎祖、武周之無慚德也。
疏云、有此瞽人、有此瞽人、其作樂者皆在周之廟庭矣、既有瞽人、又使人爲之設懸、凡此皆視瞭設之于庭也、既備

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必瞽宗爲樂官以目無所見思絶
外物於音聲審故也
黃云有瞽有瞽言上瞽中瞽下瞽之備官也辟雍瞽叟一
變矣
周禮春官序云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
視瞭三百人是一瞽一視瞭相之也注云瞭目明者也
其職云掌太師之懸凡樂事相瞽注云大師當懸則爲
之相謂扶工是主相瞽又設懸也
正義曰周人初改懸制故作樂之始于諸樂先言懸事

考工記梓人爲筍簴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
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爲筍
簴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
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
爲雕琢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
謂之臝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
則于任重宜聲大而宏則于鍾宜若是者以爲鍾簴是故
擊其所縣而由其簴鳴鋭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騫腹若
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淸揚而遠聞無力而輕
則于任輕宜其聲淸揚而遠聞則于磬宜若是者以爲磬
簴故擊其縣而由其簴鳴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
之鱗屬以爲筍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
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于眡必撥爾而怒
苟撥爾而怒則于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
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頹爾如委矣苟其頹爾如委則加
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范云崇簴之設與不設崇牙樹羽之飾與不飾何關元韻
然明堂淸廟原不比于房中盛治文明決難仍夫土鼓夫

備諸無用之物乃以成一有用之器天子之書車軌物皆
如是也集極可已之數乃以昭極不可已之文天子之玉
戚朱干皆此類也蓋縣之也多于用見之也久于聞旣竭
耳力以審音矣得不竭心思以盡制乎
聲音之道發于虡縣之義所以爲盡善也於縣之制與所
縣之器必廣肆言之者所以著剏也若乃鞉磬見於商頌
柷圉著於虞書非周制也周備六代之樂亦與棨虡縣鼓
同設之見今日則爲周庭之鞉磬柷圉而已矣蓋鼓之言
郭也萬物郭甲而出又象則雷霆也萬物應陽而動鼓雖

無當於五音五音不得勿和一聲而爲衆聲與者鼓也故於此一器易其制而餘器亦似煥然一新矣

爾雅鼓小者謂之應釋名云鞞在前日朔在後日應大射注云先擊朔鞞應鞞應之朔始也禮器日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

明堂位云夏后氏足鼓殷人楹鼓周人縣鼓

考索曰柷方二尺四寸陰也敔二十七鉏鋙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天地自然之理也徐云柷之制中虛盖聲之所出以虛爲本也圉之制中寔

盖聲之所止則歸寔也

釋名云鞉導也所以導樂儀禮注云鼗如鼓而小賓至搖之以奏樂大司樂云雷鼓雷鼗於圜丘奏之靈鼓靈鼗於方丘奏之路鼓路鼗於宗廟奏之白虎通云鞀者震之氣也上應卯星以通王道

樂書云木者所以合止樂之器其卦巽其方東南之維其時春夏之交其風清明其律夾鍾其聲一其音直立夏之氣也先王以爲柷敔之屬○柷合樂而敔止樂皆以木爲之

樂記圖云柷衆也以主衆樂乾主立冬陰陽終始聖人象天以制柷法使死者不恨生者不怨樂書云陰始于二四終于八十陰數四八而以陽一主之所以作樂此柷居宮縣之東象春物之成始也○字說云虎西方之獸故數爲伏虎二十七鉏鋙者三九之數陽成于三變于九襟之長尺十之數也陽三九而陰十勝之所以止樂樂書云敔居宮縣之西象秋物之成終

禮記王制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簫管備舉在既備乃奏之下喤喤厥聲之上詩人原有深意李敬一曰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數者之聲皆各吐而未相屬也執比合其中而綿邈其際者則簫管之聲居多盖革木一聲竹肉繁會金石以動之必絲竹以行之故宮者音之主也第以及羽備其大而必備其細使大不踰宮細不過羽聲於是乎始和大凡樂器之重者從細如革之必比於竹而後聲之喤喤者不散越輕者從大如竹之必佐於革而後聲之喤喤者不流伏耳

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傅雅云簫大者無底

小者有底、月令章句云、簫長則濁、短則淸、以臘蜜實其底而增減之則和、易通卦驗云、夏至之樂以簫、鄭玄注云、形似鳳翼、鳳火禽也。火數七。夏時火用事。○史記稱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吳市、

小師注、管如篴、形小、倂兩而吹之、釋樂云、大管謂之簥、郭璞云、管長尺圍寸、倂漆之、有底、賈氏以為如篪六孔、

樂記云、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喤喤之謂也。

文之德肅肅雝雝。俱從管絃干羽間鳴舞而出。劉云、和且

敬人之道也。而樂有之。然則不足以通氣幽明也哉。此合祖之旨也。

孫云、至陰肅肅。樂之別也。至陽雝雝。樂之調也。玆已舉商家淆亂之餘氣。一掃而歸之淸明。慘毒之烈熖。一滌而蹐之優容。則師尙父之發揚蹈厲。凜然如秋。焉亦既肅矣。周召之治之流膏布澤。熙然如春。焉亦既雝矣。

李云、肅非他。是先王所謂取象于奮地之雷。而作樂殷薦者也。不奮不可以為豫。不整必不可以得諧。肅而後雝可知也。雝非他。是先王所以旁通於春夏之仁。而作樂從天者也。仁不化則義不㳄。風不從則律不辨。雝而後肅可知也。故和也。

陳大士曰、凡在廟者羣臣列辟俱為、獨稱我客何也、周于二王之後也、凡有舉之、莫有忘之者矣、

笑餘云、樂者、象成者也、武王之樂六成、樂記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復綴以崇天子。雖發揚蹈厲之中。而次第雍容。天人之數已明。不棘欲。無慙德。雖黃帝堯舜禹湯後起。蔑以加此者。故我客觀之。且永觀之。成字宜如

此看、祖曰聽、客曰觀、聲容俱妙。孔子所謂盡美者也。

陳大士曰、樂可同敵于天地。客可釋恨于存亡。神人無恫。福享時臻。災害不生。釁孽無作。今而後可長游于其間而保有。說豫客將何歲不至止。鐘簴之所而觀此喤喤之盛也哉。

聖人於祖孫之際。實有感格之理。於宇宙之衆。實有鼓動之微。故一機達於渺。神明無不畢赴。一事動其本。志氣無不畢聚。非矯誣也。

黃氏曰、總之周庭也。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

不和敬。至於閨門之中。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閨
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胥今日始矣。
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禮樂豈易言哉、周備六代之樂、
至秦而盡滅之矣、漢興、禮作於叔孫通、樂作於唐山夫人、
武帝定古樂、而李延年協律、雖遠勝於秦。而昭德象功之
意不傳。禮樂之用。徒以飾後世聽睹而已。悲夫。

潛

序曰、潛、季冬薦魚、春薦鮪也、○疏云、周公武王太平時。澤
及潛逃。魚皆肥美。獻之先祖。神明降福。作者述其事而為

此歌焉。
孔氏曰、冬月既寒、魚不行孕、性定而肥、則衆魚皆可薦、春
鮪始來、惟薦鮪而已、詩弋曰、魚肥而薦。取其味也。鮪來而
獻。取其時也。
月令、季冬、命漁師取魚、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
春、薦鮪于寢廟、魯語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
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而嘗之廟、
白虎通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非此。則不可。故
隱公五年、公矢魚于棠。春秋譏之。

方岁曰、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
則有廟、祭則于廟、神道也、薦則于寢、人道也。
漆沮、我周托基焉、迺其初。有率之而西者。（追其後有衍之）而東者。
聽言。心愴愀然念我先王焉。蓋培植者經幾世矣。其澤存
其人。亡睹是魚有觸物之悲也。且北方少魚。魚為貴。貴異
物。順孝心。又思嗜之誠也。冬春以志時序。又霜露之愴也。
物雖小。有深焉者矣。非直告民力之普存族物之不疾蠡
也。神其食舊。勿替引之。則降福多矣。君子讀漆沮之歌。其
思切。其語婁。其真事死如事生也已。

李云、淪水、濟為大。江淮河漢次之。澧為近。伊洛瀍澗次之。
其間名魚無盡。乃不遠取。不近索。而必于漆沮者。取物于
祖所自興之地、于神嗜尤歆焉爾、于思嗜尤切焉爾○魏
云、縣及吉日與此、皆云漆沮、豈周家根本之地。氣王而多
產耶。抑天子以此地為湯沐。故虞之為漁獵所耶。
顧云、令太和不釀于神皐。耗端先見于重地。即欲告虔。將
焉取餘。即或食新。亦弗據我茲者盈盈一水。紆澗縈瀍。襟
豊帶洛。山高水清。綢深脉遠。潛有多魚也。故因化以及其
物。因物以及其地。因地以及其統。而後可以大報本矣。

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橬、橬、椮也、郭璞曰、今之作椮者、聚積柴木于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論詩曰、積柴以養魚、所以遂其生、非養以恣後日之取也、袁云、金寒之鄉、殺氣載金而益峻、至水王之際、寒威與水而俱深、非得木無以資其庇、

陸機云、鮪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鮛鮪、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謂此穴也、

雅翼云、鰷形纖長而白、郭云、即白鯈、此魚好游水上、故

莊子稱儵魚出游從容、以爲魚樂、明遂其性也、

曹氏曰、鱣與鱘俱黃、鮪色青黑、鰷與鰋皆白、惟鯉則獨得其赤、蓋用之者惟一時、而實備乎五方之氣、鱣與鮪相似、一則力能制人、一則當春穴山而出、鰷之性善群、鮪之性躍而能飛、鰋鯉則言乎一偃一仰、蓋產之者雖一地、而實全乎兩間之美、

顧云、孝子之假廟也、寧以徼福、正以報本、故雖一微之物乎、而先代之精神若式憑焉、則歆吐係之矣○馮云、繫此數物、豈輒當祖宗之心乎、乃入廟而念漆沮有深長思焉、仁孝所激、而祖宗係息之音、亦因以傳矣、故自此魚一躍、而岐山之鳳遂鳴、鳲鳩之化遂廣、麟趾之仁遂厚、熊羆之夢遂祥、八百年之氣運于是從兆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豈偶然哉、

陳大士曰、水澤腹堅、始伐水、而別有詩、漁師始漁、天子親往、而潛有詩、皆季冬事也、然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逆寒氣、獨無詩記其事何也、毋亦以其事近怪、而其禮又近戲與、蓋十二月大儺也、謂此月日經虛危、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中二星在

司危北、此四司者、鬼官之長、又墳四星在危東南、墳墓四司之氣、能爲厲鬼、將來或爲災厲、故儺磔以攘除之、其事之怪如此、先王順俗置爲官司、官司之重其事、亦所以職掌之使不亂也、若形之詩歌、則太重矣、且事非有關于先祖之故焉、不頌

雝

序曰、雝、禘大祖也○箋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大祖謂文王也、

鄭氏之學、以爲禘禮有四、祭法、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嚳、

注云、此祭昊天于圜丘、禘之一也、大傳云、禮、不王不禘、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謂祭感生帝于
南郊、禘之二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
太廟、禘之三也、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夏曰禘、注云、
此夏殷祭名、周則改之、以禘爲殷祭、禘之四也、
名物疏云、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于
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
一祫、春秋謂之大事、禘于其廟者、謂練時遷主遞廟、新
死者當禘祭于其廟以安之、祫于太祖者、以新崩之主

序昭穆也、其禘祫之異者、祫則未毀廟之主及毀廟之
主、皆合祭于太祖廟中、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
后稷之廟、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昭之遷主、祭于武
王之廟、而不及親廟、其坐位所向各別、○賈逵劉歆杜
預之徒、則以傳無祫文、謂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
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禘、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也、
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祫、合也、言巳未毀廟之主、皆合
食于太祖也、二、禮爲一、耳。先儒多以不王不禘之文議
魯僭祭、不知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得祫高祖、大夫

士得祫、何疑周公之後不得禘哉、按春秋傳有禘無祫、
國語云、郊禘之牛繭栗、又云、郊禘之事射牛、郊禘之事
有全脀、又云、天子親舂郊禘之盛、而不及祫、爾雅亦釋
禘而不釋祫、郎志所稱二禮之異、亦俱無證據、故馬端
臨云、魯之禘卽祫、或亦有見歟。
論詩曰、此武王初定天下、特祀文王文母、因加徽號、祭畢、
而歌以徹之事
有國時、以一國事其親。有天下時。以天下事其親。而等威
禮度。因以異焉。今日之考。非昔日之考也。今日之右。非昔

日之祭也。有自四方來者矣。今日之相。亦非如昔日庶士。
也。維辟公矣。而于一人主鬯其間。亦得稱天子云。幸以天
子。故而羣稱殷禮。得人肆祀。廟貌亦改觀矣。說者知重辟
公、而于天子字反畧而呼過、何也、
來意出于自然、故曰雝雝、及至廟而止、則一片祇承欽翼
不息、故曰肅肅、正義曰、和在色、敬在心、和、敬、賢者之常、因
來至異文而分之、其實常肅雝也、○黎云、穆穆者文之神
也、於穆者文所以棲神也。疑文之體以對文。游文之天以
見文。故曰天子穆穆。

詩弋曰、尊爲天子。天下諸侯入而相禮。何等氣象。使皇考而在。面進一觴。豈不遂尊養之懷。故武不覺穆然悲思。恐幽明阻隔。或未能必其來饗。故下與其綏予孝子。則穆穆兩字。當是摹其神情冥漠有不勝悽愴爲爾〇末二章、亦皆其穆然遐想所及。然想及之而穆穆之懷愈無已矣

箋云、於進大牡之牲、百辟諸侯、又助我陳其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懽心〇疏云、薦廣牡、楚茨所謂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之類、

假字、皇字、乃末節右字意、必如此而孝子之心始安。不然。

身爲天子。而親享侯禮其安乎。賴皇考燕及之功以有此故又曰烈考。

陳天士曰、武城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夫紂不能安人。皇天所爲怒也。而文王安之。皇天所爲燕也。在乎寧之世。文德即能安人。在亂離之世。非文德而兼武德不能安人。故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豈拘拘小智所能辦。拘拘之小智。則以文王終矣。宣哲維人所以文武爲后也。其燕皇天而昌厥後。以享有廣牡之薦。豈虛也哉。宣哲而曰維人、已首出萬邦庶類之上。文武而曰維后。實隱承帝王曆數之統。然則今日之右之也。詎曰不宜〇維人、以全天下之性命言。維后、以與天下於安全言。

袁云、處抱于獨者。不可以入萬物之心。蓋物各有一隅之隱。未易領也。宜而後達其氣類與之相親。知周乎身者。不足以貿萬物之巧。蓋物各有千變之藏。不可測也。哲而後洞其本末與之相詔。是人與人皆湛此同域之照也。蓋天以性予人。而即以權予聖。聖人以人統天。而即以天統物。宇宙之大全。賴此一人者。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而相持人類於大敗。合天下之人而盡之。故曰維人。此即謂

燕及皇天矣。蓋人之至者。天之盡。從乎其分而言之也

陳大士曰、人知文王之名。而未嘗究其實也。易名之與從其多。與尊者而言之。而不覺逸其平。人知文王之全于臣。而未嘗一探其全于君也。服事之節。從其心與迹者言之。而何所病其德

爲云、言盡人即已從靈蠢以及冲漠無一不盡有不盡焉非人也。言備后即又舉安民以及昚天無一不備有不備焉非后也。

陳大士曰、文王之德。以天下報之。而不相償者也。文之德。

以文王食之而不能盡者也。后稷養民千餘年。而天僾之曰。以夏商之事擬周。禹最王於前。契最王於前。而周獨後也。後則積愈至而報愈遲。吾無以安之。獨使其後之有過焉而已矣。且文王亦養民百餘年。而天爾僾之曰。以禹湯之身擬武。禹之前無文。湯之前亦無文。而武獨有所籍也。籍則讓爾高而得爾固。吾無以明之。獨使其後之能副焉而已矣

馮云、服事之殃天不能違文。故代興之符。身若幸釋。厥後用昌。文亦不能違天。故肇造之基。本支百世

董氏曰、繁祉之介、即介耳。必綏以眉壽者何。天蓋以獨夫未殄惡。猶君也。六七作之澤猶有存焉者。抱器者猶懷故都也。於斯時而臨汝遂集。玉步遂移。即神器擁衛。不殊今日。而仰質文心。惻乎不惻乎。是家聲從此殞也。何言昌後哉。惟夫以耄耋之齡。而享强固之安。使極君臣之變而遍飛亢之會。傷荼毒者一無可解。戴聖明者一無可施。猶且得徐而觀兵。徐而遲暇。徐而戎衣焉。終不忍傷其服事之心。而曲以行其燕及之報。天心固如此也

朱云、右烈考。求諸生人。父子之道也。亦右文母。求諸生人。夫婦之義也

讀葛覃卷耳二詩、大姒寔關千古女士翰墨之原。誠何媿于文乎。故號云大姒自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

號云、此祭文王、則于禮當諱、而云克昌厥後者、以此言自是四海之人歌頌之辭。本非廟中之事。故其詞不爲廟諱。及採得之後、即爲經典。詩書不諱。故無嫌耳。孫氏云四方爰發、亦此類也。蘇氏曰、周之所諱。不以其名、號之故。而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

載見

序曰、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陳大士曰、載見辟王、非諸侯助祭之詩。乃新天子始謁武王之廟。諸侯謁見。因助祭焉。新天子勞謝之詞。

鄒云、按武王年八十生成王、九十三崩、成王立年十有三、非甚童稚也、此即其初立朝諸侯、率以見于武王廟之樂歌、詩明徵如此、世儒惑于明堂位云、周公負扆践祚七年、而後致政、併强此詩爲七年後王親政作、蓋據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彼謂成王七年周公留洛耳、非謂七年前成王未親政也、十三歲天子、尸

居而又七年、則二十矣、乃始見諸侯乎、
詩弋曰、載見辟見、兩日書然臣忠君孝可想周家有道氣
象。〇周禮、先王以覲禮同邦國、以祀禮萃人心。嗣王即位。
二禮備萃如此。
傳曰、載、始也、論詩曰、武王未受命制禮作樂未遑。成王嗣
位、周公佐之。典章大備。故諸侯始來朝。曰求厥章耳。〇成
王幼、則求章當諸周公、而云見辟王者、尊辟王耳、陳大士
曰、國之有章。非必待新君之立而有也。然必自見而求之。
要使天下知人主之爲尊。雖當幼弱。猶不敢越命而自行。

又使人主知國典之爲重。雖當紛紜。猶不敢後期而乃請
正義曰曰求厥章、諸侯謹愼奉法。能內修諸已、自求其車服
禮儀之文章。使不失法度。如下文云云也。休有烈光。是能
自求文章。故無所不美也。〇覲禮曰、侯氏神見、乘墨車、載
龍旂弧韣、乃朝。注云、墨車、大夫車也。入天子之國。車服不
可盡與王同。故覲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注云、在旁與已
同曰偏駕、所云、謹、愼、奉、行、即、指、此、也。龍旂建之車上。說旂
即是詳其所建之車也。
陳大士曰、龍旂以下、天子車服、

箋云、至祭時、伯又率之見于武王廟、使助祭也、疏云、廟
命、畢公召公爲二伯、率諸侯、故知此亦伯率之也、思皇
多祜、敘、諸侯之意、
楊子雲曰、孝莫大于寧親、寧親莫大乎寧神、寧神莫大乎
得四表之懽心、其周公之謂乎、
箋餘云、成王嗣位纔十三齡、遽云介眉壽、何也、蓋家遭不
造、孫承先緒。其追皇求福之念以壽爲先
緝熙二字、是周家世德、又成王祈天永命之本、頌成王者
併此凡三見矣、夫總一緝熙也。用以基命。則宥密之心也。

用以敬天。則光明之學也。用以膺福。則又純常之嘏也。俾
者、有厚望、辟公之意。蓋昭考之精神滿天下。一處不光明。
多福即受其拈關。昭考之精神屬于身。一念不光明。綏介
即爲之中斷。奚足稱純嘏哉。故藉烈侯之昭假以集福。復
欲藉烈侯之匡勳以永福耳。
箋云祭有十倫之義、使光明大嘏之意、疏云、祭統云、夫祭
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
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
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敘焉、見上下之際焉、祭

有十種倫理之義。大而難明。故言使光明之也。
所謂純嘏者何、嘗觀箕疇斂福。錫厥臣民。王者無福。臣民之福即其福也。安有臣民不康。而得驕語純嘏哉。故民質德多福之徵也。漢文詔祝官爲民祈福毋爲一人。得周家遺意矣。

有客

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也、
按樂記、武王克殷、下車、封微子于宋、是微子原與武庚並封、至是始命之代殷後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微子之命、王若曰、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王家、肅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太白授首、而祿父再殛、周人之心。先有不自安者。故款曲慰勞而歌此詩。
徐玄扈曰、讀此不獨周家忠厚。其真情實意。藹然如不容已。亦以見微子在當時翹然峻潔。有巖巖壁立千仞氣象。○今人多以懟德爲武王諱。不知能懟便是聖人。若弃懿止乎不識懟字。

箋曰、有客重言之者、異之也、亦、亦武庚也、武庚爲二王後。乘殷之馬。乃叛而誅。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馬。獨賢而見尊異。故言亦。駁而美之。說通曰、嘆不肖、而念賢也。○金云、又以見聖人無宿怒府怨之意。鑒其澀轍。而即令庶商弗封。防其反戈。而忍令商丘弗卜。斬人之祀。不祥而不可爲也。棄先之禮。不智而不可爲也。
馮云、我客所抱而來歸者。皆殷之所尚也。其爲尊彝。周人變其名而黃之。其爲鼓楹。周人更其制而縣之。其爲瑚大。周人益而八之。其爲俎椇。周人增而房之。抱器之不可用。聽藏之帝乙之廟。車之大一統。咸新其變易之規。惟是周人乘驪。殷人乘翰。周客也而亦白其馬。猶以一物存殷而已矣。○猶以一物存殷正客之志也。父師奴。少師剖。而鳴鴞又成擒。先王之祀斬然不得已以悌慎克孝之心寄之於此耳。亦白其馬。客之志悲矣。亦白其馬而客之志用慰矣。
檀弓云、殷人尚白、戎事乘翰、注云、以建丑之月爲正、物牙色白、易曰、白馬翰如、明堂位云、夏后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

陳大士曰、夫殷廢國也、而微子賢嗣也、廢國不可以不愼、而賢嗣不可以無輔。夫人主之忌薄臣也、非必國家實薄。而彼自見者奇養異之形、卽列侯之作弗靖也、雖乃其身自爲、而旁亦無正人君子之助、微不將文王追琢其章者。微子且追琢其旅也、蓋從行如此。卽在周可知矣。且從行如此、卽其主可知矣。此所以懲前非也、此所以邀後福也。○微子不置監、信其賢也、微子不必置監、懲其獘也。

陳云、萋者盛之象、且者多之象。○萬云、閟官教商之旅、琢治玉之名、故箋云以賢美之、故玉言之。徐云、謂治練琢磨也、見其自客之治練琢磨中來也。

萬云、成湯之遺胤、而遜蹟之臣服之列、覺于意有所不安。帝乙之長子、而稱異之延揖之稱。使其心亦有所大服。其客之也、尊之也。其客之而遂有之也、有不可言者也。嗟乎殷蘩非故、而黃鉞可悲、物季盡更、而白馬猶在。當其時、望和鸞鞗革、而萋且其旅、膚敏殷士、祼將于京、奉命而往、終事以還、有不可一朝之意、曰宿宿、曰信信、曰追之、周人若揣其意而言此耳。

陳子常曰、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卽此作留、則下文不須繫、

大士曰、客既留、而常有難久之意。吾遠示其期、適速之行也。吾姑因不多之日、而又少之留、一日且得一日之惟。客既留、而常計所留之程、吾遂如其期、是縱其往也。吾姑因已過之日、而重約之、更後期復有後期之說。蓋國家事已大定、而分已久明、故不以能臣爲多、而以有客爲重。使客留焉、而使予一人借光矜衆、不亦美乎

箋云、追、送也、於微子去、王始言餞送之、跡云、謂已發上道、逐而送之、明先不言送、王意不欲其去也、

嘗稽微子之言曰、商其淪喪、我行避矣。則其嘗壁歸周、剖圭執宋、寧惟是傳一日之寵澤巳哉。威福之說、何周人設詞之不倫也。吾以爲朝廷之上、有諸侯。宗廟之中、有天子帝制依然。與九獻八佾之典同其禮、與五侯九伯之規異其儀。非客之所謂威福也。雖是積爾家邦、聊慰遜荒之志。修其禮物、用酬抱器之心。客志在存祀、蓋卽以客之志留客云爾。

馮云、先王于先代之後、其心公平廣大。致其敬、又盡其愛、則爲之斬平格而廣興量之寵之、爲客累也。蓋威既淫、而無所復益、福孔夷、而無所復艱。意若曰、則惟宣昆主牖。

以俟殺無禍焉無息焉斯可也

鄧仲興曰淫凶也指紂與武庚也威謂誅紂與討武庚也夷平也蓋言既往之事乃其禍淫之威今日嘉予善人降福其爲平易而無所猜忌矣此微子始受命故舉武庚事以諷之

施氏曰昔周之戒商非武王意也顧既戒之而復封之而復于微子改封之亦非周公意也顧既戒之人對其後而神怡接神明之際中有感而難言亦惟道其致留之祭已矣雖然而且欲繫之且欲綏之且侈威福之降以與一鑒之何言之懇也如謂是我周移其祚而不殄其嗣更肅客焉義至乎又謂是我客執重器而昭世守如分王焉思渥乎而義不容恝乎若然則客之去猶留也何必一堂之長侍而後爲有客也且客雖欲去可留也何妨稽帷之暫駐而懸崇返國也而何言之懇也蓋取諸其懷而與之不如弗取則綏之而懼其不綏也微夫人之失德吾焉得亡之而又焉得取之則不必綏而必欲其綏也意在吐茹之間無能向客道之亦不啻道之矣他日武王語箕子曰吾殺紂是與非與而箕子繫嗬無詞也則此始道其留之者有以夫否則安取此白馬淫威而侈談之作情別態也

徐筆洞曰自常情而論即降以淫威之福豈能如當日御守行事之大想微子之賢未必遂以此介意但周人于其來也而以此慰客之心周人不無疑客矣孰若與之相忘而游于不知哉予讀洛誥諭頌之書因想周家太多事也惟恐民心之不相忘也抑世風之降而不得不然與去唐虞遠矣

尚書日記曰自後世論之懲管蔡事鮮不疑同姓懲武庚事少有能善處前代後者周家則不然管蔡敗而並建親賢以藩屏周者爲益盛武庚敗而建微子于上公其待遇爲益加此周德之爲至也

宋之後而有襄公王者之後降爲伯而不成爲伯其治降宋之後而有孔子神明之後遷爲聖而有加乎聖其道升

武

序曰武奏大武也○疏云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因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然則樂自奏大武而此詩則歌以節舞者也非以此詩奏也

疏云、大武者、周公作樂所爲舞也、謂之武者、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注云、作樂者緣民所樂于已之功、然則以武王用武除暴爲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爲武樂。
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是也、魯申公以此爲大武一成之歌春秋傳亦以此爲大武之首章、
周公象武王之功。作大武之樂。功以武成、樂亦以武名。說者得毋以征誅爲武乎哉。不知武以止戈爲義。蓋深表其用武之意不在武耳。
劉云、天下而可直用其文。焉所事武。惟文處其必窮之勢。

而後乃借武以行之。故順以行文謂之文。逆以行文謂之武。武與文非對待之說也。使武王而僅以用介爲武。其去窮黷者無幾。何足稱無競之烈。而以大武者也。文非委生民於塗炭。故其文爲允文。武非毒天下於干戈。故其武爲大武。
周家父子之際。夫子以爲善繼善述。此詩以爲開後。皆後事據理之詞也。如魯男子閉門不納。何時學柳下惠。而夫子以爲善學。則武周不是繼述。故曰善繼述。文王未嘗開後。故曰克開說者必舉兩代極相反之事。宛轉附會。將聖人神龍變化。說得板腐。又費周折。殊失尚論本旨。大凡前人啓其端。後人竟其緒。此之謂開。此之謂繼述。前人未嘗開端。後人刱而爲之。疑於未嘗繼述。疑於未嘗開。于是以善繼述以克開揚抗之耳。然則勝殷遏劉。武之創也。認眞以爲繼述則非也。故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而於非常之舉可從時移勢革中想見前人。令人悠然思我稽考也。以爲非允文文王不至此。不知何故而純熙之氣運合以明夷牧野之干戈合以服事會朝之清明合以十三年之昔節而後其間陰陽相剌綮紾相均志氣情文有餘不足

之數俱若相配。乃以爲武王之嗣夫有所受之也云耳畢竟克開之義云何。凡前人留有餘地。後人則有餘地可安。文王則天意人心盡欲開之。而已極意阻却之。挽回避遜之極曾不留後人以餘地可。仍勢窮不得不反。其實文王非開而指之爲克開。吾故曰後事據理之詞也。識此卽謂堯舜傳賢有以開禹之傳子。唐虞揖讓有以開商周之征誅無不可。
爲武王之受極難耳。胃天下之大不韙以成天下之大不忍。蓋際夫時窮勢促之秋。毅然以身受之。殆不避艱險而

肩任者耳。則夫稱干比戈。其事已著。何必以不血刃之說蓋之。此詩不諱其事。而善白其心。于文言文。于武言武。于作樂偏言功。即合武于文。亦只以歌功。眞象武而作也。文王之文。以止殺爲心。以觀成爲功者也。按其當年。未始不沃如綴之婚。未始不除淫刑之威。未始不剪滅助惡之黨與。而殺終不止。而功終未定者。以不勝殷故也。迨武王勝殷。則遏劉矣。則定爾功矣。人知武王以殺勝殷。而不知其以勝殷止殺耳。人又知武王功在勝殷。而不知其以勝殷定功耳。

勝殷遏劉、者定爾功、莫看作武王之武。即武王之文也。可見非文之開武。文王仍開武之文也。武王非以大武靖難。仍以大文克敵也。神聖舉事。不狃一時之成局。而失千古之太常。類如此。

樂記、孔子與賓牟賈言及武之遲而又久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女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曰建櫜。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脫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武之遲久。不亦宜乎。此分明是勝殷遏劉者定爾功註䟽。觀此。則止殺不獨爲止殷之殺。謂武盡美其斯之謂與。

箋餘云者、致也。如其次致曲之致。言其勝殷遏劉。乃委曲。

致其如傷安民之心。以成大定之功也。

箋云、耆、老也。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誅紂、須暇五年。○曲禮、六十日耆、尚書云、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䟽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以八年即位、至十三年乃誅紂、是須暇五年也、

秦之以力弱諸侯也。功亦幾與湯武並。不旋踵而陳涉首難。豪傑蠭起。卒爲天下笑。武不止殺。所以功亦無定。時孟子曰定于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此之謂也。

陳大士曰大武頌武王而言不遏物烈而已嗣而已受而已而原本于文王之開之也孝子不忍欺其親忠臣不忍欺其君

武王有武功周公作舞以象功因奏大武詩人又作歌以節舞反情以諧其志遡本以導其和文情俱相配而行者也意承不忍変之節而誓師者再觀兵者三有世德作求之意焉周公象爲總干山立之舞而詩人則爲之歌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牧野俟與肆伐而會朝清明有進于不得已之意焉周公象爲發揚蹈厲之舞而詩人則

爲之歌勝殷遏劉干戈戢弓矢櫜求懿德以肆時夏而太平有象也周公象爲武亂皆坐之舞而詩人則爲之歌耆定爾功故不知武王之功者請觀大武之舞不知大武之舞者請誦武之章

嚴華谷曰武頌言文王之德不可無武王之功爲奏大武而言之維清言周之成功皆本于文王之德爲奏象武而言之各有攸當也

詩志周頌卷之二十四終

詩志周頌卷之二十五

陽范王孫輯者

周頌　閔予小子

序曰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箋云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于廟也疏云亦是謀政之事但謀者與人之辭故下篇言謀此則獨述王言故稱朝廟且此下三篇一時之事皆因朝廟而作故首篇言朝以冠之

徐玄扈曰凡子孫忘其祖父未有不墜先業者讀此詩想見成王當日痛瞻依之不及而哀慕不忘悽然酸楚之意其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有由來矣

從未有不克爲人子爲人孫而堪僾居人上者成王即政之初即以父祖爲念以繼序爲思少年天子立志已不等閒

疏云曲禮稱天子在喪曰予小子若已除喪當爲吉稱而言小子在疚爲喪中詞者以去喪日近又序其在喪之事故仍同喪稱匡衡曰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人子之於親喪也終身爲可矣先王制爲三年之禮示人有所止也蓋不欲人以憂傷毀性而斬勉於孝之域也成

王既免喪猶曰嬛嬛在疚而忽思皇考之克孝者猶所謂
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其圖所爲終身之慕爲耳且在疚不
解不過孩提之知能而無當於帝王之纘述永世克孝而
後此念不可限量不可窮已皇考得毋念哉

試舉癸伐之事與服事之事較心迹覺其乖違而成王能
指之爲孝卽就純熙之時與養晦之時較初終不無睽背
而成王能指之爲永孝可見其平日觀型時已自能視於
無形聽於無聲於以勉孝何難哉噫武王之事不惟見諒
於天下萬世而蚤已無欺於童稚不知其所以對前人覲

其所以示後人者而可思已

孔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
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武王
本執競之精神以伸其不匱之思而從身迫家從家迫國
從國迫天下用悉展其天經地義之常而無復遺憾不曰
永言孝思而曰永世克孝此其義也蓋處武王之時勢得
全於孝難而克孝處武之時勢其功被一世正易以礙孝
而永世克孝永世克孝者其達孝之謂乎

大凡已之精神與親之精神非二也但不念則隔念之則
通不念則離念之則合著存之極如必須對越于天爲伺
左右于帝爲猶以爲念之未親也陟降庭止非果親之來
會也卽此能念之真精神乙爲呈露耳古人齊則思成祭
則如在豈求之杳冥也哉

朱子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非一於此則不還於彼一於
彼則不還於此、蓋有至一者存萬事不離一事萬念不離
一念也武王之念文王亮非徒愛慕不忘懸空思想而已
其十生開基剏業經營天下無一非稟前人之精神而行
卽萬念不離一念之意卽所謂敬也但念于永世其敬已

純念于初服其敬當勉夙夜者勉之之謂也今人徒以兩
眼看其雙手叉心之爲敬殆所謂鬼窟中坐者耳聖賢之
學問豈其然

姚云、驟而語克孝則難夫敬直閑予之一念所自操存而
不容放驟而語永世若違夫夙夜敬直在疚之一刻不作
退轉而已有餘

不曰祭而曰序序者遞衍於無窮之謂不能續前人非繼
不能令後人有可續亦非繼是一身而繫兩世之精神片
念而關八百之運祚何等鄭重

陳云、曰靖永清之烈。未許執疚者輕荷仔肩。繼者之有愼思可知。緝熙敬勝之遺。未許不聽者妄尋眞緒。繼者之有精思可知。○思不忘三字、分明便是敬字、

大凡忠孝之念、離則無之。不思則不激發耳。繼序則曰思不忘。封功則曰數時繹思。子思孝。臣思忠。所以福祿無窮。宇宙相維。於不朽也。

武王老年喪父。猶然孺慕之念。成王幼冲踐阼。便有繼序之思。周家父子祖孫之精神、綿亘如一。所以窮而能通安、而能危。其基大業而致盛治也宜哉。

訪落

序曰、訪落、嗣王謀于廟也。○箋云、成王始卽政、自以承聖父之業、懼不能遵其道德、故于廟中與羣臣謀、

李氏曰、人君者天下之本。始卽位臨政者。又人君之本也。故伊尹告太甲以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亦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厥命。此訪落所由作也。

論詩云、成王訪落、與顔子喟然一嘆相似、高堅前後不易從、不得不求之博文約禮、悠違判渙不易就、不得不求之上下陟降、其苦心一也、

卽以昭考之聖、猶訪洪範於箕子、訪丹書於太公、而矧幼冲者乎、周家父子之際有師資。君臣之間有朋友。安其傳世之久也歟。

郝云、草木實落始生、故謂始爲落、艾老則刈、故謂終爲艾、

詩潮曰、落、如籬落之落、謂人所聚居也、朕、如考工記函人爲甲眂其朕之朕、謂朕兆也、言人之一身必有着落之處。必有止歸之地。亦必訪而後得。故訪予之所落止者、以爲惟率時昭考而已、於乎昭考之爲昭考者、悠哉

悠哉、其朕兆未有艾也、予何從而率之、

惟分昭考分予。所以要就要繼判渙。卽從就處繼處見也。體會眞時。當體不隔。保明其身。卽予也卽昭考也。一而已矣。不必復言就與繼矣、

許氏曰、紹庭上下、欲法武王之正朝廷也、陟降厥家、欲法武王之齊其家也、保明其身、欲願武王助其修身也、成王之學、有本末先後矣。

陳大士曰、明主之治。先嚴于根本之圖。京師者吏民之本。而庭幃者廟堂之本。明王之學。敢謹于幾微之際。其對廷

臣如對上帝。而其對妻子如對大賓。即此意已足師爲治平之規。而馳騖于其深遠自苦耳。
箋餘云、身字結束得妙。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身之不保、何以保天下。身之不明、何以明天下。故先把身子立定、方好理論天下事。

敬之

序曰、敬之、群臣進戒嗣王也、　疏云、此承上篇事相首尾、故箋言群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戒之、
黄氏通解曰、荀子曰、天子即位、上卿進曰、能除患則爲福、

中卿進曰、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下卿進曰、敬戒無怠、群臣進戒始以敬、三卿授策終以敬。此心學之源也、　六帖曰、伊尹訓太甲曰、祗厥身、召公告康王曰、今王敬之哉、皆以此爲告君第一義、
詩測曰、此成王敬學之詩。即不必爲進答之說亦好。
天顯而命不易、得無以形求天、惧認高高在上者之爲顯、而不知陟降日監者之爲顯、則此一念、已開媮惰之端、故復申言之、
箋餘云、積形者蒼蒼、閉眼不見。積理者惺惺、觸耳便聞。聲

是圖通之物、如菩薩脩普賢行者、從耳識而入、無行不脩、無德不備、是謂大光明境界。不聰二字、大可參悟、
章云、天下之情、人必天下之聰人也、人主而自見爲聰、即敬力微矣。周之成王自謂不聰者也。學鋭而見鈍、德成而見虧。備備乎日月懋勉、其心渾是一敬矣。
沈無回曰、敬者卓然之謂、人心有蔽則昏、無蔽則卓然矣、學者所錮閉其聰、而使之卓然者也、就將緝熙而至于光明、則本體昭昭、即不言敬而敬在矣〇光明者敬之體、不敢以自然爲期也、惟日就月將、精學以緝熙於光明而已、

矣、
張云、于茲無把捉之中。而提以一念之欲往。若有即之可依者。名爲就。而積日爲月以統計之。更有令人盱目前途而未知底止者。只有將之可言耳。　吳益釋曰、積刻爲日、積日爲月、曾幾何而忽已一日一月也、此真不再得之日月也、一日有一日之就、一月有一月之將、而後此日此月。爲我之日我之月也。不必云一日兼幾日之力、一月兼幾月之功也。
學無得之可言。言日月之就將。言緝熙于光明而已矣。學

亦無止法。終身此日月之就將終身此緝熙于光明而已矣。
上天顯思之豈惟光明之体可以仰對文祖敬止之傳本緝熙之力庶幾冥合
詩揆曰、有許大氣力肎一敬字不起文王曰於緝熙敬止。是肎敬法太公告武王曰敬勝怠勝是肎得起之謂此日就月將又是學肎法堯兢兢、舜業業、猶恐肎之不勝況小子乎、焉得不思求助
學記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釋名曰、縛佛也、言掣引佛戾以制馬也、故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佛者拗戾而不從之也、其字从一弓兩矢、豈不佛哉、觀此則成王不欲群臣異順從已也明矣、
德之中涵者隱而難窺、著于行則顯而易見、董子曰、問聖人者問其所爲而無問其所以爲也、問其所以爲、終弗能見。不如勿問。問爲而爲之所不爲而勿爲、是與聖人同實也、卽此意
明能超迹象、必不能藏功程能化階級、必不能遺日用觀示我顯德行可見緝熙光明非徒以靜揖爲功如此方爲精粗合一之學

叓曰、是時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揖之志、
小毖
序曰、小毖嗣王求助也、　箋云、天下之事。當愼其小。小時而不愼。後爲禍大。故成王求忠臣早輔助已爲政以救患難。
劉成安曰、朱子以此詩作于成王免喪之際、則是武王崩後之三年也、按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官、群叔流言、則是武正方崩、流言卽與、周公避而居東二年之秋、天有風雷之變、于是王迎公歸明年免喪朝廟、而此四詩繼作、故此詩深懲管蔡之事也、　疏云、頌之大列、皆繇神明而與、此蓋亦因祭在廟而求助也、
沈仲容曰、諒落愼始也、所以處常、小毖謹後也、所以處變、
○朱氏曰、王悔聽流言、而迎復周公、因賦此以荅鴟鴞之詩也、
周氏曰、此詩所謂懲而毖者、豈悔夫管蔡之監殷耶、非也、悔其不察夫流言而輕信以疑周公也。又悔其不去夫管蔡而輕任以党祿父也。然不言恩負于二叔。而寓言于蜂

鳥者何也衆生于骨肉蓋不忍以明言之也
劉而强曰、天下惟使之一途、可以展英雄之畧、亦可以収貪過之功。人主惟信之一念、可以孚賢喆之心、亦可以格群小之詐。寧有以使敗以信失者。劉古人狙詐作使、蜂亦未嘗不可並、豚魚可信、虫亦未嘗不堪允、要亦自有幾權以妙其駕馭、有眞明以神其感格、而必不若予之求螫予之譬允也。故啟吾心發奸摘伏之明、懲而毖者得也。或并蔡夫委任推誠之路、懲而毖者不更失乎。然則奈何馭天下之賢以任、馭天下之奸以明、應天下之常以誠、應天下之變以智、庶乎其可也已。

大凡輕使之過、無緣輕信之念所致、蜂鳥之喩、雖各開而意實相承不封、
埤雅云、蜂有兩衙應潮、其主之所在、衆蜂爲之旋繞如衛、有君臣之義、其毒在尾、垂顮如鋒、故謂之蜂
舍人曰、桃虫名鷦、其雌名鴱、郭璞曰、鷦鷯小鳥而生雕鶚者也、俗名巧婦、關東謂之桑飛、又謂之工雀、又謂之過贏、又謂之女匠、關西謂之韈雀、陸机云、今鷦鷯也、微小于黃雀、其雛化而爲鵰、　黃氏佐曰、鷦鷯生鵰、恐一時之言、如李白云、權歸臣兮鼠變虎、不得以文害意、陳大士曰、武庚其先桃虫也、其後鵰鶚也、故云、
箋云、集、會也、未任統理我國家難成之事、謂使周公居攝時也、我又會于辛苦、遇三監及淮夷之亂也　上重未堪字。下重集字。使力可爲、則雖亦可勝。禍適至、則患亦易甚。今以未堪之身。叢此重患、能無惶〻求助之思。
詩弋曰、一視事任、便覺有許多辛苦叢集。學問自此便大進。　箋餘云、舍曰怡堂而能集蓼。是臥薪嘗胆之策也。孟子所云生于憂患者此耳。四方日靖之治。其集蓼之報乎。

戴記曰、君子之于不善也、身勿爲能也、色勿爲不可能也、色也勿爲可能也、心思勿爲不可能也、成王一經覆轍之後、而兢惕更覺倍之、
蜀本圖經云、蓼有紫赤靑馬水香木等七種、　離騷云、蓼虫不能從乎葵藿、則葵藿苷而蓼苦故也、禮記、膾秋用蓼、
陳大士曰、吾讀成王之詩。深有意乎其人也。而又思周公之教之深也。抗世子法于伯禽。于玆驗焉。雖然、此非成王之言也。成王之爲世子也幼。既免喪。猶之乎幼也。且其人

中材也、當其顧命也。憑玉几以見群臣。發經遠保世之言、無甙焉巳耳。此髮未燥、何爲者明辟尚未復子也。而遽能爲性命之語乎。且訪落孰先周公。不一言及之。即此可以知其故矣。小毖或成王自爲之。前三詩斷非成王自爲之。其非成王自爲之、孰爲之。周公之作諸誥也、皆手定之。乃托于王。則三詩獨異諸。雖然。周公爲此何也。則又其微權也。托以誨焉者也。托于成王之自爲之。以示群臣之不可以不訪而其所訪之語。又陰爲之程。使其日夜不得不勉以合于其中。蓋不覺其用意之所存。而权遠矣。一日陟降

于庭一日陟降于家、一日陟降于事、非周公豈其能此、故日非成王自爲之、周公之爲之、武庚間管蔡、管蔡間王室、人之無良、我以爲兄、而任以東方之事而自螫也、一桃虫也、吾不知其爲鳥、更不知其鳥而鷦鷯也、夫物有大耳也。必有大苦隨之、成王之克成令主也。則集蓼之故也夫。詩揆日、剖桐爲珪、成王猶有幼、小作耍之事、故并蜂允桃虫、童子戲也、爲物所愚、稗態可掬、想當時群臣以此爲輕使輕信之規未必成王自作也、

載芟

序曰、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疏云、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王者于春時親耕籍田以勸農業、又祈求社稷使獲其年豐歲稔詩人述其豐熟之事、而爲此歌焉、經陳下民樂治田業、收穫弘多、釀爲酒醴、用以祭祀、是歸王者耕籍田、祈社稷、勸之、使然、故序本其多穫所繇。言其作頌之意、經則主説年豐。故其言不及籍社。所以經序有異也。

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仲春、擇元日、命民人社、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然則天子祈社亦以仲春、與耕籍異月、而連言之者、俱在春

時、故以春揔之、

天官甸師掌耕耨王籍、祭義云、天子千畝、諸侯百畝、月令云、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周語云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韋昭云、王無耦、以一耜耕、班、次也、庶人、謂甸師之屬、府史胥徒也、　箋云、藉之言借也、

疏云、王者役人。自是常事。而謂之借者。言此田耕耨皆當王親爲之。但以聽政治民。有所不暇。故借人之力以爲巳功耳。

疏云、聖王制法、爲此籍田者、萬民之業。以農爲本。五亂

之事唯祭爲大以天子之貴親執耒耜所以勸農業也
祭之所奉必用巳力所以敬神明也祭義曰天子爲藉
千畆躬秉耒耜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齍
盛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祭法云王爲群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二
社皆應以春社之此爲百姓祈祭文當主于泰社其稷
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二稷焉
從緑疇青畆說到宗廟朝廷上去誠有見于田事與國事
相關皇家之景色與廬井之力作相因烏得以農事視農

事也周之宜農盖漫然巳哉
楊氏曰周于農之務不嫌獨詳而要歸于慕恱其事蓋使
民漸達于教民之端卒能自趍于利而勿有勉强之情故
地無肥瘠總欲使主伯亞旅之自奉其祖妣胡考農無上
下總欲使耕種耘穫之自鼓其百禮邦家劳也而有以尊
之勤也而有以忘之祭祀燕會之用歸其所自明不必料
游惰以應良天子之名而各守其業役于祀而不自巳所
以通胼胝之懽忭合衆心之祥和以成一代之治其屡豊
年也宜哉

沐無囘曰一家之中無暇人無暇晷無暇情農夫之所得
爲者如是焉止矣至于活而達穫而多可以洽百禮光家
邦寧胡考則非農夫之所得爲也民服先疇國修舊典休
徵狎至民力普存明賜非一日敢自我而怨忘之此報賽
之所不容巳也
顯云周公成王之時耕籍以勸下民祈社而求穀實故其
時之民樂治田業
時說耕耘雙提下文復分承而疏之　箋云將耕先始
芟作其艸木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于是

耘除其根株則此是既耕而耘與緜緜其麃爲既苗而
耘不同是又一解
耕之爲道是以五行生尅之運通五穀消長之机者也蓋
借厲于金貸威于火金之所尅以除其敵火之所生以資其
子用能濟潤于水而發青于土
左傳如農夫之務去艸焉芟夷蘊崇之故除艸曰芟秋
官柞氏掌攻艸木故除木曰柞即國語所謂擊槀除田
是也　周禮薙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柞氏下士八人
徒二十人

箋云、隰謂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者、遂人云、十夫
有溝、溝上有畛、
千耦其耘、則亦千耦其耕可知、夫耦以千計、保無人各鶩
其見、各委其能乎、有家長以爲之主、而伯亞旅彊以悉聽
約束焉、誰有意見紛起、以亂盡一之規、神情懈弛、不盡竭處
之力者、農無墜業、歲用降康、豈徒徵之神力也哉　覩其
通力合作、可想見徹之義焉、
馮云、天子率群臣以耕于籍、農家亦萃群力而耕諸原、天
子三推、卿次之、大夫次之、士又次之、庶人終于千畝、主伯

亞旅彊大相率以從事、何以異是、　王云、一室之中、而六
官具焉、主也者以爲君也、伯其公孤之任乎、亞旅也者以
爲卿貳也、彊次其輿隷之屬乎、一耕之役、而四倫備焉、主
伯而下父子也、彊佐之而宛然朋友之義矣、亞旅而上兄
弟也、以從之、而恍然君臣之象焉、
箋云、彊有餘力者、嚴云、謂其人強壯、治一夫之田、仍有
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周禮曰、以彊予任民、注云、彊予、
謂民餘力復予之田、引之以證彊有餘力、
箋曰、以閑民也、疏曰、太平之世、而得有閑民者、人之才

度等級不同、有不能自立、爲人所役者、聖人順而任之、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九日閑民、無常職、轉移執
事是也、
沈云、聳諗妒忌、人世之孽緣、未聞出于田畔、農人之夫婦、
與恒夫婦異、宣淫導豫、天地之邪氣、未嘗流入農家、即農
夫婦之依媚、與恒夫婦亦異、蓋祖鄙之氣象、士也未甚澤
于詩書禮樂之中、靚粧之伎倆、婦也未甚詣于琴瑟靜好
之味、朴質勤劬而已矣、惟朴質、故其致眞、惟勤劬、故其情
渥、顧有史不及書、圖不能繪者、從旁觀而領畧之耳、大凡

五倫之中、物物各有眞至之情、始克相維于不散、吾謂君
臣、父子、兄弟、朋友之交、使得盡如田家之夫婦、其情亦足
無憾矣、
盧云、夫婦只見其媚依之情、而無他慮也、而神休遠矣、何
也、令前此非百室之盈、則春耕有不給之苦、攜來筐筥、出
諸稱貸、顧有方舉趾而愀然者、安得有此媚依、令前此非
婦子之寧、則妻兒有啼飢之困、勉強餉田、家無全飽、顧有
時瞻女而悽然者、又安得有此媚依、令風雨不調、疾苦頻
侵、則觸目有切身之痛、夫婦相向、愁苦呻吟、顧有當食而

不下咽者。又安得有此媥㑊。人知萬億及秭之爲神休烏
知夫媥㑊之亦爲神休也。終之曰振古如斯。得毋意乎。
始也極目郊原空曠千里。何所有乎。聽睹間有資其饁耳。
指顧間有畧其耜耳。未几驛驛其達有厭其傑矣。又未几
有寔其積萬億及秭矣。何自而來也哉。似人之有能生乎
地之有實天之有。巧藏于人之有耳。蓋恃冥漠之眷顧不
成非分之邀。既利器之齎揉亦不墮無因之獲。民力又安
可誣也、

箋曰、俶載當作熾菑、既耕除草木根株、乃更以利耜熾
菑之而後種、

大凡精于其事者。舉此事之始終節候。靡不洞悉其微。周
人重農。則亦嘗精于農其播而函函而達達而傑傑而苗。
固主伯亞旅之筋力相配而行。亦曾孫田畯之精神相輔
而現者也。故言之畢肖其候而狀之曲盡其情。說者以爲
耘者以苗生爲候。此不過著耘之始事云爾。試問鹵莽滅
裂者。能道其隻字否。

董氏曰、凡農家豐歡之狀。正難爲玉食者陳也。曰此自田
間細事耳。抑知七鬯在廟。嘉賓在列。國老在庠。凡百供億

悉豐登是賴。今西成奏大有書。天子坐總章以受三壤之
賦。命大飲以供五齊之釀。酒醴既清。國典斯舉。雖亦奉歲
事之常。惟一經豐享之所臨。自可載三農之含哺鼓嘘九土
之醇和。以嘉覓覓而几筵膠庠之間。何在不有餘情。且視
凶饑之歲。朝廷減膳。百官修救。有司殺禮。其氣象何如哉。
朱云、禮之初。始諸飲食。後世達而用之。遂貫于朝廟遍乎
庠序。無不有以盡其情而脩其節。蓋養道隆也。是故年之
不可不豐也。小人愛其無食。君子愛其無禮。而物力既饒。
人起而精求其用。材質既固。物因以變化。其天味以養人。

而氣以及神。簡以食民。其重以得賢。祖以食壯。其耳以養
老。孝敬仁愛之端。胥是物也。然則豐年之利。洽于洽矣。是
故推而致之宗廟之中。祼鬯相將。而後其生者先其死者。
君子因是以致孝。朝廷之中。獻酬相錯。而下其愚者尚其
賢者。君子因是以敬德。膠庠之中。饋祝相顧而勞其少者。
妥其老者。君子因是以教讓。蓋飲食之道。先王不欲無詞
而行。其情豐享之始。不欲徒利而生其侈。故因其財物以
致其義而風俗以厚。教化以成。豐年之利。蓋不淺矣。
陳大士曰、事有其實而萬萬不可已者。亦有其文而亦萬

萬不可已者以天下之大僅之衣食裁足而已而無從容
寬緩之風則天下安得其有餘之地而托焉故祝哽祝噎
非亟務也而可以徼太平以叔季之世僅僅富強苟安而
已而無道德文雅之事則天下安得聖賢之舉而稱焉故
拜師乞言非實政也而可以應經義
古者天子不如後世之尊故禮于諸侯來朝以賓礼見有
饗以訓恭儉有燕以示慈惠益去相臨之分而通上下之
情所以否隔不生下情畢達福祿和平而天下大治
李氏曰養老之禮有三老五更爲父事三老所以敎天下

爲人子者兄事五更所以敎天下爲人弟者親見而拜于
祖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饐在前祝噎在後三公
設几九卿正履天子之尊且事他人爲父兄孰敢遺其親
父兄乎是一舉而孝弟之盡洋々乎九州外矣
周書謚法保民耆艾曰胡々爲養也　徐云老人瘦露
高結如垂胡也釋詁云考成也言老而有成德如大雅
所謂老成人也
箋曰燕祭祀心非云且而有且謂將有嘉慶禎祥先
來見也心非云今而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聞而至也

言修德行禮莫不獲報乃古昔而如此
馮云能爲逢年者非農夫也併能爲力田者亦非農夫也
但神明之權過盛則人將工矯誣而輕職業故爲之隱其
旨徼其詞而第曰匪且也匪今也古之人有行之者成則
報之勿使有殷焉耳蓋爲之求瑞于古而神休自見矣故
詩爲祈報設而偏不言祭先王不以神道先民事有以也
夫周家以農事開國故因而議耕議穫敎孝敎弟考其終
而爲之歲典美其則而乃成國紀故曰振古如茲倘一家
之藏壞則一歲之事荒矣于是爲之歌咏其事以寓其鼓

舞神化之道而堅其樂事赴功之心
駱云末枝淫巧之盛古未有也而獨以是事參天下之力
而一田野之志蓋彊以之衆似蔵于且而依媚之風不殊
爲珍奇難得之瑞古弗貴也而獨以是慶萃乾坤之美而
普民力之和蓋禮儀之盛似備于今而仁孝之道不異焉
向氏曰植之也久故其流之也長積之也深故其傳之也
裕周人之農事蓋非一朝一夕之故者而沐浴歌咏于賽
祭之日殆反本修古不忘自生之意歟礼者反本修古不
忘自生者也甚矣古人之厚也振古如茲一言其勤劳恭

樸敦厚淳朴之風猶可想見。八百年有道之長未必不本此。後世乃有覩祖宗之耕具而目之爲田翁者。柰之何其不衰且亂也

陳大士曰。農之爲事苦矣。先王有道焉使之而忘其勞。人情莫不樂其群。主伯亞旅皆在焉。均勞又聚語也。人情莫不樂所暱。婦女自饁。氣脉焉契又相慰藉也。人情莫不樂苗之秀與苗之實也。驛驛厭厭緜緜濟濟。其無有巳火之氣所泄而雨水不時也。其無有亥水之氣所淫而水潦爲敗也。其無有寅木之氣所損而五穀不食也。于

時可自臘致有酒矣。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與主伯亞旅妻孥共之。又非人情所樂乎。而必開之以祖妣之畀胡考之寧。飲食之間有至教焉。不獨以醉飽爲德而已。所以示天下之孝也。王道也。良耜猶是志也。荼蓼朽而黍稷茂。火耕水耨古而有之。然不及來牟何也。一時敘事不致詳也。且月令孟春天子食麥。麥以金王而生。火王而死。又無與于耜于趾之時焉。載芟無特牲。而良耜有之。非有隆殺互文焉耳也。一則曰古。二則曰古。以爲飲酒無傷也。又教不忘所自。以崇原也。王道也。

良耜

序曰。良耜。秋報社稷也

詩弋曰。前篇因朝廷典禮之舉而頌其功。此篇因民間婦子之寧而頌其功。意稍別耳。

祭報者君上之事。懷其意。索之虛空杳冥中已爾。而必陳其耕耨播種之勤。述其終歲倉廩豐實。婦子喜寧之際。何也。聖人之舉事必有深意在焉。蓋明以示天下不忘從來之義。而陰以寓其激勸感動之意。此詩人設教也。爲予由曰。夫詩之可以興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志也。先言勤勞後

言逸樂。使勤者可以自忘其勞。而怠者亦知以自奮也。此言得之矣

錢氏曰。畎畝之業其事甚卑。今無以震而矜之。則其事不甚尊于人。而老弱之力不盡。故隆之于無敢褻。則業賤而不遷。幻之于不可測。則力勞而能任。此其以似續妣祖之思托之賽詞以見志也與。

畟畟。郭璞曰。嚴利也。嵗之云者。極其利而言也。如嚴冬嚴威之謂。　舍人曰。畟畟。耜入地之貌。

箋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

疏云、少牢特牲、大夫士祭禮、食有黍、明黍是貴也、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爲忌日、貶而用稷、是爲賤也、賤者當食稷耳、　月令、仲夏、農巳登黍、孟秋、庶人薦

不日饁而日贍、舍有倩在、其笠伊糾、其鎛斯趙、卽從贍字、寫出、若農夫弟知薅荼蓼巳耳、不自知也、　耘之時夏時也。夏則日瞻居多、雨濡居少、故簑可置、而笠必需、其擧笠之輕者。其運鎛之重也。其首容之不定者。其手力之無停者也。勿謂斯趙之所獲無多也。益深用其剌。一鎛可斬。淺試其刃、必再鎛乃斷、是二人之耘、而僅効一人之力、二日

之耘。而僅收一日之功也。又況入不深。而根復長。是三鎛四鎛而止當一鎛之用矣。又況艾不盡。而蔓難圖。是四鎛五鎛猶不當一鎛之用矣。今日吹卯擧土。寔邀恩于不稂不莠之神貺也。雖然。神亦不福惰農。言念應蔉之始。農夫亦曷敢爱其力也哉。

天之生嘉種。而不能不生荼蓼也。正天心之仁爱也。蓋百穀之植。氣化。與人事。兩成之。令旣播之後。無復有穡之者。人必不盡力于耘。人不盡力于耘。則本根不固。無以禦風雨。荼蓼不朽。無以茂黍稷。氣化雖至。而人事不齊。其于收穫無几矣。其不能不生荼蓼也。所以役人力也。其借資于荼蓼之朽也。又所以妙化工也。吾故曰正天心之仁爱也。

○林云、造物之生意原巧。每雨懸以啟人力之勤惰。嬉嬉者。若借荼蓼以警其偷。皇皇者。若借荼蓼以酬其痒

徐士彰曰、薅荼、則凡百穀之宜高而寒者得其養、薅蓼、則凡百穀之宜下而暑者全其生、觀荼蓼爲水陸之草可見、　周語曰、民無懸耜、野無與草、

月令、季夏、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陸農師曰、凡耕穀多、則穗頭擡起而不密、栗栗、則密矣、就一堆而言、與其比如櫛、就衆堆言者不同、

陳云、如墉。猶意其借高以佔地之有餘。而林林者又如此。如櫛。猶意其卑棲以爭地之不足。而壘壘者又如彼。夫墉雖高。力可致。櫛雖密。功能爲。至于積而其崇如之。其比如之。果盡胼胝之力也哉。

以開百室、是計畝均分景象、　李敬一曰、歲雖比登。客有稱貸以濟匱。家卽無賙、仍需貢賦以給公。一鮮獲。將深藏而避焉。今闢門以待。取盈示之以不急矣。啟戶而聽。徵調

示之以無負矣且也人人自愛無失意室中之藏者即外戶不閉而可在匕好施有博延道左之車者即行旅不齎而可

箋曰百室一族也一族同時納穀親匕也百室者出必共洫而耕入必共族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歡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是百家為一族于六鄉則一族於六遂則一酇也　族師注云酺者為人物灾害之神也故祭以止之古書作步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酺五日注云因祭酺而與其民長幼相獻即所謂合醵

也禮器注云合錢飲酒為醵族師云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又鄉飲酒禮州長于春秋有屬氏射于州序之禮黨正于國索鬼神而祭祀有屬氏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凡此皆豐年所必舉故并述之

婦子非若丈夫之能安分而恬守也又非若僕御之能含飢而忍垢也稍究愁立見反唇而相然且一家惟婦子之職畢供奉上之惟正備胡考之椒馨始敢叨其潤又惟婦子之慮纖績往歲之負貸留他年之餘黍始肯果其腹一言婦子寧止凡豐年之家不待舉而恍然矣

陳大士曰社五色而獨言騂者非錯舉也所以順其土之氣周角周正而不厭捄者非偶然也所以專其黃之功

疏云地官牧人云凡陰祀用黝牛毛之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黝牲今用黃者蓋正禮用黝至于報社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而仍黑脣也

捄角傳曰社稷之牛角尺　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無社稷之文社稷卑于宗廟宜與賓客同尺也

章大力曰神道大僾必非望報而必以歲事供者所以匕人事處之神道幽寂非嗜飲食而必以牲牷獻者所以匕人道接之

論詩曰農年之慶前篇說向祭祀燕享上何等禮數此篇說轉婦子寧止上何等質實禮數末也質實本也含哺鼓腹直追上古淳龐之象故曰續古之人作詩者殊有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之恩

陳大士曰因方社而所報實與之為恪敬焉以傳恭也索鬼神而息農夫姑與之為醉飽焉以衍澤也事遵乎古則

順而神道之教不衰與行于久則重而水土之政可强
周禮籥章所年于田祖則歓豳雅以樂田畯祭蜡則歓
豳頌以息老物與方社之祭一時並舉古之人使之必
報之如此
記曰蜡也者索也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一先嗇二司
嗇三百種四農五郵表畷六猫虎七坊八水庸其祝祠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無作草木歸其澤想當時
之歌不過如此自周公爲之琅然笙匏遂可登于俎豆
矣

郊特牲云蜡之祭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
榛杖喪殺也盖謂物之助成歲功者至此而老匕則終
故以喪禮之殺者送之所謂仁至而義盡也

絲衣

序曰絲衣繹賓尸也　宗廟之事先王不欲其速已也故
一祭之間必使人反覆而無盡祭義曰既祭之後陶匕遂
遂如將復入然而其情可知已倘實明從事成禮而退歉
已而忘焉非禮也亦非志也此繹之所不容已也謂之曰
繹不信乎其可繹也哉

箋云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
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曰肜疏云繹與賓尸事不同
而序並言者繹是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盖正祭
爲祖考繹祭爲賓尸
顧云于是乃覲其始事日者不有展器眡濯告備省鑊之
儀雜舉于宗伯肆師之職者哉而今禮之次復然于是乃
覲其終事日者不有舉觶定偫卒度卒獲之制奉行于三
獻百拜之後者哉而今旅而歓匕而善又復然神鑒焉以
爲敬之惟久也宜以久報以爲儀之惟善也宜以善報胡

考之休亦頻報之意也
按周禮正祭視滌濯逆齊省鑊告時告備皆使小宗伯
繹禮輕故用士盖亦宗伯之屬士也　箋云繹之旅士
用兕觥變于祭也
郊特牲曰繹之于庫門内祊之于東方失之矣明繹祭
當在廟門外也則基是門外西夾之堂基也
序又曰高子云靈星之尸也　胡云此祈蚕之時繹而賓
尸之樂歌明所賓者蚕神之尸也
按靈星星龍星卽房星東方蒼龍之宿蚕爲龍精尸以象

之絲衣載弁者尸服也蚕爲絲故衣絲紑潔白也象蚕
也俅ヒ下曲貌象蚕形也　房爲天馬蚕馬同氣故蚕
首似馬
月令季春天子薦鞠衣于先帝鞠衣黄桑衣先帝太昊
木德之君司蚕桑者薦衣祈蚕也
詩廰曰夫衣食者民之命農桑者國之本三百篇農祭之
詩多矣蚕祭惟一篇故聖人删存之朱子謂序誤高子尤
誤不自知其誤也
頌云絲衣賓尸而用則主于獻士朱子以清廟之祭烈文

獻頭相絲衣獻士故日亦祭而飲酒之詩
蔦日古人一祭之中最多事凡祭毎一受胙主與賓尸皆
有獻酬之礼既畢然後亞獻至獻畢復受胙此及烈文飲
酒必受胙時之獻酬也
入廟思敬人之情也但未祭之先人所易忽將畢之後人
所易怠此詩鼐鼒以上言其易忽者而不敢忽兕觥以下
言其易怠者而不敢怠則其正祭時而肅將從事不言可
知矣詩之善立言如此
存玄云其紑俅ヒ制度然耳只是首舉其人將紑俅賛美

者大錯邵氏曰士祭之衣弁誰不然而覺可美者則以夫
人之服緑衣戴爵弁也
衣視其弁首爵弁則衣用緇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
緇帶靺韐注云純衣絲衣也禮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
以絲爲衣且非祭祀之服惟爵弁服純衣
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於巳士弁而祭于公
冠而祭於巳疏云弁赤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故曰爵
弁
陳大士曰祭之言齊也内齊心而外齊物一物不戒必有

廢于用者矣一官不備必有缺於戒者矣故士雖小而得
與於祭亦求助之本也蓋王必需告之周而後敬謹之心
安亦必候告之周而後對越之事起
李敬一曰孝子之祭也慮事不可以不豫具物不可以不
備然而座中以治之其賛襄于左右則有司存焉故天子
意喩多士口喩天子耳治多士目治
陸羽明云王之巳格宗宮而猶蹴外位者穆乎如有思也
洞乎如有缺也盛濯籩豆則望之在上而敢謂必濯必具
牲殺鼎鉉則顧之在下而敢謂必充必潔李云雖陳于堂

者有瞽人。麗于碑者有充人。列于門者有亨人。各共乃職。其敢屑越。而王心不能遂已也。顧云、有其省而告者。王于是若親歷堂基焉。而可無虞于陳器矣。亦若親睹博碩焉。而可無虞于牲牢矣。亦若親覘絜粢焉。而可無虞于烹飪之不戒矣。想孝子於斯時。其往也如慕。士往而得以寄其慕。其反也如疑。士反而因以豁其疑。王自是蓋有事焉。士固有助于王也乎。

特牲、先夕陳事、主人卽位于堂下、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籩豆、反降、東北面告濯具、主人出復外位、宗人視

牲、告充、宗人舉鼎鼏、告潔、　按特牲是說士祭、其次與此詩同、正義曰、士卑、不嫌其禮得同君、

按祭禮壺設于東序、籩豆鉶陳于東房、几席及敦陳于西箱、牲與鼎在門外、鼎正當門、居牲北、牲居鼎南、少近西

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蓋門之內外、夾其東西皆有塾、一門凡四塾、門外兩塾南向、門內兩塾北向、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明臣下當見于君必熟思其事。

有塾必有基。詩所指、則內塾之基、與東西階相直處也、自堂之堂、則指廟堂、非塾堂也、

大全云、基、士所立告之位也、賓主東西立、向主則背賓。故北面立而告之也。

鼐鼎鼒、鼎只二件、孫炎曰、鼐、鼎之斂上而小口者、　周禮、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然則牲体皆享于鑊、然後肉胥之鼎、而羹芼于鉶、　三禮圖云、天子之鼎、飾以黃金、諸侯飾以金、容一斛、大夫羊鼎飾以銅、容五斗、士豕鼎飾以鐵、容三斗、牛羊豕鼎各狀其首于足、

陳大士曰、後世之祭、以神道全之。故旨酒之設、獨爲之神。古人之祭以人道接之。故旨酒之設、并及諸人。自五獻六獻而後、而王與后有飲酒者矣。誰爲之神爲之也。若曰神嗜飲食。已多矣。方將與酬之。自胙王胙后而後。而在廟諸臣。有飲酒者矣。誰爲之。王與后体神之意爲之也。若曰若駿奔走。已勞矣。姑相以酢之。

禮之用和爲貴。不似後人拘迫。惟恐其事之不竟也。

正義曰、兕觥、所以罰失禮、至旅而獻酬交錯、或容失、故此時設之、其觩、明、爲罰而不犯也。

晏曰、飲美酒者、皆思自矣、不謹譁、不敖慢也、正義曰、祭末多倦怠傲慢、故美其不吳不傲、則于祭前齊敬明矣、孔子嘗曰、我祭必獲福、可見恭敬明神、必有獲福之理。非徒飾說矯誣也。寧子又云、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此意亦佳、

酌

序曰、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傳曰、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于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正義曰、周公戒成王云、肇稱殷礼、祀于新邑、明待成王即政。乃行周禮、既如此、樂亦宜然、潤蓬云、有瞽始作樂而合乎太祖、此亦當告太祖也、又大武樂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諸廟之中、皆用此樂、或亦徧告群廟也、

時一也、何云晦、何云熙、將以人心言。然孟津之初會。群侯已皆至矣。若以紂之惡稔。爲周之時光。則其熙有不忍言者矣。非武之志也。然則云何。此必在武王自心上覺其有與天命之時相卷舒者。觀恭嘗之詞曰、予弗奉天。厥罪惟均。則是用大介。真有時之迫而後起焉已。

吳云、葦誅之事。雖帝王一變局、寔古今一定局、何也、時也、故堯舜不得不變爲湯武、虞夏不得不變爲商周、有千古之一時、湯武因而用之、何容心哉

詩弋曰、身維處晦方、能閑寂區中事、而于天人之數、不致褻節而施、故乾龍莫先于潛、遲之又久、雖當躍淵、猶必自試、至于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卽此造字、言其搏梳化工、卷舒由我、蹻蹻乎、豈復因時爲卷舒、其斯爲乘龍御天者耶、故曰我龍受之、蓋酌者養之事也、然則師者、亦師其養晦而已、內則十三舞勺、倘亦遵師養晦之義與、

陳大士曰、遵養時晦、或純臣也。或奇兵也、未知其果安在也。後世于師昧于遵養時晦之義、未達武心。乃一切與天下相姑息、不知時一純熙、是用大介、蹻蹻乎若脫兎、適不及距矣。寔維爾公允師、殆窺後世之弱政弱勢之事已焉、陳云、時之爲義大矣哉。其所以乘之者有兩候、曰熙曰晦、而所以宰之者惟一念。曰公公則時乎用晦、而初非乘机遘會。蘖老師堅壁之權謀、時乎用熙、而更非躁動急功、僥倖假仁之雜伯。此百世師也。不然、而漫言乘時、時豈濟私之物哉。兩師字當一列看、于鑠王師、言其師天而動者

也
趙云、凡道法之授受則有師。至于統緒間。直言作述耳。今爾公不惟可爲爾祖爾父、并可爲爾師。見箕裘之外當別有靈承也
蔦曰、酌卽勺也、禮樂志、周公作勺、其謂此與、內則、成童舞象、十三舞勺、謂以此詩爲節而舞也、舞象武舞也、謂用兵刺伐干戈之小舞也、舞勺者文舞也、謂不用兵器、以籥而武也、勺籥也、左傳作約、
述曰、勺盖大武之五成、左傳以武頌爲武之卒章、以賚爲武之三、以桓爲武之六、朱氏謂桓賚二篇皆大武篇中之一章、其言信而有証、

桓

序曰、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疏云、武王伐紂之後、民安年豐、克定王業、代殷爲王、皆由講武類禡得使之然、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追述其事、而爲此歌焉、
鄭云、武王伐紂、告于天地鬼神、武舞象之而歌、以言其志、在安民保士定家、非利天下也、故曰武志。
王制云、天子將出征、与於所征之地、尚書歐陽說以享類祭之、謂依郊祀而爲之、周禮禡作貉、或作貊々之言百、祭祀此神、求獲百倍、謂祭始造兵爲軍法者、　謚法、闢土服遠曰桓、以桓名篇、是有威武之義、
說通曰、桓奉天伐暴也。賚錄賢賞功也。桓爲武之始、賚爲武之終、各有所指。時說于以四方克定厥家、與分封無異、則大武樂章、不應重出、乃謝詩、故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謂伐越戲方、伐靡、伐衛、伐磨、伐宣方、伐蜀、伐厲之類是也、然則序說非謬矣、
天下如一身然、毒痡肆虐。病在膏肓矣。牧野用鉞、宇宙爲之一剖。是攻以鍼砭也。若無膏粱以休養之、天心正不容已也。然則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之說、非天意也。惟慘殺者有干天地之和、故蕭條之景應之耳。
左傳、武有七德、七曰豐財、又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
天命匪解、劉云、虞夏之興、皆在上世。周稷以同功一體之人、遲之數百年而後受事。稷遲卽不易、竟固亦物数之自然。至如商之興也、政尚刑殺、周前十五王、皆以優游寬裕之道養之、柔道所以爲久要、亦事勢之大凡也、

箋云、天命爲善不解倦者、以爲天子、我桓々有威武之

武王尉能安有天下之事此言其當天意也于是用武事于四方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

蕭云以受國家之馳驅捴謂之臣以鍾天地之靈秀捴謂之士茲不直日臣而曰士者何慮泥受事之迹翻以動世主猜忌之嫌即其初服之名猶足凜當年式用之心云耳

陳大士曰夫致豊年固在綏萬邦也然識者獨有意于厚待殷士之一節矣即此巳應代商而王而況其他哉夫弋殷國而不悚其勇小任殷士而不疑其勇大桓桓武王眞桓桓武王矣　厥士指殷士言便與賚不重複

子常云武王有封墓釋四式廬興滅繼絕諸事按周封同姓周公而下五十餘人異姓太公而下四百餘人通而言之千八百國知非先代苗裔即殷遺多士耳文王篇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又書多士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又多方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又畢命茲殷庶士席寵惟舊由是互觀大士此論誠爲不誣

姜餘云孔子嘆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又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其選也若視民之安危如秦越人之肥瘠便不關切聖人把天下作家看孟子所以托喻于同室之鬬也　余以爲就厥士言之令厥士共治天下則難令厥士各定其家則易蓋用衆人之私以成其公也此聖人之权也

董云天下大勢伸之者甚固則爭之者亦甚力能不先天下以防誰開天下以隙嘗觀周家親命之際曾孫秉鉞多士雲從所不免競起功名之迹定一本之憂寐非富之心渊武之所以處多士與多士之所以效武者大槩可想矣

詩弋曰英雄之主多始勤而終怠武王既伐暴以獲豊年又保士以定厥家持其自强不息之心與匪解之命相爲

克副眞是五百年間出之君故曰皇矣閒之　査云武無代商之志而所行皆代商之道武無私天下之心而皆天命人心之所欲私

陳大士曰綏萬邦屢豊年固實事乎而難爲訓矣後世易乎不藉口也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其有大風之思與當武王之時一戎衣而天下且大定何有于家三叔之事亦惟在王室邦君室則其欲得士以安厥家也殆知有祿父之變也民獻十夫以救功圖終又安知非武王陰養以貽之也乎

賚

序曰、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疏云、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追述其事而爲此樂歌焉、　通篇是代武王說意中事

祭統云古者明君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而此之錫山土田必告于文人者、不待此也。欲因仰對而動其思耳。

尚書武城篇、武王克殷而反、祀于宗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民悅服、左傳昔武王克商、光有

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樂記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薊祝陳、下車、而封杞宋又言將帥之士、使爲諸侯、虎賁之士、脫劍祀于明堂皆六封事也

詩挨曰、人曰封建聖人之公也予曰封建聖人之仁也蓋建萬國親諸侯所以比天下耳試取而于繹思而玩之恍然有不忍搖動萬民之心焉若只剖土酬勞借力固國于大封真精神猶未窺其一班也。

鍾伯敬曰、兩言繹思令人神動大封之典其恐以土地人民觀之哉。故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言思也

要餘云、百戰而有天下者。土地人民皆祖宗汗血之所流櫛風沐雨之可思也。勤止而有天下者。土地人民皆祖宗心血之所注。德澤恩波之可思也。雖可思同。而仁暴異。國祚之長短因之。周家卜年八百。文王其可忘與。

正義曰、言我父文王、既以勤勞于政事、止以勤勞于政事。故布此天下之業。

玩篇中兩繹思字、可見賚人以土宇者。正責人以勤勞者也。一肩其任。便無可委脫安逸處。從古帝王孜孜急急。只

求副厥任耳。然則巢許之不敢受堯之天下。非高也。其自揣力薄。不能担任。志佚而不耐勞苦也乎

金帛可以酬勞民土豈堪假借。于敷時之虎賁旅而。函其身裂其國以爲酧勲之物。念之可爲寒心且也縣人之頭蕩人之業而遂席以爲安。且定其能自必乎故人以爲天下已定而吾正虞其未定人以爲我于諸臣用報而不知我于諸臣反有所求

陳大士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似叙其祖父之勤勞。以告天下。若曰。我當受天命久矣。天下之人亦可以自靖而

相安矣。舜禹以匹夫受唐虞之天下。黙無一言。若以爲固然。而天下亦遂安之。至武周之際汲汲也。世変也。夫聖人因世變。不得已而爲此。聖人爲之。風俗于是乎遂成。後世循焉。而又爲其毎下者。噫嘻。聖人之心戚矣。數時繹思、可繹而思者何物、大封同姓、大封異姓、神明之後。或在畎畝。夏商未有三恪之偹也。至周亦求之民間而祚之以土。夫以文王之勤。而諸人人人得以自利。欲人繹思之、而不明告其所以。若曰我周無所私利。如此是亦足以荅天下矣。此正所爲慰安天下之人之心。以求天下之安定。而又恐

天下之不吾与也。復曰時周之命。不可不繹思也。使商不亡。周不興。彼南面而稱寡者不幾。以宴人子。終是可不深思。以無忘其勤勞也哉。吁、其意抑何含蓄而不露也。蓋其事難言之、姑微示其意焉耳。

大抵功臣智勇足恃。患其不思。又患其妄思。此詩始本文王之勤勞。欲献以生其思。終醒以時周之命。張皇以拜其思。感動之意、與陪馭之方。並見于一詩之中矣。

譚云、諸臣有親見其黽求不遑。稔聞其慘怛如傷者。足履其地。心狀其儀。真有可悲可泣。何恐恩澤之不嗣於卜世。

君臣父子之間有一段可深思而不可明言者。惻然于言下。武王蓋以己之孝作臣之忠也

陳臥龍曰、凡與人言捌始。必言其所自始。稱先王之可繹。所以開源流之思。以爲後世地也。凡與人臣言事。必不直其雄武。稱先王之可繹。所以著服事之節。以爲諸侯地也。

般

序曰、般、巡狩而祀四嶽河海也。　箋餘云、武樂各章殊事。此詩、卽樂記所謂四成而南國是彊者也。李敬野曰、般其大平之極盛乎。所以終周頌也。

孔疏曰、詩無般字、鄭箋訓樂、言爲天下所美樂。蘓氏曰、般、遊也。曾氏曰、取般旋之義、巡狩而徧于四方、所謂般旋也。

王氏曰、天命所歸之主。無過神人共屬而已。我周收拾人心則有時邁之典。收拾神心。則又有般之役。

黃氏曰、得天下必告于名山大川、王者開務之大礼也。舜受天下于堯、猶必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蓋受命之始。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而况武王革命之主乎。書舜典所載、詩時邁所頌、皆先王之良法美意。承天命而答人心者也。後

世若作鄜畤詞、陳寶封泰山、禪梁父、治枌榆社、立靈星祠、如司馬遷封禪書之所稱者、嗚呼、先王之意微矣、
白虎通曰、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于太山何、萬物交代之處也、必于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增太山之高以報天、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于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其附梁甫之基以報地
古之人使之必報之、及之而後祀之、故興廢何常、當其令

者斯爲尊、因革通用、值其主者斯爲貴、此周之命之所以稱時也、
傳曰、高山、四岳也、嶞山、匕之嶞匕小者也、箋云、猶圖也、登其高山而祭之、望秩于山川、小山及高岳皆信按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何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祭者合爲一、裒衆也、對配也、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　漢書溝洫志曰、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于四瀆、而河爲宗、然則河爲四瀆之長、故言河可以兼之、

時說、允猶翕河、則四岳皆徧矣、大士曰、河非盡翕也、山岳夾之而河身束、由翕河則不由泛溢之河矣、泛河者、大陸中河也、或曰、禹治河、其利歷千百年至周而不忽、
陳大士曰、禮神其大端矣、而禮諸侯尤其大端矣、古者之天子、不如後世之尊、而必有以酬之、以應往來之節、且古之天子、不如後世之逸、而必有以躬之、以志上下之道、因而習扞格之所隔、察痌苦之所居、審利害之所伏、而隱其駕馭之權焉、
徐筆洞曰、敷字不宜落空、當云我今之號令敷布于天下、

者、正以裒聚天下之心而對之也、敷字與裒字正相照、上之令欲敷、下之心欲裒也、敷字中、原藏有命字、故末句特斗醒爲時周之命耳、
魯申公以武爲大武之一成、賚爲大武之二成、時邁爲大武之三成、般爲大武之四成、勺爲大武之五成、桓爲大武之六成、而春秋傳又以武爲大武之首章、桓爲大武之六章、賚爲大武之三章、說又不同、
詩志周頌卷之二十五

頌說

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郝仲輿曰、古文頌與容通、王者太平功成。美其盛德形容以告于神明。其辭從容悠遠故曰容。如清廟等篇咏謌則乏響。以其言太永而聲遠也。故曰清廟之樂一唱三嘆有餘音者此也。

三頌總論

陳大士曰、詩有四、風也、小雅也、大雅也、三頌也、頌于詩為最尊、美盛德之形容、告成功于神明、事神之道、覩燕享受釐陳戒有加焉、其後之何也、風而雅、雅而頌、遞而尊之、已歌耳人事。終而鬼事。始微風、以德化感、吹庶、雅之、君臣、以慈惠盡下、備道、德褒上、志欲、其祀、夏配、天收、天下之豫、以燕、帝享、祖茂、祿也。頌之語、視雅莊。視風尤莊。何也。事神之道。加肅焉爾也。風一事也而疊言之、即雅亦多有此、風主咏嘆。雅主歌詠。而頌則無是也。事神之道。加肅焉爾也。周頌為章者一、魯商二頌為章者不一、不一則亦有疊言者矣、商頌小球大球小共大共以外無有焉、不如魯頌之疊之也、則魯不敢純擬周也、文與時異、且作者往往不必皆聖賢之徒、其脉浮而疏、其語誇而肆、君子有微訊已焉。先文王何也。周之王莫文王。力也武王。纘終而已。雅之、先文王也。頌之、先文王也。一也。王季周近親也。雅别有見于他篇。而頌則沓然矣。闕也。不然。我未之前聞也。武之頌。閔八篇而始及之。十八篇而始專及之。其或詮次之無義乎。不然。我未之前聞也。詩之為詩也、率為有韻之文、至周頌不然、載芟振古如茲、以為不叶聲。寧令韻、則清廟句相德廟斯又何以說焉、後世之為古樂府也、未嘗無韻也、而獨闕之、我未之前聞也。周頌僅數語。愈讀而愈見焉。愈讀而愈有為。所謂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常見文王者。僾然如復見文王焉。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然非獨清廟也。此以為聖人之文本性情而出言也。郊社之禮。山川之祭。莫有大為者矣。無詩焉。我將非特舉也。時邁亦非特舉也。以為尊而不敢以辭達乎。易曰雷出地奮。先王以作樂殷薦上帝。樂必有章。章必有詩。而烏乎默之。且賽田薦餚靡所弗具。而獨闕此也。我未之前聞也。古者祈年于田祖、則歆豳雅以樂田畯、祭蜡、則歌豳頌以息老物、祈年、始事。祭蜡、終事。故分雅、頌焉。又樂田、畯燕享、

之道息老物與成功協焉耳。則莫知其篇章之所在也。于是以小雅楚茨信南山大田三篇疑于豳者附爲豳雅。以周頌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六篇疑于豳者附爲豳頌則莫有非之者也。然思文以下五篇無疑焉。而思文則否。夫王季無頌。君子非之。況后稷其始祖者哉。因其頌思文之德。偶肖于豳。而遂移用之。祀后稷之道不尊矣。魯獨有頌何也。用天子之禮樂焉。欲已諦。焉得而已諸。且諸侯皆有祖也。則皆有祭也。祭焉未有嘗而將事者。豈其無樂。豈其無詩。而詩則未有不以頌名者也。夫頌樂之章也。是卽樂也。聞有禁用天子之禮樂者矣。未聞有禁用禮樂者矣。則頌無國無之。而特不予其頌受命成功之事。若周頌之爲之也者。且列國之頌。載之不勝載焉。其闕之也。夫魯用天子之禮則不可知。謂其用天子之樂。果于何而據諸。春秋考仲子之宮。始書曰初獻六羽。初者卻辭。胡氏以爲先用八也。先用八。豈謂伯禽之時而遂用之。若樂之章則盡之乎魯頌矣。祇見其不及焉。未覩其僭之者也。周公微論功勞。夫非魯始祖乎。頌斷自僖公而下。而一言不及周公。夫春秋立武宮立煬宮因過。然何至其始祖併闕略

如此。此必先有爲而後遂逸也。孔子欲益之而不能益也。若究其用天子之事。則胡所指爲受命成功之語若三家之歌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者乎。則其僭者乎。頌無國無之。而魯獨載。此可指以生訾議耳。其或孔子私焉。未可知。不然則孔子欲削之而不能削也。錄商頌何也。宋先代之後法得用天子禮樂、祀其先祖、其語皆天子之樂章也。杞非天子之後乎。陳非天子之後乎。用諸則皆得用也。錄諸則皆得錄也。而二國闕焉。或曰遠也。杞不足徵。孔子惜焉。春秋之中。杞用夷禮以終其身。況能卽用先代之樂乎。而又況陳遠者乎。則吾未知其說之當也。吳與中國遠也。吳子季世也。則其使札來聘。得歷觀乎列國之樂。而辨其政治之得失。有見舞大夏者矣。有爲之歌部者矣。卽孔子且于齊聞之。豈有秩焉。然則胡然而闕之。而獨載商頌。則孔子私之也。孔子私之奈何。孔子非魯之臣子。而商之苗裔乎。故且得商頌十二篇。歸以祀其先王者。何氏之祖也。蓋不勝慨然已爲。故錄之。況吾又疑乎陳與杞之詩所存無幾而不成錄。魯頌錄于商頌之前何也。書之費誓先之矣。商頌自比于秦誓若杞于收錄殘篇者。然曰吾始以自譚乎。

臺賓乎而文不乎夫天下不以文乎夫子夫子以爲主人
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商頌時代居于
周之前、而語明白易曉、勝于周頌、何也、微獨詩也、盤庚諸
届、古今稱之、然讀之反若今人之語、至八誥之文、若厥若
彝及撫事如予、若亦厥君先敬勞、若克闕于乃邑謀介、固
不已八索九丘之言乎哉、晉承漢魏之後、而其文乃多强
造之語、斯亦文與時異焉、卽何論商周二頌也、夫詩風有
删、雅與頌無删、而頌尤無删、其去十之九、除周召二南邪
風一編、宜皆在十二國矣、今卽存十之一、亦安見其不可

後删哉、雅已疑向莊矣、若頌固定其祀何祖之詩、其以意
删之、幾從而删之、故先儒于雅頌獨曰殘缺者補、失次者
序、胡以不言删也、惟不事删也、商之尙以白、魯何居乎而
白牡也。退與宋埒焉、不敢絶擬周。何者。周公嫌也。謙嫌爲
當王也。其子孫用騂何。無嫌。無嫌何。非以王體享矣。夫周
之封魯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日生以養周公、死以
爲周公主、故魯祭周公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有穀
焉爾矣、其盛也、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猶是也、頌中多言
僖公之事。春秋十二公莫僖公賢焉。春秋之義有因褒以
見貶者前乎僖爲代幾何也、後乎僖爲代幾何也。獨擧僖
公僖公賢也。魯亾乎人之辭也。商頌十二篇、至删詩之時
而亾其七、然有天幸焉。商不如魯之缺也。始王者湯也。中
興者武丁也。那與烈祖頌之矣。殷武頌之矣。商之中興有
頌焉。周之中興無頌焉。宣王敦彼淮浦。與高宗奮伐荊楚。
豈有異乎哉。百世而後有繼周者。崇德象賢。卽又何緣如
商之存殷武也。若此者有司失其傳也。夫雅有變。頌無變。
也。周之不頌王季也。宣王也。魯之不頌周公也。伯禽也。則
似乎其變也。故曰雅變而亾。頌亾而變。夫至于有君不頌。

與夫無君可頌。斯亦瞻卬召旻之時已焉。于是接乎春秋。
然詩亾而後春秋作。春秋作而後魯詩登于頌。世變相尋。
之數可概矣夫。
疏云、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非文武之頌、而那祀成湯、
列祖祀中宗、玄鳥祀高宗、卽爲所祀之王頌者、頌旣治平
而興。文武雖有盛德。時未太平。不可爲頌。成王致太平乃
有頌。故漾祀文武。皆歌當時成功。告其父祖之神明而已。
若殷之三王。旣中興受命。身致太平。明生時自有頌聲。故
死作頌。係于所歌之王。緣此而談。祖父未太平而子係太

平頌聲之興係于子孫周頌是也祖父已太平則所頌之詩係其祖父商頌是也又頌者述盛德之容至美之名因此復有借其美名指所頌者魯頌僖公是也止頌德政之容無復告神之事以位在諸侯不敢輙作雖非告神又非風體故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也然魯頌之文尤類小雅比于商頌體制又異明三頌之名雖同其體各別也

周頌

譜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于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

疏曰頌之作也主于顯神明多錄祭祀而爲故頌序稱祀告澤及朝廟於廟之事亦多矣惟敬之小毖不言廟祀而承謀廟之下當是于廟進戒廟中求助者然天下太平歌誦君德亦有非祭祀者臣工有客烈文振鷺閔予小子小毖等詩皆不論神明之事是頌體不一要是和樂之歌而已不必皆是顯神明也

海陽范王孫輯著

魯頌　駉

序曰、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正義曰、伯禽之法、可傳于後、僖公前莫能遵用、

詩弋曰、易以龍敘乾、以馬明坤、故天子乘龍駕六、諸侯乘馬駕四、此詩言馬分四章、即禮所云諸侯六閑四種之意。美僖公守侯度。思不出其位也。

疏曰、禮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一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二章言戎馬齊力尚強。故云伾伾。見其有力也。三章言田馬齊足尚疾。故云繹繹。見其善走也。四章言駑馬主給雜使。貴其肥壯。故云祛祛。見其強健也。

校人注曰、二百一十六匹爲一廐、每廐爲一閑、

張曰、因四種之馬而畢其思、一忠臣孝子之思也。二扞外衛內之思也。三振柔起懦之思也。四憂國恤民之思也。思本乎內而馬類應于外、此人心之妙也。

姚云、馬之種四、其名十有六、其色有五、雜其類二十有一、而其有同者、思惟一、是以皆極其盛、朱云、駉非侈言馬、精言思也。

張云、無疆者、其思大、地之所不能囿也、無期者、其思深、世之所不能限也、無斁者、其思純、時之所不能間也、無邪者、其思正、境之所不能搖也、

箋云、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乃至于思馬斯善、多其所及廣博

疏云、以馬是賤物、舉微以見其著。　萬化起于君心、君心有所注向。則宇內之精神才術。奔走以應之、思馬而馬臧。凡其思之所及者無不臧矣。

箋曰、必牧于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黃氏通解曰、易坤之所取象、周禮馬質之所掌、伯益知鳥獸之情、而畜焉息、故帝舜氏之以嬴、而俾世其任、非子牧馬汧渭而有功、故周孝王邑之于秦、而不奪其業、馬之所係、固非輕矣、

馮云、四章言駑馬、主給雜使、幸其不至敗群泛駕斯已矣。

則駉駜譚魚此常有也。似無足數者。然正于此覩牧之成。雖常有也亦不易有也。夫惟取其能。徂則於馬為庸。于牧為經。于駉為備。色于國為富。有故詩特以無邪終焉。他若市駿骨于千金、長鶪價于一顧。荒遊來祁招之諷。渥洼修曲水之歌。皆邪道也。魯頌近夸不離于正。夫子以之敵三百矣。旨微哉。

雍翼曰、相馬之訣曰、馬月欲得黃、又欲光而有紫艶、若小而多白、則駑畏、駑畏馬之大病、故其序尤在後。

箋餘云、按公嘗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畧。遂伐淮夷。似慨然

慕伯圖之雄而留心馬政。故燕飲用馬而曰有駜。有駜泮學用馬而曰其馬蹻蹻。閟宮公車千乘。當用馬四千匹。魯頌四篇。篇篇言馬。以駉發首。所以張其盛也、亦猶云僖公之志焉耳。　陳大士曰、僖公有此馬。僅一從桓公、而老死牖下。悲夫。

疏云、駉言務農重穀、為政之本、又善于任賢、故次有駜。言君臣之有道也。君臣同心、則能修教征伐、故次泮水。言能修泮宮服淮夷也、文武既脩、明神降福、則能克剪放命、復其疆宇、故終以閟宮。四篇皆頌僖公之美德也、若然、春秋

傳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猶三望、三十三年、薨于小寢、皆為春秋所譏、則是不純善而得作頌者、春秋所譏、皆人事小失、非有損于國家、僖以魯之先君國事多廢。遠遵伯禽之法。能復周公之宇。安寧魯國。作為賢君。緣王者不陳其詩。故臣子請而作頌。亦猶他國作詩美其君耳。非是太平德洽。和樂頌聲、雖復行有小失不妨其作文。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尚為魯人所頌。則伯禽之德自然堪為頌矣。　又云、雖借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

有駜

序曰、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沈無回曰、侈詞以致禱、自謂千載一時、斷魯人之志也

詩弋曰、明明而後醉舞。飲而能辨矣。飲湑而即言歸。飲而有節矣。歲有收。飲而知本矣。徐玄扈曰、可謂酒以成禮不繼以淫也已。

傳曰、馬肥強則能升高進遠、臣強力則能安國、

夙夜在公、在公飲酒、傳曰、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

傳曰、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箋曰、飛、喻群臣飲酒欲退、

也
論詩曰、讀前二章、德盛禮恭有君臣泰交意象讀後一章、
樂利親賢有世宙雍熙意象且歲有之祥兆于飲酒有穀
之慶起于明辰以一日卜千古又有歲業保泰意象魯不
宜頌而是詩宜登諸頌夫子所以不加刪也
不曰自今以後、而曰自今以始、分明就凡遂上指點之詞
今日飶香椒馨秋毫皆穮袞積栗所致而又願其歲有鼓
我舞我便見君子有穀而又願其詒孫子
李云、國家氣運臣主之精神為之上下不交而否則成歡

釜鬲不隔而泰則必豐宇宙休和實就此觥籌中隱隱釀
之也　侯云、莫不穀于上下之釜鬲莫穀于君臣之魚水
莫不穀于比而承之以匪莫穀于泰而受之以辨今日燕
飲之間一時湛露千載令模矣
王春卿云、魯瘠國也當事者羞稱富足之謨與妄設理財
之策皆過也又善國也喜事者感債優柔之習欲思變禮
教之遺謬甚也　駱尚孺曰、計及于月僅屬卿士調燮之
周計及于日亦第師尹節宣之能歲則運之周而功之成
也徒崇夫文恐啟巽日頹靡之漸欸崇夫武又失先王尊

親之遺穀則道之常而味之永也
陸云、以仁為種以信為田以禮義為枝幹以綿綿不絕為
生意君子有之以為詒閔閔如良農之望歲孫子詒之以
為有世世如力田之逢年　即以農夫所播者喻、當其少
也、眴眴乎孺子也、及其壯也、莊莊乎士也、迨其成也、由由
乎君子也、既為君子則穀不期有而有矣
陳大士曰、前之駉、猶以車也、今之駜、乃僅以之給郵傳、供
法駕而君臣相與酣飲鼓舞以為樂、魯之衰、周公已見其
端矣、

泮水
序曰、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作泮之事、不見于春秋、
故朱子與輔氏以他無所考、直以為飲酒泮宮之詩、劉安
成云、春秋不書常事則夫作泮宮之事十二公之經固宜
皆無所見
沈無回曰、淮夷與魯接壤、世為魯患、淮功為魯人所深願
而不可與得者凡頌生于不足故詩人詳言之
因泮學而言服遠、故從文治說到武功、中以允文允武句
為上下之關鍵、然濟濟多士即大小從公之人也、式固爾

猷即穆穆敬明之德也、所文治即武功、又不是判然兩事、
准夷憬悟、要當豈弟作人之趣看、
王制云、天子辟雍、諸侯泮宮、箋云、辟雍者、築土雝水之
外圓如壁、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
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白虎通云、半于天子宮、明尊卑
有差、所化少也、　按通典言魯郡有泗水縣、泮水出焉、
則泮乃魯水名、
正義曰、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
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是魯禮得立四代之學、僖

公復古制、必皆修之、但先代之學尊立之示存古法而
已、其行禮之飲酒養老、兵事之受成告克、當于周世之
學、故特言泮宮耳。
箋云、言巳思樂僖公之修泮宮之水、復伯禽之法、而往觀
之、采其芹也、傳曰、言水則采其芹、宮則取其化、疏云、下章
准夷攸服、由宮內行化而服之、故言宮也、
焉云、魯之所不足者非文也、且魯實有大憂而未之闢也、
入其泮似無足樂者矣、今思之有異焉者矣、
陸師農曰、芹取其馨也、藻取其文也、茆取其味也、　士之
于學也、攬芳臭而至止、始則挹取其英華文采、及其久也
知道之味、
周禮、醢人、朝事之豆、茆菹麋臡、鄭小同云、江東人名之
尊菜、
正義曰、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爲魯侯者、以其君之美可
爲四方所則、故爲外人之詞、以示僖公之德非獨魯人所
頌也。
傳曰、言觀其旂、言法則、其文章也、茷茷、言有法度也、噦噦、
言其聲也、疏云、言車服得宜、行趨中節也。

鄭云、影之于表、指之于臂、圓之於規、方之於矩、從之義也、
從之、各自從其性情、始箋云、僖公賢君、人樂見之。
古人夏楚移屏之類、皆所謂怒而教、我侯則易嚴爲寬而
匪然也。
箋云、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
謀事也。
儀禮鄉飲酒、鄉飲射之禮、皆以明日息司正、而復行小
飲酒之禮、皆云、羞唯所有、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
可也、鄉射注云、先生、鄉大夫致仕者、君子有大德行不

仕者、

箋云、難老者、最壽考也、長賜之者、如王制所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者與、　王制又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

以飲酒為端、永錫難老至末、皆飲酒時頌禱之詞、

徐士彰曰、敬明其德、就己之德言、即大學所謂明〻德也、下克明其德、是脩德以服遠、即論語所謂修文德以來之也、一就體言、一就用言、

錢云、思昔先王武功既振、隨規以文、捴以武、為亂局之終。

以文為治局之始。今熟按國勢、然維人心、又當以文為治局之終、以武為亂局之始、然修整序之虛聲、吾不謂文。飭背閫之故實、吾不謂武。惟寓折衝于樽俎。鞬鞘鈴于弦誦斯文與而武亦興耳。　文從敬明其德中來、故其文兼武而文武俱可稱為允。

陳大士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此後世所為深求而不得其說者也、夫舞干而有苗格、退修而因壘降、制夷下敵之法、古亦有然者、但世世而降也、用之則疎德、弗逮也、仍之則迂耳、

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注曰、受成定兵謀也、釋菜奠幣、禮先師也、

吾願泮宮既作之後、侯以宣王之中興〻魯而侯之臣、亦以輔宣王者輔侯〻以堯舜之治〻魯而侯之臣、亦以佐堯舜者佐侯、司文教而敦孝友者、安知無張仲其人、則平淮夷而辟四方者、亦安知無召虎其人、修五教而任敷之責者、安知其不如契、則弼五刑而職明允之公者、又安在其不如皐陶、　召穆公虎、曾平淮夷、與皐陶分明兩

對、

舜典、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此皐陶之淑問也、

詩弋云、國家養士于學、所以求寔用也、使文士不知兵、則匡主無策、故虎臣能識泮水之味、讀書不知律、則致君無術、故皐陶得分釆芹之席、

不必聽鼓鼙而思將師之臣、即此濟〻之多士、而折衝有餘矣、

胡云、德心、人所共有也。往往爵其奇思、不能恢張于事業。國家亦何利藉之有。廣者推而置之于國也。誠存心于君國之際。而各出肝胆以為效。人無藏匿之私。而謀可以相集。氣可以相振。無猜忌之意。而情可以相通。法可以相守。天下事不足為矣。

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皆多士。廣德心之所致、而多士之克廣德心、與虎臣之獻馘、淑問之獻囚、又以見魯侯色笑中之所陶冶者深也。

大士曰、淮夷之為患也久矣。即今奮于大辱、亦初不易克。

不易獲也。魯之所為應之者未精耳。誠弓觩矢搜。車傳徒競。既可以克之。自孔淑不逆矣。雖然與人爭一日之命、而與巳邀一戰之功。其事至淺。而其效至不足恃。吾以謀勝之。而以久期之。乃可以得所欲。不出數年。而淮夷盡矣。若絀之以力則詭服。制之不盡其道則終叛。小挫輒怯。小勝輒喜。豈魯人所為公期者哉。

李云、張弓之妙。未暇具論。弟弓之徤與否。以曲而知之。命中之奇。未暇倫舉。弟矢之疾與否。以聲而知之。

周禮弓人、角也者、以為疾也、箋曰、角弓觩然、言持弦急、

○傳曰、觩弛貌、搜衆意也、王肅云、言弓弛而不張、矢衆而不用、

荀卿論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矣、而尚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弓矢、皆云彤弓一、彤矢百、則一弓又百矢矣、意者在軍之禮、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為兩束、二說俱不礙與、

所謂猶不在陰謀在本計、不在敵情在國脈、其經營忠飾原不為外患而始設者也、若夫動于九天、藏于九地、知者

不能窺其秘、巧者不得窮其變、此弟將士陰謀決勝于臨陣者耳、非所猶也、嘗稽先王之伐淮夷、必曰王猷允塞、則淮之不可力屈、由來遠矣、

憬然覺悟、覺昔日之病、即病杷者罪也、覺昔日之附許附徐者逆也、　明王不貴異物、何取其來獻。蓋淮夷負罪引愆、慮無以自容、惟是長為魯藩、職貢不絕、庶幾仰宥耳、

禹貢、荊揚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九江納錫大龜、徐州、淮夷蠙珠曁魚、厥篚玄纖縞、是淮夷其地不出龜象、其國不屬荊揚、正義曰、其國先得此寶、以其國寶獻、○

蘇氏曰、荊揚之貨、其至于齊魯也、由淮而上、

箋云、大、廣也、廣賂者、賂君及卿大夫也、　春秋、襄二十五年、晉帥諸侯伐齊、齊人賂晉侯、自六正五吏三十帥、及處守者、皆有賂、意畏威行賂、禮宜如此、

說通曰、此詩曰順彼長道、曰穆穆、曰明明、曰敬明其德、曰允文允武、曰克廣德心、曰式固爾猷、明民有路。致勝有本。亦非一于頌者也。

陳大士曰、淮夷自會戈以來、與魯爲難、幾與終始、而入春秋僅有盟戎追戎會戎之事、初不聞淮夷何也、及其

季也、勾踐引兵渡淮、與中國會盟、亦不聞有淮夷何也、魯初淮與徐並、與蓋其後徐已稱王矣、數百年間事、多非、傳淮夷或已威矣夫、

徐筆洞曰、予嘗謂魯頌四篇、如坰如駜如泮、恐僖公不足以當之、詳考春秋所書僖公之失德多矣、國人何得侈言之、玩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語又玩既作泮宮、淮夷攸服語、當是伯禽受封、初立國而垂訓之詩、且伐淮夷事、見于費誓、已有明徵、而僖公會淮被執于齊、又何有服淮之事、而盛稱之耶、

閟宮

序曰、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嚴華谷曰、閟宮止爲僖公能修寢廟、張大其事、而爲誦禱之詞、猶斯干之意耳、序摘詩中復周公之宇一語以題之、非定事也、

說者謂此詩爲修廟而作、故詳言廟祀事、郊特帶言之、非也、詩人亦知魯郊非禮。故前只以后帝后稷合言之、而諸郊字後只以天錫公句領起。而未便再述耳。此詩人之微詞也。

廟始于有國。始于有周。始于后稷。后稷始于姜嫄。故

從姜嫄說起。一氣奔到僖公身上。　郊祭配以后稷。從稷說起。詩人煞有深情。不得謂重廟輕郊。

傳曰、上帝是依、依依其子孫也、正義曰、毛氏不信履迹之事、故云、

無災無害、正義曰、生民篇在先生如達之下、謂常生之時、無災害、此在彌月不遲之上、是未生之時、無災害

尚書刑德故云、稷爲司馬、契爲司徒、正義曰、以其居稷官之日、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之。

箋云、奄、猶覆也、天神多與之福、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

知稼穡之道、言其不空生也。王肅曰、受明哲之性、長於稼穡、是天授之智慧、爲與之福也。箋云、乃教民播種之、于是天下大有。

韓詩說云、稙、長稼也。穉、幼穉也。正義曰、先種先熟曰稙、後種後熟曰穉。鄭司農注天官內宰云、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稑。蓋生熟早晩之共稱、非穀名。

詩緝云、奄有下國、所以原其始。奄有下土、所以要其終。然後世修后稷之業、遂有天下、繼禹之業也。

喬云、天欲兩聖人之興、而不能並興。故先禹而遲稷。天欲稷之子孫必興、而不能遽興。故歷夏而更商。

徐玄扈曰、致天之届、致極也。與届同義。言紂惡苟有絲毫未稔、天命有絲毫未絕、則武王無絲毫變節之意。惟到天命窮極、則牧野之師、不得不興。卽此二字、形容武王應天順人之意已盡。句法神品

史記說十一年、觀兵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是其所計度、故戒之曰、無有貳心、無復計度也、

洛誥說周公攝政七年、十有二月、歸政成王之事、其經云、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告周公其後、注云、于周二特牛、祫祭文武于文王廟、使逸讀所作册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爲後者、謂將封伯禽、

王制云、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附庸則不得專臣也。正義曰、土田是諸侯之常、山川附庸則是加賜。凡言賜之謂、非所當得也。

大司徒注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爲侯爵、以周公之勳、受上公之地、可爲五百里耳。土田已極、無復進期、于法無附庸。故言錫之也。謂之錫、猶不使魯專臣也。明堂位云、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大啓爾宇、其謂是與、

明堂位注云、上公之封、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謂侯九伯七子五男三、幷之得方百里者二十四、幷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　玉海云、韓史、邾國、無駭入極、取郛、取郜、魯附庸國也、

按春秋常事不書。僖公之前、無書郊者。至僖三十一年四月、始書四卜郊不從、是僭郊自僖始也。　楊升菴曰、呂氏

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于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使成王
果賜惠公何復請之有
說通曰玩詩詞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明是創見而夸侈
之詞即無剩意而詩寔史矣　王云侍詞也若曰吾周公
之孫莊公之子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耳
熊云禮樂之用即同天子而要非無辨也服器之周即兼
四代而要非無核也至于享帝天子冬至我魯于孟春天
子稱小子我魯稱寡君以是爲匪懈不忒焉爾
禮運曰魯人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而詩人反曰享祀

不忒曰是饗是宜何也不忒嫌于忒也是宜嫌于不宜也
微詞也
六帖曰龍旂二句斷主郊祭說按禮記明堂位魯君孟春
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
稷天子之禮也又按周禮司常職曰日月爲常交龍爲旂
旂有十二旒非龍旂而何郊特牲云乘素車貴其質也旂
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又梁徐陵勸進表云
揚龍旂以饗帝此尤龍旂祀帝之明証也
傳曰犧純也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是天子祭天
于南郊用赤牛純色魯亦云享以騂犧是與天子同也
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　今曰
載嘗是魯禮亦如天子箋云載始也言始者秋物新成尚
之也
明堂位云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異義云三年一祫五年
一禘百王通義諸侯舉大祭則不舉時祭所以下天子
也
箋曰一祫一禘春秋謂之大事
大士曰角折而不中亡乎人也非獨以其齊也角食而不

全亡乎人也非獨以其觭也
周禮封人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司農云楅
衡所以楅持牛也絼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杜子春云
楅衡所以持牛令不抵觸人玄謂楅設于角衡設于鼻
楊升菴曰周公既用天子禮樂何爲白其牡乎白者殷之
色也魯君臣效宋之郊使有以僭分討魯者則以宋爲解
耳
何休云不以夏黑牲者嫌改周當以夏避嫌也
司尊彝云春祠夏禴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
皆有罍鄭司農云獻讀爲犧七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

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

毛炰、司之封人、胾羮、列于堂上、典禮曰、凡進食之禮、右

殽左胾、牲肉帶骨曰殽、純切肉曰胾、注、殽在俎、胾在豆、

曲禮又云、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

諸葛氏曰、此魯祭。即周祭也。自魯而外。取血膋者。則不稱

毛炰。以肵從者。則不稱胾。獻醍粢者。則不稱羮。熟羮定矣。

禮記、籩豆之陳。周公之事十六。群公之事十二。數以偶。

陰之義也。大房之設。魚腊之載以三。羊膚之盎以五。數

以奇。陽之義也。

詩志　卷之二十六　九

箋云、大房、玉飾俎也、孔氏曰、周語、郊禘則有全烝、王公

立飲則有房烝、親戚燕享則有殽烝、全烝謂全載牲體、

殽烝謂体解節折、則房烝是半体可知、　明堂位曰、俎、

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

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牲用

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

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

歌清廟、下管象武、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

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狄之樂

于太廟、言魯廣于天下也。

三壽而曰作朋。非周公皇祖之鹽。不及此。

箋云、虧崩、皆謂毀壞也、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岡陵、

取堅固也、疏云、虧崩以山喻、震騰以川喻、故云、

疏云、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今

復其故、也公徒三萬、亦言其復古制、

正義曰、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

十二人、公車千乘、是計地出兵之數也。地官小司徒云、凡

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為一軍、萬二千五百

詩志　卷之二十六　十

家為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也、公徒三萬、是鄉之所出之

數也。蓋二百不同也。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

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侯國之大

小。出三軍二軍。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

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家

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非常故優之

也。

漢書曰、地方一里為井、々十為通、々十為成、々方十里、

成十為終、々十為同、々方百里、同十為封、々十為畿、

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
邑爲丘匕十六井也有戎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爲甸匕
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
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
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
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
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
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
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

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
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　小司徒鄉軍之法詳
見所史章

易野車爲主險野徒爲主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合之方成
完車貝胄朱綅蒸徒增匕合之方成選徒然非我公不有
此故車曰公車徒曰公徒

箋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

考工記云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
行地遠食飲飢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
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此
美其當戎狄懲荊舒則是往代當用酋矛也酋矛常有
四尺夷矛三尋　正義曰弓矛所用執而已重弓是一
弓而重之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俱是備折壞也

戎狄來則當之若荊舒僖公常從齊桓伐焉今不敢啓疆
非有以懲之而然耶

僖公四年經書公會齊侯等侵蔡匕潰遂伐楚匕名荊
舒其與國故連言之其伐戎狄則無文唯十一年經書
齊侯許男伐北戎其時魯人助之師賤兵少故不書

楚居荊州公羊穀梁皆云春秋之例言州不若國賤楚
故以荊言之而賈氏訓詁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爲荊
州非也舒毛氏以爲有舒鳩舒鄝舒庸舒龍之屬謂之
群舒皆偃姓其國近楚

黃髮台背壽胥與試卽所謂壽而富也萬有千歲眉壽無
有害卽所謂耆而艾也　三壽作朋指公輔之佐言壽胥
與試則盈庭皆老成矣

泰山在齊魯之界其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皆以爲望
望祭名春秋僖三十一年不郊猶三望是也公羊曰三

望泰山河海、所詹見不全屬魯也

水經注云龜山、山七北卽龜陰之田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龜陰之田是也　一統志云蒙山、居魯之東一名東山、孔子登而小魯者是也地里志云、顓臾國在蒙山下、

○鳧山一統志云、世傳伏羲畫卦于此土人呼其處爲八卦山　鄒山記云鄒山、古之嶧山也山下有鄒縣本邾國、魯穆公改鄒山從邑、變史記、秦始皇上鄒嶧山、刻石頌德

爲云、魯卜東方以建社其西北一隅則王城以之環拱與

國以之恭翼吾無憂焉所慮者惟是東南一帶耳　魯于東方僅處一隅亦小七者耳東無大于魯者并隸乃大遂者歸功于辭之詞

東以南有淮夷其貢蠙珠東以北有肅慎地産楛矢疏云僖公之世東方淮夷小國見于盟會者惟邾莒滕杞而已其餘不見于經　少昊以金德王都曲阜義仲宅東以寅賓于日出

淮夷亦隸于東之南者耳挹之皆遂荒大東事經生家塾以東南平對非是

箋云來同爲同盟也率從相率從于中國也疏云僖非盟主不得爲從魯故也

疏云僖公之從齊桓惟能服淮夷耳非能服南夷之蠻東夷之貊故淮夷蠻貊傳以爲淮夷蠻貊而夷行也予以爲原是頌願之詞卽閉大言之無不可

傳曰南夷荊楚也鄭志荅趙商云楚交中國而近南夷末世夷行

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只可記魯侯之功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又莫敢不諾而魯侯乃

是若矣從僅華而諾則華心　前之荊舒是懲從齊桓舉事倚人成功似不能專歸焉今則無有分其功者矣

我魯鳧繹二山雄峙東境其間旺氣勃鬱卽置徐海蠻夷一二侏儒之輩徘徊點綴于其下亦何不可且嗜欲雖不同而爲從爲隨大都與華夏相通語言雖不諾而一唯一諾大畧去中州不遠烏得不爲我侯願之

六帖曰魯秉禮之國武功不足故以服遠爲頌齊桓北伐戎狄與其謀南伐荊楚僖列于會伯禽始封于魯淮夷徐戎並興世爲魯患故幷及數國

俱蒙廟祭獲福來、徵周公之靈不及此、正孝孫有慶處
且戎之順逆視主勢。國之強弱視廟畧。其君狃于恬。其臣
民日媮惰而不知兵。其君弛于感。其醜類遂憑陵而遠之
侮。乃者我侯起而振之。則格神未爲無本矣。
祥于祀事。而畧于郊儀。魯人爲僖公諱也。作者毋補出郊
祭。失其旨矣。
箋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正義曰、六國時、齊有孟嘗君、
食邑于薛、以其居薛邑而號孟嘗君、則嘗薛其爲一處
也、是常見侵于齊也、他無明文可據、

春秋胡傳曰、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于天子之郊、有朝
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方岳、故于泰山之
旁、有湯沐之邑、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許田爲
朝宿之地、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祊田爲湯沐
之邑、祊近于魯。許近于鄭。各以其近者相易。用是見鄭
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狩矣。用是見魯有無
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穀梁曰、用見魯
之不朝于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　公羊曰、曷爲謂之
許田、諱取周田、繫之許近許也

居常、是反其所侵之土。守府之能也。孝也。居許、是仍其朝
宿之地。朝周之機也。忠也。詩人以忠孝之事。願其君
黃氏佐曰、入春秋以來。隱及于鍾巫。桓乘于彭生。般賊于
圍犖。閔戕于卜齮。殺逆踵繼。其來久矣。此詩惓惓以壽考
爲言。亦欲其以覆車爲戒耳。　底是怕死。強說眉壽。底是
侵削。強說復宇。底是宮府紊亂。強說令宜。此可以得魯人
之情矣。
箋云、僖公燕飲于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爲之祝慶也。
與群臣燕。則欲與之相宜。亦祝慶也。　令字壽字宜字、俱

屬僖公說、佳、
僖公娶齊女姜姓、曰聲姜、其母莊公妾風姓、曰成風、
庶士、周禮上士、一千一百三十三人、中士、四千五百三
十六人、下士、一萬九千二百九人、白虎通云、士者事也、
任事之稱、故傳曰、古今辨然否、謂之士、說苑伊尹曰、列
士、所以參大夫也、　周書、冑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
意外之獲。名雖美而不可循。如此詳于內治。而本事無虧。
受祉亦既多矣。
今之言壽者、皓首沒齒、已足占高年、然髮白而復黃、齒沒

而復新㡿休且轂轉于剝復之會壽何窮紀耶

前漢律歷志云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尺者蒦也家語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小爾雅云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

古有刻其椽者松桷有舄王肅云言無刻飾文章徒見松桷強大至牢固

春秋莊二十四年刻桓宮桷穀梁云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

刻桷非正也　說文秦謂之榱周謂之椽魯謂之桷

春秋文十三年大室屋壞以壞者譏其不恭也則修者事爲可善

陳大士曰閟宮頌僖公也推本后稷太王文武周公魯公而後及莊公以逮僖公上原姜嫄下及成風靜姜蓋依然大明之旨夫天子之尊諸侯不得以其屬而通之魯之祀也斷自周公以下以上之先王先公當推而遠之不敢擬于周也先王先公周有祀之者矣夫魯之祭周公有異數焉如明堂位所載彼誠有取焉爾僖公何居卽器數不過乎物而乃侈然遠及后稷太王武王也哉僖公中主成風嬖妾爾而儼然頌焉亡乎人之詞也

箋餘云按僖三十一年夏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成七年春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不郊襄元年春鼷鼠食郊牛角定十五年鼷鼠食郊牛牛死皆改卜牛夫以諸侯僭天子之禮天子雖不能討而天亦吐之則鼠之食若或有使之矣汰哉史克昧禮而頌不如林放矣而魯之人冒然舉行之曾不若鼠之靈也嗚呼

詩弌曰夫子嘗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刪詩而存閟宮作春秋之意也明堂位曰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卽此詩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是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卽此詩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是也魯侯爵也而用天子禮樂不加褒貶之文而非禮自見然則就詩人侈言之者是卽夫子之特書與　董子曰于外道而不顯于內諱而不隱若削之則沒其實矣故其文予之而實不予也猶春秋書郊禘大雩雉門兩觀著之以見其僭耳

魯申公曰閟宮魯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于太廟世

室及孝惠宣莊四親廟之上而史克作詩以頌之非孔子之所錄也　申公又以駉泮宮有駜閟宮係鴟鴞東山狼跋伐柯九罭破斧定之方中之後俱稱魯風次召南

商頌　那

序曰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以那爲首　正義曰正考甫孔子七世祖也

論詩曰商々而和大穆々而深美有斁有奕而隆脩樂之盛即德之盛也斯其爲日躋之形容乎詩故以爲奏大濩以祭是也

姚承菴云雖說商人尚聲而所以感格處全在此心之誠敬故首言湯孫奏假下篇亦云鬷假無言而又曰於赫湯孫穆々厥聲穆々蓋言無聲之可聞也觀下文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則所爲奏假者從可知矣

有虞氏之祭也尚氣貴生氣之有以屬亡絕也殷人尚聲用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也周人尚臭々可升牆屋達淵泉也夫神道虛無故先虛無者以詔之

詩弋曰那多也猗與那與猶云樂云樂云湯孫尚多云乎哉循聲而往載魄而來一敬相將魄兆響集商祭尚聲微矣哉

傳曰殷人植鼓箋云置讀曰植美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濩樂故嘆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鞉與鼓也

呂氏春秋仲夏紀云殷湯即位夏爲無道暴虐萬民湯于是率六州以討桀之罪乃命伊尹作爲大濩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疏云晨露九州六列蓋大濩之樂別曲名

莊子曰負建鼓建鼓可負則以其楹貫而置之矣

長樂陳氏曰聖人作革以爲鞉鼓鞉以兆奏鼓者也播鞉而鼓從之中聲以發焉是樂先播鞉擊鼓　樂記曰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控揭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于先王之廟也又曰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故毛氏以爲樂之所成在鼓也詩所以獨言鼓

箋云奏鼓奏堂下之樂也假升又奏堂上之樂弦歌之堂

下諸縣與諸管磬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
亦和平也玉磬尊故異言之
疏云禮設縣樂之位皆鐘鼓在庭琴瑟磬在堂
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
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
有見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
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夫其僾然肅然
愾然也有綏我于入室周旋出戶者也若惘乎之思慕無
已而慰之以髣髴也或遇之矣

淵々嘒々穆々皆不在聲上形容故首冠以湯孫奏假綏
我思成句中間以于赫湯孫句皆詩點睛處
晉志曰以玉爲磬取其体含廉潤也漢書論樂器之用銅
玉曰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
有常有似于士君子之行　聘義云玉叩之其聲清越以
長其終詘然樂也樂書云玉磬堂上首樂之器其聲清徹
有隆無殺衆聲所求而依之者也是玉磬最和平者有準
不如諸聲可以人力高下以和平者依之則轉覺其相入
傳曰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正義曰秋天萬物成
就之時其聲尚角律呂數短聲調皆清玉磬聲似之
淵々嘒々便是和平和平之依磬聲不係樂工搏擊之能
而係湯孫奏假之神
吳齊稱曰凡祭礼至而樂不至者不隆聲至而容不至者
不備如至而終不至者不虔當九獻之後鐘鼓在縣其氣
將竭干羽在列其節漸渝而有斁有奕如此蓋庸鼓非斁
所以根而出之者斁矣萬舞非奕所以婉而承之者奕矣
劉云未薦則欲其樂之備々而後能達思相求也方薦則
欲其樂之善々而後能歡思相娛也已薦則欲其樂之盛

盛而後極其所之歡養之甚歡養之盡也
前俱形容音樂之盛至此借古昔先民補出湯恭有恪來
見我商人不獨尚聲也
章大力曰夫精者所以達深也積者所以益多也守之以
溫恭致之以有恪精之道也朝夕溫恭事々有恪積敬之
多也達之以精不畏幽遠積久而通不慮間隔古之人所
以祭必來享能交乎鬼神者與
六帖曰樂則自稱其盛恭敬則推于先民不敢專也
陳大士曰商人尊鬼而尚聲々者所以詔誥于天地之間

聲召風、風召氣、氣召神、然神俱其雜而集焉、則有湯孫之思矣、思者氣之精者也、鬼神非其類也、不至心有精氣而借聲以召之、神無不格、格者又烈祖已焉、綏我思成、信哉其綏也與

秦氏曰、聲也者、氣而已矣、氣之所傳、曰簡々、曰嘒々、曰和平、曰穆々、皆要渺、淡、漠、之象也、有斁有奕、而又溫恭有恪、見聞中有不見聞者存、故迵之先民、又曰在昔、又曰自古、直欲返諸無始之始焉、卒曰湯孫之將、殆通復于一氣之中矣、此樂元也

劉云、夫神自上而下、得主而止、爲之後者爲之主、蓋先祖之副休存焉、氣性有以通也、且先祖之遺教猶能稟焉、精神猶不睽也、精粗之間皆有以屬、神不常顧而享之哉

篆像云、聲者鐸也、人知孔子爲萬世教鐸、不知已肇于契爲司徒、人知詩之教隆于周、不知已開于商頌十二篇、夫子編詩而終商頌、編商頌而首那、意亦若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則教統之從來遠矣、非僅祭統之傳、恭云爾也

烈祖

序曰、烈祖、祀中宗也、　箋云、中宗、殷王太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俱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興之、號爲中宗、正義曰、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

王肅云、祭中宗而引湯者、本王業之所起也

本紀云、太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道復興、諸侯歸之、

輔潛菴曰、那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然那詩專言樂聲、烈祖則及酒饌、蓋始作樂之時、則歌那、旣祭而後、歌烈祖歟

商頌簡古難看、詞斷而意續、熟讀自見、

詩弋曰、廟中者天下之象也、無言習靜、靡爭息爭、治國其如示諸斯乎、無疆之祜在此、湯孫之顧亦在此、豈僅々在美酤間哉

顧麟士曰、頌容也、美盛德之形容也、首節義如是　陳大士曰、士庶之家、不得隆重斯舉、非獨分有所窮、物無所取大也、中廢之國、不得輒議斯禮、非謂先無所開、法無以逮久也

源長者其流遠、故量有不及其身、有一世、有百世、有數百世之不同、及者、因流見源之詞也

論詩日日思成日無言直是幽明交祭祖孫合漠之象○禮記思其居處等語崔氏馭之以爲齊者湛然純一與神明交如禮所言則未祭紛于念慮當祭志于恍惚何湛一之有

陳大士曰但有朝踐之籩朝踐之豆其于義已儉先王以不已將之和羹所以嗣也但有告幽之血告全之毛其于事已鬼先王以人道接之和羹所以繼也○陳道掌曰祭以羹定爲節一羹之和亦非小

王氏曰藉非華實畢羅之世將毋有之弗克有者非豈恭

殞仍之代將毋和之弗獲和者則一羹亦先祜所存也

箋云恍則七日慮則萬年天下前定而無患何事不有風戒濟則水火燮則陰陽天下互施而各得何往不有均平而幸于羹見之　吳杏稱曰既戒既平而廟中已無不戒平者耳既戒既平而在廟尚虞有不戒平者乎

左傳昭二十年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故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　正義曰對朝廷群臣而稱亦也章大力曰一羹之中而相濟之美主輔之象亦如是其具也事各有時皆不能如祭時也能如祭時世可長無事矣雖然爭之形亦必詰于朝而後微露于廟

前云有秋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故至此又仰思先祜而俯念之

箋云約軝轂飾也考工記曰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篆轂約也容轂者治轂爲之形容也

傳云八鸞鶬鶬言文德之有聲也正義曰在鑣以示不敢質也

命受之于我康降之自天而要皆錫之自祖也　降福無疆即指上文言之不必另講綏我眉壽黃耇無疆來假來饗降福無疆總是有秋斯祜申錫無疆者耳

玄鳥

序曰玄鳥祀高宗也　箋曰祀當爲祫祫合也高宗崩而始合祭于契之廟歌是詩焉又云高宗有雊雉之異又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

箋云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祫祭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

廟之大事　按祫祭有二三年喪畢祫于太祖之廟以新崩之主序于昭穆其一也異義云三年一祫百王通義此常祫則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使徧及先祖不獨主焉又其一也此詩獨主高宗故知是喪畢之祫

書序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作高宗肜日俱而修政行德喪服四制云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高而宗之故謂之高宗是殷道復興表顯立號之事

詩弋曰詩詞顯頌成湯武丁然降而生商含有契在商之先后含有太戊盤庚在不有契孰爲發源不有太戊盤庚孰爲過脉詩人用意埋伏得行文虛實相生之妙　正義曰祀高宗而并述群后故知宜爲祫也

陳曰周生有邰商生有娀其後世郊廟之樂皆首紀其郊禖之事則非獨其子聖也乃其母亦克禋祀以康上帝故雅詠生民頌歌玄鳥其義一也後祀高禖以玄鳥至日古禮也商人歌之不過記其祈福之時美其得天之命耳至史稱三人行浴見墮卵取吞之因孕生契其說雖近荒唐亦不必爲宇宙必無之事然要非此詩立言之旨故毛氏存而不論　其實是玄鳥至日簡狄祀高禖而孕契如其直書則文辭膚腐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造句何等奇拔蓋契爲司徒開萬世文明之祖而其一代頌詞亦開萬世文章之祖矣

箋云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　據此則宅殷非指契語意歸下文指湯也正義曰謂至湯身而漸大也

契十四傳有湯中宗湯之玄孫而武丁又中宗玄孫之孫

論詩曰文王篇曰新命此曰古帝豈時運有升降命亦受其轉換曆數有禪代帝亦聽其推遷耶　玩一古字便見是祀高宗而追敘湯事

萬氏曰殷尚白從其母也謂汁光之原也殷又尚玄亦從其母也謂吞乙之事也金寒水殺皆武祥也故反用之而爲契順用之而爲湯爲武丁

武王書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湯亦自謂曰吾甚武

箋餘云吾讀典謨堯曰欽明文思舜曰濬哲文明禹曰文命敷于四海二帝一王皆以文著稱未聞有武號也自湯始諡爲武又曰帝命之豈時異勢殊非武莫能勝其任乎

抑古之聖人、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則武固洗心藏密之
元神、後人毋誤看此武字、
易揖讓為征誅、非神武之量不能、人驚為一時之変局、而
不知其不離于正也、
方者難之也、若曰商之定得天下久矣、基隆而始集耳、又
未既之詞也、若曰商之天下之不知其盡矣、物久而後固、
物久而固、而後不易壞、

傳云、九有、九州也、爾雅、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
西曰雝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楊州、濟河間曰兗州、濟

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按爾雅九州之名、與舜
典禹貢周禮職方氏皆異、郭璞曰、此蓋殷制、
王制注云、殷湯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分為九州、而建
千七百七十三國、
說通曰、受命不殆、語意歸到武丁、身上若曰不在武丁命
亦幾乎殆矣、　正義曰、商之先君受命延長、所以不至危
殆者、在此高宗武丁、善為人之孫子、
倪鴻寶曰、天下有美名焉、以兩人共處其中、而分數難隱、
曰靡不勝、對湯而無愧也、　黃云、大凡主德之患、莫大于

有銳然自見之意、與夫苟求勝任而止、何也、氣大張者神
必薄、令天下得指而名之曰、所勝何事、則不勝處固多矣、
武靡不勝、在君心之行健上講、恭默思道、不敢怠遑、此中
與之、本易之自強、書之知勇、詩之執競、皆是物也、
疏云、殷禮無可案、據周法、則諸侯乘墨車、建龍旂、入天子
之門、至祭時、奉黍稷之饌、以助祭也、箋云、言得諸侯之歡
心、

覲禮曰、侯氏裨冕、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注云、墨車、
大夫制也、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與王同、其在道路

則隨其尊卑、故記云偏駕不入王門、駕與王同、謂之偏
駕、
疏王肅曰、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為
境、　箋云、王畿千里之內、其民居安、乃後肇域正天下之
經界、言其為政自內及外、

傳曰、畿、疆也、孔氏曰、殷周稱畿、唐虞稱服、漢志云、殷周
因井田而制軍賦、同方百里、同十為封、々十為畿、々方
千里、周語曰、規方千里、以為甸服、王制云、千里之內曰
甸、則天子寰內五百里中為王城、百里為郊、二百里為

邦甸三百里邦削四百里爲邦縣五百里爲邦都易氏曰禹之五服王畿在內職方氏王畿不在九服之內爾雅九戎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孫炎曰海之言晦晦昧于禮義也 五百里侯服又五百里綏服又五百里要服又五百里荒服而肇域至四海焉

陳大士曰商世以兵起武湯之後而有武丁光復舊物祀夏配天中興之運若自彼乎創之矣故曰肇域正四海雖然武丁先據山河之險沃野千里握勢重以臨諸侯故中興之業燗焉豈苟而已哉

徐云殷邦世受河決之患景員維何言以景山之勝鎮于河而四維之也

嚴云今考湯至盤庚凡五遷湯自南亳遷西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耿盤庚又遷西亳盤庚三傳至武丁則詩所指河正亳也即盤庚民不肯涉河以遷者也

徐華洞曰首言宅土中言九有首正城末言肇域言景河推見封域不改山河如故而人心即在其中可笑制義家分土地人心立論

洗無涸曰朱子以爲宗廟祭祀之詩則契與武丁平重詩詞便無起伏

長發

序曰長發大禘也 箋云大禘郊天祭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

疏云經陳洪水之時已有將王之兆玄王政教大行相土威服海外至于成湯受天明命誅除元惡王有天下又得賢臣爲之輔佐此皆天之所祐故歌詠天德因此大禘而爲頌言其能降靈氣祐殷興耳

大傳注云凡大祭曰禘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故特尊焉 夏之祖出于白招拒商之祖出于汁光紀周之祖出于靈威仰王云四時之禘爲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爲大矣

白虎通曰位尊德盛所及彌遠謂之禘上之爲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

朱子曰此宜爲祫祭之詩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

禮識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故王肅以爲大禘爲殷祭禘廟非祭天也然以禘祫志推之以爲禘祭名就其廟今此篇所述非是各就其廟之言又案祭法殷人禘嚳而郊冥此篇詞不及冥則集說亦有疑義姑從朱子可也

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食于太祖

集餘云周世有明德自王季文王以及武王而又有尚父以涼之商世有哲德自玄王相土以至成湯而又有伊尹

以左右之雅之大明頌之長發其義一也一以惕子孫不容稍有昏惰之念一以警奸雄不容遽萌覬覦之心

章大力曰神明之祚未有可倖而長據者也世俗見有商之典起于一旦不達其故以爲適遭其亂幸而得之斯亦悞矣大凡其爲之前雖美不彰唯其無以植基也其爲之後雖盛不傳唯其無以衍緒也濬哲維商長發其祥豈偶然哉夫物之暴興也其衰敗也必驟則豈獨崛起此位將運曆亦應無窮耳

論詩曰哲爲君德之總而濬以養之敬以生之養則其脈遠生則其机暢玄王之桓撥相土之烈匕湯之遲匕總以一敬爲生養即秉鉞亦敬火烈亦生養噫商德至矣哉

其祥指湯之有天下言長發則迺相土與契也

疏云詩言商興所由乃述禹敷下土者以契禹俱事帝堯皆有大功故將欲論契先言洪水箋云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諸夏大其竟界之時始有王天下之萌兆歷虞夏之世故爲久也大士曰洪荒之時天地之理未備而商之先人固已立功于其際矣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此其時也

陸太清云今古曆數之傳定于先天禹治水而正四方時且爲唐時且爲虞時且未及于夏而曆數者已遠有屬也

傳云怌衰之世浩匕無疆且昏墊之日僅內地爲疆禹敷下土而幅幀雖長然戎狄固豺猳也諸夏亦禽獸也若功縣逸居無教之彔以示于先藩籬剖而俗同也車書一而情合也若陰啓陳常時夏之心以俟于後

疏云禹敷下土之時有娀氏之國亦始廣大言及之者君子言人之美務欲加之猶大明之言摯華也

淮南子云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小女建疵史記

桀敗于有娀之墟
子商姓立姓之始也握河紀說堯云斯封稷契臯陶賜姓
號是也
箋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爲玄王　疏云契不爲王湯
有天下稱王故其始祖亦以王言之猶尚書昔先王后稷
國語我先王不窋也非追號之謂
帝曰敬敷五教在寬而此云桓撥者蓋勞來匡直之有恒
提撕警覺之不倦也桓撥即敬敷意與寬字無礙
敎人者而强以所本無則人無從應之矣契之敷五教非

能有所敷于民也不過取其固有者撥之耳故一撥便達
便發關尹子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奡
善心者師心不師聖達々其所固有也發々其所固有也
而契反因之故曰常人之心聖人之師
洪荒之初人心如蒙焉若黄茂之栽于豊草而未啓耳稷
于黄茂不過取而種之契于人之有道不過因而撥之稍
稍順導便見天地之心　背動分毫氣力此之謂化工手
段
達者足此道此令人　湔其蠱又一机之所流灌如呼吸之
相通者然
箋云始堯封之商爲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爲大國
〇考河命說舜之事云褒賜群臣賞爵有功稷契臯陶益
土地
譚云高不可及者不可爲人量以神聖之貴處于庸愚以
尊貴之体夷于匹夫而先繩趍矩範焉夫乃知嚴謹中央
有樂地也而恠安自便之情破矣
幸履不越雖設教之道亦玄王立國之本蓋惟修身教民
而不責于民此其道有本而可循亦在我而可久一時畫

職之所爲未必非貽厥之謀也遂者不期必之詞也既者
所可復之詞也
孔疏云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是再世復處五臣自禹而
外未之有也　箋曰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王
官之伯出長諸侯疏云惟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故雖
一國之君而化覃海外
烈々象其桓撥也有截是截然服其德欲盖世司徒而並
光大之　蒙者一通便徹故只言達芽者一芽便生故只
言發積久而知識開玩愒生離跂起矣故必有被而後可

覜

陳大士曰、帝命之不違、當契之時、而未合者、以禹故也、遲之至久而猶不合者、亦以禹故也、且以啓與少康諸君故也、至於湯而已不待言矣、四百年之寶祚、既足以荅禹、而以桀之酷虐、又不足以延夏、于是帝之命、可迁不違之命、可用矣

正當桀惡貫盈、天命欲迁之際、而湯降、故曰不遲、聖敬日躋、非徒頌湯之德也、謂此盛聖易熱惡耆然耳　陳云、湯之降、帝降之也、虞夏禪代之脉未絶、不先降、有商遍發之

祥未長不遽降、蓋不輕以湯私一商、而俱帝之驟用之也、聖敬者、不待思勉生而能敬也、然亦不忘乾乾不息之功、故日躋而昭假遲遲、上帝是祇　日日躋、日遲遲、無所滙域之詞也、然非蕩而無歸也、揔結聚于上帝是祇而已矣、上帝是祇、非漠然冥對之謂也、以義制見帝于義也、以禮制見帝于禮也、能不殖、帝即不以殖淪也、能不遁、帝即不以遁致也、一切慮、一切事、無非是也

九州之圍內、須要有箇定式、方不致紛亂、敬即式天下之善物也、下文敷政奏勇之善、皆其敬處、即皆其合式處、作其可爲九圍式處、至于九有、則式定九圍而如一矣、人皆曰帝祚湯以天下、而不知蓋自下土之紛亂而賜之以湯也

箋云、執圭搢珽、以爲諸侯會同　小球大球、謂大圭鎮圭也、受、謂受于天、而爲天子也、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大圭、即珽也、春官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覲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乘大輅、率諸侯朝日于東郊、所以敎尊尊也、退而見諸侯　正義曰、天子所服所守、

只此大圭鎮圭二玉、而玉人又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者、此二玉、謂國外會同、冒、謂在其國受朝也

朱傳云、小國大國所贄之玉也　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　舜典輯五瑞、巡狩、修五玉、如五器、卒乃復、注云、器、謂圭璧、禮終還之、

○禮書云、諸侯執命圭者必搢荼、大夫執聘圭者必搢笏、及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搢而已、此所謂見于天子無脫笏也、王藻云、天子搢珽、方正于天下也、諸侯荼前

訓後皿諫于天子也大夫前訓後訓無所不讓也
箋云旐旌旗之垂者大行人云上公建常九斿侯伯建
常七斿子男建常五斿巾車云天子玉路建大常十有
二斿考工記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
火也熊旂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
案禮記注引詩作爲下國畷郵〻謂民之郵舍言湯爲
下國諸侯在畷民之處使不離散所引齊魯韓三家之
說也
內則云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是綴爲連結之義若褒

十六年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則言諸侯反繫于大夫
也
共貢也禹貢序云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兗州
貢漆絲厥篚織文青州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
松怪石厥篚檿絲徐州貢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
泗濱浮磬厥篚玄纖縞揚州貢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
羽毛惟木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荊州貢羽毛齒革
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包匭菁茅厥
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豫州貢漆枲絺紵厥篚纖

纊錫貢磬錯梁州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雍
州貢球琳琅玕　周禮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祀
貢二嬪貢三器貢四幣貢五材貢六貨貢七服貢八斿
貢九物貢大行人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
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蕃國各以所
貴寶爲贄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　禮器云大
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
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
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

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郊特牲云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節遠近之期也虎豹之皮
示服猛也
洸無回曰不兢絿剛柔不震動戁竦政其敬也人心敬則
一不一則不入于此必入于彼無往非病矣
優〻充裕之意大凡量不足以偪〻　則斜急之象見優〻
者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者也可見競絿剛柔雖本于不微
而亦生于不足
胡云當夏政之不綱下國有委靡弛衕之患時日之[illegible]

下國又有急策苦勤之處爲下國駿厖則無憂其輸載矣
李敬一曰地用莫如馬以湯爲馬則履霜至氷者也盈其
陰節既應地而無疆天用莫如龍以湯爲龍則從惕極元
者也革其乾行亦御天而首出故爲下國駿厖又何天之
寵數奏其勇揖讓之君合天誅德征誅之主亦合天誅刑
詩揆曰敷政文也故以綴旒喻奏勇武也故以駿厖喻
陳云齋心以質玄穹不覺戒欽之至也而洗心時便爲宇
宙震盪之會湯自戢其敬人自覩其勇耳　勇出于敬則
由中布外而謂之敷勇本于天則從下達上而謂之奏

六帖曰震動有張皇繹騷意似属太過戁竦有惴惧畏葸
意似属不及當時聖人行師寔是代天行事雖以臣伐君
宇宙未有人情所駭彼直蕩然無牽無碍不疑不沮如着
衣吃飯相似有何周章有何退縮故曰君子之中庸也常
人有一毫私意便不禁震惧神氣改常舉止失故矣　奏
勇或不專在行師上看
徐玄扈曰西伯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止告以天命去商
未聞一言及西伯也聖人之行師如此即此想見湯伐韋
顧昆吾之意

時説以漸而除者與桀之改圖耳徐士彰曰韋顧昆吾既
伐桀即悔過湯將置身何地哉即謂剪其枝葉未爲不可
○沈無回曰不得已之師自有從容氣象非如後世之譎
詐耳
鄭語曰祝融其後八姓已姓昆吾顧温彭姓豕韋　郡
縣志湯伐桀與韋顧之君拒湯于華之虛遂戰于鳴
條之野寰宇記湯伐桀之時昆吾以兵助桀同時而滅
于記禹自安邑都晋陽桀徙安邑吳起曰夏桀之居
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南羊腸在北

弓注云桀以乙卯亡是湯乙卯日放桀也
有震且業即書所謂肇我邦于有夏小大戰戰罔不懼于
非辜是也全篇夏失其道令人危懼若此不是商之中衰
者輿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　若伊尹格于皇天在
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格于上帝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爲
阿衡至太甲改爲保衡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
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
天下事一人謀之則疑兩人贊之則決以征誅伐揖讓創
千古來未有之奇湯驟計之得毋虞其畸與得尹以持其平

而其計遂定蓋尹以親見之懷凛納溝之恥從容于股肱
之地主臣同量湯亦焉得不王故當時雖有詛伯之賢仲
伯之能仲虺之相咎單之明而不得分其功二實字可思
陳大士曰、商何以樂白招拒而用汁光紀王也、玄鳥之子、
號爲玄王、天意可知矣、水德也而尚白何也白者吾之毋
也周靈威仰固不東方乎而尚赤從其子而已且赤爲勝
白故祭肺爲契爲司徒、而受大國小國、至相土益大、駿匕
乎規模雄偉矣、湯應期而生、當桀暴又當殷中衰也小球
大球、小共大共、豈伊與人、非日躋莫與巳爲、三葉不數葛

何也葛非桀黨而隨以兵何也肘腋之禍不先剪之而慮
後顧也韋顧昆吾夏桀平欽之而不殊何也不正其爲天
子也不正其爲天子而湯之師始不負于天下矣商中衰、
湯至、降爲、卿士、非得阿衡左右之、烏能愉快乎、卿士非謂
伊尹也、

殷武

序曰、殷武、祀高宗也、　魯申公曰、蓋帝乙之世武丁親盡
當祧以其中與功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爲高宗而祀
之故作此歌

云殷王知道數者也欲平天下而先之楚此知平天下
之机也欲平楚而必罙入其阻此又知平楚之机也若必
以干羽之說格之非其時矣
春秋正義曰、荊楚、一木二名、故以爲國號、亦得二名、莊
公之世、荊皆書荊、僖公元年乃書楚、說者謂始改爲楚、
則此詩巳並稱荊楚矣、　荊楚左控江陵、右控黔中、南
負蒼梧、北依涇塞、方城爲城、漢水爲池、　疏云、周有天
下、始封熊繹爲楚子、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
商之政大畧振刷爲多而靡于墮壞者少商之君大畧強

毅爲多而帝于優柔少曰殷武見武之震慴有素也
漢書嚴助疏曰、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
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
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敗、荊楚
以南高山深谷叢林密箐夷人據險負阻鳥衆蜂聚不可
方物至今猶然高宗伐楚猶能衰荊之旅可謂神于用兵
矣
陳大士曰、荊楚服叛不常、自殷世巳然、蓋三代用車、且又
都西北一旦失其長技而與荊楚爭舟楫之利于數千里

之外其勢不能無重發故桓公東馬懸車而登卑耳摧山戎若拉朽然至摠八國之師僅得屈完一盟然亦殆矣高宗之治羌氏乃不如治荆楚之劳也三年而後克之或遣將乎抑自行也而詔其傳諸臣居守乎至其所以取勝則又用奇兵也齊桓之服楚也先次于陘而使楚人失其地利魏武之征馬超也日報超益兵而操大喜蓋欲取羌隴之衆一鼓而平之高宗蓋得道而用之尤奇入其險阻政所以致其兵衆也彼險阻已失師入腹不悉衆出鬬何為迹高宗所為其漢武之材也哉

善師者攻其所必救善致者取其所必争攻其所必救取其所必争必傾國而來故兵不再舉而湯平也不然此攻則彼遁客主之形不敵縱百戰百勝亦師老而必斃也

傳曰有鐘鼓曰伐謂聲罪致討也

六帖曰不曰功而曰緒見此舉非得已也上承祖宗下垂後裔不似後世大黷武而用兵四夷者

治天下如治絲然偏治則紛倒治則亦紛楚强于多辟而勢足以相牽多辟衆于楚而聲可以先奪故以楚為緒之始以多辟為緒之終理之得其道也高宗所以兵不再試而天下服也

如後世狹小前人鞭笞四裔欲臣所未臣以矜為功是理緒而棼之也如積靡不振裔夷失守而不能光復舊物是毒緒而絕之也曰湯孫之緒見非多事于宇宙而出于不容已之為也故即追述成湯而以商之常禮服之

次章因机权于一隅鼓神術于天下此高宗之权術也從以為責楚便小視了　徐筆洞曰只借氐羌一説而大義凛然故責一楚而天下遂不敢楚矣

氐西羌之別種黄氏曰羌本姜姓三苗之後居三危又

山海經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　郡縣志武王伐商羌髳會于牧野

周書成湯謂伊尹曰諸侯來獻無馬牛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不利伊尹[illegible]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鞞鰂之醬鮫瞂利劍為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正西以崙狗國鬼親枳巳闟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有日旄紕罽江歷龍所神龜為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

姉他、旦畧、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犁、其龍、東胡、請
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爲獻、湯曰、善、
世見曰王、周禮秋官大行人云、九州外謂之蕃國、世一
見、各以其貴物爲贄、國語、賓服者享、荒服者王、時享終
王。
遠人即不享而列在職方者、亦不敢不享。遠人即不王而
五年一舉者、亦不敢不王、而況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也。
凡遠近之人、聲勢相應、內不足而遠攻、則近者伏而何隙
內有餘而遠服、則近者畏而銷萌、荊楚平而諸侯朝、勢使
之也
建邦設都、雖出自天子、而不知天之所以祚明德也、湯承
式闕之命、而受萬國之共球、豈偶然也哉、雖至湯孫商德
未衰、天命不改、多辟一明于天之故、王靈不震而抑矣
洪水橫流、下民其咨、玄圭告成、民乃粒食、凡非牧之所在
皆禹績之所在、不稽稼是務、可都于禹之績乎
來辟而指爲歲事、多辟之奉臣職也、廿分而無辭、所免而
準于稼穡、多辟之視湯孫也、甚公而無私

皐陶謨、禹曰、予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堯
制五服、匕各五百里、禹平水土、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
是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有萬里、正義曰、禹之所導山
川也、西被流沙、東漸滄海、南距衡山之陽、北臨碣石之
北、經途所宜、蓋有餘里、
箋餘曰、伐楚說得神武不測、何等大力、嚴民說得謹凜不
息、何等小心、非遜荒而學、必無此大學問、非恭默而思、必
無此大作用、商有三宗、高宗尤傑出矣。
天高匕在上、而不知其降監也、下民易暴易虐、而不知其
有嚴也。
伐荊楚即罰也、諸侯來辟不罰即賞也、高宗發理乾坤、總
不出賞罰二大典、故推本言之。　嘗思殷道先罰後賞、亦
惟不僭不濫之故、何也、賞惟後則重恩者易見恩、罰惟先
則慎威者易見威耳。
左傳曰、賞僭懼及淫人、刑濫懼及善人、郁離子曰、賞德令
也、其意在乎生而殺人之道存焉、刑威令也、其法至于殺
而生人之道存焉、荀曰、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
君先萌一敢心、而夷敢于猾夏、臣敢于奸君、昭然以敢著

矣故高宗以莫敢二字撫天下必先以不敢二字撫其心不敢怠遑其中興之本歟　張云伏莽于朝怠遑之心是也王者囘不專在治夷狄也立極于朝不敢之念是也王者固不專在修慶賞也

衆賤不能相治故天爲民而立一天子天子俱其力不贍也又衆建諸侯割地分民而理非取以相奉凡皆以爲民也故諸侯當察王靈然不知有民猶然不知有王王當欽天命然不知有民猶然不知有天故來辟必曰稼穡匪解而降監必曰下民有嚴

殷道中衰王命不行于下國而累世之福靈幾墮高宗將殷家之福依舊大竪起來猶所謂鎬周祜云耳

左傳吳爲封豕長蛇是封爲大之義封即指四封之虞言亦好

六帖曰故商邑也中興之後百廢修庶政舉便自改觀耳

詩膸曰聲威名也靈氣燄也此皆自高宗撻然一奮時將此讐服中外之勢重新開振出來　其不可遏處爲聲其不可測處爲靈赫赫擬諸火濯濯擬諸水

前云湯孫之緒後云保我後生此之謂中興

陳大士曰數十年之經營人事出其中識者有以知商政之不易壞數十年之逸樂天道出其中識者有以卜商德之必靈長

五福一曰壽一曰考終命一曰康寧　湯壽百年太戊七十年武丁五十九年

徐筆洞曰楚畔殷而殷有撻然之武以威之楚僭周而止聞召陵之師出自齊桓乃包茅不貢南征不復之語覩莫敢不享莫敢不王之語雖均之責楚而王伯之氣象迥然殊絕此亦可以覩世道升降之机也

高宗中興南平荊楚北伐鬼方而伐鬼方之勞尤甚功尤著而此詩不及何也蓋其振衰起弊讋服天下之机權全在荊楚一伐鬼方無關于天下之勢故不陳也

嚴云地官山虞云凡邦工入山掄材不禁松柏丸丸謂擇取易直者

箋云椹謂之虔孫炎曰椹斲材質也史記臣胸不足當椹質注云椹者莝砧也一曰木趺

詩志商頌卷之二十六

詩志二十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范王孫撰王孫字士文休寧人寄籍錢塘是書乃館於金聲家時所著聲爲序而梓之皆維採諸說而成於同時人中多取沈守正說通及陳際泰五經讀顧夢麟說約不甚研求古義也

詩問略一卷

〔明〕陳子龍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問略一卷》提要

詩問略序

余于集傳不盡愜而莫敢異也及讀郝氏書乃知經學不必專泥朱子也且朱子于小序鄭孔諸家悉置弗録矣因述所解若干條書曰詩言志孟子曰以意逆志是謂得之鄭六卿賦鄭詩蔓草風雨有女同車諸什韓起賞之曰不出鄭志初疑此篇爲詩志庶幾時亦弋獲乎然不敢自謂能意逆也曰詩問仍以問諸有道者或嫌其略而不詳異日尚有續焉雲間陳子龍識

詩問略

明　雲間陳子龍人中說

變風變雅之目朱儒本於鄭康成獨鄭夾漈曰此不出於夫子未足信也小雅節南山大雅民勞謂變雅可也鴻鴈庭燎嵩高烝民之美宣王謂變雅可乎詩首文武成康厲王繼成王後宣王繼厲王後幽王繼宣王後皆順其序國風亦然斷斷無正變之說此夾漈定識也夫世有升降治有盛衰詩豈有正變乎郎或聲調節奏之殊庸有之未可以正變分也召穆之賦

蕩與民勞凡伯之賦板與瞻卬召閔芮良夫賦桑柔衛武公賦抑皆蓋志獻替安得爲變雅而少之淇奧美武公緇衣美鄭伯秦襄同仇之烈衛文楚宮之營安得爲變風而少之如厲平以下爲變雅則周穆以降爲變書乎朱子不主漢儒而獨用其正變之說所斥爲淫詩者多本夾漈而于此何獨異焉

關雎之詩宮人爲后妃而作妃之得不得何與宮人事且文王爲世子莘爲侯國王季爲西伯大明之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又曰纘女維莘長子維行則所以訪求淑配備六禮而親迎者無所不及矣曾何左右無方之求若不知誰何氏之女者且求之不得而展轉反側耶琴瑟之友鐘鼓之樂皆不似宮人事此子章時授讀即已疑其非理今思得之首章言太姒之爲好逑二三章言太姒亦欲求窈窕淑女以備嬪御爲助也後二章淑女指所求者言荇之參差指羣女年齒色貌之不同也左右流之言所居之或遠或近也寤寐

求之至於思服反側則太姒求賢之切可知采當選芼言爲也采之宮庭薦之侍御逮下之惠也琴瑟友之娣姒之情而有比輔之義也鐘鼓樂之則陶陶坎坎暢于中而聞于外化行南國而及于天下周之王業基于門內者此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言其聲之和也鄭樵云人之情樂者聞歌則感而爲淫哀者聞歌則感而爲傷惟關雎不然從樂奏言之非以別其文義也樵之言是也豈展轉反側之謂哀琴瑟鐘鼓之爲樂乎

自平王之時岐豐之地盡没于西戎雖以其地賜秦終
襄公之世不能取而有之至文公始逐戎而後有其
地是時岐豐故墟有遺黎故老隱於河上者初以周
亡于戎有左袵之痛既而復更爲秦有河山之感不
肯仕進人亦不得而見之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蓋此
輩也蒹葭之詩所爲作也其願爲秦民者先困于椎
髮及見秦有錦衣狐裘黻衣繡裳去戎翟之俗復覩
衣冠之舊則深相慶幸終南之詩所爲賦也
齊欲以文姜妻鄭公子忽忽辭曰物各有耦齊大非吾

耦也及救齊破戎齊又欲妻之他女辭曰奔齊以急
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其後見逐而
無大援國人追惜之賦有女同車之詩毛氏以爲忽
有功于齊齊女賢而不妻卒以無助故刺之謂文姜
也若後女時忽妻陳女久矣豈以齊女而棄陳嬀耶
齊則無禮而忽也守正有詞何爲刺之初辭文姜人
謂忽善自爲謀祭仲曰君多内寵子無大援將不立
皆以成敗論而不知義理之安者也文姜爲魯桓夫
人禍有明鑑作詩者不預知夫子讀詩者何取爲愚

玩詩非刺忽亦無追惜意若追惜之何于嬀無抑詞
有女陳嬀也舜華舜英言色之美也同車有親迎之
禮翺翔有偕隨之歡佩玉言綢繆之眷瓊琚亦甚都
雅將將豈非德音而彼美之詞反若不足于言外者
蓋美陳嬀正以嘉忽之能守正而不爲孟姜所移故
聖人深取是詩耳解此詩者以謌相承無有晰之者
邶之北風有先幾之遯衛之考槃有永矢之棲鄭風女
曰雞鳴有偕隱之樂魏風十畝之閒有農圃之歡秦
則蒹葭之伊人不仕于異姓陳則衡泌之棲遲不汨

于淫靡皆高節無求超然流俗者也易曰嘉遯貞吉
聖人亟錄其詩如見其人所以風世之逐于利祿而
迷于濁亂不止者也
二南首婚姻次女紅故葛覃績事也采繁蠶事也繁白
蒿也爾雅謂之皤蒿蓋蠶未出以此洗之蠶生未齊
未可食桑亦以此啖之故幽詩曰采繁祁祁正治蠶
之日也采繁爲蠶而非爲祭也明矣禮記祭義云古
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注云近川
使浴蠶也故于澗于沼也夙夜在公者蠶事三眠三

起勤若凡二十七日而畢若祭事不連夙夜也詩爲夫人世婦而賦也古王后親蠶三灑夫人世婦登其事后夫人爲之飾賦事而不獻功故曰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公侯之宮也

周禮后服首飾有副編次三者少牢禮云主婦被錫蓋別賤者髲以被紒爲飾故謂之被后妃祭服首飾皆副不用編況次乎詩所稱被卽次也被非祭服故知非祭祀之事此係錢飲光所述姑信此詩爲蠶事作也

周南卷耳之詩猶召南之草蟲也草蟲婦人思其夫卷耳乃軍中思其室家也金罍兕觥酌以遣懷至馬瘏僕痡終不能遣矣然但吁而無怨者何也岐周之旁小國諸侯苦爲紂役文王以西伯奉命連率之國以忠藎勤勞故咸知大義而詩語涵蓄不似北山苞羽憂我父母也且文王當日必有經營布置贍其家室俾無內顧之憂特其別離睽闊不能寘懷耳序以爲審官求賢非也或以卷耳喻賢以周行喻在位或以登山喻圖治之艱皆心非朱注而思以易之遂失于穿鑿也

出車禦玁狁城朔方也城工既畢歸而在途忽被命西伐第三章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始而召僕夫趨凶門有死氣是以憂心悄悄僕夫況瘁大將受命于內軍士不得而知也至于傳宣王命往城于方而憂心者曉然矣而出車之初不遽軍也于此見軍機之密焉鳥隼之旟在牧龜蛇之旐在郊設此建彼世所謂前朱雀後元武也于此見部伍之整焉玁狁勢强禦之使無內侵不交戰也西戎勢弱伐之使無北附無

肆殺也故末句曰玁狁于夷西戎靖而玁狁孤于此見廟算之審焉西北二虜相犄角爲寇惟與西戎連和乃可以全力制北狄然非薄伐不能要其和也此詩專備玁狁以餘力伐西戎以孤玁狁之勢耳兵家勝算也按世歷紀帝乙二十一祀癸巳命周公昌拒昆夷玁狁此詩必此時作也王商王帝乙也承命遣南仲者文王也

菀柳當是諸侯盟太室時詩也竹書及左傳皆有諸侯盟于太室之文何以盟太室謀伐申也時宜臼奔申王將伐之以殺太子國語史伯謂桓公曰申繒西戎

方強王室方騷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繒與西戎方德申呂方強其隩受太子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愚謂諸侯盟太室不肯從王伐申以成伯服故作是詩菀柳比伯服也言柳方盛豈不足蔭息我乎而此乃上帝所怒我不敢悖也所謂人皆集于菀己獨集于枯也小弁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正以鳴蜩比人之息于菀柳者有鳥高飛亦傅于天言褒姒賤妾而得天王爲配也若從王伐申

以靖之後必至嬰大禍蓋指周之存亡也如毛序朱傳謂王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是無王之心形于篇章夫子何錄焉

讀大雅常服黼冔及周頌振鷺有客之詩知周之忠厚古聖王有道之隆也冔殷冠而諸士服以祼將白爲殷色而微子以之來朝當維新之政改正朔易服色不以爲嫌也先儒熊去非曰王訪于箕子稱十有三祀奔走臣我監稱五祀猶用商之紀年也一則曰商王士再則曰殷多士何嘗有鄙夷之心其視後世亡人之國則絕人之祀毀其先代之衣冠籍貫者相去遠矣每讀詩書并去非之言未嘗不三歎也

大明之詩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詩人微意蓋言人主賢德爲本天位不足恃適嗣不足拘也胡氏曰堯舜與賢三王與適然聖人有權焉未嘗執一也太甲雖適又有成湯之命而幾不免于廢武王雖弟上承文考之命而終不失爲君帝乙泥于立適而不知紂之亡天下亦不知變之過也予謂不特此也太王泥此則王季不立矣王季不立而周不王矣堯舜之與賢

不難舍子而擇之異姓嫡果不賢舍而立庶何不可哉唐高祖舍秦王而立建成尤爲非宜

高皇帝明知燕王之雄武太孫之仁柔乃以劉三吾之腐言泥古昔之成憲卒以成靖難之師而肇無窮之殺戮嗚呼皆未知天下之大計通權變之宜者也

生民之詩可疑者二其一帝武之說予嘗辨之詳讀書論世大略謂姜嫄往于郊踵帝嚳而行歆歆者急于享禖之禮也忽然震夙心感疾病孕而生子故以不詳而棄之曰其一嗣歲祈穀之祭也諸說皆以爲孟春元

日祈穀于上帝配以后稷愚按祈穀配后稷是也但
周以子月爲正月爲孟春然郊天必在冬至冬至之
日大抵在子月中旬或下旬若以月初祈穀則是先
祈穀而後郊天耶倒置極矣諸家所泥者月令也不
知月令用夏正詩乃周詩不當以月令之孟春解此
章嗣歲也家語哀公問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
曰郊之祭也迎長至之日也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
其日用上辛至于啓蟄之月則又祈報于上帝夫言
啓蟄之月則建寅之月也是則周人祈穀之郊仍用

寅月于夏令爲正月于周實三月也諸家引月令正
月孟春而誤以爲周之正月謬矣月令注元日乃上
辛日亦非元旦也
軷者五祀之一月令冬祀行者即此而非行道之神也
行道之神乃一切遠行所祭禮謂之祖不論四時但
出行即軷此詩專爲冬祀故曰以興嗣歲言今歲之
事畢而來歲之事新也又按五祀則羊人供其羊牲
若出行之軷則以犬此云取羝爲冬祭之行益明矣
蔡邕獨斷曰行在廟門之外而軷壤厚二尺廣五尺

輪四尺北面設主于軷上出行之祭亦曰軷與此不
同
叔于田注云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夫不義安能得
衆且使之愛夫子何錄焉玩詩以居人擬之其仁可
知飲酒服馬誇之其好武可知蓋譏之耳下章全是
諷語如猗嗟之美魯桓公意全在言外戒其狃而傷
汝知者已見其端倪叔不悟耳果如序及朱注是摹
肖阿諛耳
匏有苦葉士傷淫俗而不肯苟婚之作觀首末兩章非

詩人專刺淫也禮霜降至冰泮皆可爲昏過時而不
能行禮則媒氏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奔不
禁奔非淫奔謂不備禮也禮之不備猶匏之未可用
方使隨宜猶深厲淺揭也濟盈雉鳴時方仲春爭奔
走爲昏途中所見也有瀰濟盈言濟之多濟本欲盈
不濡軌而亦濟雉本欲偶不當偶而强求士知禮者
必與鴈冰泮時爲得耳人有招我我弗應必須我友
指嘉偶及媒妁言也序謂刺宣公非也牝雞雄狐不
必以飛鳴分別而曰當求其雄也

將仲子毛序鄭箋及歷來語解皆謂刺莊公害弟叔段
而托于畏母詩人借莊公之口以發莊公之心耳獨
朱注本鄭夾漈以爲淫奔之詩文義明順可通但無
逾無折有婉絕之辭畏人有廉恥之心亦猶感帨吠
尨之語不得直指爲淫奔也按左傳晉侯言衛侯之
罪使叔向告鄭伯子展賦此詩取兄弟相護之意則
豈淫奔語乎

山有扶蘇刺無賢也蘀兮狡童褰裳皆惡祭仲足陰謀
逐忽而作蘀喻忽之將敗而思伯叔之援又望其涉

溱洧而來救仲足本以嬖幸進身故呼之曰狡童狂
且

東門之墠懷友也風雨思賢也遵大路留賢也蔓草朋
友班荆相遇也揚之水厲公之詩也槩以爲淫何淫
之多而夫子悉存之令詞家選詩每斥豔冶之篇不
錄况聖人之著經存教耶誤以鄭聲爲鄭詩放淫聲
獨不削淫詩乎

鄭厲公突以祭仲殺雍糾出奔入櫟昭公立昭公殺子
亹立齊殺子亹子儀立在位十四年子儀忌突謀奪
其國有内外蛇鬭之釁愚謂揚之水詩蓋厲公防禍
之及作此以解其忌以安其心耳觀厲自櫟侵鄭因
傅瑕卒有鄭國隨殺瑕其平日陰謀可知原繁之徒
必有以告子儀者故曰毋信人之言人實迋汝時莊
公子皆死獨儀突在耳故曰終鮮兄弟惟予與汝惟
予二人云其入國卽殺瑕及繁必嘗教子儀圖櫟觀
厲公惡繁及繁臨死之言可推已

揚之水凡三見王風言平王之弱不能制諸侯也彼其
之子指他國之當戍者唐風言晉昭公弱白石比曲

沃之强也鄭風言子儀之弱信纔臣而失兄弟也

蔓草爲朋友期會之詩出自予意及讀韓詩外傳則古
人有先獲我心者矣語雖陋可證愚說故附錄孔子
遭齊程木子于郯傾蓋而語終日顧子路束帛十匹
以贈先生子路對曰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
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
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齊程木
子天下之賢士也吾于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

東方之日卽下篇不能晨夜號令無節左傳襄公立無

常故刺之也彼姝者子指其自公來召者不必女子或曰指文姜在室在閫蓋言門內之亂也夫人如齊師于防于穀皆所謂履而相就也

唐風揚之水本發潘父之謀而以爲晉人叛昭侯無衣美秦襄奉宣王命伐戎報仇而以君爲好戰菀柳諸侯不從幽王伐申而以爲不肯朝周蔓草朋友期會而以爲男女相遇采薇勞戍臣而以爲遺毛序之誤而朱子因之然朱子于序多所駁異而偏于其誤者顧反有取耶

下泉詩以下國慨念周京按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子朝之亂入王城稱西王敬王居于狄泉稱東王狄泉者卽下泉也下泉成周之地也自周公營洛廢而不居今天子居之諸國供億輸王粟其成人不勝其苦是以慨念京周京師者謂王城也及定公七年晉籍秦送天王入于王城四國乃有王是王室之亂垂二十年稂莠爲黍苗而王澤如膏雨矣黃父之會扈之會晉人皆與焉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城成周曹人又與焉曹之賢大夫身親其後故先言下泉之苦而思念周京後乃因王室之定京師之復而喜之也郇伯必有所指今無所考矣何氏存此詩確不可易但以京師爲下泉非也若周京京師卽下泉乎慨念文理說不去矣

文王有聲專美武王鎬京之事以其繼文王豐邑之功也故首二章推本文王非並舉文武也三四章言其營鎬也鎬與豐峙故曰正鎬爲藩蔽故曰垣特未出鎬字耳五六章言遷鎬末二章言定都也而諸侯稱王后天子稱皇王後稱武王也

生民之詩帝武爲大人跡天有足乎鄭氏之謬也謂帝嚳是矣然祀郊禖之後豈無房榻宴私之事而云無人道何也蓋必以介止震動心竊疑怪如有鬼神如嬰孩疾遂不敢卽于宴私帝亦深信而俟之以至于載生載育也踵帝步武而敏于祀事神歆其享介助也止息也祭畢而息諸郊乃震而動也以時之久也久而生育斯理明而辭亦順矣元鳥之詩推本有娀氏謂元鳥降之日人偏信史記鄭箋而朱子從之

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箋曰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

或以爲變文叶韻非也按周禮大司樂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是周人祀姜嫄不及高辛也國語亦謂之皇妣大姜又周禮大司樂注周以后稷爲始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閟宮此又一證也周禮春官守祧奄八人注天子七廟通姜嫄爲八廟又一證也漢原廟之祀其來久矣先儒謂堯有天下則爲帝後者屬堯之子孫故周不得祀嚳而止立嫄廟是也周人禘嚳乃有天下而推遡之耳

武王既喪管蔡流言謂公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

居東避之二年罪人斯得後公貽王以鴟鴞之詩及風雷之變偃禾拔木王將卜之乃得金縢之書始泣而迎之天乃反風起禾此金縢本末也王既迎公歸攝故二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伐之作大誥此作大誥之本也鄭康成之說亦然居東二年東征三年自是兩事獨孔氏以避爲致辟居東爲東征朱子嘗論之曰周公居東二年成王乃知罪在管蔡若曰所謂罪人者今得之矣或問居東非東征乎曰居東卽居魯也公方見疑豈得卽東征乎二年猶待罪也及朱子註鴟鴞詩則曰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于國故周公東征乃得管叔武庚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公意乃作此詩以貽王而東山詩註亦云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之于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以居東爲東征又以先誅管蔡後乃貽詩毋論與書敘刺謬亦何自相矛盾耶豈平居議論而注經反疏忽乎學究墨守朱註如顧麟士祗依阿不能置喙可笑也

鴟鴞之詩戒王以先事之防而自鳴其勤勞之意既取

我子謂誘管蔡致得罪也無毁我室知其搆兵爲亂也若詩作于殷人叛後何以云未雨綢繆乎居東亦非居魯周公一生未嘗至魯朱子謂東都者亦誤時未有東都也乃周之東野耳若居魯則千里之遠何以書云親迎出郊耶

何彼襛矣按詩說齊襄公殺魯桓公莊王將平之使榮叔錫桓公命因使莊公主昏以桓王之妹嫁襄公周人恥之而作是詩蓋王風也召南時安得有平王孫女嫁齊事乎春秋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

之館于外多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王姬歸于齊傳以莊公三年之喪不當主昏于齊不戴之仇不可爲之主唉助曰桓公殺君王不能討而追錫之命故王不稱天以其寵篡弑瀆三綱也非周召之詩可知然吾以為詩說亦非也所謂王姬者若是桓王妹桓王在位二十三年莊王四年而始歸齊計其年且三十矣何其晚耶魯莊公十一年爲周莊王十四年亦書王姬歸于齊則齊侯爲桓公也何彼襛矣之詩殆爲此作而詩說以姬為桓王妹蓋以桓王爲平王之孫

故耳其實會元亦可稱孫胡傳承訛謂西周王姬下嫁皆未深究耳

衞莊姜戴嬀許宋夫人之賢共姜之節谷風伯兮之婦泉水竹竿之女皆清婉而忠正擊鼓式微旄丘凱風之忠厚餅兮北門北風考槃之守貞干旄之好賢所謂康叔武公之德也獨宣姜之惡國人屢刺猶風之隆也集傳詆其土地性情故其音亦淫靡以詞攷之獨氓蚩靜女采唐可嫌然序說皆謂刺淫朱子于采唐辨至千言以為淫者自言不知古人代為之言正形容而深刺之也有狐木瓜強坐以淫何衞風之不幸也

序謂衞有狄難處漕齊桓公救之遺以車馬器服衞人欲厚報之而作木瓜之詩是也有狐之詩明爲士大夫不得渡河喪其車服按左傳閔二年狄滅衞宋桓公逆之河上宵濟正此時也衣裳帶皆士大夫章服狐渡有尾之子無服蓋反興耳序謂男女失婚非也以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乃蒙序而臆度之辭

有狐之子指士大夫避狄難者非寡婦謂鰥夫也揚之水之子指諸國之不預于戍者非戍者謂其家室也

鴻鴈之子指使臣安集流民者非流民自相謂也

夫子放鄭聲而不刪淫詩謂深絕其聲于樂而嚴立其訓于詩噫豈聲足以蕩人而詩固無害反足以為訓耶或曰一國之風不得而廢也然則太史采之已耳而必登之簡冊施之宴歌傳之後世奚為哉謂示戒耶男女期會只以誨淫何戒之有或曰夫子刪之後世詞人贋補之以足三百五篇之數皆未得其理者也鄭詩淫者刪之久矣指為淫者皆以鄭聲淫一語

逆億之也所謂鄭聲好淫志世俗靡靡之樂非詩也
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蘀兮狡童扶蘇褰裳風雨
子矜揚之水蔓草按春秋傳皆非淫詩溱洧乃譏刺
之詩玩士曰女曰正傍人語也
宣王既命秦莊公破西戎于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
駱地犬邱竝有之爲西垂大夫無衣之詩謂是作也
申包胥求救哀公爲之賦此王于興師正指宣王蘇
氏曰民思周盛之先王豈其然哉謂強悍樂鬬七國
之秦非當日之秦也

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享趙孟子大叔賦野有蔓
草趙孟曰子之惠也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蔓草
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
賦蘀兮叔向韓起無譏焉起曰不出鄭志鄭其庶乎
季札觀樂于魯謂其細不謂其淫也果桑濮里巷狹
斜之詩則周樂安得備而魯工安得歌之乎
小序不必盡合古義然漢猶近古毛亨毛萇衛宏皆有
授受特其時代篇次不無紊亂耳齊魯韓三家廢而
毛詩傳鄭夾漈考亭出而毛詩廢矣馬融鄭元孔穎

達劉焯劉炫疏解毛詩數十家盡廢矣考亭曰舍明
白可信之詩詞而信億度難憑之序說夫以漢人視
朱孰爲可憑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詩詞明白而何
爲舍之鴟鴞與書異無衣與史記異召南鄭衛諸詩
與左氏春秋毛鄭諸家異經生家莫能考莫敢異議
八股業錮之也
今所傳詩說魯申公培書其編次列國黜魯頌爲風附
豳于雅雅有正有續有傳朱子弗之及而用毛萇朱
子或未之見耶朱子既斥小序謬誤何不徵時代核

事實改而正之大學古本不當改而改之何也
又按隋經籍志齊詩亡于魏魯詩亡于西晉則詩說非
申公書乃後人作也小雅鹿鳴四牡皇華常棣以及
伐木其次第見左傳而詩說以伐木次鹿鳴又以小
弁爲尹伯奇之傳大夫作故知非申培書乃後人心
不服朱子又不敢直斥其非故托之歟若詩傳又因
詩說而襲之古篆闕文托子貢尤爲可笑亦豐坊古
大學之類也
吾友劉望之著詩論三篇邃詩說詩傳其論變風變雅

皆宋儒之罔言也不特周公碩膚之德宣王中興之
烈不可云變淇奧之美武公緇衣之答鄭伯秦襄同
仇之義晉文杕杜之好謂禮義政教之失而作可乎
小雅怨誹諸什亦莫非賢臣閔世嫉俗之作也云變
雅可乎盍詩亡云者詩之教亡也邶鄘而外多作于
春秋之世詩何云亡也宋儒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
亡然雨無正節南山都人士篇皆作于平王之世雅
亦未亡也所宜辨也但望之主詩說而與小序異亦
非也

召穆公賦蕩與民勞凡伯賦板及瞻仰召閔芮良夫賦
桑柔衛武公賦抑皆幽厲之世藎忠獻替故列之大
雅此足見黍離降而雅亡之說非矣賓之初筵衛武
公爲王卿士幽王沈湎而作列之小雅者爲宴享之
戒也若悔過之詩則與抑詩皆同淇澳入衛風矣周
之國無所謂豳也豳者七月詩之篇名也周禮籥章
逆暑迎寒則吹豳詩祈年田祖則歙豳雅祭蜡則歙
豳頌一詩三用以器別之則豳謂之雅亦謂之頌云
錢飲光曰公身不在朝其詩不得列于雅亦未嘗居
魯又不得列爲風思王業之始于豳以之名篇亦猶
今士大夫書題姓氏而標其先世郡國也此言得之
東山亦公詩其餘皆爲公而作序詩者采附之其實
非豳詩也

太子宜臼申出也后與太子見廢申侯召西戎攻王是
時太子在申而殺其父申吾仇也痛恨宜何如鄭衛
柰嘗相與即申而立之德其立己遺畿內以戍申何
爲也哉後人徒以東遷爲咎不知其罪之大者知母
而不知父懷私恩而忘大義也抑秦與西戎世仇也

驪山之禍鄭桓死焉秦鄭同仇亦自爲也予秦以岐
豐猶曰不能自取也予鄭以虢檜予晉以河南皆感
而報之亦過矣文侯之命徒示弱耳說者曰平之東
非遷也廢于申即立于申不能有其國拱手而去之
藉諸侯之師以居于洛若太原之見距于羿不得已
而棄冀都夏陽非盤庚之遷殷比也遷之云者周人
諱其失國耳竹書紀年載西戎入周弒幽王殺伯服
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立王子余臣
于携按左傳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諸侯之辭曰攜

王奸命諸侯替之指余臣也然則攜王平王分立者
二十年也

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及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晉人攻桓叔敗之立昭侯子平是爲孝侯莊伯弑孝侯于翼晉人又攻之立孝侯之子郄是爲鄂侯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子光爲哀侯曲沃三舉而國人不附也武侯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是國人終無叛者至武公滅晉侯殺緡以寶器賄周僖王王命之爲諸侯然後晉人不得已而從之蓋屢世矣凡六十七年而始有晉陳桓有齊三卿分晉不如是艱也揚之水乃忠臣智士痛昭侯之不悟託爲黨沃之言以聳動昭侯使急爲備耳豈有畔志而爲詩以宣之者況屢世民情若此而云昭侯微弱國人將畔而歸沃是必不然嚴粲曰沃有篡謀潘氏陰主之爲內應是詩爲忠于公者發潘氏之謀也淩氏曰素衣朱襮何等服色我聞有命何等密謀而明見于詩是巧于告密者皆得之矣青衿白首訓詁中亦何足與論世哉

詩問畧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陳子龍撰子龍字人中一字卧子華亭人崇禎丁丑進士官紹興府推官後魯王以爲兵科給事中事敗被執乘間投水死事迹具明史本傳乾隆四十一年
賜謚忠裕此編乃其讀詩劄記之文曰詩問者取問諸有道之意又所解皆偶標已意隨拈各條非說全經故謂之畧明史藝文志不著録見於曹溶學海類編中其說不主朱子集傳亦不甚主毛傳鄭箋大抵因小序而變其說如有女同車序以爲刺忽子龍則以爲美忽以籜兮狡童爲刺祭仲牽以意爲解不必有據觀其自序知其學從郝敬入也宜其臆斷矣

詩觸六卷

〔明〕賀貽孫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咸豐敕書樓刻

水田居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觸四卷》

提要

水田居詩觸凡例

○一是編雖從序說然以古序發端一語為正自發端一語外皆漢儒續增原非古序蓋毛衛華所得於師說者與序旨離合各半毛傳鄭箋亦遞有得失余故斟酌從之其說詳於南陔六詩論中

○一考序疑毛鄭并疑古序故國風所指淫奔多失詩意若其所訓雅頌圓轉不滯優於毛鄭雖時與序意相背然政可互相發明考序固陰為古序功臣而不自覺每為拈出

○一四始正變幷十五國風小弁南陔六詩思無邪各為論以發詩人之志又於本詩之首各述古序一二語每為闡發序旨蓋序旨既明詩意自透猶閱文者必揆題義也至所箋釋則斟酌毛朱標以己見雖管窺蠡測取笑大方然不敢勦襲時解附會他家

○一考獸禽魚草木及諸名物必稽於孔疏大全爾雅

稗雅本草字彙諸書具錄於本詩之後與所箋釋
低書一格以示採擇雖無關詩旨但備博覽而已
○一葩經自有專門名家貽孫家世治易此非其童習
也偶為兒子說詩以為可與漢唐以後詩人觸類
旁通故名曰詩觸若謂會心解頤則吾豈敢
禾川賀貽孫子翼父書於厚溪草堂

國風論一

夫三百篇之詩皆樂章也古之為詩者聲以依永歌以
永言律以和聲而樂作焉今論詩者皆曰詩之為樂不
過雅頌二南而已其十三國之詩多出民間里巷閨幃
之言是謂徒詩不可以入樂也是不然古人作詩不可
入樂則不作也夫十三國之詩雖出民間之言而豈皆
民間之用哉採之諸侯則諸侯用之矣獻之天子則天
子用之矣凡民間之言有似詩而非詩者皆不可以入

樂以其所用者小也其類有六一曰歌擊壤之歌所云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成人之歌所謂蠶則績而蟹有筐
范則冠而蟬有緌之類是也一曰謠春秋時童謠所云
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之
類是也一曰謳宋城者謳所云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
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之類是也一曰誦魯人之誦曰
鞞之麛裘投之無郵章甫袞衣惠我無私鄭人之誦曰
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晉人之誦曰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之類是也一曰語韓非所引里語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車之下無伯夷左傳所引里語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之類是也一曰諺蘇秦所引里諺曰寧為雞口毋為牛後孟子所引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之類是也歌也謠也謳也誦也有音而無樂調於肉而不調於絲與竹如今吳楚間山歌湖歌新月掛枝之辭而已語也諺也有聲而無音如今父老晴雨農桑

之語而已若是者似詩而非詩也其似詩而非詩者廉肉豐殺與樂歌不相合也獨至於詩則其用有大焉者矣必聲成文而後謂之音諧於金石絲竹協於干戚羽旄而後謂之樂其廉肉豐殺必有不期合而合者而後大師採焉而後工歌焉季札在魯請觀周樂工為之歌雅頌二南與十三國之風是時周樂皆在於魯故季札聘魯請而觀之使徒詩而不可以入樂則何以皆謂之周樂既非周樂矣魯安得而備之魯之工安得而歌之哉故夫詩之為樂猶漢魏之樂府宋之詞元之南北曲也特其所用異宜雅頌用之朝廷祭祀燕享國風兼用之燕享房中至於民間之樂間亦有之樂有大小而其不能無詩一也古人作詩出口為歌入笙為吹歌者在上貴人聲也笙歌作於堂下雖民間之樂未嘗異也彼楚辭九歌巫覡之辭耳然猶曰五音紛兮繁會則是巫覡已有樂矣曰疏緩節兮安歌傳芭兮代舞則是巫覡之樂亦以歌舞合奏矣又何疑於里巷閭幃之詩哉昔

者師乙謂子貢曰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使徒詩不可以入樂則將與村歌童謠與人之誦役者之謳等耳何人不可以歌而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之哉

論二

蓋嘗論之知樂之為樂而不知詩之為樂者不可與言樂知詩之為經而不知詩之為詩者不可與言經知有言之詩而不知無言之詩者不可與言詩故夫季札在魯之所觀與夫孔子自衛反魯之所正者詩也而即樂

也孔子所謂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者詩之為詩而有言之詩所以為無言之詩也今觀三百篇中或遠言之而近或微言之而彰或曲言之而直或淺言之而深或在彼言之而在此所謂遠言之微言之曲言之淺言之在彼言之者有言之言也遠而近微而彰曲而直淺而深在彼言之而在此則非有言之言而無言之言也無邪一語何以為全詩之蔽切磋琢磨何以發貧富之論素以為絢何以觸禮後之

旨彼其解悟蓋已在於訓說之外者矣子謂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而獨以可與言詩稱子夏子貢蓋以不善學詩者以有言之詩為言以有言之詩為言則必至於無以言善學詩者以無言之詩為言以無言之詩為言然後謂之可與言非謂其可與言乃謂其可與無言也惟其無言故言不可勝窮矣故又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夫以無言之言為言此天下之至辨者也何專對之不能哉孔子之後善言詩者莫如孟子

孟子之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所謂志者在未有詩之先也迨既有詩之後則不謂之詩而謂之文與辭矣吾取詩人之文與辭與志而相遭於未有詩之天取吾之志與詩人之志而各相遭於無言之天如琴瑟之音不生於絲不生於桐不生於手如簫管之韻不在於竹不在於唇不在於空此無言之詩所以環應萬變而不窮也以無言之詩合於無聲之樂而詩之所以為樂詩之所以為詩風之所

以為風者皆在是矣今夫風蓬蓬而起不知其來不知其止而天籟之音作焉使徒於山林之隈崖大木百圍之竅穴而求所為似鼻似臼者而曰風也風豈在是哉知風之所以為風而雅之所以為雅頌之所以為頌者夫亦愈可相推而論矣

論三

變風雖多刺諷之詩然皆當時王澤未亡憫時憂國忠愛之情不能自已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

殆謂此也其後王澤漸衰忠愛漸泯不獨巡狩禮廢大師不復採詩而天下人心亦久與風化相忘無復庶人謗商旅議之舊故曰王迹熄而詩亡非僅雅亡也風亦漸亡矣非僅正風亡也變風亦漸亡矣朱文公疑小序所云刺詩為以下刺上輕浮險薄有害温柔敦厚之旨遂盡坐以淫奔如將仲子刺莊公也而疑踰牆為私約子衿刺學校廢也而疑佻達為風情有女同車刺忽也而疑舜華為妖冶諸如此類不可勝舉文公之意葢以鄭衛之詩所謂桑間濮上淫聲也夫子嘗謂鄭聲淫矣但所謂鄭聲淫者謂其聲音淫濫如江河之水泛泛然無所底止故曰鄭聲好濫淫志非謂鄭衛諸詩所言皆男女淫奔之事也且文公既慮輕浮險薄之足以害教而不思男女淫奔之足以亂俗是猶醫者惡鉤吻之傷人而欲易以烏喙也可乎哉至於有狐氓蚩諸篇明明刺淫而文公以為此淫人自為也文公之意始終以刺之一語為輕浮險薄云爾則夫風人之作固已蘊藉深

厚初未嘗斥言淫者為何人但使聞之者足以戒而言之者無罪夫何輕浮險薄之有若必謂淫人自為之也嗟乎宣淫何事也雖穢如宣姜文姜夏姬未有自言其穢即今平康勾欄之曲亦未必其人自為之也藉令有之删詩之聖人胡存此以辱風雅也哉且夫國之有風葢為美刺而作也今二南正風之詩固有不言文王后妃者矣而序曰此美文王后妃也文公既從而信之矣變風諸詩所謂牆茨鶉奔之類序曰此刺淫也文公又從而信之矣一小序也以為美則信之以為刺則疑之一刺淫也在牆茨鶉奔諸詩痛責深詆明示人以防維者則信之在有狐氓蚩諸篇委曲諷諭嘿動人以媿恥者則疑之然則文公之疑序固不勝其信者之多也又況後人中無所見而徒以文公之疑且信者從而疑之信之非惟無以服毛氏之心抑且無以發文公之意矣

論四

且文公所疑小序之說為以下刺上輕浮險薄有傷温

柔敦厚之旨者是文公猶未深於刺之義也夫文公知刺之爲刺矣抑知不刺之爲刺哉以不刺爲刺者主文而譎諫言微而旨遠彼之所謂輕浮險薄者我之所謂溫柔敦厚也姑置雅頌而言風風之中有刺今人者不刺今人而美古人如大車刺周大夫也但言昔之大夫威能止奔而已羔裘刺朝也但言昔之君子舍命不渝而已有刺此人者不刺此人而美他人如伐檀刺貪也言不素飱者之不貪而貪者可勿問矣雞鳴刺不悅德

也言雜珮以贈者之悅德而不悅德者可勿問也刺亂者不刺亂而言致亂之形如清人刺鄭文公也則舍文公而嘆軍士之逍遥謂軍士之逍遥文公爲之也刺致亂者亦不刺致亂而刺所亂之人如叔于田刺鄭武公也則舍武公而誇叔段之服馬飲酒謂叔段之服馬飲酒武公驕之也楊之水刺晉昭侯也則舍昭侯而羨桓叔之素衣朱襮謂桓叔之素衣朱襮昭侯成之也君子偕老刺宣姜也但侈其衣服容貌而已倚嗟刺魯桓也

但盛稱其技藝威儀而已荒者不自媿其荒也還今盧令之刺荒但述其馳驅交譽之詞而荒者媿矣淫者不自恥其淫也桑中溱洧之刺淫但述其男女相悅之樂而淫者恥矣簡兮但自譽而已考槃但自寬而已而棄賢之失已彰矣君子于役室家自道其思而已雄雉婦人自述其懷而已而勞役之怨已見矣至於牆茨蝃蝀則諱其人而指其事有狐氓蚩則諱其人而誌其言或其人有不能諱者則指其人之地以醜之新臺株林是

也或其事有所不得諱者則疑其事之迹以諷之敝笱載驅是也凡若此類指固不勝屈也蓋古之君子不忍絕人於善而又不能遽禁其不善是故教化之所不能及則刑賞以勵之刑賞之所不能勵則廉恥以防之廉恥之所不能防則是非以明之是非之所不能明則諷諫以動之微其詞隱其旨吐而若茹惜而若恨驚而若疑使他人見之聞之不知其爲誰而夫人見之聞之與後之類夫人者見之聞之則泚然汗下跼蹐屏營而不

能自容非溫柔敦厚之至其孰能之哉故有同一詩而歌於前為美歌於後為刺者矣范曄曰康王晏朝關雎刺之大史公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刺之為義非一端而已也今夫譏嫫母之醜者不如譽西施之美於嫫母之前也詆宿瘤之惡者又不如陳嫫母之惡於宿瘤之前也嫫母不自憎其醜吾亦不言其醜也但以鑑示之而嫫母動心矣宿瘤不知己之似嫫母吾亦不言其似嫫母也但指嫫母之啚以示之而宿瘤動心矣明乎此

義而後知大師之所陳工歌之所戒瞽瞍之所誦莫非以不刺為刺者然則三百篇皆可為刺詩而實未嘗刺也自刺之義不明而後之為詩者遂罵然怒罵矣夫以怒罵為刺是猶以謟諛為美此今人所謂美刺而非古人所謂美刺也我知文公所指為輕浮險薄者在彼不在此也

周南召南論

風何以有南也南音和平故先王取則焉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文王世子曰胥鼓南南之為音所從來者遠矣而舜亦有南風之詩故曰舜歌南風而天下治紂為北鄙之樂而國亡北者敗也南為生長之音解慍阜財皆以是焉周召之詩其亦由此也或曰如子所言則先儒所謂化自北而南者非與曰彼所言者王化也非王化遠及安能和平長養播為南風哉文王之時化既南

暨樂又南音是以謂之南也若夫周南召南則序與朱註固言之矣序之言曰周南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召南諸侯之風文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而朱註則又曰言文王之德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也言諸侯被文王之化則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也然有疑焉周南既為文王之詩矣當文王時固方伯也周公安得主內治而有王者之風武王克殷始封召公於燕而食邑於召安得當文王時遽長諸侯而使南國皆被文王之

化哉不知詩之有風蓋因其時與地而言之爾彼二南之樂固有作於文王未王之先亦有作於文王既王之後者矣吾請更為之説曰採周南之詩者在周公輔成王主内治之時以其為文王而作也則繫之周公採召南之詩者在召公分陝佐天子為方伯長諸侯於召邑之時以昔之諸侯被文王之化而作也則繫之召公取吾之説合於序註之説則周南召南之義可以洞然矣

詩觹卷一

禾川水田居士賀貽孫子翼父著

周南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此古序也或出國史所藏或為子夏所記皆不可辨下文所綴則漢儒毛衛輩所得師説而續成之者耳今止存此一句以見古序之義餘皆不錄以下諸篇倣此○稗雅云雎鳩類江東呼為鶚摯而有別生不再匹習水常在河洲之上為傳郯子曰雎鳩氏司馬以其摯而有別故為司馬此雎鳩是也鳲鳩氏司空布穀也曹風之鳲鳩是也鶆鳩氏司寇大明之鳩是也鶻鳩氏司事鷽鳩也即班鳩小宛之鳴鳩與唲食桑葚者是也祝鳩氏司徒鵻也性孝主教民為司徒四牡嘉魚之鵻是也五鳩鳩民者也而備見於詩荇菜接余也一曰鳧葵叢生水中莖如釵股其花黃取其柔順芬潔可薦宗廟也○孔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兼詩與樂言之也惟詩不淫不傷故其樂亦不淫不傷也樂不可得而聞矣獨有其詩在焉然說詩者亦論其大意而已如必指何者為不淫何者為不傷則失作者之意矣毛鄭本續序謂大姒為文王求賢妾嬪也夫樛木小星后德已深何求不得而勞寤寐至於琴瑟鐘鼓

則不偷甚矣故小序但云此后妃之德也而宋儒曰關雎者宮人所作寤寐反側以致其思然未至於悲怨則不傷也琴瑟鐘鼓以宣其和然未至於沉湎則不淫也由此觀之為是詩者不過宮中之人既見后妃傾心向化故以窈窕淑女反覆咏嘆謂如此有德之人得之不易追思未為君子好逑之時即寤寐中安能求而得之今既得矣驚喜愛重無可彷彿惟有寫之琴瑟鐘鼓而已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此四句乃詩中波瀾無此四句則不獨全詩平叠直叙無復曲折抑且音節短促急弦緊調何以被諸管弦乎忽於窈窕淑女前後四叠之間插此四句遂覺滿篇悠衍生動矣此即後人所謂詩中活句也豈真有求后妃不得之事哉大率房中之樂稱頌淑德難以形容祇自述其平日愛戴思慕難得而幸得之狀則淑女之淑大端可見若夫琴瑟鐘鼓則固房中之樂所必備者不必深求之可也○朱註固有優於毛鄭者如毛傳云窈窕幽閒也朱云窈窕者幽閒靜貞之意蓋淑字無所不包言后妃之淑猶言文王之德之純謂之純則仁敬孝慈信皆在焉謂之淑則幽閒貞靜皆在焉以為幽閒則淺以為幽閒靜貞之意則深謂非僅幽閒貞靜所能盡也左右流之鄭箋云荇菜之葅必有助而求之者謂三夫人九嬪以下也覺意味索然朱云左右言無方也所謂采擇一端烹煮非一事也語遂圓矣○關雎所以美后非妃也然歐陽永叔云魯齊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又漢儒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刺之後漢皇帝紀論曰康王晏朝關雎作諷後之疑小序與毛傳者以此為辯端不知古序一也所謂齊魯韓三家不過訓詁箋釋畧有異同耳豈能於古序外別為說哉即知此詩所謂刺諷者非諷文王大姒乃以諷夫不能為文王大姒者也如女曰雞鳴而序曰刺不悅德也大車檻檻序曰刺周大夫也後世有不能法古者

則詩人陳古詩以諷之故程大昌曰所謂周道闕而關雎作者蓋以奏樂謂之作猶始作翕如之作周道既闕后妃之教衰故奏此詩以諷刺之乃知古序云后妃之德毛傳以為美魯齊韓三家以為刺其實一也○妝陶淵明歸去來辭云窈窕以尋壑謝靈運詩亦云窈窕究天人字義云窈深遠也窕深肆極也蓋指其居與地之深邃非凡人見聞想像之所及也即此便有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深閨似水室邇人遐之象不言幽閒貞靜而幽閒貞靜之意自見此其所以為淑女此其所以費人寤寐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綌為絺服之無斁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黃鳥即黃鸝一名鶬鶊一名黃栗留○此絺綌既成而賦其事也首章追叙初夏葛盛此時尚未刈也但以黃鳥飛鳴小景點綴旨爾風致溢如次章方言治葛是刈是濩非必身親刈之蕉之也但述其艱難而已知其為之難則服之自不厭矣服之無數一語澹樸真至其味無窮南軒所謂誦服之無數之句則知周之所以興誦其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亡有以哉○三章則葛成矣忽將澣污歸寧歸寧映帶生情事愈樸而愈真詞愈雅而愈厚○歸寧若古諸侯之女嫁於諸侯父母在則歲一歸寧若父母亡則義不可歸矣許穆夫人所以賦載馳也

采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

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卷耳卽葈耳一名枲耳白花細莖叢生葉如鼠耳結子如婦人耳璫一曰耳璫草兕野牛一角○說詩之家拘文牽義莫甚於此篇謂以后妃之尊手持竹器親采蒼耳巳不經矣又况乘馬命僕登山飲酒或岡或砠候罍候觥人馬俱疲遊宴方休此愚俗婦人稍知自好者所不爲而謂開國聖母爲之乎此詩不過宮中之人以后妃思念君子之誠曲爲摹擬無端而采無端而置無端而登山無端而飲酒無端而馬病無端而僕痡皆必無之事憑空設想旣言欲采卷耳矣復言置彼周行則最原

未嘗采也懷人而巳原未嘗采抑何從置聊從嗟我懷人者想像之馬爾欲陟山以遠望而我馬虺隤我馬玄黃則高岡崔嵬不可陟也既而酌罍觥馬則原未陟高岡原未陟崔嵬也夫待酌罍而後不永懷其爲永懷之日多矣待酌觥而後不永傷其爲永傷之日多矣曰永懷則是未嘗酌罍曰永傷則是未嘗酌觥也聊從其永懷永傷嘗想像之馬耳欲陟砠而馬病僕痡砠不可陟也既而無可如何吁馬而巳則是原未嘗陟砠也木嘗陟砠則是馬未嘗病僕未嘗痡也聊從其云何吁者想像之馬爾然則所謂陟山者猶泉水所謂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耳彼泉水豈必果出遊哉所謂酌罍酌觥猶柏舟所謂微我無酒以遨以遊耳彼柏舟豈必真飲酒哉漢人詩云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蓋以香草譽其夫耳必如今人所言卷耳則真採蕪矣又云馳車上東門遊戲宛與洛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飡飯皆愁思無聊不情不緒之語必如今人所言陟岡則真游洛矣如今人所言酌觥則真加飯矣古今豈有如是迂騃詩人哉大率房中之樂無所不具以為君子不在宮人作此樂章代為抒寫可也以為宮中原有此樂而宮人奏於后妃思念之時以寫憂傷無不可也朱子托言二字深得詩趣若從訓詁所云后妃自作此詩於拘荑巡狩之日登此不遂又復登彼以此說詩其不見譏於孟氏也幾希○云何吁矣四字凡兩折與首章嗟字暗相呼應鄭衆成云云我將云何吁其憂矣稍得之時解云如何其吁則味短矣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序曰樛木后妃逮下也○木下曲曰樛木藟葛類一名巨瓜蔓延木上又云千歲藟子蓋以樛木下垂以引葛藟興后妃逮下以迎福履也○后妃以不妬為德此嬪御意中語非所敢言也故脉脉以樂只二字咏之嘆之婦人感恩無可報稱頻祝福履此常態也○纍但繫之而巳荒則徧覆縈則盤旋矣綏但安之而巳將則助佑成則盛滿矣其感彌深其祝彌大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序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螽蝗屬江東呼為蚱蜢長角長股五月中以股相切作聲故曰五月螽斯動股一生九十九子鄭箋云螽斯蚣蝑也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惟蚣蝑不爾各得受氣而生

子○樛木之篇三祝福履至螽斯則無所用祝也但見為宜然而已益感激祝頌之意至此愈深矣其立言之妙全在不露正意○詵詵始集也薨薨飛而有聲揖揖則斂羽而復聚矣詵詵揖揖和在於形者易見薨薨和在於聲者難知此風人觀物之微也鍾伯敬曰詵詵薨薨揖揖非和也能為詵詵薨薨揖揖則和矣益指和之象以示人也要知詵詵薨薨揖揖羣也物群則爭羣而和則真和也和者生理生氣也此子孫眾多為感應必然之理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序曰桃夭后妃之所致也○桃三歲而花桃少則花盛實大則葉茂故以少桃為興蕡實謂大實也○毛氏所謂婚姻以時者以三十而婚二十而嫁而言詩但以桃夭起興非婚於仲春桃花之時也○宜者相安之意為婦之道但求相安而已宋儒謂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不遺於卑幼義不拂於夫之兄弟而後可謂之宜然則相安亦難言哉其妙在於無一語及后妃而以為后妃之所致也此等詩非讀小序不知其妙然唐人頌美多如此類但唐人自為序故讀者易見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序曰兔罝后妃之化也○註謂丁丁椓杙聲杙即擫也繫擫於地張罝於上也見兔罝之獵人而謂其可為干城閑於椓擫之聲而知其為赳赳武夫古人心眼特異如此然皆從肅肅而生肅肅敬也罝兔鄙事而能敬則其人之賢可見矣晉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則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即此意也陸佃曰椓之丁丁以有所聞施於中逵以有所見施於中林則無所聞無所見於此焉肅則好德之至也數語得之○好仇即好逑謂耦敵也怨耦曰仇借用耳罝兔野人而為公侯耦敵奇矣腹心尤奇腹心謂其神情與公侯相合也萬茂先曰古人出則疏附后先處則安於農桑狩獵各循其分無容心也非曰有才不用而小試於兔罝之中也但詩人從旁見之以為可為干城好仇腹心耳平平敘述而樸棫作人之氣象宛然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序曰芣苢后妃之美也○芣苢車前也一名馬舄以其生牛馬跡中也能療孕婦產難及令人有子故續序以為樂有子也毛傳曰車前宜懷衽有藏之也擷拾也捋取其子袺執衽也擷扱衽也劉氏曰衽者衣之襟以衣襟貯之也自采至擷蓋其多寡之序如此○懷衽宜男之物婦人采之何為采者不言其故作者亦不能代言其故但見一團和藹之氣溢於言外故序云后妃之美也婦人自樂有子此何與於后妃政在閑冷之中想出大和景象如一幅遊春圖淡淡數筆而已○萬茂先曰此等樂處婦人不知政在其不知處妙知則淺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木上竦無枝曰喬楚薪屬蔞卽蔄蔞蒿屬也葉似艾白色江東人采以羹魚六尺以上為馬五尺以上為駒○木高竦故不可蔭女貞潔故不可求此首二句取比之意也然終不言其何以不可求但以漢廣江永咏嘆留連而已漢廣江永猶曰隔面千里不得相見云爾漢何嘗廣江何嘗永漢有游女而不可求遂見為廣見為永耳使可求馬誰謂河廣一葦渡之矣屈子涉江篇云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非郢路真遠江夏真不可涉也在屈子無聊中見為不可涉耳全不露貞潔之意而貞潔之意已在言外漢廣漢字與漢有游女漢字映帶相生無迹可尋情致妙絕漢人詩云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卽此意也古詩妙境如珠絲馬跡草蛇灰線若斷若續若離若合此類是也若從今人所謂女貞不可求猶漢廣不可泳求女須用媒妁猶涉漢必用舟楫種種痴話不但與喬木句重複且意味淺薄無復風人低徊流連之致矣○楚薪中之翹翹者蔞草中之翹翹者鄭箋云翹翹者刈之以喻衆女高潔吾欲取其尤高潔者也此解得之蓋漢女惟不可求此乃我所欲求也故卽以之子于歸接之此時求且不可安得便言于歸悠空結想妙甚妙甚至於願秣其馬則其說慕至矣却不更添一語但再以漢廣江永反覆咏嘆以見其求之之誠且難而已蓋漢廣四句乃深情流連之語非絕望之語也言此秣其馬鄭箋云謙不敢斥其適已而歐陽永叔云此卽願為執鞭亦所欣慕之意二解俱妙但總勿認真若從今人所云既不可求庶幾秣馬得近之則繼艷大甚如晚唐人詩云自憐輸廐吏遺媛在香鶴反堪嘔穢矣○邦內之女久被王化故桃夭之言于歸則曰宜其家人南國人民初溺舊染故漢廣之言于歸但至於不可求而已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饑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頳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序曰汝墳道化行也○防以捍水穹然如墳曰墳薪之枝曰條幹曰枚既伐而復生則曰肄魴卽青魴以其廣方故曰魴其厚褊故曰鯿養生經曰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伐條矣忽而伐肄則已踰年矣婦人採薪感時興慨蓋嘆君子行役之久非自惆其勞也惄思也饑而思食故毛傳訓之曰饑意未見君子供紂役也既見則役畢矣不我遐棄蓋懼政暴役繁相見無期既見則無此患矣卽此便有如燬意萬茂先云不我遐棄者喜此語河邊之骨不懸春夢非恐僅中之扇長委秋風也此語得之魴魚頳尾鄭康成以為顏色瘦病之喻蓋役及三年憔悴之狀非復昔日故於其既見而深悲之言君子之所以致此者王室之如燬耳感傷未畢忽復慰藉轉折廻環筆力甚厚父母二字親暱之極尊重如方伯而汝墳之婦人得以父母親之王政蕩蕩王民熙熙卽此可見

麟之趾振振公子吁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吁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吁嗟麟兮

序曰麟趾關雎之應也○麟麕身牛尾馬蹄一角牡麒牝麟或曰麒似麟而無角不踐生草不食生物角端有肉陸佃曰麟肉角鳳肉味皆示有武而不用也○麟謂文王后妃也趾謂公子也麟兮之麟亦公子也謂文王仁厚公子亦仁厚是亦麟語意最緊快只添吁嗟二字咏嘆便爾波浙不窮可想當日絲肉流連縱送之妙

召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序曰鵲巢夫人之德也○鵲乾鵲也能知人喜作巢取在木杪枝不取墮地者皆傳枝受卵故莊子曰烏鵲孺以傳枝少欲故曰孺也先儒謂鵲巢居而知風歲多風則去喬木巢傍枝故能高而不危其為巢以冬至日架之至春乃成最為完固故續序以比國君之積功累行以致爵位也鳲鳩秸鞠一名布穀不自為巣居鵲之成巣然其哺子朝自上而下暮自下而上其子在梅在榛在棘而已常在桑故朱註以比夫人之專静純一而鄭箋亦云鳩有專一之德也○按朱子曰此詩循周南之有關雎也而慶源輔氏曰專静純一婦人之備德也后妃有幽閑貞静之德故其既得也琴瑟鐘鼓以樂之昫國夫人有專静純一之德故其于歸于諸侯也則百兩之車以迎之庸德二字甚有味婦人之德每於庸處見之故註云鳩性拙鳩之拙乃其所為專一也求闇德者能為庸且拙焉則幾矣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職也○爾雅曰蘩皤蒿白蒿也俗謂之蓬蒿毛傳云公侯夫人執蘩以祭王后則荇菜蓋神享其德與信沼沚澗溪之草皆可以祭不求備也鄭箋云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菹被首飾也編髮為之所謂髮髢也○有云蘩所以生蚕其說非妄蓋蚕事有先後故采桑於前亦採蘩於後今覆蚕種尚

用蘩是也此則夫人親此以供祭非親蚕之詩也○祭必夫婦親之故采蘩為公侯之事宮廟也言雖主婦之職亦公侯之事雖夫人但在東房亦公侯之宮也毛傳釋僮僮為竦敬祁祁為舒遲蓋婦人之敬無可形容但從其薦蘩時見其移步而髮髢安然不動則以為僮僮而竦敬從其撤蘩而歸時見其髮髢微動而不急遽則以為祁祁而舒遲蓋手容足容俱在首飾想像之細甚妙甚然祭畢而歸人所易怠則祁祁為尤難矣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陟彼南山言采其

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序曰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草蟲阜螽皆似蝗生於草間曰草蟲生於陵阜曰阜螽阜螽一名蠜即螽斯也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草蟲曰負蠜趯趯躍也鄭箋以比異種同類猶男女以禮相求也蕨一曰鱉以初生時似鱉脚也薇似蕨而稍大有芒而味苦好生水邊胡致堂以為即莊子所謂迷陽或曰即苦盖也說文曰似藿徐鉉曰似萍項容齋曰即今之野豌豆未知孰是○草蟲阜螽之躍鳴深秋時也採蕨則暮春事矣大夫行役自出鳴以至於蕨拳時序已變故憂之漸深三詩全為未見起嘆既見既覯揔是空中立想逢擬見後之樂乃以深未見之憂也○見猶見其面而已覯則情漸與親矣覯遇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序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嚴華谷謂蘋有三種大者曰蘋葉間濶寸許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中者曰荇菜小者為水上浮萍毛氏以蘋為大萍郭璞以蘋為水上浮萍是以小萍為大萍也誤矣蘋可茹而萍不可茹豈有不可茹之萍供祭祀乎藻聚藻也藻生水底有二種一葉如雞蘇莖大如筯長四五尺一莖如釵股葉似蓬蒿謂之聚藻二者皆可食方筐圓筥有足者錡無足者釜宗室大宗之室也蓋諸侯嫡子世為諸侯第二子以下謂之別子別子為大支始祖繼別子者為大宗立宗室以祀之為百世不遷之廟大夫之別子則但為繼禰之小宗不得比之宗室矣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奥也廟南向主皆東向西南隅乃神所棲之地故所奠在此也祭禮主婦薦豆實以葅醢○詩意有齊季女一句故朱註云少而能敬見其質之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序曰甘棠美召伯也○甘棠杜梨也子有赤白二種白子味美故曰甘棠赤子澁而酢無味俗語曰澁如杜是也詩云蔽芾甘棠言杜之美有杕之杜言杜之惡也○周公封魯而食邑於周召公封燕而食邑於召所治有遠近故蘇氏曰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故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長諸侯遠於文王功德明著則詩作焉所謂二多譽遠也四多懼近也○愛其人故及其樹乃不言愛其人而言愛樹其意自深非若今人稱功誦德鋪張揚厲其意反淺也三章愈愛愈深拜而屈之且不忍況敗之乎敗而傷之且不忍況伐之乎所茇所憩所說之樹且不忍伐之敗之拜之況其功德乎命意立言俱高人數層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序曰召伯聽訟也○雀賦曰頭如顆蒜眼如擘椒蓋雀乃物之淫者鼠乃物之貪者然雀有味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夙夜而行所畏者非多露也多露且宜避之況其他乎凜然難犯之意自在言外○誰謂

何以四字皆從必無而忽有之事自疑自詰想見[illegible]暴之無狀言雀本無角也今雀既穿我屋矣謂之[illegible]角何以穿我屋乎然則雀之穿屋不必有角也鼠亦無牙也今鼠既穿我墉矣謂之無牙何以穿我墉乎然則鼠之穿墉不必有牙也汝之於我本無室家之禮也今汝既速我獄訟矣謂之無家室何以能速獄訟乎然則汝之速我獄訟不必有家室也雖速我獄訟而汝於室家之禮終有未足我亦終不汝從則汝固無家雀固無角汝固無室鼠固無牙不必然之事豈能奮必然之理哉字字姚折歲寒松栢霜雪且不能侵況多露乎○列女傳召南申女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鄷夫禮不備而欲迎之女曰夫婦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而致之獄女守節操義必死不往而作此詩存之以備叅考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序曰羔羊鵲巢之所致也○小曰羔大曰羊大夫燕居以皮為裘眾皮不易合緎絲連之以為飾也縫之罘兀曰紽界限曰緎合二為一曰總○毛傳有節儉正直語朱子仍之後儒訓詁遂以上二句為節儉下二句為正直矣似屬添設然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故必合眾羔為裘所謂五紽者雖未必拘於五數亦節儉之大概也若委蛇者安舒自得之意也似非所語於正直然孔子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此云退食委蛇燕居退食可以覘人每觀近日士大夫修飾邊幅出而揚揚入而孜孜雖對妻子僮僕不能站然

然由平日蠅營拘苟其矜莊之態不勝其游沮之情縱能勉強於大庭而不能恬適於燕處故謝登山印胸中微有愧怍其步趨非躁則急不遑則速然則退食委蛇不可謂非正直之驗訓詁之見有時不可廢若此類是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敢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序曰勸以義也○靁震百里其在山一也而聽之者以為或在陽或在側或在下耳非雷聲不定也或遑

冀其稍緩也息則休止處則在家無事矣愈望愈切故其言之序如此○仲春雷乃發聲古之戍役仲春而歸故感時而作鍾伯敬曰朱註早畢事而旋歸補得妙望其歸情也早畢事而歸義也從莫敢處看出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序曰摽梅男女及時也○梅似杏而酢其花先於桃李而結實反後古者氷泮則婚姻殺止況梅落之時乎○三章一層緊一層其汲汲從人乃所以凜凜自守也謂之言即未能遽行六禮媒妁之言亦當及也達權而後可以守經此詩之謂矣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序曰小星惠及下也○鄭箋以三五為三心五噣蓋以日月比夫婦大星比嬪御而無名小星比衆妾媵三心五噣及參昴皆大星隨之也語雖有據然於詩情與詩景索然得朱子云三五稀也維參與昴又稀也謂見星而往見星而還也遂使殘夜光景宛然如見矣不如從朱為妙寔命不同一語安分謹身知此語者奉帚平明無怨寒鴉之影承恩夜半衾繫牽牛之望矣宮闈之禍何自作乎但視樛木螽斯微有安勉之殊不獨周南召南風化差別亦見后妃與南國夫人身分氣量相去徑庭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序曰江有汜美媵也○汜者江之決而復入也渚者江之流而有岐也沱者江之直而有別也皆興也古者諸侯嫁女娣姪從謂之媵諸侯之媵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未及從事則還待年於父母之國公羊傳曰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皆有娣姪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全詩語氣皆深幸其將來非追數其既往也蓋南國夫人之終容其媵全在妬而能悔妬而能悔於以為樛木螽斯也不難始而悔繼則處而能安矣及其卒也歌而能樂矣勉強從義漸與性成此之謂也黃氏曰為上者當如小星之夫人為下者當如江沱之媵奚然則凡為君子者亦存乎勉強而已矣○妬而能悔亦在媵之有以感之故

序曰美媵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序曰惡無禮也○麕獐也如小鹿鹿麕皆善駭而麕性尤怯飲水見影卽奔以其獐徨名之曰麏鹿性警防分背而食食則相呼羣居相環以防物之害已此云死鹿死麕蓋田獵之餘也○死麕猶包以白茅况懷春之女而可誘以吉士乎誘字說得輕易卽此見強暴無禮之狀稱為吉士者諱之也媿之也○懷春非傷春也古者媒氏以仲春會男女蓋欲及時成禮耳卽迨冰未泮之意○死鹿人所棄也猶藉以樸樕而束以白茅蓋其重也况堅貞如玉之女乎此章更不言及於誘但言女德如玉而其不可誘之意自見○前二章詩人惡無禮而與以賦其事末章則詩人代為女子拒之之語非必實有其人也鄭箋云亂世民貧強暴劫脅不能具禮故貞女欲其舒緩以禮來然則所謂舒而脫脫若惡其匆遽無禮故以禮拒之也卽此四字折之愈婉辭之愈堅矣下二句皆以禮拒之之辭世間一種強暴順之不可逆之不能惟禮可以相止耳蘇子由曰奔走失節則佩帨動非禮相凌則犬吠故無感我帨無使尨吠以為禮也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序曰何彼襛美王姬也。唐棣一名核其花反而從合所謂偏反是也似白楊。園葉弱蕭微風大挃一名車下李其花或亦或白李東方之果木也性難老老年雖枯枝子亦不細其品在桃上。按春秋莊公元年書工姬歸於齊乃平王孫桓王女下嫁于齊襄公後人疑東周之詩不宜列於文王之時逐以平王為丈王謂平正之王齊一之侯猶棫樸之辟王也謬矣不知此雖東周之詩而採此詩者則召南之地也蓋從召南所得之詩而附見馬故不列於王黍離而列於此朱子謂丈王大似之教歷久不衰信哉何不肅雝王姬之車蓋即王姬之車以想見其肅雝也謂天子之女車服不繫其夫似無望其肅雝也而今之雝雝者乃王姬之車也但稱王姬之車而車中之人之和且敬已悠然言表企慕深長宛然當日塞路企踵相顧讚嘆之景。以唐棣興之不足又言花如桃李者盛之極也平王之孫下嫁之車也齊侯之子穠迎之

車也此處再不言肅雝但叙其兩處家世之盛而王姬之能肅雝與詩人讚賞肅雝之意自見。以桃並李二物也故以興男女之貴盛以絲為緡一物也故以興昏姻之纏綿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吁嗟乎騶虞彼茁者蓬壹發五豵吁嗟乎騶虞

序曰騶虞鵲巢之應也。葭蘆也葦也一物而三名馬遂蒿屬散生如蓬末大于本秋風一起根且拔去故曰首如飛蓬蓋蓬陸草葭澤草也騶虞白虎黑文西方之獸尾長於身不踐生草食自死之肉仁獸也豝北豕豵小豕也一歲為豵。此詩以草木鳥獸之繁而贊嘆其仁葭茁於下蓬茁於上豝獲於前豵獲於後非仁如騶虞何以致之葭蓬草之微者豝豵獸之賤者僅舉微且賤者以修言王化而其大者自見

此詩人立言之妙也。五豝五豵非矜其獲多但借以形容其畜繁而已吁嗟乎與麟趾吁嗟兮三字皆於唱嘆外留不盡之意

平卯冬訪梅道人於山中道人謂余曰君知詩樂之所合乎古人之詩不入絃歌不作也大史公曰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此言似矣但詩之分章為合樂之節奏故分也有首章同疊者如鹿鳴君子于役二子乘舟大叔于田東門之墀曹風鳲鳩等詩則合樂在起初合樂既畢歌吹九行猶今曲調之前腔也有末章同疊者如漢廣北門等詩則合樂在結末歌吹將畢而後眾樂起而和之猶今曲調之合尾也有首尾同疊者如麟趾騶虞殷其靁黍離桑中伐檀等詩則首尾俱合樂猶今曲調之合唱也有首章另一體製而後乃同疊者如關雎卷耳行露車轔等詩則合樂在後猶今曲調之引子也

有前數章同疊而後章另一體製者如葛覃采繁何彼襛矣靜女大車于矜雞鳴等詩則合樂在前歌吹孤行於後猶今曲調之煞尾也有首尾另一體製而中間數章同疊者如侯人九罭卷阿雲漢等詩猶今曲調起然相應也歌有單歌合歌之不同吹有單吹合吹之不同單歌不用瑟比合歌則以瑟單吹止以磬輔合吹則蕭管笙簧皆輔也不合樂處大都皆單歌單吹合樂處乃合歌合吹所以詩中有單合相間而行此又一體裁如伐木毛鄭原分六章朱子合為三章實則六章正合前例猶今南北相間也又有前後單合參差不齊者如蓼莪起二章合中二章單末二章又合天保前二章合中二章單後一章又合車攻一章二章四章五章六章七章俱單惟三章八章相應合黍苗前一章單中二章合後二章單桑柔十六章前九章單十章十一十二十三章合十四章單十五十六章又合采薇前三章合後三章單出車前

二章合後四章單采綠前三章合後二章單斯干前二章單三章四章五章合六章七章單八章九章又合猶今曲調南北互用曲白相生也亦有全無同疊純單歌單吹不合樂者風如谷風節兮等詩雅如文王大明等詩風則取其纏綿淒惻雅則取其純淡真至使人靜對而生深思猶今曲調之清唱也大雅十居其三此所以為雅音也惟頌詩乃郊廟大享欲示祖德以告臣工每一人唱三人和朱其絃以令聲粗疏其越以令聲遲故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有遺音者無人不得閒也漢承秦制乾豆上奏登歌獨工歌不以管絃亂之使在位者皆得偏聽亦此意也是以頌之為體韻多不叶正欲其聲游耳由斯而詖詩不為樂而作亦焉有諸體哉余旨其言遂錄之於此

邶風鄘風論

說詩者慎無以己意深求聖人也以己意深求聖人而紛紛之辨叢生矣即如邶鄘衛三國異地而三國之詩皆言衛事者蓋自衛康叔封衛傳七世至頃公衛之變風始作此時邶鄘之入於衛久矣採衛詩者邶有邶音鄘有鄘音衛有衛音所得之地不同故其樂之音亦異隨地審音別而為風至其言衛事則一而已矣季札在魯請觀周樂工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以是知邶鄘之皆為衛詩其說非自毛傳始也後之疑毛傳者并古序而疑之謂邶鄘既言衛事何不并稱衛風也思其說而不得遂以己意深求聖人曰此夫子作春秋微詞所以懲兼并志首惡爾于是有黠者心知其非而欲有以勝之乃偽為子貢傳以敵子夏復偽為申公說以敵毛傳遂稱管叔為邶侯霍叔為鄘侯取二國之詩傳會武庚時事凡自栢舟以下皆曰此為三叔而作也蓋

當攷之史傳武王克殷已封三叔於管蔡霍三國矣左傳曰管蔡郕霍文之昭也漢書云邶以封武庚三叔監之無所謂邶侯鄘侯者其說牽合謬妄無足深辨所可笑者端木西河皆聖門可與言詩者何以所學互相矛盾且申公之業私淑西河何以叛西河而宗端木自漢迄今止傳卜序而子貢之傳無聞焉何以秦火以後至萬歷末季而鐘鼎篆書始煥然出自西蜀況申公為魯詩之祖魯詩亡於西晉久矣唐宋以來詩義林立未聞

有舉及申說者何以千百年後與端木之傳一時並出巧相符合乃爾哉嗚呼西河一序自漢以來家絃戶誦已非一日後之學者猶不能無疑焉况當詩學蕪穢之日而托為端木申公之言以簧鼓天下其罪可勝言哉吾故論邶鄘而幷及於此既以折好異者之口且以咎夫致此者皆以己意深求聖人之過也

邶風

汎彼栢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遨以遊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序曰仁而不遇也○序言仁而不遇說一仁字便是楚靈均一輩而全詩悱惻沉痛輾轉潆洄每誦一遍

傷心涕零離騷九章信其苗裔也晦翁引劉更生列女傳謂為婦人所作馬貴與辨其非是且更生封事所舉憂心悄悄慍於羣小為証摠之晦翁於詩不惟不喜刺字亦甚不喜怨字彼謂怨者婦人之態故不惜此種絕妙文辭歸之婦人其論此詩云怨處須還他怨亦為婦人而有怨詞耳然即為婦人之詩亦在班姬擣素江妃樓東之上而新安劉氏云此詩辭氣卑弱則又篤信晦翁而過焉者也○首章亦汎亦字便楚楚可憐謂栢舟也而亦汎汎漂泊乎棄置不遇之意隱然言外耿耿不寐輔氏釋之曰人有所憂則其心耿耿然惟於憂之一路分明耳其他則有所不及也此語甚妙耿耿則自不能寐矣隱憂幽憂也幽憂之人明明欲以告人却又不堪舉似故曰隱如有隱憂則我所憂者原自耿耿雖非可隱之事然傷心之極如有不堪告者視隱憂又深一層矣微我無酒語意深婉遂覺唐人酒無通夜力五字為淺若曾孟

德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果可以解憂乎如此等人皆平生未從隱憂中涉歷者耳○驗能度形而我不可度者以我之見棄出於常情之外人情變態又出常理之外也不得於君臣而欲求據於兄弟固已無聊況兄弟不可以據乎逢彼之怒逢字極妙失意之人無往不遭其窮屈子亦云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一腔熱腸不獨旁人不知即骨肉且不能見諒所謂眾不可戶說者此也苦極痛極○三章自徵自詰徵之於心徵之於威儀而皆非其罪益求其所以致此者而不可得也石可轉而我不可轉則堅貞逾於石矣席可卷而我不可卷則平直逾於席矣惟其如此故其形於威儀者亦既閑習而無待節擇矣嗟夫彼自謂堅貞平直可幸無罪而不知堅貞平直即其戾時之因蓋終身以此不可轉不可卷不可選者致困而終身不自解其故也猶之屈子一生自謂好修而不知其所以見放者即此好修也傷心哉

〻悄悄有憂而不能自明之貌即上文所謂隱憂也我所憂者皆羣小之故而此時羣小反含慍以待我翻似我得過於彼者然由是讒毀集而我之覯閔於羣小者多矣由是欺凌生而我之受侮於羣小者不少矣覯閔猶可堪也受侮不可堪也此四句非親歷此苦者不知其言之沉痛靜言思之所謂退寂嘿而莫我知進呼號而莫我聞惟於寤覺之中拱心自摽耳全詩惟此一語頗露不平然所鬱者羣小耳以為仁人不遇所作則無一語斥其君以為婦人所作則無一語斥其夫必如此方可稱溫柔敦厚必如此方可以怨○日月食則微故十月之交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日君象月臣象暗指若臣皆薇於羣小猶日月更迭而微也如匪澣衣刻畫沈憂之狀最為工妙不能奮飛四字尤見忠厚蓋侮閔之狀既不可堪羈麼之位又難遠去無可奈何安得置此身於事外乎屈子云氾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亦是此意

故鄭箋云既不遇矣猶不忍去厚之至也○胡迭而微如匪澣衣想頭極細開詩家許多法門迭即更迭之象訓詁作翻轉日月解可笑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序曰綠衣莊姜傷已也○按春秋傳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栢舟序曰仁人不遇而晦翁以為莊姜所作此詩序云莊姜傷已而晦翁云無所致姑從序說據此語則此詩尚不知出誰氏之手也蓋晦翁之立意惡序如此○綠衣黃裏則顯晦失宜綠衣黃裳則尊卑失序矣鄭箋所謂州吁之母上僭而州吁驕者是也如此事安得不憂如此憂安得有已凡人憂在外者可已惟憂在內者不可已古詩云憂從中來不可斷絕即此意也既不能已又安能亡憂而可亡可已者非真憂也莊姜之憂不止一身然就一身言之已非常情所能堪矣下二章援古自憫益莊姜至此不貴排遣已能於不可已者已之不可亡者亡之矣度越常情有非男子所能及者○綠方為絲而治之此人情也妄方少艾而嬖之亦人情也却放寬莊公一層益莊姜此時不復咎人但求所以自處耳自處之方惟求無訧而已古之人必有以處此者以古人所以處此者自處則無訧之道也無訧即慎勿為好之意○黃裳黃裏中央之色尚未改也至

於寒風綿綿則無聊甚矣然亦安之而已故曰實獲我心謂古人先我而有此心也夫旣與古人同心矣焉往而不自安哉彼鮑照白頭吟云古人共如此非君獨撫膺則是我思古人實獲我憂非獲我心也其相去豈不懸絕哉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序曰衛莊姜送歸妾也○燕齊人呼鳦一云玄鳥取其色也一名鷾鴯宿則相向飛則相背故取為離別之興頡之頏之飛之一上一下也下上其音鳴之一上一下也燕燕者重言之也漢書童謠亦曰燕燕尾涎涎○按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為子莊公卒完卽位州呼弑之故戴嬀大歸于陳公羊傳註曰大歸者廢棄來歸也○莊姜戴嬀當夫死子弑國危身辱之日兩人煢煢卽令朝夕相依倚且無淚可揮又況分手異邦傷心永訣回思愛子孜血相視長途凄涼孤影零仃徘徊岐路征馬悲鳴至今遥揣情事尚為愁絕何況身當其際乎詩中顯然魂銷全於瞻望弗及處想見舉兩人心事所不忍言所不敢言者倶發付在此四字故歸者苦而送者尤苦也始則曰泣涕如雨哭而有聲泣涕倶下也佇立以泣則無聲有泣此時幷不能哭矣實勞我心則涕泣倶盡吞聲歛泣而已蓋去者彌遠哀乃彌甚有怨必盈此之謂也○婦人送迎不出門此常禮也莊姜處人倫極變益非常之情不復能以常禮自禁故遠送于野遠于將之遠送于南皆以言其變也○莊姜苦處在無限冤抑到分袂時件件說不上口若說得上口便是悵飲東郊送客金谷攀常事耳安能涕淚千古末章弁別情亦不欲叙只將戴嬀平日好處畧述一遍當此愁城苦海中安得有如此好人與共晨暮追憶生平一言一動宛然如昨愈不禁慘絕矣惟婦人不幸為人妾媵又值夫君狂惑母后棄置之日惟有一片塞淵之心可與耐久上文任宇皆從塞淵起見任謂倚任信任也莊姜久歷憂患惟此塞淵之人共當甘苦相為倚任耳下文溫惠淑慎乃其所以為塞淵也溫而且惠淑而能慎女德備矣惠與慧同處變故中揔非蠢人可與周旋故言溫兼言惠也終溫且惠謂自始至終歷久不渝也末二句又舉他別時肝腸言語共相勉勵之一端以見他好處彼何時也而猶惓惓先

君語至此令人愈腸斷矣○註以實字訓塞謂不虛誑也以深字訓淵謂不淺泄也不誑不泄便是患難中好友此等詩若不看序知他好在何處國風中興觀羣怨全在序中求之善乎程大昌之言曰序不始於子夏采詩之官以發端一語上之國史若曰非國史隨事記實則雖聖人不能鑿空而為之說矣漢人去古未遠確有師承非師心自任者可比文公於此詩亦曰姑從序說不知舍此更能鑿空而有他說也哉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寍不我顧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寍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

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序曰莊姜傷己也○小序于綠衣日月終風皆曰莊姜傷己也謂之傷己則無尤人矣卽此二字不待展卷而其詩之怨而不怒可知此其所以為古序也故蘇子由以此一句為子夏所作止存此一句而程大昌亦以發端兩語為古序此後為衛宏綴語今觀此詩傷己二字既已語約而意該矣乃又補云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此困窮之詩也不惟語句拙滯非子夏手筆且何所據而為州吁發難後所作哉贅矣贅矣然則文公所疑者衛宏之序耳不必深疑古序可也○首二句非呼日月而訴之蓋興而比也日月以喻夫君下土以自喻謂日月至高也尚且照臨下土乃如之人獨無照臨之意而不以古道自處乎又自原其故曰彼所以不古處者以其無定耳胡能使之有定乎寧遂終不我顧乎顧卽照臨意二句皆望之之詞也次章云日月而且覆冒下土乃如之人獨不能覆冒及我而不與我相好乎下二句語意同上三章言日旦月望皆出東方既出東方團圖晃耀無幽不照矣乃如之人獨不為東方之日月而德音無良乎此句形容狂蕩極切德音猶云和好之音也蓋此等人卽和好時所言亦皆戲慢卽下篇謔浪笑傲之意故曰無良惟其無良此我所以不能自忘也然彼之無良惟其無定耳胡能使之有定而俾我可忘乎失意之人如有一物窒礙在懷抱間不能釋然及其得意則忘之矣此卽心之憂矣曷維其亡之謂四章忽呼父母忽怨父母最為凄苦畜我不卒妙在怨得無理豈有女子長畱滕下乎無聊之語真堪斷腸報我不述毛傳與朱註皆云述循也謂胡能使之有定而豈其報我者終不循理乎大率狂蕩之人惟是性格無定喜怒任情終風且暴顧我則笑皆為無定傳神莊姜一生揔為他無定二字所苦

故此詩四章終始皆以有定的之離騷之諷平王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有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曰改路曰悔遁曰數化蓋亦因其無定而望之以有定也○漢古詩云良人惟古懽此詩云逝不古處夫婦之間欲以古人相勗是何心腸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序曰終風莊姜傷己也○古序但言傷己而已而漢人續云州吁之暴則贅矣夫以州吁之暴誠終風矣莫往莫來悠悠我思豈所語於州吁哉晦翁若於此等處致疑則可也但疑漢人而并及古序是謂因李斯而罪荀卿不已甚耶○篇中總不斥言莊公但以終風為比前詩屢言無定風而終日寧復有定乎顧我則笑在他人卽為回心之陀在莊姜仍是鎖者之春蓋以謔而浪非雅謔也笑而敖非歡笑也彼自謔笑吾自心悼耳竊意美如莊姜原不宜失寵但莊公所好者色耳故有時相顧而笑然謔浪笑敖非其誠也莊姜之自處曰我思古人其望君則曰古處此極心腸豈狂蕩之人所喜○朱[illegible]云莊公為人狂蕩暴疾以疾字着暴字於終風之[illegible]甚切疾猶言輕躁也今人謂輕躁者曰暴子曰風子卽同此意時解以為暴虐之暴殊非閨閤閉口吻○霾註云雨上蒙霧也蓋大風揚塵土從上而下也暴風猶見日也霾則晦霧蔽塞矣惠然肯來仍是顧我則笑之意然非誠來若將來而又復往故謂之莫往莫來蓋其往來必移

如此所以為終風所以為胡能有定也悠悠我思雖知其不終不忍為決絕之詞也○註云陰而風曰曀則日光掩於上矣古有又二字通用蔽而漸開在不日二字想見猶是顧我則笑惠然肯來之意然暫開旋蔽不日又曀其狂惑何時已哉寤言則寐卽悠悠我思意願言則嚏註云願思也人氣感傷閉鬱則為嚏言憂思之甚也語雖佳然鄭箋自妙鄭云我其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云人道我此其遠語也蓋猶望公之見思云爾○暴風可霽曀曀其陰則欲霽而不霽矣迅雷易止虺虺其雷則欲震而不震矣此豈復有見日之期耶願言則懷猶云懷不能已蓋至此猶不忍自為決絕厚之至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
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

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
老于嗟濶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序曰擊鼓怨州吁也○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左傳曰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衛陳蔡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夫五日而還出師不為久而其民之怨如此以州吁為衆所不與故也○首二語序其事也踊躍用兵非云州吁喜兵也左傳所距躍三百曲踊三百皆言用兵之勞也或役土功于國或築新城於漕斯二者皆勞事也而南行伐鄭者視此為遂則人心之不樂戰可知已曰平和也先和陳宋然後伐鄭也竟呼大將孫子仲之

名輕之也南行方始而卽以不與我歸為憂亦凡人不欲行之意○三章朱晦翁謂其失伍離次無鬬志也鄭箋云爰於也居處謂不遑也蓋居猶止也死則居於鄭矣病且傷則處於鄭矣三者皆不還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求不還者與喪其馬者當於山林之下蓋軍行必依山林預為死計也似於下二章死生意雙闕左傳殽之戰蹇叔哭而送其子亦指殽之二陵曰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四章玩與子偕老句蓋行者別家之辭其意從三章來若謂吾與子死生契濶之期亦既有成說矣且又執手叮嚀有偕老之誓矣今何如哉此四句是歔從語其辭與意未畢故以第五章足之曰吁嗟乎最者死生契濶之期不為不活矣南行以後恐此去遂不我活矣叢者執手叮嚀之誓不為不信矣南行以後恐此言遂不我信矣憂危如此真所謂亡國之詩哀以怨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凱風自南吹
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
七人母氏勞苦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
心

序曰凱風美孝子也○棘如棗而刺木堅色赤其色白者為白棘實酸為棫棘棘性堅強費風之長養者其心之生更難於幹棘心稚弱而未成者也故以喻其幼時新則成矣然棘而為薪非美材也故喻其無令人棘樂夏之長養故曰凱風凱風南風也四時纂要云四月棗葉生凱風之時也○此詩序曰美孝子而漢儒續之曰衛之淫風流行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鄭箋云不安其室欲去嫁也然則七子特以不能

養母故自責耳其曰淫風流行謂衛多淫風則其爲共姜栢舟之風者寡故母不能守志以安其室非謂其母淫也特毛衛葦文字拙滯詞不達意耳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亦謂欲嫁之過小也今人見淫風流行四字遂謂七子以母淫作詩自責夫以母淫作詩雖曰自責與揚母之醜何異豈得謂之孝子哉○全詩皆自責其不能養母也母氏劬勞謂劬時乳哺劬勞今母棄我而欲嫁是母能養我我不能養母也聖善二字勿強索解大凡臣子之於君親一切隆重之語無不可舉以相加豈必果聖乎又豈諱母之惡姑以聖善爲微詞乎訓詁種種舛謬可笑我無令人謂母所以欲去者必我無令人耳使七人內有一令善者母亦不棄我而嫁也三章以寒泉取興蓋凱風黃鳥皆屬夏景飲寒泉若亦惟夏所宜以勞苦與劬勞不同劬勞言其鞠育之勞耳此言母氏以勞苦之故致不能安其室而去彼寒泉在浚尚且潤及浚民七人中有如浚之寒泉則亦能養母不致於勞苦而欲去矣末章言母所以欲去者以七人中無一人能懌母耳彼黃鳥尚能和其音以悅人豈我獨不能懌悅吾母乎種種自責皆所以挽母去志如此說便妥愼勿謂凱風以母有淫行作詩覓爲母地致千年孝子含羞飲恨於地下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序曰雄雉刺衛宣也○雉曰疏趾以其足疏也雉死耿介姤鞏護疆善鬭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內以一雄

爲良偶者雖眾莫敵鳴雊淄岳雉賦所謂畫壙以分職是也雉不再合故曰其交有時其別有倫而其羽文明又云雉不能達飛高不過丈長不過三尺○此詩乃婦人思夫之詞而序曰刺衛宣循之擊鼓乃行役別家之詩而序曰怨州吁也○雉之雄者美於雌蓋婦人以耿介文明之雄者喻行役之君子也全詩戀嘆在自詒伊阻四字以下三章皆從此四字生出蓋自詒伊阻此人必自負才氣矜奮功名之人此下文所以有不忮不求之戒也○二章展矣君子展誠也謂君子而自詒伊戚矣誠哉君子之勞我心也下文不忮不求又從勞心後想出紗方耳○三章瞻彼日月二句惝恍無謂而意自深所謂憂來無方也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者自謂也○四章百爾君子猶言爾葦君子也不忮不求蓋祝以保身之道亂世君子勿求多福但冀少禍而巳漢人詩云贈子以自愛即此意也蓋居危邦事昏主惟是忮求足以取禍殺身自詒伊阻之人忮求最是膏肓之病我之懷者以此勞心者以此悠悠我心若亦以此也道之云遠曷云其來亦恨山川間之不能面陳此忠告耳此語非賢婦人不能體貼君子德性至是夫豈尋常夫婦之情哉何用不臧所包者廣謂在朝在野行役軍旅居身接物皆用是道也妙在渾含不露使人深思而自得之大凡自詒伊戚之人患在每事自以爲臧自以爲臧卽忮求之根也惟以不忮不求之心處之則凡所用者無不臧矣豈獨行役軍旅之間哉閨閣中語平實無奇然須久處艱危方知此言受用不盡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

反

序曰刺衛宣公也○漢儒續曰公與夫人共爲淫亂
鄭箋云夫人謂夷姜卽宣公所烝之庶母也○匏與
瓠異長而瘦上曰匏短頸大腹曰瓠蓋匏苦瓠甘長
短亦異論語曰匏瓜繫而不食以其苦也註云匏卽
瓠也陸佃巳辨之矣此詩言匏記時也匏經霜葉落
然後乾繫之腰以渡水今尚有苦葉則未可腰以濟
也鴈一名朱鳥立鳥以春分至朱鳥以春分去霜降
南翔冰泮北徂其性惡熱故中國始暑而北去每夜
治洲渚令雁奴圍而警察飛則啣蘆而翔以避矰繳
故古者大夫執鴈取其知保身又有去就之義若紩
采用鴈則取其不再匹也○全詩皆警喻只第三節
稍露正意然香吐含糊若有不敢斥言者在刺詩中
又是一體○首章但言凡事當適其宜覬有量禮度
義之意而全不露出濟有深淺故待匏以渡匏有苦

葉則深不可涉其可厲哉又云深則厲者對下句而
言耳若謂深固不可涉矣卽可涉之中又自有淺深
焉未宜遽也若深而可厲無所用匏矣此意又進一
層○有瀰濟盈從上章來卽所謂濟有深涉也有驚
雉鳴喻外又生一喻驚雌雉之聲先舉此二句以起
下文耳蓋濟盈有道非濡軌之謂也雉交有時非求
壯之謂也反其常焉不可訓矣軌車軸也車輪高六
尺六寸軌居輪中今曰濡軌則水涉三尺三寸豈可
濟哉不可濟而濡軌以濟則失深厲淺揭之常矣猶
之雉之雌雄不再合其交有時而別有倫今雄不求
雌而雌求雄則失雉性耿介之常矣牝牡卽男女之
喻借用耳鄭箋云飛曰雌雄走曰牝牡後人因之遂
謂以飛之雌若求走之牡者是謂淫亂然則木蘭詞
云雄兎腳撲朔雌兎眼迷離又何謂耶且牝雞雄狐
詩書固屢言之矣○三章朱註言之頗確求不暴而
節以禮六字具見作者之意然特言婚姻之常耳而

其變者不欲言也此旨更深○末章又將第三章正
意推開去暗與首二章呼應深涉當懲濡軌宜愼故
孚待我友而不應舟子之招也仍用原喻
到底妙妙孔穎達曰用手曰招用口曰召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
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
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
弟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
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
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

救之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
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我有旨蓄亦以
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
者伊余來塈

序曰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葑蔓菁也一曰蕪菁嚴
氏曰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實非春食苗夏
食心秋食莖冬食根天中記云葑大葉而粗莖其根
似大蘿蔔蔦州人呼爲諸葛菜菘爲蘿蔔而葑卽
蔓菁也非似葍莖粗葉厚而長有毛爾雅謂之葸菜
河內謂之宿菜三月中蒸之如茹甘美可食又名芴
又名土瓜一物而五名焉然葑非之根有時或美或
惡故曰無以下體荼苦菜生於寒秋至夏乃秀凌冬

不彫故一名游冬月令孟夏苦菜秀卽此也顏氏家訓荼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蘋水菜冬水而生夏土而死味甘天中記云蘋菜甚小自生圍圃間一曰蓋毛氏曰谷風東風陰陽和而谷風生○治家之道和生於忍猶和風之生必習習而舒緩也黽勉同心謂各相忍避庶幾同心一或有怒釁凌詬誶豈所宜哉卽此二句便是悍婦薄夫韋弦之佩怒字暗伏末章有洸有潰意又言夫婦之道如采葑菲然勿以下體而并棄之但德音莫違則當與之同死耳德音和順之音也婦有長舌德音闕矣有和順之音而無違夫子此所謂黽勉同心也此章蓋自述其柔婉承事不宜見棄之故不待終篇巳自傷心矣○行道遲遲去者之足尚留不違伊邇送者之心巳冷只此四句便是一齣傳奇絕妙關目荼苦以下急絲促調所不堪聞若謂人言荼苦徒慮語耳如我之苦乃為苦也蓋以荼視蘋則荼為苦以我視荼荼反為甘矣然爾何知我苦哉宴爾新昏而巳新昏二字巳自傷心復以如兄如弟強為形容似讒似羨愈難為情矣涇以渭濁二語朱註甚透不我屑以謂爾既宴爾新昏則我為道旁之人矣豈爾所屑與哉猶之涇以渭濁矣豈屑湜湜之沚哉不屑只如此淺着便覺潛然末復援引古語自嘆自解逝梁發笱平日家事勤苦所成一去之後翻難割棄却又自家說寬一步強為看破祇個宛轉無限淒涼○四章復序其平日有無黽勉勤家睦鄰種種可告無罪蓋求所以見棄之故而不可得也傷心哉前後黽勉二字各有苦情首章黽勉言其事夫之柔婉四章黽勉言其治家之勤勞然四章止自序勤勞而巳其意未畢故五章以不我能畜承之夫婦德耦也而曰雖猶今人所謂冤債也治家勤勞婦職也而曰賈益恩義巳絕不敢邀將來之寵但思售囊時之勞比之路人則猶賈也然既阻我德則賈亦不售矣昔育四句註解甚明無可疑者然鄙意治家勤勞上巳言矣此復以兒女生育之情動之謂昔之育也恐育鞠艱難使爾宗祧顛覆耳今兒女成行既生既育矣曾不念恩斯勤斯者是何情誼而比子於毒乎毒字較讎字更為刻至六章變窮二字悲甚戾戾伏雌之篇白頭錢刀之句無此淒怨有洸有潰曲盡暴戾剛很毎事生端之狀詬我肄者蓋棄置無名姑責之以難任之事欲伺其短以為詞較阻德二字更為狠毒矣至於回念昔者追思來塈餘香未改敝席巳移不獨令薄情郎心死灼灼新人能不撫心自危哉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序曰式微黎侯寓於衛黎人勸以歸也○微君之故非怨之也以激黎侯耳其怨衛意亦在言外露中泥中俱借用字此等詩若非古序幾不知何謂矣朱子曰無所考姑從序說不知叓能鑿空立說否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序曰旄丘責衛伯也○漢儒續之曰狄人迫逐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葛蔓生可衣鄭箋曰土氣煖則葛生闊節呂東萊曰葛始生其節密久則漸闊故黎人見葛之長感其久處衛而衛不救也前高後下曰旄丘○序曰責衛伯而詩中屢呼叔兮伯兮則不斥其君而怨其臣立言之意自深且不

言不救但云何多日也似猶有救意若諷之若望之
若媿之下語冷妙二章朱註自透必有與必有以其
代衛解嘲處乃深於嘲衛耳妙妙三章言葛又言裘
由夏歷冬時已變矣日久裘敝至於蒙戎羈旅之窮
可為動心衛在黎東黎侯居衛而曰匪車不東微詞
冷語令人難堪下二句隱然有唇亡齒寒之意蓋衛
黎接壤狄患共之曰靡所與同非獨怨衛抑亦危衛
但衛人不自知耳李氏曰衛為狄滅齊桓以管仲之
言救之觀衛之德齊最深則知黎之怨衛最切四章
方露怨意瑣尾流離自嘲自恨形容失意蕭索之狀
為怨難勝褎如充耳毛傳云褎盛服充耳盛飾謂衛
大夫服不稱也覺罵得無味不若鄭箋朱註之妙鄭
朱云褎多笑貌耳聾之人多笑而已冷刺深怨最為
入情鄭箋云流離鳥名梟類少好而長醜存之備攷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公

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
渥赭公言錫爵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
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序曰簡兮刺不用賢也。萬舞文舞武舞之揔名干
舞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若文舞之別名執籥秉翟之
舞也榛實如小栗女子之贄苓甘草也一名國老藥
有一君二臣三佐四使國老雖非其君而為君所宗
故藥罕不用焉以其喜生下溼故曰隰有苓。此詩
只朱子雖自幽實自嘲六字曲盡其玩世不恭之意
妙在無一語怨憤雖末章微露不平然談笑發舒含
蓄自深曰公庭曰公言錫爵公在目前遙思西方此
其胸中向如寄托簡兮簡兮坦坦施施有脫畧竟非
朋儆也但後人讀其詩想見其旁若無人耳儆字豈

可自出碩人之口乎在前上處言在前列上頭也與
公言錫爵語皆似誇似讔其循分自安乃其所以旁
若無人耳。萬茂先曰執籥秉翟禰正平之裸而擊
鼓也公言錫爵東方曼倩之拔劍割肉也舞罷酒闌
悠然有西方美人之思則依稀乎神農虞夏之懷屈
大夫之懷君大息不足言矣西方之人兮若遠若近
無限深情此人蓋以極暢懷之語寫抑鬱之情長歌
當泣此之謂也。鍾伯敬曰西方美人美人西方只
倒轉兩字而詞已悲意已遠又曰末章意即在前三
章內無兩層。劉氏曰楚詞湘夫人歌曰沅有芷兮
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越人歌曰山有木兮木有
枝心悅君兮君不知秋風詞曰蘭有秀兮菊有芳攜
佳人兮不能忘知
此則知與體矣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

與之謀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
我諸姑遂及伯姊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
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我思肥泉茲之永嘆思須與
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序曰衛女思歸也。首句亦字便可憐謂泉水亦能
入衛況我乎聊與之謀蓋已心知其義不可歸矣。
二章出宿飲餞追憶初嫁時事也玩下文遠父母句
可見遠之者外之也謂當我初嫁時父母兄弟固已
外之矣況今父母既終乎此固不問而自知者而復
問及姑姊萬轉千迴無聊之極。三章出宿飲餞則
又意中懸想歸衛時所宿所餞之地所謂遠望當歸
也玩下文旋車句可見載脂載舝虛景實情以為如

是旋車則其至衛必疾矣曰遄臻者不特欲歸又欲速歸也而又自商云如此亦有何害乎瑕何通用蓋知其有害姑為無可奈何之思耳。四章情致更楚蓋已度其必不能歸故不言思父母兄弟但思其泉思其地而已思肥泉而永嘆思須漕而悠悠二思字無限淒涼而又云縱不得歸衛或可藉言出遊至衛以寫我憂於萬一乎歸且不可何況於遊潔思洄腸無限傷心。朱氏曰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同席而坐不同器而飲所以厚別也故制為父母終不得歸寧之禮蓋以義斷恩云爾吁以此為防猶有齊襄魯桓夫人所為者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序曰北門仕不得志也。此賦體也偶出北門而與嘆爾非曰背陽向陰以出北門為事暗君之喻也天實為之安命之詞非怨天也窶貧可堪惟室人交讁實為難堪然室人之讁皆從窶貧起見古來仕宦為此一語喪節者多矣於此而能聽之於天則賢者也。孔穎達曰窶謂無財可以為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摧者折其氣使不得伸又深於讁矣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序曰北風刺虐也。狐妖獸禮北斗而能變化烏一名鵶其名自呼。有北門一畨慨嘆即有北風一畨愁慘同行同歸同車是何賢者之多也空國而為高尚衛事尚可言哉。赤者莫非狐黑者莫非烏目之所見皆妖亂也形容刻至。謝疊山曰北風怒而有聲不止於涼雨雪霏霏而密不止於雱始同行既同歸終且同車矣一節急一節風人之法度也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序曰靜女刺時也。彤管據毛傳所釋則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德但此詩所謂彤管則未必如毛氏所云耳。此詩古序云刺時則其所刺在淫可知然漢儒於古序後續云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而鄭氏箋云以君夫人無道德故陳靜女詒我彤管之法但詩中有俟我於城隅語而全詩聲口姽嫿分明是風人代為男女之詞以刺衛俗如後人懊儂歌聖郎曲之類則此詩當舍毛鄭而從朱註然朱註必以為淫者自作豈有城闕幽期彤管密約而自舉以告

人者余於國風確遵古序而已至漢宋諸儒之説則斟酌損益焉可也。或以靜女二字見疑不知此詩之言靜女亦猶野麕之言吉士也。歐陽公曰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是何物但彤管是色之美者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按衛宣公名晉莊公長子國人殺州吁而立之宣公為其子伋娶於齊聞其美乃築新臺於河上而要之至則以為夫人是為宣姜伋夫人夷姜之子卽急子也。變風刺淫諸詩皆代為男女之辭而諱其人與事獨衛之宣姜魯之文姜陳之夏姬詩人卽欲曲為彼諱而有所不能矣。如此等詩原不妨傷忠厚之旨以立千古名教之防。上二句不媿其人而媿其臺下二句不醜衛君瀆倫而惜齊女失偶妙有深意烝報獸行也宣公一人兼有焉此何等事而築臺河上喪心無恥遂至於此故詩人曰新臺有泚泚汗也洒濯也浼汙也卽其顏有泚之泚比死者一洒之洒若將浼焉之浼謂彼其人不知自願也惟新臺泚然汗下耳河水瀰瀰新臺之泚也吾不能為彼人洒也但欲為新臺洒耳河水浼浼所以洒新臺也決河水以濯新臺并河水亦浼浼其不潔矣新臺之餘穢可勝言哉。籧篨龜首底施駝背可以人而不能仰不能俯乎毒罵極矣。鵲巢鳩居便是南國夫人美詞魚網鴻離便是宣姜醜詞造詞不甚相遠而用意迥異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序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按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自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搆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來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朔惠公也其後國人以是怨惠公立公子黔牟惠公朔奔齊。千古人倫大變豈忍誦言但以中心養養不瑕有害半吞半吐故為憂疑使人自見此風人之旨也。全詩可憐處在汎汎其景四字

鄘風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序曰共姜自誓也。兩髦內則注云兒生三日剪胎髮為鬌男角女羈夾囟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又喪大記脫髦注云剪胎髮為髦年長垂于冠之兩旁亦不忘也父死脫左母死脫右親歿不髦。按漢儒續序云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今攷共伯名餘釐侯長子武公兄也孔穎達曰以未成君故不稱爵謚既稱世子蚤死是為未立而卒且其詩曰髧彼兩髦則死於釐侯未薨

之日可知矣而史記衛世家乃謂釐侯死共伯立其弟和賂士殺共伯於墓上因立和是謂武公然觀淇澳與抑之詩武公之德至矣及其卒也衛人稱為睿聖武公豈有弒兄自立而猶謂睿聖哉季札觀樂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季札讓國與兄者也而以爭國弒兄之人與康叔並稱豈其然歟楊升菴曰大史公作史日左傳與毛傳未出故其言不類而索隱亦曰此大史公採雜說而為此記耳○栢舟之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故以為與母也天只二句望之之詞非訴之也舐犢之愛在老嫗尤多惑溺故言母不及父也○不言共伯但稱兩髦者親愛之詞儀匹也當時共伯已死猶曰實為我匹則後此之非匹可知靡他他字嚴甚靡慝尤嚴葢竟以再適為邪慝矣囟音信腦葢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序曰衛人刺其上也○茨一名蒺藜蔓生細葉子有刺如菱而小可以茨牆故謂以茨掃而去之則傷牆矣冓謂舍之交閒內隱奧處也○左傳衛宣公卒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按惠公卽公子朔也昭伯卽公子頑○宣姜昭伯之事風人欲諱之不能欲言之不忍但以不可道不可詳不可讀三語脉脉動人恥心而已雖然以為不可道則固已道矣以為不可詳且讀則固已詳且讀矣可奈何○詩人之刺宣姜也君子偕老則以婉言刺之牆有茨則以不言刺之鶉之奔奔則詩人并不句言而托惠公之言以刺之葢其惡愈嚴而其托諷愈巧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序曰刺衛夫人也○副祭服之首飾副之為言覆也所以覆首也編他人髮假作髻形加於首上笄簪也所以連副其端刻雞形惟祭服則有衡笄垂於副之兩旁當耳珈卽笄頭所懸玉其垂有六惟后夫人有之葢副旁有笄笄上加玉也服以章德故曰象服翟祭服也刻繒為雉翟之形而畫彩之衛侯爵侯伯夫人褕翟青質五色皆備曰褕宣姜所服也瑱以塞耳以玉為之揥以摘髮以象骨為之揚注訓眉上廣也上者高意廣者長意眉高而長卽所謂春山橫黛也展禮衣也謂見君與賓客之衣卽禮衣也以丹縠為之蒙於縐絺之上恐縐絺之褻體也葛之精者為縐則絺之尤精者孔穎達曰目視清明為清揚者眉之矣名顏額角豐滿也清揚顏葢言目眉與額三者皆美也翟衣展衣與副笄六珈皆所謂象服也○全詩是一篇美人賦只子之不淑四字稍露刺意耳與猗嗟篇全首讚嘆只展我甥兮四字寄諷同意○首章君子偕老一句便有微詞而一種感傷愛惜之意則以云如之何四字咏嘆出之○次章言翟衣而忽及於髮之鬒言瑱揥而忽及於眉之揚面之晳葢服飾容貌非錯舉互稱不足以動人也服飾容貌無不動

人情有一事不滿人意詩人不忍言也惟以極快心之語寫傷心之恨而已胡天胡帝蓋讚嘆希有目未嘗覩之意朱註所謂驚猶鬼神也不屑髢髮美不屑於髢所謂足於已者無假於外也○三章展衣之內則褻衣矣以縐絺為衣又加紲袢焉詩人何從見之然不如是不足以形容其纖媚杜甫云背後何所見足下何所着杜甫之言亦有所指此其背後足下安能備覩然不如是不足以形容其妖冶也邦之媛也四字意味悠長朱註有無德有色之語雖詩人所不言然其意已足亦不必言矣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序曰桑中刺奔也○唐一名蒙一名兎絲一名女蘿蔓生於木上淮南子曰兎絲無根而生麥之小者曰來大者曰牟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之氣五穀之貴者也葑蔓菁也沬即沬邦紂所都朝歌之邑也○淫風之倡自貴者始故凡人歷稱貴族以刺之孟姜孟弋孟庸皆後言氏姓之盛所以媿之非必實指其人也註以為淫者自作則一人而挾三美豈其然乎○有齊季女美其少而能敬季女斯饑美其少而能守孟姜孟弋孟庸識其長而無恥亦立言意也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序曰刺衛宣姜也○鶉鵪屬無常居而有常匹故稱雅曰鶉能不亂匹鵲能不淫其匹蓋鶉性妬兩雄相見以盛氣而開惡亂其匹也鵲性不淫傳枝而孕不以形接鶉與鶉奔奔鵲與鵲彊彊反興以見宣姜鶉鵲之不若也○衛風至此詩人不忍言矣故借惠公以刺之兄謂昭伯君謂宣姜小君也陸佃曰兄女兄也托為娣刺宣姜之語君女君也托為妾刺宣姜之詞故序曰刺宣姜也並存之○按宣公烝於庶母報於子婦宣姜既配其翁後偶其子瀆倫極矣然宣姜生壽及朔而宣公所烝之夷姜繼壽與夷姜子伋死於盜朔雖立為惠公而國人以朔殺伋之故作亂立伋之同母弟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卒其子懿公立國人終以殺伋之故不服常欲敗之與狄戰不用命遂殺懿公而惠公之後滅

矣國人復立黔牟同母弟昭伯之子申為戴公旋卒齊桓公伐狄為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燬為文公蓋自宣公以來凡立六主而大亂始定國家之禍淫始之兵終之詎不信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序曰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定星曰營室亥月昏時定星當南方之午正此時農事已畢因記此星為營建宮室之時故曰營室古人作室樹八尺之臬於室基中間以揆日景日出則影西倒日入則影東倒

絕正之而東西向定矣午日則影正南而臬影北倒以繩正之而南北向定矣古人作室上順天時下順方位不敢苟也榛栗屬其實如小栗栗實有菜蝐自裹其實色黃魏文帝論玉曰黃如桼栗今人稱黃玉曰栗玉此也椅梓類梓實而桐皮者椅益椅梓二木大同而小異也舊說椅卽是梓梓卽是楸益楸之疏理而色白者為梓木莫良於其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也一曰白桐以其華而不實曰華桐又曰榮桐花白故曰白桐材可為琴一曰梧桐皮青而實可啜一曰岡桐卽油桐也性便濕不生高岡故反言曰岡今所謂爰伐琴琵者白桐也漆木有液可餙器蕤種木為十年之計榛栗可充邊豆而此四木則琴瑟之材也桑葉可飼蚕衛跨蕤充二州桑者其土之所宜故桑中及氓詩皆言之六尺為馬七尺為騋八尺以上為龍爾雅曰騋牝驪牡以罕稱也騋牝三千數馬以對富可知矣○衛滅復興存亡倚伏間不容髮所恃者文公憤盈之氣耳楚丘新築宮室以勑建百事草掀而能百事詳愼故曰秉心塞淵莊寡以來浮薄成風遂至於亡塞淵二字乃文公對治之方覲首二章經營擘畫已將塞淵之心描寫大端矣故但於末章點出而復舉畜馬之事以証之益言秉此塞淵之心何事不可為者卽以之畜馬而騋牝亦已三千況其他乎莊子謂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益言人臣以懷爵祿則其於其職荒矣首里奚能忘爵祿卽以之飯牛而牛且肥何難相秦而顯其君哉益文公之治衛卽以畜馬之道治之百里奚之治秦卽以飯牛之道治之耳思無邪思馬斯臧亦同此意○首章言營度已詳復將種樹小事點綴詩情閑冷妙有別致○樹之榛栗二句亦贅一描以見其精細不苟耳○望楚矣又并及堂邑者審其大勢之完否耳景山矣并景及京者度其方而之正否耳言皆致其詳愼也降觀於桑觀其土宜必可植桑以利民土宜既善然後卜吉以斷之古遷國必卜綿詩之爰契我龜是也○上二章建國之制悉矣故末章復以勤政勸農點綴景色然其歸宿處在秉心塞淵四字秉心實則不虛秉心淵則非淺益以富強之業非虛淺者所能辦也末句帶言更饒冷致匪直也人註云非獨此人全說不去益說于桑田以上皆治人之事此言非直可以治人也秉此塞淵之心卽以治馬亦可矣如此說方有生趣○鍾伯敬曰靈雨句妙雨而有靈老杜所謂好雨知時節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序曰蝃蝀止奔也○蝃蝀虹也虹常雙見鮮盛者雄曰虹其闇者雌曰霓蓋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而爛虹是乃天地之淫氣也先儒謂雲薄漏日日映雨氣則生也今以水巽日亦成暈色故虹之為質不映日不成凡見日旁者四時皆有之惟雄虹起於季春故月令季春曰虹始見孟冬曰虹藏不見其曰在東者南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隨日而映朝西而暮東也隮亦虹也朝則升於西故謂之隮方雨虹見則終朝雨止蓋陰陽和則成雨陰方凝聚日光射之感不以正故陰氣散而不雨也○遠父母兄弟者道其昏姻之常則其變者不言而自媿矣奔則指媒妁之言矣是為無信也婚姻有命焉舍天作之合而奔於悅已者是為不知命凡此皆止之之詞故序曰止奔也○呂東萊曰女子有行二句言女子終當適人何為而犯禮也泉水竹竿言女子分當適人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而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

家而不可得一則欲速去家而不可得其善惡可見
矣。古序但言止奔盜掲詩人之意以示人耳此與
衛文公何與乃漢儒續之云文公以道化民則是
以文公為止奔之人矣衛宏輩之錯解序意如此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有齒人
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
無禮胡不遄死

序曰相鼠惡無禮也。鼠類最多陸佃曰有一種鼠
見人則拱其前足謂之禮鼠亦曰拱鼠相鼠之訊或
取諸此乎關尹子曰聖人師拱鼠以制禮。語意甚
激詩教固有不盡出於忠厚者噫乃所以為忠厚也
。古序但言惡無禮而已而漢儒續之曰文公能正
羣臣而刺在位則以此詩為文公自作矣蓋衛宏輩

見與蝃蝀二篇列於定
之方中之後附會如此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
以畀之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
者子何以予之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
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序曰干旄美好善也。旄牛尾也舞者持之又牛名
旄牛狀如牛而四節生毛按犛音離又音毛犛尾可
為旌旄即旄牛也以牛尾注於旗干之上而建之車
後大夫之盛飾也旟旂上畫鳥隼取其鷙捷也考工
記鳥旟七斿以象鶉火蓋畫朱鳥及隼於斿縿之上
也縿斿之正幅斿斿之末垂者也析羽曰旌謂析翟
羽於旗干首則干之上有旄又有羽也蓋有旟則必
有旄又有旌詩言特互文耳馬在車中為服在車外
為驂四之者兩服兩驂也漢制大守四馬及加秩中
二千石乃益右驂故大守曰五馬四之五之六之借
以極言車馬之盛耳非必於五數六數也。此是詩
人意外欣幸之詞車馬旄旗何足為盛以其為見賢
而出則見為盛耳故言之未足至於重言之復屢言
之也何以畀之詩人從旁揣度若謂何幸今日見此
下賢盛事不知彼賢者何所陳說
以副其意乎驚喜贊嘆悠然可思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
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
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陟彼阿丘言采其

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眾穉且狂我行其野
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
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序曰載馳許穆夫人作也。蝱貝母可療鬱疾與苘
同。按許穆夫人宣姜女也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
鶴有乘軒者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
馬能戰及戰衛師敗績遂滅衛宋桓公迎衛之遺民
於河宵濟男女七百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
千人立戴公廬于漕邑齊桓公率諸侯城楚丘始立
文公而都焉當戴公之在漕也許穆夫人閔衛之亡
欲歸唁于漕賦載馳。全詩欲歸之意皆為控於大
邦二語經緯不已以婦人而為乞師興復之謀亦女
中包胥也。此詩與泉水不同泉水有懷于衛不過

思歸常情而已此則控於大邦發願甚大非常之情彝常禮義不足以止之故泉水之出宿飲餞不過空中寫景遠望當歸原非實事此篇驅馬悠悠全是情懣遑追蹌踉赴難途中實景故宋儒謂此必夫人請於穆公而行其大夫以為不可又請於穆公而追止之玩詩中情景良然但許衛婚姻之國不能為之求援齊昏而控于大國乃出自婦人之口則亦安得無尤於大夫君子而為稱狂不臧之誚哉○載馳載驅四字便是馬上急遽光景既驅馬矣而復悠悠者歸情如駛惟恐馬之不前耳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蓋苦情所迫當大夫未至時已憂其必至既至則憂其必止皆是無聊實境○既不我嘉許人不以歸咭為嘉也視爾不臧視許人無善策以救衛也若謂爾既不以我歸為嘉則我不能旋反於衛矣然爾能禁我之歸寧能禁我之思乎我雖不歸而視爾無善救之策則我之思衛雖欲達之而不能自達矣下四句彷此

濟謂濟衛河也朱註及時解俱於視爾不臧處不能圖徹○陟丘是追止詩之中停驟光景采蝱則託言也蝱可療鬱既不得歸所陟丘采蝱聊以療鬱耳女子善懷謂爾以我之發鬱不過女子善懷之常而不知我之懷衛各有所行非猶他人之懷也此句已隱然有控于大邦之意眾穉且狂責其不識緩急恨之且望之也○我行其野芃芃其麥不過舉在途所見以起興耳解者謂是宗國丘墟之嘆則謬矣考閔公二年冬狄人滅衛今麥已芃芃則自冬歷夏尚未至宜其有控於大邦之思也但欲控大邦必有所因之人以至於所控之地而當誰因乎誰至乎自揣自商情景妙絕無我有尤較前許人尤之語愈自悲切末二句畢竟欲歸畢竟不能歸但反覆籌躇謂汝雖為我思之百方終不如我自歸之為愈耳宛轉纏綿無限凄怨○按壽子之孝友文公之塞淵宋桓夫人之守禮許穆夫人之義俠皆宣姜所生蓮生汚泥詎

不信哉○卷耳之陟岡虛景也而解者泥為實事載馳之驅馬實景也而解者偏言假托訓詁家顛倒如此可笑

衛風論

作詩有其體焉採詩有其地焉審詩有其音焉邶鄘皆衛詩也然別為衛風僅十篇而抑戒與賓之初筵不與焉彼實衛詩而不列衛風者風人之體與他詩異抑詩者大雅之體而賓之初筵小雅之體也風從其體故雅不可混為風也若夫木瓜以美齊桓也而不列於齊風以木瓜作於衛衛之國史藏焉風從其地故詩言齊桓風則衛風也然載馳泉水竹竿此三詩者不作於衛地而各見於衛之三國則又何也彼衛女也能為衛音古人作詩聲以依永律以和聲雖他國之詩譜而歌之皆衛樂也風從其音故此三詩亦曰衛風也

衛風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奥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序曰淇奥美衛武公也○淇園多竹漢武帝塞瓠子決河薪柴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為塞又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也所以會髮鄭箋云會謂之縫中飾之以玉其狀如星也孔氏云皮弁縫中結玉爲飾謂之綦較卿士之車古者車上橫木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五寸橫一木謂之較若平常則憑較若應為敬則憑下式而頭得俯○只有斐君子四字反覆言之一有斐耳必切磋琢磨而後得之蓋若是其難也○次章言有斐而及於充耳琇瑩蓋風人之體欲美是人者兼言其服飾之美則其人之美者愈見猶之欲刺是人者但言其服飾之美而其人之惡者亦見也○三章如圭如璧如金如錫有質可仰無氣可尋禪切磋琢磨又進一層矣寬兮綽兮形容其廣大樂易已無遺矣妙在復添猗重較兮重較與寬綽似全不相蒙偏於不相蒙處想見寬綽自得之趣至於談笑戲謔何關學問而風人於此讚嘆不盡蓋有道氣象難以摸寫但可在閑處冷處無緊要處彷彿

嶌一所謂頰上加三毛也。陳止齋曰古人張不廢弛屏不廢逞肅肅不廢雝雝僮僮不廢祁祁有所拘者必有所縱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序曰考槃刺莊公也。堯舜在上下有巢由然使人盡樂為巢由則堯舜之為堯舜可知矣此篇與簡兮北門北風諸篇同意故序曰刺莊公也。一寬字便有遯世無悶確乎不拔之意使隱而不寬必來北山之誚寬則永矢勿諼矣邁軸不必強解但從寬字想出大畧而已。萬茂先[illegible]想其地兩山夾水其上有陸其旁有防中有流水此一澗中山高泉香雲霞舒卷日月光華無限曠洒故曰寬而寐寐而寤寤而言言而又歌歌而又宿無往不獨無往不樂則魂清夢穩且不知世之有古今無論軒綏矣弗諼泉石之盟也弗過烟霞之癖也但得醉中趣勿為醒者傳弗告之意也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序曰碩人閔莊姜也。褧襌衣也鄭云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服也尚之以襌衣為其文之大著嚴華谷謂褧衣以縠為之荑茅之始生者蝤蠐木虫腐木根下有之以其白而長也瓠犀瓠瓣也螓似蟬而小額廣而方蛾以蚕蛾其眉細曲而長鑣馬扇汗也以朱幩飾之鑣鑣重言以見其盛猶蟄蟄也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罛魚罟施之水中濊濊有聲也鱣色黃江東呼為黃魚無鱗長鼻口在頷下鮪似鱣而小色青鱣鮪皆健魚故其跳躍發發然不罹於罛也菼卽荻一名亂揭揭長貌庶姜姪娣也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或曰媵臣也。全詩皆誇詡讚嘆而莊姜之可憫與詩人所以閔之之意不言而喻君子偕老篇亦但將宣姜誇詡讚嘆而宣姜之可醜與詩人所以醜之之意不言而喻若謂他人之失寵不足閔也以如此之人而失寵則深可憫也他人之瀆倫不足醜也以如此之人而瀆倫則深可醜也其最賞心處乃其極傷心處耳。首章侈其家世次章豔其容貌三章則羨及其嫁時之車服儀衛四章幷其鄉俗土宜媵送之美而悉稱之魚罟鱣鮪此種瑣事與碩人何與其妙難言。笑之巧不能繪也但於其倩繪之目之美不能繪也但於其盼繪之此繪美人傳神訣也。莊姜之德不必論今誦其綠衣日月終風諸詩其言語文章亦足動人莊公見之自應回心長門寫怨長卿至此當為擱筆矣然莊公總不知也故詩人畧而不言但言服飾容貌車馬風土之美舉莊公所易知者陳之謂卽如此亦當時希有況其他乎。此詩不獨閔莊姜兼諷莊公有如此美人而不知寵所謂登徒子但有淫行耳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

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乘彼
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
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桑之未落
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
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桑之落矣其黃
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
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為婦靡室勞矣
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於暴矣兄弟不知咥

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
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
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序曰氓刺時也○鳩鶻鳩也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
色多聲一曰鶻鳩一名斑鳩左傳曰鶻鳩氏司事者
也春來秋去故為司事以其多聲又名鳴鳩性食桑
葚然過多則致醉帷裳以帷障車之旁如裳一名童
容○此篇與谷風篇才情遂敵但谷風詞正此詩詞
曲谷風怨而婉此詩悉而婉其旨微異耳且其列敘
事情如首章幽約次章私奔三章自嘆四章被斥五
章反目六章悲往明是一本分齣傳奇曲白關目悉
備如此醜事却費風人極力描寫色色逼真所謂化
工非畫工也今或從註說謂必淫婦人自作乃能委
悉如此不知今古棄婦吟經曹子建葦錦心繡腸從
旁揣摩比婦人聲口允為酸楚汎抱布貿絲車來賄
遷分明是出像會真記豈有婦人自供之理○三歲
為婦四句即谷風何有何無黽勉求之意也言既遂
矣至于暴矣即谷風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意也不思
其反即不思其初猶言何不回思也承上文言笑信
誓來謂爾何不回思當初言笑信誓之情乎即谷風謂
不念昔者伊余來塈意也亦已焉哉非絕望之詞
汝豈遂不思乎汝而不思則亦已矣猶冀其思也
鄭朱於此處皆未透○鍾伯敬曰子無良媒譙之也
奔豈有媒乎將子無怒秋以為期亦譙之也蓋貿絲
春時事也此時已許之矣故又譙之古今男女狎昵
情詞不甚相遠但口齒蘊
藉後人不解遂認真耳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淇

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
笑之瑳佩玉之儺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
我憂

序曰竹竿衛女思歸也○檜栝也禹貢栝柏即此也
字說檜栢葉松身葉與身皆曲樅松葉栢身葉與身
皆直○此詩與泉水同意故古序皆曰思歸玩詩中
並無不見答之意不知漢人何以添出○詩中皆懸
空設想忽而至衛忽而垂釣忽見泉源忽對淇水忽
而巧笑與波光相媚忽而佩聲與舟楫相聞思力所
結恍若夢寐妙甚妙甚曰遠莫致之
矣又曰在左在右可見原未嘗遊也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

帶悸兮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序曰刺惠公也。芄蘭草一名蘿摩柔弱常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鄭箋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說苑云能治煩決亂者佩觽能射御者佩韘。按左傳曰惠公之卽位也少杜預註謂卽位時年方十五大故詩曰童子以擕殺急子之故為衆所不與故序曰刺惠公也。能不我知謂其才能非我所知能不我甲謂其才能不敢推以為長但見其容與而舒耳直遂而肆耳帶下垂而悸耳舍此無可稱也語似吞吐而實輕薄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序曰宋襄公母歸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鄭云宋桓公夫人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卽位夫人思宋母出則與廟絕義不可歸作詩以自止。河既不廣宋又不遠何以不歸乎揔不說破妙妙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序曰伯兮刺時也。諼草一名鹿葱一名丹棘味甘令人好懽樂忘憂故又曰忘憂草花名宜男以懷妊

婦人佩之生男也征役勞苦之情一也出於君上之口則為閔惜出於室家之口則為怨思此詩有怨思而無閔惜故序曰刺時也思伯而苦則首疾矣首疾豈心所甘然置伯不思則又不能故寧甘心首疾耳願言卽甘心之謂當憂思之極亦欲得諼草以忘之然忘憂則忘伯矣是以不願得忘憂之草但願思伯而心病心病豈心之所願然不思愈非心之所安故寧病耳此句從焉得一轉更深。誰適爲容適字有水清石自見之意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序曰有狐刺時也。嚴華谷曰狐性淫又多疑綏綏獨行而疑有求匹之意喻無妻之人也。寡婦鰥夫嘗見鍾情無所用耻故序曰刺時也彼自無裳無帶無服耳何故強預人事意在不言趣甚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序曰木瓜美齊桓公也。木瓜楙也實如小瓜大者如瓜小者如拳徐氏曰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崔李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投者施於望外之詞施于望外則雖木瓜至游亦宜瓊琚報之以此興齊桓公再造之德出於衛之望外施皆厚矣報者豈能薄乎匪報也一轉更深蓋有投有報則

其情至于報而止惟懷無以圖報之心則尋常報施之情不足以言之矣故曰永以為好衛多難之邦未易言報惟存此圖報之意庶幾永矢弗諼耳此意在言外想出

王風論

詩之有升有降也葢自古已然矣雖然正之降為變也漢儒言之宋儒言之吾亦從而言之雅之降為風也漢儒言之宋儒言之吾不敢從而言之也吾所謂升降因其時與勢而言之爾若夫詩之有體則非時勢所能升降者矣國風雅頌各從其體不可紊也風者風人之體至於二雅則天子之詩非復風人之體矣變雅而後雅雖已亡然風人之體未嘗廢也安得無風既有風矣而

又責之曰何不為雅則必東周諸詩盡舍其勞人思婦之體而效天子燕享朝會之體然後謂之升也可乎哉今其言曰周之西也風升為雅周之東也雅降為風天子之詩雅頌而已雅降為風是以天子之尊降為諸侯也信斯言也宜莫如文武成王矣二南作於文武之時七月作於成王之時皆西周也一為風之始一為風之終則亦可謂之降乎且所謂升降者果孰為升之而孰為降之哉以為孔子升之降之也升魯於頌降王於風

孔子不若是僭也以為詩人自為升之自為降之也幽
厲亡國而升於雅平王再興而降為風詩人不若是妄
也然則果孰為升之孰為降之者歟曰詩之有升降也
乃正變之謂而非風雅之謂也彼王詩之降非不能為
雅特不能為南耳其不能為南者何也南音和平而王
則感傷南之教化及於諸侯而王之歌咏僅於畿內以
其王也故不曰周以其不如西周之盛王也故不曰南
是或升降之一說也

王風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
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
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
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宗周謂鎬京○黍有數種赤者
曰虋白者曰芑黑者曰秬一稃二米曰秠稷似黍而

小其粒紫○此詩妙在感慨無端不露正意靡靡搖
搖如醉如噎描寫愁人無聊之狀如將見之周自東
遷以後無志鎬京如晉人渡江但圖苟安宋人都杭
遂忘汴洛獨一行役大夫徬徨其間然知者但謂其
心憂不知者尚謂其有求蓋當時人心久已與黍離
相忘無復宗廟宮室之痛故不能自言其所憂何事
但呼蒼天而訴之耳此何人哉四字悠然情
深蓋心知致亂之人而不欲斥言也傷心哉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
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
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饑
渴

序曰刺平王也。采薇杕杜諸篇所以憫勞臣者至矣又從為之念其室家計其歸期若是其周也今行役至于不知其期天子不能代為之憫而使其家人自憫焉蓋燕勞禮廢而優恤之意薄矣故序曰刺平王也。雞棲牛羊何預行役然憂思之極觸目生情如之何勿思五字無限纏綿苟無饑渴淺而有味閒隔中人不能深知攬風沐雨之勞所念若饑渴而已此句不言思而思已切矣。行若思家所最難堪者雨景故東山之詩四章各以零雨其濛一句為淒涼家人望遠所最無聊者暮景故此詩二章各以日之夕矣四字為悵嘆。萬茂先曰草虫殷雷思而平淡君子于役思而哀傷王化盛衰婦人之口傳之所謂風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君子陶陶左

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序曰憫周也簧笙竽管中金葉翿纛也舞者所持房謂房中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敖舞位。此詩即簡兮篇之意漢儒續序云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鄭箋云祿仕謂苟得祿仕無志於用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蒲蒲柳也可為箭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水草亦曰蒲可織為箄。平王戍申忘殺父之大仇而以立已為德此其過不獨勤民於遠而已故序曰刺平王也。語怨而辭促矣乃不言怨而言思不怨久戍別家之苦而思家人與我同戍天下豈有婦人同戍之事哉故謬其辭以舒無聊又是一怨體也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序曰中谷有蓷閔周也。蓷益母草曾子言見益母而悲即此也一名充蔚耐旱草也。以耐旱之草乾

者先暵脩而長者又暵濕潤者亦暵則無往而不旱矣故始而嘆繼而恨終則泣也我既仳離而所遇之人亦復艱難不淑謀生之路既絕而憂生之痛更深故曰何嗟及矣謂計無復之雖嗟何及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有兎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有兎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序曰閔周也。兎吐也吐而生也凡咀嚼之物皆九竅兎之雌雄獨八竅故吐而生子視月而孕楚詞曰顧兎在腹蓋謂此也兎陰狡而雉耿介故兎爰爰得脫而雉獨罹也罦今之翻車也所以取鳥罿亦罦也

○天下事為者敗之我生之初無為無造無庸故周室雖弱而天下晏然及其亂也多為多造多庸而國非其國矣曰百罹曰百憂曰百㐫言其多也善治天下者寂然若無事不善治者擾而至于多事多事則多罹矣其始以多為敗之其卒也遂至於不可為蓋欲求為昔日之弱而不可得矣故尚寐無吪欲舍而置之不聞不見也續序云桓王失信構怨連禍蓄傷其多事云爾嗟乎多事致亂小人也及至于亂則小人謝事而君子任其責矣故以兎雉為比無吪無覺無聰蓋世亂已極祈死不得為此無可奈何之辭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

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序曰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平王忘父大仇則其棄族宜矣彼不知父又使其族人謂他人父至于謂他人父則流離極矣而王尚莫我顧焉豈人情也哉故序曰刺平王也古人於族類皆以葛藟為喻左傳亦謂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况公室之枝葉乎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序曰采葛懼讒也○蕭荻也似白蒿俗謂之牛尾蒿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艾蒿屬葛為絺綌蕭供祭祀艾可療疾言非無故而采也○懼讒之人一日不在君側則讒者至矣故其辭促而情迫如此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序曰大車刺周大夫也○菼蘆之始生者毳衣五色皆備聊舉青赤為例耳○此刺詩也古之大夫能以其威靈氣燄震懾人心使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而東周之大夫不能故陳古詩以風之亦猶陳關雎于康王晏朝之日也○聞其車聲見其衣服猶令人畏况其政治乎末章則至死不犯但相與結黃泉之誓而已蓋其嚴憚如此西漢之甯成郅都東漢之董宣周紆不是過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丘中有麥

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留姓子嗟字蘇子由曰子嗟隱居丘林之間而植麻麥果實以為生民思其賢而庶幾其肯徐來以從政望之之詞也○毛傳云子國子嗟之父鄭箋云著其世賢也毛去古未遠典籍尚多必有所稽今無從攷不敢妄從竊意子國子嗟指其名與字而言之耳末章之子即子嗟也將其來食親之之詞貽我佩玖則相得益彰矣○訓詁皆謂此詩淫者自作而指子嗟子國為女子所私之人豈有男子相竊妻妾而自叙孟姜孟弋孟庸於詩中女子私人而自叙子嗟子國於詩中乎且此女既私子嗟又私子國矣復有他女亦私于子嗟子國而強留之是以一女而私二男彼二男又皆擁二女而所指

為行淫之地則丘中有麻也豈不可笑哉

鄭風論

先王之作樂也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而已季札在魯工為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夫子曰鄭聲淫子夏對魏文侯曰鄭聲好濫淫志皆以樂言非以詩言也所謂細者謂其絲竹煩碎而無紀也陰而密也所謂淫者謂其狄成滌濫而無止也陽而散也樂由心生其始也無止其終也必至於無紀蓋未有陽散而陰不密者也朱文公舉鄭風二十一篇稍涉男女

者槩謂之淫夫以男女之詞為淫則季札所謂細者又安在乎或曰如子所言則溱洧諸詩非淫歟曰是也樂記固有之矣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而後樂器從之鄭詩非不淫也蓋自武公以降膏粱成習其志荒矣故曰好濫淫志今其樂不可得聞矣而徒執詩中之字與義謂之曰此鄭聲淫也將何以服說詩者之心哉

詩觸卷二

禾川水田居士賀貽孫子翼父著

鄭風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緇黑色卿士朝服皮弁退朝而服緇衣卿士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自館而還則在其采地之都○序曰美武公而續序兼言桓公者謂其世德在人父死犬戎之難子定東遷之鼎此周人之愛所從生妙在全不露好德之意但一望緇衣自然繾綣無已改衣適館授粲一時傾吐惟恐不及所謂不啻若自其口出也○讀此詩者只將又字還予字及四兮字反覆咏嘆則周人無已之愛自見或疑適館授粲非不愛其上之事然毛傳朱註但云周人愛之而已安知其為周民乎抑周之士大夫乎且彼特借以寫其好德耳豈必實有其事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序曰將仲子刺莊公也○杞柳屬生水傍葉似柳今人以為車轂檀強韌之木可以為車皮青滑澤○左傳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京使居之祭仲諫曰京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除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伐京京叛大叔出奔共書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此詩蓋借莊公拒諫之言以刺莊公也莊公陰很未嘗一日忘殺段也但內憚姜氏外畏人言不欲先發姑養成其慝以成殺之名祭仲曰無使滋蔓不知公意政欲滋之蔓耳公子呂曰國不堪貳不知公意政欲待其貳耳故其言曰子姑待之曰無庸將自及曰厚將崩此時殺段之謀已露矣蓋段之奔死不在克京之後而在請京使居之日使當時稍為裁制不獨全段且全母何待掘隧相見而後融融洩洩哉故左氏曰譏失教也又曰鄭志所以薄責段而厚罪公也此詩之妙在不斥言莊公之過但若代為拒祭仲之言曰爾仲子無傷我弟也我豈敢有愛於弟所畏者父母耳而又為之婉其詞曰仲之長計遠慮亦我所懷也而父母之言亦我所畏也蓋明以其咎委之父母矣微詞吞吐句句殺機大約莊公此意籌之最熟斷之最專不獨大叔在其股掌之上即謀國老成如祭仲公子呂輩亦不與顯言

獨詩人與左氏冷眼微窺巧為點綴而公之陰很不
言自見故序曰刺莊公也。樹杞樹桑樹檀指大叔
也折我樹杞謂祭仲諫而欲去之也事關骨肉姑為
隱語以示意耳父母暗指姜氏諸兄謂公族人言國
人之
言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
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
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序曰刺莊公也。朱註曰段不義而得眾毛衛續序
曰段處于京國人說而歸之但據左傳云子封伐京
京叛大叔段伐而遠叛則京民且不附段何況國人
哉此詩特其狎客私相稱譽之詞耳夫段既居京亦

有人民社稷之寄如詩所云不過狎遊公子而已彼
淮南八公陳思七子一時譽髦尚不能為瀛洲凌烟
之事何况服馬飲酒之徒哉序以為皆莊公驕之至
此故曰刺莊公也。仁特煦煦而已好特款洽而已
武特強勇而已一種貴遊傲逐輕薄
浮蕩之態悉自狎客口中傳之甚妙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
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叔于田乘乘
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
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
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
掤忌抑鬯弓忌

序曰刺莊公也。黃馬之上邑驪白雜毛曰鴇車衡
外兩馬曰驂兩服衡下夾轅兩馬也小戎騏駵是中
騧驪是驂外者為驂則中者為服矣服馬制於衡不
得如舞如舞者驂也謂其御中節也善御者轡柔如
組驂諧如舞上襄猶言上駟馬之良者鴈行者與中
服相次第也齊首馬首齊也如手言兩驂並進如御
者之手也刈草為防驅禽禽防中焚而射之曰火王制
云昆虫未蟄不以火田禽獸所居曰藪磬謂曲折如
磬控謂控制使馬不逸也縱者發矢也送者發矢後
弓弰隨轉向前如送矢然言其速也掤冰同左傳昭
公二十五年所謂公徒釋冰而踞是也冰矢箭鬯弓
報也田事既畢則馬遲發罕釋冰覆矢執鬯弢弓盖
詩其從容整暇猶所謂善刀而藏躊躇滿志也。叔
之才技誠過人矣如是而甚不仁況其所謂才技若

不過袒裼暴虎射御足力而已豈能成事莊公知之
故縱而不問俟其將敗然後制之如甕中鱉耳漢文
于淮南王長亦深料其驕恣不能有為故屢赦不問
卒以反誅然漢文實友愛無殺弟意僅以優容釀禍
尚招斗粟尺布之譏況莊公志在必殺哉詩人以為
公驕之使然故曰刺莊公也。此詩即前章意種種
誇詡皆似出狎遊之口將叔無狃二句尤見媚子小
忠試將揚之水篇並誦則叔段桓叔兩人身分自見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
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駟介陶陶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序曰清人刺文公也。介甲也謂以馬被甲也二矛
車上所建之夷矛酋矛也矛以英為飾二矛長短不

同其飾重疊故曰重英喬矛之上句所以懸英也將軍之車左執御右執兵將在中○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左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蓋是時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狄渡河故使高克將而禦之○此詩作于師潰之後然不言師潰但云翱翔逍遙中軍作好而已蓋指其致潰之由使人自見此風人深旨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序曰羔裘刺朝也○舍命不渝朱云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變毛傳云舍處也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

見危授命也三英朱云裘飾也毛云三英三德正直柔克剛克也似覺毛說為長序意謂古有是義則羔裘可以無愧惜今之不然故曰刺朝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序曰遵大路思君子也○摯袪執手以挽賢者情之至也故謂故人好情好也故人情好豈忍速去乎蓋君臣之分可逃而朋友之誼難割徘徊岐路無限躑躅故序曰思君子也○續序云莊公失道君子去之是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序曰雞鳴刺不悅德也○鄭箋云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以弱弓微矢乘風振之曰弋加中也史記謂楚人弱弓微矢加諸鳧雁之上雜佩毛傳云珩璜琚瑀衝牙之類衝牙以玉為之其狀如牙以衝突前後也呂東萊曰婦人之佩觿燧箴管凡可佩者曰雜非特玉也遺人物謂之問左傳衛人使人以弓問子貢明星猶今曉星蓋東方啟明馬○首四句描寫賢夫婦衾枕之上皇皇問夜光景如見與六朝人打殺長鳴雞彈去烏臼鳥語意正相反射弋亦男子事即此小事亦欲及時不肯後人則其他可知○人以荒淫

為樂其樂易盡不知勤苦之餘別有樂趣冀缺之相敬如賓梁鴻之舉案齊眉皆自然之樂趣也此章宜言飲酒而要以偕老琴瑟在御而本之靜好初不過日用尋常之樂然在雞鳴之微勤苦之餘倍覺天機鼓盪真意溢如所謂趣也但得此中趣不足為荒淫者傳也○來謂聲氣相感有以致其來也順則所謂莫逆之交是已好深於報故木瓜之篇云匪報也永以為好然未有好而不報者報之乃所以為好耳雜佩可捐好之難已閨閫之內乃能以親賢取友相勗有婦如此當在僖負羈妻與山濤夫人之間矣序所謂刺不悅德者蓋古有是義而嘆當時之不然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

孟姜德音不忘

序曰刺忽之不昏于齊也。舜木槿也舜取瞬之義謂朝生暮落也。左傳桓公六年北戎侵齊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桓公之未昏於齊也欲以文姜妻大子忽忽辭人問其故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桓公十一年傳曰祭仲有寵于莊公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昭公忽也宋雍氏女生厲公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十五年傳曰祭仲專厲公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祭仲又迎昭公而立之其後高渠彌弑昭公立公子亹齊伐鄭殺亹立公子儀厲公入于櫟使傅瑕弑儀而入鄭按文姜內淫幾亡魯而詩云德音續序又云齊女賢何哉蓋忽之辭文姜也在桓公未昏之前及敗戎之後所辭之女非文姜也且詩但以忽辭齊昏無大國之助以致見逐故借言彼美孟姜以寄憾耳豈必齊女果賢且美哉。親迎則同車矣忽既辭昏則未親迎也姑託言忽與齊女同車其顏色如此其佩玉如此末復嘆其信美且都而忽之不娶齊女與無大國之助意不言而自見。萬茂先曰孟姜貴女也美質之佳麗也都師之閑雅也蓋冶容艷質多出于膏粱甲族華濃含汶之下彼山姬野頰雖美而不都雖有舜華之顏琨瑙之佩所謂婢作夫人鼠披荷葉衆止羞濇烏能閑雅乎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序曰刺忽也。扶蘇毛謂扶胥小木孔穎達曰扶胥釋木無文毛當知之未詳所出也荷華未開者曰菡萏已開者曰芙渠松之上竦而無枝者曰橋松龍葒草如馬蓼而大生水中游言其縱也。陸佃云山性宜木隰性宜草皆山隰之所養以自美者也木扶胥在上草芙渠在下松喬聳于上草游縱于下則山隰之所養以為美者至矣今不見子都而見狂且不見子充而見狡童則曾是之不如也鄭康成以為此忽好善而不用賢者反任小人之喻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序曰刺忽也。蘀落葉也七月篇云十月隕蘀是也。序意謂忽弱而祭仲強也叔伯者羣臣自相謂也落葉待勁風而隕鄭之諸臣不知有君各自以強弱相服故弱者謂強者汝倡則予和猶落葉之隨風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序曰狡童刺忽也。此鄭人忠憤之詩猶箕子之稱狡童也狡童謂狡好之幼童言忽雖壯而童心猶在左傳魯昭公年十九矣而猶有童心即此意也不與我言不與賢人謀國也不與我食不與食其祿也不能餐不能息恨之至也蓋預知權臣擅國將有廢逐之事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

也且

序曰思見正也○鄭有狡童之狂使大國惠然正之但褰其裳而涉溱洧則至矣子不見正豈無他國乎末句言其狂已甚所望于大國不能緩也蓋厭亂之極不敢明言故為隱語以見意耳○孔穎達曰狂童謂突也突庶子而與正適爭國禍亂不已故鄭人思得大國以兵伐鄭正其爭之是非欲去突而定忽也○子謂大國之卿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又曰士鄭六卿餞范宣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望于他人乎若以此詩為淫奔則斷不賦于宣子之前矣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

與行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序曰丰刺亂也○刺亂謂刺淫亂也丰昌皆美之之詞始有他志而不許見其丰美而始悔也叔兮伯兮不一人之辭不得於此又欲得於彼也註云豈無駕車以迎我者乎最為得解蓋謂前之丰且昌者既不可得矣或後更有如是者則當駕予與行不復待其俟我矣蓋其悔且望之深如此伯敬謂伯叔卽前人但恐前人不如是多耳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卽

序曰東門之墠刺亂也○茹藘茜草一名茅蒐可以染絳莖葉俱澁葉似棗蔓延木上根紫赤色一名地血除地去草為墠阪高阜而不平者○室邇人遠疑怨之詞耳然看得此人孤高靜穆儘自不俗大凡愛其人而不見不難推而舉之最高之境雖尋常境物入有情者之目無非韻致卽如門外有墠墠外有阪阪上有草所思之人死在其中遙而指之曰此室邇而人遠者也不獨愛之且重之矣次章子不我卽猶云不可得而親也雖露怨意然其人愈遠矣宋詞云天上嫦娥人不識卽此意也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序曰風雨思君子也○淒淒秋氣也瀟瀟秋聲也秋風秋雨寒氣始肅而雞鳴如故風雨晦明天地改色

而雞鳴不已此亂世君子不改其度之善喻也如此君子安得于亂世見之當亂世而幸得見如此之君子安得不令鬱者平疾者瘳悶者喜哉故曰思君子也○膠膠雞聲也唐人詩云膠膠角角雞鳴時解以為雞聲之和則非矣○此詩無一字涉男女而亦坐以淫奔蓋以既見君子四字生疑耳然則蓼蕭菁莪皆男女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禮不佩青玉謂青青子佩者士佩瑀玟而青組綬也城闕謂城上別有高闕毛

云挑達往來相見貌蓋廢學而以候望為樂也。學
校廢則朋友疎矣故思而望之思其服而想見其人
欲共捐棄往來之迹與共晨夕而無間耳末章首二
句責之切末二句思之殷獨學無友孤陋寡聞為此
詩者不獨規友兼自箴也。左傳鄭人遊于鄉校然
明欲毀鄉校子産止之則鄭之重學校非一日矣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
實廷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
之言人實不信

序云揚之水閔無臣也。激揚之水不能流一束之
楚六力弱也以此為忽弱不能制其強臣之喻其始
也兄弟爭國其究至於寡兄弟此必然之勢也故鄭
康成以為作此詩者同姓臣也鄭無忠臣皆誑上行

私巧為欺誑故又戒以人實廷女勿信其誑以陷忿
亡益忠愛之至也。此詩無一事涉男女而亦坐以
淫奔
冤哉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
樂我員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
茹藘聊可與娛

序曰閔亂也。縞衣薄繒不染者國策云強弩之末
不能穿魯縞言其薄也綦青色之小別者城門外有
副城回曲以障門者謂之闉城上有臺謂之闍茹藘
茜草益絳色衣也荼茅華輕白者吳王夫差黃池之
會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蓋如雲言其橋旋如荼
言其輕白也。鄭公子爭國之亂凡五見於春秋矣

兵甲不息男女奔竄各相棄捐無足怪者此詩言出
其東門見仳傐薾道者如雲如荼之女也然當此離
亂己之室家且旦夕不保他人妻妾雖美如雲荼豈
我思所存哉吾但保其室家而已縞衣綦巾無足娛
樂然能自保則縞衣綦巾亦聊可娛樂云爾玩一聊
字有僥倖不敢自必之意王仲宣云未知身死處安
能兩相完仰是此
意故序曰閔亂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
我願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
相遇與子偕臧

序曰思遇時也。此亂極思治鄭之賢者各求其友
思邂逅而遇也美人指賢者古人稱君稱朋友皆以

美人相況非美婦人也鄭亂已極賢者皆冥鴻矣安
得邂逅以相遇乎倘或邂逅則適我願而可與之偕
臧矣故曰思遇時也漢人續序云男女失時殊失古
序言外之意。按鄭子皭賦野有蔓草以諷韓宣子
蓋以美人喻宣子也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鄭
伯享趙孟子大叔亦賦蔓草蓋以美人喻趙孟也趙
孟曰吾子之惠也使蔓草為淫風則彼二人皆鄭
大夫寧不自諱且敢舉淫女以辱大國之卿乎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
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
之以勺藥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
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

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序曰刺亂也○溱洧方渙葢三月桃花水之時稗雅引十道志曰鄭俗以三月會于溱洧之上以為祓除此山陰曲水之鼻祖也蕑蘭也蘭為王者香草莖葉似澤蘭勺藥一名江離一名可離將別故贈之亦猶相招贈文無文無當歸也此花榮于仲春盛于孟夏本草云有二種一草勺藥一木勺藥○上巳祓除此舊俗也相沿而盛遂為亂階前者留連不去而後者愈繁故首曰方秉蕑兮次曰殷其盈矣冶容誨淫始于游觀禮禁無觀葢謹其漸也女曰觀乎數句文氣駘蕩曲盡游人之態葢上巳之時人景偕士女相邀不獨觀溱洧又以觀夫觀溱洧者此時男女雜沓已有摩肩接踵微聞香澤之意矣既觀于洧餘興未盡更相與觀于洧外至於樂而相謔徘徊不舍贈以可離葢鄭國土沃人麗故其俗淫蕩如此曰觀乎葢

秉蕑之後復欲觀也曰既且曰且往觀乎暫見有情隨順其意也

齊風論

季札觀樂工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國之風也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今觀齊詩十一篇無非荒淫昏亂之詞彼鄭衛靡靡尚有淇澳緇衣二武公之德在焉而齊詩獨雞鳴一篇不過陳古義以諷哀公而已其自還著以下皆刺語也如是亦安覩所謂大風也哉葢季子所聞者樂也雖歌齊詩然以齊音譜之則大風也今取元人之詞而以四方諸音合奏一堂則清濁

高下長短之間風土之强弱澆淳亦大畧可見矣孔子學琴於師襄而得文王之志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又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焉孔子所學者師襄非文王也然學師襄而見黯然而黑之文王季札所觀者工歌之齊詩非大公之詩也然聞齊聲而得表東海之大公古人於聲音之道固有冥會神遇而不可以言傳者矣後之儒者執泱泱大國一語而曰齊風十一篇在是焉則不

獨不可以言樂亦不可與言詩矣

齊風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序曰思賢妃也○續序云齊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警戒之道焉○妙在匪雞則鳴匪東方則明欲將警長意推進一步翻說轉一步幻筆化境百鳥啁哳此朝內將曉之景也若深宮重帷不聞鳥聲但聞虫飛耳既言虫飛薨薨則既非甘寢之時矣翻言甘與子同夢意婉而深豈有君未視朝而羣臣遽歸者故設不必然之想妙極末句尤妙不言以君王之故憎予却憂以婢子之故累君規微之中自饒娬媚○同夢二字奇椒後人慣熟不覺其妙耳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序曰還刺荒也○肩一作豜獻豜于公大獸也故毛傳云三歲曰肩狼大如犬作聲諸竅皆沸牡名獾牝名狼駢脅鼠腸銳頭白頰其糞烟直性貪暴喜逐獸○子之還子之茂子之昌己譽人也謂我儇謂我好謂我臧人譽己也一國風俗皆由一人之好尚蓋各以技擊馳逐為賢惟恐或後其相譽乃所以相競也

刺荒之意詩中不露但將齊兒稱譽誇詡口吻寫出
而意已躍然凡看古人詩皆當於此等無字無句處
求之不獨
三百篇也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
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于堂
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序曰著刺時也。著門屏之間懸瑱當耳故曰充耳
素青黃懸瑱之繩以雜絲為之所謂紞也瓊玉之美
者也所為瑱也人君以玉為瑱人臣但用美石此言
瓊英者言石美似瓊也木謂之花草謂之榮榮而不
實謂之英瓊華瓊英皆一物而借草木以比玉石之
光色也。新婦至著至堂而始見其壻俟之如此其

服飾之美又如此則其不親迎可知矣詩人不言其
不親迎但代為新婦誇壻之詞而其不親迎之失已
彰故曰
刺時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序曰東方之日刺衰也。漢儒續之曰君臣失道男
女淫奔。室在寢內闥在門外。昧爽而來初昏而
去朝隱而入暮隱而出故日月皆曰東方履卽躡而
就之履發躡而去之明明繪出私奔圖故歐陽子以
為此相邀以
奔之詞也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未晞顚
倒裳衣倒之顚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
晨夜不夙則暮

序曰刺無節也。柳與楊縱橫顚倒樹之皆生以其
樹之成行列故柳曰柳衙槐曰槐衙樊藩也柳柔脆
之木折為藩籬狂夫尚知其限蓋以內外之限喻晝
夜之限耳別色為晨未別色為莫此絜壺氏之職也
。興居無節刺齊君也然不言其君但言臣子顚倒
衣裳匆遽忙亂處描寫便妙且全詩之意大約刺晏
朝耳知不言晏而言早末章乃點出不夙則暮一句
蓋興居無節則蚤暮任意如此人豈果能蚤哉蚤而
未明則晏必莫夜矣故但言其蚤而晏朝之意已見
不能晨夜卽所謂失日也較不辨菽麥語尤為可笑
。自公召之註云又有自公所而召之者益猶以為
晚也寫出懞懂之狀如見與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語

似同而
實異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
又懷止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
庸止曷又從止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
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
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序曰南山刺襄公也。屨與屨為耦故曰兩冠之下
結為纓纓之垂者曰緌緌必雙始可對結也屨兩緌
雙言物皆有耦文姜與齊襄非耦也麻者夫婦對種
之物唐人詩云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

又麻屬多子四時纂要曰種麻必熟縱横七遍已上則無葉蓋引夫夫婦對種而多子之物以與娶妻句言文姜齊襄非夫婦也○按桓公十八年左傳云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齊侯享公使公子彭生乘車公薨于車公羊傳云夫人譖公於齊侯云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使公子彭生乘車拉而殺之而鄭箋云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謫之蓋文姜以桓三年歸魯六年公子同生而夫人歸齊在十八年則同為魯侯子可知矣左傳于姜氏如齊始言公謫者順文耳文姜與齊襄鳥獸之行已素非歸齊始通也公薨後夫人久留于齊莊公同卽位後乃復歸魯然猶會齊侯于禚于祝丘又如齊師其無恥如此○詩刺襄公不斥言襄公但借諷於雄狐駕言於魯桓而已其刺魯乃深於刺齊也懷謂懷襄公從謂從襄公懷與從者文姜也鞫窮也窮極文姜之欲而使之歸齊者魯桓也然所以懷止從止窮止極止之故詩人不言也但以旣曰曷又自相詰問使人思之而已四如之何有深思防維之意○萬茂先曰魯桓弑君自立有危心矣結昏於齊歸田於鄭成亂於宋樹三強以自固尤屬望者齊耳齊襄公恃強而行淫文姜妄行以恣欲桓之不能制妻以齊之勢強也襄之忍於淫妹以桓之中怯也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序曰甫田刺齊襄也○總角聚兩髦也聚髮為兩角如丱字然○甫田未嘗不可治遠人未嘗不可思也然而小大近遠必有其序一或躐焉胥失之矣末章復言小之可大近之可遠順而因之其功自捷天下事欲速反遲循序反速理勢必然非一端而已通篇或反言之或正言之皆用譬喻到底不出刺意續序所謂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循德而求諸侯皆使人從言外得之此則詩人忠厚之旨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鬈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序云盧令刺荒也○犬有守犬田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故盧為田犬也令令犬鐶聲重鐶一大鐶貫一小鐶也重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此與還之篇同意但還詩交譽此但譽人而已仁謂相懽愛也○事有衆人所共醜者詩人不言其醜但言其他端之美而醜者自見偕老與猗嗟篇是也事有醜而不知自醜者詩人亦不言其醜但述其自美之詞而其不知自醜之意亦見此詩與還之篇是也彼列國刺淫諸詩皆還與盧令之類也吾故曰三百篇不在字句而在無字無句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序曰敝笱刺文姜也○毛謂鰥大魚鄭曰鰥魚子魴鰥皆魚之易制者然笱而敝則亦不能制矣以喻魯弱不能制文姜也鰥鯤古字通用國語曰魚禁鯤鮞故鄭曰魚子若北溟之鯤則大魚矣鱮一名鰱一名鱅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諺曰買魚得鱮不如啖茹稗雅云其性旅行故字從與○如雲如雨如水但侈其從歸者之盛而已彼胡為乎歸哉又胡為乎從哉不必明指其事已令人掩口葫蘆矣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四驪濟濟垂轡瀰瀰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序曰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簟茀以竹簟為茀蔽車之後戶也鞹獸皮去毛者朱鞹以朱色塗革為車飾也○詩刺齊襄乃不言齊襄但述齊子驅于魯道而已彼胡為而驅也曰發夕何情急也發夕而後胡為有豈弟樂易之容也將至汶水齊境胡為而翱翔遊敖喜不自禁也簟茀朱鞹四驪垂轡是何粧束魯道有蕩是何通衢行人彭彭儦儦是何耳目詩中一槩鋪叙不刺似刺刺似不刺不言似言言似不言所以謂風人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序曰猗嗟刺魯莊公也○射皆三耦而止曰終日射侯者美其久而能中也正者侯中所射之處侯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鵠以皮為之三分侯之一正以布為之亦三分侯之一故射儀注云畫布曰正棲皮曰鵠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禮射以四矢象有志于四方也左傳魯

莊公十一年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注云金僕姑矢名也詩中射則臧不出正舞則選四矢反皆技藝貫餘皆威儀也抑若揚謂雖斂之而光自見也儀既成猶所謂不可選也樂必以舞而成童舞象既冠舞大夏雖國君之子教於成均一也舞則選謂於舞之倫等最上也○此詩若無發首猗嗟二字偕老篇若無云如之何四字竟是一篇贊詞然贊嘆有餘處卽是不足處若曰威儀技藝則既美矣言其有餘則其不足者可以意會也展我甥兮雖屬微詞然不必鑿破鑿則呆矣以禦亂兮言外之意亦不必說出太凡詩人妙處在不可說淇可說者皆非詩也

魏風論

魏地入於晉猶邶鄘之入於衛也故魏與唐皆晉詩也何以徵之公行公路公族春秋列國皆無其官惟晉有之一也魏為亡國而其詩儉嗇勤苦與唐俗蟋蟀山樞之風相類有將興之機無亂亡之象二也季札觀樂工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所謂渢渢蓋逆知晉國必大將與齊之泱泱同盛至於大而婉險而易行此則晉之所以霸也使非

晉詩則魏一亡國耳安得明主而輔之以德也哉彼檜之入鄭也匪風萇楚岌岌乎懼不能以終日則不待辨而知為亡國之詩矣故檜風四篇非鄭詩也檜非鄭詩而邶鄘為衛詩魏唐為晉詩者檜詩四篇作於未滅之先邶鄘與魏詩則作於既滅之後也

魏風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序曰葛屨刺褊也○三月廟見乃成婦則未廟見之先皆稱女矣內則云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乃成婦後奉舅姑事也貴室女子新至舅姑之門政當歌舞燕喜之初而遽以縫裳相強豈人情哉且裳統于要但治其要衣統于襋但治其襋要之襋之未成衣也治其大概卽服之矣描寫褊急之狀令人發笑○首章褊急皆從儉嗇來故先以葛屨履霜言之次章復巧為粧點提提其容美也象揥其飾美也古人尚右

賓在西階則左乃主位宛然左辟言能讓也夫所貴於嫺雅者貴其度勝也今以褊嗇之人強學嫺雅無其度而擬其形雖修容矜服揖遜盤辟豈能自然中禮乎履葛屨服要襋而佩其象揥豈不可笑末後點出惟是二字似惜似諧亦有冷趣呂氏春秋曰新婦至門其監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非不便於家也然而有大甚焉此語雖謔可與縫裳例看今人謂此詩乃縫裳女子自作豈有未廟見之女旣縫裳以衣其大人復作詩以刺其大人其可笑又在詩人與呂氏所嘲之外矣蘇子由曰君子之為國也致隆而極厚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履霜及其暑也將焉用之矣女之未廟見也而卽使之縫裳及其成婦也將安使之矣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

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
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
玉殊異乎公族
序曰汾沮洳刺儉也○陸佃云莫菜名莖大如箸赤
節葉厚而長似柳有毛刺味酢可為羹今人繅以取
繭緒此詩言貴者始于采莫而侵繅事也繼則采桑而
侵蚕事也○藚澤瀉也一名水寫以卿大夫采之是與
民爭利也○儉雖美德然跼蹐太甚豈所以為貴人
哉此公儀休所以拔葵而去織婦也曰美無度又曰
殊異乎公路抑揚吞吐而其與民爭利之失自見○
鍾伯敬云儉不中禮貪忍皆從此生故詩人譏之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

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
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
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序曰園有桃刺時也○棘棗類大者棗小者棘棘叢
高三尺花葉莖實俱似棗毛氏曰曲合樂曰歌徒歌
曰謠韓詩外傳曰無章句曰謠○此詩非銅駝荆棘
之嘆乃詩人憂深慮遠所作也心之憂矣以下凡六
轉我歌且謠憂中度曲無聊已極謂我士也驕三句
只代不知者作嘲語更不自為解嘲但歎之以思而
已思字憂字俱包孕在其誰知之四字內蓋國家多
難不足憂也但一人憂之而舉國不知在野憂之而
在朝不知旁觀憂之而當事不知此則可憂之大者
也然彼之不知特未思耳思之則知之知之則憂之
矣思者治亂終始之關也○此詩以為晉詩其在驪
姬嬖大子危里克荀卿各私其黨之日乎古人賤桃
故雪黍以桃棘亦木之賤者桃而殽
棘而食賤者嬖矣詩人所以憂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
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
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
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序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父曰嗟以下四
句有蘊結語有憐愛語有叮嚀語有慰藉語低徊宛

轉似只代父母作思子詩代兄作思弟詩而已絕不
說思父母思兄較他人所作思父母思兄語更為淒
涼王維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從兄曰
嗟予弟行役七字脫出只有蘊結一層尚少憐愛叮
嚀慰藉三層意然在唐
人詩中已踞最勝矣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
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序曰十畝之間刺時也○周制國郛之外有場圃之
地可毓草木○間間泄泄想見優游自得之意此人
殆欲學曳尾之龜矣○所羨在桑者則所厭必在臣
職十畝之間有賢則朝無賢矣然所以致此之故刺
者不言但若為招隱
之辭而已蘊藉最深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序曰伐檀刺貪也○檀可為車故曰伐輻伐輪種曰稼斂曰穡貉子曰貆獸三歲曰特鶉小鳥也莊子曰

吾未嘗好田而鶉生宎○伐檀稼穡狩獵三者皆寓言也伐檀三句述其遇稼穡四句美其志末句美其人也凡天下謀不遂志賞不酬勞之事皆所謂寘之河干也詩意蘊藉別有所指但將不素餐者憐惜贊嘆而其人自媿故序曰刺貪也○鍾伯敬曰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今已為其事而不得食其食乃為君子之不素餐風勵衰世責備賢者不得不深一步也○曹氏曰伐檀而置之河干此勞于事而不得食其力者也然賢者不以是自阻益以為不耕不可以得禾不獵不可以得獸是以雖勞於事至窮餓而不悔也詩人謂是眞能不空食者矣天下事固有為其事而無其功者未有不為其事而能有其功者故君子寧勞而無功必不肯無功而食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序曰碩鼠刺重斂也○首揭碩鼠二字雖不斥言已深于斥矣大凡朝廷當有事之日不得已姑以加賦為權宜久則相沿為固然矣以至三歲而不蠲則終莫之蠲矣故曰貫女又曰莫我顧莫我勞也且重歛而及于三歲此其漸豈有既哉故疾之甚而欲去之也然曰將去則猶徘徊故土未忍決絶此則民情之厚也

唐風論

唐堯墟也成王封其弟叔虞曰唐侯即所謂戲削桐珪史佚擇日以封者是也不稱晉而稱唐者從其始也蓋自堯以來德澤在人其君子思深其小人儉嗇故季札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唐侯子燮改國為晉又數傳至僖侯晉之變風始作而當時猶不忘唐若曰此固帝堯之遺民焉爾猶之西南羌夷素畏漢大歷千百年猶以中國為漢人益其耳目所

習相沿已久不能遽變也[illegible]列國之風固有得於大師所採亦有得於國史所錄者矣蓋巡狩禮廢大師不得陳詩而民間之作其國史猶能隨地記錄彼晉之國史以其初之為唐也則亦仍之為唐蓋唐之為唐久矣豈待孔子刪詩而始名為唐也哉而今之言唐風者則曰惡曲沃武公也武公滅晉孔子欲絕武公於晉而不可故名其詩為唐以寓意曰爾能滅晉之宗不能滅唐之號也然則季札在孔子之先又何以聞樂而歌唐乎

噫此皆後人以己意深求聖人之過也

唐風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序曰刺晉僖公也。續序云儉而不中禮。蟋蟀似蝗而小善跳正黑有光潤如漆一名蛬一名促織語曰蟋蟀鳴懶婦驚生于初秋得寒則鳴蟋蟀在堂九月之時也七月篇云九月在戶以堂與戶近也過九

月後則歲將暮矣春官巾車注云役車方箱則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事畢也。刺僖公意總不可玆但云儉不中禮則是風人舉儉而有禮者以寄諷耳且此民間之詩也諷者益謂歲已暮矣民間尚有一日之樂況國君乎。樂而能思所以常有其樂也思居修其業也故曰瞿瞿思外多為備也故曰蹶蹶思憂欲免於憂也故曰休休休休則無憂矣此能思之效也。日月其除謂過此又是新歲不暇為樂矣無已大康一句意轉而語不轉脉愈緊而氣愈舒此古詩不傳之妙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灑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樞有針刺如柘其葉如榆可為茹榆白枌也先生莢後生莢三月落莢如小錢栲山榆也亦類漆樹俗諺曰栲漆相似如一栲一名檍二月中開花白似栲子葉俱似杏一名萬歲樹謝眺詩風動萬年枝此也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為弓弩。按昭侯封桓叔于曲沃未幾潘父弒昭侯而迎桓叔序云刺昭侯蓋以晉亂始于曲沃故有他人是保之嘆然亦民間原有此詩在昭公時歌以志刺耳毛衛雄續序云不能修道以正其國則失序慈矣。班史曰虐民有先王遺敎蟋蟀山樞葛衣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室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季札聞

歌亦嘆為陶唐遺民則知此詩與蟋蟀皆民間之詩無疑矣。此詩悲韻促節殆不忍讀衣裳酒食尋常奉養也灑掃庭內清閑受用也車馬馳驅原非荒宴考鐘鼓瑟僅紓生趣且其所以為樂者不過永日而已言及永日已堪悲矣況復居憂慮愁孑孑慕遠為樂能有幾時乎各末二句哀音繚繞大似蒿里薤露諸曲蓋以勞生之人強作樂生之事又以憂生之想追為達生之語宜其寄意淒婉刺人心脾也。他人是愉駭極我不能愉而他人愉則我所憂者即他人歡樂之資耳而詠詩云救戚或飭悲他人乃已邪無此沉痛他人是保則我所保者皆代他人保也至於他人入室則傷心之事且有不忍言不可言者矣如此點化痴人最是方便慈悲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

不樂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序曰刺晉昭公也○素衣朱襮諸侯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嚴華谷曰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素謂素絲也史弁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凡服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衣上加朝服此以素為衣蓋以絲為之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也襮領也朱襮以赤色為領緣也○按史記晉穆侯伐條生大子名之曰仇又伐千畝生少子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仇者讐也成師大號成之者也晉其能無亂乎其後大子仇立為文侯卒子昭侯立元年封成師於曲沃是為桓叔年五十八矣曲沃大邑而桓叔好德晉人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在曲沃矣七年潘父弒昭侯逆桓叔於曲沃晉人敗之立昭侯子平為孝侯桓叔卒子鱓代立是為曲沃莊伯莊伯弒孝侯晉人拒莊伯復立孝侯子為鄂侯鄂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為曲沃武公武公伐晉弒哀侯彝又誘殺晉君小子彝又弒晉君緡滅之盡以寶器賂周釐王王命為晉侯○水弱石強相為搏激蓋曲沃之勢成矣素衣朱襮此何服也從子于沃此何謀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則布置已定翦翼已成視取晉如發蒙振落耳夫晉句侯也而建國本小末大誰實致之故曰刺昭侯也○叔段無能為者也叔于田之刺鄭伯以鄭伯知段之無能為而厚其狀毒也桓叔有為者也揚之水之刺晉侯以其不知桓將有為而予之以利器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序曰刺晉昭公也○椒似茱萸而小其味香烈內含黑子如點今謂椒目陸佃云茱萸氣好上椒氣好下蕃椒氣不能上達故詩以譬沃雖盛強能修其政然其馨氣下達而已廣雅兩手為匊一升也陸佃曰古者匊大於升故先言匊後言升○一椒之實至蕃衍盈升又且盈匊此非常之事也既無朋而又篤則根深而基厚矣然是椒也其條達也將來之盛豈但盈升盈匊已哉蓋武公之兆始於桓叔之封故曰刺昭公也○詩意在晉初不言及晉也但言沃之蕃盛而已此乃所以言晉也○萬茂先曰此晉室忠臣見沃日強盛為此詩也孔子龜山操云我欲望魯今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卽此意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序曰綢繆刺晉亂也○心東方蒼龍七宿之第五星心宿三星鼎立三星不止心宿但舉所見之候言之春秋之時昏而在天則月令建辰季春之候也○發端綢繆二字着得束薪如許有情奇甚中間忽喚今夕何夕則意外相逢若驚若疑光景宛然猶恐是夢如此良人何五字慶幸已極口不能宣彼當境之人尚且難於形容讀者豈得從勞索解惟有悠然意會而已刺晉亂者不言其仳儔失時但言亂後婚嫁一種望外之喜風人之言深婉可思大約如此○子瞻賦云如此良夜何其意尚淺此云如此良人何其情

乃深大白詩云東方漸高奈樂何為歡已盡此云如此邂逅何其樂正濃但將老杜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四語合參之方知此詩之妙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序曰杕杜刺時也○杜赤棠也子澁而酢赤棠人所賤也尚特然而葉湑湑彼獨行踽踽并杜之不若矣○曰豈無他人則有人矣而曰獨行踽踽者以其不如我同父也彼既不如我同父矣安望其能助我哉使其助我則亦猶之同父矣以同父之義望之不如同父之人亦愈深其無兄弟之痛矣反覆纏綿無限悽惻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序曰羔裘刺時也○續序云刺在位不卹其民也○羔裘君純羔卿大夫以豹飾其褎○此民怨其卿大夫之詞居居民所恃以安居也究究民所恃以究察其痛苦也謂子故我所托以安居者夫豈無他人可從乎然惟子之故則托命在子矣蓋其責備在上者甚深而詞意婉曲如此則忠厚之至也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序曰刺時也○鴇似雁無後指毛有豹文一名獨豹遇鷙鳥能激糞禦之着其毛即脫閩諺曰鴇無舌兎無脾肅肅勞苦之意蓋鴇無後指樹止則苦故鴇羽本不集樹而今在栩在棘在桑則肅肅而苦矣喻君子本不便於勞苦而今則征役而久如此也栩一名柞櫟三四月開黃花八九月結實其實為橡又名皂斗有毬自裂殼可染皂稻南方所食有粳有秫又有白赤大小數種粱粟類有青黃白數色本草云古者

以衆為黍稷粱秫之總名而今之粟在古但稱為粱後人專以粱之小者為粟耳○肅肅勞苦之意凡樹叢生者謂之苞盬壞也與蠱同敗器為蠱靡盬謂勤于王事不敢盬壞也○昭公以後遭曲沃之亂凡五世矣征役不息固其宜也其稱王事者晉奉王命以征沃也人窮呼天而曰悠悠言亂之長也失養則失所矣曷其有所謂亂未有息不知何時得所也曷其有極言此亂無極我勞亦無極也天失其常故亂天失其常遂使子職亦失其常曷其有常謂何時有常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序曰無衣美武公也○七者侯伯七命衣服車旗以七為飾周禮注鷩冕衣三章一曰華虫畫以雉即鷩

也一曰火一曰宗彝皆畫也裳四章一曰藻一曰粉米一曰黻皆繡也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言不敢必當侯伯得列于天子之卿亦可也○武公滅晉自立目中豈復有王哉滅晉三十七年之後始以寶器賂釐王而請命焉蓋已晚矣詩人至此始幸其猶知有王故序曰美武公也雖曰美之而其不滿之意故在○此詩人代為武公之詞豈曰不如四字描寫跋扈驕蹇之意卽在欣幸嘆美之中妙甚蓋亂世天子乃奸雄之所借資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序曰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此詩序言刺武公朱子云此言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也蓋武公惟不好賢故風人舉好賢之詩以刺之朱註與古序相發明後儒自不知耳○道左則僻矣道周則迂矣煞之杜生于僻且迂之地此可蔭茂以此喻己之特孤陋不足以致賢也時解作人民寡勢力弱之比豈賢者之去留以勢哉失詩意矣噬語詞謂君子未必肯適我也飲食卽緇衣授餐意不必深求蓋但言好賢未必好也有惟恐不足以致賢之心此則好之至也但中心好之未必中心好之至也有惟恐不得飲之食之之心則中心好之之心至也飲食豈足以致然飲食有盡而惟恐不得飲食之心無窮有惟恐不得飲食之心則自飲食而外凡可以致其愛且敬者必無所靳矣故曰中心好之又曰曷飲食之曷飲食之所以寫其中心好之之狀耳子思曰君之犬馬畜伋謂繆公徒能飲食之而非出於中心好之也穆生曰醴

酒不設王之意怠謂楚王不能飲之食之而愈微其非中心好之也皆非所語于曷飲食之之心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序曰葛生刺晉獻公也○續序云好征戰則國人多喪矣○蘞似栝樓葉盛而細葛之生依于物蘞之生蔓於地以興婦人不能離夫也○此古今閨怨第一錦衾角枕夏日冬夜空閨無聊百歲虛度之情自怨女舌端傳之初不及獻公而征戰不息之失自見誰與獨處如言誰人來伴我獨宿也獨則無與與則非

獨正以不可解為妙予美二字親暱之極衾枕為何人設也空房獨守而粲爛猶昔此時此景最為難堪然長夜不覺及旦始見故曰誰與獨旦旦可獨乎淒涼閒寂又甚於獨寐矣○夏日冬夜言其長也思者無時不思然在長晝永夜倍增無聊舉夏冬日夜則春秋可知只此六字不言及思而思中苦境已備矣末二句憂其死亡無日但獲同穴猶同衾耳紫玉墳前連理樹韓憑墓上鴛鴦鳥千古有情同此結願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

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序曰采苓刺晋獻公也○苦菜名一曰荼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梅誕生曰詩有三荼一卽苦菜一謂采苓章所謂采茶緜緜章所謂堇荼如飴谷風誰謂荼苦是也一曰蔞荼穢草也良耜荼蓼朽止是也一曰英荼茅草秀出之蕙出其東門有女如荼是也○獻公以驪姬夜半之泣而殺其子其聽讒也至矣詩刺聽讒不言聽讒之禍而教以止讒之方又不斥言其事而借采苓采苦采葑為言蓋采苓宜在隰采苦宜在澤采葑宜在圃三者皆不產于山而采者欲于首陽之巔之下之東則無稽之喻也○旣曰苟亦無信又曰苟亦無然委曲商量似從醉夢中輕輕喚醒最是婆心蓋讒言罔極期於信也信之則用之矣苟亦無信則舍之矣然止讒之方不恃我之不信而恃我之能察使不察其不然之故而徒曰我不信也彼讒者之術蓋工乘間抵隙不信者有時而或信則雖舍而猶未舍也惟徐察其不必然之故而絕其士彼將無所得而自止矣孔子曰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非我不行彼自不能行也此惟遠者能之故又曰可謂遠也已矣

秦風論

周平王舉岐豐之地以與秦蓋以秦戎世讐欲藉以為外蔽耳夫以數十世陶復陶穴之疆理八百里周原膴膴之人民天子不能自守而曰秦能逐戎卽以與秦是猶與隣人爭田宅者力不能勝則盡棄其丘隴墳墓以與紀綱之僕而曰汝能有之卽汝業也強隣之釁未已而悍僕之變又作矣然則秦之代周蓋有由來哉嗟夫岐豐之俗自古公以來忠厚開基迄於文王聲教始遠而周南召南和平之音作焉以至於秦則一變而慷慨激昂矣夫今之歌秦風者卽昔之歌二南者也民無常性在上所以道之耳商君三見秦孝公說以帝王之道秦王唾弗顧及說以富強始不覺膝之前於席也曰久遠吾不能待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至數十百年後以成帝王乎是故二南和平之詩久遠帝王之端也秦風慷慨激昂之詩一朝富強之兆也一朝富強不能久遠秦所以代周而至於暴亂也此其故季

子已先知之矣季子觀樂工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蓋謂此中夏之聲也彼胡爲而有之乎又曰其周之舊乎蓋謂此岐豐之舊民也彼胡爲而有之乎若驚之若訝之其寄慨也深矣其曰能夏則大則逆知其代周而憂之也代周而至於暴亂其憂終未有已也詩樂之道通乎神明至此乎

秦風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序曰美秦仲也○白顛額有白毛又名的顙又曰的顱今之戴星馬也莊子曰齊之以月題蓋額上當顱如月者以象顱之白故薦爲的顙蓋良馬也若準上有旋毛及白毛者謂之的吻凶今俗云的顱凶非也寺人內小臣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亦有寺人也陂者曰阪下濕曰隰以興秦仲所有得其宜也秦舊爲附庸至秦仲爲周大夫則受地視伯可於諸侯矣○有謂秘有之也前此亦或有之然不

如今之衆也車衆則聲盛馬衆則色奇矣寺人之令侍御尊嚴亦掫有之也○未見則尊嚴及其既見則薦伏簡易矣並坐鼓瑟草創君臣脫略體統鼓舞功名不修邊幅此秦之所以伯也今者不樂二句宛然有爭時之意雖與山樞結句畧同然彼悲而傷此悲而壯也吾友茂先以爲當與魏武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慨當以慷去日苦多語並看良然良然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序曰美襄公也○駟驖猶四驪言其色黑似鐵也四馬六轡註中已明在手謂把握其轡惟手是聽也獸

之供食名有時節故曰長牡註中獻狼云云皆天官獸人之文蓋虞人無奉獸之文故引獸人供腊之文以解耳拔矢括也矢末為括以鏃為首故括為末鏃馬啣也鸞赤色五彩雞形鳴中五音或曰青鳳為鸞禮曰在車則聞和鸞之音蓋乘車則鸞在軾和在衡此之輶車則置鸞鈴於鑣取其輕捷便於驅逐也田犬之長喙者曰猃短喙者曰歇驕註云翼獸者虞人驅獸於一處以待君射也○秦襄之先非不獵也既奮有岐豐則咸儀雄壯即一田獵而氣象異矣故秦人誇而美之首章叙獵二章言獲三章則獲而息矣猎子從狩黠綴趣甚獵者雄心也雄主易盈此時已有聲色自奉孌倖蒲前之象矣辰牡二句言獸既繁多而虞人翼獸奉上之儀又如此也左之謂御者從左以逐之公從左以射之也此二句言御良而射苟皆詩其盛也遊于北園田事既畢人遊馬閑車輕大眼光景如畫然以鸞車載犬則秦之輕禮法而重角

閗亦大畧見矣班孟堅曰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室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武備高尚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而車鄰駟驖小戎皆言車馬田獵之事也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騮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序曰小戎美襄公也○首章小戎句車軫之制也俴淺收軫軫車前後橫木以其能收斂所載故曰收淺謂大車載重深八尺六寸而此則止深四尺四寸僅及其半也五楘句車衡之制也五五束也輈一曰轅蓋輈端橫木駕于服馬之上曰鉤衡曰軏曰軏而車前曲木上鉤衡者曰輈曰轅也梁輈謂穹其上如屋之梁以便服馬之進退也蓋車之進退以輈為主懼其不堅故五處皆以皮束之是為五楘梁輈游環御驂馬內外之制也游環靷環也以皮為圍將驂馬內外轡并服馬內外轡貫于圍中而手執之脅驅以兩係皮前係於衡後係於軫當服馬之脅使隔驂馬在外如驅驂馬者然蓋游環使驂勿外出脅驅使驂不得內入也陰靷句使驂馬引車之制也陰揜軌也車頭曰軌邶風濟盈不濡軌軌音癸車轍也又車軸也此軌與軓同音范車頭也軾前曰軌蓋轄頭也以板揜之故曰陰也靷以皮係驂馬之頸于陰板之上蓋驂馬不當衡無用力處故別設二靷係於陰板一環所謂續也鋈銷白金以沃靷環也文茵句車上用物之制也大茵虎皮褥也暢轂長轂也轂形圓鑿中以貫軸而周圍特三十六輻也兵車欲馳驅而轂短則脫軸故比大車之轂為長也駕我騏馵一句則言車之後又言馬也馬青黑曰騏馬左足白曰馵二章前四句馬也龍盾二句車上之物也赤身黑鬣曰騮黃毛黑喙曰騧在中服馬也舉其四者言備色也盾干也以木為之猶今之遮箭牌龍盾畫龍於盾也盾以衛車盾狹而車廣故合而載之也觼環之有舌者軜驂馬之內轡也驂馬逼於脅驅不得內入故其內轡不必牽挽但係於軾前觼內而已亦沃白金以為觼飾故曰鋈三章首句是馬中五句只鏤膺屬馬飾皆車上之制俴駟介馬也金甲堅重故以俴薄之金為之物不和則不羣曰孔羣則和可知矣厹矛刃有三角也錞鐓同矛戟之柄平底曰錞銳底曰鐏曲禮進

矛者前其錞沃白金以飾矛柄曰沃錞干之大者為槍中者為伐干之中者不畫龍第畫鳥羽為文而已蒙謂蒙以文采也苑文貌韔以藏弓虎皮為之膺以駁馬鏤金飾之交韔交二弓於韔中防折毀也閉與鋈同緄繩縢約也弓形必正以竹為閉象弓之形以緄約之然後入於韔也○秦俗習戰故其卑制之精縢服之良器械之利有老將不能詳者婦人女子能歷歷數之然小戎俴駟輕利是篇亦無復路車八鸞之蒨矣曰溫其如玉曰溫其在邑曰俴俴良人秩秩德音秦人獲悍而婦人之稱君子獨舉純良之德言之蓋獷悍者士卒敢死之氣而純良者將師毅悅之風此則將師之妻所作也詩中上誇車馬弓矛之盛下言君子如玉之美亦有東方千騎夫婿居上頭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之意婦人閨思詩凡自相矜尚鼓舞功名如此則秦風之為秦風何如哉○秦戎世彎在其板屋亦是秦人快事犁庭掃穴雖婦人

在憂思中且為
君子志喜矣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序曰刺襄公也○蒹一名荻一名薕一名菼一名薍一名萑葭一名葦一名蘆一名華蒹萑之未秀者葭葦之未秀者至秋堅成則為萑葦故曰八月萑葦○漢人續序曰襄公未能用周禮益廢禮則棄賢矣賢

人隱于水濱詩人想像之如此故曰刺襄公也毛鄭若作蒹葭二語附會周禮則大失詩人之意矣○秋水淼茫已傳幽人之神蒹葭二句又傳秋水之神矣繪秋水者不能繪百川灌河為何狀但作蘆洲荻渚出沒霜天烟江之間而已所謂伊人何人也可思而不可見可望而不可親目前意中脈脈難言但一望蒹葭秋波無際露氣水光空明相擊則以為在水一方而已從一方果何在乎遡洄遡游而皆不可從也雖不可從而逢指中央又未嘗不在此其人何人也哉宛在二字意想深穆光景孤濤李白訪隱士詩云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又訪戴道士詩云無人知所在遙指兩三松既曰只在此山中則已知矣何以又言不知既曰逢指兩三松則又已知矣何以言無人知與此道阻且長宛在中央皆可意會而不可言求知其解者并在水一方亦但付之想像可也○萬茂先曰首二句形容秋江景物總非筆墨所到此與

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已置古今文人秋感都落下風至兮容與寒汀者一念此語不獨意會且覺心傷在水一方從漂渺波光之外若滅若沒若隱若現恍見此境與下四句更無二際秦川咫尺已竊然三山雲氣竹影風聲邈然如仙矣如以為意在一方及求之而道終阻而中央終在者固非以為既遡洄從之復遡游從之者亦未得其解也○道阻且右註云不相值而出其右也解甚活動覺鄭氏迂洄二字未透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序曰戒襄公也。條山楸也楸梓屬白色美木也楸梧早脫故謂之楸然至秋垂條如線故柳謂柳絲也楸謂楸線紀堂則謂言之矣錦衣狐裘諸侯在朝之服瓶形如亞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皆裳也裳亦衣非二物也。終南昔為周室巨鎮自秦得岐豐之後則終南所有皆秦有矣君子至止謂自西鄙至岐豐其服如此其顏如此其佩如此非復昔之舊矣其君也哉蓋猶見驚喜欲其克稱此位壽考不忘欲其長有此位也羨美中有儆勸之意故曰戒襄公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

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於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序曰黃鳥哀三良也。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當時殉者百七十有七八而獨哀三良者惜其賢也秦實殲之而指蒼天者怨秦已極不忍斥言也人百其身語奇甚鄭氏謂尚可以他人贖之者人皆百其身謂一身百死猶甘為之惜之甚亦哀之甚也厥後始皇驪山之葬後宮工匠俱閉墓中則穆公之罪奚啻作俑哉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序曰刺康公也。晨風鸇也似雞青黃色燕頷白喙向風搖翅乃因風飛攫鳥雀食之櫟本似樗駁如馬食虎豹鋸牙此之駁則言梓榆以其色青白望之似駁也棣棠棣也檖赤羅也一名山梨一名鼠梨其文細密如羅。序曰刺康公漢人續曰康公忘穆公之業棄其賢臣也而朱註謂婦人思夫之詩猶百里扊扅之歌雖亦有致然非序意矣。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謂穆公求賢之殷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蓋以

穆公之意遠康公云如何乎如何乎女忘我之事豈一端哉鄭謂晨風喻賢人往歸穆公如晨風之疾也來又舉山隰所宜有者以興賢人者國家所宜有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戈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序曰刺用兵也。韓非謂秦人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爐炭斷死于前者比比是也頌無衣之篇乃知其來久矣兵危事也而其民樂之如此均此岐豐也周先王忠厚教養之餘一變而為強毅果敢之習矣故曰刺也然車鄰小戎駟驖何以為美蓋秦仲襄公遍處戎翟秉復

仇之義為開拓之功則可美也相煽成風使民情囂然而不可止則可刺也秦風至此歡欣鼓舞之意足以捐死雖欲不吞六國而併天下不可得矣事固有名美而實惡者若之曰刺蓋有深意云○衛之北門曰王事適我唐之鴇羽曰王事靡盬秦之無衣春秋時諸侯已不知有王而其民猶以其國事為王事蓋當時民情之厚而文武德澤之深未艾於此可見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序曰康公念母也○古者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藩國皆諸侯之車也黃馬之上色乘黃四馬皆黃也孔氏曰琚者玉之美名也瑰者美石之名玉佩珩璜琚瑀之屬○世晉獻公烝于齊姜生大子申生秦穆夫人故康公之母晉獻之女也文公未返國而康公之母已卒及秦穆納文公康公時為大子送于渭陽而作此詩故曰念母也○康公贈文公以車馬玉帛如此蓋鄭重其行欲以定晉耳然其意猶歉然未足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全詩語意雙關處在悠悠我思一句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序曰刺康公也○造衡者始于權造車者始于輿故曰權輿始也○黃鳥之篇蘇子瞻謂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用其良蓋罪康公也讀晨風權輿二詩康公之棄賢可知矣○始曰無餘猶可飽也既曰不飽則已甚矣長鋏之歌禮趨而上權輿之詩禮趨而下此孟嘗所以得士而秦康所以棄賢也然穆生以醴酒微禮遂行今每食不飽而猶吁嗟未忍決絕豈所語于禮貌衰則去之之義哉

陳風論

甚矣一國之風俗視夫一人之好尚也所尚而善厥且流而為惡所尚而惡厥將有不可言者矣是故齊尚戰功而還與盧令以勇力聞鄭衛浮靡而溱洧以淫佚聞魏唐勤儉而葛屨蟋蟀以陋嗇聞無怪乎岐雍土厚水深質直樸畧之民周用之為敦厚秦用之為驍雄也今夫陳固神明之後也特以武王元女大姬下嫁胡公尊貴好樂喜為巫覡歌舞之事此亦婦人常態耳而陳民效之宛丘東門之間男女遊蕩歲無虛日至於淫荒以及亂亡古語曰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其父殺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刼誦陳風者夫亦可惕然矣

陳風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序曰刺幽公也○鷺一名鵝一名舂鋤青脚高翹其色白項上有絲羽長尺餘每取魚則餌之取其絲羽為舞者之指揮翿翳也謂以鷺羽為翳也文舞以翟今曰鷺羽則素而無文非正樂矣擊鼓與缶皆所以節舞也○幽公游蕩無度毛云子指幽公鄭云子指大夫盍詩人不斥其君刺大夫乃所以刺幽公也鄭說似為有味宛丘陳之勝地也勝地當遊蕩焉於斯鼓焉於斯舞焉於斯夏焉冬焉無時不於斯焉若是者有餘於情必不足於望矣值遇也謂無時而不適其鷺羽厭之極也時解以值訓植殊覺味淺○全詩是賈平章西湖行樂圖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八字是秋壑小像贊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序曰刺亂也○枌白榆也栩橡實也荍一名芘芣一名荊葵一名錦葵春時葉末生花如五銖錢粉紅有紫紋俗曰火蠟以其花連接之密如瓌窠也椒子芳芬之物也○陳都於宛丘之側遊宛丘者必出東門故東門宛丘為繫華歌舞交會之地子仲之子大夫之女也以大夫之女而婆娑招搖于市則民間可知

矣差擇也穀旦良辰無𣶒雨暴風宋詞所謂奈何天
也南方之原宛丘高處歌舞之勝集焉擇此良辰以
遊勝地符言其好事也不績其麻蓋終身在歌舞場
中不復知人世間有女工矣謝疊山詩云子規啼徹
四更時起視蠶稠怕葉稀不信樓臺楊柳月玉人歌
舞未曾歸今遊冶之女不知績麻亦猶蚕桑之婦不
信歌舞也鬷眾也蓋男女皆以其族行矣歌舞遊冶
此淫蕩所由招也視爾如荍男悅女也秋波已神受
矣詒我握椒女悅男
也手澤已相私矣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序曰誘僖公也。誘云洛鯉河魴貴於牛羊而鯉尤
魚之貴者龍八十一鱗具九九陽數鯉三十六鱗具
六六陰數脊中鱗一道每鱗上有小黑點文今人以
盤水養鯉雖困不反白蓋亦健魚也。此隱者詩
也而序曰誘僖公何也漢儒云僖公愿而無立志故
以是誘掖其君蓋陳人歌隱者隨分自安之詩于僖
公之前謂苟如是是亦可矣所以誘掖愿主無事外
求故曰誘也。可以棲遲謂苟能自安無不可也雖
衡門亦可以棲遲泌水亦可以樂飢可以二字與
下章豈其字必字相呼應樂飢謂雖飢亦樂也人世
茫茫惟是居處食色不能安其分耳但
使各安其分斯無處不可以置身矣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序曰刺時也。紵科生宿根在地至春自生一歲三
收刈去皮之表紬其裹以為布菅音姦葉似茅而滑
澤莖有白粉柔韌可為索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
蒯。註以解字訓晤字然曰可與則已解矣晤歌謂
相晤而歌也以闇中之秀而可與相晤而歌可與相
晤而語可與相昭而言何其易也可與歌猶云知音
也可與言猶云知趣也序曰刺時其為淫風可知矣
漢人績云疾君昏淫而思賢妃以配之蓋泥淑姬二
字遂失
序意耳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

序曰刺時也。明星旦時也期昏而及旦甚于有約
不來過夜半矣東門之楊因及旦所見者以起興耳
伯敬云楊即
楊古字通用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序曰刺陳佗也。鴞禍鳥也大如班鳩綠色賈誼
賦即此也其肉美可為羹臛又可為炙莊子曰見彈
而求鴞炙楚辭注云鵩似鴞本草云其實一也。按
史記陳佗桓公之弟其母蔡女故蔡人殺五父及桓
公之大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厲公取蔡女蔡女與
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其所殺桓公大子免之三弟

令蔡人誘以好女遂與蔡人共殺厲公○夫也猶云夫夫也誰者無所歸咎之詞誰昔然矣追恨其始顛倒思予媿勵其終猶云汝今不思予但恐顛倒狼狽之後有時而思予也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序曰憂讒賊也○苕註云苕饒也莖葉綠色可生食鷊本鳥名一名綬鳥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此則綬草也以其五色似鷊故亦名鷊孔氏曰唐謂堂下至門之徑也甓瓴甓類○防有鵲巢尚得所安邛有旨苕尚得所生今予美為讒者所侜使我心憂疑而忉忉則魯鵲苕之不若也下章倣此侜與譸同書曰侜張為幻指讒者為誰不欲斥言其人也楚詞稱君為美人予美指陳侯也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序曰刺好色也○月出既皎佼人復僚所謂月下看美人倍覺妍素也勞心悄兮指佼人也若謂當此月出之時遠愁可舒矣胡為對月凝思勞心獨悄乎挑之也諱之也註解似覺索然○窈結懮受等字或出方語姑從註中摸索而已不必深求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序曰株林刺靈公也○春秋宣公九年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公告二子二子遂殺洩冶宣公十年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按夏姬鄭穆公女嫁于陳大夫夏御叔徵舒其子也字子南○胡為乎驚訝之詞與匪字相呼應若謂胡為乎往株林乎從夏南耳然則匪適株林也乃從夏南而往似疑似怪似隱似懸諱淫而言諱母而言子明明說出却似未嘗說出妙極○首章言夏南次章不復及夏南但述其往來株林之狀而已既駕且乘非復微行私往矣乘駒乘馬則彼單騎偶至矣說于株野則終日矣朝食于株則達旦矣輕輕點出而其宣淫之醜不言自愧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

泗滂沱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心悁悁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序曰刺時也○蒲水草似莞而褊有脊柔滑而溫荷芙蕖也一名芙蓉爾雅曰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按蔤莖下白肉在泥中者花未開為菡萏已開為芙蕖其的中有青為薏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寤寐無為情景最苦所謂傷如之何即無為二字註脚不必別解解則失之矣或謂此為女思男之辭覩碩大且卷自知之卷與鬟同

鄶風論

鄶祝融之墟在溱洧之間鄭武公滅而都其國故其詩輕靡猶鄭風也國可亡詩不可亡故當時錄而存之夫周之諸侯千八百國鄶無國而存詩彼有國而無詩者何多也吳楚無詩猶曰夷也然許蔡滕杞邢薛邾莒諸邦則中夏矣猶曰小國也若魯宋則大國矣或曰魯周公之後宋微子之後天子寵之異數不採其詩也然國之樂工豈無肄業及之乎或曰孔子删詩為父母之國諱為宋國諱也然孔子之先季札聘魯所歌國風已不及魯宋矣且魯備十三國之詩而乃自諱其詩聖人無私亦有私乎如以為魯宋民俗不習聲韻與然章甫之歌華元之謳魯宋之人則既習之矣如以為魯宋鄉音不諧歌舞與然齊魯接壤曹宋比鄰齊曹之詩則既諧之矣此其故蓋有不可解者也不可解者闕而存焉若必黎為之說其不滋後人之聚訟者幾希矣

鄶風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序曰大夫以道去其君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禮記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諸侯朝天子亦服狐裘。羔裘狐裘君服之宜也今所服羔裘但適逍遙焉爾所服狐裘但以朝焉爾潔然盛服而無所為豈處小弱之道哉此大夫所以勞心忉忉也然其可憂之故畢竟不肯說破所以為妙。勞心忉忉憂之也我心憂傷則不徒憂而且傷矣中心是悼則終不可與國存矣然曰豈不爾思則忠孝懷惻雖不可濇而不忍遽去故序曰以道去其君也詩云膏脂所漬也如膏裘之美。如膏之裘日炤更妍形容盛服態見工致妙妙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素冠素衣素韠既祥之服也行三年之服則有祥矣故言素冠而齊衰可知也素冠素衰人以為不祥而厭見者今則不可見而庶幾見之矣庶者不必得之詞也棘人欒欒服與情稱也慱慱[illegible]悲蘊結望之切也同歸如一慕之至也同歸猶言同志也茂先云金谷詩白首同所歸河梁

詩與子如一身與此同歸如一無二義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序曰萇楚疾恣也○萇楚羊桃也一名銚弋其葉與實皆似桃陸氏曰華紫赤色其莖枝弱過一尺則蔓于草上不能為樹生平澤中子細如棗○國君而恣則政煩賦重人不堪命矣故序曰疾恣也有生之所以可樂者以其有知有室有家耳生于愁苦則曾無知無室無家者之不若也然詩意含蓄不言疾君亦不言傷已但羨萇楚一再欣羨而哀怨煩苦之思已自不忍見聞矣此詩朱註與古序自相發明續序及

毛鄭皆失之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序曰思周道也○關東謂甑為鬵鄶居周之東故曰西歸北方魚少故以烹魚比西歸為皆可喜之事○首二章寫亂世愁景如畫周道西周朝聘之路也蓋傷心之痛不待談及天子也但一望周道不寒而栗不風發車偈固已怛然矣周失其綱強大恣而弱小危故鄶人為之心怛且冀有歸周之人而勉慰無已也誰將者未可必之詞西歸未必遽與周也然猶知有周而歸之矣以猶知有周之人而慰勉無已焉則其思與周也至矣懷以好音爰莫助之但動之以名而已蓋無聊愈甚矣○呂東萊曰匪風下泉思周之詩獨出于曹鄶何也蓋政出天子則強不凌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供億之困征伐之勞惟小國獨受其害所以思周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亦此意也

曹風論

曹者武王弟振鐸之後濟陰定陶其地也其後得山陽陳留而稍大班固謂堯游成陽舜漁雷澤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以致富臧此自曹之始言之也然曹詩四篇如蜉蝣下泉則其思苦矣曹之後世為宋所滅濟陰定陶之墟宋得有焉然曹有詩而宋無詩何也子夏謂魏文侯曰宋音燕女溺志則宋固有音矣有音則有詩矣宋有詩而季札不觀於魯孔子不列於經此吾所謂不可解者也

曹風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序曰蜉蝣刺奢也。蜉蝣一名渠略似天牛而小有甲角而長三四寸朝生暮死陸璣云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自地中出管子云掘閱得玉蓋閱與穴通也麻衣謂蜉蝣甲下羽如雪也。奢不可久故以蜉蝣之衣裳為比蜉蝣朝生暮死然但言其生之可愛而其不可久之意自見於我歸處蓋彼不自憂而代之憂者欲偕其歸處而諱之耳歸息歸說亦同此意朱註玩細娛而忘遠慮仰古序刺奢之意然

序但言刺奢而已毛鄭及續序必云檜人刺其君亦似添出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饑

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有士有史有徒何戈與祋著其徒也戈祋皆短兵器芾與韍同蔽膝之服以韋為之鄭箋云冕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大夫再命則赤芾葱珩三命則赤芾乘軒鵜鶘也似鶚而大喙長尺餘頷下有胡如數升囊一名洿澤一名淘河能入水捕魚遇小澤則以胡

去水得魚食之故曰淘河曰洿澤則濡咮濡翼宜也今鵜在梁而取飽於梁不但不濡翼且不濡咮矣此以比小人之無功食祿者也。候人向時解俱未暢益如此小人但可為候人而何戈與祋耳豈可赤芾乘軒而為卿大夫乎以何戈與祋者而赤芾則所謂爛羊頭關內候爛羊胃騎都尉也彼其之子鄙之也三百言其眾曾小國有赤芾者三百人曾其危哉鵜之取魚勤矣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鵜鶘畏其誠今但集於梁而已因人之食不濡翼不濡咮而得魚焉此候人而赤芾之謂也媾寵也不遂其媾猶云少不永其寵蓋知其將敗也晉文公責曹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然則不遂其媾詩言固有時而驗矣。薈蔚狀小人盤結之盛也南山朝隮雲氣上騰之象以南山草木之盛晨光炤之但見雲氣之騰而已喻小人盛而君復假以氣燄也小人既盛則君子何所容哉曰婉孌言其美也曰飢傷其遇也曰季女

斯飢嘆其守也惟斯飢然後見其為季女惟季女斯飢然後愈見其婉孌耳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序曰鳲鳩刺不一也。鳲鳩一名布穀一名桔鞠亦名戴勝或謂之肩題一謂之桑鳩似雞長尾帶大帶弁皮弁騏馬之青黑色者凡兵事用韋弁服視朝則用皮弁以韎韋為之一名爵弁謂其色象爵也皮弁以鹿皮為之亦曰騏弁謂其色象騏也帶弁者舉兩端以見其餘耳。刺朝無君子用心不一翻說淑人君子心如結兮便爾蘊藉結字尤奇。心一則無不一也首章點出心字而先以儀一儀一則心一矣次章舍儀而言帶弁帶弁一則儀一矣三四章言其儀不忒而及于正四國正國人謂四國國人皆一心也又曰胡不萬年謂萬年一心也心一則儀一儀一則四國國人無不一矣卽久而至於萬年亦無不一矣次章以後不言及心然四國萬年無非心也故曰一又曰心如結兮結者合內外之道也。鳩之常一在其子七兮句看出其子七兮故或在梅或在棘或在榛無不在也惟其母常在于桑則母不求子而子將求母彼在梅在棘在榛者母皆有以致之以此喻之心一者有常在而無不在也故子瞻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一以從之則無不及也。儀一者有常而已惟其有常故雖周旋折旋

三千三百無非一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洌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嘆念彼京師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序曰下泉思治也。苞草之叢生者稂童梁莠屬陸璣曰禾黍秀則穗及其不成則謂之童梁蕭蒿也俗謂之牛尾蒿蓍科生如蒿生而條直異於他蒿高五六尺多者至三五十莖可以為筮故曰神物著滿百莖則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青雲覆之。寒泉而下流則不但不足以及物而其浸漬反足以害物此衰周

無王之比也陰雨則異于寒泉矣陰雨之膏黍苗則異於寒泉之浸苞稂矣此四國有王之比也兎爰詩曰尚寐無吪此曰愾我寤嘆蓋況憂之人夜甚于晝惟寐則忘之及其寤則百感生矣愾嘆者愾然寤中發嘆也念彼周京念其有王而實無王耳四國既知有王則大賦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小國獲安如西周盛之有郇伯以勞之而今則不然此所以愾我寤嘆也郇伯勞之與誰將西歸同意但匪風傷天下無王也以其作于周轍未東之時故西歸好音猶庶幾望之下泉傷天下無伯也以其作于周室久弱之後故不敢復思西周也但願有如桓文者修郇伯故事其亦庶幾乎可矣蓋亦無可奈何之極思也○王制云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

左傳畢原酆郇文之昭也

豳風論

豳風者周公之事也周公封魯而食邑於豳岐之間故孔穎達曰豳者周公之采地也不曰魯而曰豳者魯無詩周公又未嘗治魯也周公之詩無所可係故從七月而係以豳也豳人敦尚稼穡周之先公遺民在焉公所以陳七月者重民俗崇祖德也自鴟鴞以下則莫非周公之事矣周南諸詩文王之化也而皆係之周公鴟鴞以下莫非周公之事乃不見之周南而見之豳者蓋周公居東成王疑矣故亦曰變風也變者時也處變之時而不失其正非周公聖人其孰能之乎季札觀樂工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夫周公何以東也周公之東周公之變也然周公雖東而覩其樂聞其歌猶曰樂而不淫則猶有周南遺風所謂變而不失其正也變風者子夏之言也變而不失其正則子夏之意而亦夫子之意也彼季札觀樂豳在衛後而夫子於十五國風獨以周南始之豳風終之夫豈徒然哉也

豳風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
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
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
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
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
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

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為公子裘二
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五月斯螽動
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
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
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
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
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
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
冰沖沖三之日納于淩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
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
觥萬壽無疆

序曰七月陳王業也○火心星大火也晉天文志東
方三星天王正位中星曰明堂天子位前星為太子
後星為庶子火星屬陽六月正在南方午位七月西
流暑退寒來之候也授衣家長舉衣褐而授之衆也
觱發風寒栗烈氣寒也蓋有風而寒非寒之至無風
自寒乃至寒耳說文云觱栗羌人吹角也其聲悲栗
故以名之冬風之聲似也倉庚黃鳥蘩白蒿也蠶生
未齊之時未可食桑故以蘩啖蚕也萑葦蒹葭也詮

云以為曲薄者曲薄如今蘆蓆可以栖蚕也蚕長非
一月故不言何月但曰蠶月然既曰條桑則蚕盛之
時建辰之月此詩獨闕三月蓋備于此也蚕吐絲三
俯三起二十七日而化女桑桑樹之小者猗長也葉
盛則條猗猗而長也鵙伯勞也鳴則其聲鵙鵙陳思
王惡鳥論曰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陰為殘賊
伯勞賊害之鳥也至七月則鳴之甚者七月鳴則陰
氣極而衆芳歇矣王荊公云蚕生于陽氣之淑時故
以倉庚為候麻成于陰氣之慝時故以鳴鵙為候葽
今之遠志也又名小草蜩蟬之總名秀葽者物成之
初鳴蜩者歲秋之晰也有一種似蟬而小首謂之寒
蜩卽今之啞蟬也初猶得寒齒冷風乃鳴非五月鳴
蜩之蜩也貂與貓同音謂似孫善睡行十數步卽雖
鷩之乃起既行後睡周禮豁蹄汝則死其皮可為裘
斯螽蚱蜢也蝗屬莎雞蟋蟀俱似蝗莎雞一名絡緯
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蟋蟀一名促織正黑有光

潤如漆本三物而朱註以為一物而三其名殊不可
解五月陰生動股振翮氣使之然也股謂兩股相切
作聲振翮飛而索索有聲也自在野至入牀下皆謂
蟋蟀也若莎雞並無在宇而及戶之事古人章法多
用倒揮類如此也室謂二畝半在邑之室也入者由
田歷而上之也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而正赤食
之甜與棣相類一名雀李薁薁李也二者相類同時
熟葵花紫黃色然有紫白二種其心隨日光所轉埶
飫穫其根花可食菽豆也其葉謂之藿棗實未熟擊
之不落過熟則不擊自落故剝棗者棗熟之候也剝
擊也謂搣而落之也稻秫糯之通名此云穫稻以釀
酒則糯也眉壽者年老有毫眉秀出也介助也養其
氣體以助之也壺瓠也長而瘦上其枯者可以為壺
苴麻子也叔訓拾拾取麻子供食也荼苦菜也樗惡
木但可為薪江東人呼為鬼目以葉脫處為目也其
木最無用莊子所謂不材也場圃謂築場於圃而以

納禾稼也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然禾非獨
黍稷重穋而已其餘秫稻之類尚多故中用一禾字
以揔括之鑿冰於深山沍寒納於冰室藏之以備暑
也至仲春則獻羔祭司寒之神而啟冰以薦祖廟乘
於夏月則頒賜朝之祿位獻祭于是用之所以節陽
氣之盛也祭韭者以時韭所出故祭之也○周公以
七月告成王亦猶周書之陳無逸也蓋周家八百年
締造之業其大端不過勤儉而已而其所以為勤儉
者又不過蠶計而已豳民之治家以此豳先公之所
以治國亦以此也蓋一歲之中有一暇日則一日之
衣食匱矣一家之中有一暇人則一人之衣食匱矣
待其匱而後皇皇闕之亡羊補牢用力多而收功寡
欲求一日之暇一人之暇豈可得哉惟其不能早計
是以欲暇而民不暇也豳先公之教民不然寒暑晝
夜無一日暇耕稼蠶桑無一人暇舉凡日星風霜草
木虫鳥積推變遷無一不動其憂勤之感時未至而

圃之時既至而先之夫然後煖衣飽食眉壽可介武
功可續入室可處朋酒可饗羔羊可殺公堂可躋兕
觥可稱且以告昇平而祝萬壽而微老親親尊上之
事無不遺舉焉蓋惟其不肯自暇是以多暇也首章
以衣食綜一篇之要二三章衣之事四章褐之事五
章於衣褐既備之後復詳禦寒之事六章食之事七
章言禾稼又食之首事也末章以冰食獻壽終食之
事而總結之篇中皆以月紀事或略言之或詳言之
或重複言之或顛倒錯綜言之或隱言之者蠶月條
桑是也或更端言之者一之日二之日四之日是也
其默綴變化之妙如魚龍出沒不可端倪○首章舉
七月流火蓋暑退寒來之初也待寒而始求衣則晚
矣故寒事在冬而衣褐之事始于秋待秋而後求食
則晚矣故穡事在秋而于耜舉趾之勞始于春皆所
謂蠶計也觱發栗烈承上起下此授衣之故而衣褐
所宜豫也一家之內于耜者舉趾者饁者無人不踴

躍于農事所以田畯之大夫喜之既為民喜亦為公
家喜也○二章三章皆言衣之事故皆以七月流火
始之再言九月授衣者謂欲授衣于九月不得不豫
圖于九月之先也春日載陽有鳴倉庚二句詩情間
冷如見女子在桑陰下日煖鶯和景色動人懿美也
筐而言懿亦詩人點綴語執懿筐遵微行求柔桑想
見女子性情旁求博擇惟恐不廣惟恐不好之意遲
遲言春日之長也遲遲字着在桑女上便覺冷妙若
以言農夫則無味矣首章末句言田畯之喜此言桑
女之悲悲慮無端妙不可言采蘩與公子同歸何涉
詩人之言離合斷續不可思議言治葛而怨及歸寧
父母言蠶桑而怨及公子同歸俱于不相涉處映帶
生情此法惟漢魏人知之若云女子將嫁故及時蠶
桑以為奩具則同癡人說夢矣○三章言七月流火
而繼之以八月萑葦者謂萑葦棲蠶之物亦已備之
八月則其無所不豫可知也條桑遠揚所以畢取無

遺也女桑以上屬蚕鳴鵙以下屬績載玄載黄三句合蚕與績言之八月載績則麻熟之時其事又重于稚葉矣為公子裳蚕績已染不自愛而以奉公子君民至此貞如父子家人矣為公子裳獻豣于公亦此義也○四章終首章無禍之意而兼言裘者豳地苦寒故禦寒之事獨詳狩獵在冬而自四月言之者四月純陽秀葽者物成之初一陰將生矣陰生而蜩鳴則秋氣之漸也其穫物已成矣隕蘀物既改矣皆指將寒之候而次第言之貉賤於狐獻其貴者稅小于豣獻其大者每事不忘君也其同者舉獵也纘武功者縱於貉之役也豳近于狄故民習於武功獨舉冬獵者為裘者取皮在冬也○五章又從裘褐外悉為禦寒之備蟋蟀依人則寒至矣必歷舉斯螽莎雞蟋蟀為言者蓋以虫為室處之候亦猶二三章記倉庚鳴鵙以鳥為蚕績之候四章記秀葽其穫隕蘀以草木為取皮之候也隙能生寒鼠能入隙室熏使寒氣不出塞墐使寒氣不入也嗟我婦子老者謂其婦子也十月改歲蓋以周正言之若首章言何以卒歲在二之日則夏正也觀夏書有怠棄三正之語則子丑之建非獨商周為然矣○六章言食事而繫老壯異糧為言以見豳民每食必有禮也鬱薁棗三者菓也葵菽蔬也瓜壺苴荼所謂羞食也養老者粱肉之外別有菜酒嘉蔬以助眉壽蓋老者眉壽必於甘旨是資而蕭食則農夫之常也食我農夫壯者自言亦猶上章以嗟我婦子為老者之言也想見當時門內尊卑大小肅然雍然是田家一幅家慶圖覺潘岳賦所云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席長筵列孫子陸摘紫房水挂赬鯉等語有此興味無此真樸○七章言農事而并及乘屋然其乘屋亦以為農也我稼同矣而邑中之宮室又當修葺屋急矣而明年之播穀又難緩此曷有已時哉麥熟以四月今十月納禾稼而舉黍稷重穋禾麻菽麥言之則一歲所稼在是矣故曰我稼既同茅以益屋綯以綢屋夜以息晝之勞今曰宵爾索綯則晝夜皆作矣冬以息夏之勞今曰亟其乘屋則冬夏皆作矣所以然者終則有始所以運而不息也故曰其始播百穀○八章終食之事而及藏冰獻壽者以祭祀蒸享亦食之餘也鑿冰冲冲孔穎達曰非貌非禁故曰鑿冰之意獻羔祭韭者獻羔以祭司寒而出冰先獻於祖廟也蓋鑿冰皆農功既畢之事君既藉以致孝享於神民亦得以致誠敬于君故下文有稱觥之事肅霜者滌場之候也此時可以為樂矣朋酒斯饗五句想見君民一家真率爾易相愛相歡景象蓋勸農省耕上非以為德也稱觴祝壽下非以云秋也而當時君民聯洽盤結胥有莫可解而不容已者問之豳民豳民不自知也蓋周家王業肇基於此不可為非忠厚然忠厚豈足以盡之哉○東遷以後豳地皆以與秦於是豳民不賦七月而賦無衣矣可嘆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
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
室家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
音嘵嘵

序曰周公救亂也○鴟鴞鸋鴂惡聲之鳥賈誼所謂鸞鳳伏竄鴟鴞翱翔也拮据手口並作之貌拮据言手卒瘏言口者互文也惟手口並作是以手口俱病捋荼蓄租則並作之事也荼毛傳朱註皆謂卽萑苕可捋取以藉巢者○按金縢篇云管叔及其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

不辟我其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於是公乃作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蔡氏金縢註辟與避同謂我若弗避則何以告先王於地下乎居東避居國之東也流言初起未知罪人為誰居東二年成工始知罪人之為管蔡斯得者遁之之辭也及感風雷之變成王親迎以歸管蔡懼遂扶武庚以叛成王始命周公征之東山之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者蓋周公居東二年而東征往返又三年也據所云則此詩為居東之詩而東山乃東征之詩也當作此詩时武庚管蔡尚未誅也朱註竟以此詩為東征詩而史記亦無避位語又所不解然鄭箋亦云周公避居東都其言甚有條理與古序所謂救亂意相合今從金縢註為居東詩而朱說以俟別考○鴟鴞以喻武庚子喻管蔡室喻王室蓋挾武庚而叛者管蔡也公曰既取我子似以敗管蔡為武庚罪而覓為管蔡地者親愛之道立言之法也思斯勤斯二句似專

言取子而意實在取室如云取子已不堪矣況并我室而毀之乎若向鴟鴞求憐者詩有詞在彼而旨在此者此類是也○次章從無毀我室來蓋公自述其深愛王室先事預防之故其意未畢故以下二章足之或敢侮予未可必之詞也○三章四章緊承上意既以未雨綢繆防下民之侮則凡可以成予室者不惮為之拮据卒瘏皆以予室未成之故耳蓋予之所患者鴟鴞是以手口既病而予羽復殺予尾復敝若是其勤也豈料予室未安而風雨又從而漂搖矣然則向之取我子者鴟鴞而今之毀我室者又在風雨鴟鴞方橫而風雨旋至則予之所患寧獨鴟鴞已哉此所以曉嘵哀鳴而不自已也蓋是時不利孺子之言流市國中舉朝之人亦有從而疑公者風雨漂搖蕃指是葦故此句乃一篇之警策與首章鴟鴞四句暗相呼應不可器也○曰我室曰予未有室家曰予室翹翹蓋穀然以國事為家事王室為己室矣通篇

借鳥為言情哀詞切
更妙在不補正意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灑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序曰周公東征也○蠋似蚕大如指蠋有獨義卷桑葉中如士卒獨處古若車戰止則為營衛與塹柵無異兵械器服皆在其中故獨宿曰在車下果臝括樓也生青黑色六月花七月實如瓜而小果臝延于字下室中無人之狀也伊威一名鼠婦生下濕及上坎中常慈着鼠背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橫文孔氏曰一名委黍在壁根下甕底中生如白魚蓋室無人掃則伊威出也蠨蛸名長踦喜結網孔氏云小蜘蛛而長足者俗呼蟢子蓋無入往來則戶有結網宵行虫名似蚕喉下有光如螢毛傳以熠燿為螢則與下熠燿

其羽戾矣町畽為鹿場宅舍有宵行家與人故也蠨似鵲而大長頭赤喙黑尾翅每遇巨石知下有蛇即如術士禹步其石自轉喙而食之里人學其法者每縛其巢觀作法解之乃鋪沙其下印其足跡而倣之天將雨則長鳴而喜蓋知雨者也垤蟻塚也蟻亦知雨故避濕而上垤黃白曰皇孔氏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也騮白曰駁孔氏謂馬色有騮處有白處也騮赤色也駁亦馬之上色蓋駁能食虎豹其形似馬而駁馬之文似駁晉侯乘駁乳虎見之而伏以其文象駁也褵褘也褘即帨巾注云施衿結帨蓋衿者衣小帶帨者似巾即褘也婚禮言結帨此言結褵則褵當是帨母為結褵欲其受戒命固結而不忘也○東山之詩周公所以體恤軍士而憫勞之者至矣所謂悅以先民民忘其死也全篇皆喜其既歸之詞翻從不歸說起且言喜而先言悲言安樂而先言愁苦言歎聚而先言離別益喜在悲後倍覺可喜安樂在愁苦之後倍覺安樂歡聚在離別之後倍覺歡聚也每章俱用零雨其濛四字點綴便爾情深益思家遇雨最見苦境有此四字不待終篇已自顯然魂消矣首章班師遇雨也次章長途遇雨也三章抵家遇雨也四章相聚遇雨也車下獨宿雨景也鸛鳴螢飛雨候也以及采蠋果實伊威蠨蛸苦瓜栗新雨中觸目無一不攪人人愁腸步步有景節節生情真是千古絕調魏詩人皆在下風矣○首章濛濛微雨亦久雨也此景最悶既東歸矣又曰西悲妙處可想而不可言少陵云翻畏消息來又曰喜心翻倒極詩中兼此二意一經註破便索然矣制彼裳衣二句悲中暗喜情景可掬語意未竟無端忽及蜎蜎者蠋與上文全不相蒙若合若離若遠若近如雲隔山腰石斷水波其妙難言在三軍之中而曰獨宿言外之情可思亦在二字自幸生全出於望外語婉而深○二章家鄉將近熟悉圖廬荒廢之狀言之傷心果羸伊威蠨蛸鹿場

宵行凡五物五事寫蕭條光景如在目前漢人從軍行云兔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老杜云行見空巷日夜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彷彿似之伊可懷也意即在亦可畏也句內惟其可畏所以可懷懷從畏出故懷字倍為情深耳時解初念轉念等語俱是痴話○三章鸛鳴則婦嘆矣此逆揣之詞鸛鳴少雨故行者苦而思者嘆也鸛鳴在途婦安得聞婦嘆于室我何從知政在此等不相涉處想見其妙婦方洒埽而我征聿至湊巧湊趣望外之喜難以言喻卻又無端感及苦瓜栗薪與前意連而若斷合而忽離妙極三年遠歸別情萬種俱不及吐卻於小物繾綣不已且不言倪見而言不見之久用意較深一層○四章詩意蓋莫漸婚之樂強為描畫便呆此從新婚時春鳥和媚及馬色之良結褵之誠儀文之盛鋪張點綴而已詩語極熱鬧而詩情最閒冷其妙趣全在其舊如之何五字如之何者欣慕讚嘆無可形容之詞也蓋常人之情舊不如新然別離重逢新不如故詩人似以其新孔嘉句挑起下句其實以其舊如之何點動上句此古人筆端活潑處也訓詁呆講真堪發笑○孔嘉二字從上文皇駁其馬三句說來此句不言樂樂處在如之何三字想出妙甚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序曰破斧美周公也○銶今之獨頭斧○破斧缺斨其勞至矣然當時不以為勞而以為此公之哀我也

葢民心之忘勞忘死至此極矣○皇匡將大昽化道斂此毛氏所註朱子仍之姑以此想像大意而已然毛以四國為管蔡商奄則所謂四國有王正是四國又何所指乎大約當時四方之國感於流言故周公東征但正武庚管蔡之罪而四國反側自安矣故曰哀我人斯哀者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

序曰伐柯美周公也○婚禮用特豚夫婦各一胖合升於鼎俎所謂同牢而食也故曰籩豆有踐瓦豆曰登竹豆曰籩木豆曰豆同牢之禮有醯醬二豆葅醢二豆無設籩之文其言籩者皆豆也胖音判半體肉也○古序曰美周公續序又曰刺朝廷之不知也葢美周公即所以刺不知周公者無二義也鄭康成謂成王感風雷而迎周公時羣臣猶惑於流言疑於王迎之禮故匪斧不克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以類求使賢若先往匪媒不得謂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其說雖妥但康成解次章終不如朱註為得朱子意謂周公居東東人以昔日見公之難也故於首章言之既而幸今日見公之易也故於次章言之二章皆用比喻全不露出正意甚妙且於古序美周公及續序刺朝廷意俱無不合者葢東人且幸得見公如此何朝廷乃不知乎即此已深於美周公深於刺朝廷矣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于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于女信宿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序曰美周公也○九罭緵罟九囊之網猶今之百囊網也鱒魚似鯶而目赤陸佃曰鱒魚圓魴魚方鴻之為物其進有漸其飛有序其羽可用為儀君子之道也○此詩續序亦云刺朝廷之不知也鄭箋前二章與所解伐柯篇意同然以前章為迎公當以禮二三章又為朝廷曉喻東人之言四章乃東人留公之語前後相舛不如朱註之渾成首章喜見公也下三章顧留公也鱒魴之魚非九罭之網不得蓋其難也今我何幸得見袞衣繡裳乎袞衣繡裳與洪澳充耳琇瑩同意蓋公之德不窮言美其服即所以頌其德也遵渚遵陸鴻之偶也豈能久於渚陸哉以興下文公將歸矣公豈無所哉特於女信處而已公歸將不復至矣特於女信宿而已蓋惜之也朱註東人自相謂五字最有情景蓋公自宜歸成王亦自宜迎公以歸東人總不顧也但相與低徊踟躕不忍舍公又不能畱公其纏綣無已之懷俱於自相謂中見之所謂私情也四章用是以二字緊接惟公於女信處於女信宿是以東土偶有此袞衣之人而幸見之既有袞衣之人豈能遽舍故又以下二句一氣疊去公歸則我悲矣無以公歸無使我悲猶冀王之不遽迎也想似痴而情愈真文似緊而意愈婉妙不可言時解謂周公鬱鬱東人憤憤大似代公作鳴冤錄殊堪捧腹○歸飛二字腰間插顛女處二字隔字用韻俱妙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序曰狼跋美周公也○老狼項下有袋求食滿腹向前行乃躐之退後又自躐踐上疐其尾故曰跋前疐後舄有三等赤舄為上詩云王錫韓侯玄袞赤舄則諸侯與王皆赤舄李盧陵曰諸侯冕服用舄他服用

屢鄭氏曰几人所憑以為安故几几言安也○狼跋而尾疐者狼之才薄也周公才全德厚履變而不失其常則與跋前疐後者異矣孫如春秋公孫於齊之孫謂周公避位居東也不敢斥言其避故曰孫註中讓字似亦孫意但云自讓大美則失之矣公孫碩膚謂雖孫於東土而大美愈彰也赤舄几几所以言碩膚之狀蓋公之大美豈能彷彿形容但於赤舄几几想見之耳猶淇澳篇云寬兮綽兮倚重較兮寬綽何從描寫但於倚重較兮想見之耳觀聖賢者俱從閒處着眼所謂頰上三毛也○嚴華谷曰几人處利害之變則舉止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喪屨喜者或至於折屐故赤舄几几所以為周公之聖也○瑕玉病也德音不瑕鄭康成云令名不可瑕疵也

二雅論一

二雅之說大序既言之矣雖畧而不詳偏而未全不敢確信其出於西河然漢初相傳源流自古且其文辭質茂非毛衛諸人所能作也今其言曰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為風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為雅雅者政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學者於此有疑焉政孰大於澤及四海者乎小雅之蓼蕭澤及四海也政孰大於南征北伐者乎小雅之六月北伐采芑南征也政孰

大於安內攘外者乎小雅之天保治內采薇治外者也又況常武出車皆行師也卷阿鹿鳴皆求賢也行葦棠棣皆兄弟也鳧鷖既醉魚麗嘉魚皆飲酒也一以為政之大一以為政之小此老師宿儒所畢世而不能通其說也其所不能通者以其畧而不詳偏而未全也吾欲取其說而通之則莫若因其畧而詳之就其偏而全之凡序所謂政之大者法祖也敬天也受釐陳戒也而序之所謂政之小者燕也饗也小雅燕饗之政也王者以

燕饗之政為小則凡屬於燕享者皆小矣大雅受釐陳戒之政也王者以受釐陳戒之政為大則凡屬於受釐陳戒者皆大矣故自鹿鳴以下所言未必皆小以其為燕饗而作也其君若臣相與賡歌而慰勞則從而繫之曰小雅雖燕饗之詩不忘釐戒乎然當其燕享則亦燕饗之詩而已大雅自文王以下所言未必皆大以其為法祖敬天而作也其君若臣相與受釐而陳戒則從而繫之曰大雅雖受釐陳戒之詩不廢燕饗乎然當其受

釐陳戒則亦受釐陳戒之詩而已昔者鄭玄嘗言之矣曰小雅諸侯之樂大雅天子之樂也然學者愈不能無疑焉既以天子諸侯之樂別大小矣又從而稽之曰饗則上取燕則下取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饗元侯同天子諸侯燕群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則是天子不必皆大雅而諸侯不必皆小雅也且夫采薇天保天子之詩也而謂為諸侯之樂此其所以愈疑也然吾謂玄之言可與大序互相為証則何也雅者政也序所言者政也而玄所言者樂也有政而後有詩有詩而後有樂周室盛時政在天子故天子有雅詩而諸侯無之然諸侯雖無雅詩而未嘗無雅樂當其為樂則諸侯得進而用小雅此所以為諸侯之樂也既以小雅為諸侯之樂而饗則上取者天子以天下為樂所以示無私也若夫小雅既専為燕饗而作矣然天子諸侯燕饗之樂兼用大雅則又何也曰先王作小雅於燕饗之時故以小

雅為燕饗之詩及後王取詩以合樂則雖受釐陳戒之詩皆可用之於燕饗矣是故國風民間之詩也序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也大雅小雅王者之詩也序所謂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者也然而國君之樂兼用國風而鹿鳴四牡皇華嘉魚諸什則雖鄉飲酒之樂亦得進而用之此先王之樂所以無私也序曰用之邦國焉用之鄉人焉此之謂也

論二

惟序以政之大小為詩之大小舍樂而專言詩舍詩之體而專言詩之事夫是以畧而不詳偏而未全也請言其體則夫大雅之體全乎雅而小雅之體兼乎風全乎雅者其言舂容而廣大兼乎風者其言咏嘆而低徊抑非獨言也彼其比於金石調於絲竹者肅肉豐殺之間必有判然不相為同者今雖不可得而聞然而可以意會也先王以其體之小者歌咏夫政之小者而為燕饗之詩曰小雅又以其體之大者歌咏夫政之大者而為

受釐陳戒之詩曰大雅由夫政之大者而為樂之大天子用之諸侯饗禮亦得進而用之焉由夫政之小者而為樂之小諸侯用之天子燕禮亦得降而用之焉此周政所由興也厲幽以降變雅始作當時君臣之義薄而燕享朝會受釐陳戒之文缺於是賢士大夫憂國愛君哀思怨誹之心油然而生不復恐言其政之大小也但各以體之大小從之而已今觀幽王之世大雅僅二篇而小雅四十有四厲王則有大雅五篇而無小雅此非

幽王之失政小於厲王而厲王之失政大於幽王也刺幽王者從其體之小者為之則小雅變矣刺厲王者從其體之大者為之則太雅變矣變者時為之也當幽王之後而雅亡矣大雅尤其先亡者此幽王之時所以小雅獨多也昔者季札觀樂工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美哉渢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夫小雅之鹿鳴天保不全乎周衰而太雅之民勞桑柔不全乎

文王也季札特就其多者論之而已從其多者論之於小雅之中而得其思與怨者焉則小雅雖衰而亦衰之漸也由此觀之季札以大小為盛衰而大序以正變為盛衰則以小雅為變體之多焉爾且夫季札固精於言體矣其於大雅曰曲而有直體言其體之直則彼思與怨者其不能不以曲為體可知矣曲者思之至而怨之深也思至故不貳怨深故不言思與怨者幽王之時為之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則非幽王之時為之而文武成

康之澤為之故曰先王之遺民也由序之言政通於季札之言體夫然後畧若可詳偏者可全也

南陔六詩論一

南陔六詩至秦而亡今所存者古序發端一語而已自古序外漢儒未嘗贊焉以是知六詩之序獨古也詩三百一十有一篇存者三百五篇漢儒皆於古序之外引而伸之往往牽合附會有害詩意蓋自二毛以來及于衛宏皆以講師所說遞相傳授各彙所聞補綴於古序之後沿習既久皆稱為西河所授不能復辨其非矣不知古人作序語短而意長辭質而旨奥如序關雎曰后

妃之德蓋舉詩中所已言者綜括其要而意中之言無窮也序桃夭曰后妃之所致蓋舉詩中所未言者直探其隱而其言外之意愈無窮也漢儒則不然其序關雎也則綴之曰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序桃夭也則綴之曰男女以時婚姻以正國無鰥民也於是其義始隘其旨始偏舉詩人意中之言與夫言外之意汩沒而不可復見矣則甚矣序之害詩也非序之害詩而講師之言足以害序也今觀南陔六詩既亡而所存者

僅古序發端一語而已以是知三百五篇之序皆以此發端一語為古而其餘非古也昔者程大昌嘗引鄭玄釋南陔六詩之言曰六詩發序之語古嘗合編至毛公始分冠篇首則鄭玄在漢蓋嘗親見古序然則發端一語之古其來已遠若程大昌者庶幾可與言詩之徒也哉

論二

自宋儒疑毛衛之言并疑古序又因古序而并疑南陔

六詩謂六詩未嘗亡也以其為笙詩故但有聲而無辭耳觀於鄉飲酒禮之言曰笙入三終而不言歌是以知其為有聲無辭也不知古人作詩出口為歌入笙為吹此歌以瑟輔笙以磬豈有無其辭而可謂之詩也哉今就鄉飲酒禮言之其曰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者謂工升堂而歌鹿鳴四牡皇華每一篇而一終三篇既終則主人酌以獻工焉此升歌之事也其曰笙入三終主人獻之者笙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亦每篇而一終三篇既終主人亦酌以獻焉此笙入之事也曰間歌三終者間者代也笙與歌皆畢則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焉堂上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是為一終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是為二終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是為三終也歌者在笙者之上所以貴人聲也此間歌之事也曰合樂三終工告樂備者謂堂上堂下歌者笙者瑟磬一時並作也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以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以合之工歌卷耳則

笙吹采蘋以合之既畢而後工以樂備告之樂正此合樂之事也然則鄉飲酒禮所謂笙歌者不獨南陔六詩又有鵲巢采蘋采蘩三詩矣使笙詩果無其辭豈其於笙入間歌之時則吹無辭之詩而於合樂之時獨吹鵲巢采蘋采蘩有辭之詩耶彼夫投壺之有薛鼓魯鼓也特以方者繫鼓圓者繫鼙以示魯薛二鼓之音節而已今既列於雅而有詩矣又從而繹其義曰南陔白華言孝子也華黍言時和歲豐也由庚崇丘由儀言萬物也使

六詩者僅同於辟鼓魯鼓也彼序者豈皆無因而强爲之說哉先賢有言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其性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矣甚矣六詩之有關於世道如此其重也今夫貍首者諸侯之射節也而投壺之禮亦云工歌貍首則貍首非夫子所删明矣自諸侯兢僭驕虐不獨貍首之詩亡并其義而亡之矣鄭玄曰燕禮之詩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

宮亦詩也然其辭與序今皆亡之由此以觀詩自春秋以來迨於暴秦不獨篇章散亂無紀即一古序而殘闕遺亡如貍首新宮者寧可勝道而南陔六詩既亡之後猶幸存古序遺義於灰燼之餘乃欲憑後人之臆見疑而去之此吾所未服也

中興變雅論

宣王中興之主也六月雲漢諸篇詩人美中興之辭也然小雅鹿鳴以下之樂廢於厲王而變於宣王夫變雅何以始於宣王也所謂變者謂小雅已廢有六月諸詩則小雅廢而復興矣然其廢也適在宣王之先故不曰正而曰變也大雅文王以下之樂變於厲王而仍變於宣王夫變雅何以仍於宣王也所謂變者謂大雅已亡有雲漢諸詩則大雅亡而再存矣然其存也亦無復文

王之盛故亦不曰正而曰變也且夫中興小雅首紀六月者武功成也中興大雅首紀雲漢者民事重也武功成矣姜戎遂逞卒喪南國之旅民事重矣千畝不藉空料大原之民是其於治天下也猶暴暄而含冰左書而右息之前者爇其衣而後者去其薪功將日隳而事將日壞欲望其變而復歸於正豈可得哉

詩觸卷三

禾川水田居士賀貽孫子翼父著

小雅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鹿仙獸善決騶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以防害己者性愛其類欲食皆鳴相召志不忘也鹿樂也常自能樂性從其羣衆至六十年必懷瓊於角下角有斑痕紫色如點行或有涎出口不能復急走矣陸佃曰鹿戴玉而角斑魚懷珠而鱗紫有諸內者形諸外也苹今名藾蒿又曰賴蕭青色白莖如筋始生香可食又可蒸食獨陸佃以苹爲萍謂藻也則苹爲水上浮萍矣陸蓋從毛傳也姑存以備考鹿得苹呦呦然相呼懇誠之至瑟爲堂上之樂笙爲堂下之樂笙以匏爲之十三管列匏中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其簧而發聲蒿青蒿也本草註云春生苗葉秋開淡黃花結子如粟米大荊楚人謂蒿爲菽芩莖如釵股葉如竹蔓陸璣謂生澤中下地鹹處註云燕饗者燕在寢饗在廟饗者烹大牢以飲賓禮之大者獻數如其命數饗則君親獻燕則居不親獻也○飲食樂幣此好德無已之誠也雖嘉賓不以

飲食樂幣而始好我而我之心以為非此莫將也有飲食樂幣以將之而其心猶恐飲食樂幣不足以將之所謂無已之誠也懷此無已之誠庶幾嘉賓其好我乎何以好我示我周行是已式燕以敖燕樂其心是已燕樂在示我周行之後其言愈淺其意愈深○之言特示我周行之一事然既曰嘉賓不獨示人以言而此典型在望亦周行也下文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亦所以示我周行也註引禮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蓋言人君以私意為惠而不歸本於德則君子不肯自留今其飲食樂幣無已者惟在示以周行此嘉賓所以樂告以誠也若必待燕享而始告言待醉飽而始贈人以言平日之訏謨安在哉德音孔昭三句此賓之所以為嘉賓也視民不恌二句則又德音所以孔昭者民風厚薄關係在此一人嘉賓安得不重哉君子同有生民之責者也君子是則是傚則又不獨民矣式燕以敖謂嘉賓借旨酒以

游衍也湛謂和樂而永也燕樂嘉賓之心不必深看如云旨酒豈足為敬特借以歡娛其心而已皆所以形容好德之誠也時解君臣一心地天交泰等語僭甚杯酒通天地之泰談何容易哉大抵詩人之語深求反淺淺看自深

四牡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駱馬最耐勞苦爾雅曰

白馬黑鬣曰駱廣雅曰黃馬黑鬣曰駱蓋馬無分黃
白取其尾鬣一道或朱或黃如界者若今衣脊絡經
故曰駱也雖壹宿之鳥稗雅云鵻鳩也壹宿壹於所
宿之木也其性慈孝慈謹一曰鵻鳩一曰斐鳩註云
勃鳩又云夫不也夫不爾雅作鳺鴀鴀音浮杞杓杞
也亦草云名仙人杖根名地骨巖華谷曰詩有三杞
將仲子兮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湛露杞棘山木也
此詩苞杞四月杞桋北山言采其杞栒杞也註云敵
處跪居也蓋古者席地跪而後起跪而後坐坐者雙
縢着地而坐居即坐也大意謂不遑居處耳○此詩
與鵻羽篇同意但鵻羽出於行役者之口則為哀怨
此出於勞使臣之言則為體恤耳惟其體恤故能周
知其痛苦而代之言曰豈不懷歸又曰王事靡盬忠
孝脩思義兼矣忠不忘孝義不擠恩故懷之而至於
傷悲也次章啟處且不遑況歸乎既曰懷歸又曰不
遑啟處奉公既誠則歸亦付之空懷也翩翩者鵻三
句代為傷悲之語雖猶得止豈子獨不能養乎不遑
將父不遑將母乃其所以傷悲也忠孝難全賢者所
憂人君能憂其所憂則其感之也至矣五章將母來
諗言母則父可知矣烏鳥之私臣子所不敢言而為
君者曲為悉之蓋聖人以孝治天下教孝乃以教忠
故代言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欲使君上知卿命之臣
有此苦情耳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以此來告安得
不聽其請乎蓋勞使臣者逆探其情而為之辭云爾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
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
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
度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序曰皇華君遣使臣也○皇華毛傳云忠臣奉使能
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也駰毛淺
黑而白兼雜毛者今名泥驄孔氏曰雜毛是體間有
三種之毛相雜也走馬曰馳象馬曰驅○每懷靡及
一句該全詩之意人君遣使臣必勉其無所不及而
人臣奉使常恐其有所不及有歡然有所不及之懷
則必裕然無所不及矣每懷者每事必懷不及是以
諏而誅誅而度度而詢四者兼而且周此則每懷靡
及之事也遣使臣而原其心如此既美之且以歷之
也懷者若體臣臣奉君之責也既畢使而勞之則曰
豈不懷歸甫出使而遣之則曰每懷靡及一以悉其
隱痛一以寫其虛懷○左傳叔孫穆子對晉行人子
員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必咨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
為咨咨事為諏咨難為謀咨禮為度咨親為詢臣獲
五善敢不重拜杜預註咨事謂咨問政事也咨禮謂
禮之所宜也咨難咨事之難易也咨親咨於親戚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
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
良朋況也永歎兄弟鬩於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
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爾籩
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
其然乎

序曰常棣燕兄弟也○常棣棣也子如櫻桃今郁李
也花萼上承下覆相親也李氏曰何彼穠矣與論語

唐棣之華所謂移也此與采薇維常之華則棣也脊令雪姑也鳴則天必大雪大如鷄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上黑如連錢杜陽人呼為連錢又名雝渠脊令水鳥而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以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或曰脊令飛則其鳴行則首尾相應亦手足相救護之意○全詩大意在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句以言既言死喪又言急難又言外侮大小變故皆從艱難中推勸人情猶寫世態以兄昔如兄弟之故蓋同父之人平時則蒙隙易生變故則觖望易起故往往寬於疎遠而刻於骨肉一旦有事朋友惟閒浩嘆妻子但見悲泣惟有兄弟為我圍維及羣時平事過尚進昝其棣之不早鬩之不力即血膩已竭亦謂分所宜然安樂重見衆隙又生飲食琳貲之間皆足以生疑生怨舉向者孔懷急難禦侮種種至情頗忘之矣惟思及變故之時死喪莫如兄弟急難莫如兄弟禦侮莫如兄弟又思及安樂之時酒食朋友莫如兄弟妻子好合莫如兄弟展轉反覆舉莫如兄弟之言究之圖之然乎否乎層層換醒字字欲淚○凡今之人不獨外人也下文朋友妻子皆包在內○死喪變之大者原隰裒矣兄弟求矣二句又舉孔懷之大者言之孔懷從威字看出便深死喪之威人所畏遇也威而懷之自非骨肉不能二矣字跌宕生情○急難謂救難也左傳所謂急病讓夷也永歎謂愛莫能助也急難之事即良朋有氣讀若尚付之浩嘆勢利之交可知矣○鬪猶非兄弟之良也及至外侮之來則否小怨而爭大義矣若朋友雖良豈能助我興戎乎妙在將良朋二字撻高朋友一層將鬩牆一事故以兄弟一層又妙將死喪大故漸說到悲難久漸說到外侮他人由淺入深語愈深而遠反淺此由深入淺諸愈淺而意愈深○國語富辰曰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謂兄弟縱以讒言相鬩而外侮之人猶避我於百里也此

與此詩同意每見桀鶩不遜之輩而鬩牆禦侮往往有之不獨友愛者為然○五章喪亂總承上三章而言不如莫如暗相呼應小人樂從所陳而以親為怨類如此刻畫入微○六章孺字妙即孟子所謂孺慕檀弓所謂孺子泣也籩豆陳而飲酒飫亦既可樂矣然何如兄弟畢集而其和樂如孺子乎○七章言妻子好合八章言樂爾妻孥安頗兄弟既翕於中閒詩情最妙蓋人情各私其妻子自非賢者鮮不為衽席所教故教以和樂且湛從其子永有此室家之樂也湛永也常人以日前之樂為樂故但私其妻子而已古今管蔡之流徒以兄弟不和至自敗其室家妻子者無論矣即使尋常閒很相怨一方試當滿堂歌舞家人惟笑之時偶一念及能無動心為樂未畢慎嘆隨之矣君子之樂從其父遠言之故必妻子合而兄弟又翕然後和樂可永而室家可宜妻孥可樂也是究是圖二語欲其熟思而遠慮之耳○左傳富辰諫襄王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諸侯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杜預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

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五月羔為羜劉氏曰簋八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也今人謂乾飯為餱毛云湑茜也音縮即上文釃酒意謂以茅裹之而去其糟也以筐曰釃以數曰湑○此上下通用之樂章不必專言天子蓋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無不藉友以成者言友而先以鳥言鳥而先以伐木言鳥聲而先以出谷遷喬妙有波折嚶嚶衆鳥聲也出遷二字著在鳥上巧而不纖鳥曰友聲奇矣求友聲尤奇求聲在嚶鳴看出觀物甚微求謂志氣相感也神之聽之言其誠而壹也求友生者其和好如嚶鳴之鳥則誠而壹矣誠而壹者鬼神聽之亦鑒其和平況於友生乎時解謂鬼神錫以和平之福則天下泰和方隅砥平陋甚可厭○二章許許衆人作力之聲蓋舉重邪許非一人所作以興君子之德必藉衆友而成也酒食非所以求朋友然非此無以將其誠所謂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是也寧適不來微我弗顧躬自厚而薄責於友也蓋朋友之疎常生於互相責望我盡其厚而不以望人此交道所以長也微我有咎亦即此意諸父諸舅尊者之稱註云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是也時解謂天子稱同姓曰諸父異姓曰諸舅豈諸侯以下遂無朋友無父舅平八簋亦但言其盛非必過舉天子八簋言之也○三章阪木所生之地也伐木者必於衆木求之猶取友者必於衆友求之也兄弟朋友之同類者無遠二字親洽之極遠不必我疎之也情意稍聯即遠矣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如羊斟不及而華元囚嗌羹不分而靈公弑之類亦是一種在朋友中豈必有此人然君子於友必防其漸故作事誅始勿以小若示隙則其大若又可知也況乾餱未具我實不德彼何責焉移生以醴酒去楚子思以鼎肉去衛豈必失德之民

哉是必君子之於朋友故舊不以有無為辭也有則我湑之無則我酤之又且我鼓我舞以樂之倘獲餘閒尊酒共酌不限以期不拘以數即此六句但有氣誼更無形骸區區勢分不足言矣湑我以下四我字倒用妙甚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序曰天保下報上也○爾雅曰山脊曰岡大阜曰陵蓋岡為山之大者陵為阜之大者炊黍稷曰饎自殷以上曰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周去夏禘而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春祠猶食也夏禴新菜可禴秋嘗嘗新穀也冬烝進品物也劉須溪曰禴祠烝嘗各倒一字此音節也恒弦也每月八日九日月體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之上弦上弦則漸滿矣不言望者貴將求也承謂新舊相接也松柏之葉非不潤也但舊葉方落新葉又生故曰承○註云吉為諏日擇士神日首諏諏祭日而卜其吉凶也擇士者大射以

擇與祭之士也謂為齋戒滌濯三日齋七日戒致潔於內也滌濯致潔於外也○凡下報上之詞犬馬之誠不敢以上加君父必稱天以祝者敬之至也爾美又所神者忠愛無已之情也既祝福矣又祝其德曰俾爾戩穀曰倫為爾德頌不忘規與容悅若異也篇中九如字前後和發祝之不足又再既之出沒錯綜此詩人用筆之妙也○首章為天所保定此福之所由生也俾爾以下則天之所以保定者俾爾單厚何福不厚俾爾多益何福不益除猶新也庶猶多也新與新積故厚多與多積故益各下句皆所以足上句也○二章戩穀發宜皆福也天福吾君必使吾君每事盡善而凡所為者無不合宜斯可以受天百祿矣福一也在天為祿在人為福在天為降在人為受我能有以受福福可退矣惟日不足未艾之福也曰豈有不足哉然以未艾之福祝之雖日降以福猶若不足所云受者已倦施尚未厭也輔慶源曰聲無不宜

受天百祿已然之事降爾遐福惟日不足方來之事也○三章莫不與承上二章言之也岡陵乃山阜之大者始僅山阜繼則岡陵矣此即下文所謂增也言山則山阜岡陵文經四變而言川則一方字括之川之方至涵涵為江河而不可涯涘窮僅川而已哉句法詳畧伸縮伸妙以莫不增言其福無量猶前章所謂惟日不足也○四章言福而本之孝享蓋孝享者致福之由也君曰二句尸傳先公先王之辭君猶先公也人君之福莫大於壽故此章以壽為福○五章以祭祀致福而廣言之天子以天下為福則羣黎百姓無非天子一人之福羣黎百姓之福日用飲食是也此二句焉大平景象在一質字日用飲食所謂質也百姓無德以安其日用飲食為德上之所以為德者不過使民安其日用飲食而已下之所以偏為爾德者不過各安其日用飲食而已日用飲食日與德化不知諱之所為而曰爾德者無所歸德歸之天子

詩人頌美之詞也蓋惟帝力何有則莫非帝力矣惟不識不知則莫非爾極矣末季之民機詐橫生德日偷矣欲算其日用飲食之福豈可得乎○六章四如字與第三章五如字相隅相應章法甚妙若在今人便以一氣為波瀾矣月言其恒不言其盈日言其升不言其中南山不言其高第言其不騫不崩松柏不言其喬第言其茂立言之意自傑或字亦妙或者不知諱何但見有時而承而已

采

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序曰采薇遣戍役也○薇作謂芽新出土也柔則生矣剛則長矣時之變也十月純於無陽故曰陽月或曰盛暑非無陰故四月靡草死秀葽生極寒非無陽故十月薺麥生特以微陽始胎故曰陽月啟居猶啟

啟跽也象弭以象骨飾弭左傳左執鞭弭曲禮云右手執簫簫弭頭即受弦處以象骨飾之則弦之上下不翻翻也魚服以海魚皮為弓衣也路車之制革鞹而漆色上建大白能勤而脩纓天子諸侯之車方稱路車將帥當駕戎車亦稱路者必將帥之命數如諸侯也被車制對敵有革車馳敵有輕車橫陳有廣車負重有轄車古者戍役兩期而還故薇作是今歲之春暮止則來歲之仲冬正兩則之時也陽止亦次年之十月也獫狁北狄即商之獫狁漢之匈奴也北狄畏其耐寒又秋氣折膠弓弩可用秋冬易以犯邊故留兒以防之宋人曰防秋是也○王者能恤民之勞則人忘其勞矣故於其道戍役也必有辭以恤之當役遣之日而首言曰歸末言曰來思者所以慰其心也遣戍役而不及將帥者王者不得已用兵之意將在幃幄知之而兵不知且疆場之事功歸主將而勞在戍役故但言戍役也前[illegible]章歷敘出戍之事四

五章預言在戍之事末章則預言歸戍之事其言公義所卒之私情則章章有之○首章薇作是出戍之時歲暮則來歲歸時事也此皆代為軍士之言預指曰歸曰歸者其辭若憫其隱歲之久其意則示以兩期即還不遠期也重言玁狁之故蓋自念其出戍之不待已則遑戍之不行已隱然在言外矣又代言其靡室靡家不遑啟居勤苦如此似恤之實勵之想見立言之妙○二章載饑載渴蓋意於公事道路之苦不暇計也戍畢則定矣今攻在戍程限未滿更番未代寧有定乎靡所歸勞體恤故深遠行之入[illegible]執平安所謂烽火三月家書萬金之今我戍未定則不暇使人歸勞矣公滿忘私之意可見○三章王事靡監不遑啟處即言章不遑啟居玁狁之故[illegible]既以獫狁為王事則為無所逃矣言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則來矣又曰我行不來者蓋代為捐軀致死不肯生還之語嘉其義作其氣也○四章言遣戍而及於君子之

車者三軍以主將為命也言戍守兩及於一月三捷者善守由善戰乃固也一月三捷原非實事然在軍中不可無此伏想此乃狀其不敢定居之心耳乃章言車馬軍容之械蓋以戎車若君子所依以備禦小人所簡以進止也備隨也象弭魚服以車上器械言之前曰一月三捷矣此曰三日戒曰孔棘者惟能日戒憐懷孔棘而後能一月三捷始為處女則其後為脫兒不難矣六章戍歸之苦一一自遣戍時悉之楊柳即柔薇時雨雪即莫止之時首尾睹相呼應昔之往也骨內不見獨有楊柳依人可哀也今之來者長途重蘭又值雨雪逗遲尤可哀也行道遲遲言其遠也歸心如駛歸靡鄉已近愈覺其遲月道途勞苦莫甚於饑渴故載饑載渴在方去與既歸之時反覆言之饑渴細故尚且勤王者之憂況其他乎以王者代為戍役之言而曰莫知我哀則固已知之矣且當初遣之日而即預為莫知我哀之[illegible]則他人不知而乎

者已深知之矣○鍾伯敬曰四五章敦之奮揚教之戒懼此不是身家語然為身家計亦不出此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

于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
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
狁于夷
序曰出車勞還率也○都外有郊郊外有牧五十里
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兵家先陽故取象鳥隼畫鳥隼
於旟示猛鷙也兵家尚陰故取象龜蛇畫龜蛇於旐
示威武也旐以制後旗以統前所謂前朱雀而後玄
武玄武即龜蛇旐則旗旐皆有之蓋前車在牧此云
出車在郊則為後軍故所見者建旐設旐耳蓋旗不
可見而但見旐而所建之旐亦設旐也旐謂以毛注
旗千之行也後旗旐斯則兼前後軍言之交龍為旂
軍中左青龍而右白虎旂則所謂青龍也若熊虎曰
旗是為白虎經文偶略耳古無紙有事則書之於簡

此簡書則天子遣將之策命也○勞還帥詩句句是
大將舉止出師尚嚴讀首三章便凜如秋霜凱歸貴
和讀後三章便鎬如春露如見北風圖過體皆寒及
見雲漢圖過體忽煩且其間有整有暇有勤有慎有
威有斷我出我車責任專也自天子所寵命渥也憂
心悄悄臨事懼也執訊獲醜思威著也全是專閫氣
象一字移向采薇杕杜不得所以為妙○首章遣將
時事也前四句想見御命握符雍容鄭重已非偏裨
規模矣命彼僕夫以下號令嚴肅便有君言不宿於
家之意○二章前六句想見軍容之盛然其運籌決
勝智深勇沉全在憂心悄悄二句蓋悄悄乃所以為
赫赫而有令日之憂乃所以有於歸之樂也僕夫況
瘁蓋以至將之憂為憂者○三章在憂心悄悄戒懼
之後不可無此一番奮揚曰天子命我重其事也蓋
剖厲士卒必矯一人之靈爽為之鼓動赫赫在南仲
而於褒在玁狁威名所攝已令狄人氣奪後來執訊

獲醜之功在此張本○四章黍稷方華王荊公以為
季夏時而雨雪載塗則春凍始釋時蓋凍釋則為泥
塗且照下文春日遲遲言之耳豈不懷歸追述未歸
時情事凡此皆代為將帥之言既著其功又慰其勞
又恤其私也○五章復代為室家感懷之語蓋其體
恐慰勞也至矣薄伐西戎者蓋室家想望無聊遂擬之
詞若謂南仲何不歸乎或者以彼赫赫威名既成北
征之功復卿西伐之命耳此雖詩家冷趣郤似代為
南仲增聲價妙甚六章因北歸而舉春日數語點綴
生色甚有閒趣室家方思而南仲忽至此景如畫於
歸於執訊獲醜之日功在異域而身在故鄉其樂可
知前曰於褒若其城守彌壓之望此曰於夷著其凱
還底定之勳篇中凡三言赫赫南仲天子不自有其
功名而歸於大將此則其所以能將將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

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
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
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
言近止征夫邇止
序曰杕杜勞還役也○將帥所喜者功名故出車之
詩著其功而兼言其情軍士所恤者妻子故杕杜之
詩但述其室家之懷而已始去則遙望其歸故采薇
之遺役也必預言其曰歸之期與懷歸之事既歸則
追憫其去故杕杜之勞還也但述其未至之思而已
蓋舉人情之最篤至者為體恤也使此詩出於室家

所由作則與雄雉君子於役諸篇同一哀怨矣惟下之人不言而上之人曲盡其情代為言之彼見九重之上不獨憫我勤勞且能念我家室即令我家室自陳其痛苦不過如是憯切也夫是以感激奮勵樂為之死而不辭矣故曰君子能通天下之志也篇中妙在以物紀時杕杜晥實秋冬之間也故曰日月陽止謂十月也杜葉萋萋仲春二月也采杞則春莫三月也且其描寫事情悄恍紙卿之擬其暇忽望其歸忽訝其不歸忽料其將歸忽遠想其車馬忽祈請於卜並思而憂憂而復望望而疑疑而怨信兩年苦境一時遏露唐人閨思詩所不及也〻首章以杕杜晥實為陽月戌畢之期而冀其暇也杕杜孤特所以興征夫之無依也繼嗣我日猶言日復一日造語工妙本之王事靡盬者見民情向義雖婦人亦知有王事不以情捲義也還止二字亦有味謂縱不得歸豈至此猶不暇乎暇者將歸之漸也○二章成畢交代當以

仲春抵家故以杕杜萋萋起興萋萋謂實落而葉又生也卉木萋萋則百草皆春不止一杜蓋感傷愈深矣歸止謂此時可以歸也○三章采杞則春暮過期矣曰憂我父母則又不止於室家之情矣鴇羽篇王事靡盬父母何怙方且大聲疾呼而上若罔聞此不待自言而代為歌咏之所謂體悉之至也車癉擧而散焉瘖瘖而罷若見其將至矣故曰不遠不遠者望之之辭也○四章因過期不歸故以不裝不來為疾期逝猶過期也而多為恤王荆公云饑渴歟疾病歟死傷歟是何期逝而不至也極似閨中猜疑語氣且得多恤二字神情然總切與采人說采入指定此三者講去有三者可指則不多矣惟其多恤故決之卜筮也凡事卜筮不相襲今日偕止蓋閨思無聊求之龜又求之筮婦人常態也會言近止蓋權以卜筮之言為喜所謂鵲雀燈爆望梅解渴亦無聊之情也遍止將至而未至之辭但前曰不遠猶在疑信之閒今曰遍止則信矣篇中到底不言及歸家之喜蓋言喜則思淺言思則喜深喜在思後故深也

南陔　詳論

序曰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

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

序曰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續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

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序白魚麗萬物盛多能備禮也○罶註云以曲簿為笱而承梁之空毛謂曲梁也寡婦之笱以其用功寡而待魚之自至也鱨毛云揚也稗雅云以其性浮而善飛躍故曰揚也燕首魚身頰骨正黃魚之有力而能飛者一名黃頰魚一名黃揚鯊鮀也今吹沙小魚性善沈大如指狹圓而長有黑點文常沙中行一名吹沙或曰鯊魚多種有極大者其皮如沙今人以為刀劍鞘吹沙則小魚耳鱧稗雅云玄鱧也其首戴星夜則北向有花文一名文魚與蛇通氣諸魚中惟此膽甘可食梅誕生云一名鮦魚圓長斑點有七道家忌之以其戴斗也註云鯇也但考鮮魚一名鯇今鱧亦曰鯇末知孰是鰋鮎也無鱗多涎即鯷魚也稗雅云鱨魚黃魴魚青鱧魚玄鱧魚白鯉魚赤五色之魚備矣此詩鱨鯊之味不如魴鱧魴鱧之味不如鰋鯉則

其序也○白旨曰有曰多則魚之盛可知矣此詩特
以後三章衍前三章耳無二意也君子工歌言主人
也言酒則殽隨之前三章曰酒兼辭也言物則殽與
酒皆備矣

由庚

序曰萬物得由其道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有嘉
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南有樛木甘瓠
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
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序曰樂與賢也○嘉魚鯉質鱒鱗肉美食乳泉出於

丙穴其穴在漢中沔南縣北穴口丙向故曰丙也罩
籗也以荊為之故名楚籗或以竹為之捕魚籠也汕
鄭箋曰今之撩罟也爾雅曰罩巢也註曰樔也音嘲與
巢通用陸佃曰嘉魚欲逸則罩之使入嘉魚欲伏則
汕之使出求賢之道如此而已瓠有苦有甘其甘者
可食○此詩蓋好賢之至樂與飲宴故言之不已又
屢言之曰樂曰衎曰綏曰又皆我樂之之詞也樂衎
未已而又安之一燕未已而又燕之極言其樂與之
誠也首二章以取魚之盡道與燕賢之盡誠三章以
木之下垂而引瓠興與賢者之極誠而賢安四章以
鵻之飛而移來興燕之畢而復舉所謂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也

崇丘

序曰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
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
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
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
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
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臺一名夫須即莎草也
可以為笠又可為簑萊草名葉香可蒸為茹南人謂
之萊蒸杞山木而滑似樗枸枳枸也其子味如蜜長
數寸大如指俗謂雞漢指頭一名木蜜能解酒毒以

其木作屋則屋中之酒皆薄人家左右有此樹則以醸
酒不成楰鼠梓也亦名苦楸樹葉木理如楸醫書以
眉毛過垂眼下者為壽長孔氏曰老人髮白復黃面
如凍梨之色故曰黃耇○枸音舉與枸杞之枸不同
○全詩或先德後壽或先壽後德或專言德或專言
壽或言德而壽之意已兼或言壽而德之意亦寓錯
綜變換自有疏落之致○國家有賢如山之有草木
以自覆蓋故以南山北山起興德音不已德亦壽也
保艾爾後壽亦德也古人萬壽無疆不但以祝君如
士冠祝辭曰眉壽萬年之類也保安艾養蓋欲保艾
其後來之壽也大全輔氏獨以為保艾後世
之子孫則又不但及身而止也亦自有味

由儀

序曰由儀萬物之
生各得其宜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序曰蓼蕭澤及四海也○蕭荻也香蒿也鞗革以飾馬和鸞以飾車鞗轡也革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沖沖垂也以皮為之故曰鞗革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和在軾鸞在衡軾車上横板手所憑者衡車前横木駕馬者所謂軛也升車則馬動而鸞鳴和應矣稗雅曰鸞雌曰和雄曰鸞○此詩序云澤及四海

朱註云天子燕諸侯之詩蓋諸侯朝於天子天子燕之四海内外五等之爵無不在也言四海者舉其遠而近者可知也天子能慈惠諸侯則天下安故曰澤及四海也鄭箋專舉遠方諸侯九夷八狄七戎六蠻為澤及四海失序意矣○朝會燕享天子諸侯維繫聯屬之義於是乎在天子樂其笑語之誠而諸侯亦勤其服事之忱是以上下盤結無貳無虞此周初所以大一統也後世子孫日驕日偷其始也天子大尊而簾遠於堂其既也天子漸卑而枝大於幹矣故蓼蕭不廢者天子下堂而見諸侯之漸也天子下堂者諸侯不朝之漸也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詩中神情全在各章既見君子四字一種欸洽俱從既見後思出我心寫兮一寫字極狀傾倒之誠方來朝之初[illegible]統尊嚴豈容假借朝罷而燕則降色以後於光有矣語矣笑語而本於我心之寫推誠之至也是以字有字亦有意君臣相歡是以有其謦欬和樂一或有開

雖欲保其譽處豈可得乎警勸諸侯之意悠然言外矣○誦我心寫兮燕笑語兮二句大平天子和藹氣象恍然如遊春日方知唐人以九天閶闔萬國衣冠等語揣寫大平終是鋪張對口耳○龍光二字離合言之奇甚諸侯承天子之澤以澤一方是猶龍也光著陽也龍德之著於外也龍陽物也陽氣澤物為見故易曰見龍見者陽之光也王子安滕王閣記亦用龍光語毛朱皆以寵字代龍字失其解矣諸侯為龍為光則其德不爽矣故以壽考祝之祝其長為天子之龍光也不忘猶言不已壽本之德做勸之意亦在言外○孔燕豈弟猶言大哉燕飲之時如此乎其豈弟也於其燕飲之豈弟則知其有宜兄宜弟之令德矣有宜兄宜弟之令德則知其可以獲壽豈矣豈樂也諸侯之樂莫大於壽故曰壽豈註云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此語最有關係斗粟尺帛自相剪滅欲保其令德壽豈其可得乎讚美之中箴戒及此可謂大哉王言矣○沖沖雝雝即德也德不可見於其沖沖雝雝者想像之而已曰萬福則不止於壽而壽亦在其中矣全詩皆以蕭露起興蓋取香草以喻諸侯之德而以零露之降自天者喻天子之寵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按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所謂敢不醉者猶孟子所云不敢不飽也天子而懷無不醉之樂歡於笑語之燕矣故首二章曰不醉無歸在宗載考諸侯而稟

不敢不醉之命嚴於監史之設矣故下二章曰莫不
令德莫不令儀此所謂禮飲也○意在厭厭毛云安也註
中又添久足二意透甚久足二意在不醉無歸內見
之蓋不醉無歸乃所以申嚴字之義耳露必日始晞
飲必醉始歸興而比也燕必以晝而曰夜飲者以燕
禮又有宵則設燭之儀所以曲致其勤也夜飲必於
宗室親之也考訂成謂成禮也鄭云讀則不成不許
其讓故曰成也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公曰以火繼
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於是乃止是不成也湛
湛之露杞有之棘有之離離之實桐有之梓有之此
來朝之諸侯莫不令德令儀之喻也醉河以觀德言
令德令儀於不醉無歸之後其意自深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
朝饗之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

既設一朝右之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
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序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古者賜弓矢而後
征伐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
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按彤弓色赤玈弓
色黑周人尚赤故赤一而黑十賜弓不張故曰弨弨
謂弛而體反也載抗也謂抗之於弓櫜使其體常正
也櫜韜也謂韜之于弓櫜使其色常新也皆所謂藏
也凡賜弓矢以饗禮行之饗烹大牢設几而不倚爵
盈而不飲獻如命數其禮重於燕古人以右為尊故
曰右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醻獻酬之外主人
又酌賓曰醻○呂東萊云受言藏之言其重也中心
一
既之言其誠也一朝饗之言其遠也三句最有味重
則不褻不濫故其得之者不敢以為輕矣誠則不疑

忠故其被之者不敢以為私矣速則不惜不吝故
其受之者不敢以為緩矣此人主賞功之道而亦取
世之法也○凡賜出於不得已若非中心貺之也曰
中心貺之不獨見天子有道樂易無虞亦見朝廷有
權操縱
在我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
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
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
休

序曰菁莪樂育才也○莪一名蘿蒿葉如青蒿細生
可食生澤國漸洳之地草初生而玄盛則青詩曰何

草不玄言其初生何草不黃言其死菁菁者莪言其
盛也貝二為朋百朋者言多也貝肉如科斗而有首
尾以其背用故稱貝孔氏曰貝有五大貝小貝牡貝
么貝不成貝是也然相貝經又有紫貝珠貝霞貝綬
貝之類則貝之名非一而足也○此詩序曰樂育才
而註謂燕飲賓客但詩中並無燕飲語或者燕賓客
時所歌而實則育才之詩也○言國家之育才如大
陵之育莪菁菁其盛也既見君子毛以君子為人君
朱以君子為賢者但序云樂育才蓋言上之人以育
才為樂則樂且有儀當屬人君而君子則賢者也君
子成才之稱育才而成則君子矣故既見而樂之又
且有禮以相接也錫我百朋我君也人君樂得賢才
如錫我以重貨也當其未得賢也如楊舟之浮沉而
靡所止及其既得而見則育才之願畢矣故休休然
而安所也凡此皆所以為育也故南有嘉魚曰樂與賢
南山有臺曰樂得賢此曰樂育才育才猶言長養賢

才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續序云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華廢則君臣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按續序紀小雅廢于六月之下者蓋言有六月之詩而後宣王中興小雅可復也凡諸續序義隘而偏辭澁而拙殊不似先秦人語獨此序與東山篇續語則辭義俱達若皆如此即以為子夏所作誰敢疑之大約續序非盡無其本因漢之講師謬為附益逐真偽混淆耳○戎車有五周禮車僕掌戎路廣車闕車苹車輕車是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陳之車闕車補闕之車苹車猶屏也對敵自隱蔽之車輕車馳敵致師之車也常服戎事之常服周禮兵事韋弁服凡皮去毛曰韋韎韋者韎赤色也凡衣同冠色衣韎常則弁亦韎韋也織文鳥章旗幟之文而盡鳥隼之章鳥章所以統前所謂前朱雀也鳥章在前其旆央央言其鮮明也白作帛非白色也元戎陷陣之車車緩輪馬被甲衡軏之上盡有劍戟以陷陣故王臨川云元戎選鋒也如輊如軒車之前後適調低昂之勢

也○首二章出師也中二章行師也末二章班師也美宣王而及吉甫者言將之能而將將者可知也每章皆言車及四牡四驪者西北平原利在車戰也○首章六月以夏正言也六月句與我是用急相呼應六月未有出師者今六月棲棲則急可知矣六月棲棲而車飭馬強衣裳皆備倉卒中能整服也攘夷匪王辭義正大此則出師之本也鄭康成曰于曰也蓋宣王之言也○二章蓋當大亂之後而車馬器械知此則其有餘於力可知矣戎車取其齊力而已今曰四驪者馬既有餘則亦不厭其同色也閑謂習熟也曰閑矣又曰維則言習熟之妙隨人屈曲而終不失其規矩所謂伏習衆神巧與法合極大道理不止于論馬偶於論馬言之耳六月成服所謂速也成服即行所謂敏也玁狁孔急而師行三十里所謂不失其常也朱註於此章言之甚明○三章善為將者莫大於肅與敬舉嚴翼二者合言之蓋惟敬故肅也肅敬

則可供武事而定王國矣以奏者行師之意欲求如此以定者行師之道足以如此也○四章焦穫毛傳云周地接于玁狁者漢書劉向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以此知鎬非鎬京故毛傳亦云鎬方皆北地也盤據于焦穫掩襲我鎬方遂遠及于我之涇陽孔熾如此所以建此旗旆選鋒銳進而不容已也幟文四句言前軍之盛也前軍如此後者可知下章戎車四壯則大隊隨之矣○五章如輕如軒說車制語簡而盡為戎車者必先求其可以自安而後可以陷敵如輕如軒則戎車既安矣輕似覆軒似却覆却自如求安者先試于不安之道所以為安也駕車之馬不恃其力而恃其閑重言既信而繼以且閑謂不但信而已也薄伐至大原而止所謂王者之於戎狄猶蚉蝱之螫體歐之而已古之為將必文武兼資而後功名及遠今吉甫具此文武全才所以能佐天子匡王國而為

萬邦之憲也○六章燕喜者吉甫有功歸于飲至之後與其朋友燕喜也末點出張仲孝友句為一篇波瀾甚妙燕喜而得孝友之人雍容尊俎豈但上客光四坐已哉然曰諸友則不止於張仲一人矣且當時同事者又有壯猷之方叔焉詩人皆不言而言張仲一人則以其孝友也佐天子匡王國憲萬邦非孝友之人其誰成之○萬茂先謂吉甫燕喜與頌曾侯燕喜一倒還歸以下乃言私燕也不然既字無着落矣亦似可從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

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駁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蠻荊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芑苦菜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可生食亦可蒸為茹即今之苦蕒菜軍行采之人馬俱可食也詩有三芑薄言采芑菜也豐水有芑草也維糜維芑白粱粟也田一歲曰菑始反草也二歲曰畬漸和柔也三歲曰新田已成田而尚新也四歲則曰田矣每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有一重車載輜重隨之其中炊家子十人守衣甲五人廄養五人供給五人是每一兵車共用百人故註云其車三千當用三十萬眾蓋極言其盛也路車方叔所乘之車金路車也金路赤飾奭赤也簟茀以簟蔽車而車上所載又有魚皮之矢服五路惟金路有鉤以金為之馬領之飾也馬領有鉤而馬膺又有樊纓皆以飾路車之馬也樊馬大帶纓數也以五采罽為之鞗革見蓼蕭篇方叔不乘革路者以革路為臨陣所用也次章言交龍之旂者即左以該右言龜蛇之旐者即後以該前也車之轂以皮束之曰約軝車前之衡雜文以飾之曰錯衡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則八鸞矣禮三命赤芾葱珩瑲玉聲

言佩蔥色之珩于裳其聲瑲然也隼鷂屬迅疾之鳥稗雅云一名雀鷹或曰卽鶻也鄭云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有人馬言鉦人伐鼓互文爾然考周禮鼓人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原無鉦名蓋鐲鐃皆名鉦也而節止則俱用之於鼓矣陳師而鞠之陳旅而鞠之曰陳師鞫旅者省文也陳而告之欲其守金鼓之法為進退也伐鼓淵淵戰時進士衆也至戰止則入而振旅又復伐鼓闐闐闐闐鼓行聲蓋振旅亦以鼓行也○玁狁之患近北伐之事急蠻荊之患遠南征之事緩故六月采芑詩詞各異焉○首二章美軍容也然曰師干之試則其所訓練之素可知也且言軍衣而并及路車八鑾赤芾蔥珩則其雍容整服又可知也故大全彭氏曰此時方叔精神氣皷已見於旂旗車馬佩服之閒矣又曹氏曰芾佩非軍服金路非戎車和鸞非戎馬詩言及此猶吳起將戰不帶劍諸葛武侯不親戎服羊祜輕裘而盛著威名數語可玩錄之○三章嚴紀律也隼之迅疾而能止所以興師之精强而不暴也軍中紀律皆于金鼓進退聞見之其進也鼓聲淵淵進而能和故不嚚也其退也鼓聲闐闐退而能整故不亂也孫武子所謂戰如守行如戰也○四章美功成也方叔惟其元老是以克壯其猷蓋老成持重不以力為壯而以謀為壯也又況嘽嘽焞焞如霆如雷力與謀相資而壯乎征伐玁狁而蠻荊來威蓋言其威名素著先聲奪人北伐南征勢如破竹不但侈其功之多而已也顯允猶言明信也明信二者缺一不成大將矣六月美吉甫而曰文武采芑美方叔而曰顯允古人命將各見身分然皆於其平日觀之非急忙承乏苟焉而已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
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

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
繹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
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
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
大成

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我車既同毛云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强也田獵齊足尚疾也然曰四牡則不獨齊足而齊力矣曰四黃又不獨齊足而齊豪矣豪謂毛色也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山之間士季設七覆于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卽此也諸侯時見曰會衆見曰同決卽衛芃蘭所謂韘也決以骨為之拾以皮為之決着於指拾着於臂佽謂決與拾相佽比也弓强而得矢之重弓弱而得矢之輕曰調柴積禽也豆等之殺君各取其十上奉宗廟乾豆中供賓客君庖止取其下其餘以須士大夫之習射者故不盈也○序言復古謂宣王復會諸侯于東都也蓋建國于鎬京所以爭天下之形勝而鎮撫西南之戎狄營都於洛邑所以攬中原之要領而節制四方之諸侯周衰而東都朝會之禮廢矣宣王舉而行之因田獵而大閱武章故曰復古也○首章命駕也曰既攻既同自是中興振刷景色會同田獵俱在駕言徂東內雖不指其事而此時布告號令既已發人觀望矣二章出狩也甫草田獵之地田者刈草為防防中然後焚而射之也天子大蒐以耀武備而修舊業非區區田事已也三章選徒而狩也之子者不敢斥王故以有司言之也人衆則聲必衆然但聞數徒

者之聲則衆而且肅也教即甫草之地也四章諸侯來會也駕彼四牡諸侯來時事也諸侯宜朱芾令曰赤芾若常其會同則為臣故赤芾也繹謂絡繹不絶也中興闕係俱在此章然前後但言田狩獨于中間點出人詩我客手法便妙若今人為之不知將會同盛事如何誇耀如唐人早朝應制詩鋪張門面但取熱鬧而已五章會同之諸侯皆與獵事也射夫兼諸侯以下言也射者男子所有事夫者男子之總名也我指天子樂柴以獲多言之諸侯舉之則其下共舉之故曰助也六章射御良也四黃與六月比物四驪同皆四馬之齊色而見其有餘于馬也而驂不倚御者能正其馬也不失其馳言御之節而法也舍矢如破言射之巧而力也二章皆極一時之選也七章言其肅而且均也肅肅二句狩獵既畢軍容整也徒御不驚嚴也大庖不盈惠也四句俱從閒冷處粧點盛世景色宛然如畫八章令言其始終皆肅也閒獵而

不聞獵之聲即一獵而馭衆之法已如此矣是以信其為君子而必大有成也有聞無聲四字可以意會而不可言求既已有聞何云無聲既曰無聲何以有聞且三章曰選徒囂囂則有聲矣七章曰蕭蕭馬鳴則又有聲矣既有聲矣而謂之無聲此非至肅者不能也至肅者宣王精明之氣中之象也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于柳舒之上去穀七里而穀人不知若陳成子者可謂肅矣而不可謂至肅也蓋無聲者肅也惟有聞而無聲則至肅也有聞無聲者不抶鼙不御枚而人自不聞其聲也然則雖八鸞鎗鎗伐鼓淵淵而詩人以為此皆有聞無聲者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序曰吉日美宣王田也○內事以柔日外事以剛日祭祀內事也田獵外事也故戊與庚午皆剛日也伯馬祖即房星也房四星龍為天馬故房星曰天駟主車駕周禮夏官校人春祭馬祖今之將用馬力故又禱之也漆沮在涇水之東此云漆沮之從猶車攻言敖與甫草也承北曰豝殪一發而死也兕野牛重千斤一角青色善抵觸其皮堅厚可以制鎧殪豝殪兕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前章狩于東都此章田于西京也從禽者古人所誡也而車攻吉日美之不置者從宣王中興之氣象言之也故呂東萊曰可以見王賦也

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蓋一事而數善具矣○首章獵具備也升彼大阜二句預言車牢馬健欲以升阜從醜此時尚未升未從也二章言所獵之地也差擇也言于孔阜之中擇而齊其足也獸之所同四句猶言獸之所聚在何地與其在漆沮是從幽漆沮之地固天子田獵之所也三章方獵而八心順也中原承漆沮而言毛云祁大也言大而且有也鄭康成改祁作麋不知何據儦儦趨而爭先之貌獸三曰羣曰或羣則非一羣已也獸二為友曰或友則非一友已也即此八字畫出禽獸充牣形態如遊上林雲夢之間如見長楊羽獵之盛或羣或友尤得野類性情覺是李伯時趙子昂得意妙筆矣左右從王之人也悉率左右射者御者各自相率以安侍天子人心動順于此二諸見之亦猶車攻之射夫既同助我樂柴也四章畢獵而禮儀備也既張二句承上章

悉舉言之發彼二句言巧與力齊也天子得禽不以
自奉而命有司以進賓客且更酌醴以燕諸侯與羣
臣亦猶車攻大
庖不盈之意也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
此鰥寡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
劬勞其究安宅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
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序曰鴻鴈美宣王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
雉曰百堵非一家也○續序云萬民離散而宣王能
勞來還定安集之然詩作于安集之後而猶追敘其
離散之苦者蓋痛定思痛故哀鳴在安集之日為甚

但言時昔離散之苦而安集之德乃見故曰美宣王
也○首章思往日也鴻鴈春避暑而北秋避寒而南
當其避也但聞羽聲肅肅而苦以興人民離散故也
于往而劬勞于野且其劬勞可矜之人皆鰥寡也蓋
離散之時室家相棄無人而非鰥寡又不但老而無
妻老而無夫者矣二章樂安集也以水鳥之集中澤
興流民之歸故鄉既歸故鄉是以築室以居百堵皆
作雖劬勞而終獲安宅也既歸則獲安宅矣而曰究
者以此時尚有築堵之勞也三章述作歌之意也哀
鳴嗷嗷所以作歌之意哀鳴在百堵交作之後其意
則喜而其情愈悲然惟此哲人知我之所歌者將哀
昔日之劬勞而情不能已耳若彼愚人顧以我獲令
日之安集而宣驕欲加哲人之知我得乎蓋峽猿之
惙惟斷腸者知之促織之恨惟久客者聞之哀絲悲
管自非愁人皆以為歡笑之資耳蓋當時
作歌之人預求知己之難如此亦可傷矣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夜如
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夜如何其
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序曰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央中央也未央猶
云未及中也庭燎者樹之于庭而燎之也司烜供之
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郊特牲註曰庭燎之
光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天子用百○按列女傳
宣王常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宣王感悟勤
于政事早朝晏退固宜有庭燎之詩也○三問夜如
何其想見望皇不敢安寢之意夜未央問中語也猶
云豈夜尚未央乎庭燎以下皆想像之語猶云庭燎
已光矣君子已至而聞其鸞聲矣未艾急於未央鄉
晨又急于未艾庭燎夜發則光盛迫曉則光漸微而

晣晣鄉晨則烟光相雜惟見火氣矣鏘鏘僅聞其聲
噦噦則聲漸近而聞其和至觀其旂則已辨色矣此
立言之
序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
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
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
忘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
讒言其興
序曰沔水規宣王也○朱註以此為憂亂之詩夫曰
憂亂則規宣王之意有在矣毛鄭所解殊為牽強蓋

序意本深特以毛鄭二八舉詩中之言字字求合于
序遂覺序意反淺耳○憂讒即憂亂無二意也周室
厭亂久矣詩人於宣王中興之日懼亂之又生也故
歌此憂亂之詩以規之末章言訛言讒言在當時必有
所指特無從考核耳○首章言水猶有歸鳥猶有止
何以人獨不念亂乎曰兄弟曰邦人曰諸友已盡乎
人矣而皆莫肯念亂一身遇亂固不足念豈父母遇
亂而亦不肯念乎亂即暗指讒言之人念亂則必思
所以止亂舉父母為言者蓋以人所最切者動人也
二章以水盛隼揭興己憂方深也不蹟猶言不道也
亦指讒者而言載起載行言憂思之甚寢慮不安而
或起或行也此句描寫憂態工甚不可弭忘蓋欲强
為抑制而自不能已也三章言鳥不自縱而人反縱
讒也訛言即讒者之言流布而成訛也訛言寧遂莫
之懲乎使有以懲之則讒正而訛息矣今既莫之懲
則當盡其在我而已敬者盡其在我之謂也我友而
能敬矣不懲人而自懲讒言又何自而興
乎然則敬者念亂之實而止讒之方也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
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鶴鳴于九皐
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
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序曰鶴鳴誨宣王也○鶴似鵝長頸竦身高脚頂赤
身白頸尾黑常夜半鳴淮南子曰鷄知將旦鶴知夜
半性善驚行必依洲渚止必集林木其鳴高亮聞八
九里皐澤也鄭云皐澤中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
喻深遠也又韓詩云九澤九折之澤也穀惡木也一
名楮其皮可以為紙○此詩凡四層每一層作一喻

全不露出正意毛鄭專主求賢朱註分明好惡各有
一見然總勿道破更覺味長蓋四喻中立言甚廣取
義甚圓目擊道存觸境皆是自求治用人學問經濟
涉世居身觀變體物以及日用居室之間萬事萬物
無往而不在焉若執一辭以求之舟痕未移劍去
久矣○鍾伯敬曰此如易之取象不止于譬喻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
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
有母之尸饔

序曰祈父刺宣王也○祈與圻同即畿也圻父司馬
也司馬所屬曰司右曰虎賁曰旅賁皆奉事王之左
右也○不敢怨王而怨圻父所以深于怨王也宿衛
非遠戍之卒孤子非從軍之人一事而兩失焉所以
刺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
焉逍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
伊人於焉嘉客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
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
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序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藿豆葉也用以作羹○
縶之維之及金玉爾音皆大夫之言也宣王之時賢
者不用而去故大夫代為招隱之辭招之不可而欲
其毋金玉爾音則好德之至也其刺宣王處即于讃

嘆愛惜無已處見之今人皆作宣王口中語不獨有矣序旨且豈有天子留客而絷其食苗之駒者鄭莊置驛陳遵投轄遂與周天子絷駒共成佳話矣豈不可笑○食苗絷駒皆托言也留賢而欲留其所乘之駒又異駒之食我苗藿而絷之維之以作一朝之逍遥一夕之嘉客蓋重惜其去知不可留而欲以一朝一夕之歡為永也永字活甚趣甚○三章知不可留而姑為欵曲慰挽之詞蓋無聊之思無已之情也爾公爾侯作大夫口中語便妙若作天子自語則公之侯之可矣何待商量乎若謂爾其貴然而來乎爾之來也天子將以爾為公為侯則爾之逸豫無期矣何必以優游遁思為逺豫乎慎云者挽留極苦之語蓋深恐其優游遁思也○四章則果不可留矣絷維既無所用公侯亦不可待惟秣以束芻而深美其人之如王知二疏去國道路之人望其車塵嘆息以為賢者而已至於目斷心傷但欲惠我好音眷戀繾綣

傷于渭城之曲迫于小山之辭矣○遐心即註所謂遠我之心與陶詩逺心不同蓋在彼空谷即所謂逺心也此遐心從金玉爾音看出不過望其於空谷之中不我遐棄而已高人去國一往不顧為此言者朋友無聊之極思耳鍾伯敬譏考亭未讀陶詩不知此處遐心二字深求之則味淺不若淺求之其情深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旋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序曰刺宣王也○宣王之初舉流離之民而勞來還定安集之於是乎有鴻鴈之歌當時異鄉失所者或相率而歸于王迨其衰也政怠俗偷州里族黨相恤之禮微而民始咏黃鳥矣婚姻故舊相賙之情虧而民始咏我行其野矣民生無依怨懟復作以莫非王土之民而曰此邦曰復我邦族故曰刺也○黃鳥者異鄉來歸之民呼本國之人而告之如所謂無寓人於我室我將反也首邦族次諸兄次諸父情愈親而思愈苦矣○不可與明謂不能察人之疾苦猶云聽之不聽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我新特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序曰刺宣王也○樗莊子所謂擁腫卷曲不材之木也蓫惡菜也一曰牛蘈一曰羊蹄菜似蘆菔而長赤梅誕生曰蓫一名馬尾草一名蓨一名蔏藋葍亦惡菜也一名蕾大葉白華白根○此詩大意註所引臨川王氏論之詳矣重言昏姻之故見相依非無因也至于不我畜而終無憾詞但曰復我邦族言歸思復而已蓋其厚也厭貧而趨富此風俗所以日偷也然詩人以為此非以人之富而棄我之貧特以我之故有異于彼之新耳似代為出脱者然此則忠厚之至也然詞愈婉而意愈深矣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

云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竹叢生行鞭深遠故曰苞伊洛以南雉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雉熊似豕山居冬蟄當心有白脂如玉謂之熊白其味甚美其胆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好舉木引氣所謂熊仲是也冬蟄不食饑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羆似熊而大猛憨多力能拔大木遇人則攫之俗云能羆眼直惡人横目也虺似蛇細頸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稗雅云虺小於蛇銘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是也蛇古字作它古人屮居患它故相問曰無它稗雅曰魚屬連行蛇屬紆行故曰委蛇委蛇莞蒲席也漢氏又謂即燈心草竹幕所以覆席也○古入成室必燕飲以落之則有頌禱之詞故凡稱宮室制度之美者所謂頌也如張老以美侖美與為頌也凡稱似續子孫兄弟室家所謂禱也如張老以歌哭聚國旅為禱也然篇中首言兄弟終言子孫乞偽美頌善禱使有國家者兄弟無萁豆之泣而子孫有瓜

則之繫天下之福孰大于是哉○首章頌宮室而禱其兄弟相好蓋其宮臨水而面山故秩秩言其水之環幽幽言其山之遠其下如竹苞以言其基之固其上如松茂以言其工之密而又祝其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尤此二句一正一反禱不忘規所謂善禱也蓋惟相好無尤故能聚國族于斯一或戾焉雖欲長保是室不可得矣繼體之君所嫌逼者莫如兄弟故相好無尤從其久遠言之也二章頌宮室而禱其似續妣祖曰似續妣祖則中興堂構維新在是矣為室者先其垣墻言百堵者舉外以包其內也西南其戶則堵以內之制矣言西南者舉西南以該東北也居處矣語則所謂歌于斯也三章頌其垣墻之美而為君子攸芋蓋築室者板築之固如此則風雨鳥鼠可無憾矣天子之尊大豈在宮室雖茅茨土階未寗不尊大也所謂尊大亦就其規模氣象言之耳若蕭何云非壯麗無以示威唐人云不覩皇居壯安知天

子尊則非詩意矣四章由垣及塈而頌其為君子攸躋前四句註解已明若其形容工妙則張平子班孟堅賦中數百言不能悉者此以四句寫之君子攸躋天子氣象儼然在望矣五章由堂及室而須其為君子攸寧正者陽室也曰噲噲其正則下句之為偏可知矣冥者陰室也曰噦噦其冥則上句之為明可知矣寧謂休息也六章則由堂而及於寢矣自此以下皆禱辭也乃占我夢禱者設為夢語筆意空幻與前數章映帶聯絡妙在無端若無此數段便似後代宮殿通用麗語不見古人文字波瀾矣七章設為占夢之語也八章九章設言占夢而驗也至此想愈幻而意愈遠矣裳下飾璋半圭不衣而裳不圭而璋者成人有漸故也為天子之子孫則朱芾矣有室有家生人之常為君為王又天子子孫之常而禱者必及於此所以豫祝其成人之福也女子豈可有非乎又豈可有儀乎無非見女子之德無儀見女子之福蓋女

子惟所遭不幸而後有善可見若福德之女吉祥無
事則但無違夫子而已若揭揭然自著其善是即非無
之大者矣故必無儀然後見其無非猶易之言無咎
無譽者必無譽然後見其無咎也下二句乃其所以
為無非者酒食中饋女子之事舍此皆外事矣女
子而强與外事此父母所憂也故曰無父母詒罹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
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
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
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
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乃夢衆維魚

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
室家溱溱

序曰無羊考牧也○羊性善羣每羣以一雄為主舉
羣聽之俗所謂壓羣是也羊以瘦為病六畜之死皆
善[illegible]敗而羊為甚有疾輒相汙故善牧羊者求其不
騫不崩亏之騫虧也崩羣疾也羊羣則欲其和戢戢
者和也牛病則牛燥濕濕者潤澤也牛之黑唇者曰
犉黑背曰牰黑耳曰犚言其犉則其餘可知也稗
雅曰牛耳無竅常以鼻聽故盟于神者必執牛耳蓋
以不聽為戒也○斯干考宮無羊考牧皆有頌禱之
辭蓋宣王當大亂之後饑饉流離所不能免故於考
牧之詩而以年豐民殷為禱首三章言牧事之盛末
章則因牧事而言富庶之祥所謂禱也以誰謂發端
驚喜之辭見畜牧耗而復盛也羊之和於角見之牛

之安於耳見之言其安且和則牛羊之盛可知矣角
濈耳濕巳具畫意降池飲阿或寢或訛則不獨畫其
形體并其性情而形容之矣韓退之畫記一篇皆從
此三句脫出爾牧來思以下又畫出牧人何蓑笠負
餱糧奔走追隨於風雨隴畝之中筆墨生動光景閑
適妙絕三十維物備色也爾牲則具備用也皆所以
言其盛也三章又從牧人取薪蒸搏雌雄言之蓋牧
者既有餘閑則牛羊之欣欣可知巳矜矜以下專言
羊而不及牛者蓋牛馴羊躁故羊易耗敗牧羊者得
其性則無騫崩之患故舉羊而牛可類推也矜矜羊
愛牧人也兢兢羊畏牧人也古人豢龍馴虎各有其
道時其饑飽審其欲惡故雖暴物可擾而狎也今牧
羊者能得羊之饑飽欲惡使羊愛而畏之矜矜然兢
兢然惟牧者之命是聽故不騫不崩之羊無待鞭策
但麾之以肱而三百之羣皆畢來既升矣蓋人之與
羊始則相狎既而相忘則得其性之故也末章幻狀

牧人一夢最為奇絕蓋前三章但侈畜牧之富則一
烏氏倮谷量牛馬可以當之矣與中興天子有何關
涉故此處將歲豐年和生齒繁庶之事從牧人夢中
寫出映帶聯絡離合斷續妙在無迹衆魚旐旟夢境
恍惚占夢數語尤為空幻誦詩者但觀其大意所在
而已若必求其說而實之則所謂癡人說夢也

詩觸卷四

禾川水田居士賀貽孫子翼父著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弗問弗視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序曰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僣父曰姻兩婚相謂曰亞言一娶姊一娶妹相亞次也○序言刺幽王而詩則言尹氏盖刺尹氏卽所以刺幽王也作詩之意在於諷王然前八章無一語及王至九章始致慨於我王之不寧十章又屬望於王心之式訛則忠愛之至也古人作刺詩曰寺人孟子作為此詩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訩皆直揭其名不難以身為怨府可見直道遺風雖權臣擅國至於不敢戲談然詩人之詞終無忌諱乃知三代而後不獨君子不能如家父卽小人中求一能容家父之小人如尹氏者亦不可得世道淪喪可勝嘆哉○首章正言尹氏誤國之罪也此詩為告王而作故其辭危其旨遠鎬京面對終南首言南山者從所見以起興也師在保傅之上尹又世卿之家此其所以赫赫也望重責深宜何如以副之乃大肆威虐使人憂心如惔而不敢戲談則國雖未及卒斬而卒斬之形已見矣蓋國之元氣小人斬之

然以其未遽斬也遂輕忽而無所警懼其勢不至於卒斬不已既卒斬矣而尚不察則終莫之察矣曰既曰卒皆危之之詞二章言尹氏誤國本於心之不平也不平是一篇大意以下種種亂政皆從不平而生草木山之實也草木之實生於南山其猗猗其長者無不平均以此反興尹氏之不平也不平謂何一語最警惟其不平是以天怒而喪亂繼之人怨而謗讟隨之至此而猶不懲創咨嗟則不平何時而平哉懲嗟二字合言甚妙不懲則嗟嗟亦無益然使猶知有嗟尚有懲時彼且不知自嗟烏能自懲哉三章重言尹氏位高責重以見其不宜不平也氏猶本也王介甫鮮此句云言尹氏者京師以大族為氏言大師者朝廷以尊官為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從出也均猶平也曰國均則非不平之人所宜秉既已秉國之均是宜有以持四方而輔天子而使民不至迷亂失所矣今以不平之人虔之遂使昊天不愍而至於薦瘥喪亂

馬則豈宜久居此位而使人類澌滅至於空我師乎空我師猶言靡有孑遺所以甚其罪也四章著其不平之實也王委政於大師而大師又委之姻亞之小人所謂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之人誤大臣也家父於此乃舉秉均之道以警喻之曰所謂平者以大臣之於大事必躬之親之若弗躬弗親盡委之人安能見諒於庶民乎況所用之人必問而謀之衆仕而試之以事其未問未仕者勿市恩以罔其君惟坦夷其心知不可用則已而退之無使小人有危殆之禍馬則可也今汝之所用者姻亞也大臣之所以鼓勵賢才若惟此臙仕耳瑣瑣姻亞而皆臙仕則臙仕皆穢途矣欲無小人殆豈可得哉姻婭上着瑣瑣二字鄙薄之極五章言已亂在於乎心天生尹氏以禍天下是用降此鞠訩大戾然君子處此豈無回天之道哉使君子能自平其心以任尹氏尹氏能體王之心亦平其心以任人躬之親之問之仕之以求居乎其

極庶幾民心可息矣既躬既親既問既仕則所謂夷也君子而夷庶幾民之無怒可遠矣民心息而惡怒遠則不傭不惠之天庶幾其可回矣屆極也卽無遠弗屆之屆君子指王而言君子如屆如夷則尹氏莫敢不屆不夷而民心可息惡怒可遠猶所謂君子如怒亂是遄止也下文式訛爾心亦卽此意時解以尹氏為君子則失之矣六章傷尹氏惟不能平心所以禍亂愈生也尹氏所為不為昊天所恤故亂未有已與月俱生而使民不得所安此我心之憂不但如惔而且如醒也如惔者焰威方張猶有惚時如醒者酩酊正濃何時可醒耶誰秉國成憂而詰之之詞也猶云是誰秉國之成乎乃不躬不親不自為政而以任之姻亞小人使我百姓終受其勞瘁則亂何時已也七章言天下將亂而無所歸也家父自謂我駕非無肥牡其項領可以無所不騁而遜瞻四方則蹙蹙而無可驕者蓋憂亂之甚雖以四方之大而常若無以

容身者作者至此詞促情迫視此身為桎梏視宇宙為囿圍矣八章極言小人譸張之狀以見君子所以窮蹙也當其恕也無故而戈矛及其喜也無故而醻酢寫出小人情狀極為刻畫其傳神尤在如相醻矣一句包藏無限殺機蓋小人之恕易測而喜中之恕難測戈矛可避而醻酢中之戈矛難避此所以四方蹙蹙而靡所騁耳九章所以深咎尹氏也惟天生尹氏以禍天下故言尹氏不平而又曰昊天不平見尹氏之不平天為之也昊天不平則我王安有寧乎不懲其心而怨人之正已者此古今小人常態使皆知懲已而恕人則無復有小人矣十章家父自言作詩之意特以窮究王訩之所自而終以萬邦之畜冀望於王心之式訛蓋其望王也深而規王也至乃知從前所以責尹氏者皆所以責王蓋其忠愛篤摯如此其極也合全詩言之前後反覆皆言不平之禍而不平之禍始於用人篇中凡六言天六言民蓋天子大

臣之心與天心民心原相感召也用人而不得其平則天怒民怨從之矣然玩弗躬弗親不自為政等語則尹氏亦似非巨奸大憝但以用人不平私其姻亞遂至罔上誤國冒千古小人之名家父歷歷言之可當彈章可代諫疏且可為權臣千古龜鑑矣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涼涼哀我小心癙憂以痒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

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於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序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蜴蜥蜴一名蝘蜓一名蠑螈一名蠑虎一名蛇醫蛇體有傷輒啣草傅之故曰醫也又名守宮以朱飼之其體盡赤擣之萬杵以點女人體終身不滅如赤痣偶則滅故曰守宮其鱗色如蛇而四足輔兩旁夾車之木也輻以固轂輔以益輻故以輔為賢人喻也○訛言亂國此小入所藉以傾君予也然君心非有所感訛言亦何能為哉此詩意在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句然僅一言而止而前後反覆纏綿或呼天或援民或號父母或自哀或哀人既痛恨於小人復感傷於君子不極淋漓不止乃知凡詩文到痛快透徹使人可歌可泣者皆哀世之言也○首章憂訛言之大也霜降匪時訛言孔將蓋天人皆變矣凡虛偽反覆以感人聽聞者皆訛言也訛言足以動衆而罔上故衆人不憂而我一人獨憂之夫此衆人不憂而一人獨憂者是卽亂亡之象可憂之甚也獨憂之人有憂而不敢明言故憂愈大而心愈小夫使人有憂而不敢明言豈不可哀然人不我哀惟我自憂之而我自哀之耳所以竊憂而至於病也鼠憂穴中誰相為憐此獨憂之喻也二章自傷不幸值此訛言之世也至於怨及父母則無聊甚矣不

先不後政明胡俾我瘉之意好醜卽毀譽也訛言之人毀譽任其所私好醜皆憑於口所以我憂益甚而見侮於人也侮字從上章獨字看出舉國方且安危而利災見有獨憂者反以為過計而侮之矣所謂飲狂泉者以不狂者為狂也三章窮訛言之禍也我所憂心惸惸者念我何不幸而將與此無辜之民同為亡國之臣僕乎既為臣僕則將受祿於人矣所可哀者我此人斯不知流離何所又將食誰人之祿如烏飛三匪不知誰止也謝疊山曰忠臣不事二君豈食他人之祿我所哀者但一世之人從人受祿耳此疊山自言已志耳若詩人忠憤之言不過為危語以諷上猶箕子所謂我罔為臣僕而已未必有如此周旋況食毛茹救亦其祿也何必事二君乃為食祿乎四章以止訛望之於天蓋無聊之思也瞻彼中林所存之木惟薪惟蒸耳此民今方殆之喻也天豈夢夢哉特以方殆之民見目前小人之勢若有以勝天迹以

天為夢夢不知此乃未定之天耳及其既定則將無人不勝而豈小人足以勝之也哉夫天非有意於憎小人而終欲勝之也各報其人之天而已各報其人之天所謂定也知有定之天之勝小人也非以憎小人則知未定之天之有時為小人所勝者亦非以羅小人可知矣五章責王不能懲訊也山之高也為罔為陵今乃以高為卑此卽訊言之類而王乃莫之懲焉王既不能懲訊而滿朝之人又不能辨訊則訊寧有已哉蓋王之不懲王自以為聖而謂人莫敢訊也滿朝不能辨訊滿朝自以為聖而謂訊莫能興也是以召故老而訊之皆未知訊之為訊猶鳥之雌雄人所易辨而亦莫能辨焉則予聖一念誤之也亂朝之人妄自誇負其實朦朧千古一轍六章言訊言不懲使人無以自容也天本高也而今之戴天者僂行而局焉則無為貴高矣蓋有使人不敢不跼者而非天也地自厚也而今之履地者累足而踏焉則無為貴

厚矣蓋有使人不敢不蹐者而非地也夫天地豈有局蹐焉為此呼號者以雖無其事而已有其倫有其理則謂天地局蹐亦可也哀今之人胡以為虺為蝪以毒於人而使人至此極乎蓋恨之也七章詩人自嘆其進退無據以見王之不能用賢也彼高瘠之田尚有菀然特生之苗乃天之摧抗我也則視我如大敵然必欲克之而又恐其不我克者則曾板田之特所不若矣彼初之求我以為則者亦似乎相需甚殷而恐不我得矣及既得之後則但蠹縻而束縛之如仇讐然使我手足不展而無所劾其力則是國之於我在若用若舍之問我之於國特不進不退之人亦何貴於求我為哉蓋所謂求我則者徒慕虛聲以為軌則如蔡京之於楊龜山石亨之於吳康齋但示一標榜而已非真能求賢也執我仇仇如檻中之鹿籠中之雉無復長林茂草之樂此時卽欲求退而有所不能矣然則當亂世而使人得掛冠而隱者不可謂

非倖事也八章指亂本也言我心所以憂而如結者以今日之政朔以遂致此厲乎此句已隱以致厲之人指褒姒矣燎之方揚易滅也而反難滅赫赫宗周難滅也而反易滅則褒姒之故耳此蓋詩人忠憤之極若謂王之棄賢信訛皆由此人則當赫赫未滅之時而滅之形已見矣明皇幸蜀百姓伏蘚下皆曰草茅之人知有今日久矣亦此意也九章十章一反一正皆以任賢為已亂之方也終其永懷教之以深思遠慮也車方涕險而又窘於陰雨泥濘以此喻難將至也此時而尚不任賢譬如重載之車而棄其夾輔至於傾輸所載而後將伯以助予豈不晚哉明皇幸蜀方思九齡將伯助予之謂也又言若能無棄輔以益爾輻而又數顧爾僕勿待既敗而後將伯求助則可以不輸爾載而終踰絕險矣而奈何曾不以為意也嗟乎以周室磐石之固而褒姒一婦人以衽席間滅之此時此勢已深知其不可救矣然猶諄諄然藐

之曰無棄爾輔曰屢顧爾僕曰終踰絕險似猶冀望於萬一者此則忠愛之至無已之情也十一章知其終不可為而復嘆也魚不能相忘於江海而畜於沼失魚之性豈魚所樂哉既畜於人網罟隨之雖潛伏於沼已昭然而不可避矣以喻已處亂朝卽欲蹈晦而不能是以憂心慘慘惟痛念於虐國之人而已卜二十三章極狀小人得志之禍也云字毛朱皆訓旋謂周旋也小人得志方且與其隣里昏烟鳴豫燕樂怡悅不已彼之所樂我之所憂也然憂者愈憂樂者愈樂仳仳者彼且有屋蔌蔌者今方有穀則小人之得志尚未艾也小人擾民以成富小人有屋小人有穀此民之所以無祿也然天實椓喪吾民亦何尤焉所可哀者彼富人猶可勝其掊尅此煢獨者安能受其殘酷乎翻矣二句蓋於衆苦之中哀其尤苦者猶言土國城漕我獨南行於同勞之中傷其尤勞者耳夫使人情展轉較量至此欲國之不亡其可得乎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皇父孔聖作都於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序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交謂晦朔之間日月交會也隋張冑元曰日行黃道月行赤道月道交絡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以下卽當食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朱子曰赤道在天之中黃道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會時日月在黃赤交處相遇望時日月正對向如一在子一在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日常在上會時月在下掩日故日為之食月食謂之闇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闇至明之中必有闇虛望時日月相對無分毫相差為日闇虛所射故月為之食也陳潛室曰日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蝕日月相望日與月亢則月朏又曰日月非真有蝕也陰陽偏强偏弱之微也日氣弱則月侵黃道而行以魂掩日而日似為食若月氣弱而行或倚避顛側與日差池則魄虛而月似為食總之不宜並而並宜對而不對皆陰陽之病微故宜修人事以咎之然日月雖弱不與羅計二星相値則不食惟羅計恃强爭道而二曜讓之則見食矣日食已屬天變矣又十月純陰之月辛爲陰金卯爲陰木日月皆陰則陽氣衰微之甚也○全詩言天變由於小人而皇父小人之魁也其興役遷徙則皇父所以播惡而致怨者然非幽王用之不至於此故曰刺幽王也鄭康成以此為厲王之詩毛氏誤改為幽王然詩中所謂艷妻煽處業已明指襃姒矣月幽王二年辛酉西周三川皆震是歲三川竭岐山崩卽詩中百川沸騰山冢崒崩之據若謂幽王司徒為鄭桓公又安知不與之先後任事也哉○首三章歷言天變而日食則天變之大者也十月夏正也十月之交純陰之月日有食之猶正月繁霜在夏正四月純陽之時也微虧也謂陽氣弱而見虧也陽弱陰威此臣奸君女惑男夷猶夏之象災見於天而民受其禍所以哀也○日月告凶者垂象以告人尚也不用其行月不避日也四國二句乃告凶之故用良則陽為政不用其良陽弱之驗日月之食皆由月不避日所致故月食非常也然猶曰陰不勝陽視之日食則為常也日食則陰勝陽矣此其召之者必有不臧之事而于何不臧乎于何者教之以思也○太平之時電不煐目宣示光耀而已雷不驚人號令起

發而已今雷電而致於不寧不令則天之示變非但日食一端也況川沸山崩地變又從而應之乎為谷為陵言沸崩之甚也不斥王而曰哀今之人者婉辭也憯則懲矣不憯不懲是以天變為不足畏故哀也○四章言天變之由在小人用事即所謂不用其良也皇父小人之魁一小人乘權而衆小人得志蓋布置甚密滿朝皆其黨與矣從古小人蔽君怙勢植黨營私未有不與椒房之寵互為奧援者小人蔽於外豔妻煽於內羣陰無陽災異所以繁興也○五六章以作都徙向咎皇父也皇父之罪非一事而作都徙向其大者也豈曰不時曰予不戕揣皇父意中之言以狀其驕恣也皇父以天子之卿作都畿內強民徙而居之明知興作不時而乃自謂豈曰不時其氣燄固已不可嚮邇矣又不謀之於衆而遽撤其牆屋使其田卒汙萊而無所食而復自謂曰非我戕汝穡在則然蓋其假大義以相壓使人莫敢誰何如此描

寫驕態宛然如見孔聖者皇父自謂甚聖即以其自謂者譏之趣甚建國擇卿而取其多藏者且不憖遺一故老以衛王但擇有車馬者皆從而往向如漢徙富人以實五陵欲以封植私國蓋其殄民背君又如此者○七章言皇父信讒也小人以類相召當彼熛灼之時復有小人附和以肆讒虐者故雖黽勉還徙不敢告勞尚以無罪而被讒夫黽勉無罪尚且被讒況不黽勉乎自天由人而相呼應言此下民之災匪天為之讒者為之耳噂沓背憎刻畫最工噂聚談也皆重複也讒者相聚謟曲繁累貌悅背毀小人情狀彼此皆然既操是術以惑亂王室及其得志人亦以此惑之而各不自知此其所以為小人也○八章嘆已之憂勞以終一篇之意也章內四我字徙者對居者言之也此時天下大病矣寧復有羨者逸者而曰四方有羨民莫不逸者蓋身在憂內但見他人之樂如身坐鼎鑊者見夏畦揮汗烈日中輒羨其清涼也

蓋傷心至此已極矣末二句無可奈何自解自慰不怨之怨可以深於言怨者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謂爾遷於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序曰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元氣廣大曰昊天仁覆閔下為旻天無聲而涕出如血之出故曰泣血蓋凡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此詩命題之意不知其故續序強解之與詩意殊不相涉反覆咏嘆以求其義莫如朱註所云居者責去者之說為妥然序曰刺幽王而篇中多責同列之詞蓋幽王暴虐當時必有以去為明哲保身者然使人人為明哲則君臣之義廢矣故作者絕望其君而觖望其臣

其觖望其臣若乃其所以深於刺王也。首章述饑饉以發離散之端也當時在朝之人必有借饑饉而去以避讒害者故於篇首及之離散之端原不在天姑為無所歸咎之詞以志悲焉耳昊天曰不大昊天曰疾威各就其義類而反之也天降喪亂豈以無罪而獨怨以天為弗慮弗圖者怨極之詞也二章言入心離散也周未滅而曰既滅者謂雖未滅而有既滅之形蓋危辭也靡所止戾亂無已也正大夫離居先去以為民望誰復與我共事而念勞勩哉惟正大夫既去於是內而三事大夫亦莫肯夙夜在公外而邦君諸侯亦莫肯朝夕匪懈蓋身雖未去而心已離無復君臣休戚與共之義矣凡此皆周宗既滅之形而王獨覆出為惡則此亂之終何所止戾哉三章因人心已散而以各敬其身望之也蓋承上章而呼天以訴之以奈何有法度之言而王不能信如行邁者一往而不知退則我不知其所至矣然王雖為惡凡百君子豈可因王惡而忘敬哉各敬爾身而已知各敬爾身則知相畏知相畏則知畏天矣而胡不相畏乎胡不畏天乎蓋當時之人皆以王惡已稔不可圖存其離居而去者則曰尸位無益也其莫肯夙夜朝夕者則曰勤勞無施也故詩人責之曰此非不敬王也乃放棄而不自敬其身者也各相推諉而不相畏者也不知疾威之所底而不畏天者也深切沉痛殆使人無所逃罪矣四章責其不言以明其不能敬身也兵戈之禍成矣勢不可退也饑饉之象成矣生不能遂也曾暬御猶知慘瘁而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則是一人憂之而衆人不憂小臣之言而大臣不言也聽言二句極描滿朝落落窺望之狀聽言者探君所聽之言咎之而已若一語招讒即惴惴而退矣若是者各愛其身而非各敬其身者也畏讒畏禍而非相畏非畏天也五六章代為憂時感事之言以責其去也蓋不可去之義前已悉責之然責之而不原其情

彼將有辭自解至此始權為寬假之詞若謂今日諸臣固亦有萬不得已者矣吾方責爾以言而今之言者則可哀矣上方好佞而惡忠忠言則躬瘁巧言則處休而欲求百爾君子之用訊此實難矣吾方責爾以去而今之仕者則棘且殆矣上方好枉而惡直直則見為不可使而得罪於天子枉則見為可使而取怨朋友而欲求百爾君子之敬身此又難矣但所貴乎賢者謂其能於極難之中竭吾力之所能為循吾分之所當為焉爾若皆以為難而去之將委天下事於何人乎蓋揣去者意中之言以塞其辨寬之乃所以嚴之縱之乃所以擒之也匪舌是出猶云吶吶不能出諸口也忠言似吶政與如流相反怨及朋友懼清議也當此時尚有顧忌朋友之人蓋亦賢矣此詩人所以責望獨深也七章窮去者之情也蓋不可去之義與不得不去之情既前後反覆言之矣此時無可相諉則以室家為辭故又詰之曰吾謂爾宜歸而遷於王都爾則曰予未有室家且畏禍甚深至於憂思泣血無言不疾蓋其詞遁其情懼如此獨不念爾去國之時又誰從作汝室家乎豈出可作室而歸獨無家乎窮詰至此愈無辭以自解矣此皆大夫責其同列之詩或因曾我暬御我字遂以為暬御所作不知詩特舉暬御之慘瘁以起下文凡百君子耳然則哀我填寡豈小宛亦填寡所作乎

昊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卭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

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為猶匪
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
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
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不敢
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

序曰小旻大夫刺幽王也○詩意刺王誤用回遹之
謀而已然篇中專指謀者誤國之罪薄責其君而厚
歸其臣此則詩人忠厚之旨也凡刺幽王詩自節南
山以下諸篇無非咎其臣之詞不獨此篇為然說詩

者反覆而咏嘆之則詩人言外之意躍然矣○首章
言謀猶回遹無所歸怨而歸之於天也不臧即回遹
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不待其謀之敗而誤國誤民
之病已先見矣故以孔卬嘆之孔卬即所謂何日斯
沮也二章就上章而申之見小人回遹之謀皆喜同
而惡異也潝潝訿訿從來小人情狀不出於此小人
相聚雷同附和潝潝然如蚊聚蠅中衆口同聲然其
雷同附和之時無非以排誣正人為事者故此四字
必合言之乃全蓋當潝潝時而訿訿之象已具矣若
是者彼所謂可喜吾所謂可哀也具是違具是依二
具字又從潝訿生出舉國之人依之違之如出一辭
無復敢為他論此所以蒙蔽天子而有不臧覆用之
事也伊於胡底言潝訿終無已時此其所以孔哀之
故也三章言小人回遹之謀皆競智而避禍也我寵
二句極言末世議論多成功寡之象蓋天下事任與
議崇相蕪也今謀夫孔多紛紛各肆其說則有議無

任并其所譏亦付之空言矣安能有所集哉發言盈
庭二句形容小人攬權避事尤為刻畫蓋成敗可付
之君國則各逞胸臆為數陳禍福稍屬於身家則共
相回互為觀望夫謀國者必身任其成敗禍福然後
智勇畢出而事無不集故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
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蓋謀者若是其不易也今人
謀夫孔多者外飾虛詞內圖弛責當其盈庭則人人
恥居局外及其執咎則人人恐在事中事成則言者
居其功事敗則言者辭其罪是非鋒起臧否愈淆如
行道者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之地安能進於道哉
四章言小人回遹之謀皆舍遠而圖近也小人所見
不過目前故雖鄙瑣猥賤之邇言亦聽而從之即前
章所謂不臧是依然就彼邇言之中亦且嚚陵詬誶
而不自已蓋小人相謀而不能相下故常角立互持
以至於相爭即前章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是也夫築
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為國而與邇言之人爭之非
徒無益而反害之安所遂吾成哉五章責以用賢也
吾所以惟邇言是聽是爭者豈皆無可與謀哉夫國
雖靡止民雖靡膴然有聖者有肅謀哲乂者固未當
乏人也今皆舍而不用如流泉之往而不返則雖舉
國皆賢亦徒付之一慨而已六章因小人回遹之謀
而懼及於禍也小人但知其已然而不知其將然知
暴虎馮河之患而國家之變有大於暴虎馮河者則
不知也惟身在憂中而不知憂此則可憂之甚者我
所以戰戰兢兢如臨
深履薄而未有已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
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
爾儀天命不又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

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
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
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序曰小宛大夫刺幽王也○鳴鳩斑鳩也似鶉鳩項
有綉文大豆曰菽螟蛉桑上小青虫也果蠃即今細
腰土蜂純雄無子連泥作房如併竹管取桑虫負之
祝之曰類我七日而化為子故莊子曰細腰者化今
呼大蜂地中作房者亦曰土蜂而非此細腰土蜂也
一名蠮螉脊令飛則鳴行則搖首尾相應故又名雝
渠渠之為言勤也以其飛且鳴之勤興兄弟之夙興
夜寐也桑扈竊脂也好竊肉脂食之而不食粟淮南
子曰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非廉也稗雅曰桑扈有
二種青質嘴曲食肉則此交交桑扈率場啄粟者是
也素質者其翅與領有文采則所謂交交桑扈有鶯
其羽者是也岸與犴同犴胡地犬也似狐而小黑喙
善守故以牢獄為犴狴犴一作豻○此詩序云刺幽
王毛傳遂舉詩中之言牽合附會於王身不獨失序
意且失詩意矣朱子謂此非刺王乃大夫遭亂而兄
弟相戒以免禍也但旣曰兄弟相戒免禍此即所以
刺王者詩人之旨深厚可思豈必如後人醜詆怒罵
然後爲刺耶朱子之言蓋與序旨暗合而不自知乃
特角而攻之亦可笑矣○全詩兄弟相戒之意皆從
有懷二人而生然其所以懷二人者則本諸敬而已
末章乃所以爲敬者亂世自全之道莫如能敬故詩
人於幽王之詩凡屢言之然敬與憂懼不同孔子語
司馬牛以不憂不懼而終敎之以敬而無失恭而有
禮此其故可思○首章相戒之端也鳩非戾天之物

鳩鳴而欲戾天力不及而心有餘以興遭亂憂傷而
念昔人如鳩戾天心力不相赴也明發追皂即懷二
人則無時不懷可知矣二章兄弟相戒以敬也酒力
與人爭勝溫以克之所以杜酒禍也彼昏不知者質
本昏矣又專壹於醉焉則昏者日益其昏矣以其有
餘於昏故曰富溫克者愈醉愈見其齊聖昏者愈醉
愈益其昏則不敬其儀之故也敬與不敬天命去來
之關也故兄弟交相儆諭而曰各敬爾儀一不敬則
天命去之矣可不戒哉三章言各敬爾儀之道不獨
以之自善且可以善其子也中原之菽可采而得然
不采不得也螟蛉之子可祝而似然不祝不似也以
興善道可學而至即不似者終有時而似在我敎之
誨之而已式穀之道不越於能敬蓋亂世兄弟但求
各敬爾儀以免於禍然必上念父母下念子孫則其
意念深矣四章兄弟以夙興夜寐相儆諭也脊令飛
而且鳴其勞如此今我兄弟曰月逝矣夙興夜寐雝
所進之道不同然其不敢自暇自逸以忝於父母則
一也無忝所生綰上明發二句最為有情得此一綰
遂覺此詩前後無非為父母而作者當亂世人心最
為息玩故以人情最切者警之人情最切無如父母
既念父母未有不及其身與其兄弟子孫者念父母
而及其身與其兄弟子孫則自無不敬矣禮曰身也
者親之枝也敢不敬歟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
是傷其本傷其本則枝葉從之此之謂也五章言憂
亂之切以見其不容不敬也桑扈不食粟而食粟病
寡不宜岸獄而宜岸宜獄蓋必無之事而今忽有之
則亂之甚也所以心煩意亂握粟出卜以求所以自
善者握粟出卜極狀貧窶之態貧窶如此而不忘自
善之道則情愈迫而意彌蹙矣末章極言其敬也集
木臨谷履冰皆所以為敬也恭人小心謂他人也戰
戰兢兢則自謂也亂世君子皆無罪而憂懼如此我獨
能無履冰之恐哉君子無時不敬豈為免禍而履冰

然而免禍之道亦終不越此矣。朱子語錄云今人看文字敏者揭開但曉然於意味却不曾得但看百遍自是強於五十遍時看二百遍自是強於百遍時如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初看也只尋常但裏面意思却有說不得解不得的意却在說不得裏面數語可為讀書之法錄之以示學者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君子信讒如或酬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序曰小弁刺幽王也。續序云大子之傅作焉。鸒一名鵯鶋郭璞曰雅烏也雅與鵯同小而多羣腹下白蓋爲之不反哺者謂之雅烏。古序止發一語而已自一語而外皆毛衛諸儒以其師說續之也故續序之混古序前已辨之審矣及誦小弁之篇而知續序之有不可廢者序曰小弁刺幽王也宋人不察遂稱大子宜臼自作夫臣子得罪於君父宜引慝負罪之不遑乃託之歌咏以刺君父豈非高子所謂小人之詩哉孔子作春秋而書趙盾弑其君夫桃園之賊非趙盾所知也而孔子以為釁由趙盾為臣子者無所逃罪則雖不知猶之知也申侯親率犬戎弑幽王而立宜臼當時宜臼居申豈不知之知之而不討賊又從而為之戍申戍許焉此其罪非趙盾所可同日而語矣而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夫以篡弑之賊而稱其仁且擬之以五十而慕之舜則亦異於孔子矣及見漢儒續序曰太子之傅作焉而後知古人諷諫之深而孟子親親之言為不誣也夫篡弑之罪此宜臼異日事也當其被讒見廢之先宜臼固無罪矣無罪而廢為之傅者豈能無辭哉先王之教太子也大傅在前少傅在後欲其知君臣父子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太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太子以有罪而廢傅之罪也太子以無罪而廢亦傅之責也為宜臼傅者既不容已於言而父子之間又有難於言者於是托為宜臼哀慕之辭庶幾幽王之一悟所以曲全其孝而嘿動其慈人臣諷諫之道無以踰此故曰小弁刺幽王也三百篇中凡涉諷諫者皆稱謂刺所謂刺者旁引深諭中人之隱使之悔恨怨艾云爾非盡加後人譏而刺之之謂也孟子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人子不幸而當親之大過慘傷痛割所謂怨也怨者

必慕故其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怨慕之言仁人孝子至性之言也而豈宜曰篡弒之賊所能哉特為宜曰傳者於其初之無罪而廢也遂舉宜曰所不敢言不能言者代為言之使若出於宜曰之口者宛轉纏綿以明宜曰之仁孝此則立言之道所以善處人骨肉之間也然則孟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親者非謂宜曰能為親親之事特以小弁所述宜曰之事則親親之言而已孟子當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宜曰之人則孟子固已知之深矣高子所謂小人之詩者罪其人而并及其詩孟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親者愛其詩而置其人於不論則以小弁之怨非宜曰之言而其傳之言也吾故曰誦小弁之篇而知續序之有不可廢者也○詩中憂字凡七言之而信讒易言則憂之本也首章自反也以鸞之得所歸而飛興窮人之無所歸也民莫不穀孝子自反之辭也謂民莫不善

而我以得罪於親而獲罹則我獨不善矣而我之得罪於親何哉天即親也不斥言親故曰天也二何字皆自反之辭言必有所以得罪之由求其故而不可得也云如之何四字情思纏綿亦自反意也次章寫憂也周道之上草生蒙茸萬茂先云此意即唐人所謂愁心似春草時向玉階生也如擣者心煩意亂若或擣之也擣字言憂最切非身歷者不知沈憂之人似寐不寐雖在夢中猶長嘆也憂能傷人未老而老維憂用老猶言用憂以老也用字倒下健甚憂之傷人也不獨令人老抑能令人病故曰疢如疢首病之難忍若莫如頭痛疢如疢首則病甚矣只此六句從來說憂者無此刻畫三章怨慕也桑梓父母所植以遺子孫若孝子見之猶不忘恭敬況父母乎靡瞻匪父猶云身所瞻者皆父也靡依匪母猶言身所依者皆母也不屬於毛四句自詰之辭謂豈我獨非人子而不屬於父母之毛不離於父母之裏乎然則我辰

之故耶而天生我之辰果安在乎是不可得而知也四五六章怨慕無聊之極也蜩依於柳萑依於淵物皆有依而我獨如舟流飄泊而不知所至是以憂耳前言假寐永嘆至此則雖欲假寐而不得憂之至也鹿走猶念其羣雉鳴猶念其雌物各有親而我獨如壞木之瘁而無枝何哉壞木無枝言生意已盡也寧莫不知猶云我病如此豈王猶不我知乎蓋尚冀王之見知云爾兎與死人非與人有親也當其觸於不忍之心則雖窮兎來投尚或憐而先之矣死人在道尚或憐而墐之矣豈我獨投兎死人之不若乎是以哀極而隕涕無聲也路塚曰墐左傳道墐相望是也忍字淺看謂忍而不憐我也若以為殘忍則失立言之意矣七章言信讒八章言易言蓋信讒者立罪之本而易言尤信讒之因也信讒者來則受之如飲醻爵者來而不返字法工妙聽讒者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無自而入矣伐木四句乃言其所以不舒究之

故也使君惠然而舒究之如伐木之倚其本而惟恐傷析薪者之隨其理而惟恐壞則自不至舍彼有罪而惟予罪之加矣舍彼有罪暗指褒姒申生既廢人謂子曷辭乎申生曰我辭焉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今舍彼有罪之言所謂辭也此太子所不敢言而其傳代為言之固宜其無所忌諱也又言山則高矣今所為莫高者匪山也泉則深矣今所謂莫深者匪泉也匪山匪泉則不得謂之高深矣況宮闈之內寧有如山泉之高深者而可易其言哉呂東萊引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而止之復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言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以此為無易由言之証極透蓋當時幽王必有易言之事左右嬖倖乘醉飽之後竊王意旨以樹功於伯服者故詩言及之太子廢矣而猶追論及是者以見致禍之本在此也而又以逝梁發笱設為戒伯服語似尚有復返東宮之意立言婉妙却又說轉去以

氾我已廢矣雖欲善其後而非吾力之所能為也此四句蓋古語之最婉痛者故詩人屢引之蓋屬望之極非決而絕之之詞也大凡為決絕之詞者皆感憤無聊其中有所大不忍決絕者在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序曰巧言刺幽王也○毛謂水草交謂之麋李氏曰左氏所謂孟諸之麋是也毛云骭瘍曰微腫足曰尰孔穎達曰骭足脛也瘍瘡也脛有瘡足有腫皆涉水所為也○此大夫被讒之詩序曰刺幽王而詩中皆深惡讒者無一語怨王此其所以為忠厚也○首章訴啟讒之端自天也以昊天為父母猶小弁何辜於天以父母為天也亂如此憮世亂君昏此無罪無辜所以罹讒也不言君而言亂者隱詞也慎審也身己

被讒而反覆自審則無罪無辜也二三章本讒所由生也初者始亂之兆又者既亂之形也譖始既涵一涵字描盡庸人信讒之態蓋信讒之人必不自以為信讒當讒言之來姑持兩端自謂精明渾厚隱忍以徐察其後既而猜忌中起是非外搖於是疑者有時不勝其信遂不知不覺而自入讒者之穀中所謂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也故譖始既涵由其聞讒而不能怒耳君子聞讒而怒則不涵矣不涵則讒者自不敢入故亂可速沮也君子見賢而喜則并不待怒而讒者自不能入故亂可速已也又言君臣由相疑故盟盟已非矣況屢盟乎屢盟則亂長矣信盜則亂暴矣讒者乘間抵隙以害君子猶穿窬然故曰盜言盜言美而易入如置毒芻豢中使人不覺其毒但見芻豢適口而已故曰用餤共敬也惟君子能止於敬小人諂曲側媚亦能貌為恭敬然非其止共也非其止共而王悅之則適足以為王之病而已四五章言讒人之情易知也寢廟大猷皆以難者興易者他人有心即讒者變詐不測之心故下二句以狡兎形之兎遇犬則獲讒遇智則窮惜其不遇耳夫豈終無遇之曰哉此章興在上四句比在下二句又是一體又言柔木易樹君子樹之行言易辨君子數之行言者往來行道之言好醜襍出然以君子之心辨而數之無難也數者辨之精也惟辨故能數然辨而能數則辨又不足言矣蛇蛇者碩言自然之度也出自口者口如心而出也若讒人巧言如簧則與蛇蛇出口異矣然巧言之病在不知恥耳使其知恥則自不至於讒矣末章極其醜之之詞也彼何人斯鄙之也居河之麋據地卑也既微且尰醜惡甚也此必明有所指詩人特為隱語以斥之蓋讒人本不能有為其力易除而勢易敗特未有除之敗之者遂使得為亂階然亦終將自及矣此處作不了語尬甚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伯氏吹壎仲氏吹箎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

斯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序曰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續序曰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蘓公作是詩以絕之○壎塤同土曰壎竹曰箎朱解詳矣蜮如鱉三足一名短狐含沙射人之影其瘡如疥稗雅曰蜮以氣為矢因水勢以射人俗呼水弩鵝能食之凡盟者盟將來詛者詛既往三物如鄭莊公令出雞犬馬以詛射頡考叔者毛遂取雞狗馬之血以盟是也○首言其心孔艱末言以極反側即此二語已曲盡小人情狀矣暴蘇舊交凶終隙末以至構讒與他讒人不同故以彼何人斯頻頻相嗔若為不知其人若且篇中但言其可以相見而不肯相見若媿之若恥之若為聸望若為疑揣若憐其消沮若冀其悔悟雖痛心刺骨備極刻畫而終

不言其所譖之事與被譖之由所以為高○首章其心孔艱四字無限含蓄已包反側之意蓋君子用心但見其易小人用心惟見其孔艱雖未遽至反側然其勢將必至於反側矣此詩之妙在不直指讒者為暴公而設一從行之人為言便有波折胡逝二句訝其始容而今疎也伊誰二字因其不入故怪而問之維暴之云似信似疑吞吐趣甚○二章二人從行謂暴公一人而從暴公若又一人也前既曰維暴之云矣此復為不知之詞謂此二人若其誰譖我而搆此禍乎方信而又若疑妙甚譖人者自無面目以相唁乃不責其譖而望其唁意更深婉謂爾之不入唁我其意固以我為不可矣則始者親厚之時何嘗云不可乎即此一詰已曲盡小人反覆之態矣○三章逝陳又逝於梁矣魚梁在門外陳則堂下至門之徑也譖人者外若示和若譖不由已者故逝梁而又逝陳然而中虛情悪欲進復却趦趄不前故逝梁不入逝

陳亦不敢入但聞其聲而不見其身蓋一事負友跡閃爍遂至於此故又謂之曰汝之不入豈有愧於人乎豈有畏於天乎而汝固不愧於人不畏於天也冷譴巧諷趣甚○四章其為飄風形容小人倏詭不測卒遽無序之狀最肖自南自北而不相值我心猶可自如今不北不南相值而不相見所以祇攪亂我心反不如不相值之為得也五章以下微詞緩語轉入轉深妙甚謂爾當徐行時猶不遑息今爾之亟行又何暇脂爾車乎爾既亟行則今之壹來云何徒候我空望如此也○六章又莫其還而望之多方攻詰小人至此無處逃閃矣謂爾之往也既托於亟行而不肯入矣若以還時肯入則我心安矣若還而又不肯入則爾心我不可知矣爾其於還時壹來而使我心安乎蓋自處愈高責人愈婉其立言愈忠厚而用意愈深刻使觀者但見其忠厚而不覺其深刻所以為妙○七章又將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之意而透

發之伯仲者同官親愛之稱壎箎者兩人唱和相得之喻而譙周古史考遂以為暴辛公善吹壎蘇成公善吹箎不知何據如貫者速而不解之喻言既如此則豈不我知而譖我哉如曰不我知也則請詛之詛者以禍福相要皆反覆攻詰之辭也○八章始極發其情之奸言汝非鬼蜮也靦然面目而可以視人罔極乎反側二字末始言之然終不露一譖字高極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巷宮道名即所謂永巷也永巷猶言長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周宣王時姜后待罪於永巷是也巷為寺人之所居伯長也寺人職掌永巷故曰巷伯錦文如貝故曰貝錦稗雅曰貝中肉如蝌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故曰貝南箕即箕宿也常見於南方故曰南箕豺似狗而長尾白頰而黃身諺曰瘦如豺豺體細瘦故也窮北之地多寒不生五穀投之有北使之凍餒也○此詩大率遭讒於宮刑之先既刑而作是詩以追恨之故班固於司馬子長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也萋菲小文貌

文致其罪有似貝錦然貝錦似錦而實非錦成其錦者萋斐耳大甚者小而文以大罪也哆微張貌箕其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讒者因我有近嫌之事而成其罪猶因箕星之哆然微張而侈大之也誰適與謀謂誰主是策而使爾詭幻若此也毛傳曰侈之為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避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鄰之嫠婦亦獨處夜暴風雨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避嫌之不審矣若夫避嫌而審者宜若魯人然魯有男子獨處鄰之嫠婦亦獨處夜暴風雨而室壞婦人趨而至男子閉戶不納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使巷伯避嫌如魯人則南箕不得成矣緝緝者讒人以其罪續而益之如女之績也翩翩者讒人伺人過失往來輕颺如鳥之飛也捷捷幡幡言讒口便利反覆也謀欲譖人謀欲譖言與上章誰適與謀皆有非出一人之意慎爾言也既其女遷身受其禍反若為之叮嚀為之商量為之說報應冷甚趣甚好好得志而樂也草草失意而憂也王聽不聽故呼蒼天蒼天而訴之也視彼驕人猶言彼蒼當鑒觀此人也但言視之而已未及禍福而禍福之意已在言外矣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恨之深也豺虎無所不食而不食讒人有北無所不受而不受讒人則讒人且為豺虎有北所共棄矣姑付之有昊使制其罪蓋至此愈恨愈深矣記曰惡惡如巷伯此之謂也楊宜下濕以楊園下濕之道而有時加於畝丘安知刑餘賤者之言不有補於君子哉故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敬者止讒之方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

轉棄予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
將樂棄予如遺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
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序曰谷風刺幽王也○風從上而下曰頽頽風回旋
如車輪有周旋不舍之意○此朋友相怨之詩作於
幽王之世則為刺幽王矣蓋風俗厚薄在於一人故
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維風及雨風發而雨從之此
朋友相須之喻也將恐將懼四字曲盡小人薄態轉
字有味急則相恃緩則相棄在轉移間耳維風及頽
頽風回轉不舍喻朋友相周旋也置予於懷小人意
氣相傾自足如此較愛若加膝語尤為刻盡棄予如
遺則都不復記憶矣三百篇中每有與後人詩造意
同而工拙迥異者如小弁維憂用老漢人云維憂令
人老少一人字換一用字便深一層此處棄予如遺
漢人云棄我如遺跡又覺漢人多一跡字意致更為
無窮則句法長短限之也末章言谷風在山其為長
養草木者廣矣其有死草萎木者天也豈可以是廢
長養之大德哉小人之交德厚不知怨小必記自是
常態此二語乃古今覆雨翻雲凶終隙末之本使反
是焉則白頭如新寧復有不全之交哉然朋友相棄
而先自居於小怨若為分任其咎者亦見古誼巷伯
篇中吟兮後兮亦先自居於避嫌之不審蓋朋友之
道莫如自反先責已而後責友此所以為君子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
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
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

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
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
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
我獨不卒

序曰蓼莪刺幽王也○嚴華谷曰莪蘿蒿也蒿草中
之高者蔚牡蒿無子者梅誕生曰蒿類甚多一曰蓬
蒿召南彼茁者蓬是也一曰青蒿又名菣小雅食野
之蒿是也一曰牡蒿又名蔚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
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似小豆角小雅匪莪伊蔚
是也一曰白蒿又名蘩召南于以采蘩是也一曰香
蒿又名蕭白葉莖粗科生有香氣大雅取蕭祭脂是
也一曰藾蒿一名苹葉青白色莖如筯而輕肥始生
香可食小雅食野之苹是也○或云莪蒿蔚皆一物
始生為莪長為蒿蔚則蒿之尤粗大者莪可食蒿蔚
則無用矣○此行役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與刺幽
王何與特以幽王之時人民勞苦致有不終養之事
則以為刺幽王耳刺幽王非作詩者本意特序之
從旁而撫時增思感傷流連則以為孝子傷心之語
皆可以剌幽王也谷風諸篇其義亦復爾爾○匪莪
伊蒿匪莪伊蔚蓋自傷不副父母所望以我為我不
知其是蒿是蔚耳哀哀二句蓋於親歿之後感念初
生自爾情深故其音與陟岵鴇羽無異而其心則較
陟岵鴇羽倍慘也缾以喻親罍以喻子猶左傳子大
叔引此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蓋缾喻王室罍喻
晉也缾資於罍父母依於子理相似也鮮民猶言孤
子也生不如死撫膺極痛之辭然其最傷情尤在久
矣二字三復自得之銜恤靡至非親歷者不知此言
之痛生人之常非出即入今其出也抱憂與俱其入

也置身無所則無時而非可哀之事矣既入矣而曰
靡至此句尤可思父兮一章又舉劬勞二字而痛快
言之連用九我字見我之所以有我者父母也生鞠
拊畜長育顧復腹九字一層倍苦一層顧復二字情
景尤真腹字更奇謝疊山曰顧者父母行而兒不隨
則回顧之復者兒行父母未行則追喚之腹者懷抱
于腹閒也父母出而有所往懷抱其子而不遽去父
母入而自外至懷抱其子而不忍置皆就襁褓時而
言數語得之哀哀父母言德已淺矣言報抑又淺矣
故但曰欲報欲報者無可報也無論承歡聚順服勞
奉養不足言報即摩頂放踵而頂踵亦父母之有豈
所以為報乎至於無可為報則德不足以言之矣無
所擬似庶幾罔極之昊天耳昊天之覆育生成豈萬
彙所能報哉唐人詩云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亦
是此意此等語意須從他父母歿後思之方見其慟
末二章見孝子觸目皆悲故覩南山遇飄風無不關

其親歿之感者民莫不穀以終養者言之我
獨何害我獨不卒慟極而無可控告之詞也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
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
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
疚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
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
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
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
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
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
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序曰大東刺亂也○續云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
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孔氏曰譚國在京師之東
○棘七以棘為七所以載鼎肉而升於俎也其制如
匙孔疏曰七用桑三尺吉禮則用棘杼持緯者也曹
氏曰梭也柚受經者也璲瑞也佩璲謂以瑞玉為佩
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四時周流名曰
天河一曰雲漢織女在漢旁三星鼎足如跂鄭氏云
襄駕也言更其肆也蓋日月五星為緯二十八宿為

經緯者右轉而經星與天同其左旋一晝夜一周而
有餘也星在天為次在地為辰周天十二次一晝夜
為十二辰晝日自卯至酉凡七時織女星當歷七次
故曰七襄也牽牛河鼓星也一曰黃姑箱者車內容
物之處啟明長庚皆金星也蓋金星朝在東所以啟
日之明故曰啟明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故曰長庚
金水二星或先或後皆附日而行但金星行在日先
則晨見而暮不見行在日後則昏見而晨不見獨言
金星者金大水小故也天畢畢星其狀如掩兎之畢
故曰畢也箕星為款客為口舌按箕四星二星為踵
二星為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北斗七星自一至四
為斗自五至七為柄斗柄西則天下皆秋矣○前五
章至不以其長皆備寫東人之苦忽從維天有漢以
下憑空幻出一段奇怪皆以絕無義理中顛倒縱橫
以寄其憤謔不必深解深解則失之矣毛鄭必欲句
句牽合幽王君臣因失詩趣後人又執以為東人望

天怨天之語亦未得作者言外之情也○首章困極而思古也饛捄皆富足之意以此為反興也饛蒲而捄曲則其物力之充裕可知矣周道鎬京之路也周室感詩朝覲會同率由此道如砥而平如矢而庭四方諸侯大夫往來王畿者莫不履此而沿途小民亦凝眸屬目瞻望車馬一統之感今何時也有睠顧出涕而已朱註東方賦役由此而輸於周語甚有味此出涕之由也然妙在不露二章小東大東謂東方大小之國也杼柚其空織事廢也葛屨履霜則糾寒之無備可知矣佻佻公子嬌贏本不耐勞而亦奔走周行則賤者又可知矣既往既來言非一往來也當其感也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及其衰也公子行之而人心病焉此大夫所以撫時興慨不容自已也三章言薪已獲則枯矣況復浸以寒泉能無腐乎民已勞則傷矣況復垂以力役能無病乎契刻也謂憂苦之事刻於心也末四句申言上意惟薪已獲故宜載之無待其浸惟民已勞故宜安之無待其病尚若庶幾之辭亦可二字酸甚此處哀韻在二也字猶楚辭入情處皆以些兮只也諸虛字咏嘆出之四章但形容東人之勞西人之逸而已雖不言及群小得志賦役不均之事然已悉於言外見之矣舟人私人攀阜者近者以例其餘也五章前四句極寫西人暴殄之狀東人食且不飽安所得酒今饋西人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為漿東人衣且不完安所得珮今與西人以辮然之珮而西人曾不以為長其出之也甚鄙其視之也甚賤則其用之也必甚輕矣此東人所以重困也自維天有漢至末三章又從窮感無聊中發為不必然之想怪怪奇奇不可捉摸若謂東方之人力與拋利盡輸於西矣意者天其憐而助我乎然天不能助東人反若助西人以害東人者蓋煩苦之思無所屬望因而無不屬望拂鬱之事無所歸咎因而無不歸咎望助既切則見似助者而喜之畏害既深則見似

害者而疑之總是作者想頭靈變平地波瀾詩思至此擬議路絕非復拘文牽義鉄舟求劍者所能索解矣維天有漢句歐陽永叔曰不言日月而言雲漢者以其光之不能下燭也此語得之若謂天之有漢不過監亦有光而已織女在天不過終日七襄而已豈真能憐我而助我哉雖則七襄以下層層剝換轉入較深然皆一意自為委折非更進一層也七襄似影杼柚意服箱似影往來慈然總不必奉合觀其大意而已鄭箋云人織用緯往來反報而成章織女徒織名耳左旋而不反有西無東故不成章語最聰明然其實詩人止就織女二字點綴生情耳非真責其報章也織女不能織而成錦牽牛不能牽而輸物啟明長庚不能助日為晝使我營作天畢不能代我挽捕禽獸南箕不可簸揚糠粃北斗不可挹取酒漿是數者皆空有人闊器用之名而於我全無實用且南箕反翕其舌若助西人而呑噬我北斗反揭其柄若助西人而挹取我妙在詈於責雲漢牛女金畢而詳於責箕斗二星蓋怨恨之極痛心刺骨傷於西入之噬見星之形有類於噬者即畏之傷於西人之取見星之形有類於取者即畏之畏其真者而并及其似者鬱憤中作此無理之談似誰似呆種種不平未嘗有求於天而若有求於天未嘗有怨於天而若有怨於天箕舌張而曰翕蓋張則必翕噬則必吞反言以見意也○徐巨源曰觀詩中所敘之星皆戌亥月夜所見之侯也而又有履霜之語作詩者因時有感而借以發意耳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

尤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搆禍曷云能穀滔滔江漢
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
鱣匪鮪潛逃于淵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
告哀

序曰四月大夫刺幽王也○鶉與鷲同音圖前鶉之
斉斉音純鶉鶉也此則鵰也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皂
鵰其飛上薄雲漢盡鷙鳥也一名鷲一名沸河今大
鵰翱翔水上窺魚令上沸波攫而食之禽經曰淘河
在岸則魚沒沸河在岸則魚湧是也其翮可為箭羽
蓋鵰隼六翮皆爽風輕勁也鳶鴟類亦鷙鳥也爾雅
曰鳶其飛也翔以摩風回翔布翼不動也鳴則風生
風生則塵埃起故曲禮曰前有飛鳥則載塵埃杞枸

杞也根名地骨本草云仙人杖又曰西王母杖葉莖
實根皆可食桋赤楝也樹葉細而岐鋭皮理錯戾好
叢生山中可為車輞輞車輪外圍也○首二三章自
傷也憂則苦暑秋則苦病冬則苦風此三時者本無
美惡但得意者觸景皆喜失意者觸景皆悲耳宋玉
悲秋云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曰平分
則天意無美惡曰獨悲則人情有歎怨可與此三詩
相發明先祖匪人謂豈神人路隔先祖神而匪人乎
胡生則念予歿則忍予也語及先祖者無可歸怨之
詞也四五六章寫怨也皆反興以起下意山有美材
則人知其美今國有殘賊而人莫知其惡也泉水有
時而濁尚有時而清今我之搆禍則無時而善也南
國以江漢為紀無情之水尚為地之所有今我盡
瘁寧不為朝廷所有也莫我有如云不我眷顧也猶
左傳不有寡君之意七章傷避亂無策也鳥可戾天
魚可入淵我非魚鳥也欲高飛深入其可得乎以此

四句合謂天蓋高四句觀之想見亂世君子展轉偪
側無聊之態八章述作歌之意也我作此歌惟以告
哀而已豈敢有他望乎蓋無可奈何安之若命明知
告哀之無益而不容已於言者情也篇中言憂言秋
言冬而不言春至此忽感嘆於蕨薇則春生之物也
然則四時無非悲怨矣○先祖匪人謂先祖匪以我
為入乎胡使我至
此極也此說亦可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
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
不均我從事獨賢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
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或盡瘁四國或

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
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
風議或靡事不為

序曰北山刺幽王也○梅誕生曰馬駕具在腹曰鞅
左傳齊大子光抽劍斷鞅是也鞅所以拘物王事鞅
掌謂為王事所拘也或曰鞅以鞍馬而執在手一釋
手則馬奔而不可御故總攬國事曰鞅掌○詩為勞
役不均而作然有勞苦之情無憤懟之語所以為忠
學也○首章述行役也陟山采杞役者感物傷懷偕
偕註訓強壯其實即言從役共事之人也憂我父母
猶言遺父母憂也二三章嘆獨勞也不言獨勞而言
獨賢寓意深婉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
四方又將獨賢意而暢言之詩意本言勞役不均而

詩詞似誇似喜其怨嘆傷嗟之情皆以感恩知已之語出之占地甚高立言甚厚四五六章又遞相比勘以見不均之意言雖重辭雖複而終無一語怨王此所謂可以怨也然其鈔尤在將勞佚二意演為十二句於勞字一邊不甚形容獨於佚處極力刻畫似讃似羨以志不平如燕燕居息燕而又燕安之甚也偃息在牀高卧而廢人事又甚於居息矣不知叫號深居不聞人語無復知世間有愁苦叫號之聲又甚於在牀矣棲遲偃仰疲於佚也蓋佚者之疲於佚亦猶勞者之疲於勞終日飽飫熟寐慨慨困入如病如癡故棲遲遊衍或偃或仰使其筋骨脉絡鼓舞搖蕩以舒其情寐之氣也又甚於不知叫號矣湛樂飲酒則歌舞沉湎消遙醉鄉又甚於棲遲偃仰矣出入風譏則不獨居已於事外也且以事外而彈射事中之是非蓋優閒之人無處棲心故其一出一入惟以風譏他人為事則又甚於湛樂飲酒矣楚辭卜居篇亦將忠佞二意演為十六句亦於忠處不甚費力獨於佞字一邊深文巧詆窮極工妙以寫其騷怨與此篇筆意彷彿相似深心者自辨之。慘慘畏咎一句較前後五句獨深有此句而後知向之畏勞者不過畏咎耳亂世任事之難如此此所以有不均之嘆不然經營四方亦賢者所樂有事也又何怨焉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兮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序曰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鄭氏云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也。將大車者車未行而塵先起以與君子而進小人則事未集而憂已生矣塵者小人之喻猶王茂弘所謂元規塵汚人是也思者追悔之意一為小人所誤則噬臍無及故曰祇自疷兮知思之悔之之無及而欲無思則悔之深也冥冥者明為塵掩也將大車則塵蔽而明掩用小人則憂生而智昏矣不出於傾憂多思亂若或蔽之耿耿然若滅若沒自知而不能自見此沈憂之態也頻與耿同謂小明也壅者蔽之深也重者憂之加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序曰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亂世征役之大夫與在朝之大夫皆履危端故悔仕於亂世者厭已勞於征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又念同列在朝之友而以靖共之道戒之自傷未已忽復戒人蓋戒人乃

所以自傷於自傷之極又進一境耳其曰小明者所以別於大雅之大明爾亦猶小旻之別於召旻無深意也故蘇子由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以小名篇別其為小雅也然大雅宛弁獨闕焉意者孔子删之矣○首三章皆行者悔仕之意明明上天二句勞苦而呼天也我征二句言其遠也二月二句言其久也其諄大苦謂所憂如中毒而甚苦也共人僚友相得之人也在位宜共在亂世為甚故稱以共人所以相最也末二章靖共爾位義不出此蓋以勞役而視在朝者則勞役為苦然以罪罟譴怒反覆而視勞役則彼在朝者豈得晏然哉所以念之而涕零如雨而又言我豈不懷歸而與共事哉但畏此罪罟而不敢歸耳不畏簡書而畏罪罟其情迫其辭慼矣日月方除除舊而新即上章所謂二月初吉也曷云其還乎歲聿云莫矣以春二月西征至歲暮而不還郎上章所謂載離寒暑也身獨而事衆則其不暇可知夫既悍我不暇而又念彼共人睠睠然懷思而顧念之情之至也譴怒者罪罟所顯加也若下章反覆則罪罟之所隱中矣政事愈慼亂亡之象不止於我事孔庶矣采蕭采菽此歲莫事也自詒伊慼無所歸咎而自咎也與言出宿寫憂思甚微當與漢人詩出戶獨徬徨引領還入房二語互觀一則晝不能安於外而欲歸內一則夜不能臥於室而欲宿外其展轉無聊之狀則一也四五章以自勉之道戒友也君子郎共人也無常安處安息謂勿狃於安也一恒宇無限長慮憂隱皆在其內靖共謂自靖以恪共其職也居亂世者隨風而雝易與回邪為親故又戒以惟正直之人是助惟正直之人是好則神聽而穀祿與之景福介之矣悔仕於亂世若知君寵之不可恃罪罟譴怒反還之不可逃而冀福祿於神聽蓋可必者我也不可必若神也以所可必若聽之不可必若無可奈何盡其在我此又忠告之至意也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鍾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序曰鼓鍾刺幽王也○周禮地官鼓人以鼛鼓鼓役事註云長丈二尺妯動也瑟琴堂上之樂笙磬堂下之樂堂上下相比故曰同音○全詩刺之意渾涵首三章刺而婉末章刺而隱鼓鍾於淮水之上聞者宜何如樂也今曰憂心且傷曰憂心且悲曰憂心且妯則時事可知矣淮南子曰載哀者聞絲竹而悲蓋亡國之政其民困故其聲之所慼無非憂也淮有三洲舉所見者而言始則湯湯湝湝至於歷時之久水落而洲見焉蓋流連忘反極矣鼓鍾者幽王而思及古之淑人君子感慨最深懷允君子謂懷之信不忘也然但言懷之而不言所以懷之之故尤見蘊藉其德不回樂與德稱也不猶謂不如今之荒亂也同音以琴瑟笙磬四樂言也不僭以雅南籥三事言也雅南者樂章也籥舞者樂容也此章再不言憂而憂之意自在言外非淑人君子之人而奏淑人君子之樂亦愈見其可傷也已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享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

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執爨踖踖為俎孔碩或
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
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我孔熯
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
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
萬時億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
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
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

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
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序曰楚茨刺幽王也○續云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茨疾藜也布地蔓生子有三角倉貯於場妥安坐也以妥尸也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用孫之倫有爵者為之既奠祝出迎尸於廟門外尸入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遂坐侑勸也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剝剝其皮也亨熟也肆謂陳其骨體於俎也將持而獻之也剝亨肆將各有其人所謂濟濟蹌蹌也祊廟門內也祭於祊是初入祭求神之時郊特牲曰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歟註索求神也蓋祊者神所栖乃於其生時所出入處恐神或在焉故使工祝致祭於此以求之皇者神來而處尊位儼若君臨故註曰皇大也君也爨竈也爨爨以煮肉廩爨以炊米燔者火燒之也難熟者近火故肉曰燔炙者遠火也易熟者遠大故肝曰炙既獻酒卽以此燔炙從之而置之於俎所謂從獻也蓋執爨賤者也賤者踖踖而敬則貴者可知矣君婦尊者也尊者莫莫而欲則卑者又可知矣獻酬交錯主人酳尸主婦亞獻賓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東西互對飲為交東西邪行錯綜互飲為錯然此是導飲非祭畢之飲也賓孝孫者主人酳尸尸酢主人佐食取黍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嘏主人也送尸者告利成畢祝入主人降立於阼階尸遂出蓋君迎牲而不迎尸其送尸則不出門以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內則全於神故迎送皆以廟門為斷也廢徹是送尸以後撤饌之時儀禮尸俎佐食撤之是也不遲者不留神惠也燕私是撤饌

後既歸賓俎之時儀禮主人以胙俎豆籩及祝尸兄弟之庶羞燕族人於堂主婦以祝豆籩及姑姊妹之俎燕內兄弟於寢是也○此詩但觀只東萊所謂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事於神者詳二語便見詩人思古傷今無已之意故力農奉祀以告民力之普存而庶事之修舉蓋農事若是其重也篇中所謂濟濟蹌蹌踖踖莫莫卒度卒獲式禮莫愆齊稷匡敕者戚儀之盛也倉庾牛羊俎豆苾芬者物品之豐也妥侑蒸嘗所謂交神明也獻酢燕私所謂逮羣下也萬壽攸酢萬壽無疆卜爾百福以綏後祿所謂受福無疆也四者皆本於德盛政修而所以德盛政修者則在乎致力於民而已後世政煩賦重田萊荒蕪不致力於民而求享於神是以誠敬薄而孝愛衰祭祀不饗福祿不來也故詩人於此三致意焉全詩皆以祭祀為主而首章先必以力農為主則其大意可知矣○首章言酒食也凡祭以酒食為主而牛羊俎豆佐之然黍

稷則酒食所自出也言蘋黍稷而先以除田去茨見農事之難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四以字皆言黍稷也次章言牛羊也祀事幽也而曰孔明幽明之故非先王孰能通之一明字包孕甚廣不言薦馨告虔而薦馨告虔之義巳備矣三章言俎豆獻酬之事也禮儀笑語卽獻酬交錯中之禮儀笑語也卒度謂皆合於法也卒獲謂皆得其宜也凡人之敬勤於始而怠於卒故君子之禮儀笑語必從其卒而觀之也四章承上三章而言之蓋飲福受胙時事也工祝致告俎賚孝孫鄭康成云俎往也賚予也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既而以所嘏者往予主人也輔氏云下句所以重釋上句言以其所致告者往而予孝孫也朱註於此句偶遺其解耳苾芬孝祀以下皆嘏詞也朱註解極明如殘如式語貿而與最耐尋繹如幾謂意之所至卽與福期也如式謂眾福所備如有一定之式不缺欠也齊訓整謂不亂也稷訓疾謂不緩也匡訓

正敕訓戒謂無偏無怠也皆言其敬也不言錫福而言錫極者言其致福之自也錫極則福隨之矣人君之事有萬有億而錫極之君一而巳雖萬億無不一也註謂錫以眾善之極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各隨其事而報之以其類甚透五章祭畢而留同姓以燕之事也工祝致告傳尸意告利成也前章曰神嗜飲食此云神具醉止憑空設想荒唐空幻凄風苦雨如將見之此與楚詞九歌皆可謂妙於言鬼神矣撤餕之後助祭之賓撤俎皆去惟同姓諸父兄弟在焉於是以餘饌而燕所謂燕私燕私謂燕而盡其恩私也六章私燕之事也燕同姓於寢故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後祿者無窮之祿也祿莫備於人君矣而又有無窮之祿在尋常計量之外所謂後也受祿者本之先而祝祿者祝其後故曰後祿時解謂祭時所受之祿爲先燕時所受之祿爲後大可發笑神嗜飲食以下則與燕者慶之之詞也孔惠孔時巳該祭義

一篇之意人君福祿莫大於子孫前五章言福言祿皆屬君身獨留子孫於燕私稽首之詞以足前章所未盡詩人補綴之法老甚妙甚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序曰信南山刺幽王也○續曰不能成繼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地官小司徒云四卽爲甸甸六十四井也疆如方里爲井十里爲成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是也理如一夫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是也周禮土田之制百畝爲夫夫間有遂十夫有溝遂則深廣各二尺溝則深廣各四尺疆理只是在外爲疆在內爲理以一夫言則百畝之遂徑爲疆中閒畝畝爲理以十六言則千里之溝畛爲疆中間徑遂又爲理矣推而至千夫之澮萬夫之川莫不皆然南東其畝註解固確然大抵言疆理之中田畝繡錯或南或東不過舉南東以該西北耳同雲者雪侯也天煖則雲陽而異寒則雲陰而同也農事冬雪欲其盛而漏故言雰雰春雨欲其徹而潤故言霢

霖俗云蝗子產於地中若冬有雪寒氣逼入於地則春夏不能出矣又俗云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入地九尺故三白爲豐年之兆也鸞刀刀有鈴其音中節禮云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主人執鸞刀以啓毛蓋是時牲已殺矣啓毛告純也取血在啓毛之後取膋在剝之後皆宰夫事也膋腸閒脂也取膋尚未焫也焫膋則奠熟後事耳朱子曰古人於祭蓋欲求而得之商人求諸陽故先作樂發散郊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故先焚燎鬱鬯以陰氣求之求諸陽所以求魂求諸陰所以求魄也故曰周人尚臭蓋灌鬯降神之後乃迎牲於庭取血告殺取膋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而燔之蕭蒿也禮曰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註奠謂薦熟也焫蕭以脂合黍稷燔之所謂升臭也○此詩大意亦在重農事爪顛犧牲所以佐黍稷也前三章薦黍稷獲福之事首章從原隰引起我疆我理所謂田之也南東其畝與西南其戶語同妙一見萬戶千門紛錯之奇一見阡陌條理規制之盛二章又以雨澤引起同雲二字狀雪景如畫既優既渥三句兼雨雪言之冬雪微則土氣不沾春雨盛則害稼故冬雪盛而春雨微而能久所以優渥霑足以生百穀也徐巨源曰雪者風雨相搏而成也隆冬陽伏於下則凍而無雪故將雪必微溫溫氣升矣迫風而上與雨相遇搏而爲雪故雪初至地輒融溫氣在地上也久雪則雪氣勝溫以有質之陰勝初達之陽陽氣復抑而下於是雪積矣雪積則陽溫之氣復深而土受其濕故爲來歲豐年之兆春雪則不然陽氣方達而雪壓之故冬雪瑞而春雪不瑞也以此詮優渥霑足之義最徹三章則正言黍稷祭祀矣昇尸而并及賓者三獻之後主人有獻賓之禮賓謂助祭者也朱註陰陽和萬物遂從上章雨雪而生而人心懽悅一語補綴自妙壽考萬年從人心懽悅肴出尤晦翁極有體認之語四章因獻爪菹而獲福然爪菹亦因爲黍稷而并及之耳中田有廬漢書註曰井田法人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蓋公田百畝之內以二十畝爲八家廬舍每家廬舍二畝半也疆場有爪謂田畔種爪王介甫所謂地無遺利也蓋秋當時偶值爪熟故剝爲菹以獻之也天子之福莫大於壽壽考則受天祜矣五六章奉犧牲而獲福然亦因黍稷而并及犧牲故曰從以騂牡謂黍稷薦而騂牡從之也血膋以上既灌而迎牲也苾芬以上既奠而升臭也祀事孔明以下則合而言之也萬壽無疆即所謂介福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序曰甫田刺幽王也○鄭箋云刺者刺其倉廩空虛政煩賦重農人失職故傷今而思古也井田之法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千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十千是一成之數每畝穀一鍾歲取十千舉收數之多以驗豐登也三年餘一九年餘三故陳陳相因而食

我農人也毛氏曰尊者食新農夫食陳鄭康成曰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也耘去草也舜耕歷山象耕鳥耘蓋象行必端正履必深耕田者法其端深鳥之喙食務疾畏奪耘草者法其疾畏也耔壅禾根也註云苗葉以上稍耨壠草謂耘也又云因壝其土以附苗根謂耔也凡禾之患不與生而俱死先生者爲米後生者爲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苗稍壯每耨輒壅其根及盛暑壠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黍稷薿薿而盛也介止是甫田間空地可止息者髦士農夫之通稱黍髦士進而慰其耘耔之勞也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勾龍能平九州死以配神社而祭之方者四方之神東勾芒西蓐收南祝融北玄冥中央后土是也田祖先嗇也孔氏曰神農始造田器謂之田祖先爲稼嗇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一也以

茅覆屋曰茨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也梁車梁小成所謂梁輈是也坻水中之高地京高邱也未刈之禾曰稼露積之禾曰庾全篇爲勸農之詩故其詞皆美農人也首章勞農也倬者公私之限甚明也謝疊山曰民生於三代之前其命制乎君生於三代之後其命制乎天吾求其所以制命之道矣取民常少予民常多斂散得宜豐凶有備新者方收入廩陳者即取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皆取其陳者也從古以來水旱霜蝗吾民常如有年者上之人斂散得其道也歎語極透今適南畝者以言巡省之勤也巡省則見農夫耘耔而黍稷茂盛故有年者復有年也於矣大止息之地進髦士而勞之蓋農夫不能遍爲慰勞故進髦士與之言而因之以諭眾也二章奉祭也上五句言報成之祭下五句言祈年之祭以報秋成而又祈來歲之豐也齊明犧年禮之盛琴瑟擊鼓樂之盛亦互文耳上言方社而不及田祖舉方社以見田祖

也下言田祖而不及方社舉田祖以見方社也甘雨得則黍稷生矣黍稷盛則士女育矣曰以祈以介以穀者相承而言也三章省農也康成云曾孫謂成王也蓋傷幽王而思成王耳今亦以主祭者泛言之省耕之時曾孫適至曾孫在上農夫在野而田畯又至勸農而撫摩之熙然無間也田畯司嗇之官鄭云漢之嗇夫也攘其左右嘗其旨否上下相親如家人父子攘者農夫左右相饋之食不敢以獻故強取而當之以著其相忘也指寫奇甚又見其禾治而詘竟而知其善而且多矣長畝者覆畝而行知其竟詘如一也終者言其常常如此也惟禾易長詘終善且有故曾孫不怒而農夫益敏於事曰喜曰不怒皆互文也田畯見而喜曾孫見而不怒是以農夫不待督趣而自勸此上下憂勤歡欣自然之應非所以云施報之情也四章收穫也曾孫之稼之庚而曰農夫之慶者蓋補助勸勞者上之德而耕耘收穫者下之力故歸

美於農夫而欲厚報之民以萬壽祝君君亦萬壽祝民者君民一體欲以常享有年之慶也輔慶源曰賜其力享其奉而曰予不戕禮則然矣則是末世衰薄之所爲古無是事是以歸而欲厚報之也□徐玄應曰詩與文不同文則不容錯亂若詩人作詩一章自爲一義或順時述事或錯舉成文或預道將來或追述往事或更端別敍或互言複說或因枝振葉或沿波討源變化錯綜如春山夏雲頃刻異態非拘拘以時日爲先後也如此詩本是報賽之樂當作於秋祭之時首章述耕耘之勤二章述所報之禮三章省農之時上能感乎下末章收成之事君欲報乎民各舉一事各敍一時則次章爲秋祭無疑三章不論爲省耕省穫無不可者故以此詩爲兩年事者固謬有謂前三章夏耘一時事末章以收成歸功於農次序相因遂以二章之祭爲在耘耔之時而三章亦省耘之事者皆曲說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
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
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
炎火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
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曾
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
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序曰大田刺幽王也○鄭云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
不務農事虫災害穀風雨不時萬物飢饉矜寡無所

活故時臣思古以刺之○凡畝大抵以南爲正故曰
南畝鄭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毛云實
未堅者曰皁孔氏曰孚者米外之皮甲在孚外若鎧
甲之在人表也稂童梁也莠桿草也皆似禾似粟者
也毛云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孔
云四種虫皆蝗也穉幼禾也蓋穗之低小者曰穉刈
穫所不及也一束曰穧束縛之所不及也合束曰秉
藿載之所不及也一莖曰穗滯穗謂刈之散亂者也
騂黑者南用騂北用黑各隨其方色孔氏所謂舉二
方以就韻是也○前詩言農夫之慶此詩言曾孫是
若交相歸德上下之情所以通也首章言農事備也
田大則稼多稼多故種不可不具器不可不戒種與
器者農之備也既種既戒則既備矣既備乃可有事
於農矣器戒故覃耜可耕種具故百穀可播而庭碩
之苗可以順曾孫之欲矣耕者農夫之事而曰曾孫
是若者人君以農夫之事爲事農夫之欲乃其所欲
故農夫不自以百穀庭碩慰其望年之慶而以爲此
曾孫之所欲此則上下相孚之極也二章言苗實而
無損也既生房矣既就實矣既堅熟矣既齊好矣而
無稂莠以亂之無四虫以戕之然後害不及稺稱且
不害則庭碩者可知矣稂莠既可力去而四虫必藉
田祖之神以畀於炎火此則曾孫之福豈農夫之所
及哉三章言雨澤溥而收成倍也既無稂莠又無四
虫則所望者雨澤也然農夫所有事不過既種既戒
而已不能必虫之必去雨之必時也今虫去而雨復
時此天神之惠而即曾孫敬天事神之惠有渰萋萋
四字狀雲景入微天將雨則地氣蒸而爲雲渰然如
濕潤上行萋萋其盛也朱子云雲欲盛盛則多雨雨
欲徐徐則入土祁祁言其徐也數語得之雨豈有先
後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者蓋以天澤即君澤農夫
不敢妄邀天恩而以爲皆吾君所致也稷穉四句爲
豐年粒米狼戾之狀即從惜福廣惠中看出甚妙坊

記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
伊寡婦之利夫曰不盡利則義而有慈雖農夫也而
鄙吝之私消矣曰遺民則惠而有術即農事也而暴
殄之戒深矣蓋一事而衆美備焉非豐年有餘何以
致之四章收穫之後而以報祀獲福也朱註農夫相
告曰曾孫來矣二句情景活甚以其婦子三句亦見
上下相忘不啻家人父子也精意以享曰禋方謂四
方之神據詞義當云禋祀方今云來方禋祀者倒
文也蓋當省斂之時又値禋祀報賽
故農人以景福祝之此君民之通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
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
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

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序曰瞻彼洛矣刺幽王也○韐蔽膝之衣稱乎晃者卽韠也合韋爲之故曰韐韎者韐之染色其色奭然赤也韎韐不言弁而常弁常衣在其中故曰兵事之服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一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凡起徒役每家一人故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總七萬五千人爲六軍也鞸刀鞘也琫上飾珌下飾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珧蜃甲也佩鞸亦戎事之服也○此詩與車攻詩大意畧同但車攻作於宣王之時則爲美此詩作於幽王之時則爲刺也成王營東都不獨據天下之中而洛水上游尤四方朝貢輸輗之所集故瞻彼洛水之泱泱而見諸侯朝宗之賦焉君子至止鄭康成以爲諸侯世子來受爵命於東都蓋從續序賞善罰惡之說也晦翁獨以爲天子來會諸侯於東都然玩六師一語則晦翁之說爲長蓋鎬京非不可以示尊而朝會必於洛邑者所以布德振威安不忘危故有如茨之福祿而又親御韎韐講武以作六師焉作者所以鼓其氣也君子萬年所以長有其福祿也福祿既同一入之福祿與諸侯共之也保家室保家邦者天子以天下爲家也首章福祿與講武並言次章言講武而不及福祿三章言福祿而不及講武錯落互見此作手之妙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序曰裳裳者華刺幽王也○此詩與蓼蕭語意不殊但作於幽王之時則爲刺耳我覯之子鄭康成謂古之明王晦翁謂天子所以美諸侯覺晦翁之說爲長首章我心寫兮尚未言其美也次章維其有章則美見矣三章則有章又見於車馬矣四章又從矣之可見者而及其不可見者矣左右特借用之詞毛傳以左爲陽事右爲陰事非也左曰宜右曰有互文也末二語專承有之尤自錯落有致似字字法妙甚凡文章成儀經緯變化無一非其所似也卽上文所謂譽處有章沃若皆似也蓋譽處有章沃若三者雖皆其所有然有使之然處使之有章使之沃若者則譽處有章沃若乃其似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

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祿不那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序曰桑扈刺幽王也○續云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陸氏云桑扈竊脂也桑扈蓋一名而二種若嘗有兩會參也釋鳥所云桑扈竊脂鴰鶂剖葦此桑扈之一種也以竊脂對剖葦者言之則所謂青質嘴曲食肉好盜脂膏者是也故曰率場啄粟以性之竊脂者言也又云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桑扈之又一種也對竊丹者言之則所謂素質其翅與領鶯然有文章者是也故曰有鶯其羽以色之竊脂者言也小雅所取者有兩竊脂故爾雅釋鳥亦兩解也猶之無羊云九十其犉良耜云殺時犉牡爾雅有黑唇犉又有牛

七尺為犢亦兩觶也兕觥罰爵也毛傳云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觩然陳設而已觩角上曲貌○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故舉古君臣燕接有禮之詩以諷之也其頌禱之中不忘期望規儆此王言所以不瀆也通篇以桑扈之有文章興君臣之有禮法威儀然首言受天之祜次言萬邦之屏則福厚而功高矣福厚功高驕盈易生故三章言不戢不難四章言彼交匪敖此功所以愈高福所以愈厚也旨酒思柔柔者臣道也飲酒而思柔凜然董殺之罰矣思字妙甚不言自求多福而曰福祿來求福祿豈有求人之事乎句法最警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

萬年福祿艾之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序曰鴛鴦刺幽王也○鴛鴦匹鳥有思者也雄雌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思而死俗云雄鳴曰鴛雌鳴曰鴦張子曰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畢小網長柄者畢則執以掩物羅則張以待鳥斬芻曰摧飼粟曰秣○此詩續序云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所謂交萬物有道者指鴛鴦廐馬以例其餘也宋人謂諸侯頌禱天子之詩蓋鴛鴦所以答桑扈亦猶裳裳者華所以答瞻彼洛矣也然以其作於幽王之時即如宋人所說其為刺詩則一也首章以不一而足為興也二章以埋有同然為興也三四章以馬為人所養福為人所必為興也然上之祝下必舉其德又志其戒下之祝上讚美與規儆俱無所可施也但首稱其福祿之宜然而已次稱其所以艾之綏之而已此桑扈與鴛鴦二詩之別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於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於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序曰頍弁諸公刺幽王也○續云暴厲無親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孤特將亡故作是詩也○蔦寄生也一名寓木凡桑樹櫸柳楊楓等樹皆有之女蘿兔絲也蔓延草上釋文云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霰稷雪也閩俗謂之米雪言霰粒如米即稷雪之意也霰與霓同爾雅曰雨霓為霄雪郭璞所謂冰雪雜下謂之霄雪是也徐巨源曰雪多作於戊己之日戊己都土土數五水數一方冬之時水氣司令土氣下動以水遇之故一得五而為六是以其花六出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王於冬至春而休木氣不與其事而水氣復休故其花隨土氣而為五矣是以雪之初成也為霰而已下氣薰之然後蒸薄而為花其六其五皆既降而後變者也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此之謂也雪之始降者何以不能蒸為花而先集霰也曰氣之初相遇也則亦有能變不能變者焉變而花者薄以輕輕則回斜飄颺空中花輕而霰重輕者

後至而重者先集也此與朱註之說互相發明朱註祖鄭箋也○幽王惟不能親睦九族故舉同姓宴樂之詩以刺之也賓維伊何豈伊異人兄弟匪他屑屑喚醒謂王服此皮弁者何為乎燕同姓也又言所燕者豈他人乎兄弟也重言之以見敦睦宜先也蔦蘿松柏有相附之勢喻兄弟不自為尊托於天子以成其尊也天子之兄弟不難於富之貴之而難於見之見之則情通而意合故未見而奕奕既見而說懌親親之義以類相見為得也次章時者善也物得其時則善矣柄柄愛之盛也不見則兄弟之間猜疑紛起此愛之所以盛也見則無此患矣懽然相親所以有臧也三章言兄弟而及甥舅則親親之殺也又以霰之必雪喻老之必死情至之語不覺淒然死喪無日二語所以極歡趣耳然而慷慨流連意悲詞促即作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雨雪四句由樂而哀末二句又由哀而樂哀樂循環妙在無端彼所相勉者以久之歡耳他非所計也維宴維宇即曹子桓所謂偏當痛飲酒也秉燭夜遊為樂及時安知達生之言不重其傷生之痛哉然作此詩於幽王時者山樞宛死之悲見於王言固知其非盛隆氣象矣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序曰車舝刺幽王也○舝車軸頭鐵也車行則設之雉之健者為鷮其尾長六尺字說曰鷮尾長而走且鳴其首尾喬如也雉有多種其類不同若王后翬衣夫人揄翟王之服自鷩冕而下是也鷮又下鷩一等故有集維鷮以取象嬪御也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柞櫟樹也○詩美新昏所以正夫婦之始也褒姒嫉妬亂政故引令德之季女為諷猶關雎之思淑女也首章未至而迎之也閒關然設此車舝乘以往迎者為思此孌然之季女耳非飢而若饑非渴而若渴其深於饑渴若冀季女德音來括耳括會也果其來會雖無好友亦式燕且喜矣燕會而得好友此人生至樂今有德音之季女則所樂何減好友哉蓋得良內助如得一賢友也二章三章既見而樂之也鷮來集林女來教已皆可喜之事辰謂嫁之及時也守法奇淑而老碩大也謂女以德而大也來教謂來相助我為內治也碩女來相助我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無厭雖無旨酒嘉殽令德以與汝而汝亦庶幾飲之食之歌之彝之蓋悅慕之極無以申其無已之懷但惻其物之微德之輕而已也庶幾者冀望之辭也四五章則又舉始終而咏嘆之也析薪而葉湑然以興所得副所求也鮮我覯爾猶言難於覯爾也高山而不得仰景行而不得行新昏而不得覯此其心必有所不自已者矣今幸馬服御良可以來括是宜其既覯而慰我心也表記云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其身之老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蓋此悅慕季女之詩也初無與於好仁而夫子以為即詩人之好仁不過是也仰高山行景行鄉道而行出於中心所安欣然油然不知老之將至此豈肯中道自廢哉故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又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聖人說詩圓通旁徹不可以言語拘牽如此故朱豊城曰凡仁不如堯莘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皆所

謂阯高山而不至其巔行景行而不達於岡都也此語可與表記之言互相發明云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序曰青蠅大夫刺幽王也○蠅有二種蒼蠅善亂聲青蠅善亂色故雞鳴曰蒼蠅之聲而青蠅則以刺讒蒼蠅之大者其色正蒼俗謂之麻蠅青蠅首赤背若負金蒼蠅能遺糞俎豆中而青蠅則善點污人變白為黑古云蠅糞點玉蓋蠅能敗物雖玉猶不免況其他乎故以營營狀蠅與讒人也蠅好交其前足搖翅自扇其聲皆在翼傳曰以冰致蠅蓋蠅逐臭者喜熱而惡寒遇冰輒側翅而去故冰不可致蠅所為夏

出不可語冰也○營營往來之聲聚之成羣驅之不去雖止於樊止於棘止于榛其漸且入於簾幙几席之間此不可不慎也詩刺幽王而以豈弟君子屬王則立言者忠厚之道也讒人之毒至於交亂四國而其始不過搆我二人而已首揭無信讒言以見信讒之端甚微而其禍則甚大也罔極謂其變亂反側不可窮盡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為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

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序曰衛武公刺時也○鄭云豆實菹醢也籩實梅之類孔穎達曰殽是總名此文殽核與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是殽鍾鼓既設者將射改懸也射皆用樂者蓋諸侯之射先行燕禮大夫士之射先行鄉飲酒之禮故也此詩乃諸侯燕射燕在路寢自有常懸之樂儀禮主人酌賓曰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酬賓曰醻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送舉所奠之爵交錯以徧也大侯君侯謂天子諸侯之侯也射夫兩人為一耦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大夫三耦多者為衆耦故曰同蓋將射而燕禮既安賓然後改懸以避射位既旅然後張弓及矢既耦然後拾發求勝也籥舞文舞也言文舞以該武舞言笙鼓以

該衆音籥舞笙鼓謂衆籥而舞與笙鼓相應也仇與斛同音拘謂挹取酒也室人謂掌室中之事者孔氏曰於賓客之中取人佐主人為尸設餕食之人即所謂佐食也入又為更迭再酌也○此詩序云刺時續序云幽王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而韓詩則云武公飲酒悔過也蓋武公見當時君臣沉湎故作此以諷諫亦自警也刺者諷諫之謂蓋必先自責而後可以責難於君故飲酒悔過乃所以諷諫之道韓與毛序皆互相發明晦翁但舉一偏而言之耳○飲莫大於射祭射飲飲在射前祭飲飲在祭後以射祭之飲禮樂之盛而猶始治終亂如此況其他乎下三章所以甚言其過或當時偁有其事故因以為戒然酒非有過飲酒者過耳故教之以無俾大怠欲其慎終如始賓之初筵與賓既醉止無非此秩秩溫溫也篇中凡四言威儀一言令儀蓋酒以觀德而威儀則德之著也飲酒而

有威儀則雖堯千鍾孔子百壺何害乎武王封康叔於衛而作酒誥至於群飲必殺可謂嚴矣然首曰祀茲酒繼曰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繼曰克羞耆克羞饋祀皆可用酒亦如此篇之首言射祭者然則酒固有德者所不廢也何必禁醲具斷麴蘖棄燕射祭祀以為德哉○首章飲酒孔偕未射而飲也舉醻遵逸將射而飲也以祈爾爵方射而飲也禮記曰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蓋此時勝者負者各懷辭爵之心使皆如此又何常有酒禍哉次章前七句祭時事也籥舞三句樂也百禮三句禮也百禮事神之衆禮也王者百禮之規模林者百禮之節目也禮樂具則純嘏錫矣爾謂主祭者也子孫其進以下則祭而飲之事也蓋與祭者子孫子孫樂於趨事洗尸獻爵以展其能及尸酢以爵受而飲之助祭者賓容賓手挹酒以獻尸而賓中佐食之室人又再酌之為加爵相與酌彼安體之爵以奏時物

此時也尸飲三爵賓飲酢爵一由前言之則子孫無一人不飲矣由後言之則賓客無一人不飲矣使皆如此又何嘗有酒禍哉三章言始治而終亂也賓之初筵不止於射飲祭飲然亦即射飲祭飲以概其餘也反反者勉強自持反而又反惟恐失禮此時漸有酒意至幡幡則輕數矣至於舍其席位遷徙無常舞而又舞仙仙而輕颺此則幡幡之狀也抑抑者強自哉抑惟恐不勝酒力故威儀至此愈密也怭怭媟慢則又甚於幡幡矣先言未醉若所以為既醉者媿也未醉謂將醉而未醉之時也大凡德將無醉者愈飲愈溫不特既醉無幡幡怭怭之態即未醉而亦無反反抑抑之容所謂人之齊聖飲酒溫克惟酒無量不及亂也反反抑抑猶未忘於酒也未醉而不免於反反抑抑則既醉必至於幡幡怭怭矣秩謂飲酒之常禮也秩則反反幡幡抑抑怭怭四者俱忘矣四章備述醉容也載號載呶口容輕矣亂我遷豆手容慢矣

屢舞僛僛傞傞身容遽矣側弁之俄首容傾矣僛僛舞而不能自正又甚於仙仙矣傞傞舞而不能自休又甚於僛僛矣古人酒酣必起舞故舞非醉也舞兩屢則醉矣屢舞而仙仙僛僛傞傞則醉之甚也不知其尤醉中惡態醒者旁觀知而尤之而醉若獨不知其尤已也此語已湎下章不醉反恥之意又甚於不知其秩矣既醉而出又泛言飲酒之道若為咨嗟而警勸之賓醉則出所以善其後也並受其福謂賓主俱無酒禍也無禍即為福矣取史記魏其武安列傳反覆讀之則主賓並受其福之旨自明矣伐害也既害德矣將何以受福乎又言酒不可廢飲酒未嘗不孔嘉也然飲酒所以孔嘉者惟其有令儀耳所謂令儀者秩秩溫溫始終如一是也未章所以戒也立監佐史鄭云督酒欲令皆醉猶今之酒糾蓋苛政也然淳于髡云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則監[illegible]八君燕飲之制監即執法史即御史也醉之不

臧醉者不恥而不醉者恥之此常態也式勿從謂以下設為不醉者意中之言欲持以告之而不可得也勿無也謂告也若曰爾盍無從而謂之曰汝縱不能無醉其亦無至於大怠乎蓋汝之溺於酒者皆大怠之所為而不自知也倘其無俾大怠則不至於可恥而不當言者不言不當從者不語矣汝若由醉而言則罰汝出無角之羖羊蓋脅以必無之物使之深戒且當載號載呶之時危詞譏論俱無所施姑為此無義理之語以責之對醉人言自應如是耳而又云汝飲三爵之時已無所記憶矣矧敢多而加爵乎玉藻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此之謂也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

在鎬有那其居

序曰刺幽王也。續云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思古之武王焉。此詩朱子謂諸侯美天子之詩而序言刺王也蓋幽王時萬物失其性故舉魚藻之得性者為諷幽王在鎬京將不能自樂故舉武王在鎬時之豈樂飲酒為諷以諸侯美天子之詩而作於幽王時則刺也朱子與古序及續序互相發明諸說紛紛或欲從序或欲尊朱皆偏辭也。藻者魚之所底水靜藻生魚在此中見首掉尾得其性也王在於鎬居重馭輕豈樂飲酒大平無事至於有那其居則苞桑永固此豈樂飲酒之故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序曰刺幽王也。大豆曰菽金路以錫同姓繁纓九就象路以封異姓繁纓七就玄袞玄衣而畫袞龍袞卷也以龍首卷然謂之袞也蓋九章第一章也黼繡於裳如斧形九章之第八章也周制公袞冕九章一龍二山三華虫四火五宗彝皆畫也六藻七粉米八黼九黻皆繡也九章之內衣五章裳四章也侯伯鷩冕七章自華虫而下衣三章裳四章也鷩畫雉即華虫也子男毳冕五章則宗彝以下衣三章裳黼黻二章也毳畫虎雉即宗彝也孤卿絺冕三章衣粉米一章裳黼黻二章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裳二章而已玄者衣無文而裳刺黻也凡冕服皆玄衣纁裳而五服同冕者首飾尊也此專舉上公之錫蓋從其厚者言之耳慼沸泉出之貌檻泉濫泉也芹水菜一名水英一謂楚葵淠淠動也嘒嘒言其聲之細無敢馳驅以狀其敬也蓋車行則旂見矣馬動則鸞鳴矣驂服外兩馬也駟則驂與服兼也分之則二為驂二合之則四為乘也赤芾服於腰而垂於股所以蔽膝而謹拜跪邪幅邪纏於股之下所以束脛而利趨蹌也紼大索也一曰繂所以維持舟者纚維皆繫也。續序謂幽王侮慢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而

無信義蓋舉古天子厚錫諸侯之禮為諷耳朱子以為天子所以答魚藻則蓼蕭湛露之賡也然即如朱言亦愈深其諷刺之旨矣首章言錫予之厚而天子之心猶不足也曰何錫予之曰雖無予之曰又何予之展轉踌躇以見好之之心無已也予之以車馬予之以衮黻而以為此先王寵綏諸侯之故事而未有以加故雖厚而以為薄也二章見諸侯來時之車旂以為喜也觀其車旂聞其鸞聲見其驂駟即此時之肅然雍然則見其所至而知其為君子也三章美其入朝之恭敬也觀君之禮不止芾幅然即二者以例其餘則其敬可知也紆緩也人臣惰慢之氣設於身體則其上交之儀非蹤而敖則怠而緩矣故桑扈曰彼交匪敖而此曰彼交匪紆微之不敬在外而紆之不敬在內故匪紆為尤難也彼交匪紆此所以為天子所褒予也凡天子褒予其臣必有言以將之所謂命也天子有命則福祿自此申之而不替矣四章美其平時之功德也軍後曰殿取其鎮重故毛傳云殿鎮也入則龍光出則屏翰則其鎮重可知能鎮天子之邦則為萬福所同矣平平毛云辨治也左右之人能辨且治則其敬可知然置諸侯而美其率從之左右蓋即左右以見其無所不敬云爾五章申言之而嘆其至也舟繫於紼臣結於主此所以興之意也天子葵之謂天子能揆度其心福祿膍之謂福祿積而厚也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謂其所以至此者優游自適而非有勉強不得已之懷也亦是二字所以傳優游之神而咏嘆之也凡出於勉強而不得已者君疑其臣臣驕其君或跼蹐而凜罪咎或跋扈而有德色皆非詩人所謂優游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

兄弟交相為瘉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序曰父兄刺幽王也○角弓以角為弓周禮以六材飾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猱猿狖之屬一名狨輕絕善緣木大小類猿長尾尾作金色俗所謂金線狨者是也生川峽深山中人以毒矢射之取其尾為緩毯狨甚愛其尾中矢毒即嚙斷其尾以擲之惡其為患也髦西夷之別名書作髳牧誓曰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者是也○幽王不親九族九族化之至於骨肉相怨然王之所以不親九族者以其信讒耳故末二章推而言之首章以角弓起興言弓之為物張之則來弛之則往猶王之於九族親之則附而近不親則離而遠也次章言王之遠豈獨一人之遠哉爾遠則民皆然矣故爾之遠爾之教也爾教民以遠則民皆相傚以遠矣三章相承而言惟令善之民以則綽綽有裕不為爾所移耳彼不令之兄弟則無不胥然胥傚交相為病矣綽綽有裕謂其廣大而兼容也蓋弘忍所感則責望潛消若遜相較量居己於是但見己是而兄弟皆非嫉人之肥但見兄弟肥而己獨瘠語言必報錙銖不遺彼以逆來此以逆往是非一人之病而兄弟交相為病也熬豆詩云相煮何大急斗粟諭云二人不相容知此二語可繹綽綽有裕交相為瘉之義矣四章又承上文言之謂天下令者少不令者多是以相怨一方互持城府而不酌以彼此之曲

直以至兄弟之間名位各爭蓋小人之情不能一日無名位既有名位則又不能恬於名位所以受爵不讓相壓相讒不至彼此同敗不止所謂至於已斯亡者猶言至於亡斯已蓋倒句法也諺云兄弟爭財祖業同灰韓非子曰虫有蚘者一身兩口爭相嚙也至相殺而後已此至於已斯亡之喻也五章即以受爵不讓之語而申言之言小人不量力如老馬之不顧其後而其無饜又如食者酌者之不知止也蓋當時必有讒已以取爵位而不自知其不勝任者故此章及之若其點綴至情喻外設喻嬉笑怒罵不痛快不止則詩家之極致也六章又承上言凡若此者皆由王之遠以教之耳民已薄矣而王復導之以薄如教猱塗附而不知所終也若使王敦睦九族而有徽猷則小人亦相屬而不至相遠矣而奈何其不然也末二章推言王之所以疎九族者以其信讒也讒者遇明者而止如雨雪之消於見晛也而王乃尊而信之使小人得志而莫肯下遺是以安居而屢驕耳婁者不一之詞也彼兄弟婚姻所以離然有恩以相接者中國之教也而今之交相為瘉相怨一方如蠻如髦胥中國而夷之此大亂之道我之所憂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序曰刺幽王也○天子之尊非能獨為尊也使天子獨尊於上則嚴威之極凌替乃生上肆其虐彼不勝其虐勢必至生其慢矣上過求而無厭彼不堪其無厭勢必至違命而偃蹇矣故天子之尊貴有以養之

也諸侯見幽王之暴而不肯朝故以菀柳起興而又以上帝尊王謂王威嚴若天神也菀柳人所願息也天子亦人所願朝也然天子威嚴如此豈可暱而近乎使朝而靖之則後之所求若必多矣俾猶言假使也愒亦息也極謂極欲之邁謂過分也末章以鳥飛至天而止興王心不知所至也居以凶矜謂徒以取凶而可矜也始但畏其極欲相求繼則畏其過分相迫終言凶矜則猶言深矣諸侯朝天子所以靖王室也曷予靖之猶言予何為靖之也忽尊以上帝忽呼以彼人怨憤不平極矣以天子而彼之人之猶左傳所謂夫已氏也其目中豈復有王乎然則所謂上帝者亦鄙薄之甚而謬為此過量之稱耳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序曰周人刺衣服無常也○臺夫須一曰莎草以為簑笠可避風雨緇布冠制小僅撮其髻故言撮若是帛為玄冠則自有制度不得言撮矣王介甫曰臺笠緇撮在野與衆偕作之服也綢密也綢直謂髮密而直如其本然不假髢也尹氏世為公卿周之世族吉與姞同姞氏后稷之元妃與周室世為婚姻故李氏曰尹吉猶晉之王謝唐之崔盧也蠆螫虫也長尾為蠆短尾為蝎卷髮如蠆謂鬢傍短髮上卷皆美飾也

○周人經行都邑遡今思昔所傷在此所思在彼故曰彼都猶洛陽父老還想漢官威儀也首章狐裘黃黃言其服之盛也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則其德可知矣有是德有是服所以係人思也此後數章雖不止言此而莫非言此也末二句慨嘆之意但以讚賞想菜出之謂如此之人而歸於周乎歸則萬民望之矣蓋久菜而忽見如久出而忽歸也二章言臺笠緇撮以見其冲淡也言綢直如髮以見其閒雅也美都人士而忽及女粧蓋服飾之妖必先北於婦人而濃纖之態必首倡於王都所謂都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也故綢直如髮觀其髮之閒雅而知其為君子女也三章男皆佩玉女皆尹吉擧貴家大族以見其餘也謂之尹吉則不獨尹吉彼都人士之女無非大家擧止也蓋有周盛時貴賤皆佳濃淡並宜如此此其所以不見而苑結也四章又以帶與髮想像而美之厲垂帶貌古大帶垂三尺故曰厲也帶身飾也髮首飾也擧其兩者以見一帶之垂一髮之卷其美而有葉如此則他可知已言從之邁如所謂行與子同歸蓋思慕之極也五章又承上章帶髮而咏嘆之蓋服飾之美不如無意於美為至美也帶之垂非有意垂之帶自有餘耳髮之卷非有意卷之髮自有旋耳從風之帶與體相適如雲之髮與首相忘猶畫至此飄飄仙擧覺腰帶十圍尚費矜莊閒掃慵來終有俗態若夫胡粉飾面弄姿搔頭又無論矣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序曰刺怨曠也○綠與菉同草名也一曰王芻爾雅註綠蓐也今呼鴟腳莎藍染草可以為靛襜以蔽膝也○以卷耳之懷作於幽王之時則為刺怨曠矣采綠未盈忽念及髮之曲局歸而膏沐蓋為好飾者婦人之性此時遂揣君子將還故膏沐以待耳此中情景宛然如見五日六日猶言自昨日至今日也蓋踰五日而不至又是六日矣況六日又不詹乎末二章思境所至無所不有言君于若歸乎歸而狩則為韔其弓歸而釣則為綸其繩釣魚而出則相與觀之一種親暱之態總是痴情所生妙極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序曰刺幽王也○任謂器物人所負持也輦人輓車者我任我輦謂載任器於輦車也我車我牛謂駕牛於重載之車也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旅屬於師然有徒行者有御車者則皆師旅之人別而言之土治日平水治日清驅其土田事畢則原隰平矣治其溝洫事畢則泉流清矣○此詩續序云幽王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修召伯之職朱傳云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之詩蓋幽王不能纘宣王之緒故御士不能修召伯之職以宣王時徒役南行者歸美召公之詩而作於幽王之時則為刺幽王也首章擧召伯之勞以引其端也謝在周之南故曰南行勞謂慰勞所謂以佚道使民也二三章役者與征者慶幸之詞也任輦車牛徒御師旅入者皆以人言也蓋召伯之遇役夫如此遇征夫又如此故役者征者

共相慶幸以為勞我有召公則此行非苦惟待竣事之後即與爾歸矣蓋云者預擬之詞也四章肅肅言其整而容也烈烈言其勇於趨事也營者董治之成者鼓舞之也末章王心載寧言召伯之功不徒恤下抑且慰上也呂東萊曰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此宣王九重宵旰之憂也必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此真知職分者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序曰刺幽王也君子在野思見之而不可得故曰刺幽王也桑宜在隰潤之地故桑在隰則美而其葉那而盛沃而光幽而深綠似黑也既見君子皆從其未見時遥擬之詞其樂云何欲自言而不能也此句已有遐不謂矣之意云何不樂欲自止而不能也德音孔膠好賢者與賢者德音膠固欲自辭而不能也末章合上文而咏嘆之詞愈宛轉愈懇惻謂我既愛之則何不言之但中心藏之乎苟其藏之何日而忘之乎蓋愛之深者非不欲言有不能言者也其所以不能言者即問之於我不自知也大學不啻若自其口出楚辭思公子兮未敢言古詩云脉脉不得語唐人刀環歌云嘗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朝兩相視脉脉百種心宋詞云盡在不言中合而參之則詩意見矣何日忘之語尤可味蓋但言不欲忘則其意淺惟欲忘而不能忘則其意深大凡為欲忘之言者其中有必不欲忘者在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

序曰周人刺幽后也○煁無釜之竈若今火爐也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然可烘而不可烹飪也烘謂燎也鶖禿鶖也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頸高八尺嗜魚又善啖蛇亦能與人鬬其性貪惡○序言周人刺幽后而毛傳鄭箋皆若為中后之詞蓋周人代為申后之言以刺幽后亦猶小弁之詩其傳代為宜臼之言以刺幽王也且序言刺幽后而毛鄭以之子為斥幽王蓋刺王即所以刺后亦猶鶉之奔奔刺宣姜而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則斥宣公也今人以小弁白華為宜臼申后自作而改刺幽后為刺幽王失其旨矣○首章白華野菅也白華為菅尚以白茅束而漚之今王與已本自相依而王獨遠我曾白華之不若也二章英英白雲之貌水上輕清之氣夜則騰而為雲曉則降而為露以養彼為菅之茅或日露者霞露之露非雨露也即此二句描寫曉景與奮蔚朝隮語濃淡各鈔又言天運方艱難而之子不圖則曾不如白雲之露菅茅矣不猶謂宗社將危於內變而不知圖所以自救也三章以滮池北流小水尚

且可溉物興碩人徒有尊大之勢而使我嘯歌傷懷念之不置也嘯歌本以舒懷而憂念之極反足傷懷然則長歌當泣而當其情至之時則又甚於泣也前曰之子此曰碩人以後或稱碩人或專稱子若疎之若尊之又若親之幽怨之辭固不偏也四章卬我也烝薪宜以炊爨養人今反以燎於烘釜之竈猶以正嫡而居卑賤是以念碩人而勞我心也五章鼓鍾於宮謂王不能治內猶於官中不能使外人不聞於也我是以念子而憂心懆懆乃王之視我終邁而不顧也六章以鶖喻褒姒以鶴自喻言鶖飽而鶴餓也七章言鴛鴦匹鳥常戢其左翼以相依今王之二三其德誠有愧於鴛鴦矣八章言以至貴而寵至賤則貴者亦賤猶以扁然之石而履之則履者亦卑所以之子遠我而俾我病蓋不獨為一身之病也毛氏謂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禮也鄭氏謂王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登車履石申后昔亦然而今黜而卑賤矣亦自有據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序曰微臣刺亂也○大臣遺忘微賤則各思所以自託故曰微臣刺亂也英雄無資身之策而以意氣望人雖曰可傷亦可賤矣首二句托黃鳥為言倦飛則止於丘阿矣然道遠則其勞未已無所可望惟望人

之賑恤而飲食之指點而教誨之舉揚而後車以載之蓋其窮廹若此之甚也後二章豈敢憚行畏不能趨詞愈婉而意愈切蓋凡無故而甘自抑損者此皆有求於人者也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兎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兎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瓠葉新生可以為葅凡治兎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則燔之醻導飲也主人酌以獻賓曰獻賓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復酌以獻賓曰醻其主人又自飲者欲導賓使飲也但賓受之不飲奠於席前○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況牲牢饔餼乎惟其棄禮而不行故大夫援古以志刺也瓠葉菲為葅兎首可為殽苟其貞誠不必嘉蔬珍羞矣故先王之禮豐則可為魚麗儉亦可為瓠葉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序曰下國刺幽王也○稗雅曰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故天雨則豕涉水波也豕性負塗常貯雖白蹢者亦汚今羣然涉波濯其塗而見白是久雨可知已故有豕白蹢久雨之徵月離二句滑雨之徵也停滂既

多雨歟未久而月離于畢則又將滂沱大雨矣月水之精而畢星好雨月離于畢洪範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凡征役愁苦之情出於征夫自言皆刺詩也使上之人以此恤之則出車采薇之篇矣首章前二句言其險也次二句言其遠也漸漸高石非攀援不可登也況所歷之途山盡則水斷之水窮則山隔之山川相閒又悠遠而不可極乎此武人東征所以戴星櫛沐而不遑朝也不遑朝語意最苦朝且不遑何暇寢食啟處乎次章即前篇之意而深言之卒者山巔之末險而可畏又甚於高矣沒則深箐懸峒杳冥無際又甚於勞矣不遑出謂但見其入不見其出又甚於不遑朝矣末章又舉征途之極苦者言之蓋征途遇雨已苦矣況履險陟遠又值積雨滂沱其苦更倍也不遑他謂但知有征役而不遑及他也凡行役之詩多念其父母妻子如鴇羽揚之水諸篇是也此則不言父母妻子但備寫其險遠之狀而已險

遠勞苦如此身且不保遑及其他以為吾之父母妻子皆他也蓋傷心愈深矣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華其葉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牂羊羵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序曰大夫閔時也○苕陵苕也一名紫葳一名淩霄蔓生依大木延引至巔有華至夏月紫赤而繁有黃紫有白紫及其將落則全變為黃芸者黃之極也牂羊牝羊也羵首謂大首也牝羊本首小今已羸瘠則首大而身小矣罶中無魚但見水中之星而已○此詩寥寥數語而愁慘之意凋殘之景對之傷心周室至此欲不亡不可得矣苕華柔脆之草其黃其青皆不可久以喻周之不可圖存也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人心至此慘於萇楚阿儺之感矣牂羊身瘠而首大則陸產窮矣罶中無魚而有星則水產竭矣人以得食為幸而不望飽則凶荒饑饉洊至矣天下將亂必先之以饑饉而後兵戈隨之此詩人所為深憂也三星在罶寫景奇甚入食鮮飽二語酸鼻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序曰下國刺幽王也○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今言有棧者乃車之狀也○此久役而自傷也其情哀其

詞促周室至此無復可為矣故曰刺也何草不黃荒涼之世無不死之草也無日不行無人不將民力盡矣草青則茂黃則枯玄則死無草不玄黃變為玄也無室曰矜何人不矜言征夫有室亦如無室是天下無不矜之人也民之所以有生者以其有室家之樂耳今皆棄其室家是先王以民視民今則同於草芥而匪民也猶是民也而獨為匪民是可哀也兕虎所以在曠野者其性適也民非兕虎也而率彼曠野傷其性矣芃尾長貌芃狐在幽草猶有樂時征役在周道曾無休息此反興之詞也

詩觸卷四終

詩觸卷五

禾川水田居士賀貽孫子翼父著

大雅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穆穆文王於緝熙敬

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楨築牆所立之兩木也亦曰翰亦曰榦今人誤爲作幹朱子曰今人築牆必立一木於中爲骨謂之夜乂橫曰楨直曰榦祼古灌字通用王正祼后亞祼而殷士助祭行灌鬯耳灌謂

以圭贊酌於爵以獻尸尸受酒不飲灌於地也黼綉於裳祭服不止於黼擧一章以表之耳黼商與周同冔則商冠之制也夏曰收商曰冔周曰冕○周公以此詩戒成王其大意不過法文王而已法文王法其敬也文以其敬受命子孫亦法文之敬以配命中聞監殷一段乃就法文王中生出議論決湖非既法文王又監於殷也故通篇以儀刑文王為主儀刑文王即所以配命命者天人之通也○首章文王在上寫暱之至如在其上也衆人汨沒於嗜慾情識之聞故其死也無而在地聖人清明在躬故其死也昭而在天在地則為鬼在天則為神神之昭德之顯也德不能與天為一神之斯滅也久矣今曰於昭德豈不顯不顯所以深矣其顯不時所以深嘆其時也若謂聞之受命則新於文王矣有則豈不顯而帝命豈不時乎試觀文王之神今且安在乎一升一降無不在上帝之左右此其所以於昭于天也蓋略言之則亦王

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而詞已亹亹然臣于揄揚之意則祗徊而無已故復以德之顯申亨其昭而以命之時中言其新又以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申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蓋訖前意而反覆永嘆之也二章疊飛猶勉勉也文王之德勤而無息非有所怨而若有所怨名從貫生故疊疊不已而令聞亦不已也陳錫哉周毛鄭皆云哉與載同猶言始也明數恩惠以造始周國也朱註云哉語詞謂上帝數錫於周也似毛解於文理頗順侯維也本譬嫡支譬麻維文王孫子則其本百世為天子其支百世為諸侯大夫且非特文王孫子也凡周之臣子其德亦光明俟偉豈不顯乎其亦世也保世滋大與國匹休凡此皆文王德澤之遠而令聞不已之駿也三章承上章言周士傳世甚顯而其謨獻翼翼以忝敬也美哉此多士生此文王之聞亦惟文王之國乃克生此多士蓋雖上天之保佑而實王化之薰陶則信乎足以為

周之楨榦矣多士句文王以生而文王之國又待多士以寧猶粟為農夫所植而農夫得粟以為食蠶為桑女所飼而桑女得蠶以為衣自然之報也四章穆穆言欲德之深遠也文王敬無可擬似故以穆穆想像之而已穆穆深遠此明體也凡人息則必昏敬則必明緝熙者貞明也貞明之體原無間斷非有以緝之而若有以緝之緝熙則其無不敬可知也敬忽者天命去來之本商周廢興之機也故又言天命集矣試觀有商孫子其數甚衆然上帝天命既集則盛德不可為衆而皆維服于周矣維服于周此武王後事也當文王時猶方伯也微三分有二亦就人心何背言之耳當時有商孫子豈遂臣周蓋周公歸美先德故就成王時助祭所見者而推其受命之本言之也五章天命靡常一句最為警惕靡常者善則就而惡則去也膚容貌之美敏應事之捷也三恪皆以容禮遇之故服其黼冔猶用商之衣冠夫以商之孫子服

商之服以奉周之祭天命靡常最可念也故呼成王之藎臣而告之曰汝其無念爾祖乎無念者念也戒王而反於王之藎臣乃所以深於武王也六章修德者念祖之實事也修德則合於天命矣永言若心與口常相念也自求多福求其在我而不必求之天也求福在我則不獨天無權即祖宗亦無權矣不觀殷之先乎當其未喪亦皆克配上帝矣我周今日之盛猶殷先王之盛也故曰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不易即所謂靡常也七章言既知命之不易則當思所以永命者無使天命遏于爾躬而止也宣昭義問所以布善譽也古人論名必與實俱故宣昭義問亦所以修德也有虞殷自天謂度殷廢興之事於天也然欲度天命而上天之事杳無聲臭惟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即天也但儀刑文王則萬邦信之亦如其信文王矣天命與人心不遠故言孚萬邦則配命可知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親迎之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爾雅註曰造舟比船為橋維舟維連四船方舟併兩船特舟單船駵馬白腹曰騵檀弓曰戎事乘騵蓋因武王所乘遂為常法也○此亦周公作以戒成王前致文王之德後及武王伐商之事以見天命之不易集而祖宗得天下非苟然也全詩以明明在下赫赫在上為一篇之要領以後歷言周家父子祖孫夫婦君臣皆盛德之所湊集節節與明明赫赫二句相聯絡然其關繫則往文武二人而武王之功又必本之文王蓋善必歸

親亦武王志也故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〇首章泛言天人之道也明明者明而又明也明明在下君之德光不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靈與不可褻也在下在上此天人相與之際也赫赫則可信矣所以難信者善則就而惡則去耳惟其難信此維王為獨不易蓋安危禍福皆王獨聖所以不易也觀紂所居天位也所繫正適也亦不得挾四方而育之蓋有使之不得扶四方者也所以使之者天也威神在天則天于雅天位正適至於天而天子失其尊矣二章言天生聖母以產文王也天之生聖人不偶為聖人之母亦自不偶故凡稱聖人必本其所自出猶生民言后稷而追及姜源長發言契而追及有娀也曰仲任者從其父母言之曰嬪從其天言之曰大任則從其于言之若曰此摯君之中女王季之元配而文王之生母也乃及王季猶言乃與王季也維德也行猶言一維德是行也但言大任之德而王季之德

雖略舉而自見此作者錯綜變化之妙也三章言天人交與文王也敬者德之輿也敬之至者其德愈大而心愈小故能昭事上帝而聿懷多福昭明也敬以昭為體故言敬止則曰紹熙言小心則曰昭事也天人相感皆一志之所通也故帝曰予懷明德而此曰聿懷多福半懷多福來嘗有心於遹福也小心翼翼而已小心冀與而福自集則非有以遹之而若有以懷之也厥德不同者敬之所為也一有不敬同冀大焉不同之德未嘗有心於方國而方國自我受之夫豈偶然哉四章言天又生淑德為文王配也天之赫赫在上則其監在下矣有命既集者商將為周也天有所厥必有所與非監觀之久豈易集乎不言方集而言既集者謂當文王時天意已決矣故於其初年而默定其配洽陽渭涘大邦有子皆非人之所為也天也大邦華國也大邦氣勢所在矣靈鍾馬所謂深山大澤實產龍蛇者也五章文王親迎也俔譬也言

大姒之德與天伯仲譬天之妹也古人周語巧不梁理如帝王曰天于賢士曰天民貴帝稱廣成曰天師則雖謂賢文為天妹亦可也文定厥祥親迎之始事也親迎于渭納采之終事也親迎之時比舟為梁昭示後人欲昏禮也蓋般時未為此制文王始之後遂為治禮也不黷其光德輝著而發祥遠也六章大姒生武王也績謂大任在前大姒在後也篤謂文王開之武王承之也保護也右助也變和也謂順天人之所欲也師克在和天人之間徵有慈德則戾氣應之害氣眾之矣安得為變伐乎七章八章終言變伐大商之事也如林言徒眾而不為用也如林之眾外實而內惡三干之旅貌氣而氣威故曰維予侯與末二旬從為眾勉武王之詞以見伐商之後武王所以奉天而無私也當陳師牧野之時而較弱弱計利害則王心疑矣故眾勉之曰王奉天天討上帝臨之豈可懷類以貳其心哉蓋眾倩如此天意可知矣牧野洋洋

以下歷指周師之盛蓋人心所屬即氣欲之所在不以形勢之強弱論也涼佐也或曰嚴肅之意變伐以德言肆伐以威言德與威合所以為王師也會朝會師之朔甲子昧爽也當癸亥之夕猶陰靈之也徹日也甲子昧爽一戰之後則穢濁洸而四海清明矣會朝清明言不崇朝而清明猶云一戎衣而有天下蓋共神速也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

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

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瓜蔓生大曰瓜小曰瓞毛云瓞瓝也蓋小瓜在枝間也朱子云瓜之近本初生者必小至末而後大也蓋瓜之大始於瓞比周之盛始於甚微也陶窰竈也以陶去其土而為之故謂之陶復復也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蓋古昔窰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造但累土為之謂之復其土之高皆則鑿為穴皆如陶然堇烏頭也烏頭與附子同根似烏烏之頭蜀人謂之堇草契郎所謂楚焞也楚荊也卜者以堇焞之木燒之既然執之以灼瘧也言周之原地肥美其所生菜雖苦如堇荼亦甘如飴也司空掌營國邑量地以成邑度地以居民故首名之司徒掌徒役之事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數故次名之朱子曰國鄙如井田蓋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其中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焉五版為堵古人以牆為壁故多言版築之事鼛皐同鼛大鼓也長一丈二尺周禮以鼛鼓役事皐

鼖緩也蓋上之役下以仁難其緩而弗急故以皐鼓節之下之事上以義欲其速而有成故雖節之而不能止也故曰鼛鼓弗勝考索隱天子五門皐門宮室之郭門皐者遠也門最在外故曰皐門其庫門門者則有藏於此故也雉門者取其文明也應門宮室之正門則居此以應治也路門則取其大也然書又有畢門南門則路門之別名也周禮又有中門則雉門之別名也爾雅又有正門則應門之別名也若諸侯三門則庫雉路是也朱子謂大王初作皐應二門後鄭為天子之制諸侯不得立焉冢土大社也築土以為壝植咏以依神有壇而無木曰冢土大王立周社武王遂通立周社於天下以為大社猶漢初令民立漢社稷也柞一曰櫟棫一曰白綏賓如耳墻紫亦可大二木皆蔽生而有剌○前詩述文王而追美王季咦任此則復歸本於大王也然詩中大意與七月同七月陳稼穡艱難以見祖宗之急於民事此詩陳豳造艱難以見祖宗之篤於王業一則居豳時事一則還岐後事也其致大王獨詳則欲成王知周室起家於微歷盡險阻由陶復陶穴而邊岐而服昆夷與化虞芮此緜緜瓜瓞一語所以該通篇之喻也末章突出疏附後先奔走禦侮四句作結與前意似不相家而語實相接作法奇甚歐陽永叔曰此篇初誦大王遠岐還岐後乃曰文王蹶厥生事不接此文不屬如連山斷嶺相去絕遠而氣脈聯絡知永叔此語者可與讀此詩矣○首章原居豳之始也公劉以前周甚微弱故以瓜瓞為喻而緜緜則不絕之義也國語云我先君不窰用失其官而自窺於戎伏之間蓋不窟奔窟於豳民幾無生至公劉而始居焉故大全劉氏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此一初也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一初也蓋周室微而復振猶之初生也言大王而及公劉之自土沮漆見氣勢以漸而開也陶復陶穴未有家室二語蓋為下文築室作廟皐門應門張本然

七月之詩曰上入執宮功曰亟其乘屋豈必卽所窑
竊北室之中或者地近戎狄則板屋陶穴民間風俗
居半開二章由齒遷岐也來朝走馬三句見大王避
狄遷岐持相地卜宅精神警策奕奕動人雖倉遠之
中豎而且眼不為苟且此其所以開岐周無窮之業
也要及二句鄭棄成云與妃大姜自來相可居者著
大姜之賢智也然則大姜內助之功已在大任大姒
之先矣三章定宅也地之美者徵於草木故堇荼之
書者皆美蓋王氣所集也始謀之已既誅之人繼則
誅之趨先人事後卜築則可以止於足而築室矣四
章定民居授田畝也乃者始事之詞慰者慰其勞也
止者予以安也若分布其居於左右也彊理所見信
有山篇宜者尊其滿洫畝者易其田疇也於是自西
水許而往來凡開國經始之事所當為者無不為之
矣還鄒大事今田居雖改而丘旬如故人情晏然百
務甫舉此所以為興王也五章將營宮室宗廟為先

也俾立室家該宗廟門社而言也其繩則直以下則
揆其基址向背繩以直之築其垣墉版以載之而所
先者則宗廟也故曰作廟翼翼六章治宮室也上章
引經求版非特作廟之事特先於作廟定其規模此
章治宮室特就求版者詳之故竟言築堵不復及引
繩求版術作廟不言抹度削築也陾陾威土之人衆
也甍甍投土之箭衆也登登杵聲應也馮馮牆聲鼕
也陾陾寫其狀甍甍登登馮馮寫其聲也不言築牆而
築牆之事究然目前如閒如見矣削婁者在脫版之
後削其重已也牆脆則辭堅牆堅則聲重今其聲應
馮為則集者用力之學可知矣此句循詩人精於祭
物之語足補考工所未甫者鼛鼓弗勝如當食時則
聲敵當息時則鼛鼓今民自勸勸鼓聲如弗能勝於
此寫出人心樂事之狀尤為入從七章作門社也門
社皆曰乃立者明始建也戎醜攸行則將然之事謂
他日舉大事則舉宜祭於此蓋兵凶戰危祭社以求

福宜故謂之宜祭也二門建而大社立大社既立而
大衆攸行岐周此時勃興之勢固已咄出遂人矣八
章服昆夷也不殄不隕就大王言之柞棫以下則通
夫王王季文王三世而言之謂其功雖有昆夷未服
之盟而不墜其贊其後祖孫相承積功累仁則昆夷
不剏服而自服矣蓋周室屈伸顯晦之機知此然言
大王未畢篇渡文王珠絲馬蹄妙在無痕中間晴補
王季草蛇灰絲妙在不露徒周赫威生齒術絲他人
累言不盡者此則写豎而喻但從木拔道通糉輕駕
出其解僩而恐已豈從罪之甚不損斧突故駾奔突
之甚張口喘息故喙維其喙矣則不服他誅惟有喙
而已判豈人做力章文王受命之事也貿成者聽得
其平則無爭也跟生者勃然奮出政與首章初生意
眹帶土情且以終爪施之喻昧覺篤冷有味予者詩
人自稱也蓋詩人見王業非一時驟興亦非一人獨
建也故自念之詞文王所以繼大王而起者固有由

然蓋疏附後先奔走禦侮之力也得此一結不獨作
全篇之波瀾且足補前詩所未及而於勸戒成王之
意亦無滲漏且意含不盡若結外更有無窮議論妙
甚疏附者導下親上使疏者皆附也先後者引君當
道導先而相後也奔走者傳宣君德使人歸趨
之也禦侮者折衝之材也此所謂文王四友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
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
于邁六師及之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
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序曰文王能官人也○棫小木叢生有刺材理全白
直理易破可為犢牛輻又可為矛戟矜樸謂根枝相

附而生也槱積以待其乾而用之蓋薪之用於今日
槱之用於他日也璋瓚也半圭曰璋蓋王執圭瓚以
行正祼諸士各執璋瓚以助亞祼也網紀鄭云以網
啓喻為政張之為網理之為紀孔穎達曰網者網之
大繩舉網為張網之具故曰張之為網紀者別理絲
縷故曰理之為紀○文王能官人此其所以得人也
首三章言得人後二章言文王能作之又能網之紀
之此則官人之方而左右所以趣也○首章以山木
茂盛興賢人衆多也辟王謂文王濟濟敬容也趣趨
也左右趣之兼指髦士六師而言然非髦士六師所
能盡也二章三章國之大事在於祀戎故以二者言
之奉璋助祭也我我則奉璋時盛壯之容也髦士攸
宜美其無所不宜也言涇舟舉當時所見以為興也
文王未有六師言六師者後人追美之辭耳六師及
之者言汲汲恐後不待戒命而至也蓋偶舉此二事
以見其得人之盛非專於此二事得人也四章雲漢

亘古倬然其為章于天非一日文王自少至老以鼓
舞賢才者非一人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
興者作之之謂也然則文王作人之盛自豪傑而凡
民無不勃然而興者由其壽考也故曰聖人久於其
道而天下化成五章金玉質也追琢文也金玉自然
之質質之至者文亦至焉追之琢之即成章矣以興
文王之德之純勉勉不已即綱紀四方矣四方者文
王精神之所在也精神無在而無所不在網以總之
而在焉紀以理之而亦在焉蓋聖人之與四方猶一
身惟其精神無所不在故其筋絡毛髮觸之皆靈牽
之皆動然則綱紀四方者乃聖人之筋
絡毛髮所以觸之而靈牽之而動者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瑟彼玉瓚黃
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

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
福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莫莫葛藟
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序曰受祖也○楛似荊而赤禹貢所謂惟箘簵楛是
也榛可充籩也楛可為矢玉瓚圭瓚也圭瓚之狀以圭
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為中央形如槃容五升
口徑八寸孔氏曰瓚如勺為槃為盛之故形如槃也
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為酒和以鬱鬯酌而祼之其酒
黃色在器流動故曰黃流按秬黑黍一稃二米鬱、
金草也其草似蘭體銳圓似蟬色黃似金煮以合鬯
所以灌也本草云其花十二葉為百草之英二三月
有花狀如紅藍四五月間采之即香遠方鬱人所貢
也產鬱林郡中及蜀地鬯冲氣也周人尚臭以鬱草

芬芳條暢故謂之鬯也傳曰鬯草生庭又曰德至於
地則蓂莢起秬鬯出此之謂也○此詩續序云周之
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
焉蓋以君子指大王王季也紫陽謂此詩咏歌文王之
德是又以君子指文王也若以受祖言則文王亦受
祖也但漢儒之說未必無據耳至詩皆從君子德福
之相因者反覆而贊嘆之而豈弟則其所以為德也
人世福祿皆樂易之氣所凝故豈弟君子每章及之
○首章言受祿以德也培壤所以不産松柏者其氣
薄也旱山之足則草木所以望澤者莫不資其深厚
矣豈弟樂易祿必集焉君子豈以豈弟干祿哉但自
詩人言之則見以為干祿之道莫宜於是焉耳若曰
彼所致福者非他乃豈弟也語以拘而愈靈句以縮
而愈深意以折而愈合今人無此筆力矣次章言德
福以類應也金罍不陳濁醪而黃流必注圭瓚此福
祿所以必降於豈弟也降者不斯然而至若從天而

降也三章言君子之致福不自一身而止又能錫福於人使天下之人各修其行而昌其邦也鳶魚各適其性而已其飛其躍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然則豈弟君子何不作人乎蓋君子在上使人自鼓自舞勃然興感而不知誰之為之者猶鳶魚之不自已於飛躍也四章五章言德盛者神歆以咏歎豈弟之必獲福也有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矣非藉牲酒以致之而牲酒皆德馨所薦也此章不言豈弟而豈弟之意在焉又言木茂若人之所燎德盛者神之所慰也豈弟君子豈欲得為導之利哉以其為神所慰勞自應乎以為善之利耳六章原其致福之本也福莫大於子孫故以萬蕃延蔓於條枚而茂盛喻子孫依綏先德而昌熾也夫豈有覬覦僥倖於其間哉一有覬覦僥倖之心即為回邪矣求福不回與干祿豈弟可呼應表記引此詩而言君子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功又云得忝自是不得曰是可以得求福不回之義矣故

大明之詩之言文王也曰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序曰文王之所以聖也○孔穎達曰大姜大任大姒皆稱大者尊稱也武王妃邑姜不稱大蓋避大姜故也又曰春秋傳云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十八人此特其見

於書者耳然亦可見其多故曰百斯男○首章言文王之聖本於大任而成於大姒也思語詞言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能媚愛於大姜以盡婦道而大姒又能嗣其美聲不妬忌而子孫衆多也專言大任者蓋王季之德人所易見故稱文王而及其母妻以見天之生聖人非偶而成之者非一端也二章言文王之德足以和神人治國家也承上言惟文王之聖非偶故洽先公而鬼神歆之齊家而家國順之舉此二者而幽明該矣然上言大姒嗣徽音此云刑于寡妻者見大姒雖有內助之力然儀刑之者則文王也御治也刑法也謂肅以濟其愛也陳止齊曰古人於夫婦之分極加嚴焉刑于寡妻刑于二女刑之為言蓋其法近於忍不止於巽也三重推而進之見文王所以事神齊家者和且敬也雝雝和也刑疑於肅雝雝在宮以肅為和和之至也肅肅敬也惠疑於和肅肅在廟以惠為肅肅之至也蓋文王之和且敬無事

不有無射不然非有所作而致也我之自處雖不可見而其戒慎則常若有赫然臨之者人之於我雖無所厭而其操存則常若有守而勿失者所謂文王之德之純也四章言文王之聖不受人損亦不待人益也戎疾大難也大難之來聖人所不能免文王雖不殄之使無而光大之德終無瑕玷所謂樂天者也且其性與天合有所聞固為法矣即無所前聞而亦未嘗不合於法焉不必學古始獲也有諫若固相入矣即無諫之者而亦自入於道焉不必從諫乃聖也五章言文王之化及於天下也此與前章凡所言肆者皆指其效而言古之人指文王也譽聲望髦俊乂也天下之成人小子皆賴文王以有成由文王徒盛無厥故天下之士譽起而才俊如此也樸棫芊麓兩言遐不作人此詩言譽髦斯士見聖之所以為聖必以造就人才為量也然則雲漢為章千古常在鳶飛魚躍天機流行即所謂古之人無斁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

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序曰美周也○木立死曰菑自斃為翳孔穎達曰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菑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為陰翳故曰翳灌木叢生者也栵木行生者也毛傳曰栵栭也江東呼小栗為栭即茅栗也檉河柳也今河邊小楊赤莖者是也陸氏曰一名雨師松葉似松椐樻也陸氏曰節腫似扶老卽今靈壽是也今人以為馬鞭及杖檿山桑也柘木裹有文可旋為器厭柘二木其葉皆可飼蠶又可為弓幹埤雅云桑賓曰甚柘贊曰佳言佳鳥性所食也蠶卣曰柘葉飼蠶其絲作琴瑟弦清鳴響亮勝於凡絲考工記曰弓人取材柘為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為下故弓材莫良於檿柘也毛云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皆攻城之具墉城也馘割耳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也鄭箋云訊言也執所得生者而訊問之言也類禡皆師祭也毛傳曰在內曰類在外曰禡禮曰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蓋將出師則類祭上帝至所征之地而禡祭黃帝蚩尤始造軍法者也○此章序云美周也而續序則云天鑒代殷莫如周周世世修德莫如文王最得詩人立言之意蓋此詩言文王受命皆天也天視四方求可以代殷者莫如文王然文之受命自大王王季時已先定矣緒緒章追述王業本於大王而因及文王其言文王首意在大王不在文王也但言大王則無波瀾故必以文王為餘興此詩言天命之集成始於文王而首及大王王季其言大王王季省意在文王不存大王王季也但言文王則無而折

故必以大王王季為步驟今觀此詩一二章言大王以為文王之業肇於大王也三四章言王季以為文王之業受於王季也五六章文王伐密七八章文王伐崇伐密伐崇非伐殷之事而代殷之漸也蓋周家氣馘至此漸張聲靈至此漸震矣若是者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善言天者言其將然不言其已然故言文王而不及武王以代殷者已然之天伐密伐崇者將然之天也已然者隆盛而易狃將然者隱伏而難窺周公陳天命以戒成王亦言其將然者而已矣雖不言武王然奄有四方施于孫子未嘗無武王也故全詩以求民之莫一句為主下文帝省其山帝度其心帝謂文王皆帝之所以求莫也惟求莫故西顧而使大王興惟求莫故作邦作對而使泰伯逃王季立其興大王逃大伯而立王季者皆所以生文王也文王生而求莫之天意矣故遂言伐密伐崇以足上帝求莫之意然求莫之意非一時一言所盡詩人特

畱伐殷一段以為武王地使後人於伐崇伐密外得之且以為今日之事固不待揚厲而自見也○首章言大矣上帝臨下甚明監視天下但求可以安定斯民者與之而已如彼夏商二國所行之政既不得其莫民之心矣則於四方之國求之謀之苟上帝所欲致之以莫民者則增大其規模乃眷頗於西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為居宅焉篇中曰究曰度看得天似有心曰眷曰憎看得天似有情曰乃眷西顧看得天以有服蓋惟其無心故嘗以莫民為心惟其無情故常以莫民為情惟其無眼故當以眷顧有德者為眼也程于曰眷致也猶言取亡如眷定爾功之眷孔氏曰言二國者紂既喪殷桀亦亡夏其懸既等故配而言之猶崧高之美申伯而及甫侯也輔慶源曰式廓猶言周僕式猶式樣鄉猶匡廓也二章承此維與官言之作之屏之因其死斃而去之也修之平之因其蔽列而治之也檉椐凡材也則啓辟以除之檿柘良

木也則攘剔以理之蓋由幽遷岐於險阻無人之地特立開剛即此一事而精神震動已為荒岐開生面矣此豈徧人事蓋亦有天意焉故大王之遷岐也非大王遷之賢帝遷之也帝謂求民之莫故遷此明德之君使昆爽矜民滿路且又為之立大姜以配之既有明德又得內助夫是以受命堅固也命省上帝與宅之命所以篤生王季文王也三章帝省其山四字屈尺帝坐月光烱烱寫求動人蓋木拔道通開國精神見端於此非有以省之而若有以省也之既作之邦又作之對天意揀擇詳慎如此此所謂求莫也作對雖未言文王而意實在文王蓋大伯之賢非不可對此邦然在求莫之意則更有所為自大伯王季猶言月生此雨賢時而周室已為之王季矣蓋使但生王季亦自尋常無奇惟既生大伯又生王季又生文王顧倒錯綜而後天心始見天若巧生大伯之賢以成王季本甚巧就大伯之讓以畀文王他人之讓及

身而立誰大伯因讓國而讓天下因讓王季而讓文王此其間蓋有莫之為而為者故曰帝也維此王季一段委曲幹旋善於立言蓋孝友之道不可偽為可讓則讓可受則受因心而生非作而致也卽使大伯求讓而王季之友如是及大伯既讓而王季之友亦如是故曰因心也下武之言武王曰孝思維則此詩之言王季曰因心則友蓋孝之所以無窮者思也友之所以無方者心也孝友之道一端而孝友之心與思則非一端而止也文王以服事為孝而武王以有天下為孝其不盡出於服事者武王之孝思所以無窮也大伯以能讓為友而王季以能愛為友其不蓋出於讓者此王季之因心所以無方也惟因心則太初無形迹疑忌是不違天命不墜祖業蓋不獨篤慶於國而且錫光於兄矣設使大伯為季札而王季為興際閣靡雖骨肉交爭不擠延跂之光然已足以薄句興豐長之愛卽使大伯為伯夷而王季為叔齊兄

弟交讓墨胎之慶未堅而父命之尊天倫之重兩人
分而任之伯夷亦不得獨有其光矣故處王季之時
有心避嫌反不為篤慶錫光惟因心則友乃所為篤
壓錫光也惟其如是是以受天祿而無失至於子孫
遂奄四方而有之也奄有四方是文王以後事然大
伯宜立而不立以與王季文王宜為而不為以待武
王此皆所謂至德者此意又當於言外見之四章帝
度其心猶言天牖其心也左傳曰心能制義曰度朱
豊城曰帝度其心使之能權也夫惟能權故能受大
伯之讓而篤周家之慶此語遜甚貊滿靜也德音本
自貊靜而曰貊其德音者歸其功於天也克明能察
事之是非克類能辨人之善否克長以衆人而言克
君以治人而言哉左傳曰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
曰君慈恩備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萬能為人長
能為人君故王此大邦而能慈順親比其民也頌王
季未畢怨以比於文王接去如長比渡水仲屈生動

而不可捉摸其德靡悔猶書無復餘慨也凡德歎則
多悔德盛則靡悔言王季之德傳至文王而愈盛是
以受帝之祉而施于孫子也施於孫子與上奄有田
方暗伏武王妙在無痕五章帝謂文王一節皆設為
帝語也天何言哉誹為聽聞兩無然字天語諄諄屬
得上帝頤類欲動奇甚妙甚畔背畔也援攀援也歆
羨謂動於欲也誕大也凡伐人若一有畔援歆羨則
功名之念盛而貪類之事生無此二病乃可登岸利
欲溺人如沉波如伏淖登岸則免矣所謂登岸若蓋
以涉水為愉也惟王者無欲然後可以伐不順如身
登於岸而後可以拯人之溺是以密人違命侵阮至
共於是赫然以過其衆以等周福而答天下皆此無
畔援歆羨之心為之所謂至公而無私也六章依其
在京謂文王未親戎事安然在周之京也文王在京
而所整之旅既過密人遂從阮疆而進兵以侵密盃
彼入我地而禦之曰過曰過我入彼地而伐之曰侵阮密隣

境故既過之又進而伐之也其曰我者據後得而言
故所陟之岡即為我岡所陳之陵即為我陵即為我
阿所飲之泉即為我泉即為我池而人無敢陳兵於
陵飲水於泉者蓋其我鮮所據如此所謂德威也於
是相其鮮原而作邑以安新附之衆且其所作新邑
居岐山之前在渭水之側去舊都不甚相遠遂為萬
國之所向而為下民之君也鄰箋云度鮮原者作豐
也後竟從於豐焉孔疏則懷次家周書謂文王徙宅
於程於陟從之未知孰是姑兩存以備考七章凡兩
舉帝謂文王往復觀縷妙甚天無口而謂天無心而
懷天無形默彼此而曰予曰爾皆詩人點緝之奇也
明德即帝則也以其在人則為明德耳不大聲以色
不暴若於聲色也夏革之義亦然故呂東來曰聲色
謂聲奇與笑貌夏革謂修大與變革也不大聲以色
則不事外節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蓋凡聲
色夏革皆知識也不識不知作聰明而合於天道

自然之則此則明德之貫也怨偶曰仇凡為暴亂於
天下者皆我之仇也紫陽以崇侯謂文王為仇似不
廣大同方文王之與國也文王為方伯故得率連師
之與國以伐崇鈞援臨衝攻城之具曰以曰與皆出
自天語者見文王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文王無所
與焉者也八章伐崇之事開閑徐緩如云意思安閑
如不欲戰也茀茀強盛有必勝之勢也言言高大屹
屹堅壯以焉其驕悍負固之狀也執訊攸馘亦威而
已不妄殺也類於帝彰天討也禡于所征之地遵舊
章也致之附之所以寬崇民也伐者聲罪而不暴也
肆縱兵而不掠也絕殄其世而已不覆其宗也忽滅
其國而已不及於衆也夫始之援攻致附宜於多
侮矣而四方乃以無侮及其絕攻而伐肆絕忽也
宜於致拂矣而四方乃以無拂此則王者之師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

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序曰民始附也○虡植木以懸鐘磬也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直者曰虡橫者曰栒於栒之上加大版為業而業上刻如鋸齒以彩色畫之以懸鐘磬其色樅樅然為樅又謂之崇牙賁大鼓也列來序鏞大鐘也列西序論倫理也黃氏曰樂之不能已而言之不能盡者曰於論於樂於黌詞也辟璧也廱澤也謂水旋丘如璧璧圓而內有孔故此水之圓如璧也辟廱天子之學即澤宮也鼉長一丈鱗甲黑色能橫飛不能上騰其十二背內蛇內最後在尾欲雨則鳴故以純識風以鼉識雨而又善夜鳴其數應更故江淮間謂之鼉更舊云鼉性嗜睡目睛常閉能吐霧致雨其皮堅厚取以冒鼓埤雅曰鼉鼓者非獨有取於皮亦其鼓聲逢逢然象鼉之鳴故謂之鼉鼓也毛云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樂之更端曰奏故九成謂之九奏凡詩皆使矇瞍為之奏公矇瞍以奏樂為公事也樂作必先聲鼓故聞鼓聲而知其更端奏樂也○此皆周民樂文王之語詩人隱括之而成章耳呂東萊謂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後二章樂文王有鍾鼓之樂然孔穎達云辟雝與三靈同處想當時臺下有囿囿中有沼文王登臺而在囿覽治因而幸學其凡因所見而樂之詩人因所闢而紀之耳首章毛氏云神之精明者曰靈以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也蓋民稱文王之臺如此後世遂仍其名為天子之臺而諸侯則稱觀臺也作臺以望氛祲察災祥因以為遊觀之樂焉當時文王築臺之初民即樂而成之並於上借其力下忘其勞蓋其君民相與之情如此次章言臺成則囿沼皆成矣因而遊焉鹿適其性鳥樂其天魚忘於水蓋即物類之樂而文王之樂可知已三章文王既遊囿沼遂於辟廱作樂也古之教者不廢樂凡釋奠於先師必有合樂之事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皆宗所統誦者皆樂章也而大射亦先作樂於辟廱蓋有周盛時人主與賢士大夫甚親即一遊宴而俊髦偕焉樂固學宮之所常隸故敘臺池鳥獸而遊作樂於辟廱也於論鼓鐘二語換章疊用蓋當時咏嘆不盡之詞以見文王之樂未艾而民之樂其樂久可知也

下武維則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序曰繼文也○此詩序言繼文也武王能繼文王則有以續三后而示子孫矣凡稱人之善必上及其父祖故稱武而本之文稱繼文而本之三后謂其所從來者遠也首章言武王配京也下武武王也下字不必強解闕疑可也哲王即三后以武王追王故皆謂之王也配對也一代興王之業非人所造周家世有哲王其精神上與天合是以武王繼之贊能對彼在天之靈於鎬京此王業所由成也二章以世德作求為配京之事也作求作而求以繼之也世德在三后而作求在武王所謂述而兼作守而能創常而能變也有世德而無以求世德之隕墜也久矣惟武王作求故能長言配于天命而成王者之信也與王以信

為本但使天下有以儀我則王業從此成矣三章言武王所以作式者以孝也能成王者之業故下土無不式之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故式之也則即式也四章孝而曰思所謂世德作求孔子所以稱達孝也四章言人之應武王者以孝思也天下媚愛武王而應之以順德者以孝為順德之至武王主其感則下必有應焉者也故後申之以永言孝思而又嘆之曰昭哉其嗣先人之事也昭哉謂其正大光明無慙德也五六章皆言其裕後也承上言武王既明嗣服如此矣於是來許之繩祖武者亦如武之求世德而永孝思將于孫萬年受天之祜不獨一二世而已也而又言子孫既受天之祜則四方皆來朝賀亦如武之媚茲焉則雖千萬年而其佐助我周如一日也蓋惟武王善繼善述以配三后則後之子孫亦必善繼善述以配武王則祝頌之詞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序曰繼伐也○芑草名毛氏以采芑為萊糜芑為穀豐芑為草臨川王氏皆以為穀○此章前四章文王伐崇遷豐之事後四章武王有天下遷鎬之事也然言文王而曰武功言武王而曰辟廱又曰無思不服蓋言文王非不足於武而武王非不足於文也又以文王為其難而武王為其易故序曰繼伐也首章言文王之有令聞也蓋文王之道求所以安民而觀其成功焉爾觀成者文王所以急於求寧也成功必由於征伐征伐以安民為心則征伐之心即視民如傷之心也此文王所以克君哉烝君也二章言文王受天之命而有此征伐之功征伐之功雖不止於崇而伐崇為大伐密作程伐崇作豐周勢漸大程邑不足以容故作豐也伐崇而作邑於豐既以救民之暴又以立國之基此其所以克君哉三章築城伊淢謂城因舊溝不暇新勑也作豐伊匹謂邑稱其城不暇傍大也武功甫定城邑遽作文王豈急於成已之欲哉

特以先世以來皆以安民為孝欲追而及之耳文王遹追來孝在於伐崇武王孝思維則在於伐殷故曰達孝也王者追稱也后者本稱也四章公功也翰榦也文王之功所以濯濯昭著者以其築豐之垣而四方同倚為楨榦也蓋豐垣之帶礪有象而維榦之人心無象以無象之勢同於有象之勢此其所以為王后也五章以下言武王之事也見豐水東注於河則知禹之為萬世之功以水勢皆朝宗於東也見四方之同歸於周而知武王為天下之君以人心皆劝順於周也皇大也武王有天下故大也六章鎬京者武王所營也武王既王朝貢輻輳豐邑又不足以容之故又營鎬也建國君民以立學為先故遷鎬而辟廱成焉四方之服武王非一日矣至辟廱成而入人愈深故曰無思不服也七章考卜維王所謂朕志先定也志定而卜所以定衆志也惟龜能正其決惟武王能成其事鎬京不拔之基豈偶然哉八章鎬京在豐

水之下去豐邑二十五里故此章與五章言鎬必及豐且以見文武之業相因也豐水猶以潤澤生芑武王豈不以澤及子孫為事乎詒謀雖不止於遷鎬然遷鎬亦其事也孫者無窮之稱也謀及其孫則其謀遠矣燕安也翼敬也翼子指成王也惟敬能安故不翼亦不燕此則戒成王之微意也王者為天下甚重而其自為也輕故謀及子孫所以為萬世之天下慮也漢武帝云吾居其勞而以逸遺汝似亦此意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

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序曰尊祖也〇禋祀敬祀也弗無子求有子也弗之為言祓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高禖以祓除無子之疾也玄鳥至之日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郊禖之前蓋燕以春分來其來主為孚乳故以為祀高禖之侯祭以大牢者尊以禮也祀以南郊者重其事也禮天子所御幸者尊顯之也授以弓矢者生男之祥也古所謂立高禖者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之至高辛之世有吞卵之事故改為高媒從高辛也變媒為禖者神之也但按帝嚳高辛氏元妃有邰氏之女曰

姜嫄與帝禋祀上帝而生稷次妃陳鋒氏女曰慶都有赤龍之祥而生堯有娀氏女曰簡狄祈於高媒有飛燕之祥而生契娵訾氏女曰常儀生子摯則是高辛三子一感神跡一感赤龍一吞鳥卵豈不荒誕也哉故蘇明允曰毛公之傳詩也以鳦鳥降為祀高禖之候履帝武為從高辛之行及鄭玄箋而後有履巨人跡及吞燕卵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史之說起於疑詩而鄭之說又起於信遷也而揚用修亦曰月令玄鳥至是月祀於高媒以祈子意者姜嫄簡狄以玄鳥至之日祈子有驗故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曰降皆尊之貴之神之也此辨足以破惑矣然史遷巨人鳥卵之說相沿已舊而朱子謂稷契皆天所生非可以常理論之穎濱謂虎豹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且置之隘巷平林未有父母而忍殺其子者故後儒以為無人道而生子父母以為不祥而棄之是或一道也姑並

存之達小羊本草云物類中惟羊最易產荏菽大豆
也毛傳云荏菽戎也按戎菽一曰大豆麻大麻者古
者中國止有大麻其實如萁自漢張騫自大宛得油
麻種來一名脂麻一名巨勝又曰胡麻以別於中國
之大麻也麥有大小不同小曰來大曰牟黍之黑者
曰秬一稃二米曰秠亦粱粟曰糜白粱粟曰芑䕭蒿
也脂膟膋也取蕭與膟膋合燒之使臭達牆屋也然
牡羊也祭祀不用牲也軷祭行道之神也封土為山
祭之以牡既祭則以車轢其山而後去之木豆以薦
菹醢瓦登以薦大羹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
醢大羹湆不和貢於登湆音泣肉汁也〻此實詩原周
所以尊后稷以配天者以其道足以相天故曰有相
之道而序曰尊祖也首章原后稷始生也厥初生民
謂始生周民者姜嫄也有后稷則有周矣故不言生
后稷而言生民也復帝武敏毛鄭互有同異紫陽謂
武迹敏拇介大也見大人迹而履其拇歆歆然如有
人道之感於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蓋
介即武敏而止即履也其說特因鄭語而斟酌之耳
孔氏曰左傳邑姜方震后緝方震皆謂有身也風肅
也將產而避燕寢居側室以自敬慎也末二句猶言
及其生育是惟后稷所以竟生民維何之語也次章
言生后稷之易有異於人也生而母不坼副則自無
菑害矣此即所謂以赫厥靈者也上帝不寧以下則
詩人追擬姜嫄禋祀之意寧康皆安也謂上帝豈不
安享其祀乎而使我居然生子乎居然猶言易也蓋
既生之時私禱天意有如此也三章述后稷生而見
棄有以異於人也前章既以不坼副而信上帝之寧
康矣今復見棄者以其無人道而生雖父母之信有
時不勝其兢也腓字者足不踐兒以腓同護而過如
相字愛也會伐平林者伐木者偶然而至也以一翼
覆之一翼藉之防寒氣適兒身也鳥去則人至矣人
去則鳥至矣鳥去則呱不去不呱凡此偶然者皆天

也天之所生即父母不能殺之此其所以異也其皆
覃訏而滿路亦見其棄受獨異於人也四章言后稷
自幼而好種植也岐者魁梧嶷者峻發猶云薪然見
頭角也以就口食毛云能自就食謂六七歲時蓋又
在蒯剈之後矣此時已有種植之志則天性也此時
之種植而旆旆穟穟幪幪唪唪則已異於夫人之種
植矣凡此皆天也五章言后稷以穡事而受封也穡
者生人之事但以其始於后稷則為后稷之穡也有
相之道代天而開粒食之教是相天也蓋上帝生稷
與后稷配帝之原皆在此矣第除也王介甫云草盛
則第故治草亦謂之第也除草以種穀土爰稱穡黃
土色也故五穀之生多黃黃而且茂則嘉穀也方苞
種裦皆言苗也發秀皆言秀也堅好穎栗皆言實也
所以歷言之者見穡事之難非造次可成凡經多途
歷多候乃可穡也穡者稼之終事故言穡不言稼也
后稷所以相天者不恃天而恃人故自苗而秀而實
皆別其類而課其功所相者天而相天之道則蓋未
人而已故曰有相之道也即有邰家室蓋就母家而
封之不特以起后稷粒食之功即姜嫄亦自是廟食
無窮矣六章言種穀供祀皆稷之教也秬秠可為酒
醴糜芑可供粢盛皆嘉種也是數種者世皆有之惟
后稷能植之雖謂天降之種可也昔者魏文侯問於
于順曰寡人聞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信然
對曰天雖至神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
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曰誕降嘉種也后稷播種之
類不止於四者獨言四者以其可供祭祀故謂之嘉
種且酒醴不止秬秠粢盛不止糜芑言秬秠者以其
色黑一稃二米從其異者貴之也言糜芑者北方多
黃黍糜赤粱芑白粱從其少者貴之也恆之四句皆
民為之以供祭祀者糜芑亦有穫畝秬秠亦有任負
此則文錯言之而並見也以歸肇祀者后稷得國而
主宗廟羣神之祀則民亦以此為祀先祀神之禮矣

七章后稷祭祀之事也舂揄簸蹂為饎事也謀惟吉綱事也取蕭二句求神事也燔烈獻尸事也軷者舉五祀之一以例其餘也農事所以供祭祀而祭祀亦以為農事既為農事而衆則亦以農事而迭舉故上章曰以歸肇祀此曰以興嗣歲今歲所肇之祀來歲嗣之是為後來無窮之祀也八章言尊稷配天之事也祀天用木豆陶器質也香升而帝已歆格天之速如是是豈但薦臭之得其時哉盖自后稷肇祀以來天心眷之久矣子孫罔敢隕越至於今日得以郊天盖惟稷配天惟天眷稷南郊之祭尊祖敬天所由然也鍾伯敬曰此詩祀后稷配天而終以肇祀為言盖仍借后稷之功德以格天故祀天者不敢自居而歸之肇祀者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合而一之矣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黄耇黄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序曰忠厚也○葦大葭也初生為葭稍大為蘆長成乃名葦其花遇風吹揚如雪聚地如絮以其在行道之旁故曰行葦其葉初生則泥泥而柔澤也敦謂勾萌之始也筵亦席也鋪陳品物曰筵藉之曰席筵在下席在上設席於筵之上故曰重席少者設席而已老者則又加几使有所憑緝御猶言更僕也劉氏曰更其僕御所以優老不暫闕其侍御也斝爵也毛氏曰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醓醢之多汁者孔氏曰醓肉汁也蓋用肉為醢特有多汁醓所以濡苽有醢必有殖燔用肉炙用肝臄口上肉也以脾臄為嘉故曰嘉殽凡言歌者必扣弦以和之故曰比有琴瑟若徒擊鼓則謂之咢而已按荀子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雕與敦同雕是盡飾之義弓惟用漆漆上又盡之鍭箭鏃以鐵為之也鈞平也矢鍭重羽輕必參亭心三分之一分在前二分在後乃得其平也向引滿也射禮搢三挾一搢排也挾謂手挾之盖射用四矢故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挾一矢今言既挾四鍭則已偏釋之矣孔氏曰句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所以謂大斗也台鮐也老人氣衰皮肉消瘠背若鮐魚也○行葦與唐棣同意但唐棣圖燕兄弟而言兄弟之樂故列之小雅行葦則言兄弟而因及於燕兄弟之樂故列之大雅彼感人情此陳忠厚其旨稍異故序曰忠厚也首章言行葦本有生意懼有以傷之兄弟本吾至戚懼有以遠之盖兄弟相遠則疏相近則親既相親矣共於肆筵授几之事自有不容已者故莫遠具邇四字語斷而意連不遠即邇也二章肆筵二句侍御之盛也或獻一句獻酬之盛也醓醢三句飲食之盛也或歌一句歌樂之盛也凡此皆所謂莫遠具邇也三章既燕而射也賢謂射多中也不侮敬也既以中多為賢又以不侮為德也為是序者豈以賢愧不賢以不侮愧侮哉特設法以盡凡弟之歡使之畢飲而已此皆莫遠具邇之興趣也四章見燕窮之親愛也曾孫成王也天子稱為曾孫非必對祖考言之也天子為主九族為賓言忘分也醹厚也以醇厚之酒醴而勸以大斗以求黄耇所以祝壽也在前曰引在旁曰翼壽考維祺壽而吉

也壽而吉則景福之介可知矣由莫遠具邇至此祝望愈遠款睦愈深此所謂忠厚之至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序曰太平也○太平之世君臣之情洽而宗廟之禮行各盡其歡而暢其願十倫全而百福降雖言飲酒而意不在飲酒故不徒曰醉酒而又言飽德也大抵小雅為燕享而作故燕享之意多大雅為受釐陳戒而作故受釐陳戒之意多比篇祝頌之詞雖與天保無異而作者之旨微有同異故其序天保曰下報上而序既醉則曰太平也首章臣子飽天子德在平日之恩澤而不在燕接之殷勤然即燕接之殷勤而平日之恩澤愈見故曰既飽君子成王也人君以壽為福皆顯之壽百不一見而祝頌之詞動曰萬年受君者無窮之顯即天子無窮之福也君子萬年則萬福可知然曰景福則祚胤無所不包矣次章爾嘏既將雖淺於既飽以德然事愈淺而德愈深德不可見見其所以將德者而已所謂一飽不忘君也老至則耄及矣此神堯所謂多壽多辱也既祝萬年又言昭明光大盛著所以愈詩愈康也三章融者明之盛也高

朗則又自其昭明有融者而極稱之令終所謂考終命也猶言順受其正也俶始也令終而言有俶有俶則無終矣蓋臣子無窮之祝如月初恆如日方升但見其始不見其終也公尸嘉告嘏許也若謂此非人臣醉飽之滋詞也宗祝傳公祝之意已以此告之矣四章其告以下至末章乃詩人代尸意以美之皆所謂嘉告也靜嘉者所以言其敬也嘉而曰靜肅然暢然無復有囂氣應之者矣靜嘉在籩豆上肴出尤為微極傳曰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也此可言嘉矣而非靜嘉也靜者嘉之徹而敬之至也朋友賓客祭者也攝以威儀所謂濟濟漆漆是也助祭若各以威儀相攝則主祭之威儀又可知矣祭義曰以為主人則其祝也慈其行也趨趨以數賓客則濟濟漆漆然各致其至此之謂也五章孔時者禮有先後節次各如其節也君子謂王也君子既孝而君子之子又孝蓋尸嘏成王願其有孝子以報成王之孝也蓋天生孝子源源不匱君子能孝則天之所錫以類相從此不與之報也六章室家之閫紫陽謂居於深遠嚴肅言無有外患也似屬強詞室家之閫謂得賢內助即末章所謂釐爾女士也蓋天之報孝子也既錫以孝子之類必先錫以閫德蓋能成君子之孝者室家也既有內助故萬年不替而長以福祿與子孫也祚福祿也胤子孫也祚非胤無所承胤非祚無所稱故善禱者必於二者合言之也七章錫以胤者乃所以托祚也故必先後以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偶福之附身也猶僕附之附近於人故曰有僕景命有僕者祚也然言胤者必及之此以見祚胤二者不相離也八章女士師箋謂女之有士行者也謂生淑媛為妃也賢子孫非女之有士行者不生故釐以女士則從以孫子斯君子不匱之孝而無窮之祚胤也蓋曰釐以女士則所謂室家之閫者非一世矣曰從以孫子則所謂君子有孝子者又非一世矣觀大姜

之生王季大任之生文王大姒之生武王邑姜之生成王則子孫可以類推矣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序曰守成也○鳧大小如鴨青色長尾背上有文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鷖鷗也鳧屬蒼黑色鳧好沒鷖好浮潨水會也說文云潨小水入大水也鄭云潨水外之高者也毛云亹山絕水也朱云亹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鄭云亹門也○守成即太平之意故續序云太平君子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天子之祭取孫列之貴而賢者為尸祭之明日則燖其祭食以燕之以尊尸故曰繹也公者尊之之偁也成王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長享其福此鳧鷖之詩所以歌咏太平也鳧鷖水鳥以居水為安故首言在涇繼言在沙在渚在潨在亹所處愈高皆以得水為安也公尸來燕則安而寧栖而宜靜而處尊而宗和而熏熏矣甚繹為尸之致踖以就為賓之盛柢也酒殽者祼將苾芬之餘故既言清馨復言多嘉湑脯欣欣芬芬反覆以嘆其美也以祼將苾芬之餘而與公尸燕飲則福祿成矣成就之也為助下猶降也崇者積而高也無有後艱言福祿永長無有艱虞所以克保其後也蓋愛之愈深祝之愈遠矣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序曰嘉成王也○紫陽謂此公尸荅鳧鷖之詩似出杜撰○詩之所以美君子者以其有顯顯令德也有顯顯之令德則受祿于天矣詩意至此已足故復以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明其令德受祿無有已也次節美及子孫乃君子所以受祿無已者三章四章又復舍子孫而言君子舍受祿而言令德斷而復聯歇而復續章法妙甚紫陽謂後二章皆美子孫蓋以子孫千億一語直趨至民之攸塈耳不知詩人之言本無端倪如徽雲觸石忽沒忽生如遠水赴源若去若畱忽言君子忽言子孫忽復言君子而及臣庶非可一律而論而其大指則歸本於君子故序曰嘉成王也○首章嘉美也嘉樂君子詩人美而樂之也顯顯光明也宜於庶民者教養偕也宜於在位之人者用舍當也所謂毋得罪於羣臣百姓也有令德而人民宜之斯受祿于天矣故天然保之又右助之既命之又申命之也次章工者無心干祿而有干祿之道焉故得百福也福莫大於子孫之多而且賢千億者言其多穆穆以下言其賢也穆穆者德之聚皇皇者德之充也故或為之君或為天下之王而皆宜也惟其宜故不愆於度不忘於心遵先王之法而無過也末世

之君狄小前人變亂攸生故頌子孫之賢者必以不愆不忘為至也三章抑抑者容止之無間也秩秩者譖毀之不替也夫人主而有私怨私惡則衆賢不為之用矣惟無怨無惡若老成是諏不參以意見委任既卑不主以偏黨故率由羣匹所以能盡用天下之賢也人君如此宜其受福無疆而為四方之網矣綱網之大綱也四章承上章而言凡網罟張之為網理之為紀君者臣之綱也綱舉則紀自張矣故曰之綱之紀燕安也朋友羣臣也不言羣臣者上下泰交則君臣之間有朋友之道焉天子安而羣臣亦安此太平之餘休也君燕其臣臣媚其君太平喜起之象宛然矣不懈于位此羣臣所以媚于天子而天子所以燕羣臣之意也天子所以燕羣臣者將以用之非以肆之而羣臣所以媚于天子亦將以報之非以順之也故惟無怠無荒則綱舉紀張而為民之所暨也暨安息也臣懈則民不息臣不懈則民息太平之世其

君安則臣安而民亦安而臣之所以安民者在有不敢自安之心故君之愛臣以燕及朋友為至而臣之奉君以不懈于位為先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疆者田之大界埸小界今之小田塍也積露積也餱乾食糧米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餱糧者干楯也戈矛戟之屬戚斧揚鉞也鉞大而斧小大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

名天鉞舟毛云帶也謂佩帶也以舟為配古字有此解義周以前語也鞞刀鞘也琫刀上之飾也容刀容飾之刀謂鞞中有琫飾之容刀也三單賦法也徽稅法也按小司徒凡起徒役每家一人一井出一人一成出一車大國三軍為車三百六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餘皆為羨謂之副丁公劉始遷滿三軍之數而止單者無羨卒也山西曰夕陽以至夕始得陽也皇過二澗名兩面相對而居曰夾一而相連而居曰遡來云芮水名即汭也汭在邠地鄭箋云芮之為言內也凡水之內曰興水之外曰鞫二說互異○周自后稷封邰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公劉稷之曾孫也不窋失官自竄於戎狄之間蓋勢已微矣至公劉遷豳復振故周公陳七月而召公陳此篇皆公劉也然七月言民俗之厚故列之風此篇言豳造之厚故列之雅周家忠厚之變世世以之故每章皆冠以篤公劉篇有厚之至也蓋自后稷之播種大

王王季之肇基其艱文王之有二功業昭然耳目之間誰不知之獨公劉處衰弱之勢艱難之時而有忠學之變語發弱於全盛陳艱難於亦平湖患學於征詳草命之後是三者皆于孫所易忽故二公表而出之各舉一事以告成王且使之持盈而警怠其為戒甚深也首章言遷豳之事也篤公劉猶言學哉公劉也當竊身西戎之時豈敢以所居為居以所安為安乎逌場二句不敢安居之實也場疆率民以治田疇也積倉者不輕於用疆場所出而儲揺又積倉所出也蓋學於民者不輕於用民必有以蓄民之則而後用之所以由邻至邠而疆場所在其封內上下無不足之患而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思輯用光思輯和其民以光顯其國此則遷國之意而匪居匪康之劝也弓矢諸事以壯國威而防患侮然後啟行而去蓋一遷國而經理圖維以學於民者如此故曰篤也二章相土以居民也胥相也廣平曰原相此廣平之地以

居而邠民之從遷者即衆且多其來居者既安而偏蓋其得民心如此其無長嘆也宜矣長嘆者念舊幽雖有君王之令能使民有趨新之勢而不能使民嶽念舊之思能使民無念舊此則篤學之至也蓋由公劉初遷之時躬親其事既陟巘而相其高者復降原而相其平者且以如是之劍佩而上下於山谷之闕其勞身以學民又如此民服其誠而樂其業此其所以即安而無永嘆也三章定都也上章既言安民至此方言相宇亦循綠之詩四章言居民五六章方言宮室宗廟蓋厚民者必先民而後宇也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瞻溥泉以溥原在百泉之則觀其包給則形勢定矣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觀高丘以高丘在南岡之下晢其拱峙則向背宜矣京高丘也京師者高丘為衆所聚也風雨之交陰陽之會人居稠盛故曰京師之野蓋山水環遶靈秀鍾焉是亦都會也浮中曰境于京依其在京岐也王配于京鎬也此則邠

也後世相沿遂以王都為京師蓋自此詩始也于時猶于是也處所當處以安家也盧其寓旅以柔遠也言所當言出政令也語所當語謀政事也四章落成也古者宮室既成則舉落祭祭畢而燕也于京斯依謂京師已成可依息也蹌蹌濟濟士大夫之威儀也開國伊始而羣臣蹌蹌濟濟氣象腐矣蓋太平之主體統不患不尊而患上下之情不屬故小雅之湛露參蕭務以款洽為先草味之世情誼不患不聯而患君臣之禮大略故此詩之俾筵俾几必以濟蹌為重各有所宜也既登者登筵也乃依者依几也曹者草牧之所宇開也以豕為役以匏為尊不獨新國殺禮可以昭儉蓋亦所以學民也既食飲以勞之又為也君宗以統之此就一時之權燕而綱維已振規模已立名分已嚴矣宗即君也落成之燕俾筵俾几同姓異姓皆在焉故若以統異姓宗以統同姓也五章授田也溥廣也羅氏曰來西為廣南北為長蓋壆關莫

表以為田畝故美其廣且長也景以審田畝一定之向岡以審田畝高下之宜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相陰陽使種植各得其性觀流泉使灌溉皆有其資是以其軍三單就授田之中而軍賦已寓矣其其隰原隰田為㮔即投田之中而稅法又寓矣度度夕陽又推廣而言之夕陽山西也蓋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僖豳人之居至此益大蓋贊其盛也九信也荒大也凡此皆厚民之至也六章合言之以結通篇之意也於豳斯館初至豳時未有定居如客有館不過寓焉而已及涉渭而截水橫渡以取材焉又且取鍛以制器取厲以磨凿而宮室始成止基有定矣於是廼疆理其田畝則爰衆而日就於庶爰有而日就於富且其所居之民有究澗相望為廬者有連澗相次而居者其止其旅日以稠密乃復即旬鞠以居之蓋氣候漸隆生齒漸多周室至此漸有勃然莫樂之勢則又不獨度其夕陽已也以學始者亦將以學終天意人心

蓋已嘿有所屬矣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玆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玆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玆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序曰名康公戒成王也○此戒成王之詩也而以頌美之詞出之蓋其頌美乃所以為戒也若曰豈弟則為民父母矣亦惟豈弟然後我父母也豈弟則民皆歸於我息於我矣亦惟豈弟然後我歸我息也言外之意蓋使成王深思而自警耳○洞酌彼行潦之水滴而不可飲也然挹彼注此尚可澄清而以之餴饎焉以之濯罍濯溉焉况君之於民也無遠近之殊無挹注之勞無彼此之隔寧有豈弟君子而不為民父

母不為民所歸民所息乎蓋愷以強教之故民有父之尊悌以悅安之故民有母之親父尊而不親母親而不尊惟豈弟君子兼此二者故父母之道全也民既尊之親之則歸往之矣民既尊之親之則安息之矣故雖有妥子未有不樂歸其父母雖當勞役困苦之極未有不以父母為休止之處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爾土宇皈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序曰名康公戒成王也○稗雅云鳳神鳥也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為之長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鸛顙鴛腮

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安寧飛則羣鳥從以萬數說略云鳳有九苞一曰口包命二曰心合度三曰耳聽達四曰舌詘伸五曰彩色光六曰冠短周七曰距銳鉤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文戶註云周當作朱戶所由出入也又云鳳有五德頭青戴仁也纓義也背負禮也胸黑向智也足下黃踏信也山海經云鳳凰出丹穴山形似鶴京房易傳云鳳五采高二尺雄曰鳳雌曰凰○名公元老大臣其所以戒成王者皆深婉以出之蓋於喜起賡歌之中而格非之意保泰之圖皆在是矣前四章寓諷於祝無限深情溢於言外五章以後則諷以求賢用人而其言巽其旨壯其言遠使聽者油然勃然自發[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能已末章車馬四言之外蘊藉含蓄詞已竟矣而意不可止故曰矢詩不多非不多也告君之體微而彰約而盡固無取乎多也後世為極諫直言痛哭流涕於太平之世者不可謂非忠愛

也及人主攄時繹思萬一有不若是其甚者則無乃竊稱然疑之疑斯厭厭斯輕矣豈惟進言者輕幷聽言者之意亦從此而輕矣而後知為大臣者不可無體也曰首章賦也毛鄭以為興則非也毛傳又以飄風興題人卷阿興德化失之愈遠矣大率毛鄭拘章文義固不如宋儒之渾融也卷阿紀地飄風紀時也成王遊卷阿雖竹書紀年所記不足盡信但繹詩言則召公從成王來遊卷阿適有飄風自南而來成王有歌遂矣此詩為戒也矣音與末章遂歌呼應蓋以所欲陳於言皆為王陳之也二章泮渙優游閑家閉暇此樂最不易得惟不易得故以保終之道祝之也彌滿足也彌爾性猶言足其性分也養性者必善終能似先公之善終焉則可矣蓋言先公所以善終者必有其道也三章土宇眅章合畿甸要荒而言之孔厚猶不拔之基也足於性者天地山川皆依之以為主故曰百神爾主也四章壽命長茀祿康從已然者

頌之也純嘏爾常則就將然者祝之也壽考福祿即所謂純嘏也壽考福祿致之若易保之實難故祝以常有此純嘏也所謂常者本然之性足已我得其常則壽考福祿皆有常也五章以下方言求賢之事蓋當人主來游來歌優游泮渙之時而遂以責難陳善之詞進則無乃扞格而不能相入惟先以壽考福祿廣其心而後以求賢舉其志此大臣進言之法也馮翼孝德之人皆人主獨性之資也馮可為依翼可為輔有馮有翼此非常之才難得之士也而繼之曰有孝有德者蓋孝為脩行德乃脩德天下非常之才皆於至脩至常之則求之也以馮翼孝德之人引之翼之則四方以王者為法則矣然但美得賢之益而不及求賢之勞以諷為祝者必從其後効而言之也六章言既以馮翼孝德之人引之翼之如是則未德顯卬而尊嚴主璋而純潔令聞播而令望服四方皆以之為網矣綱之者則之也以四方而則一人如以衆

紀而統於一綱也七章以鳳凰為興者見吉士為國家之瑞猶鳳凰也藹藹言其和也小人者乖氣之所鍾君子者和氣之所集也眾賢和於朝此休徵也故曰吉士和而且多多而惟君子使者有之足以為用用之必盡其長也媚於天子君愛天子也凡人臣而言陳謨効忠秉公宣猷者皆所以受天子也八章前言亦集爰止此言亦傳于天見鳳鳳之飛而集集而又飛往來郊藪為王者而出猶賢者之翔翔於盛朝也媚於庶人者受百姓也廣天子之恩以受百姓則其媚於庶人者即所以媚於天子也九章高岡鳴鳳言盛世之賢臣也梧桐朝陽言治朝之賢君也以山東為朝陽猶以山西為夕陽也蓋前二章以鳳凰取喻吉士又終之以媚天子媚庶人其意已足矣忽復借喻作勢驟起烟雲游衍紆徐無限姿態而其點綴生動尤在鳴字生字角二矣字鳳凰神鳥也乃取其聲音性情興其所鳴之地所食之物而悉言之空腸幻

筆遂為齊諧釋史開一生面且神鳥世所希有今曰鳳凰鳴矣似以幻為真梧桐人所常見今曰梧桐生矣又似駭真為幻古人用筆游戲不測如此末二句即就梧生之狀鳳鳴之狩收往作結不露正意與下章君子之車君子之馬若斷若續離合變化難可構倪此聖乎也十章所指車馬即卷阿來游儀從所見者而言然則此外之所未見者可知矣車庶且多馬閑且馳旁便以供宸遊已哉將必有以用之也所謂安車駟馬指來賢者之意俱未及言而即終之以矢詩不多其旨自深矣詩即矢音也若曰吾所陳之詩不多不過因王來歌而遂歌之而已而我所欲言者則非歌所能盡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民亦

勞止亦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序曰召穆公刺厲王也○此詩序云刺厲王朱子以此為同列相戒後人各守師說不知戒同列乃所以刺王也厲王則假道路以目雖有憂勤傷厲之言損而不用故召穆公托為同列相戒之辭以諷之此則忠愛之至也鄭箋奉合以為穆公進諫之語失序意矣篇中大意在無縱詭隨一語蓋君側之詭隨即下民之寇虐也從古小人未有不詭不隨可以蠹其君竊其柄而寇民虐民者然詭隨二者不合言之則小人之奸不成蓋羣小婦寺以隨為道使其不詭不過便燮容悅常態而已臣奸大猾以詭能使不其隨則人主亦不至傾闕而聽之故小人之隨乃所以遂其詭也詭隨之小人以言其心則無良以言其口則惛怓以言其毒則罔極以言其惡則醜厲以言其奸則繾綣至於繾綣而詭隨之態畢露無遺矣故曰無縱曰謹曰過皆當其未用而止之也及其既用則縱矣用而縱之為寇為虐此時雖欲謹之過之其可及

乎蓋用小人之責在於王而縱小人之責在於大臣故穆公以此反覆相戒且以諷王也○首章言民勞易與為鄉此時不敢望太平也或者補救有道則庶幾小康耳卽此二語已自楚楚動人中國卽京師也京師居天下之中朝廷在焉故曰中國而惠此中國乃所以綏四方也蓋小人播惡於朝自中國始君子布惠于野亦自中國先此必然之勢也無縱者慎厥始也無縱詭隨所以謹之過之也詭隨之禍至於為寇虐而極矣寇所以諮民則虐所以戕民命此豈可縱乎寇虐之人無所忌俾故不畏明命惟過此寇虐無忌之人故可以柔遠而綏四方能邇以惠中國定我王室以進于小康也蔡九嗟曰柔者寬而撫之能者攝而習之也撥習二字妙解入微二章述聚也謂中國者四方之民所聚也惛怓二字曲盡小人起釁生端讒譁無常之態惟其惛怓所以惑亂人主之是非也上有寇虐則下有受民矣棄爾勞猶言廢前功

也蓋周列之臣平日勤勞王室今以一小人亂之則前功盡廢矣故凡為姑息僨容之說於王前者皆所以棄爾勞也惟無縱詭隨則不獨可以無棄爾勞具亦可以息民勞而佐王之休美矣三章言小人詭隨之惡縱而容之豈復有窮極哉及其罔極而圖之則何救矣故無縱詭隨者所以謹罔極也無俾作慝寢其隱也凡寇虐之人其心必有不可問者吾不能使之無慝而能使有慝而不敢作則過之之力也君子小人不並立有德者近則無德者遠然威儀不慎君子去之故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則以修身者親賢之本而親賢者除奸之方也身修而賢親將小人不待擊而自去無縱詭隨式遏寇虐其道莫捷於此此大臣所以正己而正物也四章小人在朝民情憂鬱閉結而不可泄無縱詭隨則憂可泄矣醜厲者深詆痛絕之詞也無俾正敗謂無使先王之正道敗於小人也戒汝也戒雖小子蓋老成謂其同列之言謂汝雖

小子而除奸之責甚弘且大有所不能他諉也五章繾綣者小人固結人主蔓延轇轕將不可去也前言正敗者正雖敗矣而其道尚未盡反也此言正反則無復有正矣王欲玉汝者告以主眷方重其責難追也言之不已又詳言之故曰大諫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天之方懠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序曰凡伯刺厲王也○鄭箋云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入為王卿士半圭為璋合二璋而成一圭故曰璋判而圭合也○此詩序以為刺厲王朱子以為責僚友嚴華谷謂一章至五章責僚友六章至八章則責僚友因而規王而不知責僚友即所以刺王特從責僚友以及於王則詞更婉而意更深也全詩之意括於首章其餘皆因首章之意而痛快言之耳首章板反也上帝何嘗反常乎特因朝廷之上所為盡反其常若上帝有以使之以致下民皆病即謂上帝反常亦可也以下則言其致變之由者出話四句曲盡小人情態凡小人在朝必先設為不然之議論以簧鼓主聽而變亂人心而已乃得操其顛倒之權古今國家之敗當必由之撫今思昔可類推也不然二字所包甚廣凡借道理以亂道理假經制以壞經制進富強以擾民生事皆所謂不然之話也出話所以宣猶出話不然為謀安得遠哉小人所計者一時之利害所爭者目前之是非此其所以不遠也夫人惟知有聖人所以戒謹恐懼出話不敢不然為謀不敢不遠今也自是實行靡聖管管則驕詐虛偽無所忌憚也豈能真實以歸於誠信乎管管毛朱皆訓無所依據不知何義竊意管小物也彼不然之話不遠之猶小才小慧非聖叛常猶小物不能成大小竅不能見大也故曰管管也末句又從其為猶不遠而反覆言之若謂爾所為皆狃近小而忘遠大致然此吾所以不容緘默為此忠告之詩以大諫於爾也二章承上言我所以大諫者蓋以天方艱難憂之且不暇況憲憲而安樂乎天方顛蹶圖之且無及況泄泄而弛緩乎又從其出話不然者以矯之曰爾辭能和洩而無違於衆則民情自治矣爾辭能懽悅而無掃於人則民志自定矣既以天警之又以民動之反覆致戒者深矣三章承上章所謂辭輯辭懌者但能一矯其不然之話而已洽矣已莫矣何煩再計哉然爾尚不我信

也不知爾與我雖不同職而同僚故我言諄切如此奈何我就爾謀而囂囂然不肯相受乎又復可呼之曰爾雖聽我囂囂然我之所言實為今日急事慎勿以為迂濶而笑之也先民不云乎芻蕘尚詢況大諫手真切病快皆以深由之筆傳之遂覺字字刺入肺腸矣四章又以危語動之謔謔較憲憲泄泄更可痛哭囂至此直以國事供其戲具矣老夫凡伯自稱灌灌強昵也蹻蹻邶且高也謂言者之心愈苦聽者之氣愈驕也描畫至此又介人且哭且笑言爾惟謔謔足以老夫以痛切之語強入爾耳以沃爾心而爾氣揚呺高蹻蹻其肯相下也爾蕩以老夫之言耄且昏矣不足聽也而不知匪我言耄汝實以憂為謔耳夫憂不可盡也以憂為慮憂將日多而禍將日甚如火燎原熇熇狂燄而不可救至此雖欲灌灌之言已無及矣五章方直言其所憂之故也情天怒也夸毗與前詩詭隨二字皆為千古小人寫照蓋為修大欺人

之語者必有雷同附人之意夸言大夸人或駭而蹴馬夸而又毗則人將以為親己而傾心信之矣毗訶大遜人或瞻而忽焉毗而又夸則人將以為真能如是而樂國以從之矣故夸與毗合而後小人之志乃得國家之禍乃烈也故戒小人無為行此夸毗使威儀進亂而置善人於無用也載尸語哿甚有善人而不用其謀則如尸之無言而已至於置善人於無用而民之愁苦呻吟可知矣亦第呻吟耳敢揆度其致此之由哉所以徒有喪亂滅亡之皆嗟而竟莫能用善人以惠我衆也蔑資毛鄭皆訓無則朱子以為蔑無也資與皆同似得朱解於擬呆句生一幽折為得也六章以下則規王之意已隱然躍於言表蓋欲其君臣交傚也言天之問牖民心固無難也今夫塤篪之以賢應也圭璋之以形合也取攜之以手得也皆其無雖者也而天之牖民若如之且所謂如攜若謂求之卻得無費於己以益之也然則上之於下其相

牖之易則亦有然者矣牖民以善固易而導民之非亦自無難因其易與為善而牖之可也若復以不然之話不遠之猶導之彼民於困苦卒瘁之後既多流於邪僻矣而又立之僻焉是益之亂也七章言天子所恃以衛國家者數者而已藩在垣外所以為限德望之价人是吾藩也垣在藩內可以為衛德兆之大師是吾垣也屏設於門所以為維大邦之諸侯是吾群也翰當藩邊所以為縣同姓之大宗是吾翰也蓋德望者成所及者遠而民情次之方伯連帥又次之同姓貴戚補稽相倚之人又次之也然是四者惟德足宗有德則天下安無德則親戚危數者之中同姓最近同姓貴戚為吾所資以立者是謂之翰同姓貴戚為吾所恃以固者是謂之城王不修德則豈獨榦傾亦致城壞而大宗宗子皆不可保同姓不保王一獨夫耳可畏孰大焉蓋觀於厲王之世多穆公芮良夫衛武公之言不用价人棄而藩毀矣百姓逐王於

彘大師敗而垣決矣用榮夷公為卿士諸侯遂不享獻奔彘之日諸侯坐視不救大邦離而屏廢矣大子靖匿召公之家百姓欲殺大子召公以其子代大子以死大宗宗子受其禍而翰與城皆壞矣凡伯之言久而皆驗凡伯同姓也憂國憂家其意尤苦故於宗子大宗獨危言之又垂言之焉八章又為申戒僚友之言以結全詩之意謂凡爾所為憲憲泄泄謔謔者皆不敬天之故也夫今日之天其怒與變甚矣所謂板也難也與夫蹶也虐也擠也是俱未有艾也其敢不敬而戲豫以自慢馳驅以自恣乎夫人之於天猶水之於地無在而不與之俱也彼其照臨甚明且旦爾一出而有所往而天已及之矣爾一游而有所衍而天又及之矣蓋雖至暫之時至儆之事而有所不能遯也當戲豫馳驅之時而語之以無然彼且謂天人之道甚遠不我從也今且天鑒在茲衆目動念無非天矣故不復言無然而直示之以無敢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文

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序曰召穆傷周室大壞也○蜩螗皆蟬也稗雅云蜩一名蝘其首方廣有冠俗云胡蟬似蟬而小鳴聲清亮蜩亦蟬之一種形大而黑古云腐木化為蟬又云蚕二十日而化蟬三十日而化所謂蟬者謂其變蛻而禪也鬼方遠夷之國胡新安曰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其實一國而異其

名也○詩有諷諫之義焉變風變雅率由是也如此詩召公傷周室大壞而作也而通篇無一語及周室蓋諷諫之義至此始深矣賈山之於漢文帝也借秦為喻後人以為有諷諫之遺風今此詩之言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不言周鑒殷而言殷鑒夏則較借秦為喻更有進焉者矣且文王曰咨誰聽誰受憑空設想立言自妙厲之禍召穆公曰吾昔者驟諫王而王不用以及此難也今觀民勞之篇則設為戒同列之言以諷之蕩之篇又設為文王戒殷紂之詞以諷之其忠愛婉轉旁引曲喻如此則其咎不在驟諫但如厲王者驟諫諷諫俱不能用則所謂法語不從巽語不繹吾末如之何者也○板之詩云上帝板板蕩之篇云蕩蕩上帝皆以天之主宰言也毛鄭云上帝王也王反先王之道而蕩廢法度也夫以天帝語君楚詞有之而非二詩之旨今乃以二詩為托詞寓言此則毛鄭之謬也且以蕩蕩稱天猶論語言則天而

曰蕩蕩無能名所謂昊天則毛傳所釋小昊既曰仁覆閔下謂之昊天矣若蕩蕩之名篇不過從發端一語命之召旻則因末章言及召公故稱之以別於小雅之小旻耳無他意也漢人續序于蕩之篇則綴之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於召旻則綴之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而毛鄭復為訓詁以暢其說然則堯之以蕩蕩則天豈亦則天之蕩蕩無綱紀文章耶而小旻之旻天疾威亦幽王也又何以不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耶此漢儒續序之謬而毛鄭相沿而不能知也○首章原疾威之天以引其端也首四句無端而怨天中二句無端而疑天末二句又無端而代天解嘲宛轉低徊立言之意甚深言天本廣大而君民者也今乃疾威而多僻何哉豈天生眾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耶雖然未當不可信也人自有初而無終耳命卽劉康公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皆是也惟皆受中以生故有初

然或能者養之以福或不能者敗以取禍則鮮克有終矣蓋疾威者厲王也不言厲王而言天命有初鮮終者亦厲王也不言厲王而言蒸民二者皆微詞也二章以下皆原鮮終之故也其設為文王嘆紂之言若不斥言厲王也厲王之惡有以於紂所謂與死人同病若不可生與亡國同政若不可存也曾是者怪之之詞也言此彊禦若也掊克者也而可使之在位在服乎凡是彊禦掊克卽悁慢之德也天旣降此悁德以虐民矣而女又興起是人而力行之則亦不得歸怨於天矣彊禦言其殘掊克言其貪在位謂在尊位在服謂任事蓋已暗指榮夷公一流人矣三章亦借文王嘆殷而言爾當秉用義類之人彼義類乃愛民若也奈何反用彊禦乎彼彊禦者以殘濟貪以翔濟奸故取怨而多懟又且巧飾其惡而流言以對流言者取浮浪之言以惑主也人主惑其流言而信之則是以寇盜攘竊之人居內用事夫是呪詛頻興靡

有窮極也作詛也祝呪也屆極究窮也蓋彊禦之人欲以其貪殘之術要君而固寵不難以一身任天下之怨人主喜其力能任怨也以為公忠無援是以排衆論而用之而不知漸已陰移其怨於上矣民之怨小人也不過多懟而已及其怨上遂詛呪而無極焉小人既敗而國亦隨之矣故夫懟者詛呪之漸而多懟者靡屆靡究之漸也可不慎哉四章炰烋言其氣靜感聲如虎如狼也借文王嘆商紂而言汝既有虐民之資矣又用暴不逞之徒戚氣以淩中國不嘗以作怨之人為有德之人以作怨之事為有德之事為歛聚衆怨積小成大至於靡極如積德若不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此皆不能明爾之德是以無知人之明與取人之則遂使備之背無人焉爾之側無人焉非無人也有人而無賢故也且爾自有德而不能明則豈但背側無人哉亦且舉國而無陪臣卿士矣非無陪無卿也有陪有卿而皆彊禦掊克歛怨為德夫

是以謂之無陪無卿也五章因厲王沉湎無異於紂又借文王嘆紂而言天未當使爾沉湎於酒汝自不知用人而以不義是從是法蓋凡以酒亡其國者必有小人進崇飲之說從而法之夫是以愆爾容止至於明晦靡開而飲酒不息叫號謹呼以晝為夜蓋飲酒失日故棄國事而不恤如此則小人得以行其奸矣六章借殷商言人情怨亂如蜩之鳴如羹之沸蓋底世之民靡亂世之民囂此其善喻也人情如是則小者大者皆近於喪亡矣爾尚由此而行樂其所以亡而不知自改則民怨寧有既哉蓋不猶內奰於中國而且覃及於鬼方之遠則亦可畏之甚矣凡不醉而怨謂之奰蓋言此時之民善怒蹶不稽酒力猶盛氣而疾虐其上也七章借文王嘆紂言商今日之不時非上帝為之也爾自不用舊人遂致德法皆壞耳使爾能用舊則時亦猶夫舊矣汝不用舊豈謂時無老成乎雖無老成而先王之法尚存可按而舉也惟

其人與法皆莫有聽而用之者是以大命從此傾覆耳蓋當時必有謂滿朝無人之說者故召公就其辭以折之其實厲王之時如衛武凡伯芮良夫之輩皆老成也反覆抑揚總以見其不能用舊耳八章借文王言汝殷商今日之天下如木之仆且拔也揭然將蹶雖枝葉尚如故也而其本實已撥絶無餘矣蓋[illegible]國若安亂邦若治四方方帖然未有變故然生民元氣已竭不可救矣殷鑒二語總結前意然但言鑒夏而鑒殷之意已自躍然蓋廢興存亡千古一轍

前人鑒前人後人又將為後人所鑒可不慎哉

抑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

之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
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
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掃廷內維民之章
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質爾人民謹
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
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無易由言無曰苟
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
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

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
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辟爾為德俾臧
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
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荏染柔木言緡之絲
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
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
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
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

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
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
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
遹其德俾民大棘

序曰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隅者角也廉者
稜也角必有稜故曰廉隅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
有廉隅故觀外可以占內以比喻有德者必有威儀
也○全詩皆自警之辭故紫陽因引國語懿戒之言
以証而以刺王為序詩者之誤耳但諷諫之術多端
凡伯召公既為戒同列之言以諷之衛武公又為自
警之言以諷之彼意蓋以為人臣必先能自責而後
能責難於君故此詩自為爾女小子之稱而使人口

誦於其側蓋武公樂於聞諫自卿以下至於工師瞽
史無人不有箴規之言而值悅諫監謗惡聞其過之
主亦將使聞而知之以庶幾其一悟觀前八章諄諄
致戒而後四章則反覆求詳於聽言者蓋其諷諭苦
而其意彌深矣然則謂武公以此詩刺王亦以自警
可也卽謂武公以此詩自警亦以刺王無不可也但
毛鄭必以此為對王之言而謂武公以爾汝小子稱
王是以起紛紛之論耳○首章言威儀所以觀德故
威儀之抑而又抑者必其德之可畏可象而有秉隅
者也世之自謂哲者多矣而其有威儀者少非無感
儀乃無德也哲而無德雖哲亦愚故天下極惺惺之
人卽天下極嘖嘖之人也愚人之愚乃其本然之疾
無足怪者乃號為哲人而亦不免於愚是亦反常之
極矣二章鄭註競訓彊瀷訓大言天地之間惟人最
強但能盡人之性則舉天下無與之競若而四方皆
以為訓矣有大德行則天下莫與之抗者而四國皆

順從之矣故凡大謨必有定命非朝出而夕改也遠圖必以時告非慢令而致期也凡此皆敬慎威儀無敢戲豫所以四方訓四國順而為萬民之法則也三章曰今曰汝雖武公使人謂己之辭非指厲王而托諷厲王之意自見言爾今尊尚此迷亂之政以傾敗其德惟酒是湛但汝雖湛樂是從獨不念汝所承之緒甚重而不廣求先王之道以克共其明德乎蓋至此責己之意始切矣四章承三章而言汝之所為如此此天所不尚也無淪胥以亡如泉流滔滔而不可止職必當夙興夜寐細而近者自洒掃庭除之類凡可以為民章者罔敢忽焉所以為民章大而遠省自求焉弓矢戎兵凡所以戒作而遂蠻方者罔不修焉此則訏謨定命遠猶長告之實也五章言君德修則風俗醇故人民之質可以觀德也質爾人民以無失其日用飲食之則而又謹其侯度馬則不虞之禍可戒矣蓋守常之道即馭變之方也然其道無他不過慎出話敬威儀而已蓋辭氣容貌皆德之符所以治民亦所以謹度也二者無不柔和而嘉美則其慎之敬之也至矣然是二者惟言尤難慎故末後以斯言之玷戒之如前章之定命長告後章之無易由言莫捫朕舌皆反覆於斯言之不可玷者也六章樂上章慎爾出話而終其義凡言之玷自易心生也故慎言者無以為易而由己言之易則苟矣惟無以為苟則不易矣莫捫二句申言無易之故無言以下又再申之謂言之出也有如貫然物惡則賤售之物善則貴售之且言之以彰德有德有報皆理之不與若但能無易無苟至於柔嘉以順於朋友順於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不絕而萬民亦承奉而不違矣此德之所以報而言之所售也七章又終上章敬爾威儀之義言觀爾友於君子之時其類之輯柔無敢僭越於君子之前而猶自省曰豈不有過乎蓋其防身之密如此斯可以無愧君子矣蓋敬肆之間君子小人之

別也豈待友君子之時而後辨哉必觀爾於平日之居室也能不媿屋漏則其無所不敬可知矣故爾無謂爾室之內不顯而莫觀也以為不顯莫觀則屋漏媿以為不顯莫觀則厭射生矣夫鬼神體物無所不在爾室之中皆鬼神也彼且不可得而測度矣矧可厭射乎不厭則敬矣非敬鬼神也自敬而已故曰敬爾威儀謂爾但敬爾之威儀而已蓋輯柔爾顏以友君子即民勞之詩所謂敬慎威儀以近有德也爾室屋漏莫非鬼神猶彼之詩所謂出王游衍莫非天也賢士大夫以精神遊之非悄德可親也上帝鬼神以精神通之非意氣可乘也蓋威儀所在即精神所在此召公凡伯衛武公之所以三致意也屋漏語奇甚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謂日光所漏入也白字亦奇甚八章辟君也雖武公使人謂己為君然亦未嘗非暗指厲王也謂君乎爾之為德必戚且嘉慎爾容止使不愆於儀不至僭差以賊為準則鮮不為民之則矣如吾說者感應必然之效如投桃報李不能與也不如吾說則是以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此其誑爾小子如虹之變幻不測也可不察乎九章言柔忍之木荏染然則可被之弦以為弓矣恭敬之人溫溫然則可以為德之基矣蓋威儀者溫恭之達於外故抑而又抑者德隅也恭敬者威儀之溧於內故溫而又溫者德基也緣室者基址繩直而廉隅嚴整則跂翼矣棘鳥革翬飛之象也人未有矜高而可以進德者故必浮氣盡去而後浩然之氣始全蓋所謂恭人即哲人也未有不明於理晰於事而能恭者維此哲人知恭為德基故告以此言即順所言而行之若彼愚人閒之反謂我言僭差而不信矣所以然若民各有心此愚人所以遠於哲人也此章以下蓋反覆以望其聽言故抑抑溫溫哲人愚人與靡哲不愚互相發明雖曰自警而諷王之意已通露無遺矣十章又因其愚而深責之所謂小子雖使人謂己之辭亦未嘗不

𥌒指厲王也未知臧否慭哉甚也手提面命長者教小子之常示事提耳則非徒長者教小子之常也蓋其詳且切者如此豈猶未知乎借曰未知也則汝年已長既有子而抱之矣蓋非知識之不開盈滿之為累也盈則出話不慎威儀不敬而柔嘉輯柔抑抑温温之意微矣使其不盈則哲矣哲則知知則成矣夙知則夙成矣蓋聽言則夙知聽言而行之則夙成夙知晚成不必然之事也十一章天道惡盈曰明曰旦此其所以孔昭也天之可畏如此此生皆懼得罪於天之曰欲求逸樂豈可得乎今視爾之夢夢愈令我慘慘矣誨者諄諄不厭諄諄聽者藐藐終自藐藐不以我言苦口為教反以我言逆耳為虐借曰未知則小子也倏忽而耄至矣由抱子而既耄石火電光豈可忓乎十二章告爾舊止者老成之見古昔之言也能聽我舊言雖有既往可悔之事尚可不至於大悔彼天方衆難國將喪矣我所言取譬非遠不過言天道之常治亂禍福纖毫不差咸人所易見易曉者而已今爾之德惟回邪而適僻如此是以俾民困急而至於艱難喪國也蓋至此語促而詞迫已逆知有出亂之禍矣倘謂無關於王室則此與賓筵之篇皆諸侯詩也安得列於二雅哉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為謀為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

亦有言進退維谷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

罟雖曰匪予旣作爾歌

序曰蕩伯刺厲王也○鄭云蕩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孔穎達云蕩伯周同姓○梗水上浮木也水有斷梗則塵○召公凡伯衛武諸詩雖同一忠蓋然反覆托諭尚有望其悔悟之意至蕩伯則滿腹憂憤無可抒寫欲哭不能欲詈不敢惟有托之咏歌浚蜿纏綿以吐熱血以泣涕洟而已蓋至此王惡已稔國難將作蕩伯亦無復望其悔悟矣然則召穆凡伯衛武之刺厲王所謂諷諫之義也若蕩伯之刺厲王則直謂之刺可也刺之道非一端而已也○首章憂民之病也蔡葉甚盛所陰無所不偏然拜采者不待其黃落則一朝而萎矣以比周室方隆今為貪殘之人剝尅立盡忽焉而喪下民病矣徒使我憂心不絕愴悅之意塡滿於中彼昊天雖明審遂不我矜乎使其我矜則不至瘨我下民矣二章言民所以病者以

征役之不息也四牡旟旐太平之盛飾亂世之愁容民不堪其勞是以望車馬旌旗而心悲也征役既繁則亂不可平至於無國不滅無人不喪則又甚矣彼皆懼禍如火斯滅而至於燼而國步蹙矣此詩人所以心哀而長嘆也三章言亂極而行止無定也國步將滅亦可嗟矣何天之不我養而使役止既無以自安往又無所避禍蓋無能逃於天地之閒矣此豈君子之罪哉亂世之君子亦或立名過激除奸大甚至於相競以釀禍者而今也不然則階厲不在君子矣然則誰生厲階乎遂使至今為病也蓋深罪小人之辭也四章極言征役之苦也我所以憂心殷殷者念我家鄉土宇耳蓋居邊則思內地羇旅則思故鄉此人情也所以然者生當此時逢天厚怒使我自西京而往征於東陸此身悠悠靡定多哉我之見病而有此勞勸飢渴之患也急哉我之在圉而有此戰鬬死亡之悲也土守之念何時可已也五章咨其不用

賢也爾非不好謀也然與小人謀之則謀多適足以亂政爾非不好慎也然與小人慎之則狐疑反足以縱奸如是則謀不若無謀慎不若無慎愈謀愈慎而亂愈生國愈削矣我於此時告爾以憂怛之計惟誨爾以序爵而已爵有天然之序程材授官無使賢者受役於不肯智者聽命於愚人是也蓋救亂必以賢猶發熟必以濯如是則湫矣而爾不能用我言則何能湫哉惟祖與以及於陷溺而已濯猶浴也浴可解熟故不傳云禮之於政猶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悲之有餘伯敬曰考亭以執訓特分人以水濯手豈能執持熱物乎蓋然曰執熱猶言熱不可解此古人用守與還也六章言仕者必有禍也今天下遭小人之虐如人逆風而行風啞入氣不能喘息雖民之賢者有欲進而國治者皆從之自云進無及矣夫誰使之哉虐政實使之也於是棄其仕進之志稼穡力田以代祿食蓋以仕進危而稼穡妄仕進未必得祿而

稼穡可以代食仕進必至取秧而代食可以免禍去禍而就福是稼穡吾之寶也代食吾之好也七章言不仕而在野亦不安也至此而維寶維好又虛語矣所立之王謂厲王也立王未滅而言滅者請其有必滅之形也國有滅亡之形野有蕪賊之害稼穡安能無病哉哀哉此中國也皆危若贅疵矣何地可以自容且盡為荒蕪矣何人可以自救此時憔悴乖死安得有力以憂此穹蒼哉困念穹蒼病者常情何待有努力而後念乎然困極則不暇念病極則不能念一似乎無力以念天禍也誦至此使人欲哭入章責其獨用小人也悲順也謂順民所欲也順君所以為民睹仰者豈有他哉秉其虛心周徧謀度考慎其輔相而已蓋致治在於用人而用人在於任相任相乃序爵之大者故必考而慎之不可輕也秉心宜猷以為考慎者不敢以私心居之不敢以已見誤之也不順之君自用而不用人獨用而不用眾中為既固外距

又堅以為吾如是是亦可謂之善矣此所以不能通
天下之志而自行所腸所用者特左右之私人徒使
民眩然不觧發憤為狂而已九章言在位不相善也
彼鹿性尚且善棄豈在位之友乃相譖以爭乎譖則
不能相善矣足以進則見排退復見構使我進退無
地也十章識其愿也聖人之明無所弗見卽百里之
滄亦無瀰情若彼悪者禍至猶狂且喜則難近弗察
矣我啻此時豈不能言哉胡若斯畏忌而不敢言耶
蕣自狀其憂謗畏譏當時跂誘之事已畢露於言哀
却復以胡斯二字自相詰問作歌後語吐而後吞詩
情自妙十一章識所用皆忍人也良人者民之父母
也棄而弟用忍人者民之窺仇也念之不已上忍則
民亂矣民不避亂而反貧於亂亂之興也天下將受
其荼毒而念亂者甘心為之蓋無聊之極悩禍如驚
誠有大不得已於中者也十二章言君子小人本不
難知王自不能知也隧道也大風之所從來其遺在

空谷之中猶君子小人各由其性君子所作皆式用
善道彼不順之小人凡有所往其中皆垢穢而不可
問矣獨奈何棄此以汝彼哉十三章言王用貪人使
言路不適也大風所行有道若貪人之行則非道矣
故貧人必敗善類彼非君子之道安得不敗君子之
類哉我以貧人敗類之諂為王言之王聽則對矣然
王必不能聽也不能聽則此語但吞吐於我之快吻
聞嘿諷而如醉而已蓋有懷不達不飲自醉也我亦
悖眊甚矣然我豈悖哉由王弗用良人反使我心醉
而如悖耳十四章責同列小人也朋友卽王所用之
同列者言爾今且以予之作此詩為不知矣然于豈
不知而作哉予縱不知豈無偶中而弋獲者乎今以
君言往告於汝兆猶陰庇於女也女反怒而赫我乎
鄭箋云口拒人謂之赫是也十五章所以直窮小人
之情狀也言民之貧亂而罔極者由小人大詐似信
人以為諒而不知其反覆善背貪忍殘害自利而不

利於民一似夫衆勝於民而惟恐弗克者是以迫民
至於此極也且民之罔邪而適僻者亦由小人競力
為虐驅民走險不得已而出乎此也十六章又言民
生所以未定者亦由小人為盜以寇於民故至此極
也彼小人與君子信諒之時亦未嘗不以小人為不
可矣然而附正之言終不勝其黨之念故始則以
小人而非小人既復以小人而詈君子反覆譸張此
其所以為盜也豈言孔甘以曲自掩覆以為詈我之
言非予言也則我既已窮爾之情正爾之罪而作爾
之歌矣然則謂我胡斯畏忌至此而有不復畏忌者
矣謂我誦言則醉至此
已有不止於誦言者矣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
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
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
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旱既大
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大甚則
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
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既大甚滌滌山
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
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

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里瞻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仰昊天曷惠其寧

序曰仍叔美宣王也○續序云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鄭云仍叔周大夫○漢天河也曹氏曰漢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漢者水之精雨者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天漢起於東方經尾箕之間是為漢津委蛇向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沒此其同旋之度也稗雅曰萬物之精上為列星河精上為天漢詩曰倬彼雲漢昭回於天言水氣之在天為雲而水象之在天為漢今皆倬然昭明於上則非雨之候也又曰瞻仰昊天有嘒其星言旱久而繁星備見則尤非雨之候也按曹氏以雲漢為一物稗雅則又以雲漢為二物也靡神不舉周禮大司徒以荒政聚萬民十一曰索鬼神是也牲玉薦神之物如東西牲用青玉用青圭白璧南北牲用騂玉用赤璋玄璜是也魃旱鬼也孔穎達曰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為風其名為魃見之大旱一名旱母毛傳云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修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此詩美宣王憂旱憂旱所以憂百姓也憂百姓

而至於展轉反側則君人之心也故續序曰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也首章言索鬼神而旱如故也王曰以下則以其憂之之詞何辜今之人盍欲引咎於己也飢饉則天降喪亂矣所以重民食也於神無不求於牲玉無所愛而天莫我聽號呼瞻戀求其所以致此者而不可得也二章偏舉諸祭於天地鬼神而旱如故也蘊隆蟲蟲者亢陽之氣蘊蓄隆盛蟲蟲然燻炙而病人也禋祀相繼不絕自郊祀皇天至於宗朔凡牲玉酒食之屬既奠之於地復瘞之於土蓋無神不尊而奉之矣然莫親於后稷之神而力不能以勝旱莫尊於上帝之時力能勝旱而不肯臨降以至耗斁下土以憂吾民則寧丁我躬而已蓋欲代民受災也三章極言旱之可畏也旱既不可推而去矣是以兢兢業業畏天之甚而如霆如雷也靡有孑遺則民不可保矣民不可保君將安托是昊天上帝亦不我遺也如是則宗社亦不可保而先祖自此而滅矣安得不懼也四章無可奈何而望救於親也旱既不可止矣旱勢赫赫旱氣炎炎我將庇瘵無所民命近於死亡則何所瞻仰傾望哉羣公先正凡前代有益於民者既不相助矣而父母先祖親於我者亦寧遂忍于見棄耶蓋望之以恩之詞也五章無可奈何而望救於天也滌滌山川極摹久旱之狀山童川涸無復蛩物如滌而又滌也羣公先正神之旱者既罔間矣而尊若昊天上帝又不能使我逃遯於今日之世是此禍不先不後我實當之將如何而後可免也六章自反其事神之恭也言為民上者費所難逃去將何之是以遁勉而不收去也然天何以病我以旱曾不知其致此之故豈孟春祈穀孟冬祈來年或不夙歟然既已孔夙矣豈方獲之祭四方禄畢之祭社神或有莫歟然既已不莫矣其敬恭如此明神宜無悔怒矣而不免於悔怒者此必有致之之故而皆不知其故也七章言羣工皆盡力救旱也從前章皆

不知其故而推言之曰豈華工或不盡力歟當時諸臣雖饑饉之際職事散亂似乎無復紀統然其為憂早計者衆正之為百官之長者計慮窮矣冢宰為衆官之長者形容病矣以及掌馬掌兵掌食之官左右侍御之臣何人不以周救民生為事無有委之天數以不能而遂止若夫其勞瘁如此則其致此若非華工之罪矣仰天而訴其如我之憂何也此與上章宣王引咎之意見於言外矣八章與羣臣交勉以同天也前既雲漢昭回此復有嘒其星則不雨若終不雨矣大夫君子雖精神已竭而昭假無遺然死亡近矣在我者不可不盡也爾其無棄成勞益求所以昭假者而勉之若此者非以為我亦以定衆正也蓋民安則大夫君子皆安未有民困而衆正定者也於是又仰天而呼曰何時而惠我以安乎蓋雖不敢邀天而終不忍絶望於天也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續云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五嶽嵩為中嶽然毛傳云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鄭云四嶽者卿士之官主四嶽之祀堯時神農之後姜姓為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興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裔然則此詩所稱崧高維嶽非以崧為嶽也堯咨四嶽舜巡狩止于四嶽蓋是時尚無五嶽之稱也甫侯即穆王時作呂刑者之子孫也呂侯後為甫侯故詩及禮記作甫尚書作呂蓋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故因申伯而並及之以其同為四嶽之后也介圭大圭也圭大尺二寸曰玠圭蓋王圭長三尺公桓圭長九寸侯伯七寸無尺二寸者惟為州牧則以王之介圭錫之故申伯韓侯皆有介圭此非朝會及諸侯相見所執也名公司空營繕城郭司空之職也○申伯宣王之元舅也王者不私其外戚故詩中歷敘其功業德望以及天子眷顧之隆周人欣幸之意其深美申伯之賢能稱此封典者即所以美宣王也首章言其始生之異乎日之功也山之英靈實產名賢故既生甫復生申以再纏而愈奇也翰蕃宣功之已著者也維周之翰言能夾輔王室也四國于蕃言其保障侯國也四方于宣言其澤布百姓也蓋申伯入為

卿士出為方伯故有此功以為封謝之基也二章敘
封謝之事也申伯之先舊為諸侯故王以其亹亹勉
進于德而使之繼其事而邑於謝以式於南邦所謂
加地進爵之名伯定宅鄭重其事也世執其功謂申
伯子孫世世常有其翰蕃宣之功也三章舉徹土田
遷私人分封後之事而言之也因是謝人以其民居
穪寀遂以為都也庸城也作城所以建國也徹治也
言治其井牧賦稅也徹土田以供祿食遷私人以紓
内顧分封舊制皆於王命而已此又重然徹土田則
名伯遷私人則但命傅御而已其事輕重之等也四
章又舉築城建廟分封時之二大事言之也申伯之
功名伯是營言凡營謝以封申伯之功皆名伯營之
也名伯雖有司空之任然以天子元老重臣而親董
其事此古今異數也如此異數必有功德乃能堪之
非但元舅之親而已有俶其城謂謝故無城今創立
之若寢廟則先宮室而成之矣寢廟成而望之藐藐

其深則就封有日矣故又錫之車馬以壯行色也五
章述王命申伯之語也我圖爾居莫如南土擇重地
以付之非漫與以國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侯圭之
外別有大圭以為之寶非漫與以圭也往近王舅南
土是保則樹屏藩而懲蕃宣屬望殷矣此則圖居錫
圭之意也毛傳云近已也鄭謂讀如彼已之子之已
頒賚詮解大率近語辭也猶言往矣王舅也六章王
餞申伯之事也申伯信邁言君臣相得初不欲離至
此始果行也餞於郿者孔氏云自鎬適申則道不經
郿時宣王省視岐周故餞之於郿還鎬南者從岐周南
還於鎬然後適謝也謝于城歸猶言至城歸于謝即首
句信邁之意蓋眷戀天子軫勉辭去至此則果歸於
謝蒙及其歸謝也無復道路羈滯之苦蓋當名伯營
謝之時業為治其土疆斂賦稅積餱糧以待之故廬
市止宿委積有備蓬蓽留行此皆王恩寬所周匝
也七章至謝而周人相慶也番番言其武勇也徒御

嘽嘽儀從甚盛也南藩得人則京師根本愈固故周
人喜曰汝今其良翰矣不顯申伯言申伯甚顯也文
武是憲則不徒元舅之威而已上言番番則其武可
知矣然武非文不宣故又兼文武而言其全也八章
重言申伯之德以表作詩之意也柔惠而不能直則
近於說隨矣柔惠而且直剛柔相資此所以文武是
寔也揉者矯而正之之謂猶言治也治此萬邦四方
之國莫不開其聲譽善其平日之樹立如此不獨入
謝而後開也詩者工師所誦以為樂曲故曰作誦孔
碩者氣象博大也肆好者意味深長也吉甫自言其
詩則傅大風則深長豈妄作哉乃以贈申伯耳蓋必
如申伯而後不虛其詩古人作詩自愛自賞如此蓋
必有非常之人而後有快意之詩約誦得其人則言
其中所欲言非匿情而順美故其旨易暢其辭易工
也使當之者稍有懈[illegible]作之者必有恧詞方且格
格於喉吻間安能[illegible]灼也哉此子雲奚新孟堅

銘憲所以有媿於文詞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
格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
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
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
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
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
匪懈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

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〇按國語稱樊仲山甫則是仲山甫為樊國之君樊邑在東都畿內祖者送行之祭因享飲焉昔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之以為行神其祭設軷於門外是出門而後祖祭故云出祖也〇仲山甫不過城齊一出耳尹吉甫祖之揚厲德業遂成大篇此古今贈行第一好詩也篇中為仲山甫占地步處在將城齊一事全不入講僅於第七章末句輕點曰城彼東方而已以上則言保茲天子天子是若王躬是保袞職有闕皆冠冕鄭重若謂山甫重臣也自宜朝夕啟沃城齊瑣事之不過偶以相煩耳故末以式遄其歸仲山甫永懷結之詞山甫身在東方心在王室而山甫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之意已於言外見之矣大凡送人遠行詩不言行而言歸餞人出外詩不言外而言內皆題外波瀾也〇首章以天生凡民之同以見山甫同中獨異也言天地間莫非物也有物必有當然之則與生俱來不可越也是乃民所秉執以為常道故於美德莫不好之而況天觀有周周家先代臨明之德感格於天以保治後之天子而篤生賢佐如仲山甫者乎蓋於良非之中而淑氣獨鍾所閒於國家運會不小也二

章言其德也德之柔者惠不能嘉是不過乎則者也柔嘉之見於外者令儀令色是也柔嘉之徽於內者小心翼翼是也古訓是式者以柔嘉為學問也威儀是力者令儀令色勤而不懈以柔嘉為進修也上以承順乎天子此柔嘉也下以宣布乎王命亦此柔嘉也故柔嘉維則之道即五章所謂柔不茹剛不吐者也朱紫陽曰人之資稟有以柔勝者有以剛勝者如范文正富鄭公是剛德勝者也如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獻蘇子容是柔德勝者也但柔而非一於柔所謂令儀令色小心翼翼是也若夫進德之功則剛健不息而已三章備言仲山甫之職也式是百辟冢宰之任也王躬是保師傅之尊也北斗為天之喉舌王亦有喉舌焉出將王命入而復之端揆之地絲綸之所出入者也賦政于外六官之長布政於四方者也發以應之也蓋必有是全德而後命之全職也四章言山甫之盡職也肅肅尊嚴之意王命即上章所謂王命山甫也王命付托至大尊嚴惟山甫奉而行之邦國之政有順有否惟山甫明而辨之此其人非明且哲者不能也蓋天下惟達於事晰於理者禍患所不得而犯也人惟誤以巧趨詭避為明哲遂誤以偷生苟容為保身皆其平日視身大輕所以視富貴勢稱大重視君父國家大無情惟君子覷此身為君父國家社稷生靈所倚為安危存亡之身愛而寶之敬而守之不以富貴勢利損其真而虧其氣則誠之至也誠壹之至明哲生為明哲則保身不待言矣故繼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人臣而以事一人為心此其所為明哲此其所以保身蓋天下智巧之小人每足殺身而誠壹之君子乃可保身則以自謂智巧者皆天下之愚人惟誠惟壹乃可以稱明哲也是故不重其身者以其身為富貴之身則不足以保身重其身者以其身為君父家國之身故足以保身然則居上不驕為下不倍此明且哲之謂也功蓋天下而主不

族位極人臣而衆不忌以保其身之謂也若夫揭雄之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此則讀明哲保身之詩以誤其身并以誤天下後世者也五章言其過人剛柔合宜也吐茹者取喻於食物而言已過人之柔者則茹之遇人之剛者則吐之此常情也惟柔茹之山甫不隨人以分剛柔故常不茹不吐惟不茹故不傳於寡惟不吐故不畏彊禦自守既定則非見物而遂皆也六章言其德之至可以格君也德非可以輕重言謂之輕者以其為人所固有隨人可衆然而鮮克舉者物有所蔽斯力有所虧也惟仲山甫全力舉故能舉至重亦能舉至輕蓋舉至輕者雖於舉重以如毛之小見百所不能及權有所不能設力有所不能德也惟能舉則愛之矣愛者好德之本懷之愛而莫助愛之至也弱生於所不足彼無不足我何能助既莫助矣而欲助之心猶不容已此其所以愛也德既能舉斯可以致用矣以己之德補

君之闕此格心之事而保茲天子之道也七章言山甫出往城齊也重言四牡征夫八鸞者絡其車馬僕從之盛點綴其行色也每懷靡及以惟恐弗勝任為懷所謂夙夜匪懈也城彼東方毛云去蒲姑而遷於臨淄按史記世家齊大公封營丘五世胡公徙蒲姑于獻公徙臨淄但在夷王之時與此稍異然諸侯遷都築城必稟王命亦予親命重臣為董其事諸侯不敢擅也東遷以後天子若贅疣無復此制城邢城楚丘出自方伯之命矣宣王當厲王失政之後能行大典故全詩雖吉甫美仲山甫之詞而序以為美宣王蓋推作者之隱而言之也八章望其遄歸因以表作詩之意也式遄其歸欲其畢事而歸也蓋每懷靡及任事者之虛衷而式遄其歸好德者之願望也穆如清風自言其詩意味深長如清冷之風足以開人之懷而暢人之志則以仲山甫身在東方心存王室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無時不以保王躬補王闕為念故

以此清冷之風暢而慰之庶幾不至永懷以傷其心耳然前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此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古人誦美大臣功德既不嫌自著其名字且復自讚自評賞心得意如此亦以其所贈之人足以不愧此詩所謂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

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鱉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

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〇交龍曰旂綏章者染鳥羽或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所謂綏者卽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簟茀漆簟以為車蔽鉤膺繁纓也毛云馬眉上飾曰鍚刻金飾之今當盧是也孔氏曰以鏤金加於馬面之鍚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上也鞃車軾中兩較之間橫木可憑者鞹鞹則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矢持車使牢固也淺虎皮淺毛也幭幦字異而義同皆所以覆軾也玉藻云有羔幦鹿幦春官巾車犬幦皆以有毛之皮為之覆在軾上也鞗革鞗首也以鞗皮為轡其有餘而垂者謂之革也金厄以金為小環纏搤轡首也搤與厄同筍竹萌也蒲始生水中取其中心入地蒻大如七柄生啖之甘脆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姪娣公羊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弟也蓋嫡妻有娣有姪二國之媵亦各有娣有姪則是一娶九女也貔一名執夷虎豹之屬也豹似虎其花如錢而小於虎又傳曰文豹隱霧十日不食欲借霧氣以成其文彩也赤豹毛赤而文黑也羆大於熊有黃羆赤羆貔言皮則豹羆亦獻其皮也〇穆王之時荒服不朝夷王覲禮不明下堂而見諸侯厲王失政諸侯畔之故崧高之建國親諸侯此宣王中興曠典也韓奕之除喪入朝見天子而聽命嗣位尤中興曠典也故序皆曰美宣王也余以此推明作序者之意此亦春秋微旨也〇首章言韓侯入朝而天子命之也梁山韓國之重鎮故美其山之貌奕奕謂之韓奕也韓為周同姓武王之後也韓侯嗣位來朝受命而歸故詩人送之言梁山之下有倬然之道此韓侯所從此以朝周首也言韓侯而及於梁山言梁山而及於禹甸詩入之波折委徐也王親命之重其嗣服之始也以下

則親命之詞纘戎祖考謂其繼世為諸侯也無廢朕命警戒之詞夙夜匪懈虔共爾位勤而能敬也能如是則無廢朕命矣故又嚮之曰朕命既出不得改易茍四方之國有不來庭者汝則幹而正之以佐爾辟可也幹者使之畏威懷德不庭者皆來庭也佐指韓侯辟者宣王自謂也二章述王所錫之禮也首二句從韓侯覲時所乘之車馬言之也介圭二句韓侯所執之贄也淑旂綏章王所錫之旂簟茀錯衡王所錫之車玄袞赤舄王所錫之服鉤膺鏤錫王所錫之馬而鞹鞃淺幭又屬之車鞗革金厄又屬之馬則言其備也凡此皆嗣服諸侯之禮也三章述王所餞之事顯父餞之王餞之也清酒五句燕之盛也路車乘馬餞行之時又從而錫之蓋殊恩也燕胥猶相燕也四章言韓侯既覲而親迎以歸也汾王者厲王奔彘之時在汾水之上漢謂之汾王猶晉侯居翼謂之翼侯也蹶父周卿士厲王之甥姞其姓也韓侯迎止五句言其親迎之盛也諸娣四句言韓姞來嫁之盛也不言韓姞而言諸娣之美又從韓侯一顧上點染生色此詩家趣致生動以閙冷為閙熱者也五章韓姞于歸也其實詩人專美韓侯耳今乃以美蹶父為女擇壻之能及韓國風土之饒韓姞從夫在韓之樂而美韓侯之意自在言外可謂巧於立說矣六章言王之委重于韓而勉其修職以終首章纘戎祖考幹不庭方之意也言韓城之溥大者名公昔日以燕衆營之也爾韓之先祖乃武王之子封之於此能固是百蠻而蕃屏則服之今王復錫韓侯以追貊諸夷奄受北方荒服之國而為之方伯其任重矣韓處北陲慮患宜詳實墉實壑以固其圉實畝實籍以足其食且貢獻者諸夷所觀望也三獻之皮以其方物來供歲事所以表率追貊使之來享來王幹不庭方之功莫大於此故終以勉之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永嘉陳氏曰淮之南北皆有夷徐州有夷淮北之夷也揚州有夷淮南之夷也江漢所伐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所由入之路矣常武所伐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境矣呂東萊曰江漢合流之處在今漢陽之大別山下但去淮夷絕遠或者會江漢之師以伐之耳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爾雅彝卣罍註云尊彝為上罍為下卣居中故曰卣中尊也○六月采芑與江漢常武皆宣王征伐之事也然一列之變小雅一繫之變大雅者不獨詩之體裁與樂之廉肉豐殺微有區別乃其文詞則小雅詳贍大雅莊嚴且六月采芑為燕勞吉甫方叔之詩耳而常武江漢

一則天子錫土一則天子親征命題亦自有大小也○首章出師也前四句言兵勢順流也來求其渠魁也後四句言軍容已整也來鋪陳師致討也匪安匪紓謂人心競勸不敢即安也即此精神鼓勵當出師之始已有吞淮夷之氣矣二章成功也經營可以告成蓋以謀勝非以力取也宣王之時北伐玁狁南征蠻荆淮夷又定矣故召伯以經營四方之成功告于王也四方平則王國定矣時靡爭則王心寧矣此其所以告成也三章平淮之後疆理其地也式辟四句王命之詞也辟闢也徹疆土則式辟之事也甫平淮夷而即治其疆土似乎病民而急民矣然而匪病匪急也以徹法者王國一定之制所謂極也於是疆之以正其經界理之以分其土宇至於南海之遠而止言南海則淮夷之地盡矣四章因賞功而述祖德以勗之也召虎召穆公也召公則召康公奭也旬徧宣布也十日為旬故曰徇也戎公謂爾功也言王以平淮之事命虎徧治而宣布之蓋由文武之時汝祖召公實為楨榦汝今之功毋以為予一人之故也汝祖召公是似矣汝既開敏汝功則我當錫汝以祉爵蓋勉以先業而又期以後劬也五章言錫祉之事而述其辭也釐以圭瓚秬鬯以供祭祀又告于文王之廟錫以山川土田者祭統所云賜爵祿必於大廟蓋所以榮之且示不敢專也且使王在鎬京而使召虎受命岐周如文武封康公禮以待之舊岐周周室所由興召康公奭與之所憑藉故使之就之蓋古之勉勵臣子若無他惟動之以忠孝而已教之以孝乃所以教之忠也若曰北山川土田非吾之有吾祖文武之賜也而汝今日江漢之功亦非汝之功汝祖召公之教也使虎忠孝之心油然而生思所以不負召康公思所以不負文王武王則必不負宗社不負朝廷矣故虎當此時感恩圖報無以為地但稽首颺言以天子萬年致其區區祝頌之私然非區區祝頌所能

盡矣六章召虎受賜而拜祝也鄭箋云此虎答王命時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為召祖受成王命之詞如此則天子萬壽以下皆康公之語非召虎語矣豈不紕繆朱紫陽又謂四章策命之詞此章則虎作康公之詞蓋勒策命之文於廟器之上而銘其後也後儒沿之遂謂前之虎拜稽首皆拜於文廟後之虎拜稽首若拜於家廟但從來豈有懷括功臣策命及彝器銘而可為詩者乎且豈有王言不答君命未拜而遽拜文廟者況方拜文廟旋拜家廟常時晝錦之榮後人何從見之憑空杜撰尤屬可笑不知三章王命召虎以下詩人述王言也四章王命召虎以下亦詩人述王言也其言未畢故以五章釐爾圭瓚六句終用錫爾祉之意虎聞王言而拜稽首曰天子萬年其語亦未畢故六章復以虎拜稽首接之皆一時對王祝頌之語故曰對揚王休蓋君勉臣以法祖臣祝君以萬年此颺言之體也古人文字典重質實

作天子賞功語即似功臣策命作臣子祝頌語即似鼎彝銘文紫陽因五章似策命遂疑其為策命六章似鼎彝銘遂疑其為鼎彝銘耳豈必真有是事哉對揚王休謂聞王言而對答以宣揚王之休美也考成也謂王勉以召公是似又以先公待召公之禮待之敢不為召公作成以答王意乎作召公成謂召祖始之虎成之也於是復申前祝曰天子萬壽而又望其長享令聞且勉之以文德蓋忠臣愛君必祈以長久而告以所不足淮夷之役虎以武功事王而乃云矢此文德洽此四國蓋從出車設旟之後而欲進於中羽兩階之化也令聞不已此之謂乎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序曰召穆公美宣王也○淮夷恃遠負固其為周室之梗非一日矣當武王既崩同武庚管蔡以叛者此淮夷也既而同奄以叛者此淮夷也成王封伯禽之時又同徐夷以叛者此淮夷也穆王之世又同徐夷以伐西周至於河上者亦此淮夷也宣王即位既命召虎以平淮南之夷矣又命皇甫以討淮北又命程伯休父副之又自將以親征之自親征一出而夷王以來獒玩之氣怒如雷霆作驚日月重光矣此召公所以為詩志美而首之以赫赫明明也○首章親命大將也南仲見出車篇鄭云南仲文王時人以南仲為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命將而言及其祖者表世功也冢宰以下六卿也大師而下三公也王命卿士大師皇父蓋皇父以六卿而兼三公也然十月之交幽王時亦有皇父豈與此皇父為兩人乎未可知也赫赫言王命將隆盛明明言其光顯也整六師謂親征也蓋宣王親征淮北而命大將皇父整修其戎

事師嚴器備既敬而不驕肆既戒而不妄殺所以惠此南國而為時雨之師也二章策命副將也是時尹吉甫掌王策命故王命尹氏策程伯休父為司馬蓋皇父以六卿兼三公為大將而程伯休父以六卿副之也程畿內邑伯爵休父其字也左右陳列謂左右結隊而行也戒我師旅所以嚴紀律也率循也循彼淮浦以淮水環繞於徐故環而視其要害也省此徐土謂省視徐之土地以用師也兵宜神速師老無功毒民妨農故不留不處則徐人三農之事可就緒也命大將曰既敬既戒命副將曰不留不處師嚴而戰師克而發大哉王言行兵之道備是矣三章王師在途徐人震驚也赫赫業業有嚴天子言天子親征威靈氣燄如此也雖以天子之威靈氣燄然必紓徐保安而後作而動焉盡其愼也夫用師者急則輕敵緩則縱敵今匪急而紹匪緩而遊而徐方無不驛騷震驚行如雷霆之作於上而如是之震驚者蓋用兵之法攻其心奪其氣而已今之繹騷震驚徐夷之心已駭氣已奪矣四章王師至淮而無敵也震者其聲也怒者其色也闞怒貌虎之自怒虓然非激而使之怒也鋪者盛陳其旅敦者厚集其勢仍執言其氣勢之大若就而執不費力也蓋極狀當時王怒於上將怒於下師徒衆盛屯集於淮浦之間其勢甚大執之不勞當時淮浦之上截然其不敢近則非徐夷之淮浦而王師之所也五章極言王師之所以制勝也嘽嘽衆言其盛也如飛六句是六翮中最精之語非深於兵者不能言之如飛如翰迹矯而疾速也如江如漢險阻而廣肆也如山之苞靜翕而難撼也如川之流動闞而莫禦也緜緜不絕首尾相應如環無端也翼翼不亂左右相輔如翅斯張也不測者出鬼入神人不得而知也不克者摧奇擬勢人不得而敗也此所以能洗淮徐國也六章歸功於天子也王之謀猶信實不欺非以詐力相尚也而徐方既附而來矣徐方既集而向矣此雖諸臣之功而卽天子之功也蓋天子無功天子之德乃其功也彼諸臣之功不過奉行天子之德威而已向者玁狁蠻荊已服其罪矣獨玆淮徐未附耳今四方皆平徐方之人稱臣來庭向化不回則王師振旅而歸矣復何求哉蓋美不忘規慮其狃勝而喜功故於卒章皆言允塞終言旋歸亦猶江漢矢其文德洽此四國之意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塡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序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梟與鴟異梟音枵鴟音驕梟不孝鳥也梟鳥食母猶獸中之獍能食父也蓋梟賊其親者也鴟攫鳥子而食賊及他人者鴟怪鳥也鵂鶹也卽墓門之有鴟萃止也○小雅正月之章刺幽王也但褒姒滅之一言止耳此篇反覆感嘆無非指摘褒姒者惟三章兼言婦寺五章則指介狄以動之蓋從古女寵未有不與宦監相緣為奸者而夷狄之禍皆以女戎為亂者此他日所以有驪山之事也然當時設有正人在朝當不至此詩人所以痛憤於蟊賊而傷心於人之云亡也○首章言仰天而天不我惠我亦甚病而不寧矣且降此大厲使國人靡有所安至於士民皆病者皆由小人任事如蟊賊之害稼穡無有夷屆之日所以網罟之害至今不瘳亦無有夷瘳之日也填病也夷平也屆止也言褒姒而先言蟊賊網罟者謂此幽王昏淫之所致也二章又以蟊賊網罟之害而[illegible]言之前四句則奪妄不當後四句刑罰之不中也蓋網罟之害如此此小人所以為蟊賊也三章蓋言亂本也哲者足智多謀之謂男子而足智多謀此國家所賴也故足以成城若婦人安用哲為哉婦人而具男子之智謀必至倒持男子之威柄而用之朝廷之政出自宮幃之內國家從此多事矣故哲婦必至於傾城也此以言褒姒非不美也非不哲也妖冶既足以惑主智謀又足以要君使吾君惟言是聽則雖此懿美之哲婦而實則梟鴟也梟鴟之鳴足以禍人哲婦之言足以禍國一而已矣所以然者婦人長舌為亂之階也然則昊天所以不惠者豈降亂自昊天哉婦人亂之耳夫正人君子之言教我者也誨我者也若長舌婦人之言豈教豈誨哉捷給以家其奸飾辭以亂其實柔聲以售其巧是維婦人寺人而已言婦而兼及寺者小人女子乘人主之所飽以為譏諷其智一也故寺人必倚宮掖以成內援而女謁亦必藉閹宦以與外政內外相家

此所以至於傾城也四章極言哲婦之害也婦人之惡能探人主之隱窮而究之以探人主之喜怒如鞫獄者必窮其原本而後已彼其窮之之意不過快害與讒慝二者而已彼始則譖人既而所譖不驗與其前言相背在他人或自咎曰此無所極之言吾之愆也彼則不咎其不極矣且曰此何足為愆乎蓋婦人憑寵恃智以謂吾言縱背君知之而必不我罪故敢於妄誕而不自以為愆也夫婦人之無與公事譬如君子之不治商賈也今賈物而有三倍之利君子識之此豈君子所宜哉婦人休其蠶織而有公事亦若是而已蓋古者王后皆以蠶織為事世婦奉繭以獻於夫人夫人副褘而受之及良日后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使繅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成而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也五章言天何以責王而見災乎神何以不福王而富之乎蓋以王將有夷狄之大禍舍之弗慮乃以子之讒言而忌是不忌禍而忌福不忌寇賊而忌忠臣也夫天降不祥所以警王也王而弔之遇災知懼則不祥者反祥矣今不弔不祥淫荒於色顛倒威儀大不類於天子此雖褒姒為之厲階乎然亦當時無正人君子夾而輔之遂使蟊賊肆其網罟婦人憑其長舌使我邦國殄絕而瘁病也蓋女寵與奸人閹寺夷狄此四者皆陰類也一陰相召其類畢至寵一褒姒而奸人夷狄閹寺皆乘之以為亂可不畏哉六章因上章人之云亡而反覆嘆之言天之降此網罟也亦紛至而優多矣人之云亡也殄瘁之禍亦我心之所憂矣天之降此網罟也亦迫危而幾及矣人之云亡也殄絕之禍我心不僅憂而且悲矣七章觱沸泉湧出貌湧泉之源所由出者深猶我心之憂所從成者久也亂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我適當之此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天心藐藐不測雖極壞大亂之時無不可以鞏固者王能同天而無忝厥祖則雖無補於前而亦可式救

而後蓋善後在於法祖而法祖可以回天忠臣惟不絶望於君所以不絶望於天故始曰旻天不悉猶望惠於天也繼曰亂匪降自天又曰天何以刺皆不欲委咎於天之辭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天降罪罟蟊賊内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維

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

職兄斯引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

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

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

有舊

序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苴水中浮草也棲苴謂旱歲之草枯槁無潤如苴之棲於木上也按苴有數種梅誕生云麻之有子者曰枲無子者曰苴又苴菜又苴杖以竹為之喪記註云苴者黯也言其貌若蒼苴也又苞苴謂藉也以果實相遺者裹而藉之已上皆音疽而此則水上浮草音茶也○板之詩序云凡伯刺厲王作也此與瞻卬二篇序皆稱凡伯刺幽王豈凡伯之子歟若出一人則自厲王末季越共和及宣王至幽王即位蓋七八十年凡伯已百餘歲矣然凡為周公之胤同姓世臣休戚共之故三詩皆極其

沉痛而此與瞻仰則辭更危意更悲蓋幽王之昏浮於厲王而驪山之禍亦甚於奔彘也○首章言旻天疾威於上而喪亂之降篤於下病我飢饉至於民盡流亡使内之居與在外之邊圉無不荒虛矣然其致此者小人也故下章及之二章言天之降此罪罟於民使民手足無措者亂不在外而在於内如蟊之賊稼亦在内而不在外也訌潰也蟊賊之人自為内潰方且昏亂其神志椓喪其精神而不思恪共其職業但相與潰潰為邪僻之行耳此其人豈可靖夷邦國哉而乃使之靖夷我邦其可乎三章皋皋頑慢訿訿謗毀也孔填與瞻仰篇孔填毛朱皆訓甚久不如以甚病訓之為妥蓋賢者憂時而病也言小人頑慢謗毀有玷於朝而王曾不知其玷至於憂國憂時之君子兢兢業業其心若有甚病而不敢即安者乃更見賤斥用者非賢而賢者不用則亦顛倒謬亂之極矣四章言民生憔悴如陸草之遇旱而不遂其茂如木草之棲木而不濡其澤生意盡矣凡皆蟊賊昏椓之人傷其根殘其枝以至於此故我相此邦無不潰亂者也嚴華谷曰谷風有洸有潰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於成召旻草不潰茂潰遂也召旻潰潰回遹無不潰止潰亂也蓋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甚者為潰怒遂之甚者為潰遂亂之甚者為潰亂其理一也五章俯仰今昔感慨情深若曰昔日之富豈若今日之病也而今日之病不意如茲之甚也彼賢奸之辨警諸疏糲精稗區以別矣奈何不自替廢以避賢路傾使我愴況無緒相引以長也蓋幽王之世賢奸倒置故詩人絶望於王而反致望於小人不能使君子發朝而但欲使小人退位明知君子不能去小人而尚冀小人之或避君子蓋無聊之思不必然之詞也時與是同凡與況同六章頻與濱同崖也言亂之所以甚者以人皆昧於亂之所由始也譬如池水必自崖而注泉水必由内而涌池之竭也崖無水

以注之也而今也不云自崖泉之竭也內無水以涌之也而今也不云自內則惑之甚者也如是而其害天下也亦甚溥矣我一人豈能獨免故又曰此豈不裁我躬乎非專為身憂也乃深嘆其害溥之極耳但誦此詩者不言如池之竭如泉之竭而曰池之竭矣泉之竭矣非比非賦吞吐含蓄意在言外費力詮註反失其旨朱子語錄云看詩不須索解只平地涵泳自得因舉池之竭矣四句吟咏久之如朱子此語斯真能解詩者也七章言昔文武受命之日不自為治也所用多賢不止召公一人然有如召公者能令先王日闢國百里而今也不然此吾所以傷心而長嘆也然今之人豈遂無故老舊臣乎此章無限苦情擧凡伯所不欲言不忍言者皆以於乎哀哉四字發之且始但言先王用召公以闢國而不言今日棄賢以蹙國然言闢國之故而蹙國之故不言而自見矣末但云有舊而不言用舊然言有舊而舊之當用亦不待言而自見矣蓋詩人感嘆之意直露反淺含蓄乃深也至於瞻仰卒章易以皇祖此詩卒章易以召公瞻仰卒章望其救後此詩卒章告以有舊皆於大壞之後尚有不忍絕望之詞此則凡伯之厚也

周頌詥

頌之爲言容也治功成而頌聲作焉故曰美盛德之形容也美盛德之形容而以成功告於神明其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後乎故其頌文武也不專頌文武而頌其主祭之曾孫若謂吾祖吾父之功德此不待頌而後見也今日者曾孫太平之福實吾祖吾父所詒燕焉有曾孫如是以纘服而承祀則吾祖吾父其亦庶幾無憾矣是故頌者廟中之詩也然有爲祀事而作者亦有因祀事之後而弁及焉者訪落敬之小毖諸篇是也其皆謂之頌者其初雖非爲祀事而作既作之後大師樂工取而被之絃歌以告神明後世子孫遂襲而用焉其事不一然其旨和樂其辭肅穆其音雍容悠遠則一也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矣夫取朱絲而練之以爲絃則聲濁取瑟底之竅而疏通之則聲遲一人唱之三人從而嘆之則其和寡聲濁而遲和者又寡此非極音也然其中有不盡之遺音焉蓋至文

無文至音無聲無文者文所不能盡無聲者聲所不能盡聲不能盡而其冷然之韻悠然之情令人䌷繹於絲肉唱嘆之外低徊而不可窮故曰遺音也是以風雅諸詩作者以能盡爲工而頌詩作者又以不盡爲工此不獨絲肉唱嘆之道亦可因文詞以想見其大略也

詩觸卷六

沬川水田居士賀貽孫子翼父著

周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序曰祀文王也○續序云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呂東萊曰朝諸侯謂周公相成王以朝諸侯非自居南面也尚書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按此周公居攝七年事也新邑洛也成王六年營洛七年王朝祭於洛而周公作此樂歌也言歲者歲必有祭也言烝祭文武而

頌止稱文王者父之德可以兼子也孔穎達曰禮記每云升歌清廟蓋祭宗廟之盛也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也鄭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容也廟之為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故立宮室以貌之耳○大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而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然此惟周頌為然若商頌則祭時頌先王之功非以成功告廟矣魯頌亦僖公之德特頌禱之詞如後世文人獻頌之類耳此詩告廟於營洛之後雖非所以頌文王然頌文王之意亦隱躍於言外蓋祭文王者皆秉文德謂祭者之德不可見即祭之者而見故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肅見文王者愾然如復見文王焉所謂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祭之盛者也○謂於乎穆哉此清廟也祀文王者必於斯焉文王之德吾安得而見之哉助祭顯相之諸侯既肅然而敬雖然而和矣而執事之濟濟多士亦莫不秉文王之德焉所謂文德者亦

惟是肅雝而已今顯相秉之多士亦秉之豈非文王
之德所在哉故文王之神仰而在天既對越而如見
焉俯而在廟復駿奔走而如見焉凡此皆文德所感
者而豈不光顯承順乎信乎文王之德沒世不忘而
無厭於
人心矣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
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序曰大平告文王也○周頌為成功告廟之辭故此
詩言我其收之又言曾孫篤之謂文創始而我收成
而曾孫亟勉篤厚以上慰文王之靈爽也天作篇子
孫保之亦同此意曾孫指主祭者而言凡子孫主祭
者皆稱曾孫故書曰有道曾孫周王發而鄭氏曰自
孫以下皆稱曾孫也○於穆不已言天道循環流轉

而無窮也蓋凡有為者必有窮天道惟無為故無窮
所謂至健不息是也不顯顯也純者無雜無間之謂
文王之德自始至終無有間雜猶天道之運而不已
故言於穆者從其不已之深遠者擬之言不顯者從
其純之昭明者擬之也舉天與文王並稱不言法天
奉天者天與聖人為一也非可擬而合之也紫陽以假
訓何以溢為恤以收為受然不如鄭箋為妥鄭箋以
假訓嘉溢訓盈收訓聚或曰假大也大以溢我謂文
王澤及後人如水之盈溢而不止也我其收之謂聚
歛而收拾之也以祖宗之澤與其在天之靈雖不肖
孫無不欲啓而佑之但我無以聚歛而收拾之則滿
我者橫流而無所歸故我必有以收其溢者始有以
慰其在天之靈然其所以收之者惟大順我文王之
道而凡為主祭之曾孫者又世世篤厚而不忘斯德
澤愈衍而
愈長矣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序曰奏象舞也○鄭云象武者象用兵時刺伐之舞
武王制焉○熙即清也緝熙謂常有其清明而不已
也典猶則也肇禋始祀也自始祀至今有成皆用文
王之典以安文王之天下此所以為周家之禎祥蓋
符命非祥而清明之德乃為至祥也奏
象舞而歌文德明武功非文德不昭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
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
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序曰成王即位諸侯助祭也○鄭云新王即位必以
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儀禮賓三獻尸爵

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烈光也烈文猶言煥乎
有文也辟公諸侯也以其為一邦之君曰辟又舉五
等之尊者而命之曰公也祉福者天子所自有也諸
侯助祭安能錫主祭者以祉福哉但以諸侯圭瓚孝
瑟趨蹌之盛因而獲福猶諸侯錫我以福也諸侯既
錫我以福矣寧僅一時之惠哉蓋惠我以無疆而子
孫亦世世長保之矣又言汝無封殖貨靡以傷財
則王當尊而崇汝且汝既有此錫福之功吾子孫
類汝以保矣汝之子孫豈無所以美其報乎所以祺
繼侯封而益昌大也末復自規自勸兼為規勸諸侯
之詞曰莫彊於人若能自彊則四方以為訓矣莫顯
於德若能自顯則百辟以為法矣前王之所以不忘
於人心者用此道也此語無限蘊藉成王感發諸侯
不盡之意皆從嗚呼二字傳之妙甚○頌以告成功
此詩似非告廟之辭振鷺有客諸篇亦然蓋獻助祭
諸臣之樂歌也朱子曰古者之祭每一受胙主與賓

尸皆有獻酢之禮既畢然後亞獻亞獻畢復受胙唐時尚然今併胙於諸獻既畢之後主與賓意思俱隔然矣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序曰祀先王先公也○大王遷岐以避狄也遷岐之後周道浸盛則有似天作之也天者莫之為而為者也莫之為而為而所為必成故曰作也毛傳云荒大也謂大王能廣大之也朱云荒治也二說無不可者既曰天作高山又曰彼作矣言大王之作即天作也大王作之而文王安之言大王之業至文王而始就也徂毛云往也朱云徂者險僻之意蓋以徂為岨耳不如毛義為長言大王既往岐矣都會遂開高山之下遂為沃壤民歸者衆遂成平易之道而子孫世世保守勿失以無忘先祖勤勞也嚴華谷曰成功告神多言及子孫子孫能保則可以慰祖宗之心矣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序曰郊祀天地也○按國語叔向引此詩而曰此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韋昭註謂成王即位始郊見推文武受命之功以郊祀天地也而又謂成王非指成王乃謂文武修己自勤成其王業則前後舛謬矣鄭氏之說與韋相合既屬承訛而朱文公則直以為祀成王之詩又與小序郊祀之旨皆戾至今莫有明其故者夫豈成王即位郊祀天地以崇二后後世相沿以為故事遂歌此詩以美文

武并以道成王之德歟末可知也○言昊天祚周之成命文武既受之矣文武受之成王又承之是以成王即政之初不敢自安必夙夜求所為承藉天命之基而其所基命於夙夜者廣大而不為狹小是其宥也靜深而不為疎浮是其密也夫此宥密之心豈有間斷昏昧哉故曰於緝熙單厥心居心如此故能安靖二后之天下而保其成命也康安也靖亦安也必有不敢自安之心然後可以安天下單盡也單厥心即不敢康之心也厥心既單則天下靖矣天下靖則二后可質天命可凝矣歌成王之德於郊祀天地之時亦所謂告成功者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序曰祀文王於明堂也○濮氏曰文王之祀既不敢同后稷於郊又無屈天神於宗廟之禮故特尊其祀於明堂也陳氏曰古者冬至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曰天尊之也配稷於郊所以尊稷也明堂曰帝親之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蓋郊者古禮而明堂則周公以義起之也曹氏曰以天道事之則藁秸以為席陶匏以為器繭栗之牲掃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為牲簠簋以為器鼎俎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此詩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天雖言文王然以天為主而以文王為配故首言天末章言畏天蓋法文王即所以法天法之不已即所以畏天也將奉也享獻也右猶祐也儀

式刑皆法也設錫福也奉其牛羊以獻天庶幾天其祐助我乎然而不敢必也我所不敢必者天而所可必者文王我所不敢必者我與文王音容之接而所可必者我與文王精神之通文王之典文王精神之所所在也我惟儀文王之式之刑之法文王之典以安四方則此錫福之文王既降而佑我且享我矣然而終不敢必也我其夙夜寐畏天之威夫畏天之威則其儀之式之刑之者終無敢懈於是或可保天與文王枯享之意乎夫保之則既祐之矣然我不恃天之能祐而恃我之能保此其所以法文王此其所以畏天也○考亭訓天其右之謂天在牛羊之右殊可笑然訓其右之其謂其者不敢必之辭又甚有味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序曰巡狩告祭柴望也○孔氏曰櫜弓衣一名韜故納弓於衣為韜弓也韜與弢同夏樂章之名九夏有肆夏有韶夏有納夏此三夏者又九夏中之大也顔師古曰三夏歌之大者天子享元侯用之故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韶夏四方賓來奏納夏時邁執競思文即三夏之別名也故外傳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鄭氏云以鐘鎛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按書舜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所謂柴望者燔柴以祀天望秩以祀山川蓋五岳四瀆之神望而祭之故曰望也然左傳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云云則此時非如周制十二年巡狩之期乃武王初即位告祭而柴望故考亭謂此詩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巡狩之禮春岱岳夏南岳秋西岳冬北岳各以時告祭故曰時邁言王所以時往巡狩者昊天其子之乎其者冀望之詞蓋發端姑為是冀望不敢必之語此後即信其為天所子故繼之曰實右序我周也右謂佑助也序者帝王相傳之序也天實右序我周使我於諸侯薄警動之而四方侯國莫不震動而疊懼其所至方岳又能懷柔百神及於河岳使河不泛濫岳無騫崩蓋就河岳之懷柔視之而百神可知也以諸侯則震疊以百神則懷柔人神宜矣故天下信王之宜為天下君也在神人則稱后在天則稱子信其為神人之后即信其為天之子矣於是復嘆之曰明昭乎我周也當巡狩而考其典章次其功罪以式序在位五等之諸侯且偃武修文惟懿德是求焉懿德文德也更始之際能消人不逞之志若惟此文德而已以此懿德而播之樂章陳於時夏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而有

以副昊天子之之意矣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序曰祀武王也○此詩序言祀武王而紫陽謂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然詩中言無競武王不顯成康則考亭之說當矣蓋祭必統於一尊祀武王世室而以成康配之故父可兼子祖可兼孫詩言武王成王以康王而序止祀武王不及成康猶清廟之詩洛誥以為烝祭文武而序止言祀文王不及武王序與考亭之意其實一也毛鄭不知序意而泥序語於昊天有成命則以成王謂成其王業於此詩則以成康為成

大功而安之宜其有牽纒附序之誚乃尊朱者敵毛
鄭而并譏小序夫亦愈不知序意矣○執持也競彊
也能執則競可知矣執持其彊競之心以勝忽勝欲
故天下無可與之競其烈焉不顯顯也顯哉成康之
德亦上帝所命以為君而與武王之聰明作后一也
又言武王既以開創之功奄有四方矣乃成康又以
繼體承緒而奄有之且其照臨四方久斤斤乎察之
甚也蓋武王革商之暗以就於明至成康尤為明備
故曰斤斤也由是而象功昭德則有樂矣樂大者難
於和今鐘鼓則喤喤而和矣樂小者難於集今磬筦
則將將而集矣皆三后之功德和之集之也樂備而
和且集功德播於上則福降於下矣而降福穰穰亦
三后降之也既穰穰而多則簡簡而大矣此時祭者
威儀反反自終而要之於始莫或懈焉故祭然飲福
既醉既飽福祿之來反覆重複
而未已也或曰醉飽指尸言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
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序曰后稷配天也○來小麥牟大麥也秋種冬長春
秀夏實本草曰小麥味甘大麥味鹹為五谷長蘇恭
形似小麥以皮厚故為大麥也月令麥為首種而冬
至郊祀惟二麥生蓋乾為金麥金王則生廢則死應
四時而成故謂之首種獨舉來牟者以其為五谷成
熟之最先且當夏月鈌乏之時能繼續絕匱其閑係
最重也○我將言文王配帝於明堂而此詩則言后
稷配天於南郊也文文德也稼穡乃閭閻小民樸鄙
之事然經緯事業本之粒食天下文章莫大於是故
思先世之文德不獨文王又有后稷也后稷有文德
故能配於天而無慚以其粒我衆民莫非爾德之極
也且遺我下民以來年二麥之種此乃帝命后稷徧
育吾民使其教我稼穡盡於四方無有彼此疆界之
限是以陳其久常之功德於是夏而歌之也夏之屬
有九此則所謂韶夏也時與是同○朱註謂恐語詞
陳常於時夏謂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國中前時
邁篇亦訓時夏為國中其
說相沿已久今並存之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
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
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一

序曰諸侯助祭遣於廟也○保介月令孟春天子親
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註云衣甲也以保介
為車右而衣甲也而輔慶源曰保介助工耕籍田者
介有副意故朱子云農官之副也其說稍異畬三歲田

也凡田一歲曰菑初反草也二歲曰新田始為田也
三歲曰畬乃成熟也錢銚也鎛鉏也銍刈禾短鎌也
孔氏曰鎛耨也柄長尺其耨六寸所以入苗間管子
曰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耨一銚若其事立蓋錢以
啓土故五耕用錢耨以去草故五耨用鎛○此詩序
云諸侯助祭遣於廟而紫陽謂戒農官之詩但農官
非作頌之人戒農官非作頌之事當時周人重農因
諸侯助祭之遣於廟而戒之以民事耳臣工者諸侯之
卿大夫也公謂諸侯也諸侯來朝於其將歸也天子
勑其卿大夫曰嗟嗟臣工爾其敬爾在公之事蓋有
周天子無事不有成法以示人是王賜爾以成法也
女國有事當來諮謀而茹度於朝無自尊焉可也又
命其車右以時事曰爾歸矣春莫耕耘之時將何所
求乎將如此新田何蓋新墾之田用力尤難故舉新
以乘舊也而又嘆美之曰大哉此二麥也蓋莫春麥
將熟矣將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昭上帝又將賜以

歲年以為新田之慶蓋卽來年之熟可為新田嘉穀之占也於是命我衆民具茲錢鎛以治其新田雖錢鎛用於奠春而秋成銍艾之獲奄忽之間已坐見之矣此則敬謹在公之首務也天子遣諸侯而戒之不所言諸侯但戒其臣工與車右而已此天子之學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序曰春夏祈穀於上帝也○周禮三十里為一郭一吏主之其吏皆大夫又周禮遂人夫間有遂萬夫有川三十里之地也孔氏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乘百是萬也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餘百步卽是三分里之一為小半里也耦二人並耕也鄭云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川之內萬夫故言萬耦胡氏曰萬夫合耦而耕實五千耦耳以五千耦而并力齊心如一耦也○朱子以此詩為戒田官然戒田官無作頌之理當依序為春夏祈穀之詩但詩云成王則是事始於成王而頌則康王以後所作也毛鄭以成王為成是王事謬矣○噫嘻歎美之詞噫嘻乎成王之為民祈穀於帝也既為爾衆庶而昭明而感格矣於是率是農夫而播厥百穀播必先耕故必有以大發其私田蓋倡民力者莫如使民各私其私夫民各私其私齊心並力合衆私以成天下之至公故民皆服其耕萬人為耦而並耕也此昭假之功而亦新穀之効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序曰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云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鷺水中白鳥雅云一名春鋤以其步於淺水好自低昂故曰春鋤也鷺色雪白頂上有絲毵毵然長尺餘欲取魚則弭之青脚喜翹高尺七八寸譜曰鷺絲相逐成胎謂其雌雄交逐目成則產也又其翔集必舞而後下故曰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辟雝有水此鷺之所集也在西郊故曰西雝○言振振飛之鷺集於西郊之辟雝其色潔白且復翔舞舒閑可觀也我客之來助祭也其容貌亦猶是已周家待二王之後加於諸侯一等故尊之曰客親之曰我客也容者助祭時之容止也又言我客在彼國中則臣民奉之而無有惡之者矣在此王朝則敬以賓禮而無有厭之者矣蓋勝國之餘猜嫌易起改玉之際厭棄易生今無惡無斁惟我客為然則庶幾夙夜循環無已與周齊休以永終此譽望矣此周家忠厚之至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序曰秋冬報也○黍禾屬而黏者稌稻也粳也職方氏謂雍冀高燥其穀宜黍荊揚下濕其穀宜稻豐年則高下無不熟故多黍多稌也○此報賽田祖先農以及方社之樂歌也年若非豐則旱且澇矣旱則無稌澇則無黍多黍而又多稌則百穀咸登此所以為豐年也由是高廩之內所入之穀有萬有億有秭而未有已以其廩之所藏者為酒為醴可以供宗廟祭祀而進予祖妣諸凡朝聘養老尊賢以及大小吉凶百禮皆可備而洽焉此則豐年之所致而神之所賜也故終言降福孔皆報賽之祭所以歸功於神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

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
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序曰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鄭箋云王者治定制禮
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也○鄭箋云瞽矇
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眡
瞭若相之毛云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為懸也刻業如
鋸齒或曰畫之植者謂虡橫者為栒崇牙上飾卷然
可以懸也蓋業所用以懸而業下有虡則持栒以載
業者也業上畫以崇牙樹以五采之羽皆以飾業也
毛云應小鞞也田大鼓也鄭云田當作朄小鼓也蓋
毛以應既為小鞞則田宜為大鼓鄭以經傳無田鼓
之名而大師職云奏鼓朄注云朄為大鼓先引故以
田為朄也縣鼓周鼓也蓋夏后氏足鼓則以趺承之
殷人楹鼓以柱貫之周始懸於簨虡故謂之縣鼓也
鞉小鼓兩旁有耳又有小柄持柄而搖之則旁耳自
擊也柷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柄椎連底桐
之圉亦作敔狀如伏虎背有二十七鉏鋙以木長尺
擽之鞉以節樂也磬以收樂也柷以起樂也敔以止
樂也簫編小竹管為之故曰簫管管如笛併而吹之
鄭云如今賣餳者所吹也王介甫曰簫大者編二十
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參差象鳳翼
宋詞云吹簫寒食賣餳天本此所云鳳簫亦本此○
首二句言樂工備也設業六句言樂器備也喤喤厥
聲以下則極言作樂之盛也雝則和矣然必本之以
肅故肅雝二者合言之而後謂之和也樂記曰肅肅
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和則先祖是
聽矣蓋三者之功德即祖功宗德也故其精神與先
祖交相投合而可必其神之來聽而二王之後至此
亦永觀厥成焉則武之至也劉安成曰虞賓在位則
舜之作樂以此為盛我有嘉客則商人作樂以此為

盛我客戾止則周人作樂以此為盛也○柷圉以上
樂之大者簫管樂之小者以既備乃奏安於簫管之
上鞉磬柷敔之下

章法不測妙甚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
介景福

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也○毛云潛糝也又作罧積
柴養魚使得藏隱避寒因以薄圍取之也而王介甫
以為潛藏之潛蓋魚性喜潛謂其取之深也鰷白鰷
也稗雅云形狹而長若絛然故謂之鰷今江淮之間
謂之鰷魚性浮似鰽而白○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
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天子必親往者明漁非
常事重之也冬魚之性其味潔美春鮪新來故思其
所嗜而進時物也蓋常祭之外另舉此祭以薦新也
猗與嘆美之詞漆沮岐周之二水也取諸漆沮者求
忘本也凡宗廟之祭四海九州之味無不陳也而此
則薦新於廟故言其與王之地所產之物而已即
一嘗魚而孝子告虔之心已順故享祀而介福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
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
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
母

序曰禘大祖也○鄭箋云禘大祭也大祖謂文王○
周人禘嚳而序曰禘大祖鄭氏又以大祖謂文王者
何也蓋禘者五年之大祭記曰王者既立始祖之廟
又推始祖所自出者禘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

也始祖即大祖也周以文王為大祖禘於大祖之廟而推其所自出者為嚳而尊之故仍曰禘於大祖也明堂位曰大廟天子之明堂又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大廟蓋魯以周公之廟為大廟當時亦必以周公所自出者為嚳而禘於周公之大廟而仍曰禘祀周公者猶此之禘嚳而曰禘文王也故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朱註以此詩為武王祭文王之詩蓋既疑序云禘文王與祭法禘嚳之說不合又疑詩中所謂皇考為武王稱文王之辭耳然祭法云父曰考祖父曰皇王考曾祖曰皇考高祖曰顯考則皇考非獨子稱其父之辭也且即以為武王祭文王之詩又安知非禘於文王之廟乎○諸侯來時雖雝雝至廟則肅肅而敬矣此時助祭者辟公而天子則至敬無文至和無象但見其穆穆而深遠而已於是天子薦碩大肥腯之牲以告虔而辟公又相予陳其祀事大哉皇考庶或饗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皇考周子孫稱文王之辭也又言文王之德既通且知以盡人之道既安且武以盡后之道如是則能安人矣皇天以安人為心安人則天心安矣所以燕及皇天而昌大其千孫也蓋天之福國必予之以賢子孫故克昌厥後乃厥為燕及皇天也又言厥後昌矣且安我以長壽助我以多福者此豈獨見助於皇考亦又見助於文母蓋我之獲佑文王考姒與有力也○蘇子由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之祀文王也曰克昌厥後乃知諱其名而遂發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然余讀武王名發而噫嘻之頌曰駿發爾私然則古人臨文不諱不獨子由所指克昌厥後一事其與後世秦皇諱政改正月為征月漢高諱邦史記凡言邦者皆曰國文帝諱恒以恒山為常山景帝諱啓以微子啓為微子開者異矣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序曰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交龍曰旂軾前曰和旂上曰鈴蓋建旂於車上懸鈴於旂之竿也鞗革轡首也有鶬毛云有法度鄭云金飾也朱云聲和也三說各異蓋鞗革有金以厄轡首故鄭曰金飾也○此詩蓋諸侯來朝遂率之以助祭也辟王成王也王者之禮樂刑政自昭考時已奉為世守矣故因來朝辟王而垂申之若似乎率求於新王之朝也龍旂三句言其卑服之盛也休有烈光燿其增輝於上國也昭考武廟也后稷為始祖自二世以下左昭右穆十五世為文王十六世為武王故武王稱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也率見者成王率之也孝者盡志享者盡禮天子之孝享合天下之孝享為孝享故曰以孝以享以者成王以之也孝享則可以之介眉壽矣我當長言保之以有此大且多之福皆烈文之諸侯助祭者有以致之是諸侯安我以多福而使我繼明於純嘏也純嘏多福之全也福本光明不繼則晦矣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受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序曰微子來見祖廟也○祖廟周之祖廟也曹氏曰封於微而爵為子微蓋商圻內國名也殷尚白白馬

者仍其舊也致琢者治玉之名嘆其從行者之美也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稱以客者不敢臣也望其馬則白見其威儀則敬慎觀其從行之旅則致琢蓋愛微子則無所不愛也周之君臣皆愛微子故於其既朝而歸也猶冀其一宿再宿又托言欲縶其馬已去矣又欲追而還之且左右無方以安而留之則愛之之至也威等威也微子在宋得用天子禮樂則浸淫於等威之外矣言天子所以寵微子者既有淫威則其所享者自然盛大而降福孔夷皆愛之之詞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序曰奏大武也○禮記明堂位云上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即此詩也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也內則

成童舞象謂象用兵刺伐之舞也濮氏云左傳宣公十二年以此詩為大武之首章賚為第三章桓為第六章然周頌皆一章無疊章也或者後世互取而用之未可知也○言大哉武王也其功烈天下莫能競焉信乎文王有文德以開之故武王嗣而受之其勝殷也不以征誅為武而以止殺為武所以耆定爾功嗣文德而無競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序曰嗣王朝於廟也○鄭云嗣王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始即政朝於廟也○閔予小子哀慕不忘之思也遭家二句止言其可憫之故遭家不造謂王業方成而武王沒此國之無祿而即家之不造也煢煢者失父孤特之貌在疚者去喪未遠心志未安猶在病也念我皇考武王長世能孝其念我皇祖文王也儼然若陟降於其庭者蓋孝皇考即以皇考之孝皇祖為孝念皇考即以皇考之念皇祖者為念無時不孝無時不念斯無時不敬矣夙夜敬止是亦永世克孝之謂也文王曰敬止武王亦曰敬止此所以繼武王而克孝也於是自念而嘆曰於乎文武乎我是以思繼此相傳之序而不敢遺忘也篇中焄蒿悽愴之神皆從閔予小子及於乎小子於乎皇王三句傳之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

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序曰嗣王謀於廟也○鄭云謀者謀政事也○落始也曹氏謂凡宮室始成之則落之故以落為始也言我將與羣臣謀訪於治政之始以率循我武王而武王之道則悠遠而未有既也將使予黽勉以就之而其所以繼續乎道者猶有彼此之殊判渙而不能合也蓋有就則有去有續則有斷若是者二之而非一也而又自嘆夫渺渺沖人遭茲多難此昭考所以愈不可不率也率之之道亦惟紹其上下於朝廷陟降於厥家也凡所以治內治外者無不循之庶幾藉我昭考之休以保吾身使無缺明吾身使不晦而已此其所以不能已於訪落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

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序曰羣臣進戒嗣王也○此詩乃成王在廟所作蓋與羣臣謀於廟而羣臣戒之故前述羣臣進戒之語後復自述其受戒之意又須之一體也言敬之哉敬之哉天道顯然昭著其命無常至難保也豈可謂其高遠而不我知哉以為高遠而不我知則其慢天也孰甚故敬天者必視天之與我所顯而不易者曾何事非天所陟降何日非天所監臨若予小子則不聰而未能敬也不聰昏也不敬怠也由昏故生怠而治昏者莫如學我惟往而學焉日有所成月有所長以此學續而明之明明不已以至於光明而後敬之體始全矣然小子特願學焉而非曰能之也我所仔肩之任重矣所望諸臣弼是仔肩者而示我以光明之德行蓋敬體原自光明彼示我光明之德行者與吾緝熙之光明相觸如兩鏡引光本是一光水月相涵本是一月而非有彼此之殊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序曰嗣王求助也○稗雅云蜂善採花釀蜜其房如脾今謂之蜜脾有兩衙應潮其王之所居疊積如臺語曰蜂臺蟻樓是也誅罰徵令絕嚴有君臣之義其毒在尾垂顛如鋒故謂之蜂詩曰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荓使也言使蜂而得辛螫雖小物不可不慎也桃蟲鷦鷯也陸機曰似黃雀而小化而為鵰故俗語曰鷦鷯生鵰說苑云鷦鷯小鳥巢於葦苕繫之以髮裨雅曰鳩性拙鷦性巧故鷦鷯一名巧婦一名女匠一名工雀巢至精密以麻紩之如刺韤然故一名韤雀其化鵰蓋鳥之始小終大者○詩言毖而序言於小毖者天下之變未有不始於小者故此詩欲慎之於小即訪落之意也管蔡既誅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以自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前事而與諸臣謹毖於後患乎而將何以懲且毖乎蜂雖小而能螫人莫予使也使之是自求辛螫而已其初但見桃蟲而信其為小豈意其大而拚飛則維鳥哉我方幼冲處多難之地既已莫堪況值王室新造辛苦之事又復多端羣臣奈何舍我而弗助也蓋成王之時變生骨肉實有不忍言者故但借蜂與鷦鷯以為隱語然而痛定思痛傷兮之鳥其鳴悽以惻矣○當時武庚三監業已授首而云集蓼者蓋病加於小愈而亂生於初定此成王所不敢即安而求助於羣臣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序曰春藉田祈社稷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周官薙氏掌殺草柞氏掌攻草木芟柞未即是耕蓋將耕先除草木也耘者反土之後草木根株有芟柞不盡者則復耘之也麃亦耘也蓋新闢之田始則芟柞以除地上之草及反土既耕而耘則除土中之草既苗而麃則除苗間之草也毛傳云主家長也伯長子也

亞仲叔也旅子弟也彊强力也以用也鄭云彊謂有餘力者以謂閒民若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曰能左右之曰以蓋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酒之甜者曰醴耜耒首也斵木為之胡考老也諡法保民耆艾曰胡○此詩序言春祈而朱子以為報賽之詩蓋以詩中多夏秋之事耳不知祈穀者必盡舉一歲耕耘收穫之事而預祝之所謂頌也篇中自萬億及秭以上描寫鄉村耕鑿樸野直率恬愉自得之狀如話如畫後世陶淵明及王儲韋柳田家諸篇此其鼻祖也此後忽說宗廟忽言邦家由小現大閃鑠光怪而末復推其由來之遠以歸功望澤於神遂結一篇祈禱之意章法妙甚○載芟二句反土之耕也芟如薙氏之芟草作如作氏之攻木也澤澤者凍釋而土膏動故解散而澤澤也千耦二句反土之後耕而耘也言千耦者衆也或徂隰或徂畛自田中與田畔無非耘者農無情夫野無曠土也侯主八句始播種之耕也家之主伯亞旅以及鄉人之彊有力者賃傭者胥來競助也嗿若饁而羣飲食之有聲如嗿也又言思媚者乃其婦也有依者乃其士也婦饁而媚其夫夫耕而依其婦和樂之風也蓋有冀缺賓敬之森嚴不可無思媚有依之親愛賓敬之中親愛寓焉然皆[illegible]人從旁覷之耕者饁者不自知也有略者其耜也略利也耜利則入土深而用力易也於是始事南畝而將種矣播厥二句種也實種子也既播則其實含氣而生活矣驛驛二句苗生而未齊時也活則漸達矣故驛驛然達而烏可已也苗生未齊其先長者傑也厭者生意獨飽也厭厭二句苗齊生而耘也前曰有厭則尚有未厭者矣至此則無不厭故曰厭厭也於是可耘而去苗間之草矣緜緜謂詳密也耘不詳密則遺莠得以竊苗之生氣故必緜緜其麃也載穫三句穫也濟濟謂穫者衆也穫者在野積者在場實者積之實也萬億及秭積數多也酒醴者積之所釀也

既可烝畀祖妣則百禮無不洽也飶香椒馨若酒醴之氣香如飶馨如椒也年豐歲稔嘉會設而賓客集則邦家之光也眉壽介而景福來則胡考之寧也皆稼穡之所致而神之所貺也匪且三句感神休之遠也且此也神之所貺非獨此地乃有如此之事也非獨自今日斯有今日之慶也自古如兹繼兹以往尤望勿替也此所以不容已於穫田之祈穀也○自載芟載柞至侯疆侯以序次耕耘文氣甚忙忽著有嗿其饁一句從閒冷無閑係處巧為點綴大有畫意思媚有依描田家夫婦歡樂之趣皆從天然中流出遂鬱全篇生動如一幅桃源圖此二句則其桃源花歷亂處也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苗之情性備矣驛驛二字論苗尤為奇深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汝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序曰秋報社稷也○黃牛黑唇曰犉周人尚赤牲用騂此祭方社各用其方色故言犉牡○前載芟篇舉一歲之耕耘收穫而預祝之所以為祈此詩亦舉一歲之耕耘收穫而追述之所以為報也若其始言勤苦後言遂樂則良耜與載芟皆然七月之詩亦然七月所以為勸此則既以為勸且以歸功於神也○此秋報之樂歌也農事既成不忘所自故秋報社稷歷述始事終事之勞以答神貺也畟畟二句始耕也皋

畟銛利也畟畟則良矣耜良始可以有事於南畝也百穀二句播種而苗生也或來三句以饁也言饁在耕之之後耘之前以耕耘皆有饁也或來瞻女者行饁之人也行饁者衆非婦則子故曰或也筐筥饁器也黍饁味也其笠三句耘苗也笠以禦暑雨笠在首而伊糾笠之輕舉也鎛以去草根鎛在手而斯趙鎛之剌深也首動則笠舉手動則鎛深或俯或仰一上一下耘草之狀見於笠鎛笠鎛之動聽於首手也薅去也荼陸草也蓼水草也田有原有隰故水陸之草必並薅也朽止二句苗盛也荼蓼害苗者也然草爛則土熟荼蓼既朽反有助於苗而黍稷得以茂盛蓋害反為利仇反成恩朽反助新草木之性有如是也穫之挃挃五句穫也挃挃穫聲衆也栗栗積之密且多也崇墉積之高大也其比如櫛言其鱗次如髮之櫛也曰積曰崇一堆之積也此則衆堆之積也開百室者開戶以納穀也四閭為族一族有百家一族同時納穀則他族可知也盈止二字樂豐年也農事方勤則婦子不寧今農事已畢收穫又多故婦子樂而寧也殺時四句言祭賽也用犉牡者舉一方之色以例其餘也祭社稷之牛角尺故言有捄其角以見牛之肥腯也似者踐其禮也續者踵其事也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之我以此續古之人庶幾後之似續者亦引而勿替也○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二句大有畫意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序曰繹賓尸也○鄭箋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按此序繹賓尸也四字下有高子曰靈星之詩也五字孔疏云子夏作序惟此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別論他事云後人引高子言以證賓尸之事故鄭箋云高子之言非毛公乃後人著之也鄭孔鄭此說可見古序止一句此後皆漢人以其師說綴之之證也絲衣食服也孔云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絲為之故曰絲衣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士冠禮註云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曹氏曰餘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弁則衣用絲也基門塾之基也門左右皆有夾室謂之塾塾前謂之基大鼎曰鼐小鼎曰鼒爾雅曰鼎圜弇謂之鼒注云斂上而小口者也主人所立在基與西階相值處士升自西階至東序視壺濯入東房視籩豆乃及西堂視几席兩敦畢因及西階而降往於基告曰濯矣具矣羊牛在門之外居鼎之南又往門外視牲反於基以告曰充矣又舉鼎冪觀之反於基以告曰潔矣此禮之次也兩敦受黍稷器冪鼎蓋也鄭箋又云繹禮輕故使士升門堂視壺濯籩豆之屬也○視濯視牲實在祭之前夕此蓋於祭後舉其始終相視之敬而歌之也此詩序云繹賓尸朱子謂此祭而飲酒之詩蓋士執事於王祭而飲以旅酬之樂歟然繹祭亦士執事於王而旅酬者其旨可互觀也○首二句言士服絲而載弁也紑潔也載戴也俅俅恭順也自堂徂基省器也自羊徂牛省牲也鼎鼐省鑊也蓋此時主人立於基不動而自堂而下自外而內皆士代為之往還也兕觥二句獻尸之後旅酬之禮也觥以罰不敬者其觩明不犯也旨酒思柔言和也既不喧嘩又不怠敖雖在獻酬交錯之後猶如視濯視牲之初敬之至也蓋主人敬則士莫敢不敬此胡考之休與天子為壽相為無窮也○孔穎達曰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為之事自羊徂牛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鼐鼎及鼒不言自徂蒙上文也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

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序曰古成大武也○酌即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勺篇舞文舞也○朱子謂此詩之名酌如曰武宿夜也蓋武王至商停止宿夜士卒歡樂待旦故其曲曰武宿夜樂記曰舞莫重於武宿夜是也朱子意謂此詩有酌時之義是亦宿夜之意云爾蘇子由曰方其不可而遵養時晦及其可而後為之此所以為酌也○於乎武王之師緩然甚忍在十三年以前非不可以成功而遵守養高與時皆晦至於紂惡日稔周德日隆此時既純光矣然後用大介以伐商焉此武之所以為武也後之寵而受此蹻蹻之武功者將荷以嗣武王哉亦惟武王故時之事是師耳蓋雖開創與守成其事不同而其所以斟酌而裁度者則一也故師武王之功者師其意而已介甲也蹻蹻武貌也公功也○按鄭箋釋遵養時晦為文王用師率殷畔國以事紂養是晦昧之君晉王導保全羣賊謂陶侃曰豈非遵養時晦以待君耶侃曰此所謂遵養時賊也則沿鄭解耳紫陽以武王遵養時晦為與時皆晦紫陽之意蓋謂晦曰時晦熙曰時熙武王惟自晦其明闇而日章故熙也以晦為熙則其為熙也鑠矣

此其所以為時也似覺紫陽之意為長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序曰講武類禡也○此頌武王之功而後世用之於講武類禡也言武王之所以伐紂者非毒天下乃以綏萬邦耳惟其綏之是以和氣相召而屢豐年也夫以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今曰屢豐年則天之命周可知矣然天之命周未有厭息以有多士為之用也故此桓桓之武王保茲多士使得以全其功名而用之於四方四方定則周家亦定矣此德之所以上昭於天君天下以伐商也以用也皇君也間代也左傳僖公十九年衛大旱甯武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此詩所以頌豐年也○鶴茂先曰後世創業之主與其臣披艱掃穢出萬死以得一生而烏盡弓藏往往而是蓋刻薄之風熾保全之義微矣漢高大風一歌帝王氣象千年在聲響間至今誦威加海內安得壯士之語頗與此桓桓四方意微相彷彿然韓菹彭醢使功名之士聞此氣盡雖三代而上君臣相得並無保全之意不宜並論乃俯仰古今亦有見其不相及矣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序曰大封廟也○續云賚予也所以錫予善人也○此詩朱子曰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政與序合大封功臣武王之事而首言文王者謂分封在今日而所以致此者則文王也我皇考文王其勤勞天下也至矣我今有而受之不敢自私而敷此封建之典於是者於乎汝其繹而思之哉又言我此分封者蓋往而求天下之安定爾然是周之命也新國報功其命匪易於乎汝其繹而思之哉兩言繹思重復叮嚀令人悚然○於繹思雖訓戒之詞然歌頌者朱絃疏越一唱一嘆其音悠長故此三字卽以合曲亦甚有呑吐轉換之妙漢樂府收中吾妃呼豨之類皆以叶譜為工但彼不可解而此則可解耳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序曰巡狩而祀四嶽河海也○鄭箋云般樂也說文云般旋也巡狩而徧四嶽般旋之義也蘇冒山曰般

遊也○毛云墮山山之墮墮小者也朱云山狹而長曰墮蓋同一高山然其中有狹而長者則為墮山有高而大者則為喬嶽也翕河者河善泛濫河得其性故翕而不為暴也然鄭箋云翕合也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為九祭者合為一似於序四岳河海之義為全存之以備叅攷○言於呼美哉是周也當巡狩而祭高山以柴望彼狹長之墮山高大之喬岳皆陟而祭告之矣然此特祭一岳耳又由翕順之河以周四方之岳焉所以然者以普天之下莫不仰望於周故聚而朝之於方岳以答所望耳然是祭告與朝會者是有周之命一王之制載在方策不可紊也爾侯國可不知所守哉猶由也裒聚對答也○大全黄氏謂此武王革命時祭山川之詩然余觀此詩與時邁篇同義若皆武王時詩則革命巡狩不應樂章重複如此疑時邁一篇為武王得天下時巡狩柴望告歌樂而此則成王時巡狩所作耳蓋時邁篇薄言震之懷柔百神等語全是開國帝王氣象而載戢干戈載櫜弓矢等語則革命時止戈偃武規模也若此詩敷天之下裒時之對特子孫守成之事太平天子之語也請以質之高明

魯頌論

或謂周之有詩雅頌降為國風此其說妄也風有周南有召南有豳是詩之作莫先於風也風作於文武之時文武之時有風而無雅頌至於成康而後頌聲與雅樂作焉及幽厲而雅變及平王而雅亡風之變也不自幽厲而自懿王雅亡之後變風之作尚未有已故詩之作莫先於風詩之變亦莫先於風而詩之亡則莫後於風也惟頌聲一作於成康之時後此寥寥無敢繼者是當

風雅未亡之時頌已先亡矣頌息雅亡既久至襄王時而魯頌興焉然則不獨風雅有變而魯頌亦頌之變也變風者風亡之漸變雅者雅亡之漸頌獨先亡而後變其先亡而後變者源流既遠沿頌之名而失頌之意夫名生於所不足以有餘之言覆所不足故魯人之頌猶祝也鄭氏譜曰魯自伯禽受封歷十九世至僖公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遂伐淮夷修姜嫄之廟復魯舊制未遍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

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今考春秋傳則僖公特當時一庸主耳其詩皆生前頌美之文而死後請而播諸樂章者故其辭僅比於雅而體則已降於風其事僭其旨誇然則魯頌者不獨頌之變而亦詩之降也其仍爲聖經所存者蓋魯之大師既已被之管絃矣孔子能删詩而不能删樂魯頌者魯人郊祭之樂尤不能删也且夫變風變雅可以垂戒聖人且不欲删之况魯頌乎

魯頌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黄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序曰頌僖公也○續云僖公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

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毛傳云駉駉腹幹肥張貌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必牧於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驈驪馬白跨曰驈黄白曰皇純黑曰驪黄騂曰黄蒼白雜毛曰騅黄白雜毛曰駓青黑曰騏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二目白曰魚彭彭有力有容也伾伾有力也繹繹善走也祛祛彊健也朱云彭彭盛貌繹繹不絶也孔氏釋毛云幹馬脅也驈馬白跨者驪黑色跨馬髀間也跨者言所跨之處也黄白曰皇者黄而微白色雜也純黑曰驪者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驪爲純黑也黄騂曰黄者騂赤色謂黄而微赤也蒼白雜毛曰騅者雜毛是二色相間雜也上云黄白曰皇黄騂曰黄者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言雜毛也黄白雜毛曰駓者桃花馬也赤黄曰騂者周人尚赤而牲用騂是曰

騂為純赤言赤黃者謂其赤而微黃猶上云黃騂曰
黃者謂其黃而微赤也青黑曰騏者青而微黑即今
之驄馬也青驪驎曰驒者驒色有淺深斑駁如魚鱗
今之連錢驄也赤身黑鬣曰騮者騮為赤色若身鬣
俱赤則是騂馬故赤騂雖赤身而鬣則黑也陰白雜毛
曰駰者陰淺黑色今之泥驄也形白雜毛曰騢者形
赤色今赭黃馬也毫骭曰驔者毫在骭而白也骭脚
脛蓋膝下之名也二目白曰魚者以其似魚目也○
孝牧國之大政故此詩事以牧事頌之猶無羊之頌
宣王也美衞文則稱騋牝美魯僖則稱駉牡各舉其
類以見難息之盛也薄言者畧舉之以見其盛也在
坰之野適其性也舉色之備者有十六種所以驗其
盛也以車者馬以之也思無疆非必為馬也思馬斯
臧言無駉之思無所不通即以為馬而馬斯臧此則
思之神變也馬之泛駕奔蹤者雖可致遠而行有疆
惟駉良者行地無疆故驥稱其德言臧也思馬斯臧
者思無疆馬亦無疆也馬行有期非馬之才也馬老
才者蔚雲追風是也思馬斯才者思無期馬亦無期
也作者奮起之新氣也氣竭斯厭矣數厭也馬以氣
用雖至千里而氣猶作豈有厭乎思馬斯作者思無
斁馬亦無斁也人有邪思者往則易窮馬有邪行者
往則必蹶馬正而不失其馳無所往而非康莊也思
正而不出其位無所往而非坦夷也思馬斯徂者思
無邪馬亦無邪也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思無邪思馬
斯徂惟心與思神變如此其祀後世之赤岸成澤飛
龍成廄大宛三千餘疋僅傳渥洼數曲東封四十萬
騎徒寵毛仲一官者何曾胥壞哉然
特頌者之詞耳未必僖公果能之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
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

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
兮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
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序曰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毛云駜馬肥彊貌青
驪曰駽孔疏云兮之驖驄也○此詩以燕飲而作頌
頌之變極矣有駜二句謂來燕者所乘之馬肥彊而
四馬皆黃也夙夜在公謂或夙馬而在公或夜馬而
在公在公明明者修明其職辨以治也振振鷺謂舞
者所持鷺羽如翿飛而振振也鷺于下謂舞或坐或
伏如鷺之下也咽咽猶淵淵也醉言舞二句醉而起
舞以相樂也毛傳云有駜者馬肥彊則能進遠臣彊
力則能安國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鄭箋曰潔白
之臣羣集於朝君臣與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也
然朱子以鷺為舞羽情景悠然饒有風致此紫陽說
詩圓通處也二章夙夜在公勤也在公飲酒惠也君
恤其勤故與之飲酒而樂毛傳所云君有餘惠臣有
餘敬也三章在公載燕載則也謂在公之暇則與之
燕也有謂豐年也穀善也蓋君臣相樂則陰陽和而
有豐年其善道詒於子孫則無疆之休也然年豐必
君有以致之子孫必君有以詒之
君臣相樂而相儆頌之善者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
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
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泮
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

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
民之則允文允武昭格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明明
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
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
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
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
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

金

序曰頌僖公能修泮宮也○毛云泮水泮宮之水也
天子辟雝諸侯泮宮辟雝者築土壅水之外其圓如
壁泮之為言半也半水者東西南有水而北則無水
以其水半於辟雝也芹水菜一名水英爾雅謂之楚芹
潔白有節其氣芬芳而味頗不如故列子曰客有獻
芹者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也茆蓴菜也一
曰鳧葵葉大如手赤圓而滑其莖堪啖三月至八月
莖細如釵股名絲蓴九月十月漸粗在泥中名塊蓴
本草注云三四月後味甜體軟霜降以後味苦體澁
稗雅曰一章曰薄采其芹取有香也二章曰薄采其
藻取有文也三章曰薄采其茆取有味也蓋士之於
學也攬其芳臭而至則采芹之譬也既至矣於是學
文則采藻之譬也及其久也知道之味又嗜而學焉
則采茆之譬也觩弓健貌鄭氏云持弦急也周官大

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蓋以束矢
當百箇也搜矢疾聲也鴞惡聲之鳥也所鳴其民有
禍黮桑實也曹氏曰傳曰桑黮甘甜鴒鴞草響是知
鴞食桑黮則其音變為美也元龜尺二寸漢志云龜
不盈尺不得為寶蓋龜滿千歲則尺二寸也南荊揚
也荊揚之州貢金三品鄭氏云大賂廣路也謂賂其
君及卿大夫也○此美僖公能修泮宮之詩然在泮
飲酒而樂上則述當時事因慶幸而贊之此下則頌
禱之詞也僖公修泮宮之事不見於春秋蓋因舊而
修故序曰修泮宮也首章思發語詞思樂哉此泮水
也有芹生焉采芹所以為樂也然非樂泮水也非樂
芹也樂魯侯能修泮宮也樂魯侯則無所不樂故當
魯侯之至止於泮宮也車行旂見馬鳴鸞動魯侯之
旂鸞非有異於昔日也及見其至泮則旂為之增色
但見其茷茷而飛揚鸞聲為之悅耳但聞其噦噦而
清和國人之環橋門而觀聽者小大皆從焉蓋一人
重學而舉國樂之如此其盛也文章蹻蹻盛貌魯侯
至泮國人樂於曠典忽逢遂覺魯侯之馬亦蹻蹻其
盛也音德音也即下文所謂色笑是也德音昭昭然
其若故其接人也假之以色笑循循善誘暴怒不形
而數教在寬也王介甫曰所謂德音即洪範而康而
色是也或曰國人播傳其聲昭然於國中也三章在
泮飲酒視學之暇因而飲酒也雖老不遽老也長道
道之可久者也羣醜魯國之羣衆即上所云無小無
大也頌禱之詞不厭繁疊一端未已又更端以言之
故既言其飲酒猛壽又頌其長道服衆也鄭箋云羣
醜淮夷也四章穆穆魯侯贊詞亦呼詞也敬明謂敬
而明之也內則敬明其明德外則敬慎其威儀內外
皆敬此其所以為民則也允文則非飾具也允武則
非耀兵也烈祖周公魯公也二公文武兼焉故謂之
烈今魯侯允武則可以對二公而無有不孝矣故雖
烈祖錫以多福而實魯侯之自致也五章克明其德

此安攘之本也既作泮宮之後而淮夷服焉則文章修而武事亦飭可知也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其受成獻馘皆於學者先文而後武也馘所生獲斷耳者也淑問善問也所囚虜者有善問如皐陶所以訊其罪之輕重也獻馘獻囚皆頌詞也六章濟濟多士將士之衆盛也克廣德心此功臣立功立名之本亦保全功名之方也德心者忠愛之心也人皆有此德心惟其不廣是以趨利避害而戰不能勝幸而勝矣又多忌喜爭嵩陵詬訟以喪其成皆私利褊隘為之也今濟濟多士既有德心而克廣之矣是以能桓桓于征舊厥咸靈以遏彼東南之淮夷且其進而向敵也烝烝然合而大也皇皇然不讙譁不輕揚師嚴而和無以爭功之事訟於公若惟以所獲之淮夷獻功於泮而已此克廣德心所致也七章角弓觩然持弦急也束矢搜然發矢疾也戎車孔博衛奚利也徒御無斁士卒勸也孔淑不逆既克之後有順命無衡命也式固爾猶審固其猷不為苟且之謀也此淮夷所以卒獲也卒獲謂淮夷永服不特孔淑一時而已也八章言淮夷既服而貢獻修也彼翩然飛鴞惡聲之鳥也然當其集泮林而食桑黮則有時懷我好音是泮宮之教尚且及於惡鳥矣今蠢茲淮夷亦於作泮宮之後而憬然悔悟來服於我遂獻其琛寶考禹貢徐州淮夷之貢不過蠙珠及魚厥篚玄纖縞而已其産非龜象也其地又非荊揚也今既服矣非其土之所有者亦用以輸誠焉如元龜象齒及荊揚之金無不大賂於我此則極其頌禱之詞也○僖公伐淮夷之事不見於春秋惟僖十三年當從齊桓公會於鹹為淮夷之病杞十六年當從齊桓公會於淮為淮夷之病鄫然皆齊桓之事非僖公自能服之也故曰魯人之頌生於其所不足也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

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

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
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
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
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
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
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
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序曰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閟宮毛云閟閉也
先妣姜嫄之廟在魯閟而無事孟獻子曰是媒宮也

朱云閟深閟也宮廟也謂魯廟非姜嫄廟也蓋諸侯
五廟惟魯於五廟之上加周公大廟為六廟也從朱
為妥先種曰稙後種曰穉蓋重穋稙穉乃生熟早晚
之異稱非穀名也秬黑黍也山如龜蒙是也川
如汝沂河濟是也土田如常許灌鄆是也附庸如句
須顓臾是也交龍為旂四馬故稱六轡也嘗秋祭也
楅設於牛角衡設於牛鼻鄭箋云秋將嘗祭而豫於
夏養牲楅衡其牛角防其觝觸蓋牛觸則不肥也公
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剛壯也
不毛不純色也周公雖賜王者之祭然不敢與文武
同故用殺人所尚之色也若魯公用騂剛則無所嫌
矣犧尊畫牛於尊也毛炰豚也爛去其毛而炰之也
胾切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羹大古之羹不和鉶羹
以鉶器和肉汁與菜而為羹也籩竹豆供果核豆木
豆供葅醢大房所以載牛體之牲者房謂足下跗也
上下相間有似於堂房然朱英矛飾也以朱羽為之也

懸於矛之上勾也縢繩也以繩約弓使弓體正而綠
其色也二矛夷矛酋矛也重弓備折壞也萬二千五
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
舉成數也貝水虫有文者胄謂兜鍪以貝為飾也綅
綫也朱綅以朱綫綴之也判者楚之本號以判山得
名舒楚之與國也鄭云常作嘗在薛之旁左傳魯莊
公三年魯侯築臺於薛而六國時齊孟嘗君亦食邑
於薛是也成王營王城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
廟之地桓公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蓋其地近鄭故
鄭易之也僖公娶齊女曰聲姜其母莊公之妾風姓
為成風黃髮鬒未遂白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皆壽
徵也○序言頌魯侯能復周公之宇朱子謂此歌詠
魯公修廟之事其說不同然此詩末章獨詳修廟之
事則朱子所言非無據者蓋因修廟而歷敘祖宗以
頌其能復周公之宇魯人之頌猶祝也祝其能復而
未遂復也序特舉其大端而朱子則推其作詩之所

自也首章推閟宮之祖所由出也閟宮有侐惟其深
閟是以清淨也實實盤基鞏固也枚枚結構甚密也
姜嫄以下原其始也魯為周親周為后稷之胤后稷
之所自出則姜嫄故先言姜嫄也赫赫姜嫄以下后
稷降生之異也降之百福以下后稷功業之盛也奄
有下國謂封邰也奄有下土謂稼穡之數適天下也
纘禹之緒謂與禹稷平土數稼之功相為終始也云
章推后稷以下至於周公伯禽也大王未必有剪商
之心然周家王業以大王肇跡則若剪商之勢從此
而始也屆至也文武纘緒周德日隆紂惡日甚致天
命絕商已極故伐商於牧之野而當時之人亦力贊
其決皆曰此舉也王其無貳無虞上帝實臨女矣於
是奉天伐商而此治商之旅者咸具佐命之功若我
周公則元功也故遂述成王告周公分封之意而以
元子伯禽侯魯以輔周也三章言伯禽至僖公而因
及邾廟之重典也乃命魯公四句舉伯禽封魯之事

而修其盛也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明其爲僖公也龍旂承祀謂伯禽既封而郊廟之祀亦於是錫故僖公承祀而有龍旂六轡之盛也春秋匪懈享祀不忒廟祭之誠也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郊祭之誠也由是后帝后稷既鑒其誠而是享是宜降福孔多矣然豈獨郊祭降福已哉即周公皇祖亦鑒汝廟祭之誠而錫汝以福矣頻言福者詩詞也蓋成王命魯公以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犢魯之僭郊又甚於僭禘矣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魯人僭爲盛事而頌之此魯人之夸詞也然諸侯郊天其事非宜今曰是享是宜則又魯人之微詞也四章專言僖公祭廟而獲福也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言備牲也犧尊將將也毛炰胾羹籩豆大房備物也萬舞洋洋備樂也孝孫僖公也有慶祭而受福也熾而昌福之盛也壽而臧壽之善也俾爾者神賚使之也東方魯也常者久而勿失也魯公以元勳封大國富貴已極無所復加也但願其常而已惟常故不虧而常盈不崩而常鞏不震而常靜不騰而常平且與岡陵作朋並稱三壽而常與也五章頌公武功禱公福壽也公車千乘萬井所出也朱英飾矛矛必以二綠縢約弓弓必以重以是矛弓載之於車則車之盛也徒步卒也貝以飾冑朱綅又以飾貝烝徒增增而衆則公徒之盛也千乘之車其徒不止三萬此特詩人偶舉之詞耳膺謂彼入寇而我當之懲謂我伐寇而寇畏之承禦也戎狄在魯西北荊舒在魯東南僖公四年從齊桓公伐楚遂至召陵與伐戎伐狄皆齊桓之事僖公非能專也以此頌僖公則尤夸之詞也昌熾以下皆禱也昌而熾福之大也壽而富壽之永也富謂役日之日不窮也黃髮台背願其壽徵先見也壽胥與試願滿朝皆得老臣而用之也昌而大耆而艾又舉前言而反覆頌禱之也萬有千歲極言其壽之無算也無有害無後艱也既眉壽矣且無後艱福壽

虞寧此則無已之禱也六章頌公保邦以服遠也泰山在齊魯之界其陽則魯而陰則齊故泰山爲魯國所瞻望而龜蒙則境內之二山也大東魯國極東之地也遂荒大東者願自此開荒東土而愈拓之也既荒大東而至於東海之邦則愈遠矣而南方淮夷亦來同我會盟率而從魯則又不止於荒大東矣此則魯侯服遠之功也七章即上章之意而廣言之也鳧繹亦境內二山之名以其在境內則曰保有在境外則曰遂荒禹貢徐州嶧陽孤桐所謂繹山即嶧陽也徐宅海邦連於東蠻貊淮夷連於南皆境外之地魯所未有者故以遂荒統言之也率從者率而從魯也諾者順令聽命也魯侯是若謂此魯侯之心而今得如之也蓋荒大東荒徐宅至海邦淮夷來同蠻貊率從皆不必實有是事但出頌者之詞則若或有之也八章申言其獲福之全也言天錫者本上章郊祭言之也純嘏者無福不備之稱也國君之福其自有也所不可知者壽耳故惟眉壽能長享其福也保魯者保周公之舊封也常見侵於齊許見易於鄭居常與許此僖公未有之事而頌者願其有之則遂謂之居常與許云爾居常與許則可以保魯而復周公之宇矣故序云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蓋頌其已然而又冀其將然也魯雖大國而勢常居弱故每以恢土復宇爲頌所謂頌生於其所不足也前二章曰大啓爾宇此又曰復周公之宇復則無改於啓宇之初故曰保魯也燕安喜樂一身之福也令妻壽母一家之福也宜大夫庶士朝廷之福也邦國是有邦國之福也有即上爻所謂保魯復宇是也如此則其受祉也亦既多矣而天之錫祉循未厭也更有黃髮兒齒爲之壽徵此乃所謂純嘏也九章言修廟之事也松言徂徠柏言新甫蔚高山之上斧斤罕至故松茂而柏勁也斷者截於所生之處也度者量其制用之宜也尋只者適其長短之質也皆所以致松柏之用也桷椽

也松桷有舄制之偉也路寢廟役正寢所以藏衣冠也路寢孔碩制之弘也新廟者廟本故而新之也新廟奕奕制之美也奚斯公子魚也蓋魯君命之而奚斯作之作謂董其事也孔曼且碩言其規模甚長且大也萬民是若順民心也興作而不順民心則怨讟生矣惟能若萬民則羣臣可知此其所以可頌也

商頌論

鄭氏譜謂宋國政衰散亡商之禮樂至於戴公當周宣王時大夫正考父得商頌十三篇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錄詩之時得五篇而已然則商頌之作其來舊矣其與周頌迥異者周頌以子孫治定功成告於文武之廟而商頌則直頌其祖父之功而已蓋周自受命以來武王耄矣武王新崩武庚新叛天下猶未平也至成王卽位漸久周室治平無事而後頌聲作焉若商頌則成湯纘禹舊服凡十三年天下迄已恬熙又三宗迭興大平屢著故所作之頌皆歸美其祖宗而子孫不與焉大史公謂宋襄公欲爲盟主正考父賢之遂述契湯之所興作爲商頌嗟乎使商頌五篇果爲宋襄而作也則何以不爲史克之頌魯僖乎然則大史公之說謬矣且夫周頌平夷商頌奥險周頌和穆商頌嚴厲以辭考之一代大文自非宋襄以後所能作者蓋商人先罰後賞政尚威武故雖雍容歌舞之詞而殺氣飛揚聲容

之間不能自已卽作者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讀商頌者
夫亦可𤀹然興矣

商頌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序曰祀成湯也○續云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考正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鄭云正考父至孔子之時又亡七篇矣正考父孔子之七世祖也○凡樂之成在於鼓故記曰鼓無

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鞉則鼓之小者故連及之然王制云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注云柷鞉皆以節樂是樂之成亦由鞉也鞉以兆奏鼓者也播鞉則鼓從之置猶植也夏后氏足鼓殷人楹鼓周人懸鼓故曰置也鞉雖不植然貫而搖之亦植之類也磬玉磬也堂上升歌則磬聲作蓋玉聲和平始終如一無有隆殺故依之為難若堂下之石磬則所以止樂孟子所謂金聲而玉振者非此磬也庸大鐘也秉籥執翟文舞也朱干玉戚武舞也二舞合作則為萬舞也○商人尚聲故盛稱其樂凡聲陽也商人之祭必先求諸陽故曰樂由陽成也首四句臭味未成滌蕩其聲之時○猗與嘆詞也那多也簡簡和也衎樂也美商之樂辭不能盡故特嘆而多之也置我鞉鼓鞉以節樂鼓以統樂小大備矣由是滌蕩其聲奏鼓簡簡和聲所感固已樂我烈祖矣湯孫八句樂三闋乃出迎牲時也湯孫主祀

若之稱不獨太甲也綏安也和者諸音相濟平者高下適均也湯孫奏樂以格先祖精神相感如或見之蓋祭者所思必在祖考之居處笑語嗜欲如或見之則思成矣思成則祭者之心安矣我安其思一似乎祖考安我之思而成之也於時鞉鼓淵淵而深遠管聲嘒嘒而清和蓋堂下之樂既和且平如此而堂上之玉磬其聲清越非可以人力高下者最為難諧今堂下鞉鼓與管聲無相奪倫而依于磬聲焉此所以和且平也故又嘆美之曰於赫哉湯孫也就此聲音之道亦且穆穆而深遠矣況其功德乎庸鼓四句鐘鼓交作九獻既終之時也有斁言其盛也有奕言有序也凡祭將畢則鐘鼓大發也萬舞武舞文舞之總稱也蓋先是諸舞間作至此蕩舞畢陳故奕然而有序也音容之盛如此即先代之後來助祭於商者亦無不夷懌矣蓋以子孫而對越祖考以臣庶而駿奔大廟懽悅之情固其素也若先代之後斯已疏矣於此而夷懌焉則子孫臣庶又可知已其曰嘉客者尊之之詞也自古在昔六句復言祭義之遠而以氣類冀之也謂商人雖尚聲而其所以本之者則敬也祭必以敬非自今日而始古昔先民有作之者矣我是以溫恭朝夕無時不敬執事有恪無事不敬夫有所受之也如是則祖考庶幾來享以顧我烝嘗乎然孝孫之心終不敢必也雖然我湯孫也以湯之孫而將湯之祭氣類相接神所憑依或在是乎意此亦綏我思成慘慘無已之意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序曰祀中宗也○鄭云中宗殷王大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興故表顯之號為中宗安成劉氏曰湯後九世至大戊而商道興廟號中宗大戊後三十世至武丁商道復興廟號高宗武丁再傳而至祖甲所謂三宗迭興也蓋商人宗之皆為百世不遷之廟但祖甲親盡之際商以國亡故未有宗號也四馬則八鸞鶬鶬聲和也約軧轂飾也鸞右鑣○此詩序言祀中宗朱子以為祀成湯故鄭箋從序以及爾斯所句爾指中宗而朱子以為爾指主祀之王故其說互異也烈祖四句本奉祭之由也秩常也祜福也申重也謂嗟嗟烈祖成湯也既為天子而有常福矣而天又重錫以無疆之福焉乃及於爾中宗之所也清酤八句因陳祭時事而頌之也載清酤謂載清酒於尊也賚予也賚我思成猶綏我思成之意也儀禮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猶熟也古人以羹熟為速賓行禮之節不敢預勞賓也故清酤和羹皆祭之始也戒夙戒也言及其祭也酒之清者載而在尊而中宗之神已予我思成矣然不獨清酤亦有和羹也此時廟中之人既夙戒而和平其奏格也肅敬之至無譁言焉無忿爭焉則又綏我以眉壽黃耇永保於無疆矣曰綏我曰及爾明爾之為中宗而我為祭者自稱蓋因頌而禱之詞也約軧八句亦禱詞也約軧錯衡助祭諸侯所乘之車也八鸞者助祭諸侯所駕之馬其聲鶬鶬然和也諸侯助祭以假以享於中宗之廟合天下之懽心以祀其先則我之受命也博且大矣是以天降之福豐年穰穰祖考復來格來享而助天以降福於無疆也顧予烝嘗二句與那章小異若謂中宗之惠然來格來享以顧予烝嘗

者豈有他哉以中宗湯孫而我又承湯孫之緒者氣類自相接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序曰祀高宗也〇鄭云祀當為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也有雊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崩而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大廟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以後五年而禘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〇玄鳥鳦也一名燕燕色玄故謂之玄鳥也春分玄鳥至古者書鳥至日以大牢祀高媒意者簡狄於是時祈于有鷹而生契歎然史記與鄭箋俱謂高辛氏之妃有娀氏女簡狄祈于郊媒鳦遺卵簡狄取而吞之而生契其說相沿固已久矣祀高宗之詩本之契又本之湯者原其所由始也凡稱人功德者必美及其先世故頌文武者必及后稷大王王季頌僖公亦稱后稷大武周公也天命玄鳥言契始生之祥有商興王之業肇基於契故不言生契而言生商猶言后稷者不言生稷而言厥初生民也契為司徒賜姓曰子而封於商至十四世而生湯遂有天下而仍契所封之地以為國故曰生商也芒芒大也宅殷土芒芒者堯以殷土封契契宅之也帝上帝也武湯者以湯有武德故稱為武也帝命武湯而曰古者由後人進言之也正域彼四方謂帝命四方封域皆受正於湯也方命厥后

奄有九有謂湯能受帝之命而有以命其諸侯奄有九州也先后猶言先王指湯也武丁孫子猶言武丁之為人孫子也自先王受命所以至今不殆者得武丁為之孫子也使先王無武丁則有商之命豈不殆哉然武丁之為孫子也亦甚武矣武者精明果銳之氣中興之象故因武丁之號而亦曰武王也惟武丁之武無所不勝故能朝諸侯有天下如運之掌而諸侯莫不乘龍旂奉大糦而助祭於商雖邦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疆域所開已極乎四海之廣視武湯之奄有九有無有異也肇開也惟開域及於四海故四海諸侯之來至於商者祁祁其衆而商都景山之下四周皆河形勢又如此其盛也然則湯以武德受命於先而武丁又以武德受命於後殷之受命咸皆宜矣命之所宜祿亦歸焉故擔荷百祿無所不任者以其宜也景山名在商之都春秋傳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而殷武之篇亦曰陟彼景山假至也員猶周也何荷同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

不戁不竦百祿是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序曰長發大禘也○大禘五年之祭也王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也○或曰大禘不宜及羣廟之主舜為合祀宗廟而以阿衡配食之樂歌乃祫祭也其言亦有理豈大禘即大祫字以相傳而訛歟存其說以俟考訂可也○鄭箋云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皆天子之所執也按鎮圭者以四鎮之山為琢飾也大圭杼上終葵首明無所屈也或曰小球如子穀璧男蒲璧大球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所謂輯五瑞是也凡旌旂之事曰九旒七旒羣旗之垂者謂之旒嚴華谷曰旗所垂為旒衆旒所著為縿以天子為諸侯所係屬如旗之縿為旒所綴著也韋顧彭姓昆吾己姓○全詩皆頌商家發祥之長也惟濬故哲聰明之人本於沉潛所謂亶聰明作元后也逆推商后世世有濬哲故曰長發其祥也長遠也謂商家有天下之祥非自湯始也洪水芒芒以下皆言其長也洪水芒芒則述有娀生子之初也外大國是疆言外大國本與中國隔絕自禹治水而敷土則外大國皆屬疆土之內中國之幅隕既以廣長而契之母家有娀氏始大故盛氣所集生子為契而虞帝立為司徒商之王業由此生也前玄鳥章生商謂生商人此生商謂造商家也頌稷者必本之有邰頌契者必本之有娀見有天下者不獨宗德祖功而外家之源流亦自遠也言大任而曰摯仲氏任言大姒而曰維華川澤之藪蛟龍生焉鄧林之墟杞梓出焉豈

徒然哉二章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桓武貌契為司徒無武可見然其德剛健明決故能發昏而使之明撥亂而使之治也受小國大國者謂受帝命敷教於大小之國而其教化無所不達也率履不越猶言循禮而無過也視猶示也惟率履不越故表示其民而民皆奮發以應凡此皆所謂達也曰遂曰既則以言其達之之速也相土契孫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常為王官之伯而長諸侯惟其剛斷貞武故諸侯歸之雖薄海以外之國亦截然整齊而向化也商道尚肅故雖以契之明倫而稱桓撥相土之繼體而稱烈烈蓋其祖德已凜然不可犯如此矣此皆其發祥之長也三章帝命不違至於湯齊謂自玄王以來上帝之命無時或違於商獨至於湯而天命始集也湯降不遲謂天之生湯適當商運隆興之日也聖敬三句謂湯作聖之德始於一敬今聖敬日以躋升至於昭假於天遲久不息而惟上帝是敬焉非為上帝而始敬也其昭假之心無時不祇如有上帝臨之是以上帝鑒焉而命以為法於九州也四章受小球大球言湯為天子而輯五瑞也綴旒謂以一人而聯屬諸侯若旒之綴於旗也如是則荷天之休命矣然其所以荷之者敬也惟敬急所當急而不失之競焉緩所當緩而不失之絿焉用剛而不倚於剛焉用柔而不編於柔焉四累皆去而一惟寬大優裕以敷之此百祿之所由聚也百祿之所由聚天休之所由荷也五章受小共大共言諸侯貢方物而湯受之也駿尾謂以天子負載諸侯若馬之寵厚而能載物也如是則可以荷天之寵矣所以荷天寵者亦敬也惟敬故能敦布其勇以敬為勇若臨事而懾神武不殺其無所不畏者乃其一無所畏者也一無所畏者外不攝於人而至於駭而震焉搖而勸焉內不怯於已而至於恐而戁焉懼而竦焉此其所以有天下而總百祿也百祿既總則天寵之荷信可知已六章武王湯也以其

用武故稱武王也虔敬也有虔秉鉞謂以聖敬而秉鉞奉行天討皆上帝是祇之心也惟其咸生於虔故如火烈烈不敢禦遏其可得而遏乎所以一本之苞與旁出之蘖皆不得暢茂條暢以肆其惡而九有截然歸於商矣夫所謂苞者桀也所謂蘖者韋也顧也昆吾也先蘖而後苞翦其枝葉而後及其本根此又行師之序也七章葉世也震懼也業危也謂相土之後成湯之先中衰之世當國家震業之際而湯以聖敬日躋允為興王之天子故天降卿士曰伊尹者實維阿衡焉阿衡官名阿依也衡平也言伊尹者乃湯之所倚依而取平者也蓋湯降不遲湯之生適當帝命不違之後降於卿士伊尹之生亦適當中葉震業之會君相之降生皆天為之故湯既為開國之烈祖而尹亦得為佐命之元勳故曰左右商王蓋言伊尹配享之所自云爾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序曰祀高宗武丁也○孔氏曰周武王時始封熊繹為楚子不知武丁時楚君何人嚴華谷曰禹貢有荊州即荊楚也又有荊岐則雍州之荊詩人故以荊楚別荊岐耳蓋楚至周而始封熊繹非至周而始有荊楚也氏羌夷狄在西方者漢志隴西域有氏道縣羌郎西域婼羌之屬也鄭箋云享獻也世見曰王孔穎達曰秋官大行人云九州外謂之蕃國其父死子立或嗣王即位乃來見謂之世見言一世始一見也○武丁親盡當祧其所以稱高宗而為百世不遷者以其有中興之武功而其所以中興者則伐楚也首章言伐楚也殷武武丁也商自盤庚敗國號殷故稱武丁曰殷武也荊楚雖服易叛商道中衰武丁以其醞積於蔡默思道之三年而迅發於干戈省躬之一日故曰撻曰奮也罙冒也裒聚也荊楚左枕江陵右撻黟中西負蒼梧北依涇塞恃其險阻以抗大邦今能冒入其險聚致其眾而俘之撫之且盡平其地使截然

齊一此皆湯孫武丁之功也不言功而言緒者見武丁所以為武者祖宗之志也二章因克楚之後而責之之詞也言汝荊楚雖恃其遠阻然特居商國之南耳獨不聞我昔成湯雖氏羌之國亦莫敢不來享來王曰此乃商之常禮不敢廢也夫氏羌遠者且然爾荊楚猶聲教之所及也而敢失事商之常禮乎三章服諸侯也蓋先時荊楚外叛諸侯亦多弁髦王室至是荊楚平則諸侯自服聲勢自相應也多辟諸侯也諸侯雖受命於天子而亦天之所命故曰天命多辟自禹荒度之後諸侯各得建邦設土故曰設都於禹之績歲事者諸侯所修之事也來辟猶來王也諸侯各以歲事來辟則可以免天子之讁適矣雖天命多辟然不憂天之禍適而畏天子之過謫者恪共王命即所以保天命也君國子民之道莫先於稼穡故土地荒蕪則天子有褒以稼穡者尤成事之首務也盡我稼穡而不敢有懈乃所以免禍適之道也四章頌

其畏天畏民也有嚴謂有威也封大也天雖高而其監視甚下民雖卑而天實倚之以爲視聽是天下有威而可畏者惟下民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賞不僭而刑不濫競業如是則其不敢怠遑可知矣以天子之尊而其對下民也則曰不敢怠遑此下民所以有嚴也天子能畏民則畏天矣畏天則得天矣故天命之以下國而大建其福也下國卽天下也對天而言故曰下國所謂福者卽平判荊服諸侯光復舊業中興之事莫大焉故曰大建也五章極頌其中興之象也商邑王都也安內攘外王都既尊此商邑所以翼翼其整飭而爲四方所表極也播之風聲赫赫其武發爲威靈濯濯其光享國五十九年其聲靈之盛與年俱長壽考安寧至我後生而四方猶仰赫濯之餘烈皆此撻伐之殷武保之也後生主祭者也對前王古故曰後生六章詳立廟之事也景山商所都也景山之上有松柏焉取其九九而直者斷之於山

遷之於廟方而準之以繩墨焉斲而削之以斧斤焉虔而截之以刀鋸焉以爲榱桷則有梴其長以爲衆楹則閑然其大而寢廟既成高宗之靈於是孔安矣蓋廟以棲神神得所依則安而孝子孝孫之心與俱安也此詩與閟宮之頌僖公詞意略同但閟宮之頌祝於未然其詞多夸殷武之頌述其已然其語皆實禮曰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祖宗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不知是不明也知而不傳是不仁也若殷武之詩斯可謂不誣而明且仁矣

思無邪論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言詩有美刺正變所以勸善而懲惡則作者三百篇之思皆歸無邪又能使天下後世之凡有思者同歸於無邪者也故東萊呂氏以爲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而吾亦以無邪之思讀之獨朱紫陽駁之曰否詩三百篇有善有惡彼以有邪之思作之而吾以無邪之思讀之紫陽之意以爲詩有鄭衛此孔子所惡而放之者也焉得無邪乎不知鄭

衛之有桑間濮上此則聲也鄭衛之有桑中溱洧此則詩也鄭衛之聲孔子放之鄭衛之詩諷一勸百所謂無邪之思者也孔子烏得而放之乎夫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思而無思也無思之思此固邪正二途之所不涉者矣然聖人不以是立教也聖人所以立教者則思無邪而已故三百篇爲天下之中人而作也彼二南者非文王大姒之詩乎使人皆文王大姒則不獨無桑中溱洧亦并無關雎麟趾矣使人皆宣姜文姜則不獨

無關雎麟趾亦并無墻茨載驅矣蓋上焉者非待詩而後勸而最下者又非詩之所能懲也惟其不必盡然所以美刺生焉是故詩之有正風非以勸夫能爲大姒者乃以勸夫耻爲宣姜文姜者也而其有變風也非以懲夫宣姜文姜乃以懲夫不能爲大姒者也詩之正雅非以勸夫能爲文武成康者乃以勸夫耻爲幽厲者也而其有變雅也非以懲夫幽厲乃以懲夫不能爲文武成康者也今夫鑑以照妍媸不能使天下之人皆妍也然

修容者不以媸而惰鑑知設鑑之意固欲使之無媸也繩以準曲直不能使天下之物皆直然準物者不以曲而毀繩知設繩之意固欲使其無曲也詩以謹邪正不能使天下之思皆正也然作詩者不以邪而廢詩知作詩之意固欲使之無邪也無邪者詩人之思而使人無邪者詩人以其思坊天下後世之思者也夫人之去正而趨於邪非一日矣吾欲驅之爲正禁之爲邪此不得之數也有道於此不必驅之爲正但以其善者歌之咏

之使民鼓舞而自趨於正不待禁之爲邪但以其惡者諷之刺之使民慚媿而自去於邪其爲力也寡而其收功也多此三百篇所由作而思無邪一語孔子所獨揭之以蔽三百篇者其或在斯乎其或在斯乎

詩觸四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賀貽孫撰貽孫字子翼永川人是書前後無序跋不著作書年月考陳士業笏莊初集有賀子翼制藝序而凡例中引梅膺祚字彙書中多引鍾惺詩經評亦皆明末之書當即其人也是書以小序首句爲主而刪其以下之文以爲毛萇衛宏之附益蓋宗蘇轍之例大旨調停於小序朱傳之間作詩之旨多從序詩中文句則多從傳國風多從序雅頌則多從傳每篇先列小序次釋名物次發揮詩意主孟子以意逆志之說每曲求言外之旨故頗勝諸儒之拘腐而其所從入乃在鍾惺詩評故亦往往以後人詩法詁先聖之經不免失之佻巧所謂楚既失之齊亦未爲得也卷首冠以四論其第三篇論佯詩第四篇論風刺皆爲有見第二篇論以意逆志是其全書之根本而涉於掉弄聰明全書之病即坐於是第一篇論詩與歌謠謳誦諺語不同三百篇皆樂章其說甚是而謂漢魏之樂府宋之詞元之南北曲皆同此列則不盡然無論宋詞元曲各有宮調其句法之長短音律之平仄字數之多寡具有定譜不可增減與三百篇迥殊即漢魏樂府有倚聲製詞者亦有採詩入樂者觀郭茂倩樂府所載孰爲本詞孰爲魏樂所奏孰爲晉樂所奏其增減字句以就聲律者班班可考何嘗有一定之調亦何嘗田夫販婦一一解音律哉故三頌者郊祀歌之類也自諧管絃者也二雅十五國風者相和歌之類也採以被之管絃者也貽孫所說似是而非蓋迂儒解詩患其視與後世之詩太遠貽孫解詩又患其視與後世之詩太近耳

詩意一卷

〔明〕劉敬純撰

原北平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意無卷數》提要

詩意

武進劉敬純著

關雎 詩義首章正美后妃之德二章三章則詩人自言其憂思喜樂之言然初無所謂文王而文王之化自可見矣

全詩首一章分下二章末窈窕之德說去宮中之人乃是宮中舊時人非文王宮人也下二章當字最重章内曰憂曰樂皆是宮中說不可作文王說君子雖指文王但後世追稱爲文王作詩義只君子字還他

首章窈窕就幽閒二字講跡義云幽則潛深閒則安重深潛則不淺露安重則不輕躁此貞靜之德容也朱子又以貞静繳於幽閒之下蓋幽閒即是貞靜也但幽閒之意是德容不可直謂之德故加貞靜二字而以德言之

註中和樂恭敬是朱子條意蓋和樂恭敬因相與而後有非始至意匡衡註亦與始至有碍作時義當有斟酌

朱子曰淑者善也是女德之至者也凡溫恭慈惠端莊靜一皆在其中矣文王聖人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敬而已太姒聖女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淑而已蓋能敬則能自強不息純亦不已所以爲乾之健也能淑則足以配至尊奉宗廟所以爲坤之順也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體坤道之順以承乾也

二章註内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一句是將寤寐求之以下通有在内了所以下文繼以憂思之深至於如此悠哉悠哉是無時不憂只承寤寐思服句來講輾轉句是身不安寢皆由心不忘思故也不可以心身兩平看

許氏曰先儒皆取於荇菜之潔淨柔順而集傳不言只言其不可不求之意者豈非正以其潔淨與柔順之故乎

末章友之是我去友他樂之是我去樂他琴瑟樂之小者也故見親愛意鍾鼓樂之大者也故見和平之極意

朱子曰讀關雎詩便使人有齋莊中正意思所以冠乎三百篇與記言毋不敬書言欽明文思皆同又曰讀詩只是將意想像去看不如他出字字要捉縛教定詩意只是疊疊推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事上又有一事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又當知所以齊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人君則必當如文王后妃則必當如太姒其原如此

又曰關雎一詩文理深奥如乾坤卦一般只可熟讀詳味不可說至如葛覃卷耳其言迫切主於一事便不如此了

前漢外戚傳曰自古受命帝王非獨德茂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用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娀而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太任太姒而其亡也以褒姒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可不慎歟

文王之聖固無待於后妃之助然陰佑默相之功亦不可誣也與日魯衛毛晞之盛邢晋應韓之賢麟趾振振亦謂不本於此

葛覃

首章是未爲絺綌以前事二章是爲絺綌時事三章是既爲絺綌以後事

首章朱氏曰黃鳥飛鳴乃夏初之時葛方盛而未可刈也雖后妃追叙其事然此時已可見其勤女工之思而有念念不忘之意矣

二章爲絺爲綌爲字就織紝言服字兼韓服禮服說上句已貴而能勤下句已富而能儉

言告師氏已告於師氏也言告言歸使師氏告於君子也

薄字雖訓小字不可泥看詩中此類甚多私則污之禮則澣之亦是不雜施意大抵常服謂之私暫服謂之衣或以衣作朝祭之服非也獨言害澣者因上句之文也

朱氏曰即爲絺爲綌而知其能勤即澣濯無斁而知其能儉因其言告師氏而知其能致因其歸寧父母而知其能孝關雎之所謂淑指其德之全體言也此所謂勤儉孝敬又各就其一事言也

誦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亡

書大誓武王伐紂責其作奇技淫巧召公戒武王則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周人之用心也何莫而非葛覃之風也

卷耳 此詩要看[illegible]二字看作采卷耳登高[illegible]飲酒 本是託言耳[illegible]念君子上

朱子語錄曰此詩後三章只是承首章之意欲登高望遠而往從之則僕馬皆病而不得往故欲酌酒以自解其憂傷耳大意與草蟲詩相似

首章二句分

末章不必如輔氏所謂馬病猶可資於人僕病不能行則斷不能往矣詩人初無此意且馬駕車而僕將之馬病矣雖僕不痡亦且如之何哉云何吁矣言我將如之何其憂嘆哉

此上三章只是變文以成章非謂登此不遂而復敢登彼也

輔氏謂至此非酒所能解則似哀而至於傷非所以語后妃情性之正朱子語録以飲酒解憂通繫於僕馬之下甚有意思

劉氏曰后妃託言方采卷耳而適思君子則遂不能復采欲望君子而僕馬不前則且飲酒解憂可見其心之貞靜而不動於邪情之專一而不失其常矣至其自言不永懷傷者又合所謂哀而不傷之意乃其情性之正發見於一端者參之關雎首章樂而不淫又可備見其性情全體也

易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記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夫子録卷耳於關雎葛覃之次其意深矣以此坊民後世猶有如齊同行如莒同注如春秋所譏者

樛木

樛木有下垂之勢故爲葛藟所纍君子有可樂之德故爲福履所綏此興之有意者也三章一意無淺深但綏將成三字要明白樂只即是德註中逮下無嫉妬之心是也言后妃是心固樂易底君子猶所謂豈弟君子也就后妃身上說猶作可樂之君子則是自我樂他說了亦不可不知後凡言樂只君子者倣此福履當況說大意不外富貴子孫而已綏安也將則扶助之也成則有終久之意

呂東萊曰漢之二趙隋之獨孤唐之武后禍至亡國樛木后妃詩人安得不深嘉而屢歎之乎

大抵陽以溥情爲恩陰以不私爲義故五日之御禮有定制牂姬之賤春秋書之所以昭盛德而廣嗣續也周公制禮設六宮三夫人九嬪世婦御妻之官其亦先世家法之善教也子孫宗族之盛宜哉

螽斯

三章平說無淺深呂氏始化已化不可入講蓋所謂螽斯者指其已成物者而言非謂其始化者而言也集而飛飛而聚亦猶關雎求而采采而芼也凡詩之序類如此

陳氏曰言羽者螽斯羽虫也無羊之詩羊言角牛言耳狀物多如此

朱氏曰樛木后妃不妬忌而衆妾有祝頌之誠螽斯后妃不妬忌而衆妾美其子孫有衆多之盛蓋正家之道始于閨門尊卑貴賤之分雖不可以不嚴然必上無嫉妬之心則無下怨恨之意和氣充溢瑞慶流衍福履之綏子孫之衆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漢史紀馬明德憂皇嗣未廣而薦進左右唐書稱長孫文德徽所御飲藥以賜媵侍卓乎不可尚矣後世昭臺未廢而後宮希得進見梁氏未亡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可以語此也哉

桃夭

女子之賢就被化成德上說不可就男女以正二句爲賢此二句只是推原女子所以當桃夭時于歸而詩人因以起興意宜其室家下賢字一層就後日說惟其今日有是賢則知後日必有以宜其室家也知字要挑得出

朱氏曰宜者和順之意和則不乖順則有逆此非勉強所能致也必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不遺於卑

紉義不咈於夫之兄弟而後可以謂之宜也然由后妃教化
行而倡於上之子則效而應於下故于歸之際見者知其必
有以宜室宜家爾此亦可以觀感應之幾矣
朱子曰室家家室家人變文以叶韻耳
夷羿在上而私民於變成湯在上而用爽厥師風俗固上倡
之何如耳有　之教微牝鷄之妖熾風俗不良甚矣文王之
化一施狙且如此況其他乎

兔罝

此詩一節深一節干城好仇腹心皆就于說赳赳是[illegible]
文蒙非美之也美之在下句公侯雖是文王作時義不
可直指
疏義云此正美其人非美其兔罝也但借其所事爲起語
而用肅肅赳赳相呼應　肅肅說誤罝言
書商王受力行無度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其俗
不良甚矣今文王之化一施而賢才衆多何哉記曰政者
正也君爲政則百姓從政矣

芣苢

此詩只賦其事便是相樂不可另作一等相樂語言入講
今作時義者起講處類用幸而生聖人之世需聖人之
澤句看來不可用蓋當時婦人但知無事係累遂賦事
以相樂豈知所謂文王之化所謂皞皞而不知爲之者也
輔氏曰曰采曰有則始求而既得之辭曰掇曰捋則正采
而拾取其子之辭曰袺曰襭則既采而攜以歸之辭
有既得之也疏義云得之者得之而爲已有也蓋積於
地而來歛也　一說只是見芣苢所生之處
劉氏曰衽者衣之襟也帶者腰之帶也自采之至襭之有
無多寡之序如此
不觀葛覃卷耳無以見化行之本不觀兔罝芣苢無以見
化行之效此固文王緝熙敬止純亦不已所致然地道無成
而代有終也后妃之德亦不爲所助也

漢廣

此文王之化自近而遠上三詩既言其家齊國治之效此
又錄廣汝墳則是以南國之詩附之見天下有可平之
漸也以詩三章皆一意不用分
朱子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餘六句是反
覆興比
一章言不可求思見而贊美之辭二章三章言秣馬秣
駒悅慕不已之辭又可以見其好德而男女皆被文王之
化之深也
疏義云端莊以容貌言靜一以性情言
朱氏曰錄一漢廣以見天下之家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
下治矣非被聖人之化而能若是乎
易家人利女貞言正家之當先乎內也睽之象曰二女同居
其志不同行言女志之難正於也文王化及游女而使天下
之家正焉非至聖其孰能與於此

汝墳

首章要重追賦意疏義云一章述未見之思也二章陳既
見之樂也三章則閔其勞而勸以義也漢廣變淫風汝墳

識公義二詩見淺深之閒
全詩舊在首章分以未歸既歸立說今看末首二章句法
相當還在二章分婦人於君子之歸必述未見既見之情而
極慰勞之至也
商民樂湯之仁而不知桀之虐曰夏罪其如台今周民雖知
紂之虐而曰父母孔邇易地皆然也

麟之趾　論義云始言公子繼言公姓終言公族以親疏為次序

按註王者之瑞關雎之應則吁嗟麟兮宜就公子說或
兼言文王后妃誤甚　三章平講
間傳以麟與文王后妃以趾與其子缺則下文吁嗟麟兮
為指誰耶朱子曰正指公子而言耳
夏之瑞者祇承之啓也商之瑞者悔過之太甲也後世乃
有悅百麟之祥而拒撫床之諫耽雙龍之瑞而忽谷桑
之嗣瑞其所瑞而忽其所當瑞惜乎無以是詩告之

召南

鵲巢

三章平看首為往迎次為來嫁末為成昏姻之禮
歸義云專靜則有常純一則不二女德之正而類乎鳩之拙
者也鳩性拙宜居鵲之成巢夫人有德而宜受諸侯之盛
禮與主鳩得鵲巢蓋取得所宜得之意也
盈字註解衆媵姪娣之多見得與有所取義作時義當
然在成之內蓋迎以百兩送以百兩而諸姑姪娣爛其盈門
昏姻之禮不於是而成乎
易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記曰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文王后妃

有為

采蘩

一章言所事之事二章言所事之處三章言事事在事之
時章章見誠敬意不可專就末章說
葛覃是女工采蘩是婦職故曰亦猶周南之有葛覃也
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書曰爾克敬典在德時乃
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文王之謂歟
禮言諸侯之祭曰君純冕立於阼階夫人副褘立於東房
言乎夫婦共之也王制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
君絀以爵言祀典之係於侯度者甚重也今觀夫人之敬
而公侯之敬固可想矣推其本得非文王在廟肅肅之化
有默入其心而不自覺者歟
禮曰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又曰身致其誠
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
也采蘩之祭其知禮者歟

草蟲

則字重看必既見既覯而後我心則降今也未見未覯我心
如何而不憂乎蓋此詩作於思念之日非既歸之時也
輔氏曰草蟲之鳴阜螽之躍蕨薇之生皆時物之變也南
國諸侯大夫行役於外而其妻在家感時物之變如此而
思念其君子且曰使我得見君子則其心乃自降下矣此
可見其情性之正是皆文王風化之所及也
朱氏曰卷耳后妃之思其君子也草蟲大夫妻之思其君
子也曰汝墳曰殷其雷又行役者之妻之思其君子也尊

卑之分雖殊而室家之情則一然以行役之久雖有別離之思而無怨恨之情所以為風之正也

采蘋

通章是敬而依大全在牖下而以尸之二句總承

詩人於大夫妻之奉祭必歷叙其事以美之也謂之能奉祭祀亦以其能盡誠敬故耳與采蘩同詳於彼故畧於此也首章之敬亦只於采物上見之不必如臨川王氏作所采有常處藻豈必皆采於行潦但取其韻之叶耳此等處當以活法觀之

二章不必以蘋藻各居一器謂之有常

疏義云盛之而後湘之循序也盛之必以筐筥湘之必以錡釜有常也必無一不親為之嚴敬也事必循序器必有常整飭也

末章宗室要講得明白蓋小宗繼禰支子不祭皆非奉其之所也必於大宗之室所謂別子為祖大夫之所自出繼別為宗宗祀之所由承則大夫者大宗之子而大夫妻則大宗之婦也有齋季女重齋上季是帶說

易曰二簋可用享又曰孚乃利用禴祭先之道在誠不在物也誠則蘋藻之微可薦神明不然則三牲之俎八簋之實奚用哉

甘棠 要見文王德化

此詩一節深一節見愛愈久而愈深也勿字還作不可如此說時說泥於集傳以不忍言之不知集傳是直探其意而言之耳非謂其詞如此也草舍是息者非茇舍也

疏義云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

其後謂召伯去後或作沒後按二南皆周公制作時所輯召公尚無恙而是詩又在制作之前豈得以為沒後其說之失蓋因聯續後人二字而誤也

朱氏曰讀是詩者可以見文王之風化速矣召伯之政教深矣南國之風俗厚矣噫是豈後世所能及哉

書召公告武王則戒其狎侮小人告成王則欲其諴于小民無非為民也吾觀於書而召公當時布政之德可想見矣

行露

首章述其自守之辭二章述其自訴之詞三章述其自斷之辭

劉氏曰此詩之貞女猶周南漢廣之貞女也而彼之出遊人自不犯此雖早夜自守而猶有強暴之訟是又被化有遠近作詩有先後未可遽分優劣也

羔羊

通三章一意下二章不過變文協韻而已疏義所謂反覆詠嘆者是也在位者當指大夫說曰位者非指一人之謂也輔氏曰羊裘素飾可見其節儉退公委蛇可見其正直疏義云從容自得由其心無愧怍而然德行可法故容止可觀也

劉氏曰此詩亦猶周南之有兔罝也在朝在野而賢才如此則文王之化不可以淺深遠近論之也

書畢命曰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誇將由惡終俗之不良可想也一旦文王先之以卑服道之

以莪止曽未幾時而在位者若此此所以為聖神感化之妙也

殷其靁

疏義云思念之意反覆道之此因其所聞以起興蓋雷以興此八南山之陽以興此所在字則與遑字反相呼而莫敢或遑一句若無所屬豈殷殷有舒緩之意以為勤勞迫促之興乎

振振汎以平日為人言或專以處夫婦言非也

劉氏曰此詩之念行役猶南之有汝墳也然視汝墳獨無尊君親上之意者蓋彼詩作於君子之時故得故得慰其勞而勉以正此詩作於君子未歸之日故但念其行役之勞然而無怨咎之辭則其婦人之賢文王之化亦皆可見矣

摽有梅

疏義云時以漸而晚勢以漸而迫三章之意以次相承也蓋過時而嫁雖非其願而昏姻不備則不行期可謂之貞女矣

輔氏曰懼時之過者情也詩士之求者禮也

謂之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

劉氏曰此詩懼昏姻之過時固不若桃夭之樂得及時矣然召南之有此詩則猶周南之有桃夭也

朱子曰向見東萊衆澤詩有唐人女言兄嫂不以嫁之詩亦自鄙俚可惡後來思之亦自是人之情處為父母者能於是而察之則必使之及時矣此所謂詩可以觀女子之情欲昏姻之及時視乖夭則少恥矣行露死麕於漢廣亦然

小星

全章要說美夫人意出不敢當夕是朱子推解以小星起興之意不必以此重講是以深以得御於君二句註亦說詩之辭作時義須於講末用之自見美夫人意

寔命不同言非夫人之勞我也

當夕專夜也內則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劉氏曰見星而往還者或在昏時或在旦時也

三五在東要點出初昏將旦字方與下夙夜字相照應

劉氏曰此為衆妾美夫人之詩則亦周南樛木螽斯之類也

江有汜

始則悔悟中則相安終則相樂

疏義云江猶有汜若有所容而嫡乃不能容其媵乎此以人不如物為興

三章平看輔氏曰不我以與適者欸也悔處嘯歌者理也從欲者躁急而褊狭復禮者安舒而和樂從欲而悔循理而樂得性情之正也

其後也處順理則裕也

嘯歌平分承悔處二字說玩註自見

朱氏曰江沱之嫡而能自悔則亦可以驗夫聖化行而美俗成矣

野有死麕

首二章是興人誘女子之事無美之之意末一章是女子

拒人之詞美之之意在此

疏義云此詩大旨全在末章若無此三言則淫奔之詩而已此與行露同類所美專在女子事雖不正而女子之心則正也蓋淫風方革之時故其詩如此

二章輔氏曰以上三句興下一句此在興體中又是一格但言有女如玉而不言所以求之者蒙上章之意也

末章疏義云斯言非必出於女子之口詩人特探其意而言所謂極其形容也

胡氏曰莫動我之帨拒之使遠其身也莫驚我之犬拒之使遠其家也此可見其凜然不可犯矣

輔氏曰此詩之意都在此章不必於前章死字白字懷春字誘字上巧生意見才如此便害了此詩本旨

劉氏曰召南有此詩亦猶周南有漢廣但漢廣則男女各得其正而行露死麕則女已貞而男未正耳

何彼穠矣

首章專美王姬二三章各以興之取義爲主一言其男女之俱盛一言其男女之成昏

王姬不可見惟見其車故指車以言其和敬亦不敢斥言王姬之意也要挨小序厭翟續總講方見盛意

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又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況肯於王者之室乎王姬之賢文王太姒之化遠矣

騶虞　要見王道之成意

仁恩及物是撙節愛養意有裁成輔相的道理或作以和召和者却但將欽驗說了似非集傳之意騶虞者蓋惟仁心自然故其人有同於騶虞也騶虞只可作仁物不可與麟趾例作瑞物看

書稱帝堯命官下及草尾毯氄之末而伊尹誦有夏之德叙其鳥獸魚鼈咸若古者仁民餘恩未嘗不及於庶類也焚咸丘而遺春秋之譏者可以鑒矣

邶

栢舟

通章以不得於夫作主若不見禮於兄弟見愠於群小皆由不得於夫所致也細分之則首章言不得於夫而難解其憂次章言不得於夫而思以自處三章言不得於夫而困以自反四章言不得於夫而見愠群小末章言不得其夫而無可去之義則安焉而已矣

首章上三句喻德不見取於夫下承言憂之深而難解也耿耿輔氏曰蓋人有所憂則其心耿耿然不能寐也蓋不得其夫終身失其仰望憂自不得不深也雖有酒可以敖遊其得而解之乎

不可茹謂不能度其所以不得於夫之故注恕蓋欲爲其度之也而又逢彼之怒是兄弟亦不可依據而終莫知所以自處也其無聊亦甚矣

匪石章雖總是自反無闕然上四句主存於中言下二句主形于外言不可轉不可卷皆有常之意棣棣富而閑習之貌輔氏曰富謂富盛也富盛則全備而無欠缺閑習則從容而不生疎

憂心悄悄主不得於夫說愠於群小由不得於夫也覯閔

二句本上慍于群小來閔病也病嫉惡也爲彼所嫉惡

末章日月非真有更迭而虧之事但以已事假設而言耳此比體與其他又較不同讀者當以意會之

朱氏曰莊姜之憂憂已之不得於其夫也已之不得於其夫似若未害也而夫婦之道於此乎始虧嫡妾之分於此乎始亂事始於閨門而毒流于一國怨生於衽席而禍延于後世則其憂也豈唯一人之憂乃邦國無窮之憂也而亦何能自已於言乎夫子錄之且列於變風之首冏將以乖戒天下後世也

朱子曰婦人不得于夫宜其怨之深矣而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然而不過如此允於人倫有不得者皆當以此爲法如屈原不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者之過也賈誼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又失之遠矣讀詩須合如此看所謂詩可以興觀群怨不可不理會得

綠衣

前二章發乎情後二章止乎禮義

首章言失所二章言失所益甚亦不可忍憂直憂其嫡妾易位耳謝氏之說及其流禍也害處只指處夫婦言不必兼指嫡妾言大全陳氏謂憂而不傷怨而不怒真見莊姜法古自勵處

謝氏曰嫡妾易位尊卑不明家不齊則國不治莊姜之心豈但憂一身哉爲君憂爲君之子憂爲國家後日憂其憂何時能止也

一章以表裏喻幽顯二章以上下喻尊卑

輔氏曰莊姜始則思法古人以求無過旣又因古人之事而知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可不謂之賢乎哉

燕燕

前三章述已之情後一章美嬀之德

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于野情之所不能已也

嚴氏曰風人含不盡之意此但敘離別之恨而子弒國危之感皆隱然在不言之中矣

末章備言嫡妾相與如此以見涕泣勞心之故也

以恩相信嫡妾相與之情於是爲至淑慎其身謂善能謹慎其身也上句即其事身字正與上文心字對說蓋備舉其內外之德而言也孔氏曰仲氏有德行其心誠實而深遠又終能溫和恭順善自謹慎其身內外之德旣如此又於將歸之時以思先君之故勸勉寡人以禮義也

塞實則不虛妄淵深則不淺露溫和則不剛愎惠順則不乖戾

朱氏曰余讀是詩未嘗不嘆莊公之狂惑也使其翻然悔悟立莊姜以爲之主俾戴嬀以爲之助則閨門正矣立子完以爲之嫡命石碏以爲之輔則國本定矣顧乃以寵奪正以孽奪宗卒貽國家無窮之禍不謂之狂惑而可乎

日月

輔氏曰呼日月而但云照臨下土尊之之詞也呼父母而遂言畜我不卒親之之詞也一章云寧不我顧言不相顧盼

也二章言寧不我報言不相酬荅也三章云俾也可忘
則蒙上句胡字言何獨使我爲可忘者耶詞雖緩而意
則切矣四章言報我不述則又言莊公雖有時相報我而
都不循乎義理也雖爲莊公所棄而猶有望之〻意焉
是其性情之正也
劉氏曰每章末二句皆有望之〻意
輔氏曰觀綠衣之詩所謂我思古人則於此歎莊公不以
古道處已音宜也自處以古人爲法而望人以古道處已
莊姜之處已望人皆有則矣
不古處謂不以古夫婦之道處我也
俾也可忘疏義云莊姜之賢可親不可忘者也而莊公
忘之何哉始責其不以古道處我終責其不循義理
以報我性情之厚而歸於正者也報我不述於終風首章
可見

終風有惠來之時則公猶未絶於姜也栢舟有德怨之語
則姜猶冀夫兄弟之助已也綠衣思古人日月呼父母則
無可柰何亦已而已四詩次第當然

終風

劉氏曰一章言莊公狂暴二章言其狂惑皆止一句爲比
而莊公猶有顧唉惠來之時所謂暴慢無常狂惑暫開
者也三章則暫開而復蔽四章則愈深而未已皆是以
雨句爲比若以此詩繼綠衣之後次日月次燕燕讀之尤
可備見姜氏初作綠衣惟自憂嘆而止於和平未嘗指
譏公之爲人也至於終風則言其狂惑蔽固而猶不忍斥
言及日月然後極其詞此豈情之所得已哉
雨土蒙霾者爾雅曰大風揚塵土從上而下也
三章末二句輔氏曰寤則憂而不能寐思之則感傷氣閉
而成疾其憂危甚矣
末章呂東萊曰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曀〻之陰虺〻
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

擊鼓

疏義云首章言其戍行之事二章本其戍行之故三章
陳其怠慢之狀四章述其室家之情五章極其室家之思
皆所以怨之也
李氏曰土國城漕非不勞苦而猶處於境内今我之在外
死亡未可知也鄭氏曰南行從軍南行伐鄭
不我以歸承上鋒鏑死亡説
左傳隱公四年衛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
而求寵於諸侯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
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宋人許之夏宋陳蔡衛伐鄭圍其東
門五日而還秋四國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劉氏曰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不爲久而衛人之怨
如此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爲之用爾

凱風

疏義曰一章起自責之端二章極自責之義三章四章主
於自責而有微諷之意焉
劉氏曰上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比此章言風與
棘而下文以母與子應故屬興二章相似而不同也

雄雉

疏義云前三章極思之之心後一章致願之之意胡氏曰此亦
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意
首章疏義云物得自由人不如物故以起興輔氏曰我之懷
矣指其夫也自詒伊阻不以怨人也
自詒者見忠君報國臣子之分當自盡也豈上人故爲此
以若我哉
疏義云上章托物爲君子之行役勞苦而起興二章托物爲
已之思念勞心而起興也輔氏曰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瞻彼章只是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役之久不可依鄭
氏日月迭往迭來而君子獨久而不來說
末章君子泛指行役之人言雖重在夫而言百者詩人渾
厚處也忮求不但貧富上凡功賞名利皆要不忮不求只
就行役上說亦不可閒講蓋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
處而得全也　不忮不求所謂德行也
疏義云思君子之詩多矣而未有及於德行者此雄雉所
以爲最也呂氏曰思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自
解之如此
朱氏曰不忮不求此孔門克己之術求仁之方而行役之
婦人能言之其可謂賢矣此其所以爲先王之遺澤也
易曰君子以反身修德又曰君子以懲忿窒慾此聖人處
蹇損之道也

匏有苦葉

疏義云一章言事適其可爲宜二章言物反其常爲怪
三章言古禮不可悖四章言非類不可從
總看來首章是喻男女之際當度其禮義末三章皆是
刺淫亂之人不度乎禮義也
雝雝章疏義云陳古義以刺今此章可以當之輔氏曰此
章言昏姻之常禮以刺淫亂者之不然也
此章首二句亦只是且言涌鴈及旦意下二句方言士若歸
氷泮之時而歸妻必及此未泮之時以此鴈及始旦之際以
[illegible]納采而請期焉

谷風

首章正言夫婦之道前四句重和上後四句重德上德亦不
外乎下章之勤勞治家意
行道章見棄之時不忍絕意於夫而夫則絕意於己也劉
氏曰此章上四句賦其望夫之意而及其夫之薄情下四句
則比己之甚苦而歎其夫之方樂
涇渭章言己之容貌雖衰而德猶可取者然夫既絕意於己
則已無可柰何矣在己且然況暇爲新昏計哉輔氏曰不忍
遂棄其家事者仁也知其不能禁而絕意者知也
涇以二句上句是喻容下句是喻心
就其章則皆自許之辭言其不當見棄上六句即濟水隨
其淺深而期其必渡與治家隨其有無而期於必成下二
句則睦鄰也
能慉章言故夫棄我之確然如此患難相保安樂相違可
怨也我德即治家睦鄰
末章又承上章之意而怨其有始無卒也上四句是興其同

乎苦而反棄於樂下是言其薄於今而追言厚於昔也追言其昔如此便見今日不然故曰怨之深也

朱氏曰谷風雖棄婦所作而觀其自叙皆其節之可恥也至於見棄矣而丁丁忠厚之意猶藹然溢於言詞之表則是初無可棄之罪也徒以其夫之安於新昏不以爲紫而棄之耳然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殆庶幾乎夫子所謂可與怨者矣

式微

問式微詩以爲勸耶戒耶朱子曰亦不必如此看只是隨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可見得有覊旅狼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師無救恤之意

左傳晏子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已亡非其私昵誰敢任之今曰微君之故又曰微君之躬似黎侯有爲已亡之意否則主危臣憂主辱臣死又何有胡爲乎之言耶

疏義曰衛有他國之詩六篇式微旄丘河廣作於衛者也載馳泉水竹竿爲衛而作者也作於衛者衛國之所錄爲衛而作者衛國之所傳況黎許國小宋無風泉水竹竿不知出何國列於衛何怪乎

旄丘

疏義云一章怪之二章疑之三章微諷之四章直責之式微處困而思奮旄丘責人而不刂可謂賢矣

李氏曰衛不救黎非惟失睦乃四鄰之道抑亦脣亡齒寒矣其後衛爲狄所滅齊桓以管仲之言而救之擲衛之德齊爲最深則知黎之怨衛爲最切

黄氏曰衛失國而齊救之黎失國而衛不救此齊之所以伯而衛之所以不振也

簡兮

疏義云一章自擧其位處二章自擧其才備三章自擧其勞寵四章乃言其情實而有欝丁之意焉夫所思者在西方之美人則當世人君無有可其意者故玩之如此

碩人章劉氏曰既能樂舞又善御馬亦若上章之自擧而實自嘲也

錫爵勞賤之道也

註既曰輕世肆志而又曰玩世不恭輔氏曰意惟輕之是以玩之志唯肆焉故不恭也

泉水

疏義云一章思歸而欲與決其疑二章三章致問而得與決其疑四章則疑已決而不忘也

出宿二章一是嫁來之時如此一是旋反於衛則如此

鄭氏曰肥泉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嘆須漕自衛而來所逕邑故又思之

章下楊氏註要看

此詩說者以前三章爲裁乎情以後一章爲止乎禮義非也大凡思意皆屬於情謀意皆屬於義大抵此詩作於不得歸時緊要在義上言情特以起義耳

北門

前一章嘆其貧窶而安於命後二章數其貧窶勞苦而

安於命
首章二句分上是比其事暗君故致其憂下是又歎其
貧之甚不見知於人而歸之於天也
二三章在四句分首二句是困於外中二句是困於内内外雖
人也實天也故又歸之於天　摧謂摧折沮抑之
輔氏曰楊氏之説其論君臣之道備矣而衛之忠臣則處其
變而不失其道者可以爲萬世臣子之法也

北風

謝疊山曰同行同歸同車一節急一節風人之法度也
輔氏曰惠而二句不忘故舊之仁也其虚二句見幾而作之智
也二章謝疊山曰北風怒而有聲不止於凉矣雨雪霏
霏而密不止於雱矣喻禍害愈急也
問狐與烏不知比何物朱子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
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的氣象也
既義曰北門之處困忠臣也北風之知亂智者也又北風
與魏風十畝之間相似然彼則其意舒其辭緩猶之可也
此則危迫已甚明哀之飛將垂其翼矣

靜女

靜者閑雅之意此淫奔者自相稱美之詞非真閑雅也
許氏曰首言城隅末言自牧蓋不特逐於城隅抑且相逐
於野矣

新臺

謝疊山曰籧篨不能俯戚施不能仰乃惡疾宣公非有
此疾國人惡其無禮義亂人倫故以惡疾名之既無人道亦
非人形也
李氏曰聖人存此以垂戒後世而乃有踵其惡者楚平王納
太子建妻唐明皇納壽王妃此二君者其惡一也其後宣
公之子伋壽皆爲所殺惠公奔齊子懿爲狄所滅楚平王有
鞭尸之禍唐明皇身竄南蜀幾失天下淫亂之禍其報如此
可不戒哉

二子乘舟

序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
之而作是詩也
蘇氏曰國人傷其往而不返汎汎然徒見其景故救之不可得
是以思之養養然
不瑕有害者不忍正言其死且爲君諱也泉水之害害於
義也此所謂害害其身也
輔氏曰二子處此亦不得爲是而夫子取此詩者所以著宣
公之志行之惡而其禍至於如是之酷以爲萬世戒也

鄘

柏舟

既義云自誓之意以漸而深
輔氏曰實維我匹一定而決不可易也之死矢靡他雖死而誓
不敢易也夫母之欲嫁共姜想亦不過是惑於愛而慮其終
耳今味共姜自誓之言其至誠貞固之意如此則母之惑可
解而慮可釋矣
朱子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爲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
之謂亂也

孔叢子曰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
范氏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故
以首鄘風也

牆有茨

反覆譏刺
朱氏曰宣姜本伋之妻也一失身於宣公而爲新臺之有泚
再失身於公子頑而爲中冓之不可道蓋由其一節義虧缺
於前是以無所顧藉於後甘於以其身處於汚衊而不辭
則亦無復羞愧悔悟之萌矣

君子偕老

序曰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
首章言服飾之盛而德不相稱爲可責張氏曰此章三截上
二句言夫人能與君子偕老則得其副笄之服既服此宜造
一而偕老中三句正言宣姜威儀容貌稱其象服下二句言
今乃不善將云何哉中三句應副笄六珈下二句應君子偕老
責之也　玉加於笄以爲飾也飾之有六飾之盛也
二章言服飾容貌之盛而致其問辭輔氏曰其者指宣
姜而言玼兮二句言服之美也鬒髮二句言質之美也是
手已者無待於外也玉瑱二句言飾之美也揚且句言色之
美也服飾容貌之美如天帝然是豈可以徒居哉
三章言服飾容貌之盛若可喜而實可惜也張氏曰此章
末則咨之曰此邦之媛也惜之也

桑中

劉執中曰采唐麥葑者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託
以采此也許氏曰大率言貴族以誦女之美未必真有姜弋
庸三姓之女也

鶉之奔奔

孔氏曰言鶉則鶉自相隨奔奔然鵲則鵲自相隨彊彊然各
有常匹不亂其類今宣姜爲母頑則爲子而與之淫亂曾鶉
鵲之不如而我反以爲兄也哉
君小君也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一體言之亦得曰君襄公
九年左傳巫穆姜曰君必速出是也

定之方中

首章言其作邑之時是一詩之主也二章言其初擇之時所謂
本其始也末章言今日富盛之時所謂要其終也當在首
章分
詩人美賢君營建之不苟必本其始而要其終也
次節是首節前事故註言本其始末節是首節後事故註
言要其終此詩大抵以首節徙居楚丘作主
首章候定星順天時也度日景審地勢也餚種樹備國用也
致詳慎之意爲永久之圖新造之時蓋如此
榛栗以供籩實所以備禮椅桐梓漆以供琴瑟所以備示
見文公得立國之本
二章升而望景降而觀卜是始之周其謀也始字與營
相應善字是下文富庶意自望景觀卜上來
末章言文公當國家新造之始即爲勸課農桑之舉此固
見其秉心塞淵也然非獨此心塞淵見於勤民事者然也
蓋無所爲而不成其所畜之馬騋而牝者亦至於三千之衆

矣須如此訓方明白　駷牝句是驗其操心之塞淵也
誠實則無虛浮之敝淵深則非淺近之謀
春秋文公之在衛也於齊則忘桓公之德而代其喪於邢
則棄同姓之親而滅其國楚子執宋公而不能府天王居
於鄭而不能救無乃晚節不終乎
周禮大司徒以土宜之法阜人民以土均之法作民職以土
圭之法求地中是遷都定國不可苟也文公得之矣
魯頌僖公牧馬之盛而先之以思無邪此詩稱文公騋
牝之富而本之曰秉心塞淵此可以見富庶之有道也
內多慾而勞師大宛之求德多慚而招來骨利之驥者
烏足以語此

蝃蝀

一章賤之二章惡之三章深責之
遠父母兄弟與泉水竹竿不同彼言不可犯義而歸此言
不可犯義而行也
二章以淫慝之氣害陰陽之和比淫奔之事害男女之正也
許氏曰衛因淫邪以致禍亂極矣文公一轉移之民之知義
乃如此且其辭非止論事常言而達理知命真君子之言
也

相鼠

序曰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
君之化無禮儀也
三章反覆譏刺蓋甚言人不如物之意而以有無二字相
呼為輿輔氏謂蝃蝀相鼠二詩皆文公化行而人心去邪
反正之時也故其疾惡如此而後篇又繼以好善之詩為

干旄

以良馬四之五之六之為次序也馬止於四無六馬五馬之理
詩人特言其盛固不可以辭害意也
禮著於外意本於中車服之盛如此則好善有誠矣何以畀
之是不知其所告者何物也非是慮其所以告之也
衛有好賢之大夫畜德之君子而詩人識報施之禮皆可
為賢矣姝字要見畜德意
蝃蝀疾淫亂也相鼠惡無禮也干旄樂善道也非文公
之更化何以臻此
易蒙之六四惟其獨遠乎實故為困窮而致吝損之六五
惟其虛中求益故十朋之龜自有弗克違者遠賢者窮
下賢者益自古然也衛之大夫其知此矣

載馳

一章出而在道之時二章大夫追及之時三章歸許在道
之時四章歸許將至之時
觀夫人見其大夫之至亦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而忍
以為憂則夫人之行亦故知其於義有不可者矣特以惻怛
之情有不能自已者此可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
陟彼阿丘二句固要依註乎看而亦自不失串意為佳善
懷指歸唁戩註云多憂思者如下章控于大邦誰因誰極
之類故繼以亦各有行各字對多字看
末章四句分總見其思衛之切故望於人者深也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亦哀思切處非必真可為也不然宗

國且不得歸豈有適異國之理百爾所思者當時夫人既不得歸衆人必曲爲之處如致書遣人之類
朱子曰聖人録泉水於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於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㥙覆莫大之變顧以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於是可知矣然則許穆夫人亦賢矣哉
又曰宣姜生衛文公衛壽子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以此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彝不係氣類

衛

淇奥

疏義云一章言由進德而成德也二章以成德言也三章極言盛德之至也
與至五句止有匪君子是已做成君子了言君子之所以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切磋以學問言就知說琢磨以自脩言就行說此二句是言其進德之功也瑟僴二句是言其成德之容也末二句言其感人之深也瑟僴與大學不同蓋大學自存於中者言之此就著於外者言之
二章集傳見其德之稱只于充耳琇瑩二句見之其下四句是遂言德之著於外而人之不能忘耳蓋充耳以石會弁以玉諸侯之服飾皆然惟武公德称其服乃見其尊嚴意大全劉氏以服飾尊嚴爲釋上五句而見其德之称爲釋下四句恐非集傳意
疏義云首章先言進德後言成德義兼首尾此與下章專主成德言故不及乎切磋琢磨也
末章言德底于成動有不中禮乎動中乎禮正見其德之成也蓋上章猶有事於矜持此則動周旋自然無適而不中乎禮也鍛鍊精純生質温潤是就金錫圭璧上説武公之德如之所謂精純即義精仁熟禮純知徹之謂所謂温潤即粹面盎背可愛可親之意
寬綽中藏有自如意故即重較以嘆之言其儼然在重較之上也非即謂其在重較之上然也
特言重較者卿士之車其從容安舒必與他車不同
不爲虐即是戲謔之善處
樂記曰鄭音好濫淫志衛音促數煩志今按衛有淇澳之歌鄭有羔裘之美緊曰淫志煩志淂乎
禮記玉藻冕弁笏佩皆有定制而周禮司空弁師追師皆有定職武公服飾不僭不差一準於禮且德又有以稱之是可美也其視鄭人翫冠楚人瓊弁者不同矣
易曰不習無不利又曰旁行而不流武公之功其造於此哉

考槃

一章有志望二章其願足三章其樂深
碩寬俱重或見碩字帶人言謂只重寬字非也不忘此樂謂不忘碩大寬廣之樂也
朱氏曰賢者隱處㵎谷之間而自誓不忘其樂蓋其所養之充所守之正而不狥乎外物之誘則天下之樂亦孰有加於此哉獨寐寤言獨寐寤歌獨寐寤宿見其無往而不獨樂也
學古入官君子素志考槃君子甘於避世何耶記曰道合

則從又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碩人列於俳優之流兼樂事於執爻之賤此為何時而可仕耶考槃君子其量之矣

碩人

一章言其族類之貴二章稱其容貌之美三章言其嫁時車馬之盛四章言其嫁時所見地利之饒從媵之美也哀傷悼惜皆在言外

邢周公之後譚也齊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

士女俊好是之其禮儀盛備也

氓

一章約奔二章遂奔皆述其初奔時事以起怨悔之端也三章悔奔四章旋反在道而怨之深五章欲棄歸宗而怨與悔俱甚六章思其始奔而悔無及也縱欲敗度失身從人此意永終知敝之謂乎

竹竿

一章思歸而託辭以決之二章思歸而以正義決之三章四章則思不能忘而義若不能決也然則所以自處者有道矣　以上疏義說

四章不用公思歸者情也不歸者義也每章皆有情義

易豫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言上下以皆溺於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也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言與衆俱行獨能從善之象也此聖賢之大道固非婦人女子所可語也今按衛之為俗在上則有新臺偕老之譏在下則有靜女有狐之咏竹竿婦人乃能以禮自守如此擬之聖賢其有得于介石獨復之道乎

芄蘭

序曰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芄蘭柔弱而枝葉長蔓本不稱末故以興童穉無能而服飾美盛人不稱其服也

二章言射者男子之事尤非童孺所能者才能甚不称其佩服也

此其必有所托而言也朱子謂不敢強解故後人不敢發言之耳

河廣

輔氏曰但言非河之廣而不可渡非宋之遠而不可至以極其情思焉而終不明言其義之不得往也此意最可玩　范氏以為知禮而畏義者得之矣

疏義云既量於目力知其近又量於足力知其近

說苑載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立自夷公問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往矣襄公欲見母也而曰見舅蓋恐傷其父之志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善而不敢過焉不幸而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伯兮

一章憫夫之才二章明己之志三章四章則極其憂思之苦而言之

有狐

謝疊山曰見鰥夫無人縫裳而有憂則其情可知矣因其有言者以探其不言者可以言風人之旨矣

濟未及梁未可裳也既及梁矣則可以裳矣厲必脫去
其帶而濟之既厲矣則可以束帶矣

木瓜

許氏曰此雖男女贈答之辭然推而充之亦足以爲法蓋
彼施者雖輕我報者當重不以彼己相較而數之此厚之
道也而猶曰匪報蓋如此則可永其好也

王

黍離

張子曰言苗言穗言實作文者是如此
李氏曰呼天而想曰致此者何人哉蓋含蓄其辭不欲指
斥其人也
謝疊山曰吾觀書至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以有爲矣所以
戒訓晉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
廢忘置度外吾於黍離之詩重有感也夫
劉氏曰小弁曰踧踧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正若此詩之意然則黍離之感慨有不待於大夫行役之時
而已兆於褒姒母子僭亂之日大夫追怨之辭有所歸矣

君子于役

前章極思之之心後章致願之之心
前章輔氏曰知其歸期則知其所止也知其所在則思有所
向也今也不知其期則不知其幾時可歸也曷至哉則不知
其今在何所也如之何勿思覩物興思離歎自已而有所不
能也
後章輔氏曰可以日月計則思有節也知其會期則思猶有止
也不日不月則不可計以日月也曷其有佸則不知其何時
可以來會也苟無飢渴則不敢必其歸而但幸其不至於飢
渴而已其憂思之情益甚矣
謝疊山曰四牡之使寧樂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吉甫在鎬
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蓋不如是非所以體群臣也今夫
夫行役至於不知其期仁恕之意泯然矣文武宣王之治何
時而可復見乎
記曰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通其志也無逆恐小
民之詛呪君子戒寒暑之怨咨知其情也

君子陽陽

此詩四句一氣說下言行役勞矣貧賤憂矣我君子陽陽
得志陶陶和樂不知其爲勞亦不知其爲憂樂有養也則
執簧以招我由房舞有翿也則執翿以招我由敖是其心
廣體胖手舞足蹈而不自知其樂有如此夫既曰陽陽陶陶
又曰其樂只且便是深嘆美之之意不可於陽陽陶陶處截
亦不可於樂只且上講夫婦邂逅意講則失之遠矣

揚之水

戍守專爲申戍甫與許則以申之故以事勢輕重爲先後
之序也
輔氏曰不與我戍申云者蓋言不得同其室家以注耳懷哉
懷哉言其思念不一而足也曷月予還歸哉言不知何日可
以還歸以安其室家也
劉氏曰平王所以但知母家之重而不知弒父之讎者皆自
暱昔怨父一念之差所致也

中谷有蓷

乾者已暵脩者又暵濕者亦暵其爲旱勢可勝言哉

輔氏曰方其歎且恨之時而曰遇人之艱難遇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詞固見其厚矣及其至於傷而泣也則亦曰何嗟及矣而已殆有知其不可柰何而安於命之意此尤見其厚也豈非先王之澤哉

兎爰

哀傷之意反覆道之　尚猶也尚庶幾也二尚字義不同

葛藟

先言父次言母次言昆弟此三章相承之序也

物得所托人失所依人不如物故以起興

采葛

思念之意以漸而深

呂東萊曰葛爲絺綌蕭共祭祀艾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

大車

首章畏子不敢其辭微二章畏子不奔其辭顯至三章所云則顯顯然其辭確欲之所誓以漸而深

哀痛如黍離可謂忠矣以刑政治民如大車亦庶乎其有能者矣東都之大夫則寥寥僅見者也

丘中有麻

始則望其來即已繼則望其良於己終則望其有以贈於己願望之意以漸而深

鄭

緇衣　疑勤爲厚之意反覆道之

三章平看不必分截每章每句皆有好意不可以首句爲稱其服而下始爲好也且首二句相連不可分斷要見既衣之又親之既親之又良之好之無已如此

程子曰好賢無已之意當就敝予還予二字上看

輔氏曰一句美武公之德稱其服也二句欲其服之常新也四句欲其業之常繼也

將仲子

自父母而諸兄自諸兄而衆人言之序也

輔氏曰此雖爲淫奔之詩然其心猶有所畏未至於蕩然而無忌也故列於鄭風之首以見其爲風之始變也

叔于田

愛念之意反覆道之

仁好武須要各就居人飲酒服馬上說

楊龜山曰先王之迹微而禮義消亡政教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鑑譽不足以公善惡其所謂仁者豈識有仁哉所謂武者亦若此而已以是施之則俗之好惡可知矣

大叔于田

一章是言勇兼全而恐其有所傷二章是言其馬與夫射御之善三章是言其馬弱夫畢事之無傷也三章開說羅總是詳其田事之始終以誇美之之意

多材好勇註雖在首章下二三章亦是此意

劉氏曰章首四句所謂材也次四句所謂勇也末二句則國

人愛之〻詞也
一說不要依大全註分貼多才好勇固是但分之亦不妨
二章末四句美叔之才藝也磬控見其善御縱送其見善
射掕矢括也矢銜弦處㨗亏彇頭也覆倒也既發矢則弓
隨矢傾倒直指於前以送矢縱則放矢送則送矢
末章鄭氏曰田事且畢則馬行遲發矢希蓋矢而韜弓
疏義云昔懼其或傷今喜其無傷首末兩章相應也
鄭氏曰叚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而所好者馳騁
弋獵也所矜者襢裼暴虎也所賢者射御足力也出而人悅
之者飲酒服馬之儔也氣習到此而又恃其君母之愛玩於
莊公之惟其所欲而不誰何也欲不爲亂得乎

清人

前二章言其遊戲而不歸後一章陳其遊戲之狀也是時
狄侵衛〻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鄭故禦之

羔裘

三章平說萹次章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則知三章各有爲
說不必如大全輔氏朱氏將末章爲總結蓋舍命不渝則
順理而成章與毛順而美稱也邦之司直則剛德不回與其武
有力稱也邦之美士則文采可觀英華外溢與三英稱也
司直是專主於直也凡事皆然不可專就事君上說
書曰怙侈滅義服美于人春秋傳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大
夫之賢雖不可見衣服如此可以占矣
春秋傳鄭國諸臣如子皮之好善公孫僑之多智子太叔之
寬洪皆賢臣也是詩所美無亦數子之流乎

遵大路

故舊已不可遽棄而況情好之人乎留之〻意以漸而深

女曰鷄鳴

首章是夫婦相語下二章是婦語其夫然看来雖曰夫婦
相警其實重在賢婦語夫上昧旦句亦只是因其鷄鳴之語
而答之耳總以三章混說爲長
疏義云始則相勉以男子之事繼則願相以閨門之職終則
助其先施以爲親友之好
女曰二句以聞見立說
二章首二句見男服事乎外女服事乎内意琴瑟二句見夫
婦飲酒相樂期於偕老固安靜而和好矣而琴瑟之在御者
亦莫不如此
末章輔氏曰一章意而三疊之以見其情之不能自已也
順愛也謂莫逆也
鄭自季世以來緇衣之風頹羔裘之政息狡童褰裳之詠
洋〻里巷以德業爲事者幾何人哉鷄鳴夫婦乃能互相戒
勉而不流於宴昵如此不謂賢乎春秋傳曰民生在勤〻
不匱矣賢夫婦有焉
易曰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天地之大義也春秋傳曰夫
和而義妻柔而正禮之善物也吾於鷄鳴賢夫婦見焉
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記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婦人欲夫親賢友善其賢矣乎

有女同車

王氏曰於瓊琚言德之容於將〻言德之音各以其類也

山有扶蘇

狡甚於狂故以爲序

蘀兮

次章要成也輔氏曰雨能倡予則予將成汝之志視前章所謂和女者其情益急矣

狡童

戲之之意反覆道之

褰裳

輔氏曰婦人從一而終者也狡童褰裳二詩縱欲賊理甚矣

丰

旣悔不從其人繼又變志於他人縱欲之意以漸而深

東門之墠

序曰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一章慕之二章思之切而冀其亟來就已之辭

風雨

喜幸之意反覆道之

子衿

一章二章致思而微責之三章切責而深思之

揚之水

誑女則所欺者一人耳不信則欺人也多矣其誑妄也久矣

出其東門

自足之意反覆道之輔氏曰鄭詩唯女曰鷄鳴與此詩爲得夫婦之道夫子錄之亦以見人性之本善而先王之澤猶未泯也

野有蔓草

喜幸之意反覆道之

溱洧

縱欲之意反覆道之

鄭國固無足論者然緇衣之賢諸侯羔裘之賢大夫女曰鷄鳴之賢夫婦出其東門之獨行君子於淫亂之風而得之亦甚爲之喜幸也

齊

雞鳴

一章聞蒼蠅之聲而疑於耳二章見日月之光而疑於目三章乃極其情以致戒為首二章下四句乃詩人原其警畏之心非賢妃語也末一章則專述賢妃之言註欲令君早起句不可作賢妃之詞通篇是叙其事美之意在其中或以首二章首二句為叙其事下二句為美之然則末章不為美耶

李氏曰自古人君非特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貞女以成其德周宣之姜后齊桓之衛姬楚莊之樊姬是也不獨人君為然吳許升為博徒妻呂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數勸升修學升每為不義輒流涕進規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成名賢

易曰臣道也妻道也地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還

反覆稱譽一章還字與儇字相照應茂與好昌與臧亦然皆就田獵上說還便捷之貌儇輕利也茂字昌字即便捷意好字臧字即輕利意

鄭氏曰俱出獵而相遭也謂我儇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

劉氏曰集傳但言必有所自蓋不質其為哀公所致也

范氏曰表記云上之好惡不可不謹也是民之表也國君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為賢閑於馳逐為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道可不慎哉

著

由著而庭由庭而堂此其序也

齊俗不親迎此婦未必知也但云其俟已盛飾故歷叙之初無刺意又乃充耳以雜色飾之故有素有青有黃每章各舉雜色中之一色而言之

冕而親迎夫子所以告哀公也履緰逆女春秋所以譏紀子也是故親迎于渭是世子而親迎也韓侯迎止是諸侯而親迎也齊亦山東望國也獨不聞此乎

東方之日

輔氏曰東方之日東方之月恐是因其時以起興言彼淫奔之女旦則躡我之跡而來暮則躡我之跡而去也

東方未明

一章二章述其事而刺在言外三章則刺其人也

南山

呂氏曰前二章罪襄公言其理如是而襄公遂之以淫佚者何也後二章罪魯桓公言其理如是而桓公縱之以窮極其惡何也

輔氏曰既曰歸止庸止告止得止言其始之幸得其正也曷又懷止從止鞠止極止惜其終之肆行縱欲而莫之正也

甫田

前二章示人以戒後一章示人以法

輔氏曰厭小而務大田甫田者也妄作者之所為也忽近而圖遠思遠人者也妄想者之所冀也妄作則事不遂妄想則心徒勞

末章疏義云為學為政其道皆然輔氏曰躁欲者無幸成

之理循理者有必成之功
此章只以大小遠近字講時義不必用疏義爲政爲學𦍒

盧令

仁與鄭風丼于田所謂仁者同是美其德也鬈與偲是美其貌也美字是稱其便捷輕利之意作時義當三章平

敝笱

反覆譏刺

載驅

無羞恥之心非人也其文姜之謂乎四章皆是此意反覆譏刺之耳

豈弟本爲盛德之稱此云爾者所謂美惡不嫌同辭

猗嗟

劉氏曰射則臧不出正舞則選四矢反皆伎藝之美其餘所言皆威儀之美

輔氏曰抑若揚兮所以甚言其美也雖抑之而猶若揚而況於揚之乎

華陽范氏曰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以防淫也

魏

葛屨

前章直刺其褊急後章是推其所以刺之者正以褊急故也輔氏曰糾糾葛屨本非可以履霜然自儉嗇者言之則亦可以履霜矣以興摻摻女手本未可以縫裳然自褊急者言之則亦可使之縫裳矣

末章言進止之安舒遜讓之有節服飾之貴盛而中心褊急實不稱其外也蓋表裏之不相符如此不能不刺之也

褊心應上摻摻四句說

汾沮洳

公族比公路公行爲貴故一詩之意自輕而重也

每章末二句轉其語而譏之

園有桃

憂患之意反覆道之程子曰此詩憂深思遠矣國無政事則亡故憂思之深至歌且謠

歌必合於琴瑟謠則徒歌而已故曰合曲曰歌徒歌曰謠然亦歌謠對文故如此註散則歌未必合樂也

輔氏曰黍離之憂憂王室之已覆也園有桃之憂憂魏國之將亡也憂其已覆而不我知則亦已矣憂其將亡而不我知則欲其思之者亦宜也

陟岵

輔氏曰既思其父又思其母又思其兄既想像其所以念己者又想像其所以祝己者斯人也必能以親之心爲心也

疏義云三章皆以慎言則凡所以謹其身者宜無不至矣

劉氏曰詩人以己之思親而知親之念己雖曰設爲親念己之言實以深寓己念親之心也

觀陟岵而魏之所以從其民者可知觀碩鼠而魏之所以賦其民者可見

十畝之間

閑閑因是注來自得其實有點陟不知理亂不聞意

伐檀

漣漪之下須補云我之伐檀以為車猶稼穡以求禾狩
獵以求獸也寧稼穡而不得禾寧狩獵而不得獸若不稼
不穡胡取禾狩獵做此須如此講方見其志而甘心不悔意
亦始得透徹彼君子二句是詩人嘆而美之也
全章是反覆道之
責之初九日舍車而徒明夷之初九曰三日不食伐檀君子
以之

碩鼠

通章是比三平看
魏國土地削小儉嗇褊急已可哀矣而又昏亂殘虐以促
之使賢者思去其位民人思去其國上下離心如此不亡得
乎

唐

蟋蟀

通詩以勤儉為主上四句言至歲晚務閒乃敢相與燕飲
為樂固勤儉也下四句方燕樂而遽相戒有憂深思遠之
意亦勤儉也三章平說勿以休休為瞿瞿蹶蹶之効
戢思其居或專就稼穡說或兼狩獵周禮四時皆有獵入
田獵意亦似無傷
良士輕看只是樂而有節而有所似耳或作法賢者非也
戢思其外不必逐事分講只是云事變之來罷思外衷便
有為之敏意與上章無已四句一樣文勢不必如顆氏作兩
意看
職思其憂亦謂思其職之所當憂者耳看來亦只是畏
事如云以百歎之不易為已憂者畏夫也休休是無顛覆危
亡意不可作蹶蹶之效
春秋晉之季世靈公厚斂以雕墻而平公有虒祁之宮
其下化之儉之遺風紛矣欲聞蟋蟀之吟得乎

山有樞

蹤義云此詩究其死矣他人是愉是保入室之意豈果有此
乎詩人無非勸人及時為樂之意上章好樂無荒其言有
制此為之谷固將以廣其意而寬其憂然其言不免愈
憂而愈感矣

揚之水

一章二章喜從其叛三章隱其情而助其叛
輔氏曰晉昭侯非有大無道之事以自絕於民也特以其微弱
不振自就萎薾故國人以為不足恃賴而相與離叛惟沃之強
是歸焉以是知君人者蓋不必淫刑酷罰厚賦重斂為足以
失民心而咸靈萎薾又有以興起人氣天下之大人心之眾固
非奄奄欲盡之氣所能維屬也

椒聊

此以椒之蕃衍與沃之盛大蓋用蕃盛之意為興也竊沃之
將來而勢愈盛猶椒至遠條而實益蕃此則比也或欲不作
後日說只是言沃之盛者其所由來者漸也看來語意不倫
且沃至桓叔之孫武公始伐晉滅之則此詩以遠條比其方來
之盛蓋不為無謂也

綢繆

為失時而後遂願故喜不自勝如此

李氏曰淫佚之禍生於奢侈唐之風俗尚儉昏姻雖不得其時猶未至於淫奔也

杕杜

同姓亦謂兄弟變文成章耳

每章五句分上是自傷其孤特下是求助於人也

羔裘

序曰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吾嘗因序說而强為之解曰羔裘豹袪大夫服也服是服也而豈徒也吾人所由以安居之故也章服天命也豈無他人也而維子之故也自我人究究吾人之疾若所由以察也豈無他人也而維子之好也

鴇羽

首二句比下三句也言鴇之性不樹止今乃集于苞栩而樹止矣如民之性本不便於勞苦今乃從王事不得耕田以供子職而勞苦矣此比之顯而正者鴇之樹止亦是以己意言之非實然也

輔氏曰王事靡盬者或勤王之事或敵王之愾皆不可知天子不恤庶國庶國不恤其民使民久從征役不得耕稼以毋饑無所恃賴則其窮亦甚矣然但呼天而告之猶冀其有時而得所也雖唐風之厚然其情亦危亦岌岌矣

無衣

嚴氏曰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以累弑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于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哉亦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也此正與唐藩鎮戕其

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

有杕之杜

不足休息就杕杜上言非就道左言也寘藉以勢言蓋勢既寘藉則不足以行其道故不足恃賴而賢者不至末二句正見他好賢之切實處不可以致賢養賢對待說

葛生

前三章則思之切後二章則思之專輔氏曰大序所謂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詩可以當之矣

采苓

埤雅曰苓生於隰葑生於圃則首陽之顛不必有苓其下不必有苦其東不必有葑則理可以無聽從矣按此說有以簡兮隰有苓可證

每章首二句分上喻其聽讒之非下示以止讒之道言苓生於隰首陽之顛未必有苓也今子欲采苓於首陽之顛乎以比言根於理讒人之言未必有理也今子欲聽言於讒人乎人之為言以下則是止讒之道也

一說在四句上喻讒不可聽下示以止讒之法也　此處要問

秦

車鄰

章章有刻見誇美意首章假其所有固是此意下二章當樂其所有亦是此意

並坐鼓瑟豈復彈箏搊琵之為樂乎豈復擊甕扣缶之為聲乎

輔氏曰未見秦君而覩其車馬之盛侍人之令而誇美之矣

則其既見秦君也則相與並坐鼓瑟而又嘆以為苟今時而
不作樂則逝者其耋矣蓋國家方興禮義初備而人情善
樂故至於此
嚴氏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俗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
樂逝者其耋百壯感歎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於為秦
亦以此
觀其為樂與唐風山有樞不同彼則憂愈深而意愈蹙
此是逸樂是急而易於淫盪
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世道升降之幾
在是歟

駟鐵

首章出獵二章獲獸三章畢事此皆昔無而今有故歷敘
其事而誇美之也
首章嚴氏曰首句言馬之良二句言御之良三四句見便嬖之
使令於前也
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曰時牡逐禽左右逆驅禽獸使左
當人君以射之也御必由左御之善也射無不獲射之善也又
以見獸之多也
末章首一句是節人之勞下三句是節物之勞
輔氏曰秦本保于西戎自非子為附庸而邑之秦遂入于中國
自襄公為諸侯盡有周西都畿內岐豐之地然後始備中國
之禮儀侍御而詩人美之然觀其所美者如此則其所缺者
亦多矣
張南軒曰讀車鄰駟鐵之詩則知秦之立國自其始創則不
過盛其車馬泰養之事教為射獵之為而已蓋不及於用賢
治民也則其流風亦習乎是而已
書傳說謂其邪說都不惟逸豫惟以亂民而周公之作無逸
亦曰文王不敢遊于盤遊于田秦君始備中國禮儀之初而
仁民澤物之政不聞而拳〻于田獵車馬之末何哉

小戎

每章上六句是先誇其軍容之盛下四句是後及其私情也
先後二字可玩蓋所謂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
而無所怨者是也
收斂所載必有軫也小戎軫深四尺四寸視大車之制則淺矣
輈形穹窿上曲如屋之梁以皮五處束之其文歷錄然矣為
之游環制驂馬使不得外出為之脅驅〻驂馬使不得內入
不但以板陰映其軌而且於陰板之上有續靷之處消白金
沃灌其環以為飾焉不但坐以虎皮之褥而且於車軫之中外
持輻內受軸之轂又長於大車之制焉駕車有馬也則青黑
之騏左足白之馵焉
溫其如玉謂其和厚而不傷刻如玉之溫潤也此亦大槩言其
為人如此或專以夫婦言未當
四牡孔阜有以耐於馳驅六轡在手有以制其遲速
閉弓檠也其狀如弓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壞也以竹為
之然則置弓韔裏以繩係之
厭〻二句李氏曰婦人謂夫乃安靜善人其德音又秩〻然
有序今乃從征從我是以思念之也
德音是聲樂宜洪諱有序是自內及外自近及遠無非間之

言

史記周宣王即位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及周幽王用褒姒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此傳所謂不共戴天之讐也

禮父之讐弗與共戴天而春秋乾時之義戰雖敗亦榮者重其能復讐也小戎之詩不出於平王之口而出於婦人亦可愧矣

蒹葭

疏義云秦無尊賢好德之風又無男女淫奔豈朋友相念而作與

終南

此詩要創見誇美意誇美就容貌佩服上見或以爲秦始有岐豐故至於終南之下在此上認意非也壽考不忘只是頌其居位長久意不必作祝壽說不忘疏義謂只是無窮之意此句無誇美意

疏義云車鄰駟驖終南秦之始興也而國人之美其君者不過田獵之娛車馬侍御衣服燕樂而已禮樂教化未之聞也烏乎此豈創業垂統之謂哉

復周公之宇魯人所以頌僖公而鄭伯以璧假許田春秋譏之終南入秦國欲不亡得乎

黃鳥

此詩首四句分上言其從葬之人下惜其賢三章一意

董氏曰陳乾昔子魏顆皆從其治命不以爲殉君子美之然則康公得無罪乎

穆公悔過自誓見於秦誓舉人之周用人之一亦何爲哉

晨風

如何二句承上二句說言我不忘君子如此而君子何爲忘我之多乎駁言六者據所見而言也

無衣

結恩愛臣欲赴患難文意自相照應三章皆一意興師宜汎說乃未然事

謝疊山曰幽王沒於驪山此中國之大恥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讐也讀文侯之命可以知諸侯無復讐之志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爲已任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詞莊而直吾乃知岐豐之地被文武與周公之化最深雖世降俗末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者尚異於列國也

王于興師宜汎說而此指復讐之言結中用之亦可

書崇尤作亂而其俗至於奪攘矯虔商辛偈惡而其俗至于驕淫矜誇大抵風俗美惡感之何如耳

渭陽

上是送之有所在而以所乘贈之下是送之所思而以所佩贈之以送爲主贈乃送中事也路車乘黃諸侯之所乘者瓊瑰玉佩諸侯之所服者不必用揔注王氏送之遠贈之厚意亦不必用華谷嚴氏歎其以爲薄之說

悠悠我思固是因送舅而念母之不見作時義要含蓄不可太露

張氏曰康公爲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怨欲害乎良心也

左傳文公七年晉敗秦師於令狐（秦康公納公子雍於晉不送此未對 敗之令狐十二年秦伯伐晉取令狐之役）

權輿

序曰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詩人之意重在道上夏屋四簋始而禮意之盛者樂道之心也終則不然其忘道乎夏屋須作宮室說猶孟子室之謂也或以為夏屋猶頌言大房亦是盛殽簋豆之具甚非也

輔氏曰註引穆生之事為證者推原詩人之心蓋本於此不然則其所計者不過區區於安居餔歠之事而已恐非賢者之志也

陳

宛丘

一章刺其蕩二章三章刺其久於蕩

東門之枌

陳國之地廣平又以大姬之化故其俗游蕩無度已見於宛丘之詩其淫甚矣故繼以東門之枌男女聚會歌舞乃淫欲之端也

王氏曰陳風多言東門豈此門之外獨甚歟

衡門

一章則自安而無勉強之意二章三章則自足而無歆羨之心

首一章雖是自樂下二章雖是無求然上下要相承蓋上章亦有無求下章亦自有樂意劉氏曰能隱居者必能自樂者必能無求也

陳詩十篇二詩蕩六詩淫一詩刺惡人汙穢之風不良之徒皆可惡者惟衡門之隱君子則卓立乎流俗者也賢扎

東門之池

愛慕之意反覆道之

東門之楊

語不相應義不相因特即所見以為興也疑憂慮之意反覆道之

墓門

序以為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疏義云前章絕之後章徵教之此見詩人愛人無已之意

防有鵲巢

憂慮之意反覆道之

月出

思念之情反覆道之

株林

朱氏曰衛之亂至于墻有茨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比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澤陂

思念之情反覆道之

輔氏曰陳風十篇男女淫佚之詩居其大半此則遊蕩無度好樂荒淫之所召也

檜

羔裘

輔氏曰勞心切切思之也我心憂傷臣之也中心是悼則知其不復可救也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其君之服飾非不美也豈不爾思中心是悼則其所關者蓋可知矣

許氏曰羔裘狐裘國君所得服非奢也然羔裘以視朝可也而以逍遙翱翔狐裘以朝天子可也而以自朝其群臣然不能強於政治惟服其服尸其位而已朱氏曰爲君者惟致飾於外愛君者常不忘於中故其發言如此

素冠

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庶見冀其見也兼看次句慱慱亦繫帶庶見來說觀註至於二字可見李氏于慱慱上加以今無此人句恐截斷詩人之脈還依朱傳先將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意提起而以庶見一串講下者爲得詩意蓋憂勞者因庶見而憂勞也下章傚此同歸如一只是冀望之深而言轉切非見素冠則如彼見素衣則如此也兼亦是作詩之法也

輔氏曰言庶見素冠兮而繼之以棘人欒欒兮蓋言情與服之相稱也

李氏曰詩人思見服既祥之素冠棘人形貌之欒欒者今無此人所以此心慱慱而憂也次章曰言庶幾欲見服既祥之素衣者今無此人故我心悲傷也如有其人則我且與之同歸矣此李氏註於詩意未爲不是但於文氣上欠一直說下而於庶見字欠加重耳

同歸謝疊山曰如書云同歸于治同歸于亂之謂非與之同歸其家也

大抵言我冀見彼素衣之人能服喪禮於久曠之餘蓋見之切我心至於傷悲然常人皆不能服此服也我則誠愛慕之而與之同歸於天理民彝之中也皆承庶見來總是未然事

輔氏曰檜國之俗不能行三年之喪而當時賢者庶幾見之如此此秉彝之心也先王之制喪服亦以是心而已豈強民而爲之哉

隰有萇楚

輔氏曰人之有知所以爲萬物之靈也有家有室所以異於物也今也政煩賦重不堪其苦反歎不知物之無知無家焉則不樂其生甚矣何爲使之至此極哉爲人上者宜有所覺矣

匪風 風發則有天怒之變車偈則有奔撤之虞中心爲之怛然今匪風發車偈特顧瞻云云

一章二章歎其衰微三章願其興復見文武之德在人而人不能忘如此黃氏曰周之得民當於此詩觀之

呂東萊曰匪風下泉思周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凌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微弱之煩共億之困征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爲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

曹

蜉蝣

於我歸處則將告以細娛不可玩遠慮而不忘庶幾其

有備而無患也

候人

疏義云一章二章即其衣服言三章即其恩寵言四章即其威勢言而且深歎於此以甚惡於彼也

首章反興其所宜與其所不宜也

二章亦反興也言維鵜在梁尚不濡其翼彼其之子曾不稱其服鵜之不如也然則君亦胡為而使之如此哉

鳲鳩

首章是言君子之心二三章是言其儀之足以法乎人四章則併祝其壽也首章雖兼言儀一其實重在下句也二章集傳所以不泳心一言者蓋帶絲弁騏即儀一中事知儀之一本於如結則二章之泳首章有不必言矣集傳以此詩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者據其本而言耳時說不悟乃以儀一即為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而于帶絲弁騏取夫其儀不忒亦以是言之是已集傳所謂拘拘焉是而豈所謂積中發外之謂哉

儀之一者久暫隱顯一致也蓋由於心之如結也如結云者無貳無雜收歛之至如結之然也

劉氏曰鳲鳩之子雖非一而鳲鳩飼之心則如一其子之飛性雖無常而鳲鳩居以待之則有常詩人托興之取義者亦以應接事物之變四國人民之衆而君子則度有常而心如一也然其言之有序以為君子之心如結是以其儀是一而有常度是以其帶弁亦有常而不差忒不差忒是以其儀不忒而可以表正四國表正四國則其終也可以受天之祿而壽考萬年是雖祝頌之詞固亦天人感通之理也

自亂威儀成王所以誥康王也威儀失度左氏所以譏子南也威儀之所係大矣鳲鳩君子其賢乎

婑孌斯曹蔚朝隮曹何時也其間乃有鳲鳩君子者出焉可謂不為習俗所移者矣吾聞曹有禧負羈者良大夫也此詩之所美者豈其人歟

下泉

在三章分上是傷今下是思古二意不可乎蓋因傷今而思古也

末章只是顯比而兼有興意說者不知拘于上二章之例於芃芃二句下更作比語然後始說下二句誤矣

豳

七月

授衣豳民家長自授衣於家衆也此但言衣而下兼褐者蓋九月只可衣下文通十一月以後而言故兼言褐也

劉氏曰治田早者二月而即舉趾也用力亦者少壯則往田家長婦子則致餉也蓋勸農之道無非欲其不後於時不鮮於力郊人乃不待勸而能然田畯所以喜也

二章首二句是再言以引起下文見得女工不可不及時也但未得將言女工之始故又本於此句還當在前二句分末二句只是言其時事如此不重重在治蚕上

春日載陽二句與春日遲遲相對執懿筐三句與祈祈二句相對蓋蚕始生也則執懿筐以求穉桑蚕未齊也則采蘩以啖之

貴家大族以及閭巷合貴賤長幼無非治蚕之人故采蘩者
衆也
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在末二句上見
劉氏曰後章言爲公子裳爲公子裘首尾皆可見其俗
之厚而有忠愛公子之情但此章因念及公子同歸而爲離
親之悲亦無非忠愛其上之心也
第三章在載績分上章主蚕桑此章主蚕績此章舊以桑
歳今歳立說欵二句分今看文意大非如此收萑葦
特以起下文耳本不甚重且斨采桑飼蚕意相連屬脈絡
貫通實有不容斷者鳴鵙二句與條桑四句相對上是春蚕
而蚕所以爲帛也下是秋焉而績所以爲布也以終首章言
衣之意衣既備矣可不奉上以禦寒乎於是奉上而爲公
子裳使觱發之風栗烈之氣有所禦焉不可作邠民以爲
我之所居處皆公之土地也我所蚕績皆公之桑麻也李
語註中謂上以是施下以是報亦是就下以見上也劉氏所
謂非邠公有以施之安能若是者是也
曲薄所以棲蚕用萑葦爲之
第四章秀葽者物成之初鳴蜩者歳秋之漸首四句所謂
俯察昆蟲草木之化所以知天時也故註言純乾陽一陰四
陰以至純陰皆以時言不重物上
武功是田獵也田獵之事年年不廢故曰載纘
取彼狐狸二句見其愛上之心至獻豜又見其愛上之無已縱
豜皆豕也豕皮不可服今云終首章無褐意幽人豈亦服
之乎劉氏說地去西戎不遠且后稷公劉之世去洪荒未遠

其俗自是如此今漆東人尚衣野猪皮爲裘然則此爲獻皮
無疑矣　此章在質樸分
第五章在牀下分蓋因候蟲之變化而知寒之將至也改
歳不必用東歳三正之註周有天下始有正朔此不過是驗
寒之將至而知歳將改耳事亦已只指農事蓋蚕績之事
八月已畢而狩獵之事則此月之後方舉也然事亦已亦只
是帶說還重在天既寒上不宜析開平講
若命題合上章上是下有尊上之義此是老有慈幼之仁
第六章爲此春酒帶十月穫稻句疏義云供老疾奉賓祭
皆自以介眉壽一句生義凡子弟舉酒於長必祝賓主勸酬必
祝燕不徒燕祭而後有燕故併以祭言之
合上章上是感時治室而老少同其居此是隨時取物而老
少異其養
食瓜斷壺去圃爲場之漸據此則輔氏謂是詩所舉時月雖若
參差不齊細觀之則亦有次序者得詩人之意矣
第七章終始農事說不必過求分截要見自相儆戒意不重
治室上重農事上
敘農事之終戒農事之始邠俗之憂勤也
合上章上是飲食適豐儉之宜此是治農周始終之務
末章上四句是祭祀下七句是燕享祭祀重啟冰上蓋獻羔
以祭司寒之神既祭而後啟冰以廟薦也不重在廟薦上作
時義要關預字方見忠愛意
冲冲急於取氷之意
朋酒是蜡祭之酒民間自飲之也

合上章上是爲農相警戒而有憂勤之意此是爲君相勸戒
而有忠愛之心
四之日四陽作勢於起矣蚤所以蠲清明之敬致齋肅之誠羔韭
以祭所以燮理陰陽調元贊化者在是
書堯命羲和曰敬授人時舜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蓋良苗生
民之根本也畢曰成王命官勸農其有得於周公之誨乎
伊尹訓太甲告以無輕民事而周公之戒成王反覆以民俗言之
文中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也
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春秋傳曰民生在勤勤則
不匱曰備曰匱尔人有焉
司馬公曰上行下效謂之風衆心安定謂之俗故四方風動可
以想唐虞之盛而商俗靡靡可以覩其亡也觀豳風可以得
興王之兆矣
周公之作無逸歷言稼穡艱難閭里輒與此詩互相發也
書曰崇廣惟勤春秋傳曰修德之大也儉德之共也自養以儉
事農以勤耕豳俗其厚矣

鴟鴞

疏義云一章斥武庚作亂之罪二章自述其所以防亂之意
三章言其所以勤勞之故四章言其所以作詩之故
首章末二句正以重戒其不可更毀王室也
劉氏曰此詩歸罪於武庚而於三叔則有憫惜之意蓋爲親者
諱也如書之大誥亦然此皆兄弟私情見於立言之際然而公
義則不可掩故史臣於書既曰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又
曰周公位冢宰群叔流言乃皆以公義直書之者也

迨天章孰敢侮予蓋見陰雨雖至亦不能漂搖以遺吾巢
下民孰能制吾命乎
輔氏曰言己之深愛王室先事爲備以防禍亂之意疑當時流
言必以爲周公平日勤勞皆是自爲己謀故今攝政而欲不利
於孺子耳故周公言此以曉成王也
予手章辛瘏予手衆要入口字口衆要入手字拮据註
可見合上章上是比己深愛王室此是比己勤勞王室
輔氏曰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捋荼蓄租則其所作之事也先
言手之拮据終言口之辛瘏亦言之法也
末章註中多難疏義云當是時王心疑於上群情惑於下亂
賊乘機伺間於其側而國勢之危甚於雨之漂搖也
劉氏曰上章及此周公自比其勤勞如此者蓋公以貴戚大
臣宗社安危係於其身者非一日矣成王既惑於流言則
夫自言其勞而不爲誇謂王室爲予室而不爲嫌良以曉
曉之音出於忠愛之誠情所不能已也然而成王之信其勤
勞王家猶有待於他日雷風之變又以見讒說之易以入人忠
言之難於見信而惜成王之見不明且速也
又曰集傳以爲公遭流言即東征二年而誅管叔武庚其後
乃作此詩成王得詩又感風雷之變也迎以歸公乃作東山
之詩此蓋用孔氏書注弗辟之說後來既易九峯謝其不然
以爲當從鄭氏而於詩傳則未及追改耳蓋流言之興而公
弗辟居以待成王之察則其心雖無私而義有未盡故曰我
無以告我先王是以避居三年之後成王既知流言之罪人
而猶慮未釋乃作鴟鴞以喻之觀其告鴟鴞以無毀我室

可見其詩作於武庚未誅之先自雷風之變而周公既歸乃
承王命作大誥東征一書之中首言王若曰繼以屢言王曰
又言沖人又言寧考皆自成王言而言可見公之東征王實命
之當在王既感悟而迎公以歸之後也
周公贊易於豐之六二曰豐其蔀日中見斗注謂疑疾有
孚發若蓋事君之見疑者惟在積其誠意以感發之其周
公自謂乎
成王豈不知周公抄者之洛誥不曰公德明光于上下則曰公
功棐迪篤成王之知周公深矣

東山

首章四句分上是述其勞苦之情下是述其喜幸之情序
云言其完者是樂其所重而言非謂包括一章之義
制彼裳衣二句要見其喜幸意不可以兵危事而期不欲事
之也行陳銜枚作時義分開對講不妨
敦彼二句正所謂完也在車下則無鋒鏑死亡之苦亦幸之甚
全師而歸生民之福亦國家之福也歸士以是自慶主將以是
勞之亦所以自慶也
二章四句分上是往來之勞下是思家之情
伊可懷也以是言室廬荒廢如此其誠可懷也不可作歎
除去果蠃等物
三章鸛鳴于垤兩於句共承零雨其濛說故集傳於婦歎
于室將下亦字或作婦聞鸛鳴知其將雨而歎於室非也
亦在四句分
末章四句分其新孔嘉句用本章講其舊句括上章講二
句平說新者及時舊者相見夫婦之樂可知矣非言舊宜
為尤樂也
盤庚念小人之依戒君子防小民之怨咨體悉人情賢君自
古然也
朱子曰東山詩曲盡人情方其盛時則作之於上東山是也
及其衰世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

破斧

疏義云破斧缺斨託言之以見其久役而甚勞耳聖人征
伐豈用戰
周公東征四句須就周公心上說蓋管蔡挾武庚以叛不正
甚矣周公東征所以討不正也討不正則四國之人孰敢復
有不正者哉大全朱氏所謂殺一人而千萬人懼者是已蓋
欲使其知犯順窮究者王法之所不赦負恩干紀者天討之所
必加莫敢萌其覬覦之心一於正而後已耳四國是皇便是哀
我人之大哀我人之大緊承四國是皇說蓋莫哀於人心之不
正尤莫哀於四國之不正周公東征直欲使四國之人莫敢不
一於正此便見他之心不為身家之計而直是天地之心也
或言四國既正則無復作亂者而斯人永無鋒鏑死亡之禍
是哀我人之大也此是又推出一層了不必如此
四國是吪者蓋四國惑於三監之叛蕩惡成風邪僻成俗
矣周公東征蓋將使惡者化而為善邪者化而為正耳
四國是遒蓋四國惑於群材之言叛亂無統渙散無歸矣
周公於此蓋將合其離而萃其渙耳
觀此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士能

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
易曰人之所助者信也周之公信孚於天下故人悅之然不能
化管蔡何耶蓋公之所能者書也其所不能者所遇之變也
所謂聖人未如之何者也公亦奈之何哉

伐柯

疏義云伐柯事之小者也娶妻禮之大者也物有小大而道
其所欲則均可喜也東人之於周公夫見而願之〻深既見
而喜之〻甚引伸觸類無非可譬者也
易中孚之六四月幾望馬匹亡無咎蓋月幾望者不處盈
也馬匹亡者不為常也周公位極人臣而天下信之如此乃能
退處東部以避之其盡六四之道乎

九罭

首章公上昊東人得見周公而喜幸之下是周王迎周公而
欲留之不可在末章分
輔氏曰伐柯喜其得見九罭願其久留東人之愛公有加而
加無已也
聖人作而萬物覩理勢之自然也夫何周公之元聖能動天
人之變而不能止二叔之流言能感風雷之變而不能使
成王之自悟能致越裳重譯來獻而不能使武庚之歸
化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厥后武庚討管
蔡誅金縢啟則人之天亦定矣申包胥曰天定亦能勝
人詎不信夫

狼跋

碩膚即所謂忠聖也公之被跋本以管蔡之流言耳然
詩人不欲使讒邪之口加乎公之忠聖故特曰公孫碩膚此
義集傳言之既備且盡而語錄又引春秋公孫于齊以
証之則尤為明白矣
楊龜山曰狼跋之詩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謗
何其安閒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
則詩之意得矣

詩意無卷數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劉敬純撰敬純武進人是書大旨宗朱子集傳雖間採諸家然皆其發明集傳者亦科舉揣摩之本也

詩經朱傳翼三十卷首一卷

〔清〕孫承澤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孫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經朱傳翼三十卷》提要

詩經朱翼序

昔元晦夫子於五經俱有論述散見於語類文集諸書詳細備具而其成書於易有本義於詩有集傳與本義同行於世有程傳兩書微有不同程傳主義理本義兼象數然義理中象數存焉象數中義理備焉異而未始不同故本義中每曰程傳備矣見本義之不外於程傳也與集傳同行於世有詩序詩序不知作於何人託名子夏偽也傳為毛氏作而衛宏潤飾之其言近是漢鄭康成為之箋唐孔頴達

為之疏宋呂東萊之詩記嚴華谷之詩緝段子武之詩解皆宗之朱子晚年著集傳力正毛氏之失而不甚許可詩記當時駁者半信者半故集傳未大行於宋之世至元季經學諸儒尊之信之大約淵源得之慶源輔氏

明洪武初元之宿儒多有存者定科舉之制首重明經經說兼主二三家獨詩主集傳不兼他說永樂初命儒臣修五經大全周易並列傳義詩經獨詮集傳若是乎其重也故當時治詩者師無異授學有專門畢力於六

義之旨而詩明迨嘉隆而後士習浮薄日趨新異於集傳一書臨場涉獵僅備科舉之用而津津樂道者猶是詩記詩緝諸編詩記詩緝豈無佳處然擇之不精惟取與朱子戾者以志新異而其時號稱理儒如崔仲鳧鄧

潛谷郝仲輿所著詩說又不盡同朱子士趨益迷焉得不視集傳僅為科舉之書也蓋詩在五經中與他經異他經率以闡理道紀政事定誅賞大經大法在焉詩獨本於日用屬於人情取義於聲韻之微默寓夫勸懲之

旨大者載焉小者載焉貞者載焉淫者載焉蓋不極乎事之變不足以窮人之情情者性之用也情至於窮而性見矣故曰思無邪思者由情反性之路也此聖人教人學詩之要非謂詩盡無邪也毛氏不達其觧而曰變

風發乎情止乎禮義夫止乎禮義固亦有之然豈皆止乎禮義者哉操說如此故篇篇必求止乎禮義穿鑿迂滯不通惟其穿鑿故嗜奇者喜焉惟其迂滯故拘曲者信焉反以集傳為沖澹庸常無味有由然也余註詩有

年凡三易稿始取小序與朱子之說並列每篇之首定其是非通章大義業已了然又就集傳略為推衍以暢其旨朱子註經之法不以己意觧經而以經還經余頗學焉不敢以己意衍傳而以傳還傳俾學者觀小序之

說如是朱子之說如是上合之於經文固有不費詞說洞然於心而無疑者矣嗟乎五經皆以垂教聖人於詩尤諄諄焉乃三百篇之旨一夫障之千有餘歲不明於天下昔王輔嗣以棄象之說亂易范甯斥之謂罪深於

桀紂蓋桀紂罪在一時輔嗣罪
流後世也毛氏之罪豈在輔嗣
下朱子闢之厥功偉矣故翼朱
者翼經也吾黨其共勉焉

康熙十一年壬子夏六月朔

都門八十老人孫承澤譔

孫熺書

詩經朱翼卷首

北平孫承澤學

朱子詩旨

集傳序曰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于咨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餘也心之所

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于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于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于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浸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

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刋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于一時而其敎實被于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敎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于里巷歌謡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于言者樂而不過于淫哀而不過于

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于此乎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寛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也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于下天道備于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咏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呂氏詩記序曰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毛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爲作

疏義因譌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于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横渠張氏始用已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奥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于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戸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爲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

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于前人意慮之表
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雖然此書所
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
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
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
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
已下世矣嗚呼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頹汩沒其勢又
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乃略為之說因
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

之悲恨云爾

讀呂氏詩記桑中篇曰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不加
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事之猶可言者若清人之詩
是也至于桑中溱洧之篇則雅人莊士有難言之者矣
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
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
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
亂之事而閔惜懲刱之意自見于言外則曷若曰彼雖
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

其醜者乃所以為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而況曲為訓說
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為辯
斷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若夫
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大雅小
雅若干篇是也鄭則鄭風若干篇是也衛則邶鄘衛風
若干篇是也是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而風雅之
篇說者又有正變之別焉至于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
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為桑間又不為無所
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小雅不獨為雅鄭風不

為鄭邶鄘衛之風不為衛桑中不為桑間亡國之音則
其篇帙混亂邪正錯揉非復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
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
宗廟之樂也是或見於序義或出於傳記皆有可考至
于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謠其
領在樂官者以為可以識時變觀士風而賢于四夷之
樂耳今必曰三百篇者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
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蓋
古者天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問其美惡

而悉陳以觀也既已陳之固不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篇帙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陳則固不嫌于麗雜矣今于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于麗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引夫浮放之鄙詞而文以風刺之美說必欲强而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爲麗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狐部與鄭衛合奏猶曰不可而況强以桑中溱洧爲雅樂又欲合於鹿鳴文王清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詩爲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于韶

武之音其謬益亦如此然古樂既亡無所考正則吾不敢必爲之說獨以其理與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爲近於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子虛上林侈矣然自天子沤然而思以下猶實有所謂諷也漢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則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若曰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當于此又收之以備六籍也此則曾南豐于戰國策劉元城于三不足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哉

詩序辯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置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

其初猶必自謂出于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于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于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爲決詞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傳相尊信無敢擬議至于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

小序爲出於漢儒也恩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幷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又曰詩之作或出于公卿大夫或出于匹夫匹婦蓋非一人而序以爲專出國史則誤矣說者欲蓋其失乃云國史紬繹詩人之情性而歌詠之以諷其上則不惟文理不通而考之周禮太史之屬掌書而不掌詩其誦詩以諫乃太師之屬瞽矇之職也故春秋傳曰史爲書瞽爲詩說者之云兩失之矣

論讀詩之法曰讀詩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得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着意思自足須是打疊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箇道理又曰讀詩之法且虛心熟讀尋繹之不要被舊說粘定看得不活伊川解詩亦說得義理稍多

宋儒王氏應麟曰朱公集傳闢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乃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

宋儒王氏柏曰周公祖述虞舜命夔典樂之教于是詔太師教以六詩是以詩之爲教最居其先然其所以爲教者未有訓詁傳註之可說不過曰此爲風此爲雅頌此爲比興此爲賦而已使學之者循六義而

歌之玩味其詞意而涵泳其情性苟片言有得而萬理冰融所以銷其念慮之非而節其氣質之雜莫切於此詩之爲教然也漢之劉歆得見聞之近謂詩萌芽于文帝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以爲雅或以爲頌相合而成吾固知各出其諷誦之餘追殘補缺以足三百篇之數爾自是以來承訛踵陋訓詁傳註之學日盛而六義之別反堙至程夫子始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門人謝氏又曰學詩須先識六義體面而諷咏以得之故朱子亦以爲古今辭

詩條理無出于此是以於詩集傳每章之下分別比興賦之三義而風雅頌姑從其舊非謂風雅頌部分已明而不當易也亦非謂于六義中風雅頌可緩而不必辨也特以其無所考驗耳

又曰昔者朱子破千載之惑退黜小序剷夷纏繞作爲詩傳自詩之湮沒經幾何年而一旦洗出本義明白簡直可謂駿切惟風雅之別雖有凡例而推之篇什猶未坦然故其答門人之問亦多未一於是有腔調不同之說有體製不同之說有詞氣不同之說或以地分以時分以所作之人而分諸說皆可參考惟腔調不傳其說不可考也近世儒者乃謂義理之說勝而聲歌之學日微古人之詩用以歌非以說義也其爲說主聲而不主義如此則雖鄭衛之聲可薦于宗廟天作清廟可奏於宴豆之間是謂捨本而逐末矣凡歌聲悠揚於喉吻而感動于心思正以其義爲爾苟不主義則歌者以何爲主聽者有何味豈足以叅變人之氣質鼓動人之志氣哉善乎朱子之答陳氏體仁也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故曰詩

出于志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又曰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以推而得之乎三百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管絃乎既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耶所謂腔調之說灼知朱子晚年所不取也至于楚詞之集註後詩傳二十年風雅頌之分其說審矣其言曰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以此例推之則所謂體製詞氣所謂以時以地以所作之不同等說皆有條而不紊矣

又曰漢初敁善復古而齊韓魯三家之詩並列於學官惟毛萇者故後出其言不行于天下而獨行于北海鄭康成北海之人也故爲之箋自是後學者雖不識毛萇而篤信康成故毛詩假康成之重而排迮三家獨得盛行于世毛鄭既孤行而三家抵牾之迹遂絕而不得參伍錯綜以訂其是非凡詩家䟽義等學合十有二種九十餘家至本朝又三十餘家無非推尊毛鄭崇尚小序學者惑于同而忘其異遂信其傳

之之果的也且萇自謂其學傳于子夏按子夏少夫
子四十一歲至漢已三百年烏在其爲得于子夏哉
若傳于子夏之門人則流派相承具有姓氏不應晦
昧湮没詭授受以誑後世惟魯詩有原見稱于史至
西晉而已亡陸璣雖與毛公相傳之序上接子夏而
又與釋文無一人合其僞可知愚是以于毛詩尤不
能不疑也

元儒吳氏師道曰由漢以來毛鄭之學專行歷唐至
宋一二大儒始略出己意然程純公呂成公猶主序

說至于朱子灼見其謬汎掃廓清本義顯白每篇則
定其人之作每章則約以賦比興之分叶音韻以復
古用吟哦上下不加一字之法畧釋而使人自悟破
拘攣發蒙蔀復還溫柔敦厚平易老成之舊自謂無
復遺恨烏乎詩一正於夫子而制定再正於朱子而
義明朱子之功萬世永賴自北山何先生基得勉齋
黃公淵源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柏仁山金先生履祥
授受相承逮白雲許先生謙四傳有衍無間益大以
尊

大序　照集傳本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
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
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
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
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
神莫近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
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
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

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
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
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
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
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
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
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小大故有
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
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宋黃震曰大序本關雎之序而併序三百篇大旨以故諸或不倫晦菴易置其次以詩者志之所之居篇首爲大序而別取其言關雎者居後爲關雎之序元儒吳澄曰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于何人後儒從而增益之鄭氏謂序自爲一編毛公分以寘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爲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分其以寘諸篇之首也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以作於是讀

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于序之外者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去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一洗千載之謬澄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爲之强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爲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爲甚大也

詩經朱翼卷之一

北平孫承澤學

國風

國風國各有風也上行下效之謂風古哲王重之太師陳詩以觀風司徒因風以施敎天子朝于明堂臨觀考政治焉蓋其重也周公作樂因列國山川封域禹迹職方次國風列之樂官以導化移俗周太師所歌列國之次第是也其後迹熄詩亡孔子博采考觀其存者芟除蕪穢屏斥靡濫表二南爲風始其列國

詩繫善敗得失之原爲興替存亡之統足觀省而垂勸戒者頗更定其第次表其嚮應究其治化所極而正人心移風俗之大權在焉以表裏乎春秋

王風降於邶鄘衛而曹檜之後有豳何也蓋王化之原本之衽席周之先用周南召南興東遷政敎不行衛始壞先王之典章而恣行吞并故首列衛而次以王明王之不復爲諸侯王也鄭以畿內之侯敢於自貳于是齊桓晉文相繼稱伯而風之變至曹檜極亂極而思治非周公其孰挽之故以豳風終焉

程子曰二南之詩爲敎于衽席之上閨門之内上下貴賤之所同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正風

劉安成曰男女亂倫而邶鄘衛鄭之風變君臣失道而王國之風變畋遊荒淫而齊國之風變儉嗇褊急而魏國之風變以至唐風變而憂傷秦風變而武勇陳風變而淫遊歌舞檜曹之風變而亂極思治此十三國風之大槩也

周南名南

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名之地爲周公旦名公奭采地施先公之敎於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狩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敎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名南言二公德敎自岐行于南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

孔疏曰不直稱周名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且作詩之處若不言南無以見斯義也且直言周名嫌主美二公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周名二國並皆云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

崔仲凫曰言文王之詩謂之雅則非天下之故文王未王也謂之風則夷於列國王業之由基也夷之則卑尊之非實故異其稱曰南小雅曰以雅以南其皆治世之音乎乃其分爲周名則各據食采之地名之姚應仁氏所謂言周不言名懼無別于豐鎬云爾按仲凫之說本於宋人段氏詩解而其言精矣

關雎

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敎也風以動之敎以化之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敎故繫之名公周南名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朱子曰后妃文王之妃太姒也天子之妃曰后近世諸儒多辨文王未嘗稱王則太姒亦未嘗稱后序者

葢追稱之亦未害也但其詩雖若專美太姒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一以后妃爲主而不復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于化行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爲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于婦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擁虛器以爲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又曰按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葢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爲是詩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至于過耳而序者乃析哀樂淫傷各爲一事而不相須則已

失其旨矣至于傷爲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

鄒氏曰二南之首關雎何居說者曰夫婦人倫之始故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皆是義也第詩所以首關雎義不寧惟是葢關雎爲四始之始豈待仲尼始之周公實始之周公表先世之詩爲房中之樂舍是奚先

關雎王者之風雖備房中之樂而其用則自天子達于邦國鄉人實一代聲教之所自出逮其後格神人和上下有清廟明堂之什志大定象功成有大成桓酌之章煌煌鉅典皆出一代詩人之手後世莫京焉而其始葢本于宮人關雎之一詠惟德足以成之故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興也

文王修齊之化始于閨闈故以后妃言之宮人于太姒之始至與言歌咏謂彼關關之雎鳩相與和鳴于河洲之上夫物則亦有善匹矣況此窈窕之淑女以德配德寧非君子之善匹乎只淺淺語意自足

卽其關關見鳥之貞靜爲善匹卽其窈窕見女之貞

靜爲好逑此興義也洲逑取其叶韻河洲句不重集傳中和樂恭敬及情摯有别是餘意不是正解窈窕訓幽閒不可直作德淑其德也豊城朱氏曰淑者善也是女德之至者也文王聖人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敬而已葢能敬則能自強不息純亦不已所以爲乾之徤也能淑則足以配至尊奉宗廟所以爲坤之順也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體坤道之順以承乾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

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興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興也

二章俱以荇菜起興荇菜水草之潔柔者所謂淑也

輔氏曰荇菜先儒皆取其潔淨柔順而集傳不言只言其不可不求之意劉氏曰詩人所謂思只借以形容既得之喜思樂總非實事

首章咏太姒之始至得見窈窕之淑女樂可知也乃從樂處反描一段憂狀既從憂處又照出一段樂意

婉轉關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詩記曰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擬諸形容者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咏嘆其眞王者之良匹也唯天下之至靜爲能配天下之至健也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憂既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也友亦樂也鐘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御若朋友然故曰友

六帖曰關雎在詩則爲首篇正始也在樂則爲卒章成終也此夫子所以嘆也

葛覃

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朱子曰此序首尾皆是但其所謂在父母家者一句爲未安蓋若謂未嫁之時卽詩中不應遽以歸寧父母爲言況未嫁之時自當服勤女功不足稱述以爲盛美

此詩后妃既成絺綌而追敘其事也婦功則執麻枲治絲繭皆是此獨以葛爲言者於時夏也月令曰孟夏天子始絺[illegible]語曰聖人制衣裳絺綌蔽形表德勸善別尊卑也一衣服之制政端擧于中閫風化洽于邦國此王業所由興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賦也

此后妃自敘之詩追憶初夏時景物見葛有可治之漸女工所由始也只閑閑點綴當葛葉萋萋猶記[illegible]

昨一日光景如此不必說到勤女工之思后妃女工無日不在念豈待黃鳥始興感乎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賦也

言盛夏之時葛已成矣于是而刈之于是而濩之取其材而柔其性以之爲精者之絺與夫粗者之綌焉凡此絺綌我之服此服也益心實珍惜而有不忍厭棄者矣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

寧父母 賦也

言絺綌旣成之後遂告其師氏使告于君子以將歸寧之意而又心口相語盍薄治我私服之汚薄澣我禮服之衣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服之以歸寧于父母矣夫后妃于治葛一事而歷敘其始終如此勤儉孝敬之德可以備見而周家王業之本具有自矣

張南軒曰周自后稷以農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重織紝之勤相與服習其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夫治常生于敬畏而亂常起于驕肆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織紝之事則驕矜放恣何自而生故誦服之無斁之章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知周之所以衰

卷耳

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

朱子曰此序首句得之餘皆傳會之鑿說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暱非后妃之所得施于使臣者矣且首章之我獨爲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爲使臣首尾衡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也

歐陽文忠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職也國君不能官人于列位又不知臣下之勤勞闕宴勞之常禮使后妃越職而憂傷如此則文王之志荒矣

此詩是后妃思其君子朱子曰此豈當文王朝會征

伐之時羑里拘幽之日而作與通章俱是託言不是
實事然情眞語切備見其貞淑性情故曰君子好逑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賦也
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方采卷
耳未滿頃筐而心適念其君子則事爲情奪不能復
采而寘之大道之旁也
黃氏佐曰唐人閨情詩云裊裊庭前柳青青陌上桑
提籠忘採桑昨夜夢漁陽即首章意也又云夢裏分
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即後章意也思念之詞
雖非經歷實事然而寄意深矣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賦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賦也
言懷人之念欲登山以望之庶可少遣也奈馬病而
不能進登高之行無由也于是且酌酒以自解其不
至于永懷也乎次章畧同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賦也
言懷之不已計又欲陟彼砠山望之奈馬則瘏僕則
痡矣我將如之何其吁嘆乎夫后妃于君子不在有
思念而無情欲如此可謂貞靜專一得情性之正矣
宋氏曰說崔嵬又說高岡又說砠不過變文成章亦

見無所不至之意葢說詩更無別法最怕執著又忌
說盡如輔氏謂馬病可資于人僕病斷不能往是馬
僕眞病矣何吁亦勿依輔氏說我將如之何惟有吁
嘆而已薛方山曰輔氏謂至此非酒可得而解則是
哀而傷矣非也
徐玄扈曰未滿頃筐正室采也只動懷人之念便爾
都無意緒便欲登高酌酒而不勝其憂嘆于此體貼
可以得詩人之性情人情天理本非二事如此一詩
不過閨門情態而用之得正便足以美教化厚風俗

稍一邪僻便有幾許傷義之事便有幾許喪國亡家
之禍幾微之端不可不審故先王以此爲教而夫子
言詩則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無邪者如此詩
其較著者也
楊用修曰如朱子解可也但婦人思夫陟岡飲酒携
僕望砠即爲託言亦傷大義葢后妃思文王行役而
云也陟岡文王陟之也馬玄黃文王之馬也僕痡文
王之僕也金罍兕觥異文王酌以消憂也葢身在閨
門思念道途若後世云計程應說到凉州計程應說
到常山耳此說極新然于前後我字說不去
樛木
序曰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龜山楊山曰婦人無嫉妒之行容有勉而至者無嫉妒之心則性之也故以樛木況之木之樛與生俱生非矯揉而成華谷嚴氏曰讀此見文王宮庭之雍穆矣

后妃德修于己而思逮嬪御洋洋乎化且偏中宮矣故葛覃卷耳之後受之以樛木螽斯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興也

后妃能逮下無嫉妒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言木之喬竦者物不得附託而俱升南土有下曲之

木故其下葛也藟也皆得纍繫之惟我君子有可樂之德和平樂易逮及羣下則盛德所感福祿自爲之安之也

詩測曰詩中多言福祿而此獨言福履者易序卦云物畜然后有禮故受之以履蓋履者禮也爾雅注云禮可以履行九卦又曰履以和行履和而至惟福而履以履爲福乃可以綏可以將可以成而與樂只亦類應矣

碩人稱文王爲美人以其繫人思也此詩稱后妃爲君子所以戴其德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興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興也

荒則不止于纍而奄覆之矣縈則不止于荒而旋繞之矣將謂陰扶默相也成謂全固周備也衆妾之美夫人也無謟詞其禱夫人也無佞說此又可見衆妾情性之正也

陸氏曰人無絕盛之數德以不專爲大福以不居爲完天亦無偏至之理以善下而通其仁恩遂以相成而見爲綦盛

螽斯

序曰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

朱子曰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爲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之比序者不達此詩之體故遂以不妒忌者歸之螽斯其亦誤矣

南軒張子曰后妃多子孫推本其然則由不妒忌而已故繼樛木之後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比也

此詩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比之

言造化生生之氣惟和而已以和名和斯孕育蕃盛不覩之螽斯乎彼螽斯之羽蟲詵詵焉其和集和故能育宜爾子孫之振振昌盛固爾以和自取之也而豈倖致也

后妃不妬忌故衆妾俱得進御所以生子衆多衆妾感激之情有不能形容者姑借螽斯咏之通只説螽斯説螽斯即是説后妃朱子曰比便是説實事如螽

斯羽之句便是説那人下便接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上説更不用説實事此所以謂之比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

言螽斯羽不特詵詵而已但見薨薨其羣飛之和又如此和故宜爾之子孫繩繩不絶若自薨薨者感名之矣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比也

言螽斯羽不特薨薨而已但見揖揖其會聚之和又如此和故宜爾之子孫蟄蟄無盡若自揖揖者感名之矣振振與繩繩易明蟄即蟄蟲之蟄伏藏盤聚有不知其盡藏意

毛氏曰振振仁厚也繩繩戒愼也蟄蟄和集也

詩緝曰振振繩繩蟄蟄則多而賢也此宗毛説也是詩止言其多謂多而賢則蛇足矣

言羽者螽斯羽蟲也時説謂后妃恩養羣妾若羽翼之穿鑿

華谷嚴氏曰此詩之意全在宜爾二字風人意在言外見后妃子孫衆多但言宜其如此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何故而不明言之謂由不妬忌而致此也

桃夭

序曰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朱子曰序首句非是其所謂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者得之葢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盛由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之皆以爲后妃之所致既非所以正男女之位而于此詩又專以爲不妬忌之功則其意愈狹而説愈疎矣

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三章一意屢咏之以致嘆美之意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興也

女子際桃夭之會以于歸詩人美之言以木少則花盛興之子及時往嫁而以其素所閑習者順施于室家可必其無不宜也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興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興也

東萊呂氏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且以比其華色也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餘興未已而反覆歌詠之室家家室家人亦

變文以叶韻也

曹氏曰宜其家室男女之順也女德不徒取其順取其順而正也至于宜其家人則一家之人皆宜之其爲道也必正矣

兎罝

序曰兎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朱子曰此序首句非是而所謂莫不好德賢人衆多者得之

此詩贊美之意以漸而深文王之時固多賢者此特言武夫者見其無所不備也

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興也

化行俗美賢才衆多卽野人有可用之才故詩人因所事以起興許氏曰擊橛于地中張罝其上也聞椓杙之聲而視其人甚勇可爲干城者也

肅肅兎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興也

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興也

好仇謂才能與聖人相耦非特干城而已腹心謂志

慮與聖人相契又非特好仇而已是何人才之盛哉蓋幸而遇聖人之世又幸而生聖人之國則又涵濡聖人之化固宜其成就之若此也雖以兎罝之野人而其才德之美若此則其在官職者可知矣

范氏曰國家氣運不興則人才不生風化不及則人才不成兩者合而蔚然起矣故武夫之赳赳其才具固然應運而興者也化行于上而後椎魯之士皆知學問之故負氣之倫亦通心性之事不然輪囷離奇不中繩墨者耳故干城好仇腹心總歸之公侯

芣苢

序曰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此序朱子無評語傳關曰芣苢之序推美后妃謂和平則婦人樂有子夫太姒固爲衆母母乃婦人誰不樂有子者而必以爲后妃之美是欲歸功后妃而衹取隘也

此詩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語有次序無淺深賦芣苢便是相樂不可另作相樂語被化意言外見之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賦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賦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賦也

此婦人采物而歷賦其始終之事言當此景物而爲野外之行采之者芣苢從道旁而求之也有之者芣苢從道旁而得之也既有之從而掇之拾其穗不悉其根也既掇之從而捋之取其子因棄其穗也捋之既多非一掬所能容則薄言袺之以衣貯之而執其衽焉袺之既久非手執之所能便也薄言襭之以衣貯之而扱其衽于帶間焉詩緝曰此詩無形容譬喻之辭讀之自見喜意

文王之世何世乎虐紂在上四海如焚獨此一區深閨有尋芳之意結伴有陌上之遊豈是易得事歌王化而及芣苢當日之光景可想而不可道也

婦女嬉遊非美俗遊女不淫其本事若移此于成康之世君子必譏之而周南采爲盛世之風則何也楊子曰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是以觀風者貴論其世也

漢廣

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朱子曰此詩以篇內有漢之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謬誤乃以德廣所及爲言失之遠矣然其下文復得詩意而所謂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誤

南有喬木題曰漢廣亦猶定之方中之爲楚宮有饛簋飧之爲小東也序以爲德廣所及夫二南孰非文德之漸被何獨此篇稱廣如云德與漢俱廣則亦當

云與江俱長矣經文明言不可求乃曰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何耶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休息韓詩作休思以思字成章于韻甚叶）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興而比也）

文王之化先及于江漢之間詩人因所見而咏嘆之謂南有喬竦之木其陰不下及故不可休息以興漢水有遊行之女高潔不可求也於是陳其不可得之辭比之如漢水之廣不可泳江水之長不可方所以

深嘆其不可求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興而比也）

言遊女既不可求我將何以致其悅慕之情耶彼翹翹然秀起之雜薪欲取翹薪者則言刈其楚矣況此出遊之子倘順時以于歸願爲之秣其馬所欣慕焉然則之子其殆漢之廣而信乎其不可泳乎江之永而信乎其不可方乎

東發黃氏曰朱子言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爲比而嘆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此解已盡一時之意鄭康成箋謂楚喻女之尤高潔者嚴氏詩緝取之求之過矣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興而比也）

又言翹翹錯薪則言刈其蔞矣況之子于歸我則願爲之秣其駒焉秣駒雖切終不可求也其殆眞如漢之廣而不可泳江之永而不可方乎夫一遊女反復嘆美其不可求如此其得于感化深矣

豐城朱氏曰夫觀聖人之化不于其他而必于江漢之游女何也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錄一漢廣以見天下之家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

詩弋曰二南詩當作兩項看岐周久被成周之化其民忠故詩多熙皞而平桃夭芣苢之類是也南國新變淫靡之風其民悔故詩多滌洗而露江漢行露之類是也召南之所以不同于周南亦然一採之都內一得之列國故也

汝墳

序曰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傳闕曰序以汝墳以爲道化行亦未甚失而贊之曰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所謂道化行者僅如斯乎

此汝旁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旣歸而作此詩葢相離而思相見而喜猶是夫婦常情惟得于久役之後而絶無怨上之言乃有親上之語以相慰勉非被化何以有此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賦也

此章因今旣見而追賦未見之思言君子今旣喜其行役而歸矣追惟彼汝墳之上條枚生焉嘗遵其旁而伐之矣此往歲時也此時君子未歸故其憂念之深有惄然如重飢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旣見君子不我遐棄 賦也

今遵彼汝墳之旁伐其成枝之條與夫復生之肄葢踰年矣此時君子畢役旣歸方幸其不遠棄我也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比也

會說曰夫憂喜者固吾之私情而許國者亦爾之公義也魚勞則尾赤見其勞未見其甚惟魴魚本白而亦赤則勞甚矣君子之盡瘁事國備嘗艱險者猶是也如此之勞乃王家之政役事繁興如火烈然豈終無可望哉幸有西伯之德如父母然所謂可怙可恃者也向以西伯之命而供王家之役今亦可以西伯之德而忘王室之勞矣父母孔邇汝墳與岐豐甚遠非地之近也大抵仁德之君與民一體民之望之近固近也遠亦近也尊之親之謂其人孔邇耳夫一汝

墳婦人旣篤夫婦之情而又勉以君臣之義其亦被化之深者矣

王氏曰民皥皥而猶若感恩懷德何也孔邇之呼如燬之政激之也白雲許氏曰昔商民樂湯之仁而不知桀之虐曰夏罪其如台今周民雖知紂之虐而曰父母孔邇易地則皆然

麟趾

序曰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朱子曰之時二字可删程子曰麟趾不成辭言之時謬矣

郝仲輿曰商紂之末俗奢壞禮關雎化行若桃夭之女子兎罝之野人芣苢漢廣汝墳之士女皆知守禮其貴家世族子姓少而愿謹步武頭角振振有端厚之風故詩人托麟趾表聖瑞見文王修齊化成而周道大興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興也

三章俱以麟興公子詩緝曰有足者宜踶唯麟之足

可以踶而不踶是其仁也今振振然信厚之公子有貴勢而不恃遂嘆美此公子卽麟也此詩之辭寂寥簡短三嘆而有餘音也麟之趾指麟言也于嗟麟兮指公子言也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興也

有額者宜抵唯麟之額可以抵而不抵也公室子孫其傳彌遠而信厚不替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興也

有角者宜觸唯麟之角可以觸而不觸

邵氏二泉曰麟仁獸也一身之間無非仁者趾也定也角也其一體也仁德于是乎形焉故重嘆之公子公姓公族猶夫趾定角也非文王后妃其何以有此嘆麟所以嘆文王后妃也

郝氏仲輿曰文王之化由桃夭兎罝芣苢漸及漢廣汝墳其興隆之勢已自勃如而竟以公之局自終子曰公子姓曰公姓族曰公族見靖節有世及之恒公子曰麟兮公姓曰麟兮公族曰麟兮明積久有必報之數葢不王于其身必王于其子孫也故以麟趾終

焉

周南之國十一篇

詩經朱翼卷之一 終

詩經朱翼卷之二

北平孫承澤學

召南 說見周南

鵲巢以下見南國諸侯大夫脩身以正家者如此甘宗以下見齊家以治國者如此而王道成矣終之以騶虞蓋鵲巢之應也

鵲巢

序曰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朱子曰文王之時關雎之化行于閨門之內而諸侯蒙化以成德者其道亦始于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而詩人美之也嚴氏曰言夫人之德亦以見文王齊家之化行於諸侯非專美夫人也

鄒氏曰小序德如鳲鳩非也張子言專靜均一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也要之鵲巢鳩居於義無取夫人堪享之必其有專靜均一之德意當在言外矣故

朱子言猶周南之有關雎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興也

此詩美南國諸侯之女嫁於諸侯而作言鵲有成巢鳩來居之而女子之賢者其嫁亦宜有百兩之迎也

百兩送迎侯國常禮賢女自見其宜耳

呂東萊曰詩人本取鳩居鵲巢以興夫人坐享成業蓋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之也風旨全在言外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興也

方有之也將送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興也

盈滿也成謂成其禮也

曹氏曰詠鵲巢一詩蓋與關雎之義同關雎之詩未嘗言后妃之德而但言以琴瑟友之以鐘鼓樂之則后妃之德可知鵲巢之詩未嘗言夫人之德而但言以百兩御之將之成之則夫人之德可知后妃之德宜如關雎夫人之德宜如鵲巢二詩為二南之首聖人之意深也

采蘩

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鄧氏潛谷曰采蘩不失職也宗廟之事夫婦親之傳
外內之官采蘩敬豫事也僮僮夙夜敬將事祁祁敬成
事也是不失職也亦始終一德之效

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
官備則具備君純冕立于東階夫人副禕立于東房
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
尊交應之義也

水土之菹有七而蘩居一采之沼沚澗累言之詳其
爲水草之菹潔芳之所出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賦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采物備敬以奉祭祀
而風人賦以美之公侯之事鄭重之辭也事在公侯

自當夙戒以襄一人也

馮氏曰是事也爲格親公侯有子道焉利用以婦道
配之于以成公侯之能子爲秉鬯公侯有君道焉利
用以臣道佐之于以相公侯之能君

又曰公侯之祖禰于夫人無骨肉之屬也無骨肉之
屬則不能如公侯之視無形聽無聲而默接于志氣
之微也若無根本之愛以主之則無以盡其明信曰
公侯之事是以公侯之義通之也此夫人愛敬之本
也

詩故曰祭有蒸有禴蒸以薦品物禴以薦新味南國
歲味莫先於蘩孟春始芽極其芳潔故采而薦之祭
之事近鬼先王以人道接之故思嗜之忱必選味以
進焉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賦也

宮廟也說文曰亡者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廟
者所以藏主列昭穆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賦也

被之僮僮僮竦敬也疏曰是未祭而視溉濯饎爨

之時諸侯之禮夫人先一夕視溉濯朝視饎爨所謂
夙夜在公也被之祁祁祁祁舒遲也箋云祭事畢夫
人釋祭服而髲髢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
失

被之僮僮時解以爲助祭之時其被僮僮然竦敬按
天官內司服后六服禕衣揄翟闕翟謂之三翟與鞠
衣展衣褖衣爲六也首飾則有副編次三翟爲祭服
首皆服副鞠衣告桑之服展衣朝王及見賓客之服
首皆服編褖衣進朝于王之服首則服次凡諸侯大
夫于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上公夫人得禕衣以下侯
伯夫人得揄翟以下被即次也夫人祭祀不應服次
曾氏以爲此在商時故與周禮異終不確不如作未
祭與祭
畢時

文叔黄氏曰國君夫人采蘩有常處奉祀有常禮旅祭則僮僮而敬祭歸則祁祁而和此豈勉强所能致乎作序者曰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可以云者是亦以夫人之德言之歟

草蟲

序曰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朱子曰未見以禮自防之意大夫行役在外其妻思之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詩揆曰卷耳自蒙難之變憂在君父故其詞傷而漸迫草蟲是行役之常情屬夫婦故其詞憂而就平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賦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而思念之言草蟲鳴而阜螽趯時物變矣此時而未見君子憂之所以忡忡而不能釋也必其既見既覯然後此憂心可下也

朱子集傳是晚年所著極其精粹早年有詩經析衷呂東萊詩記中取錄者是也解此章云丈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見此二物以類相從似有陰陽之性因感時物之變以思其君子如此是動于情欲也不如今傳遠矣故朱子不取詩記有由然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賦也

南軒張子曰未見則憂既見則喜性情之正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賦也

夷平也

三章俱一時所感然草蟲鳴阜螽趯深秋候也采蕨采薇暮春候也由秋而春亦見時之久

卷耳后妃之思其君子也草蟲大夫妻之思其君子也汝墳殷其雷行役者之妻之思其君子也尊卑之分雖殊室家之情則一然以行役之久雖有別離之思而無怨恨之情所以爲風之正

采蘋

序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鄒氏曰序意重祭祀而先言循法度所謂法度不過王氏之解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

皆有常而不敢變巳耳鄭氏以爲教成之祭考之昏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毁教于公宫祖廟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此教成之祭也鄭氏又謂既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時所學所親之事以爲法度則又非教成之祭矣及其釋牖下云凡昏事于女禮設几筵於戶外孔氏亦以爲外成之義則若似是未嫁者彼蓋據昏禮納采至請期主人皆筵于戶西西上右几是其禮皆戶外設故云爾然亦非所律於教

成之祭也原鄭氏既引昏義又不欲倍序既拘牽于序又欲附會昏禮故其說游移無定不自知矛盾至此愚意此詩只作祭祀與采蘩正相類采蘩是美諸侯夫人此是美大夫妻以見俱被文王之化序中能循法度四字姑置之可也

于以采蘩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賦也

南國夫人被文王之化刑于其妻虔于祭祀風人賦其事以美之首言采物之各于其處所以備物將敬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賦也

蘋藻既采矣由是而盛之則維筐及筥無或混焉蓋物辨則潔雜則汙盛之各一其器使物各別其品也既盛矣由是而湘之則維錡及釜無或褻焉蓋物別則馨混則穢湘之各一其具使味各如其性也此於綜理周密分別不苟見其敬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賦也

大夫禮宜祭于宗室故蘋藻于此而奠而牖下則其棲神之所也凡此薦豆之事誰其主之乃能敬之少

女也少而能敬固可貴而化之被及者實遠矣

諸侯之嫡子世爲諸侯其第二子以下不得稱先君故謂之別子別子始爲大夫乃大夫之始祖繼別子者謂之大宗立宗室以祀之爲百世不遷之廟大夫之別子則但爲繼禰之小宗不得祀于宗室故宗室爲大夫奉祭之所即大宗之廟也

室制南向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深隱故謂之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所謂牖下者也牖穿壁爲交窻以通明也

呂東萊曰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爲者非一端所歷者非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叙而有常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事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以勝此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心也

詩詠季女言大夫也主人非宗故其妻稱季猶言少
婦以別于宗婦也

甘棠

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

疏曰二南文王之風故不得言美文王召伯臣子故
可言美也

召伯在文王時食采于召武王伐紂封于燕爲伯以
長諸侯故布政文王時作詩在武王時而輯此詩在周
公制作時而補傳又曰文王化被南國而召伯聽訟

之日又能推明其教行露既繫之文王甘棠雖在召
伯既去之後亦未必作於武王之時不若繫之文王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賦也

召公當文王爲西伯之時奉命出使于召南之國觀
省風俗布宣教令嘗止于甘棠之下迨其去也召南
之人思召公往日之教因愛其所止之樹故言甘棠
蔽芾然茂盛勿剪斷其枝勿斬伐其榦此召伯嘗茇
舍于其下不可去之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賦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賦也

始則相戒不可斬伐而去之中則相戒豈特不可斬
伐但毀壞之亦不可終則相戒豈特不可毀壞但低
屈之亦不可愛之愈深護之愈至也

上之人不可無休養生息之德又不可屑屑然日見
其有休養生息之事令陝之民聚族而思曰其事也
召伯之恩其致也召伯之德可縷縷而追陳之而召
伯茂矣舉目皆伯也舉目無所爲伯也偶于甘棠寄
意焉爾又令陝之民于甘棠也朝蒔焉暮漑焉賔賔

然羣鄉之父老子弟而墠之社之于歲時伏臘而尸
之祝之而民之于召伯亦茂矣若不相忘也者又若
相忘也者茀相告以爲勿伐勿敗勿拜焉爾

行露

序曰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
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

序中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二語最佳朱子集傳
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
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爲強暴所汚

蓋取諸此

此詩通篇總是以禮自守訟獄原非實事不過假設此以絕人正見自守處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賦也

此章設爲行道而借言多露見已平日嚴于自守言厭浥然而濕者行道之露我豈不欲蚤夜而行乎特畏其沾濡而不敢耳徐氏曰託言于行不欲以露霑吾躬也假言于露不欲以暴汚吾口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興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興也

二章大意言我之自守如此多露之沾濡幾可免矣但世之爲多露以誣人大率不過訟獄今夫雀誰謂其無角鼠誰謂其無牙無角無牙何所據以穿我之屋與墉汝于我誰謂其無求室家之禮無室家之禮何所據以速致我于獄我本無罪事出無因雖速我于獄而室家之禮不足大禮不備貞女不行我惟有自守而已

雲窩曰速我訟速我獄即是多露妄加處然曰不足不從則行露自多也吾身自潔也雀之角鼠之牙其如予何

詩弋曰此皆貞女自誓之詞蓋義禮初明人心猛厲幽獨自盟義不汚染故自言我之守身防禮不敢踰越若此假令猶有强暴不諒橫以相加雖雀角鼠牙疑似難辨而我必白之不妄從也甚言以自固非真曾斷于召伯也不然豈化行于女子而格于丈夫乎

羔羊

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朱子曰此序得之但德如羔羊一句爲衍說耳

范氏曰此就服飾步履一稱述之其人之賢俱于言外可見或不必指出節儉正直四字

南國之人歌咏其君而不得歌咏其大夫而已矣歌咏其大夫而亦不得歌咏其服與度而已矣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賦也

國人賦召南在位之臣用羔羊之皮以爲在公之服但見飾之素絲而素絲所飾以爲紽者其數有五蓋冲澹而有常也至服此服退食而自公也委蛇然舒泰而自得又優游而自得也夫何以得此哉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賦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賦也

緎裘之縫界也總其總合之處也此再舉三舉其服容而美之賢哉大夫被于文王之化者深也

范氏曰國事叢脞則近臣勞時勢多艱則功名著是

故奇節多見于庸君而盛功必紀于衰世而化文王之政者朝廷若無事矣閭井若無聲矣公庭若無訟矣察署若無官矣淮南子曰內脩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爲也而無不爲也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

殷雷

序曰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朱子曰詩無勸以義之意

徐玄扈曰古者成役仲春而歸閨中思婦此時獨切蓋以至家之期望之也此時雷乃發聲故言殷雷蟄虫始振故言草虫阜螽草木萌動故言采蘩采蘋俱即時景而言可見歸期未至亦未敢遽望其歸足明詩人性情之正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

召南婦人有其夫從役于外感風雨將作而念其君子言殷然之雷聲在彼南山之陽矣何此君子獨去

此而不敢少暇乎遂稱振振信厚之君子歸哉歸哉冀其畢事來歸而不敢爲決辭知其未可以歸也從事獨賢而無怨唯信厚者能之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

此二章與只變文叶韻無淺深在陽在側在下見雷聲無定在也息止息處居處即暇字意也振振君子

是記憶其人而嘆之而冀之不是又美其德郎小戎
温其如玉厭厭秩秩之意也
劉氏曰此詩之念行役猶周南之有汝墳也然視汝
墳獨無尊君親上之意者蓋彼詩作于既見君子之
時故得慰其勞而勉以正此詩作于未見君子之日
故但念其行役之勞然而無怨咎之辭則其婦人之
賢文王之化皆可見矣

摽梅

序曰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

女得以及時也
朱子曰此序末句未安
沈無回曰南國染紂之淫靡從前風俗有不忍言者
故有守經之女予以爲風而採之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賦也
貞信之女有感摽梅者言桃夭昏期也自今觀之摽
然而落者有梅矣其實之在樹者止存其七矣求我
之庶士尚其及此吉日而行婚姻之禮乎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興也
摽有梅實之在樹者過此將不止于七僅而三之矣
求我之庶士是尚可以迨吉乎哉及今爲文定之禮
可也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興也
摽有梅實之在樹者過此又將不保其三且僅而頃
筐之盡塈矣求我之庶士是尚可以迨今乎哉及今
一謂之而徐俟六禮之行可也此貞女之守也可以
觀聖化矣
徐筆洞曰三迨字乃言要從容有迨之意言時雖迫

而禮宜迨即如迨冰未泮迨字乃求之不暴而節之
以禮之意作急迫恐晚者非是迨吉是審天時也迨
今是定人事也迨謂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正今日
吉中所訂之盟也

小星

序曰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
御于君知其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劉氏曰此爲衆妾美夫人之詩詩緝曰小星樛木之
化也

杜預釋例云古者諸侯娶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陰訟息所以廣繼嗣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興也

南國夫人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衆妾進御于君者因所見以起興而美之言仰觀嘒然之小星則或三或五在天之東矣況我于此時進御肅肅然見星夜行而夙夜在公以承事君子雖有宵征之勞實我所賦之命不同于夫人之逸分固當如此耳敢言勞哉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興也

參伐也昴留也此言衆無名之星亦隨伐留在天宋氏曰參昴二星同在一宮終不並見本無相妬之情亦成相讓之勢

參宿三星下三星曰伐以伐與參爲連體參爲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伐亦爲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統昴六星留言物成就繫留也

詩測曰以賤妾得進御于君非情欲之得肆則偕恣之可行又不然則怨嗟之易起宵征之時不出此三者而惟肅肅然勤于夙夜謹于衾裯又且引而歸之于命是貴不妬妃賢則后妃也讀此詩者得其一種肅肅之意宛在目中則已之性情亦庶幾矣

江有汜

序曰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國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朱子曰詩中未見勤勞無怨之意又曰只看詩中說不我以不我過不我與便自見得不與同去之意妾得勤而無怨之意　安成劉氏曰此詩媵妾所作序之首句非是

此詩媵妾有待年于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后嫡被后妃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蓋此詩作于來迎之時悔處歌三字俱是想像其如此言下有無限慶幸之意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興也

言江水猶有決而復入之汜而之子之于歸也乃不挾我而偕行然雖不挾我以偕行其後也必悔悟其非矣豈終不以哉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興也

與謂與之俱往也處安也蓋既迎之後禮順心安自
覺得其所處也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興也
過謂過我而與偕也嘯未迎之先悔悟甫萌乃蹙口
出聲以舒憤懣之氣歌則既迎之後得其所處而樂也
呂東萊曰始則悔悟中則相安終則相歡言之序也
箋餘曰汜渚沱雖不敵江之大然與江同一體故分
而仍合媵雖不敵嫡之尊然與嫡同一要宜孝之偕
行嫡之悔而處而歌合本于此

沈氏曰小星江沱詞無怨怒意寔悲凉何如樛木螽
斯之渾而忘也蓋起化者與被化者安勉不同故應
之者自不得不異

野有死麕

詩序曰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
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朱子曰此序得之但所謂無禮者言淫亂之非禮耳
不謂無聘幣之禮也
此詩美女子貞潔自守而作其言非出於女子之口
詩人探其意而言所謂極其形容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興也
詩人美貞潔之女言野有死麕取之者尚以白茅包
之此懷春之女彼吉士者何不以禮娶之乃欲以非
禮誘之乎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興也
言再觀林有樸樕野有死鹿取之者尚以茅純束之
此懷春之女有如玉之貞豈可以非禮誘之乎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賦也

此乃述女子拒之之辭言爾當舒徐引退無動我帨
而近吾之身無驚我犬而近吾之家蓋甚言其不得
妄誘也其凛然難犯之意見矣
呂東萊曰此詩言惡無禮而拒之其詞初猶緩而後
益切曰吉士誘之其詞猶巽也曰有女如玉則正言
其貞潔不可犯也至于其末拒之益切矣
范氏曰夫陰陽之理不能以孤立而其事常有以相
求故雖聖王在上不能使人無情亦第使之不流于
其事而已

何彼襛矣

序曰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朱子曰序云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文理不順當云王姬雖嫁于諸侯然其車服制度與他國之夫人不同所以甚言其貴盛之極而猶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也

詩緝曰詩稱王姬之車必非文王之女當從毛氏以爲武王之女也武王之詩當爲雅而不當爲風然此詩三章只是風體又詩中專言女德正與二南同科非雅之類當時采詩之官得之于召南之地以爲武王之女下嫁召南之國能執婦道成其肅雝之德皆本于文王太姒之化故以其詩列于召南而爲文王之風甘棠之詩亦作于武王之世而爲文王之風皆推本言之

正義曰初嫁之時侯伯以下夫人所乘車皆上攝一等知者以士妻乘墨車上攝大夫之車故也崔云諸侯夫人初嫁不得上攝以其逼王后故也卿大夫之妻得上攝一等

孔氏曰王后五路重翟爲上厭翟次之王后六服褘衣爲上褕翟次之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者謂車乘厭翟服則褕翟也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興也

詩人美王姬之德言何彼襛襛然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此何不肅肅而敬雍雍而和者乃王姬之車也夫以王姬之車則固宜其肅雍矣有約損而無驕盈道路之間幾不知爲帝女之所乘也不亦可美也耶

曷不者驚出望外之詞蓋王姬似難責以肅雝王姬之車似難著以肅雝今則曷不肅雝也宛然塞路乘

觀相顧嘆賞景象章氏曰王姬便見素沐德教從文王肅雍之化來所以見之車者如此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興也

王姬之德如此則下嫁之事何莫非可美者乎桃李之華其襛然而盛者何其稱也況今下嫁者平王之孫上娶者齊侯之子是其男女之相稱不猶桃李之相儷乎曰文王之孫見王姬肅雍之德其來有自也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興也

再觀釣之維何其合絲而爲緡者何其宜也況今以

齊侯之子而連姻王室不以爲亢也平王之孫而下嫁侯邦不以爲屈也是男女之合而爲婚亦猶絲之合而爲綸乎信乎男女之稱惟此肅雍之德婚姻之合維此肅雍之德也誠可美也

詩記曰肅雝者王姬而曰王姬之車不敢指切之也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辭匹敵則不驕亢可知也此詩爲美王姬而作自應先稱王姬至末章則反覆歌咏之非有他義也

騶虞

序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朱子曰此序得詩之大指然語意亦不分明楊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爲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名南之終至于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夫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然非諸侯有騶虞之德亦何以見王道之成哉

箋餘云麟趾以應關雎騶虞以應鵲巢義例相合騶虞乃義獸麟者百獸之長也故取以喻王者之仁騶臣于麟而代行仁者也故取以喻諸侯之義君行仁臣行義其此之謂歟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賦也

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國治民安而餘恩及于庶類詩人美之舉葭之壯盛而植物以茂可知舉豝之衆多而動物之蕃可知此其化被草木恩及禽獸是即騶虞之仁也

雲窩曰發非發矢也一發縱揜覩便見五豝並逐耳

詩測曰并不必說田只云彼茁者葭一發其中觀之有五豝焉益豝藏于葭如此乎生育之蕃息也只如此開闢說其一種太平氣象已溢于言表矣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賦也

蓬草名豵小豕也

說文云一歲爲豵二歲爲豝則豝又大于豵葭叢高故豝藏焉蓬叢低故豵藏焉

于茁字上見葭蓬之盛于五字上見豝豵之盛又于葭蓬豝豵上見草木禽獸之皆盛又于草木禽獸之皆盛處見泰和洋溢造物同流景象此等景象化光並育萬物共囿而不知不可得而名言之也故但以

騶虞嘆美之騶虞不食生物舉此爲嘆取其與物兩忘之意象也猶云此標技野鹿之世境云耳不可着我侯二字亦不必贅仁恩自然意

文王之風終于騶虞序以爲王道成則近于雅矣文王之雅終于魚麗序以爲可告神明則近于頌矣

名南之國十四篇

朱子曰周南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名南言諸侯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詩之正風也

鄭氏曰二南爲正風則然矣自後南國諸侯政衰何以無變風曰陳諸侯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也時徐及吳楚僭號不承天子之風故無其詩也

詩經朱翼卷之二終

詩經朱翼卷之三

北平孫承澤學

邶

釋文曰從邶訖豳十三國並變風華谷嚴氏曰夫婦之經萬化之原關雎鵲巢爲三百篇綱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衛皆衛風也衛禍基于衽席覃及宗社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

程子曰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于衛地者爲衛得于邶鄘者爲邶鄘嚴氏曰存邶鄘之名不與衛之滅國也

劉安成曰衛三十九篇而邶風乃有十九然觀綠衣則妾僭嫡矣燕燕則臣弑君矣谷風則夫婦之道乖新臺則男女之倫滅二子乘舟則父子之恩絕旄丘則無恤鄰之義簡兮則無尊賢之心北門則失勸士之道亂常敗政莫甚于此所以居變風之首與於呼渡河野處已兆矣不待讀定之方中而後知也

栢舟

序曰栢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

人在側

朱子曰栢舟之詩小序不知其出于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于夫而以爲不遇于君乃斷然以爲衛頃公之時蓋以謚法中墮廢社稷曰頃便將栢舟一詩硬差排爲衛頃公便云仁人不遇小人在側鄭漁仲謂小序只是後人將史傳去揀并看謚却傳會作小序美刺

崔仲凫曰正風以關雎爲首者得夫婦人倫之至正者也變風以栢舟爲首者處夫婦人倫之變者也聖

門爲風化之原故夫子謹之

汎彼栢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比也

婦人有不得于夫者言彼汎然而流之栢舟不用以乘載無所依薄但亦泛其流而已我之不得于夫而失所依何以異是故我耿耿然不能寐如有隱憂而莫可誰語者豈我無酒可以敖以遊而解之乎不能解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賦也

言我憂不得于夫必有其故然惟心之明者能度之如我心匪鑒既不可以度我見棄之故亦有兄弟又不可依以爲據故我往愬而反遭其怒其不可據也如此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賦也

言石雖堅尚可轉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席雖直尚可卷我心匪席不可卷也以威儀爲可簡則無禮又不

敢改其度也而何爲其不得于夫也其故難言之矣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賦也

言自反無缺而猶不得于夫是以憂心悄悄然而憂反見慍于羣小見病亦既多矣受侮亦不少矣靜言思之惟于寤覺之間但拊心有摽然而已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比也

言日當常明而月有時微此常道也日居月諸胡爲

更迭而不宜微者亦微乎今衆妾反勝正嫡何以異此是以心之憂矣如衣不濯之衣靜言思之婦人從一而終義無可去不能奮起而飛亦惟守吾之正而已

朱克升云栢舟與關雎鵲巢爲反對而處變以常不愧后妃夫人之化所以首變風而繼二南也

郘二泉曰夫婦之義無所逃于閨門之內故曰不能奮飛知義之言也

綠衣

序曰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朱子曰此詩下至終風四篇序皆以爲莊姜之詩今姑從之然惟燕燕一篇詩文畧可據耳

嚴氏曰莊公溺愛亂常寔胎衛禍聖人存綠衣以明夫婦治道之原非取女子之悲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比也

莊姜傷己失位而言綠之與黃色之間正則有分矣今綠不宜爲衣而爲衣以綠爲衣反以黃爲裏嫡妾失宜何以異此是以使我心之憂矣曷能以自已也耶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亾　比也

言綠間色不宜爲衣而今以爲衣綠以爲衣而黃不特爲裏也且自裏轉而爲裳其失所愈甚矣嫡妾失宜何以異此是以使我心之憂矣曷爲其可忘者耶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比也

言妾之所以尊顯者豈無故哉譬之綠方爲絲而女又從而治之此綠之所以爲衣也然則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則其尊顯宜矣我亦惟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以自勵焉使不至于有過而已

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比也

言妾尊顯則已幽微譬之絺兮綌兮當暑之服而遇淒然之寒風我以過時見棄則幽而微者宜矣我思古人有遇此而善處之者其所爲之善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是則我之用以自慰矣

詩緝曰女子之情僥怨此詩但刺莊公不能正嫡妾之分其辭溫柔敦厚如此故曰詩可以怨

詩緒曰讀綠衣之詩可得儒者反身克己之學

燕燕

序曰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朱子曰遠送于南一句可爲送戴嬀之驗

戴嬀之歸以桓弒也別爲非常之別故痛爲非常之痛但當時國危子喪既不忍言而州吁阻兵安忍亦有不敢明言者故只敘別離之感而言外之痛自隱然矣末復敘戴嬀之爲人如是其別已自難堪復提出先君之思于當日情事若隱若現最爲淒婉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興也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興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興也

莊姜送戴嬀大歸于陳言嗟我仲氏今日與衛絕矣彼燕燕于飛則差池其羽相隨後先而不忍違矣況我之子往大歸于陳我則遠送之于野奄忽瞻望弗及而泣涕如雨之下也再觀燕燕于飛則頡之頏之上下追逐又若不忍遠違者然況我之子于歸我則遠于將之至瞻望弗及而佇立以泣殆又甚于涕泣如雨者矣再觀燕燕于飛則下上其音又若不忍遠離者然況我之子于歸我則遠送于南至瞻望弗及而實勞我心殆又甚于佇立者矣

箋曰差池其羽與戴嬀將歸顧視其衣服頡頏與戴嬀將歸出入前却下上其音與戴嬀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大小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賦也

言我于仲氏之歸不能爲情如此以我當見慍羣小時獨仲氏以恩相信可爲倚賴其操心塞焉而實淵焉而深而又持身終溫且惠善能謹慎而置身于無過之地至于先君之念時相勸勉惟恐寡人以見棄之故而忘所天蓋廪然大義之箴規也仲氏之賢如此此我所以不能忘情也

徐玄扈曰玩先君二字當時煢煢嫠婦相依相恤之

意淒然在目

郝仲輿曰不言夫死子弑國破人亾而託興燕燕關山寥落隻影孤飛淒然有流離之感至曲終奏雅未亾人之志有如皎日千古離情此爲絕唱

日月

序曰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朱子曰此詩序以爲莊姜之作今未有以見其不然但謂遭州吁之難而作則未然耳蓋詩言寧不我顧

猶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無良亦非所宜施于前人者明是莊公在時所作其篇次亦當在燕燕之前也

胡新安云此篇分明作于莊公之時胡能有定故不我顧不我報俾也可忘而報我不述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賦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賦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賦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賦也

莊姜不見答于莊公呼日月而訴之言日居月諸照臨下土其于人道之乖違皆其所周察也乃有如是之人逝不以古夫婦之道相處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爲其不我顧也日居月諸下土是冒固無所不及也乃有如是之人曾不歡愛以相好焉是其心志回惑亦胡能有定哉而何其不我報也日

居月諸出自東方固無微不照也何乃有如是之人雖有德音而無實意是其心志回惑亦胡能有定哉而何爲使我爲可忘也日居月諸東方自出固無處不被也何父兮母兮乃養我不終使我至此耶何乃有如是之人其心志回惑胡能有定哉而何其報我不循義理也夫以見棄之餘猶有望之之意此詩之所以爲厚也

輔氏曰自處以古人爲法而望人以古道處己莊姜之處己望人皆有則矣

終風

序曰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朱子曰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若果莊姜之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于燕燕之前序說誤矣須溪劉氏曰州吁無戲笑之理分明是怨莊公也

此詩亦莊姜不見答于莊公而作以終風比莊公葢不忍斥言之每章末句俱有靜正自守意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比也

莊姜悼莊公之不見答言終日之風且暴疾則乖戾而不和也甚矣然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我則笑之時夫笑爲歡也謔浪而笑不古處也何歡焉中心悼之而已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比也

言終日之風不惟且暴而又且霾翳蔽而不解也甚矣然雖其狂惑如此亦有惠然而肯來之時其來願也倏而莫往莫來何常焉唯有悠悠然長思之經解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學者知此則可觀可羣可怨矣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比也

言終日之風不特且霾而且曀既曀矣不旋日而又曀夫狂惑暫開而復蔽如此是以使我寤言而不能寐至于感傷閉欝而成嚏疾也

曀曀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比也

言不特旋日有曀且曀曀然其常陰陰陽相擊又虺虺然其雷聲將發而未震夫狂惑愈深而未已也如此是以使我寤言而不能寐惟願言懷思不怠而已

蔡氏劄記曰邶風以栢舟爲首處變不改其常靜思適止于義性情之正也繼之以綠衣之我思古人燕燕之終溫且惠日月之逝不古處怨而不怒古道自處皆有衛先公之風季札所謂憂而不困故其聲雖變自足以翼國風之正

擊鼓

序曰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朱子曰春秋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正州吁自立

之時也序蓋據詩文平陳與宋而引此爲說恐或然也

州吁之亂其民不和隙在內欲藉外交于是有南行之役南行以伐鄭爲名伐鄭以修先君之怨爲名國人知其意不在鄭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也故此詩不曰伐鄭而曰平陳與宋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賦也

衛人從軍者先敘南行之苦言我衆之從軍而南也所爲者擊鼓其鏜而踊躍以用兵之事此時顧我衛

國之人或役土功于國或築城于漕彼非不勞猶在境內而我獨南行其苦尤甚耳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賦也

言我之南行本爲鄭舉所從者孫子仲由是而平陳與宋同爲伐鄭之舉耳軍旅方興不與我以歸憂心不有忡乎孫子仲衛世卿只言王帥之人非薄其人也詩記詩緝俱誤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賦也

歐陽氏曰王肅以下三章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士卒將行與其室家訣別云我之是行未有歸期亦未知于何所居處于何所喪其馬若求我與馬當于林下求之蓋爲必敗之計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賦也

嚴氏曰承上章訣別之辭言居者生行者死一死一生自此間闊矣我往者初昏之時與子成其約誓之言執子之手期于偕老不謂今日便爲死生之別怨辭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賦也

嚴氏曰歎從今之間濶不得相依以生活也又歎夫婦相違遠不得伸其偕老之志也其怨深矣

蔡氏剳記曰擊鼓其鏜踊躍用兵言踊躍者喜兵于上之詞也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言獨行者怨兵于下之詞也至于及死生契濶亦可悲矣

凱風

序曰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朱子曰以孟子之說証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之作也

鄒氏傳闓曰凱風自訟寓幾諫之義所以不失爲孝序謂美孝子則舛矣慶源輔氏曰韓退之羑里操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甚合此詩之意得其解矣

詩傳曰寡母欲去而子自訟爲賦凱風此勝序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比也

七子自責之詩言彼凱風自南而來吹彼未成之棘心棘心至于夭夭而少好則風之爲力多矣我母氏

生我衆子幼而育之亦猶凱風之長養棘心也其劬勞也亦甚矣

此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比夫言風與棘而以母與子相應故屬興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興也

言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棘至爲薪則已成矣然非美材不有負于風之吹乎猶母氏養我七子至于成人可見聖善之德而我七子無令善之人實負于母之劬勞矣寧不啻棘薪而痛自刻責也聊聖善即就養育上說令亦善也母以養子爲善子以養母爲善無令與聖善反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興也

言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尚能有所滋益以養人況我有子七人反不能養以安母身而使母至于勞苦乎是寒泉之不如矣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興也

睍睆然鮮明者黃鳥也猶能好其音以說人而我七子乃不能慰安母心乎是黃鳥之不若矣

止齋陳氏曰瞽叟日頑舜則負罪聖人豈緣飾哉其

心誠曰吾罪焉而已矣此詩每日有子七人蓋曰吾屬在此無益也抑以見一門昆弟皆舜耕歷山氣象

雄雉

序曰雄雉刺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朱子曰序所謂大夫久役男女怨曠者得之但未有以見其爲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國事之意耳廉此詩亦婦人作非國人之所爲也

程子曰婦之于夫思之深而勉求正也 沈氏曰總

是極思念之情卽末章與其保身正思之懇至處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興也

大夫久役其妻思之言彼雄雉于飛則泄泄其羽何舒緩而自如也況我所懷之人乃從役于外是急于王事而自阻隔耳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興也

言雄雉于飛下上其音何飛鳴之自得也況我君子以從役之故而成日隔之疎誠哉此君子實有以勞我之心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賦也

詩緝曰視日月之往來則君子之從役積時已久矣使我心悠悠然長思之道路之遠如此不知何時能歸乎一章言初往之時二章言其去漸遠三章言比月之久辭之序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賦也

詩記曰婦人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于是復自解曰凡百君子我不知孰爲德行也但不忮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之間固未害也黃東發曰東萊說極徑淨

集傳曰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得全二語最精

朱克升曰仁則不忮義則不求此所謂德行也 又曰思君子之詩多矣未有及于德行者此雄雉所以爲最賢也 又曰不忮不求此聖門克己之學求仁之方而行役之婦人能言之亦可謂賢也

黃石齋曰臣所以事君婦所以事夫總是心耳不有焦心王事勤勞萬里之外非人夫也不有懸心遠塞

憂勞空閨之內非人婦也故君子之勞我心展矣實勞我心也

匏有苦葉

序曰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

朱子曰未有以見其爲刺宣公夫人之詩

此詩刺淫亂而作通篇俱是微詞隱諷未嘗明指其失卽其正說處亦只陳昏姻正禮以微諷之蓋男女之際有難顯言此風人溫厚之旨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比也

刺淫亂者言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淺深而後渡。以比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後行也。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比也

言禮義之當度如此。何今人之不然乎。彼濟渡之處有瀰然而盈。雌雉之聲。有鷕然而鳴。夫濟盈必濡軌。今濟盈而乃不濡其軌。雉鳴當求其雄。今雉鳴而反求其牡。則物理之反常甚矣。然則淫亂之人。犯禮義之正而失人道之常。何以異此。不亦深可怪也耶。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賦也

言盍觀古人之昏禮納采以請期皆奠鴈用昕故以雝雝然和鳴之鴈奠于旭日始旦之時蓋貴其偶而又重其始也欲歸妻于冰泮先及冰未泮時而行此納采請期之禮是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胡今之不然耶

孔疏云婚六禮惟納徵用幣餘皆用鴈 輯錄注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用昕唯親迎用昏箋云鴈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鴈冰未泮正月中以前二月可以昏矣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比也

試觀舟子招招然召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何哉蓋舟人非我友我須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耳然則涉水猶須友如此況婚姻而可不待偶相從耶

沈氏曰人能審時度勢自無棘欲妄從之失則女適其嘉耦臣遇其配主友獲其良朋濡軌失身吾知免矣

谷風

序曰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婚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絶國俗傷敗焉

朱子曰未有以見化其上之意

此詩婦人爲夫所棄而作然無一指斥語而夫之涼德自見所謂可以怨者是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比也

棄婦之詩言觀天道必有習習之和風然後以陰而隨之以雨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當黽勉以同心不宜至于有怒也不觀之采葑菲耶。不可以根之惡而棄莖之美。如爲夫婦者。不可以色之衰而棄德之善。但德音能不違于其始。卽可以及爾偕死矣。

程子曰夫婦之道貴在有終德音好音也當期好音無違至于偕老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賦而比也

上章言本望與其夫偕老此章述其見棄言我行道遲遲有不忍去之意者念事與心違也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近纔至門畿而已無恩之甚誰謂荼苦荼乎比我之見棄其情甚苦則荼猶甘如薺甚言已之苦也故夫安其新娶之妻其恩如兄弟以新棄舊矣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比也

不觀之涇渭乎涇濁渭清人皆知之然涇未屬渭雖濁未甚見惟二水既合清濁益分是涇之濁也以渭而益甚也然則別出之沚流出稍緩而其湜湜之清自在也已何爲見棄乎特以夫安于新昏不以我之德爲潔而與之耳而我終不忘有家之念也彼梁以通魚笱以取魚愼勿逝我之梁而發我之笱然則新昏豈可居我之處而行我之事哉然又轉而思之此我去後事耳今我身且不見容又暇恤我已去之後哉

六帖云毋逝四句致絶意之詞乃是不能絶意之甚者 羅景倫曰太白棄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床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爲絶唱然特忿恨決絶之詞耳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興也

今之見棄豈我治家未盡道乎試觀渡水者就其深矣則方之舟之就其淺矣則泳之游之蓋不計淺深而期于必濟如此況我于家戮力同心初何計其有何計其亡而黽勉以求之期于必成且又周睦其鄉里凡民之有喪則亟亟然匍匐盡力以救之我于汝家可謂盡力矣

不能我慉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顚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賦也

言我之治家勤勞如此今既不能慉養反以我爲讎

悅其心旣拒却我之善故雖有勤勞之德而不見取
如賈者有物而不見售也追念昔日與爾相與爲生
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至于顚覆此所以何有
何亡黽勉以求之也今也家道成而旣遂其生而育
矣乃比予于毒而棄之乎
師古云慉謂動而痛也言不能念我勤勞而痛之也
程子云凡人所以慉而不知善者由其心阻絕其善
故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旣
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興也
言夫之比我于毒如此我有旨美之蓄菜以御冬月
乏無時也至春蔬新美則不食矣今子安爾之新昏
亦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于富厚則棄我矣洸洸然
武潰潰然怒旣遺我以暴而習以爲常矣曾不念我
昔日者之來息時也怨其忘前日之共艱苦也
末以初嫁取憐之事終之回頭一顧許多悲凉
張叔翹曰余讀谷風之詩未嘗不掩卷太息蓋其比
物連類如泣如訴有足悲者且詞意婉至詳委熟徒

則後世能文之士或未之見也乃獨見棄于夫何哉
然跡其所自傷悼雖以鳴不平之感而略無怨懟過
甚之詞又庶幾乎可以怨矣嗟嗟君臣之際何獨不
然彼逐臣遷客讀此寧無攬涕哉

式微

序曰式微黎侯寓于衞其臣勸以歸也
朱子曰詩中無黎侯字未詳是否
鄭箋曰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于衞衞處之
以二邑因安之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賦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賦也
黎侯爲狄所逐而寓于衞其臣勸之而作式發語詞
微猶衰也式微式微衰之甚矣何不歸哉且我所以
甘受窘辱而嚮嚮于此者正以主憂臣辱爲君之故
與躬耳使非以此亦胡爲有中露泥中之辱哉
當時黎國已失歸將焉往玩其語意實有抑鬱無聊
與其寄寓他邦不如歸國自立責衞之意於言外
詩測曰按黎于衞地相接狄之患衞與黎實共之故

黎不寓于他國而寓衛蓋以不得不救望衛而衛之
救黎寔自爲也奈何衛之不然耶

旄丘

序曰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寓于衛衛不能
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

朱子曰序見詩有伯兮二字而以爲責衛伯之詞然
無所考與上篇姑從其説

此詩黎之臣子久寓于衛不見救而作不是始而怪
既而疑三而諷四始面責總之自爲問答以諷衛也

何多日也何其久也何其處也皆問詞而答之曰靡
所與同褎如充耳須知皆是設意而言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興也

黎臣子之初至衛見旄丘之上有葛初生其節甚審
及其後也葛長而節濶故嘆云何其節之濶也時久
物變如此叔兮伯兮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乎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賦也

言何其安處而不來乎必將糾合諸侯而相與同救
我也何其時之久乎意其或有他故而未暇也苟無
他故何爲不見救乎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賦也

言叔伯之久處不救猶意其有與有以矣容知有不
然者我黎之臣子旅寓日久狐裘敝壞蒙戎然雜亂
其藍縷之狀可見矣所寓在衛之西非不乘車而東
以告于衛而衛之諸臣無與我同其憂者夫豈眞有
與國之約他故之梗也哉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賦也

言叔伯獨未聞吾憂困之極乎今君臣失國細微不

振尾末不張瑣兮尾兮我流離之子甚可憐也凡有
耳者未有不聞之而惻然而衛之叔伯乃褎然如塞
耳漠若無聞何哉雖盡其辭然先罪己而後罪人顚
沛之中可謂不失其序矣

錄式微旄丘美黎有臣也式微勗君于義旄丘感衛
以仁窮不失義困不遺君古之貞臣也其錄于衛何
刺也黎君臣在廷流離瑣尾般鑒烈矣上不能修舉
方伯連帥之職次不能觀鑑以自強于政簡賢冒色
惟日不足焉能無及乎故終之以載馳載驅猶旄丘

之志也是其應也

簡兮

序曰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
承事王者也

朱子曰此序略得詩意而詞不足以達之
伶官賤役耳今以賢人爲之正猶君子陽陽之詩序
言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屈于賤役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賦也

賢人有仕于伶官者言身爲伶者輕率自如簡兮簡

兮方將爲萬舞之役且當日之方中在前上之處置
身明顯衆目觀瞻何其快也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賦也

上言善舞又言不止此也碩人有俁俁之大而處公
庭以萬舞且其力甚強而執轡如組之柔蓋其才無
所不備也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賦也

執籥以備樂音秉翟以飾樂容而顏色充盛有如厚
漬之赭于是公嘉其能而飲之以爵賚予之親[illegible]一

何榮也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
人兮 興也

終言我之所事雖在此而我之所思不在此彼山則
有榛矣隰則有苓矣山隰各有所有如此我當公庭
萬舞之餘常忽忽若有所思而思果云誰乎思彼西
方之美人耳一時人物固所願見者奈何彼美人兮
乃西方之人兮道路遼邈徒使我西向神馳而已則
夫萬舞錫爵安能圉我之思也耶

沈氏曰重言簡兮而即曰方將陸沉金馬之意見乎
詞矣日之方中豈晦冥而不易見乎在前上處豈疎
遠而不御乎伎如是力如是多才如是天下有如是
之伶人者乎無論其他即同在執籥秉翟之列其顏
色氣概迥然獨異而公但錫以一爵所以動西方之
思也然詩人却不露意中事

泉水

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
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詩因不得歸而作其歸之不可合下已知若知其不可歸而輒已焉無情之甚者也衛女知其不可歸而懷思之情不能已已故委曲計議展轉思維耳

禮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于兄弟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興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賦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賦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

衛女思歸之詩言毖然之泉水則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故即此美好之諸姬而謀之以眷其歸之宜也謀之曰昔我來嫁也宿于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其父母兄弟矣是以禮緣人情今日者我有諸姑問我諸姑我有伯姊問我伯姊亦

惟以不忝懷也懷哉懷哉不且宿于干餞于言哉脂舝我還車疾至于衛而返于義有瑕乎不也而且謂有害耶無害而我思肥泉胡爲乎茲之永歎也思須與漕胡爲乎我心悠悠也計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而已矣只如此敘過而不可歸之意自在矣

以不得歸而思故發此寄慨試思肥泉果誰地之泉須漕果誰地之邑蓋惟係心宗國即一故國之山川不能不慨想然却非徒思地要知思父母之意隱然言表出遊即擬遊衛之肥泉須漕以寫憂思蓋女子

于衛靡日不思此蓋于決不得遂中猶有萬一之想乃是真情朱傳安得二字是解經妙法

北門

序曰北門刺士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安城劉氏曰朱子以此序稍平故不注然集傳以此詩爲仕者自作則序意與詩亦微不同

此篇賢者不得志衷情在莫知我艱一句是此詩之所由作也謝疊山曰鹿鳴四牡之燕樂出車杕杜之勞來一人之勞苦君無不知一毫之事功君無不報

此先王之所以體羣臣也當是時也安有如北門之
悲者乎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
爲之謂之何哉 賦也

仕不得志者遊息偶出北門因感所遇之困屈是以
殷殷而憂也窶貧兼言之見其貧而又貧無復有知
其艱苦者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
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賦也

言我之困窮不止此也王命之事旣適我矣而國之
政事又一切埤益于我其勞如此且又以貧窶之故
室人乃交徧譴我傷哉遇也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
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
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賦也

上章適字是事事歸于其身此敦字謂投擲不復顧
恤也埤益埤遺乃輻輳叢集之也讁者責其不[illegible]
摧則摧折沮抑拂亂其所爲矣

鄧潛谷曰簡兮賢德也然適自遊北門賦而哀貧賦
矣然業受埤益義何得去雖甚艱窶一舉而委之天
安之耳

北風

序曰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
携持而去焉

朱子曰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如序所
云者此恐非是

程子曰考詩之辭爲君子見幾而作非爲百姓相携

而去也

北門之安命北風之先幾所處不同同歸于道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其虛其邪旣
亟只且 比也

賢者見世之將亂而欲去之速言北風其涼氣寒則
雪雨雪則雱然而盛矣然則國將危亂而氣象愁慘
何以異此故惠而好我之人尚其携手以同行是尚
可少寬乎尚可少緩乎旣急也哉不可不速去也是
欲留者其本心決去者不得已也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携手同歸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

此詠禍亂愈亟喈疾聲也霏雪甚分散之狀歸者去而不反之辭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携手同車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

言國將與有禎祥將亡有妖孽今所見無有赤而匪狐無有黑而匪烏不祥之物大率類此而顧可以不去乎于是與惠而好我之人携手以同車是尚寛緩

爲哉禍亂既亟而去不可以不速矣

程子曰莫赤者匪狐乎莫黑者匪烏乎以其色則知其物矣豈難辨哉觀其爲政之道則知暴虐禍難將及于人矣程子不作妖孽說

按北風與魏風十畝之間相似然彼則其意舒其詞緩猶之可也此則危迫已甚明夷之飛將垂其翼矣

靜女

序曰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朱子曰此序全然不似詩意

須溪劉氏曰只是男女相遺之詩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 賦也

此淫奔期會之詩言此閑靜之女甚美而俟我于幽僻之處時相愛而未遽得見故聿首引望而踟蹰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賦也

靜女孌然而美遺我赤色之管以結殷勤其管煒然而赤我非悅此彤管之美乃悅此女色之美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賦也

言靜女又贈我以荑而其荑亦美且異然非此荑之

爲美特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耳

記曰男女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瀆也靜女美其人以及物親相授受而不顧厚別之禮衛之政教可知矣

新臺

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朱子曰凡宣姜事首末見春秋傳然于詩則皆未有考也

此詩莫言齊女失所配而宣公瀆倫不待言矣

二南變而爲邶猶泰變爲否也至于新臺二子乘舟

三綱五常之道盡矣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賦也

衛人刺宣公言新臺鮮明在彼河水之上固爲齊女

設也但此女本與伋求爲燕婉之好而反得此醜惡

之人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賦也

蘇氏曰病而不死者也嚴氏曰惡之欲其死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興也

設魚網而得鴻與求燕婉而得醜疾之人然籧篨戚

施宜公未必實有此疾特惡之之辭

詩傒曰形隨心變心惡則形亦惡彼以爲冕而旒者

君耶我以爲龜而胸者籧篨耶駝而背者戚施耶極

其醜詆之也

箋餘云泚顙汗也言臺不能爲之隱若代爲愧赧耳

洒雪恥也言臺不能終爲忍若無計釋慚耳不鮮者

言河水沐日浴月不能爲彼洗面使之鮮也不殄者

言河水東流北注不能爲彼滌疚惡而使之殄也

李氏曰新臺之詩人道斯爲滅矣一變而爲乘舟也

慘不可言也父旣下報子且上烝再變而爲墻茨也

垢不忍言也華旣卽狄狄又竄華三變而爲楚丘也

禍不忍言也

二子乘舟

序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

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宣公爲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

愬伋于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于隘而殺之壽知

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

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

之嚴氏曰嗚呼衛之亂極矣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

戕相賊不惟流毒子孫啓侮夷狄以之殺身亾國其

餘殃所漸且稔王室之禍蓋綱常道盡天地幾于傾

陷矣推原亂根始于夫婦之不正衽席之禍一至此

耶以是知詩首關雎聖人之意深遠矣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賦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賦也

上見其去而憂之下見其不歸而疑之總是發其傷悲之情此時二子已遇害矣而終不忍斷言其死但想其去時光景而設爲憂疑之詞含蓄不盡所以爲風人之致

鄧濬谷曰二子乘舟哀也二子爭相爲死赴如歸也國人傷之始見其景汎汎然行則願思之心養養然曰我聞有故不敢以告人既見其往而不返者是也又願思之曰得無其有害乎誠害之痛如何也憂深情至矣

邶十九篇

詩經朱翼卷之三終

詩經朱翼卷之四

北平孫承澤學

鄘

自周遷邶鄘之民于雒邑後其地封康叔故衛詩入鄘非美盡穢無懟心共姜守義無二心故柏舟爲邶鄘之首

柏舟

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朱子曰此事無所見于他書序者或有所傳

共伯衛僖公世子餘也武公之兄序言其蚤死則史記謂武公殺共伯而立其言謬矣

孔叢子曰于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

共姜守義自誓言彼汎然而流之柏舟則在彼中河有定在矣然則髧然而垂兩髦之飾者實維我之定匹夫既爲定匹即至于死誓無他適之心母之于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何其不諒我之心乎

剳記曰髧彼兩髦朱子言不忍斥言夫也以死爲一以姝爲有它以死爲正以姝爲慝是非之辯何其晳也

集傳註剪髮夾囟囟者頭會腦蓋也髦者爲僞髮夾囟之兩傍故曰兩髦右者生子三月剪胎髮爲鬌帶之子首長則加于冠事父母而以爲飾示不忘生育之恩也父死脫左母死脫右父母死俱脫此時共伯父母俱存有兩髦之飾故云

汎彼栢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

特匹也又獨也獨有此而無二也慝邪也守義乃婦人之正反是爲邪也

徐氏曰衛詩三十九篇前乎此者爲靜女爲新臺後乎此者爲墻有茨爲君子偕老人道至此而盡天理至此而滅矣聖人錄栢舟于其間正以見人心之未嘗亡天理之未嘗滅也

牆有茨

序曰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三章總不可言刺之極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興也

欲埽去之反傷牆也喻公子頑雖可疾欲道之恐傷國體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興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興也

襄除也詳詳言之也長難竟也束束而去之即除也

讀誦言也辱猶醜也

想其語氣似國人爭道之詳之讀之不置者故曰寧道路得之史冊書之而不可汚吾齒頰非愛彼也自愛而已吁此正其道之詳之讀之之甚者歟

按宣姜本伋之妻一失身于宣公而爲新臺之有泚再失身于公子頑而爲中冓之不可道由其飾義虧于前故無所顧于後耳豈獨宣姜驪姬半夜之泣晉之國語飛燕憤志之辭筆之班書明皇妃子比翼連理之誓見之詩歌皆深宮無人之語無不暴白于天

下後世吁可畏哉

君子偕老

序曰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朱子曰此詩所以作亦未可考

詩緝曰此詩惟述夫人服色之盛容貌之尊不及淫亂之事但中間有子之不淑一言而譏刺之意盡見碩人惟述莊姜之美不言莊公不見荅但中間有大夫夙退二語猗嗟惟述魯莊之美不言不能防閑其母但中間有展我甥兮一語三詩體同皆中間冷下一二語而首尾不露其意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賦也

刺宣姜者言夫人分當與君子偕老故有是君夫人之服有副焉編髮于首而兩旁有衡笄其垂于笄而懸之者則以六珈為之飾夫既以偕老之義而有是服則必發于容儀者委委佗佗雍容自得如山焉而安重如河焉而弘廣而後翟羽之象服以是而宜今

無偕老之德雖有法服秖見不稱耳云如之何哉一

詩測以為夫人之所以為夫人者不在服飾容貌咏夫人而但盛稱其服飾容貌之美則其所不足者居然見矣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賦也

又以服與容而觀之彼玼兮玼兮所服之翟衣何其鮮盛也黑髮如雲不屑假他髮以為髢而自然潔美也然不特翟衣已也又以玉為瑱以塞耳以象骨為揥以摘髮服又何盛耶不特鬒髮已也又見其眉揚然而廣且其色晳然而白容又何美也以如是之容服如是之服見者莫不相顧駭愕曰胡然而有此天之神乎又胡然而有此帝之神乎不然何容服之異常若此哉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賦也

又見其瑳兮瑳兮而鮮盛者其見君及賓之展衣也且以是展衣蒙彼縐絺之上是所以紲袢自飾斂也

服之美何如而又目視清明眉上揚起額之角又極其豐滿容之美更何如以是容而兼是服信如此之人而爲一邦之媛矣

詩記曰一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胡然而帝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桑中

序曰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朱子曰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爲刺奔誤矣其下云云者乃得之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

俱是自叙淫奔之情一期一要一送繾綣淫褻處言之不能盡故三章皆用之不更一字

鄧潛谷曰桑中之詩恥心亡矣而淇沫之間上宮之地風潰四流而莫或可止也亡徵見矣故記以桑間爲亡國之音鶉奔又探本斥之而衛亡明衛有狄道故狄滅之也

鶉之奔奔

序曰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楊龜山曰此載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興也

詩緝曰鶉奔奔然鬬者不亂其匹也鵲彊彊然剛者不淫其匹也宣姜與頑非匹偶也鶉鵲之不若也人之不善者我以爲兄爲惠公恥之也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興也

君小君也謂宣姜

崔仲凫曰鶉奔先定中著其所以亡木爪爲殿著其所以存

定之方中

序曰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詩作于富庶之後追叙立國以來事

段氏詩解曰百姓說之非但爲不妨農不廣費等事奔走寄寓之際拓集還定之餘卓然便有規爲久遠

氣象民心慰藉當如之何所以說也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賦也

此追言營建之事營建大務必定星昏見正當天之中于時農功已畢土功可興遂揆之以日樹臬以定東西正南北而楚室于是乎作焉既作宮室乃植榛栗及椅桐梓漆凡六木他日于此伐之以爲琴瑟美其新造之初爲永久之圖也

衛自宣公懿公之後人道絕矣不再造不可以爲國今宮曰楚宮室曰楚室見改遷楚丘有重新之象焉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賦也

上章已言作宮室矣此章追本謀遷之初言文公始在漕邑升其故城以望楚丘及其旁之堂邑又望其大山及其高丘于是自漕邑之虛而下于楚丘之野觀其宜桑之處人謀既定乃命龜卜之而卜言此地之吉於是建國而居之今其終信善矣如卜所言也

景山依毛傳作大山營室正方面則用日景此審大

勢何日景爲景乃商所都之景山也即商頌景員維何陟彼景山之景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賦也

營建之後其勤民也見方春時靈雨既降農桑之務作于是命主駕者蚤起見星夙駕往舍于桑田而勞勸之此其爲民之心實而不浮深而不淺秉心誠塞矣淵矣然匪獨于人爲然也塞淵之心即推及于牧而騋牝者已三千牧事亦既考成矣則其塞淵也不

可徵乎然則尤復舊物而赫然中興也孰非是心爲之哉

藴氏曰富強之業必深厚者爲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也

蔡氏訓記曰三代教化得其本原故不分精粗唯知是學至春秋季世此教不衰衛文公之詩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魯僖公之頌曰思無邪思馬斯徂歌賦最盛于漢兩漢號爲醇儒雖昧其精者何嘗有此

范氏曰魯僖之元年齊桓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傳曰邢遷如歸衛國忘亡皆美桓也然竊有異焉夷儀之役邢雖以自遷爲文而齊桓卒有救患之功故城邢詞繁而不殺楚丘之役桓雖以恤鄰爲義而衛文寔有自強之術故楚丘詞略而不書細玩此詩則衛國忘亡豈盡齊桓分災救患之力哉蓋桓城三國楚丘爲大春秋沒而不序將有所歸美焉非獨不與其專地而封也

蝃蝀

序曰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衛至宣公宣姜人類化爲禽獸剝極矣文公再造人始知有性命噫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比也

刺淫奔者言彼蝃蝀在東天地之滛氣也人之見之莫之敢指然則滛奔之惡人不敢道亦猶是也況女子有行以適人當遠其父母兄弟自有大婚之正禮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

程子曰蝃蝀陰陽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于陽也夫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乃理之正今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女子之奔猶蝃蝀之東人所醜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比也

言是蝃蝀也方雨而朝隮于西則其雨即終朝而止蓋滛慝之氣害陰陽之和也然則滛奔之人害男女之正亦猶此也

范氏曰朝隮于西陽感陰也陽感陰則是陽爲倡而陰從之也故終朝其雨此陰陽之相應也女子出適于人自當與兄弟父母相違貴得陽倡陰從之正耳南軒張氏曰蝃蝀見則雨止初無東西之分陰陽和則成雨陰氣方凝聚而日氣自他方來感不以正陰受其感其正反爲之解散故雨不能成也此與朱傳合

乃如是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賦也

何乃有如夫之人但知男女之欲而一于懷婚姻則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大無信而不知天理之命也不亦深可愧哉會說曰信以所守之節言命以當然之理言其實一也

程子曰人雖有欲苟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于禽獸矣女子以不自失爲信所謂貞信之教違背其父母可謂無信矣命正理也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相鼠

序曰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

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說通曰今不必作文公刺之卽作國人刺之亦見風俗之頓變矣

只是泛刺無禮不必言刺在位嚴華谷曰文公君臣涉歷禍變懲創前朝相與洗濯磨厲氣象一新矣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興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興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興也

嚴華谷曰視鼠虫之賤但有皮齒體而已人異于鼠豈可徒有形體而無禮儀容止乎謂之人而乃無禮儀容止則亦鼠之類也其不死亦何爲乎不死又何待乎何不速死乎皆惡之之辭也凡獸皆有皮齒體獨言鼠者舉卑汚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

又曰舊說鼠尙有皮人而無儀則鼠之不若以人之儀喻鼠之皮非也說詩全在黙擬此由誤加尙字耳尙字當作只字言鼠則只有皮人則不可以無儀人而無儀則何異于鼠如此語意方瑩

干旄

序曰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朱子曰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端之時也故其爲詩如此

王介甫曰栢舟之仁人見慍于羣小以至于覯閔受侮者以頃公故也然則文公之臣子好善如此亦以文公故也故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

以畀之賦也

衛大夫能下賢國人美之言衛自渡河以來浚郊無下賢之儀久矣彼浚之郊姝子托處焉大夫建此孑孑之干旄在浚之郊將望賢者之廬而躬造之但見建于車之旄以素絲紕之其載夫旄之車則有良馬四以駕之設此以見賢則移爲載道之光者何非禮意之勤勉也彼姝者子將何以與之報稱禮遇乎式廬造請之餘賢者斷不虛此曠典矣

禮意之勤全在干旄等句雖是大夫本等儀衛然設此見賢便見禮意勤處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賦也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賦也

旟鳥隼之旗也旌析羽之旌也組練祝屬也駕車不過四馬而曰五六亦侈言其盛也予之告之猶畀也

自衛懿好鶴而不好士此士所以遁光膠口而熒澤取敗也文公以善道倡之乃有干旄下賢之大夫非

憂則思思則善心生乎君子謂楚丘之烈干旄之詩振之也

載馳

序曰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歸季思曰詩以不得歸唁而作而意不在于歸唁衛滅野處許爲婚姻之國宜急告大邦以救衛而許人不能故作是詩以歸唁爲詞而未洩其旨所以諷也

沈無回曰通詩俱思極而妄成之非寔事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賦也

託言宗國淪亡我爲衛之女子豈能恝然其載馳載驅將以歸唁衛侯此時衛侯廬漕故驅馬悠悠然而達欲言至于漕奈漕未至而許之大夫有跋涉而來者我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告我我心能以無憂哉要知皆夫人意中之言

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于亡故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賦也

大夫既至衆不以我歸為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于衛然爾雖不以我歸為善而我痛念宗國之亡所思終不能自已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賦也

既不得至衛而歸途之際登高以舒憂想之情又采蝱以療鬱結之疾然女子之所以多憂者亦各有道蓋宗國破亡天理人情之所當念者也乃許國之衆人以為過而有如不我嘉不我臧之說焉意者衆人其幼穉乎其狂惑乎不然何其不相體悉不識緩急一至于是也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賦也

言我之返國也行于郊野之中而渉此芃芃之麥斯時痛宗國淪亡思欲控告大邦借援恢復然未知其誰為可因之人而誰為可至之國乎然竊計宗國且不得歸豈有適異國之理則所自盡者惟有一歸唁而已爾大夫君子無以我歸為不嘉臧而有尤爾百方思所以處此者不如我自歸宗國得盡其情之為愈也然卒止乎禮義此所謂思無邪

衛之滅在去歲之冬而芃芃其麥已為今年之夏經歷三時四鄰諸侯未聞賑恤以從簡書者夫人所為托歸唁以控也厥後宋桓立君齊桓城楚丘而中興

之業赫然再振彼二君者豈其聞是詩而興起與昔黎之亡也控于衛衛不救是以有漕之役且其時憤然而嘆式微者尚不乏臣衛何寥寥也獨一已行之女扼腕悲痛寫所懷以代控乎其日不如我所之微詞也

宣公宣姜之惡極矣而其子如壽如文公其女如許穆夫人宋桓夫人則皆有賢德是何所觀法哉以是知人能自強于善則惡人不能汚邪世不能亂也

初夫人許求之齊亦求之夫人曰許小而遠齊大而近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嗟乎此數語者假使衛公聽而自結于齊國之存亡未可知也宜其顛覆之後不禁悲咽也已

鄘國十篇

詩經朱翼卷之四終

詩經朱翼卷之五

北平孫承澤學

衛

淇奧

序曰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朱子曰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于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儆而賓

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

傳闕曰衛之賢君自康叔後未有過武公者賓筵懿戒乃其自賦而衛風之淇奧于庶則國人美之也大學于淇奧首章既全引之又從而爲之注脚詩義已明其後二章可迎刃解已楚史倚相所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夫其學修粹密如此卒躋睿聖有以哉故孔叢子曰于淇

奥見學之可爲君子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興也

衛人美武公之德言彼淇水之奥綠竹生焉則猗猗然進盛未可量矣有匪君子以耋耄之年而猶箴儆于國蓋已精而益求精如治骨角者切而又磋又如治玉石者琢而又磨工夫並進有加無已吾摹其倘慄之衷殆瑟兮其嚴密而且僩兮其武毅乎而瑟僩中存光輝自著又殆赫兮其宣著而且咺兮其盛大

乎則此有匪之君子德盛如此民之感之終不得而諼矣

朱子曰盛德至善蓋人心之同然而聖人既先得之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乃大賢之成功聖賢之能事則武公之德固不可以淺近窺矣又曰武公大段是有學問之人抑之一詩義理精密詩中如此者甚不易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興也

言瞻彼淇奥則綠竹青青然茂盛矣況我有匪君子切磋琢磨以成其德而尊嚴之度溢于服飾之表者有充耳焉懸之于瑱而以琇瑩之石有會弁焉飾之以玉而有如星之耀是凡爲諸侯者皆然而惟載以有德之躬自若見其尊嚴耳然則即其服而想其衷即其衷而覘其貌其眞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也哉宋氏曰充耳二句全在德上說見服飾無非德之形見即此便是德之尊嚴非謂服飾如此而又以德稱之也瑟僩四句雖是重咏亦自上

面見出

瞻彼淇奥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興也

言瞻彼淇奥則綠竹如簀密比而盛之至矣有匪君子功深于切磋琢磨而形爲服飾之尊嚴德蓋盛矣覺鍛鍊之精純渾乎無渣滓也殆如金而如錫又溫潤無圭角也皆如圭而如璧德成如此由是而動容周旋安往而非盛德之至哉但見寬綽自如宛如在重較之上而樂易有節又善戲謔而不爲虐也何莫

非金錫圭璧之揚其休哉信乎有匪君子係人心于不忘者有由然也

宋氏曰如金二句正形容上面之德此德卽切磋琢磨時已成到此方形容其成非到此方成也武公俱自工夫上來不重生質只復其本體便如性生下四句卽常情所忽易致差失處言其盡善正見盛德之至

詩弋曰非首二章猶主敬末章方化于自然蓋盛德容貌當敬而敬則瑟僩赫咺當和而和則寬綽善謔

如孔子時而踧踖色勃時而申申夭夭豈寬綽善謔時便不瑟僩赫咺者乎

考槃

序曰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朱子曰此爲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文意甚明然詩文未有見棄于君之意則亦不得爲刺莊公矣若世直據詩詞則與其君初不相涉也

孔叢子曰吾于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于世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賦也

詩人美賢者之隱處言成此盤桓之居于澗谷而碩人處之其心寬裕略無戚戚之意雖其獨寐而寤獨寤而言猶自永誓不忘此樂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賦也

曲陵曰阿薖亦寬大之意過踰也弗過者所願之足其樂更無可踰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賦也

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寤宿已覺而猶臥也弗

告不以此樂告人也

淮南子曰人皆鑒乎止水而不鑒乎流潦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競者其惟隱者乎茲夫子刪詩存考槃意也

李氏曰碩人固宜有用于天下卽不用于天下何至若是之相忘耶觀其寤寐之際長懷嘯歌有似乎悲涕之無從而出此者碩人之心蓋重有不得已也且弗諼弗過弗告則竟弗諼弗過弗告矣何爲而矢也矢者情深而志銳之詞也知其無可奈何而決之之

詞也其本心豈嘗一日忘天下哉

碩人

序曰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孔氏曰此詩皆陳莊姜宜于見答而君不親也

嚴氏曰此詩無一語及莊姜不見答之事但言其族類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備又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以深寓其閔惜之意而已雖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二語微見其意而辭亦深婉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賦也

美莊姜而無子衛人傷之言惟此碩人其頎然而長且衣錦于內而加褧衣于外以此容服已見其端雅而不爲艷冶之飾矣而族類之貴則爲齊侯之子貴相敵也爲衛侯之妻體相敵也以東宮爲之兄而彼爲之妹則同出夫人所生貴矣以邢侯爲之姨而譚公又爲私則皆聯諸侯親屬貴矣夫以容服如此而又族類之貴如此其可親爲何如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賦也

又就其容貌言之手之柔而白也有如始生之荑膚之白而潤也有如寒凝之脂領如蝤蠐既白而且長也齒如瓠犀既白而且整也其額廣而方正也則如螓之首其眉細而長曲也則如蛾之眉又且巧笑倩然而口輔之美好美目盼然而黑白之分明容貌之美如此其更宜親厚倍當何如

此章妙寫娟麗爲後世騷賦之祖末有素以爲絢兮一句或謂孔子删之非也夫聖賢方藉此以闡先覺後文之義既存其義于語又何嫌而删其句于詩蓋逸于秦火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賦也

追敘始嫁時言之碩人敖敖然優游舒徐自齊來嫁于衛說舍于近郊整其車服而後入四馬驕然而壯每馬之鑣皆有朱色之飾故曰鑣鑣又以翟羽爲車之蔽茀以此入君之朝見其雍容閑雅禮文之備也莊姜以禮來嫁不應不見答豈吾君疲于政事而未暇與夫人相親耶若是則諸大夫聽朝者宜且早退無

使吾君勞于聽斷可也不言其惑于嬖妾而言勞于政事得風人之旨

邵二泉曰碩人一詩四章之中惟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二句微露其意所謂婉而章者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賦也

又就來嫁時所見言之齊地西臨大河水洋洋而盛大其北流也活活而長流施罛于水者濊濊然有聲所得之魚有鱣有鮪發發然而甚盛且葭菼之生于

水中者又揭揭然而長大以齊地如斯之廣饒固天下之大邦矣而碩人之來也禮儀有不盛備乎第見從嫁之庶姜則孽孽然盛飾而其從行之庶士又有朅然而武勇卽其土地廣饒士女佼好如此而況容貌之美族類之貴又如彼其宜親厚又當何如而奈何其不見答也

說通曰國君立后以正陰陽以供祭祀族類所不重也容貌益所不重也推而至于歸來之儀衛通國之人情末矣又推而至于生國之形勢土產之繁饒抑更末矣詩人備舉而言之者蓋欲指莊公以嬖奪嫡之故而不忍明言故備述人情之易曉者以通之見卽以此論而莊美已無可議矣況德懿文章其美又不止此乎雖鋪敘贊美之詞而語外寔有疑怪咨嗟之味詞愈緩而刺愈深矣

莊之愚也不足責矣獨是莊美家受備貴身受備冶容受備飾而心受備德又足以蓋其夫有一于此天必槩之況欲以一婦人而奪古今之全乎士忌才華女忌嬌姹有由來矣

氓

序曰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

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朱子曰此非刺詩宣公未有考故序其事以下亦非是其曰美反正者尤無理 呂東萊曰見棄而悔何美之有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賦也

淫婦為人所棄述始者已為男子所誘也鄭箋曰此氓非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與我謀為室家也言氓誘

已已乃送之涉淇水至于頓丘定室家之謀非我心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告我期時氓欲爲近期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與子爲期嚴氏曰言巳初爲進疑爲男子所追趣乃許之也

詩記曰初言氓者始見其來莫知其爲誰何也既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此言之次第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賦也

此述巳爲男子所惑而奔也言既與之期矣于是及期而乘彼垝垣以望復關望而未見泣涕漣漣既而

見之則載笑載言問所占卦兆之體若無凶咎之言則爾當以爾之車來迎我即以我之賄往遷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比而興也

此述其既奔而悔也桑之未落其葉沃然潤澤喻巳之容色光麗然豈可恃此而縱欲哉于嗟鳩兮無食桑葚多則致醉矣于嗟女兮無與士耽耽則失身矣士之耽猶可解說女子一失身于人無可解說矣蓋言其既奔之後不待愛弛旋即愧悔巳無及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比也

此述愛弛而見棄也桑落而黃隕喻情替衰弛之時也自我往爾男子之家三歲食貧者之食不嫌淡薄今我見棄而歸渡此淇水湯湯然而盛漸漬其車之帷裳因自嘆此豈我之過哉我女也固未嘗爽差但爲士者實貳其行反覆無窮極而二三其德無專一之操以至此我之見棄過蓋有所歸矣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

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賦也

此述其將至家而見笑于兄弟也言當三歲食貧之時不以治室爲勞早起夜臥無有朝夕之暇與爾謀家之言既遂而爾遂以暴戾加我兄弟見我之歸咥然其笑亦何所歸咎哉但有痛恤而巳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晏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巳焉哉 賦而興也

此述其怨而自解也言我與汝本期偕老初不知老而見棄徒使我怨也則以不思故耳淇水則有岸隰

則有陂泮何汝心之無泮岸不可知也我自總角成
人之初與爾宴樂言笑宴宴然和柔信誓旦旦然明
曾不思其反覆一至于此反覆至此是始焉不思之
過今則無如之何矣故曰亦已焉哉
老不是眞老只色衰便見其老偕老不必言白首爲偕老即同死之謂若白首相棄亦不得爲偕老矣
詩緝曰此婦始笄便爲此氓之婦又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又言三歲爲婦是止及三年便見棄不應便老也
輔氏曰谷風與氓二詩皆怨然谷風雖怨而責之其
詞直蓋其初以正也氓則怨而悔之耳其詞隱蓋其

初之不正也
詩弋曰詩之存氓也不以人廢言乎吾于士也罔極
二三其德見君子立不易方之訓焉于反是不思亦
已焉哉見君子永終知敝之戒焉

竹竿

序曰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
禮者也
朱子曰衛女嫁于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
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遠不可至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賦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賦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賦也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
衛女言彼竹衛物也淇衛水也以籊籊之竹竿釣于
淇水之上此固我衛之景物也私心豈不爾思而勢
則遠莫致何也衛之左有泉源自西北而東南流入
淇猶依然在左也衛之右有淇水自西南而東流與
泉源合猶依然在右也我女子當有行之日已遠其

父母兄弟而欲與二水周旋左右能乎哉惟其遠父
母所以在右在左之水風景如故非不可以巧笑瑳
然佩玉儺然以樂其樂而今不得笑語遊戲其間豈
滺滺淇水無檜楫乎松舟乎是皆淇水所有也但以
有行遠父母之故安得駕言出遊以寫我思衛之憂
也哉吁不言義而言情則爲義所制之意隱然言外
矣
詩論曰載馳思歸唁之詩境變而思迫泉水竹竿思
歸寧之詩境平而思婉

[illegible]思衛者情也不可往者止乎禮義也首二章欲往而不可往身在此而心在衛也末二章則思不能已而恍然置身于淇水泉源之間楫櫂松舟之上矣

芄蘭

序曰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序謂刺惠公以惠公年少卽位也然詩人忠厚不應直以童子目其君朱子闕疑良有以也不如作泛刺童子于義爲長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興也

刺童子躐等者言芄蘭弱草而有蔓生之支此童子年少而佩成人之觿然雖則佩觿而其能曾不足以知于我惟見其舒緩而放肆垂帶悸然而已其如此觿何哉下倣此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興也

童子成人則佩觿能射御則佩韘程子曰甲長也朱子曰才能不足以長于我也

說會曰此詩病根全在末二句謙者德之基也驕心勝則無以進德故佩非所佩而才弗克稱難免夫不衷之誚矣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有蘊者必不矜于外觀也

河廣

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朱子曰宣姜之女爲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卽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爲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賦也

夫人義不可以往宋而設爲或人以遠沮已已爲辭以解之誰謂河水廣而令我勿渡乎但以一束蘆葦浮之水上則可以杭渡而過不爲廣也誰謂宋國遠而令我勿往乎我跂其足則可以望之不爲遠也欲往之切故謂遠爲近若眞欲往宋者思子之情隱然于言外矣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賦也

鄭箋曰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

東萊呂氏曰說苑曰宋襄公爲太子請于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甚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于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伯兮

序曰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朱子曰舊說以詩有爲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爲春秋所書從王伐鄭之事然詩又言自伯之東則鄭在衛西不得爲此行矣序言爲王前驅蓋用詩文然似未識其文意也

東萊呂氏曰爲王前驅特詩中之一語非大義也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賦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賦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比也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賦也

此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言我伯朅然武貌其才爲一邦之桀今乃執殳爲王前驅而從征役也故自伯之東吾之首有如飛蓬之亂焉是豈無膏沐之故以伯方執殳無所主爲此容故耳然思其無主必望其有主彼其雨其雨冀其將雨也乃杲杲然而日出我之望夫不歸不猶是乎是以爲無主之故願言思伯極憂思之苦而至于首疾亦所甘心焉憂之不堪

如此計惟諼草可以忘憂今焉得諼草樹之北堂以忘吾憂乎無奈無主之憂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但願言思伯雖憂思極深至使我心痗而不辭耳伯兮伯兮安得早畢役而言歸哉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敘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則亦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于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人重之

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己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

有狐

序曰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朱子曰男女失時之句未安其曰殺禮多昏者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日多昏者是也序

者之意蓋曰衛于此時不能舉此之政耳然亦非詩之正意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比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比也

此寡婦見鰥夫欲嫁而作故託喻以言其意言彼有狐綏綏然獨行求匹則在彼淇之梁焉在梁則將濟水可以裳矣我也目擊心憂憂之子之可裳而病于無裳也安得為之裳乎有狐綏綏則在彼淇厲以衣涉水可以帶矣故我心之憂憂子之無帶也安得為之帶乎有狐綏綏則在彼淇側出水既濟可以服矣故我心之憂憂之子之無服也安得為之服乎夫不欲顯言其人而托物以為言不欲顯言以適其人而託無衣以為言風人之旨隱矣為人上者何為使民至此哉

觀此詩風淫俗惡言之醜矣但周禮十二荒政曰多昏以聚萬民為慮何周也當此之時國有凶荒征役不息至于寡人妻孤人子不得相聚而怨曠作焉是

豈為民父母之道哉鄧潛谷曰桑間汰淇梁哀皆衛之所以亾

木瓜

序曰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朱子曰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詞

安成劉氏曰桓公封衛以王法律之固為春秋之罪人自衛人視之則天地再造之恩也果如序說則桓

公之德僅可比于草木之實而衛人之報者未見乃
遽自擬以重寶尚爲知恩也哉序說非詩意矣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比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瑶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比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比也
此詩相贈答之詞言有限者物無窮者情今夫投我
以木瓜雖云薄矣而其情則不在于木瓜也我之報
之當以瓊琚之佩玉重爲報焉然猶未足以爲報也
但欲其長以爲好而不忘耳曾足以爲報乎二三章

同
劉氏曰𠣾形管結恩而爲干旄衛之所以自亂而反
于治自干旄好善而爲木瓜衛之所以自盛而趨于
衰可以觀世道升降之機矣序曰木瓜美齊桓公也
但考之春秋桓公方没不念舊德遽伐其喪報德者
固如是乎恐報德非衛所及也故以朱子爲正雖然
略其男女之會通以報施之情亦不失爲厚道也故
曰報者天下之利
衛國十篇

嚴垣叔曰夫婦之經萬世之原關雎鵲巢爲三百綱
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衛皆衛詩也衛禍
基于衽席覃及宗社故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盡忘
著其名者不與衛之滅也
崔仲鳧曰夫子存綠衣以下四詩于首變以驗二南
之化非爲錄怨女而已是故周得后妃而致二南衛
失莊姜而名秋飆故詩首國風本性命而正人倫也
禮始冠昏明基兆而防來變也
卓去病曰詩表裏乎春秋者也周召之後首康叔矣

先邶鄘者尊天王也擅滅人國春秋不許也或曰鄭
并十邑而不分者何也曰惡衛之先也邶鄘無考而
皆衛詩先可知矣故著之著之以示罰也

詩經朱翼卷之五終

詩經朱翼卷之六

北平孫承澤學

王

呂東萊曰河南周之王城也洛陽周之下都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周至此已同于列國即夫子亦不得不因而風之矣蓋哀之亦因以爲戒也

王伯厚曰范寧穀梁傳序曰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

魯史脩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然左氏襄公二十九年季札適魯請觀周樂工已爲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公十一年始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于國風非孔子也

詩傳名物抄云王風十篇黍離爲大夫行役而作餘皆民間詩也是以亦列于風蓋王者巡守采民間之詩以觀風故云風

鄧潛谷曰二南西都邶鄘衛殷都王東都谷以其重地爲次經尊二南爲王正風王城次邶鄘衛爲王變風亦以著王城非王都又傷王于此都也云爾是春秋之志也

黍離

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顚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補傳曰序詩者道東周大夫之情狀簡短數語發明一篇終始之義至今讀之使人流涕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賦而興也

行役大夫賦所見以志感言彼何地也但見昔非黍而今見黍之離離矣昔非稷而今又見稷之苗矣我能不行邁靡靡然而中心搖搖然乎有知我者始謂我心憂彼不知者且謂我何求悠悠蒼天今所以致此盍爲黍稷者果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賦而興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賦而興

三章一時無淺深曰苗曰穗曰實變文叶韻　大凡人心有所憂與意有所求往往低回不去故謂我何求蓋怪之也本文分明說有知有不知不可槩以爲不知詩人實是心憂實說知我至其所以憂者政自難言耳

嚴華谷云如醉昏而不醒也如噎謂氣逆也孔云咽喉閉塞之名

元城劉氏曰小弁曰踧踧周道鞠爲茂草則黍離之感不待于大夫行役之時而已兆于褒姒母子僭亂之日大夫追怨之詞有所歸矣

君子于役

序曰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朱子曰此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序說誤矣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弗思賦也

行役大夫室家言君子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又莫得其定處也夫雞則棲塒矣日夕則羊牛下來矣物之出入尚有日暮之節而人之行役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之何而不思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饑渴賦也

君子在外之久不可計以日月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則亦庶幾其得免于飢渴足已此憂之深思之切而爲是不能必之詞也

詩故曰西周之世大夫非無行役也出有皇華四牡之勞入有杕杜魚麗之燕人皆以爲盛典而罷勞之也東遷政在諸侯天子之公卿大夫奔走聘問無有寧歲燕勞之典廢矣大夫之妻賦之而夫子錄之正以傷周之日微耳

謝疊山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棲棲勞還卒而許言歸期也四牡之役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不如是無以體羣臣也本推以及人之怨爲敘情閔

勞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于不知其
期仁恕之意泯然矣

君子陽陽

序曰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
遠害而已

朱子曰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或曰序說亦通宜
更詳之輔氏曰朱子之意蓋欲仍舊也

朱子舊解曰君子當衰世知道之不行爲貧而仕亦
免死而已所以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豈惡富貴而不

居哉誠以官尊而祿厚則責重而憂深非吾力之所
能堪也是以相招爲祿仕雖役于伶官之賤而陽陽
自得若誠有樂乎此者其所以全身遠害之計深矣
雖非聖賢出處之正然比于不自量其力之不足而
昧于榮利以沒身者豈不賢哉此固聖賢之所與也
蘇氏曰君子以賤爲樂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
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爲閔周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賦也

賢者處于亂世俱爲伶官其友陳其相呼執役之事
言其君子陽陽自得不以賤事爲恥左手執其笙簧
右手招我相從於小寢之内將奏房中之樂君子之
樂如此而已蓋非所樂而樂焉知時事之不可爲矣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賦也

陶陶和樂之貌翿舞者所持羽旄之屬敖舞位也

程子曰陽陽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
之狀如是

輔氏曰古之樂官實掌教事如舜命夔典樂教胄子
周官大司樂掌教國子可見故賢者多隱于樂工如

簡兮詩之類至春秋時如魯太師摯諸人猶知踰河
蹈海以去亂不賢者能如是乎使賢者隱于樂工而
以全身遠害爲樂則時可知矣

揚之水

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
周人怨思焉

朱子曰先王之訓諸侯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
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救之天
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微弱威令

不行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爲諸侯屯守故周人戍申者以非其職而怨思也又況申侯實啟犬戎以致驪山之禍乃平王及其臣民不共戴天之仇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爲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爲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絶滅天理而得罪于民又益甚矣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

戍申者嘆靡室靡家之苦言彼悠揚之水其勢微弱即束薪亦不能流矣況我今奉命出戍彼其之子不得與我同往戍申邊塵慘苦室家仳離懷哉懷哉不知何月畢戍使我得以旋歸而遂室家之樂哉

彼其之子古注云指其室家而言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也黄東發曰彼其之子歐陽程蘇皆以爲國人怨諸侯不戍申獨勞周人詩記詩緝皆從之獨朱子集傳從古注覺與下懷哉相貫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

楚木也蒲草也曹氏曰楚小于薪蒲輕于楚

宋氏曰此詩興意特取之不二字相應作詩之由原爲畿内之民役非其職但語意含蓄不露止云不與我戍申天下豈有婦人同戍之理詩人亦非眞欲室家之往此中即寓不當役之意其思之子而曰懷懷之子而曰歸見全不以戍申爲念亦非欲圖室家之樂也

戍申而兼言戍甫戍許者非既戍申而又戍甫戍許也甫許與申地相近故因戍申而并戍之也

中谷

序曰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于離散矣伊尹曰匹夫

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讀詩者于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暴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民散而將無以爲國于此亦可見矣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興也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興也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興也

此凶歲婦人覽物起興自述悲痛之詞蓷生谷中乾者先暵既則脩而茂者亦暵雖生于濕者亦暵見旱愈甚旱愈甚則仳離之愁愈甚故始而嘅嘆既而歗則悲出于口不止于嘆既而泣則痛入于心不止于歗遇人之艱難蓋以飢饉荐臻飢寒不免其自爲謀且不暇何暇爲妻子謀不淑是遇不善之時非謂其人之不善也蓋古者謂死喪飢饉皆曰不淑淑善也以吉慶爲善事則凶禍爲不善事矣何嗟及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也

按周禮大司徒保息生養萬民有賑窮恤貧之典小行人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則豈有相棄怨如此詩者乎采詩觀風周之政荒民散可知矣序以爲憫周信然

兔爰

序曰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朱子曰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餘皆衍說

周室君子見諸侯背叛由于刑罰不中故憂周室之

政而作此詩反覆以道其哀傷之意君子受禍小人倖免似于諸侯無干然内亂則外叛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尙寐無吪 比也

君子嘆其所遭言張羅本以取兔今有兔爰爰然以狡得脫而雉以耿介乃反離于羅然則小人致亂以巧計倖免君子無辜反以忠直受禍何以異此夫小人得志則天下從此多事矣追昔我生之初雖非全盛紀綱猶存天下尙安于無事夫何我生之後逢時

多難如此但庶幾尚寐而不動可以免禍耳

有兎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比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比也

罦與罿皆掩兎之網也無造無庸皆言天下之無事也無覺則不醒無聰則不聞皆言不欲見世之亂也徐氏曰無吪不動口也蓋動則離羅無覺無聰付天下于不知不聞非欲死也言必如此始免耳

無爲無造無庸人主安靜之福也無吪無覺無聰民生無措之象也主安靜則民歡樂民無措而主上之政可知矣

葛藟

序曰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朱子曰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嘆

詩弋曰朱說是也即人之流離失所而民間之不能睦族可知即民間之不能睦族而上之所風可知是所爲刺也諸說以爲直刺則淺矣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興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興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興也

衰亂之民嘆無所托言緜緜之葛藟在河之滸是依河爲生我當此衰亂窮困之秋乃終遠我兄弟而謂

他人爲父以情依之求其顧我也雖謂彼爲父而彼亦不我顧焉其窮而無托也至此極耶下二章同

此詩緜緜與終遠相應緜緜是長而不絕終遠則不得常相聚矣曰兄弟見同父母終遠兄弟不自得相保已之父母謂他人父等句非真以彼爲父母昆弟正以至情依他人如已之父母昆弟望其顧望其有望其聞耳莫我顧謂飢寒安危不相恤莫我有不以爲有莫我聞付之不聽大凡疏者不能強親其莫顧莫有莫聞正以他人之故無足怪者他人二字下得

好此詩人所以自嘆其窮而不責怨于人也
細玩詩中語意自當以朱傳爲正宗序者至引鄭伯朝周王不禮爲證穿鑿甚矣

采葛

序曰采葛懼讒也

朱子曰此淫奔之詩序說誤矣

輔氏曰采葛采蕭采艾其說託言明矣至于思念之情流而不止如此則爲淫奔之辭者宜哉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賦也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賦也

淫奔者託采物之人以相從而因覺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國風諸詩多在男女人情間觀風者因其所得而采之如采葛之詩序以爲懼讒何處見其爲讒疏以爲桓王時詩益無據

按窈窕成風江漢不變其后靜女見于衛南山見于齊澤陂見于陳扶蘇蘀兮見于鄭皆列國之風也至于采葛屬于王風則列國之淫皆王風倡之也

大車

序曰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朱子曰非刺大夫之詩乃畏大夫之詩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可以觀世變也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賦也

淫奔者畏大夫之刑政言彼乘大車檻檻然而聲之整肅服毳衣如菼然而色之鮮明其威靈氣焰凜然

溢于車服之間者祇令人望而知畏故我也豈不爾思正爲乘此車服此服之子爲可畏畏之而不敢耳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賦也

言大車則啍啍然而重遲毳衣則如璊然而色赤我也望此車而觀此服已惴惴而心懼矣豈不爾思但畏彼啍啍如璊者而不敢耳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賦也

言我畏之如此恐終不得遂穀則異室矣庶幾死後得以同穴而畢吾願可也此吾由衷之言如謂予同

穴之言爲不信則有如皦日在上以鑒我矣

東萊呂氏曰此詩雖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亦僅勝于東遷之初而已

慶源輔氏曰漢廣之遊女端莊靜一人見而知其不可求野有死麕之女子貞潔自守人見而知其不可犯此所以爲有二南之化也豈至于有淫奔之心待有所畏而後不敢哉今觀此詩則世變之愈下可知矣

丘中有麻

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朱子曰此亦淫奔者之詞其篇上屬大車而語意不莊非望賢之意序亦誤矣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賦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賦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賦也

淫女望其所私者不來而作子嗟男子之字也將願也施施喜悅之意子國亦男子之字之子指前二人來食就我而食也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巳也言子嗟者我之所私而望其來者也今何其久而不來意者丘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乎彼雖留之而我之望終不巳安得施施而來以慰我心也哉三章總是疑詞意以漸而深有麻有麥有李所疑非一處也子嗟子國所思非一人也大車知畏此視大車之風又遠矣尙可以爲國耶

宋氏曰昔二南之化江漢有不淫之士野麕有守貞之女是以騶虞麟趾樹四國之望焉無何西轍不回

南國化杳葛覃旣變爲采葛矣卷耳之懷復變而爲丘中之思哉惟有麻有麥有李茲其所以黍離也與

王國十篇

詩經朱翼卷之六終

詩經朱翼卷之七

北平孫承澤學

鄭

程子曰𡙇法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為列國故次以鄭

地理志曰鄭國土陿而狹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季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緇衣

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詩記曰此詩武公入仕于周而周人美之也若云鄭人所作何為三章皆言適子之館乎好賢如緇衣所謂賢即武公父子也講師誤以為武公好賢遂曰有國善善之功焉失其旨矣

會說曰序以此美武公蓋桓公武公雖皆善于其職而世繼其善者尤可美況桓公之死已在幽王被弒時此詩作于東都則為武公之作明矣正義曰子能繼父是其美德故兼言父子所以盛美武公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

武公繼桓公之賢而為司徒周人愛之言武公為王卿士而服此緇衣也甚宜德稱其服也此衣若敝我周人當為子更為之矣然又將適子之館以致親就之情既還而又授子之粲以表敬養之意蓋一念之好有加而無已也總是假此以致其好德之情皆未然事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

箋餘云惟緇衣宜也則子之館宜聽政故欲適子之粲宜食采故願授好恰好也蓆安舒也總是相宜

疏曰緇衣卿士冠禮所謂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卿士既朝于王退適治事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其所朝之政者也館諸廬也

鄭世為周卿士親也桓公死難之節武公定策之功

緇衣之詠周人愛之無已再傳而爲莊公遂以其狡黠之材與周交惡中肩之役春秋深没之以純其名而莊之罪于是乎不可逭武謂有子也哉

陸氏曰鄭克有終緇衣永無敝可也奚煩此適館授粲惓惓歌不置哉君子以爲周之望鄭深于愛也三復其篇慨乎有弱小之慮焉悲乎有交質之防焉以好賢盡之者未可與讀緇衣者也

將仲子

序曰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

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朱子因莆田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無與于莊公叔段之事序蓋失之而說者又從而巧爲之說以實其事誤益甚矣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賦也

女子婉言以拒人然皆假托之詞杞即里域之杞也桑即墻下之桑也檀即園内之檀也由踰里而墻而園仲之來也以漸而迫由畏父母而諸兄弟而衆人女之畏也以漸而遠須知其所畏非畏禮義也特畏人言耳如知畏禮義安得謂淫奔之辭也

輔氏曰此詩雖爲淫奔之詞然其心猶有所畏未至蕩然而無忌也故列于鄭風之首以見其爲風之始變也

叔于田

序曰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朱子曰國人之心貳于叔而歌其田狩適野之事初非以刺莊公亦非說其出于田而後歸之也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

左傳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姜氏爲之請制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大叔不

度將襲鄭公及子封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按此則所謂得衆與說之者乃私黨之輩非通國之人愛之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賦也

叔段好田獵馳騁其黨譭說之謂叔之往田獵也人皆從之里巷之內無復有居人豈盡無居人乎雖有居人但不如叔之信美且仁也段豈眞美且仁哉其黨私之之言猶河朔之人謂安史爲聖也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賦也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賦也

好卽指其飲酒之善也武卽指其御馬之能也

詩弋曰段之多行不義莊唯旁觀冷覷故以國君介弟雜處井里無賴之中而莫之禁耳段有才而小而露莊無德而毒而深 鷙鳥將擊必伏其翼叔段于田服馬特輕蕩子耳其黨嘖嘖稱揚亦諸媚臣耳公知其無能爲也而縱之而參之若曲沃深謀密計其黨爲之諱曰不敢告人視此爲何如哉

大叔于田

序曰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朱子曰此詩與上篇意同并刺莊公也下兩句得之

嚴氏曰公子呂云厚將得衆謂其所憑者厚則羣小將以利合也序祖其說以爲得衆非謂其眞能得人心也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賦也

此詩鄭人美叔段也言叔出而于田也駕一乘之馬

矜其多能代御人御自執馬轡如組文之齊比其兩驂之馬如舞者之中于樂節皆見其善御也叔在林藪禽獸所聚之地以火烈而焚之同時皆舉叔乃袒去裼衣徒手搏虎以獻于公所其私昵之黨乃致媚愛之辭曰請叔無狃習此事數數爲之恐其或傷女也 此篇毛氏謂叔之從公田也詩緐從之觀獻于公所焉知非使人進獻乎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賦也

兩服馬皆上駕其馬最良也兩驂馬如鴈行其首差退也既言叔良御忌遂言其能磬以騁馬控以止馬則馬之進退惟其意所以實其良御也既言叔善射忌遂言其能舍拔以縱矢能覆𨱔以送矢則矢去勁而有力所以實其善射也

補傳曰磬謂使之曲控如磬折謂於控制不逸拔括也矢銜弦處𨱔與𦈢同弓弢也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如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賦也

鴇烏驄也齊首如手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

次其後如人之兩手此言驂服之盡制也田事既畢則叔馬行遲矣叔發矢罕希矣釋掤以覆矢矣以鬯鬯其弓矣言其從容得意也

嚴氏曰段有不義之謀兄弟之間人所難言詩人優柔之意但言段矜能恃勇暴虎以獻氣陵其兄私黨諂事甘言媚說方且踴躍馳騁不能自已從容畢事意氣自得其氣習輕揚粗暴如此殆非令終之器公何為不早禁止之乎

清人

序曰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朱子曰按此序蓋本春秋傳而以他說廣之未詳所據

時狄侵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來侵故使高克將兵于河上禦之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是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賦也

高克所率清邑之人在于河上之彭地狄去無事乃使四馬被甲驅馳旁旁然不息其車之上建酋矛夷矛長短不同其英飾相重累翱翔于河上之地何為者耶詩意謂彼既無事不召之使還將潰散矣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賦也

消河上地麃麃武貌喬矛上之鉤也英敝而盡惟存其喬見師之久留也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賦也

師久不歸厥其處則復還故自彭而消自消而軸翱
翔徜于河上之地既閒暇無所作爲乃使在左之御
者習旋其車車右勇力之士抽兵刃以習擊刺將居
中央爲容好而遊戲以自樂也
此詩本作于已潰之後然不言已潰而言將潰東萊
所謂其情深其詞危也夫高克者好利而不顧其君
文公惡之而不能遠及使將兵禦狄久而不召至于
師潰而克奔陳故春秋書曰鄭棄其師

羔裘

序曰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朱子曰序以變風不應有美故以此爲言古以刺今
之詩今詳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
子産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詩者但今不可考耳
子貢傳曰子皮爲政忠直文武子産美之賦羔裘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賦也

此美大夫之詞言彼羔羊之皮爲私居之裘其裘既
如濡而潤澤其毛則順美而可愛矣彼其之子而服
此者當生死之際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奪
蓋稱乎其服者也
嚴氏曰命者天所賦予于我者舍則居之而安也君
子能安于命臨利害而不變
詩揆曰首言舍命不渝下二三承之直不本于命則
爲矯激而沽名矣彥不本于命則爲粉飾而炫采矣
詩弋曰此詩得力在命字尤妙在舍字如人造舍不
然費多少工夫纔得休止出入于此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賦也

飾緣袖也甚武而有力即自其所飾之豹言也司王

也謂王乎直道也此自其言行之不阿而言見與武
力之服稱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賦也

晏粲鮮盛也三英裘飾也彥美士也此自其德業之
不羣而言見與晏英之服稱也
傳曰文不貴其縣者德備而始覺其美也故三詠而
後見其文
范氏曰鄭自厲公以來晉楚爭盟無日不受師矣子産執政諸侯多親之國賴以安人知子産之能爲鄭也不知子産之能爲鄭國子皮實委政焉無子産鄭不國矣無子皮子産不執政矣當時子皮死子産[illegible]

自晋未至闕而哭之且曰吾已矣無與爲善矣唯夫子知我者也夫是以賦羔裘之三章其爲攻也事無大小聽子產而後行子產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德誰敢犯子當時子駟之倫欲攻之子皮以禮抑之無敢致害子產者然則卒而誦之不及其私抑又何與夫子皮固非私子產而愛之也誦之以私吾懼其傷君子之志也故只從國人之志而歌之使人讀其詩若不知子產之爲之焉爾

遵大路

序曰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朱子曰淫婦爲人所棄之詩

子貢傳鄶人夫婦相棄夫婦相棄賦大路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賦也

淫婦爲人所棄故于其去也攣其袪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不可倉卒于故舊也謂去之速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䰩兮不寁好也 賦也

無我䰩無以我爲醜也好情好也

大凡衣故不棄物故不毀故以故字動之美必代醜貌不勝心故以好字動之留之意以漸而深婦人一失其身人所賤惡而至于見棄如此聖人刪詩而存之所以防淫也

雞鳴

序曰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朱子曰未有以見其陳古刺今之意歐陽永叔曰賢夫婦相儆勵以勤生之詞

輔氏曰詩詞正是說德而不昵于色序者意鄭國之風不宜有此故強以爲陳古義以刺今其思窄狹固滞甚矣

子貢傳曰夫婦相戒以勤生樂善國人美之賦女曰雞鳴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 賦也

此述賢夫婦相儆戒之詞女曰雞鳴蓋儆其夫以早起也而士曰昧旦則不止于雞鳴矣女即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何如意者明星已出而爛然則當翱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矣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賦也

婦人謂其夫曰子弋射鳧鴈加而中之我當與子和

其滋味之所宜既和其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與子
以偕老飲酒之時琴瑟在于侍御莫不安靜而和好
蓋由心而寄之聲者覺其無不協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賦也

婦語其夫謂知汝所招來而新相知者吾將解雜佩以贈送之知汝所和順而莫逆于心者吾將解雜佩以遺問之知汝所好慕而尊敬之者吾將解雜佩以報答之南軒張氏曰讀女曰雞鳴之末章以婦人之

見而及于其夫子問學成德之事其道行于家人可知矣

朱子曰讀此詩使人有不知手舞足蹈者

輔氏曰觀此詩則鄭國之俗雖曰淫亂然在下之人夫婦之間猶知禮義勤生業不昵于宴私相安于和樂而又能贊助其君子親賢樂善以輔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澤與民性之善矣

有女同車

序曰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

朱子曰此詩未必爲忽而作序者但見孟姜二字遂指以爲齊女而附之于忽耳假如其説則忽之辭昏未爲不正而可刺至其失國則又特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爲國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

輔氏曰鄭詩惟此篇爲男説女之詞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

美且都 賦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賦也

上章敘其相從而悦其色下章敘其相從而悦其德上章之且都非眞有閑雅之度也下章之德音非眞有美淑之名也此心一迷于色自無往不見其可美耳

臨川王氏曰于瓊琚言德之容于將將言德之音各以其類也

輔氏曰所謂德音是亦日月詩之德音類也世衰道降徇情肆欲所美非美者多矣

余以爲即如小序刺忽之說亦大謬不然稱忽之始辭者文美也文美内淫殺夫幾亡魯國何賢之有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譏何德音之有且齊嘗以姜故加兵于魯嗣後魯再被兵桓公爲娶齊于甥舅何有而獨急鄭乎夫祭仲匹夫也驟起而置君如奕棋忽之不振有由來矣于忽之辭昏何與而國人刺之耶

山有扶蘇

序曰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朱子曰此下四詩及揚之水皆男女戲謔之詞序之者不得其說而例以爲刺忽殊無情理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與也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與也

二章俱道其戲謔之事如此非眞以爲狂狡也不見乃見正是戲詞非所見非所期也顧氏曰喜極而謔之之辭

蘀兮

序曰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朱子曰此淫女之詞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興也

淫女有從人之意期男子先爲之倡而遂有以和之也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興也

要成也言與之成其好也輔氏曰視前章所謂和女者其情益急矣

狡童

序曰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朱子曰昭公嘗爲鄭國之君而不幸失國非有大惡使其民疾之如寇仇也況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則是公猶在位也豈可忘其君臣之分而遽以狡童目之耶大抵序者之于鄭詩凡不得其說者則舉而歸之于忽文義一失而其害于義理有不可勝言者

永嘉陳氏曰說者以衛有雄雉鄭有狡童覩有碩鼠

皆以目君不然也序文誤耳

彼佼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賦也

淫女見絶而戲其人之詞言悦巳者衆子雖絶我而不與言然豈因此故而使我不能餐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賦也

息安也

褰裳

序曰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巳也

朱子曰此序之失蓋本于子大叔韓宣子之言而不察其斷章取義之意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

淫女語其所私者曰子惠然而思我則將褰裳而涉溱以從子子不我思則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于子哉狂童之狂也且謔之之辭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

戲謔之意反覆道之輔氏曰婦人從一而終者也狡童褰裳二詩則其縱欲而賊理也甚矣

丰

序曰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須溪劉氏曰諸詩朱氏一以爲淫女之詞其識甚遠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賦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賦也

婦人所期之人巳爲之相俟而婦人偶有異志不從

旣而悔之作是詩也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賦也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賦也

言巳衣用錦爲之其上加褧衣裳用錦爲之其上加褧裳服飾盛備如此將必以駕車有相迎而偕行者則雖失子亦何悔也

士昏禮升堂奠鴈受女于廟堂庶人雖無廟堂亦受女于寢室蓋昏姻人道之始先王重焉所以備正始之義也若丰之咏則澌滅盡矣

東門之墠

序曰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朱子曰此序得之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賦也

東門有墠其墠之外有阪茹藘之草生焉此男子所居之處也女欲奔之而未遂故言其室則近不難至也其人甚遠未得就之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賦也

女欲奔而未得望男之就已也

風雨

序曰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朱子曰序意甚美然考詩之詞輕佻狎暱非思賢之意也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賦也

淫奔之女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賦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賦也

輔氏曰喜甚于瘳瘳甚于夷云胡不喜言如之何而不喜也蓋喜劇之辭

子衿

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朱子曰疑同上篇蓋其詞意儇薄施之學校尤不相似也

人因子衿二字遂以為學校之詩細繹詩意如不往不來挑達一日三月等語豈可用之學校人又因朱子白鹿洞賦有廣青衿之疑問一語遂執之以為學校之證古者其父母衣純以青則朱子所言青衿蓋斷章取義未必用鄭風之青衿也

輔氏曰此淫女望其所與私者既無音問又不見其

來而極其怨之辭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賦也

淫女思其人而望其常有以相通也子衿子之衣領也蓋青服以指其人也嗣音繼續其音問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賦也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

挑輕躍也達放恣也二者生人之所大禁而狹邪反以為佳而思之是非廉恥之心蕩然矣

子衿之詩如從序前二章猶可強解至末章委曲附

合迂滯不通乎心細讀始見集傳之有定見也

揚之水

序曰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

朱子曰此男女要結之詞序說誤矣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迂女 興也

淫者相謂言揚之水則不流束楚也終鮮兄弟則維予與女矣豈可以他人離間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

言特誑女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興也

集傳雖曰相謂實皆女語男之詞始以不正而合終恐以不信而離也細味詩意與忽何與如以爲忽也

按忽與子亹子儀皆死而原繁猶謂厲公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安得謂終鮮兄弟也

出其東門

序曰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朱子曰五爭事見春秋傳然非此之謂也此乃惡淫奔者之詞序誤

子貢傳曰鄭之貞士宜其室家不涤淫俗賦出其東門

須溪劉氏曰舍序讀詩詞意甚美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賦也

此人見淫奔之女言此女雖美且衆而非我思之所

存也若我之室家所衣者縞衣綦巾貧陋甚矣而聊可以自樂也輔氏曰大序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于此可以觀矣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賦也

闉曲城也闍城臺也荼茅華之輕白可愛者也茹藘茅蒐所涤之絳色也匪我思存者見其守之定我員與娛者見其分之安

曾南豐曰氓以華落色衰而相棄背谷風以淫于新

昏而棄舊室雖出其東門則不然
蔡白石曰縞衣卿士之賢也綦裘大夫之賢也雞鳴
東門士庶之賢也
野有蔓草
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兵
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朱子曰男女相會于野田草露之間而賦其事以起
興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

我願兮　賦而興也
言野有蔓草則零露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
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
子偕臧　賦而興也
偕臧謂並協所欲也喜幸之意反覆道之
溱洧
序曰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
之能救焉

朱子曰鄭俗淫亂乃其風聲氣習流傳已久不爲兵
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
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
之以勺藥　賦而興也
此淫奔自敘之辭言溱洧之水方渙渙而流而士與
女共采蘭于其上女問士曰盍往觀乎士言既觀矣
女復要之曰且爲往觀洧水之外信寬大而可樂也
于是士女戲謔而以芍藥爲贈以結親好之意也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
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
之以勺藥　將當作相賦而興也
鄭國二十一篇
鄭衛之樂皆爲淫聲然以詩考之衛猶爲男悅女之
詞而鄭皆爲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
而鄭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故夫子論爲邦獨以
鄭聲爲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也
亂關雎者莫如鄭衛故鄭詩終于亂之極焉

近世論詩者言夫子惡亂雅樂者惡其聲非惡其詩不知聲者詩之聲也寧有聲淫而詩不淫者此特回互序文非篤論也集傳定諸篇爲淫詩劉須溪所謂其識甚遠也

詩經朱翼卷之七終

詩經朱翼卷之八

北平孫承澤學

齊

華谷嚴氏曰政令僅行于郊畿而畿内之鄭亦自爲列國則王室之微甚矣于是乎齊始覇故王鄭之後次以齊也子夏言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皆淫于色而害于德齊亦二南之變也白石蔡氏曰齊風十一篇季札所賛渢渢乎美哉即此詩也小序皆以爲刺非也故朱子別釋鷄鳴以見

其勤後世之惡功亦由此矣別釋還與盧令令以見其好後世之喜誇亦由此矣

鷄鳴

序曰鷄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滛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儆戒相成之道焉

朱子曰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

鷄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鷄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

此章叚氏詩說全錄朱子言古之賢妃御于君所至于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鷄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

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鷄之鳴也乃蒼
蠅之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
者而以爲眞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于逸欲何以能
此故詩人叙其事而美之也
上二句是憶度之詞下二句則詩人因妃之言而發
其儆畏之心詩測以末二句亦賢妃語若曰如以爲
匪鷄則鳴豈蒼蠅之聲乎季彭山曰于蒼蠅之聲則
曰此疑其已遲之詞也于月出之光則曰此幸其尚
蚤之詞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賦也
此再告也東方明矣會朝之臣亦既昌盛矣君可以
向明而治也然東方實未明特月出之光耳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賦也
此三告也夜將旦百蟲交作斯時也我豈不樂與子
同寢而夢哉但羣臣之會于朝者俟君不出將散而
歸其毋乃以我同夢之故而致憎及于子也此則其
告君之言益迫而儆君之心益至也
徐玄扈曰賢妃警畏之意詩人口中不要說出放在
言外大槩風人之致多是借有爲机倚無爲用說處
不是詩詩在不說處

還

序曰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
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之好焉
朱子曰此序得之
郝仲輿曰詩人述民間尚勇好勝之習見化之所從
來特雄霸業未興而功利誇詐已有其漸矣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

儇兮 賦也
嚴氏曰國人好田成俗俱出田獵而相從既歸而相
謂曰以子之便捷還然向來遭我于峱山之間我與
子並行驅馬從逐兩肩之獸子乃揖我謂我甚儇利
也以子之能尚且見推此自矜于其党以氣凌之之
辭也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
好兮 賦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

臧兮 賦也

傳曰茂美也昌盛也臧善也

呂東萊曰當是時齊以遊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鬱鬱見于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反哉

鄧潛谷曰雞鳴刺色荒也還刺禽荒也鷄鳴思古賢妃不言今好內還言俗好獵不言君從禽斯風人之言哉

著

序曰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詩緝曰禮唯天子不親迎使三公迎后魯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是諸侯以下皆當親迎也當時皆不親迎此詩言卿大夫士之事舉其中以明上下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賦也

此刺俗而設為新婦之詞言其夫待我于夫家門屏之間見其充耳以素絲為紞也其紞之末加以美石如瓊之華謂瑱也服此服飾而俟我于其家門屏之間也俟字正與迎字相反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賦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賦也

謝疊山曰其充耳則以素以青以黃其加飾則瓊華瓊瑩瓊英脩容盛飾非不美也惜乎不知禮耳

呂東萊曰婚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雁御輪壻乃先往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我于著

乎而此婚禮所謂壻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俟我于庭乎而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此婚禮所謂壻道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我于堂乎而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壻道婦入故于著于庭于堂每節皆俟之也

東方之日

序曰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朱子曰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其曰君臣

失道者尤無所詔

歐陽永叔曰相邀以奔之詞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興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興也

輔氏曰東方之日東方之月因其時以起興言彼淫奔之女旦則躡我之跡而來暮則躡我之跡而去也

六帖室在寢內闥在門內來則在室去則在闥將行

也

詩中之興語不相應義不相因者始見于此

東方

序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朱子曰興居無節號令不時則未必皆挈壺氏之罪也

天有自然之運晝作夜息是也人君憲天出治自無匆遽之意象而有明作之治功蘇子曰夫苟不知爲政之節常不能及事之會矣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賦也

此刺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言東方未明而顚倒其衣裳則既早矣而已有從公所而來召之者則彼猶以爲晚也

東方未晞顚倒衣裳倒之顚之自公令之賦也

令猶召之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比也

程子曰柳柔脆易折之物折之以爲藩籬非堅固也

狂夫亦知其有限見之則矍然而驚至于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

范氏曰此詩作于哀厲怠政之時雖云興居無節而主于晏朝之時爲多獨舉其早言之而末句始曰不夙則暮含蓄隱見

南山

序曰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朱子曰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比也

鄭氏曰雄狐行求匹耦于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爲淫泆之行其威儀可恥惡如狐孔氏曰文姜由此平易之道而歸魯既曰歸于魯矣襄公何爲而復思之乎

東萊曰上二章罪襄公所謂曷又懷止曷又從止者言其理如是而襄公違之以淫泆何也下二章罪魯桓公所謂曷又鞠止曷又極止者言其理如是桓公

縱之窮極其惡何也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比也

葛屨賤而在下五兩每兩二隻言屨之有匹也冠之緌緌貴而在上雙止言冠之有匹也屨與屨爲兩緌與緌爲雙物各有耦襄公文姜非其耦也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興也

欲樹麻者如之何必縱横耕治其田畝然後可以得麻欲取妻者如之何必先告于父母然後可以得妻言其事隆重而不苟合也今魯桓公之取文姜也既告而成禮矣曷爲不能禁止而使之窮極其惡以至此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興也

匪媒不得并上必告父母俱以昏姻之正禮言呂東萊曰納之不正則容有不敢制者今魯侯既以正禮納文姜當早裁制之曷爲又使窮其姦而至于極也

沈氏曰末二章詞歸魯桓意主齊襄一恥之一惡之也

甫田

序曰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朱子曰未見其爲襄公之詩以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

又曰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遠大然下手做時也須一步斂一步着實做始得若徒然心務高遠而不下着

實之功亦何益哉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比也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比也

此戒躐等之詞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心勞矣以比厥小而務大則大不可至忽近而圖遠則遠不可及也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比也

孔氏曰言有童子婉孌總聚其髮以爲兩角丱然幼稚如此與別未經幾時而更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爲

成人

東萊呂氏曰苟由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著厥德脩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

鄧潛谷曰嗟夫戒之毋田甫田也田甫田欲于大也窮大而失其歸荒矣又戒之毋思遠人也思遠人美于遠也遠人以爲思蕩矣婉孌而丱也已突而弁也亦毋肅遠思爲矣故易積小以高大記行遠自邇而學近慎以思知自然之爲體也爾朱傳于詩知學哉

盧令

序曰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朱子曰義與還同序說非是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賦也

獵者相譽言同事田獵者有盧犬焉領下環聲令令可喜非喜其田犬也以其人有美德而且有仁恩也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賦也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賦也

重環子母環也重鋂一環貫二也鬈鬒髮好貌偲多鬚之貌仁美其德鬈偲美其貌也觀田者之所譽則風俗之不美可知矣

敝笱

序曰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

朱子曰桓當作莊

詩是桓公身没文姜獨入齊之事自莊二年夫人姜會齊侯于禚以後不絕書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比也
文姜數通于襄公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
不能制母故歸齊而僕從衆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比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比也
笱敝不能制魚猶莊公弱不能制母夫母不能制其
從獨不可制乎如雲如雨如水極言其多正極言莊
之弱也
鄧潛谷曰敝笱刺也集傳以爲刺莊不閑其母是也

姜從淫主弑春秋權之曰夫人孫于齊稱孫明大歸
也稱夫人不氏明絕屬也父之所絕子不得而復屬
乃屬而復歸也歸而從如雲如雨如水也于敝笱豈
有興哉

載驅

序曰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
于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焉
朱子曰此亦刺文姜之詩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賦也
言有疾驅其車之聲薄薄然以竹簟爲車之茀蔽又
有朱色之皮革以鞹車之前後者乃魯之道路蕩然
平易而齊子文姜以夕時發于魯而來齊也其來何
爲無恥甚也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賦也
文姜車駕四馬皆是鐵驪之色濟濟然而美其六轡
之垂者濔濔然而柔樂易安舒恬然無慚恥之色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賦也
汶水在齊境自魯至齊必渡汶水言汶水湯湯然大

其處行人彭彭然多文姜自魯渡汶水而來其道路
蕩然平易衆庶往來觀聽所係而文姜翱翔徜徉無
恥甚矣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賦也
湯湯滔滔皆流貌彭彭儦儦皆衆貌從行之衆亦以
見其無恥也翱翔遊敖即豈弟之意
謝疊山曰豈弟曰翱翔曰遊敖文姜之情態欸欣
快樂如此無禮義無羞恥無忌憚盡見于此詩矣詩
人鋪叙之辭形容之巧刺之深疾之甚也四章皆是

此意反覆訊刺之耳豈弟盛德之稱此云爾者所謂
美惡不嫌同辭也
猗嗟
序曰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
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
子焉
朱子曰此序得之
呂東萊曰詩中嗟嘆再三則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
見矣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
則臧兮 賦也
齊人傷嘆此莊公之貌甚昌而盛壯矣又頎然脩長
矣抑而揚言進退高下不失其宜也又美目揚起矣
又巧爲趨步而蹌然矣又射則臧善矣其威儀技藝
之美如是所可惜者蓋有在矣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
我甥兮 賦也
又傷嘆莊公名稱之美目視之清明威儀之成備當
賓射之時終日射所張之侯不出于侯中之正展誠
也謂威儀技藝之可名如此誠稱爲齊之甥也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
禦亂兮 賦也
又傷嘆莊公孌然壯好其目清明而其眉揚起婉然
而好舞則甚精射則穿貫其革每射四矢皆復其故
處射藝之精如此蓋足以禦禍亂也技藝之變又于
此可見矣夫衆美而會之一身宜若可以無憾矣而
每爲人所不足者又有出于威儀技藝之外者也

華谷嚴氏曰變風之體意在言外有全篇首尾皆託
之他辭乍讀之茫然不覺所謂但中間冷下一二語
自然使人默會如此詩極言其人容貌威儀技藝之
美而以歎息之辭發之是其人所不足者必有在于
容貌威儀技藝之外矣中間展我甥兮一句只是一
甥字便見得是刺魯莊公只一展字便見得是人以
莊公乃齊侯之子讀者既默會其意見得自猗嗟而
下句句是稱美處節節是歎息不滿處詞不急迫而
意深切矣

齊國十一篇

魯亦爲頌齊風多魯事魯無風而于齊可以覯魯矣

聖人蓋微之

詩經朱翼卷之八終

詩經朱翼卷之九

北平孫承澤學

魏

魏國未詳所始後爲晉獻公所滅以其地賜大夫畢萬魏風其實皆晉風也

華谷嚴氏曰齊始霸也晉代興也齊之次在晉而魏晉之所滅也魏而後唐猶邶鄘先衛也唐無淫詩蓋猶有先代之風化焉

葛屨

序曰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漢廣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于吝嗇迫隘計較毫分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其急迫瑣碎之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興也

言魏之男子葛屨既敝而以繩糾纏之糾而復糾謂

其可以蹝霜奔走道路祁寒不休也未嫁之女其手纖纖謂其可以出而爲人縫裳也要之謂治裳之褄

襋之謂治衣之領治衣裳之要領以爲好人之服而利其儲脊也皆急于趨利也朱子曰好人猶大人也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賦也

上章既言其民儉巧趨利此章言由上之儉嗇褊急所致尊貴之人其容止提提然而安徐其辭讓而左辟也其儀宛然而遜順又以象骨爲搔首之揥而佩之其威儀服飾之美無可譏者獨其中心之褊急爲

可刺耳好人泛言尊貴者不欲斥其君也

詩紀從毛鄭指新婦初來容儀如此不當卽督以縫裳不如傳

輔氏曰寛裕者其流長急迫者其意短魏以地陿而褊急若此岌岌乎如日行北陸氣寒晷短何以長世故變風作于平桓之世而國遂滅于惠公之十六年止五六十年之間耳立國規模可不愼哉

汾沮洳

序曰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朱子曰此未必爲其君而作崔靈恩集注其君作君子

郝仲輿曰不敢斥君而但指其大夫以諷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興也

言魏之貴人儉勤于彼汾水沮洳下濕之處采其莫菜以爲蔬此人之德美信無限度矣雖其德美無限度然采莫之事特異乎公路之所爲耳言儉嗇不似貴人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

公行興也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興也

沮洳見卑下之處一方一曲見壤地無多不宜與民爭也無度不可量也如英華采之煥也如玉溫潤之形也公路掌公之路車公行掌兵車之行列公族掌公家之宗族

美無度美如英美如玉是其人生平所自矜者末句轉其語而譏之曰異乎公路則美可度矣異乎公行

則英之落矣異乎公族則玉之瑕矣如玉如英無度
者、何不自愛而圖其美之全乎、令其爽然失據
以上二詩、蓋皆爲在位者儉嗇褊急、非居上之體所
以刺之、故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園有桃

序曰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
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朱子曰、國小而迫、日以侵削者得之、餘非是、詩人憂
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

魏以河汾小國彈丸沮洳、近于強晉、君相皆宜蒿目
而憂而徒以怡堂厝火之見偷安旦夕、喪巳無日長
慮却顧者安得不思而憂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
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
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

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言園有桃則其實
之殽矣興我心觸于國事而有憂、則寄之歌且謠矣
乃不知我之心者見我之歌謠而反以爲驕、且曰彼
國之人所爲巳是而子之歌謠獨何爲哉此一念憂
國之心、蓋無有知者、然亦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小國
無政不免危亾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
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
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

行國出遊國中以寫憂也、罔極、謂其心縱肆而無窮
極也

詩人原以憂心托之歌謠行風而、所以、可憂之故未、

嘗顯言

魏之大夫非私憂過計也蓋聖人方泰而謹復隍之
憂未濟而預衣袽之防以其識不早力不易、勢極重
不可反故也魏之君臣、恬不爲怪而彼憂之道夫晉
獻之兵一入而魏卒不可支、乃知園有桃爲先見之
士也

陟岵

序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
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魏介在秦晉迫于誅求終歲奔命有往無還見役之
人自審危亡而作此詩曰夙夜無已知征役不息也
曰猶來其來也未可知之詞也況又子代父言如此
則知興其來者屬望之心而子身固自不可知耳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愼
旃哉猶來無止 賦也

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父之所在因想像
其父念已之言曰嗟乎我子之行役也夙夜勤勞不
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其愼之哉猶可保其身以歸

來無致終止于彼而不來也父曰二字蘇氏嚴氏俱
作述其將行之戒不如集傳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愼
旃哉猶來無棄 賦也

季少子也王氏曰尤憐少子婦人之情也無寐亦言
勞之甚棄謂棄其身于外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愼
旃哉猶來無死 賦也

傳曰偕俱也言與同役者俱無獨行也

孝子至情全在瞻望二字其親之念已祝已俱從望
中想像而出不言已之念親而反言親之念已不言
已之自愼而必言親之欲其愼則所以念其親者益
切而所以保其身者益至岵屺岡皆高處可瞻望者
詩人各取其一以叶韻耳 疏義曰觀陟岵而魏之
所以役其民者可知觀碩鼠而魏之所以賦其民者
可知

十畝之間

序曰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朱子曰國削則其民隨之序文殊無理蓋政亂國危
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與其友歸于農圃故其詞
如此也

此詩是不樂仕于朝與見幾而作略異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賦也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賦也

言農圃之中桑者往來自得蓋理亂安危不關于心
致足樂也故將與之同歸而共其閑閑泄泄可也閑
閑無累自適貌泄泄舒而不迫貌

謏适曰美在畎畆則厭在朝廷可知畎畆之人安則
朝廷之上危可知葉云此人猶不忍以去國之故明
指宦危而微以歸田之願托云野樂耳

伐檀

序曰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食祿君子不得
進仕爾

朱子曰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兮序言刺貪失其
指矣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
子兮不素餐兮　賦也

此美賢者勵志之詩言用力伐檀將以為車而得食
也乃寘之河干但見河水清漣而無所用雖欲自食
其力不可得矣然賢者之心豈以是一事之不遂而
自阻乎其志蓋以為不耕則不可以得禾不獵則不
可以食獸是以寧勞于事雖窮餓而不慊故詩人述
其事而歎之以為是眞能不空食者矣天下之事固
有為其事而無其功者然未有不為其事而能有其
功者矣君子之心寧勞而無功必不肯無功而食人
之食也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
子兮不素食兮　賦也

伐輻伐木為車輻也直波文順也億禾秉之數也特
獸生三歲也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

子兮不素飧兮　賦也

伐輪伐木為車輪也淪波文轉也囷圓倉也鶉鳥名
歸季思曰擬一必通之術以觀其不必通之遭又就
不通之時還揣其不悖通之志蓋千古有難定之遇
人世原不可問百年無坐糜之餼吾心自不可疚
木莫堅于檀質無取其脆者四民之中工為下職必
居其賤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事必取其勞者
即其托業已無敢苟焉者矣

按賁之初九曰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

弗乘也明夷之初九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夫弗乘不食豈矯世哉葢君子之恥決于義而已魏以糾屨之俗釆莫之風而乃有厲伐檀之志之君子焉真有廉靜無求之節而可以激頑起懦者矣

碩鼠

序曰碩鼠刺重歛也國人刺其君重歛蠶食于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朱子曰此亦託于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詞未必直以

碩鼠比其君也

魏風始于儉嗇終于貪殘夫儉則算錙銖算錙銖則箕歛朘削勢所必至以此殿魏明葛屨之應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比也

民困于貪殘呼聚歛之臣爲大鼠言汝無食我黍矣我三歲之久習困于汝汝不肯眷顧于我我今將去汝而適彼樂土謂適有道之國也彼樂土樂土我得其所也連稱樂土者喜談樂道于彼以見其厭苦于此也

詩故曰貫慣通三歲貫女言始以國家多故暫重其賦已而遂相仍不改今三歲矣已習爲常法矣以是終身豈我力所能任乎

章末一句不是說樂正是說苦不是說得所正是說失所借彼彰我深情可泣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比也

范氏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爲德也民出力以事上不以爲德而反蠶食之此所以去也直猶宜也謂得

生養之宜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比也

范氏曰莫我肯勞者不以我爲勞也

張南軒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爲取者以君失道如此國人疾之甚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絕也故著其情于詩著其情于詩乃其所未忍絕者也末章誰之永號謂我將去爾而適樂郊當誰復永號于爾之土者

乎此則尤可見其情也

魏國七篇

蔡氏曰儉德之共魏風之葛屨汾沮洳可謂儉矣而無救于亾人有王而儉則近于有德無王而儉則入于急迫矣此飾之爲美而苦節亦不可貞之道也

詩經朱翼卷之九終

詩經朱翼卷之十

北平孫承澤學

唐

嚴氏詩緝曰成王封弟叔虞于堯之故墟曰唐侯其子燮以晉水所出改爲晉侯晉陽實晉水所出則唐叔虞之始封在晉陽矣唐以堯得名晉以水得名其地一也

鄒氏傳聞曰按史記晉世家唐叔生晉侯燮竹書紀康王九年唐遷于晉作宮而美王使人讓之是時周

室方隆諸侯何得擅改其國號改必命于天子蓋晉之爲晉所從來矣然蟋蟀山有樞二篇詩述以唐侯發端豈猶在叔虞之世耶蟋蟀猶不可知若山樞何其憂生之促似非盛世詩也左傳魯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意是詩其作于是時乎于是而繼之椒聊揚之水無衣則皆爲曲沃作然晉之稱晉已久而詩述于山有樞曰唐侯于無衣曰唐人剌之蓋猶仍其故稱如稱殷曰商稱楚曰荊耳

又曰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朱子謂仍始封之舊

號者得之序乃謂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有
堯之遺風者亦郛拾慧于季札所聞工歌或僅蟋蟀
一篇耳夫堯以天下讓而曲沃以一國爭爭而至于
篡陶唐氏遺風固若是乎
蟋蟀
序曰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
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
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朱子曰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土氣習有

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知矣序所謂儉
不中禮固當有之但所謂刺僖公者蓋特以諡得之
而所謂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者又與詩意正相反
耳況古今風俗之變常必由儉以入奢而其變之漸
又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于初而民之俗
猶知用禮則尤恐其無是理也獨其憂深思遠有堯
之遺風者爲得之然其所以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者
又初不謂此也
朱子以爲民間相戒之詩諷詠詩詞自見其然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
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賦也
唐俗勤儉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雖當歲晚燕樂
之時卽相戒以節樂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
于此時而不爲樂日月忽去而將不及樂矣然宴欲
易縱得無有過于樂乎盍亦顧念其職分之所居者
以圖居之心節其爲樂之心使不至于荒鮠而若彼
良士之長慮却顧焉可也
樂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

盈而反以反爲文夫禮減而進故欲其及時樂盈而
反故欲其無荒也
黃葵峰曰周禮八蜡于歲終息民孔氏曰終歲之苦
一日之樂何爲已甚也則蟋蟀之詩以歲暮及時爲
樂亦所當然而遽以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言之以此
處世豈有過乎
詩測曰好樂無荒着良士說瞿瞿卽其無荒處也言
良士未嘗不好樂好樂無荒而瞿瞿然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

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賦也

逝適皆去也蹶蹶動而敏于事也歐陽氏曰職思其外者廣周慮也輔氏曰思慮在常事外思之雖周而爲之不敏則亦無益故曰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賦也

庶人乘役車役車休農功畢矣慆過也朱子曰休休安閒之貌樂而有節不至于淫所以安也

輔氏曰此詩所戒者職思其居謂所居之職也職思其外謂所職之外也職思其憂謂思之極而至于憂

也瞿瞿卻顧周旋之貌未見于爲也蹶蹶則見于爲矣蹶蹶動而敏于事之貌未見其安也安則瞿瞿蹶蹶之效也始則瞿瞿然而思中則蹶蹶然而爲終則休休然而安必如是始可以樂而謂之良士爾其意皆自近而遠自淺而深所謂憂深思遠也

山有樞

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朱子曰此詩蓋亦答蟋蟀之意而寛其憂非臣子所得施于君父者序說大誤

此民間歌詠之辭以上章云好樂無荒其言有制此爲之荅以開廣其作樂之意而言及身後則憂深思遠而意愈蹙矣

山有樞隰有楡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興也

此勸及時爲樂以解其憂也今夫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楡矣子有衣裳有車馬矣有是衣裳而弗曳弗婁以爲樂有是車馬而弗馳弗驅以爲樂一旦宛然以死而衣裳車馬他人將取之以爲已樂矣徒憂亦何益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庭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興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興也

山隰有常而樞榆之榮悴無常是山則有樞而樞則未嘗有山隰則有榆而榆則未嘗有隰也

謝氏曰始言他人是愉中言他人是保末言他人入室一節悲一節此亦憂深思遠也

詩弋曰前篇甫樂而憂思即隨之此解樂而死亡以動之憔悴之志氣固局促而山樞之情旨亦悲涼雖憂深慮遠有先王之風而規模頻蹙如此吾以知晉德之不長也

揚之水

序曰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

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朱子以序說不誤輔氏曰晉昭侯非有大無道之事以自絕于民也特以其微弱不振日就萎薾故國人以爲不足恃賴而相與離叛惟強沃是歸是知天下之大人心之衆皆非奄奄欲盡之氣所能統屬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比也

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彼石本生于水也今悠揚之水其流緩弱而白石之在其中者鑿鑿其嶄巖矣然則曲沃本生于晉也今晉微弱而沃盛強何以異于是哉夫素衣朱襮諸侯之服非沃之有也我將以是服而從子于沃苟既見君子則依歸之欲遂矣云何而不樂哉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比也

朱繡即朱襮也鵠曲沃邑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比也

命桓叔傾晉之命也聞而不敢以告人爲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爲之隱欲其成矣命字止作謀字看

嚴氏曰將叛者潘父之徒而已國人拳拳于昭公無叛心也序言過矣其時潘父弒昭公迎桓叔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皆可以見國人之心矣亦唐風之厚也

又曰時沃有篡宗國之謀而潘父陰主之將爲內應

而昭公不知故設爲國人相語之詞此微詞以洩其謀使公聞之而蚤爲之備也所云從沃者亦設言欲叛之人如潘父之黨耳諸家皆謂國人助之而匿其情且引齊陽生事爲比不知晉之異于齊也自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六十七載廹于王命而不敢不聽在昭公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若助桓而匿其情則此詩不作可也亦既聲之于詩使采風者颺之以諷其君矣安在其爲匿之也設爲歨密正所以深告昭公也

蔡氏白石曰揚之水還是晉之君子不服曲沃之詩其曰云何不樂諷夫樂小惠者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不敢以告卽所以告昭公也蔡氏之意與詩緝同

椒聊

序曰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强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朱子曰此不知其所指亦以爲沃也

嚴氏曰此詩言桓叔之强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而非主桓叔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

椒實蕃衍采之盈升喻桓叔子孫衆多也彼桓叔以子孫衆多之故其碩大盛强無與倫比矣然方興未艾將不止于今日之所覩故復嘆是椒也其新長之條日益遠矣條益遠則實益蕃喻桓叔他日之子孫將日益衆多也桓叔日强昭公其危哉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

且 興而比也

兩手爲匊篤厚也嚴氏曰篤如篤公劉之篤篤厚則福慶未艾也

箋餘云石之鄰鄰椒之蕃衍取木石之張皇喻强臣之跋扈

綢繆

序曰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朱子曰此但爲昏姻者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爲刺晉國之亂也

詩弋曰婚姻者治亂之氣所先見者也周南桃夭以時淡漠焉而已召南摽梅及時遂有汲汲之恐降而綢繆失時反有欣欣之喜吁世道可知矣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興也

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昏姻之禮者詩人叙其婦語夫之詞曰吾方綢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則建辰之月矣况今夕果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乃獲遂有家之願乎又喜極自謂

曰子兮子兮此之有家誠望外也惟今之夕其如此良人何而情始有以自盡也哉

婚姻亦男女之常耳詞不勝喜所以異于二南過時而無他志是其厚于鄭衛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興也

此夫婦兩相語之詞也隅東南隅也邂逅彼此相遇之意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興也

此夫語婦之詞也戶室戶也粲者美也

親迎以昏三星心星也即大火也古者自九月霜降至二月冰泮皆昏姻之期故舉參爲候至三月心星出矣昏見于東五月昏見于東南隅六月見于南方當戶七月以後西流九月之昏西伏戌位而心始東出心東出則參西退心出參退而昏禮終參出心退而昏禮始故以爲比

呂氏詩記曰三星見則非昏姻之時在天在隅在戶隨所見而互言之不必以爲時之先後方束薪而見三星慨然有感于男女失時而其不期而見又似于男女適然相遇也故歎息而言曰是夕也男女倘相見其樂當如何曰良人曰粲者蓋互爲男女之辭以

極其思望之情耳

杕杜

序曰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

朱子曰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

詩考曰此民間所自作采風者取之以見親昵佽助之情在他人不如同父所以致友愛勸親親也禮記曰杕杜悲無兄弟也常棣樂有兄弟也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興也

此自傷無兄弟卽求助于人而人不足以爲助也言彼杕然特生之杜其葉猶湑湑然而盛我一身獨行乃踽踽然無所親曾杜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者哉特以不如我同父之兄弟情聯一本是以不免踽踽耳嗟此行路之人胡不憫而相親焉人無兄弟此情最苦也胡不憐而見助焉使我雖孤特而猶有所賴哉然難言之矣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興也

菁菁亦盛貌睘睘無所依貌同姓亦謂兄弟變文成章耳

杕杜雖高特還藉本身枝葉爲能湑盛青葱人之在世必藉同生兄弟爲之輔佽扶持行人則路人耳安可同于兄弟詩人之爲是言者其情之無聊亦甚矣

羔裘

序曰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朱子曰詩中未見此意

子貢傳曰晉大夫賢國人美之賦羔裘詳味詩意是美非刺傳勝于序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賦也

國有賢大夫而人美之曰惟此大夫以羊羔爲裘以豹皮飾袪葢粲然服飾之美矣我欲從我人居居于以覲炙其光輝焉所以然者豈無他人之可與居哉葢以子之問譽彰于人也素矣我之欲從以居居者職此之故耳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賦也

褎亦袪也究究從之以詳究其議論也好心誠好之也

徐氏曰維子之故正言其人之可與居也維子之好正言其人之美有可究者也

鄒氏傳聞曰詩人美其人并其服飾之間所見無非美者故以羔裘袪袖爲言亦如召南之羔羊鄭詩之羔裘云爾然而稱其服卽指其人矣古者覲朝君臣同服皆得服羔裘但君則純羔大夫則豹飾其袪褎

蓋體柔而文之以剛故知所美者大夫也自序目爲刺時而毛傳釋居居爲懷惡不相親孫炎釋究究爲窮極人之惡豈其然乎

鴇羽

序曰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苦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朱子曰序意得之但其時世則未可知耳

王命虢公伐曲沃定晉君者再矣晉人之趨王事晉人所樂從也但大亂五世相尋六十七載其闕父母

之缺養者何限不能不傷悲耳悠悠蒼天曷其有所怨國事之無定而爲是仰訴冀幸之詞也與尋常怨征役之苦不同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比也

民以從征役失養父母言彼鴇之性本不木止也今肅肅之鴇羽乃集于苞栩之上則不安甚矣我是以因此王事不可以不堅之故遂致不得耕田而蓺稷黍以供子職則我父母亦何所怙也悠悠蒼天果何時使我釋此王事以耕田養親而得其所也乎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比也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比也

極已也謂役事之已也常復其常也謂遂子道之常也晉人不肯從曲沃之逆而抗兵相拒此晉人之忠也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此晉人之孝也一詩之中忠孝兩念迴環而不容已晉風之所爲厚也

安成劉氏曰變風多作于春秋斯時也天下不知有王而北門云王事適我伯兮云爲王前驅此詩亦云王事而自以靡盬爲言雖皆怨者之詞猶幸王命之行于列國亦可以見君臣之義根于人心文武成康之遺澤未泯也

無衣

序曰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朱子曰序以史記爲文詳見本篇但此詩若非武公

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爲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弑君簒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以是爲美吾恐其獎姦誨盜而非所以爲敎也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顛倒順逆亂倫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

武公城晉自立三十七年矣而始以寶器請命于僖王其目中豈嘗有王哉詩人惡之痛之代爲請命之詞故爲偃蹇者蓋誅其意非必武公有是言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賦也

此述請命之辭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爲節言我非不能造此衣之七章然不如子之賜我者爲安且吉也就天子之使請命故曰子之衣曲沃自桓叔以來屢得志矣晉人不服每攻而去之故以請于天子者爲安吉然曰我非無之倨慢無禮甚矣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賦也

言六者變文成章耳燠煖亦謂安也

詩緝曰無衣之詩聖人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武公之初弑小子侯也桓王猶能命虢仲立緡于晉又命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是則周雖微而名分猶存也至僖王受武公之賂而命之爲諸侯則紀綱蕩然矣他日三家分晉周又移其命武公者命三家矣嗚呼王者代天爵人而以賄行之是以知周之不復振也

有杕之杜

序曰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朱子曰此序全非詩意

此詩言無致賢之勢而徒切好賢之心慨然有傷于心矣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噬韓詩作逝發語詞也

此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言杕然之杜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巳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也然我中心之好實不已也但終爲勢限無自而得飲食之耳

顧氏曰晉亦仕國也寡弱謙詞本非寔說曷飲食之

有不可冀望之意正好之深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

輔氏曰好賢而自恐不足以致之則凡可以致之者必無不用也中心好之而自恐其不得飲食之則凡可以養之者必無所吝也好賢之心如此則在彼之賢安有不至而在我之勢又曷患于寡弱哉

葛生

序曰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朱子曰獻公固喜攻戰未見此詩果作于其時

程子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興也

婦人以夫久役而不歸故言葛生而蒙于楚蘞生而蔓于野物各有所依托而予之所美者乃不在此則將誰與乎亦獨處于此而已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興也

域塋域也獨息獨止也變野言域即此蘞生之地哲有永畢之志矣悽愴之情隱然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賦也

內則曰夫不在斂枕篋席韣而藏之藏之久故憶其粲爛耳獨旦獨處至旦也 詩緝以爲悼亡非也前二章亡此指于野于域猶近似至此章亡此亦將指衾枕乎亡此者猶言去此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賦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賦也

夏日永冬夜永獨居憂思于是爲切然君子之歸今已難期要亦死而相從以同歸于塋墓耳

胡休復曰非不要之于生也要之于生而反期之于死予美未亡之言也予美既亡之願矣

蘇子由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采苓

序曰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朱子曰獻公固好讒然未見此詩果作于其時

唐有先王遺教其君子深思而詩人用意溫柔故義不訕上微詞托諷舉類見義厚之至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比也

此刺聽讒之詩言苓本生于下濕之地而謂采苓于首陽之巔此理之所無者讒人之言如此故未可遽以爲信也姑舍寘之而勿以爲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讒止矣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比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比也

苦與葑皆菜名苦生于田葑生于圃皆非生山之物

與許也從聽也

鄒氏傳闡曰苓苦葑之類何地無之而必實其爲首陽之巔之下之東聆之若鑿鑿可據正有甚不足據者高下憑其口東西恣其吻書所謂無稽之言是也

沈無回曰大凡讒人之進言也不求人之信但求人之疑亦不祈人之行其言但祈人之存其說疑則漸可生奸存則久可影附侵假而巔真有苓矣故舍旃舍旃爲止讒妙訣

唐國十二篇

蔡氏剳記曰唐風勤儉君子深思小人儉嗇有陶唐氏之風故本其舊而系之唐蟋蟀之篇小序即以爲刺晉僖公則唐風俱不足以見其美矣朱子斷以爲聖賢遺風之遠則合于季札之所稱且見其取意之厚而杕杜一傷兄弟之孤一見好賢之美皆較小序深遠矣

嚴氏曰唐風至後而亦變則帝王風教中國禮義蕩然而戎狄乘之故次以秦中國將變于戎矣世道升降之故可慨也夫

詩經朱翼卷之十終

詩經朱翼卷之十一

北平孫承澤學

秦

鄧潛谷曰秦始僻遠諸侯賓之比于戎狄至襄公定王以王命得兼有岐雍之地穆公定晉東竟至河雖無意于中國之會盟而據形便蓄力廣土恢恢乎有并吞囊括之氣焉故春秋錄之僅與吳楚等而書錄穆誓詩泰風次魏唐知徵也夫

車鄰

序曰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朱子曰未見其必爲秦仲之詩

秦仲爲宣王大夫豈得備寺人之官此詩作于秦襄公始爲諸侯時也故首誇其有所未有繼勤其樂所當樂備見其矜張之意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賦也

秦初特爲附庸至是始就侯封而有車馬使令之備國人創見而誇美之言其車聲之衆馬色之多而欲見君者則有寺人以傳命皆其昔無而今有也

周禮置官寺人備列其數先王之制也然特用以掌女宮之戒不得預外事也見君子而必由寺人秦法爲不善矣君子知其後必有寺人之禍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興也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亾　興也

首句以地有所産興人不可無樂既見君子謂見君

子禮儀之美而快覩之也鼓瑟鼓簧則相與共慶一時之盛者也劉須溪曰俯仰一時之景以寫其中甚快者此所以爲興

說通曰既見而略其名分簡易相親復慷慨悲歌勉其不可失時已有安能邑邑數十百年之意秦之能強者在此而岐豐忠厚之風變矣秦之規模亦定矣

詩緝曰秦反周之政者也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世道興衰升降之機在是與

駟驖

序曰駟鐵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詩故曰譏之非美之也襄公受平王岐豐八百里之地不聞延訪遺老講求政教而唯田獵是務所同行者公之媚子也所從會者獵狗也以鸞車而載田犬所尚可知矣

沈無回曰愚按美者國人之情也譏者夫子錄詩之意也卽國人之風尚如此而譏在其中矣是之謂風也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賦也

詩言襄公之田獵也駕四馬皆黑色之鐵甚肥大矣言馬之良也御者執六轡于手馬之遲速在我言御之良也公所親愛之人從公而往冬狩見便發足使令於前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賦也

田獵之時虞人奉此及時之獸以待其來射而此獸皆甚肥大可以見物產之盛矣公于是命御者左其車以射獸之左而舍矢卽無不獲蓋其射御皆諳善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賦也

田事已畢遊于北園四馬既調習而閑矣乃以驅逆之輕車置鸞鈴于馬銜兩旁之鑣載田犬之獫歇驕于車以休其足力田而獲獲而休常事也秦人侈言之者亦喜其見之新也

龔氏曰秦固周地也俗悍而氣驁周先王馴之以弓矢而深其用于蒐狩惜折而入于秦而禮因以蔑也可痛也夫

小戎

序曰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朱子曰此詩時事未必然而義則得之然集傳仍以爲襄公之詩蓋其詩出兵則名正敘事則氣盛又先公義而後及私情非襄公不能當也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賦也

西戎弒幽王殺秦仲襄公承王命而征之其從役者之家人作此詩言我兵車其收軫淺短也其輈轅穹

隆上曲如屋之梁五節以皮束之歷錄然有文章也
驂馬欲出則有游移之環貫驂之外轡以止其出驂
馬欲入則有皮爲脅驅繫于衡軫以止其入也又于
陰板之上繫驂馬之靷其續靷之環以白金沃灌之
也其車中所坐有虎皮文章之茵褥也其貫車輪之
轂又暢而長也又駕騏馬及馵馬也君子以此車馬
往伐西戎我念君子温然如玉今乃在西戎板屋之
中、思而不得見亂我心之曲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

以觼軜、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賦也

四牡之馬甚肥大矣言馬之良也六轡在手馬之遲
速在我言御之良也騏與駵是其中之服馬也騧與
驪是其外之驂馬也又以木爲干盾、畫龍于上合二
盾而載之以爲車之前蔽也又于軾前以白金鋈其
觼環以納驂馬之內轡謂之觼軜也君子以此車馬
往伐西戎我念君子温然在西鄙之邑方將何以爲
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
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賦也

以淺薄之金爲駟馬之甲、欲其輕而便于馳逐孔羣
則駟馬和調也又有三角刃之厹矛、其下端平底曰
錞、以白金鋈之也又有中干曰伐畫蒙雜鳥羽以爲
飾苑然有文也又以虎皮爲弓室謂之韔以金鏤弓
室之胷也又交二弓于韔中、顛倒安置之以備壞折
也又以竹爲弓檠、謂之竹閉、置弓于韔內以緄繩縢
約之、然後納之韔中也、君子以此兵甲、往伐西戎、我
思君子之深既寢又興、朝夕未嘗忘也厭厭然安靜

之良人其德音秩秩然有序何爲親此勞苦之事乎
亦閔之也

箋餘云車戰之制中國制犬戎之長技也一盛于成
康采薇出車是也再盛于宣王六月采芑是也至幽
平而廢壞極矣故犬戎得肆焉秦襄始修其制以敗
之而君父之憤洩此中國外裔興廢所關夫子錄之
以彰其義亦以存其制也

蒹葭

序曰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朱子曰序說鑿

鄒氏曰蒹葭一詩雖無序亦自了然序本無足據其迂謬未有若此篇之甚者唐襄文云秦時風俗不雄心干戈戰鬭則穰技于獵獸射獵至其聲利所驅雖豪傑亦且側足于寺人媚子之間方以為榮而不知愧其義士亦且沈酣豢養與君為殉而不可贖蓋靡然矜俠趨勢之甚矣而乃有遺世獨立澹然埃𡏖之外若斯人者豈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而此其獨醒者歟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賦也

秦人歆武功簡禮義士肥遯不污避地遠去願見者欲從而不可卽也言彼蒹葭蒼蒼而未敗白露之降始結而為霜秋水正盛于此有所謂伊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今焉遡流而上從以求之夫何道阻且長可慕而不可至也又嘗順流而下從以求之夫何宛在水中央可望而不可卽也睹蒹葭之極目感白露之橫秋眞有難乎其為情者矣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賦也

淒淒盛而未收也躋言難攀而升也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賦也

采采盛而可采也右言不相值而出其右也

按此詩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喻秦人肅殺景色也其時西周人物尚有存者頗不屑為時用故為人所企慕想望如此使周東秦霸之時無此一詩將不成世界矣夫子錄之寓意遠矣

終南

序曰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此襄公初受賜而大夫稱願之詞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興也

秦君初受侯封而至終南之下詩人美之言其服飾之盛容貌之美有以稱其為君也諸侯視朔受聘服

麑裘此美其受賜而歸故言錦衣狐裘耳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興也

終南有廉角處又有平寬處亦誇言其山之美也言此土地命服出于天子之賜祝之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　説通曰黻衣繡裳猶言衣裳而繡以黻也其實黻在裳不在衣二句見非復緇衣羔裘之舊矣佩玉將將見非復三命葱珩之舊矣

秦之先始居西戎以保西垂爲附庸至襄公始封爲

諸侯新有岐周之地故詠終南讀揚之水而知晉祚之絕非沃能絕晉也昭王封成師而晉自絕也讀終南而知周祚之衰非秦能衰周也平王封襄公而周自衰也

黃鳥

序曰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以是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

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國人哀之言此奄息之才特出于百夫之表一旦生納之壙中而惴惴然恐懼是何天之盡此良人也若可貿以他人則人皆願以百身易之矣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

防與禦皆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也

秦涂西戎惡俗輕生好殺武公之葬殉者六十六人至穆公用百七十七人子車氏之三良與焉然詩人

不刺康公而刺穆公從亂命也聖人刪詩存黃鳥修
春秋不卒穆公蓋惡之也黃鳥知時以比賢哲棘急
桑喪楚愁也不當止而止以諷三子使三子知幾則
可無及于難臨穴而懼雖百贖不可得已

晨風

序曰晨風刺康公也亾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朱子曰此婦人念其君子之詞序說誤矣

序以上篇爲穆公遂以此篇爲康公上篇哀三良遂
以此篇爲棄賢姑妄言之耳解詩須看詩本文此詩

本文情深思切自爲閨閫之詩語不似他詩之柔媚
者秦風然也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　興也

婦人以夫不在而言鴥彼晨風之鳥則歸彼鬱然之
北林物尚有所歸矣況我以君子爲歸者也今也睽
違于外憂心欽欽而不忘焉夫我之不忘君子如此
彼君子者如之何如之何忘我之多乎多者言時之
久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　興也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　興也

以山與隰之所有興未見君子而有憂其憂心靡樂
甚于欽欽如醉甚于靡樂

按雍州無鄭衛浮靡之習故其民多深厚之思晨風
之詩是也夫秦民輕生樂戰棄其室家而莫之顧寧
保其無相忘乎吁視汝墳殷雷之風遠矣

無衣

序曰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
不與民同欲焉

朱子曰序意與詩情不協

詩傳曰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無衣所謂周
人即是岐豐之人非洛邑之人蓋是時岐豐已屬秦
矣故詩繫之秦而民心則猶知有王其赴義恐後若
此蓋周先王之澤浹于岐豐者最深且于時去宣王
未久宜其餘勇猶尚可賈人有奮心耳使平王能乘

其氣而用之何讐不殲何恥不雪乃不自用而爲秦
用始之猶知有王者漸且不復知有王此秦之所以
日強周之所以日憊不至于頓首奠闕之下不止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賦也
秦民相謂曰我豈以子之無衣而故與子同袍蓋一
旦以天子之命而興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
也是其相結于平日者正擬以相奮于臨難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賦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賦也

澤裏衣也裳下衣也偕作共奮起也偕行共往征也
豐城朱氏曰與子同袍恩愛相結于無事之時也與
子同仇患難相恤于有事之日也先王之時居而爲
比閭族黨之民出而爲伍兩軍師之衆其所以使之
相保相愛相扶持者要非一日之積矣岐豐之地雖
已屬秦然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故其所以相告語者
如此然曰王于興師則非從其君之私也誠欲其君
奉王命而爲討賊復仇之舉也惜也周既不能以此
而令諸侯秦復不能以此而匡王室卒之數傳之後
討賊復仇之志既衰貪功謀利之心益勝其囂然好
戰之習非復先王之民真秦之民也

渭陽

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
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
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
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朱子曰此序得之但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兩句若爲
康公之辭者其情哀矣然無繫屬不成文理蓋此以

下又別一手所爲也及其即位而作是詩蓋亦但見
首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爲太子故生此說其淺暗拘
滯大率如此
說通曰詩本送舅而云康公念母指其意中事也孔
疏曰秦姬生存之時欲使文公反國康公見舅得反
憶母宿心故念母之不見見舅如母存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賦也
秦康公送其舅公子重耳而作此詩送之涉渭至水
之陽送之遠也何以贈舅氏乎其以象路之車四馬

皆貴以爲贈遺其殷勤繾綣于舅而思母之意隱然
于不言之中矣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賦也
二章贈送總見甥舅之情只閑閑説王氏以爲送之
遠贈之厚嚴華谷歉然以爲薄俱不必
叚氏曰康公始而念母則賦渭陽之詩終而伐晉則
有令狐之役張南軒曰惜不能善推其所爲也

權輿

序曰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

無終也
秦風以權輿終喬狄之也其君可鄙而其士亦可醜
也
于我乎 句 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乘權輿 賦也
秦士言康公初之待我在渠渠深廣之大屋後乃寖
衰而供億簡薄于是嘆之言不能承繼其始也權輿
始也陳氏曰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
于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
無餘不飽簡棄極矣猶徘徊嘆息而咏權輿是彈鋏
而歌之陋習也秦之士戚戚然

秦國十篇

列國之風各趨于盡秦起隴谷兼有岐豐本帝王風
化之區轉而爲激昂吞併之氣蓋禮樂既衰必爲征
伐風之變而爲厲季札所謂夏聲夏則能大固也然
帝王之教至秦而滅吞併誅鋤無所不至蓋天下劫
運矣夫子前知而預傷之故荒服詩如吳楚不存而
于秦不削邵康節云删書綴秦誓删詩殿秦風蓋伏

繼周之兆

詩經朱翼卷之十一 終

北平孫承澤學

陳

陳與黃帝帝堯之後爲三恪雖其後國微甚詩亦淫遊無章而聖人存之弗削見以神明之胄而亦蕩然無復先王之遺風益傷之也

嚴氏曰陳詩十而七爲淫靈公之時世變已極詩敘于秦下夷之也

唐氏曰陳靈公弑而楚子入陳則王迹熄矣

宛丘

序曰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朱子曰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諡惡故得游蕩無度焉詩未敢信也集傳曰國人見此人常游蕩于宛丘之上故敘其事以刺之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賦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値其鷺羽 賦也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値其鷺翿 賦也

此詩刺遊蕩而作言子之遊蕩以爲樂常在宛丘之上逸與翩然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爲人所瞻望也試觀子之蕩也坎然其擊鼓在宛丘之下且不特一時爲然無冬無夏擊鼓于斯而値其鷺羽以爲舞焉舞之久則鼓之亦久可知矣而又不但已也坎然其擊缶在宛丘之道且無冬無夏而値其鷺翿以爲舞也何其流蕩一至此哉

毛氏以子爲陳國之大夫玩無望二字宜指在上人說古者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今冬夏値其鷺羽則常舞而無度矣此商書所謂恒舞也文舞以

翟今以鷺則素而無文非正樂也陳爲先王之後風俗至此不待楚人入陳而其形已先見矣

東門

序曰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于市井爾

朱子說見上篇集傳云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賦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賦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賦也

此男女會聚相樂言東門之枌宛丘之栩但見子仲氏之子相與婆娑而舞于枌榆之下也又不茀東門宛丘已也有所謂南方之原者洵訏且樂之地也于是善旦既擇以約會于南方之原遂不績其麻但見于市也婆娑而舞徃會以爲樂也然南方之原喧集之處徃會者必衆既擇此善旦而徃于是以其衆行會遇之際但見男女相悅而曰我視爾如荍之美洵可愛矣而爾乃更貽我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夫以

男女遊蕩相舞相贈如此俗之不美可見矣

按殷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陳之吏巫紛若初不過歌舞于宮室中耳國人男女化之終于亡國商書之言信哉

衡門

序曰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朱子曰僖者小心畏懼之名故以爲愿無立志而配以此詩不知其爲賢者自樂而無求之意也

濮氏曰集傳以爲隱居自樂無求于世如衛風考槃者興味深長 劉氏曰能隱居者必能自樂能自樂者必能無求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 賦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賦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賦也

此詩隱者自樂無求而作言人生有真適者自與世無妄營今試觀平居素位卽衡門亦可以棲遲焉非

故以衡門寄傲也衡門吾適也卽泌水亦可以樂饑焉非真以泌水可飽也泌水吾適也通一衡門泌水之素將何在而非吾素達一棲遲樂饑之可更何徃而不爲可如食色性也人之大欲存焉豈其食魚而必河之魴耶豈其取妻而必齊之姜耶又豈其食魚而更必河之鯉耶又豈其取妻而更必宋之子耶素位不願外吾樂如此而已

歸季思曰立志如衡門天下無懦夫矣

徐玄扈曰鄭之淫也而有東門陳之蕩也而有衡門

聖人刪詩特存此義所以見天理之常存而人心之
不死也

東門

序曰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
配君子也

朱子曰此淫奔之詩序說蓋誤

徐氏曰此男女會遇而與其女之可以通其樂之情
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興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興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興也

此詩男女會遇之詞言試觀東門之池水所聚也則
可以漚麻治其性以為紡績之用矣況彼美色之淑
姬得以會之于此豈不可與之晤歌乎而不特晤歌
也再觀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又可與晤語
矣而又不特晤語也又觀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
淑姬又可與晤言矣

以三可字為興三章反覆道之曲致其愛慕之意

禮以厚別東門之池瀆禮孰甚焉夫淑姬貴者之稱
也淫僻之風肆行雖大家世族不免焉則俗可知矣

東門之楊

序曰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
猶有不至者也

集傳曰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
見以起興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興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興也

男女期會而負約不至故言相期以昏何為至啟明
之星已出猶未見也疑慮之意反覆道之語不相應
義不相因特即所見以為興與上章同

輔氏曰自宛丘而為東門之枌自東門之枌而為東
門之池東門之楊蓋俗之流而勢之下也有國者之
于導民可不謹哉

墓門

序曰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
加于萬民焉

朱子曰陳國君臣事無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討見書于春秋故以無良之詩與之序之作大抵類此

此詩泛刺人之無良初言其積惡不悔繼言其悔過不及刺之者愛之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興也

此刺不良之詩言棘生于幽僻之地而斧以及之興惡成于隱微之中而國人已知之夫既見知于人而猶不自改我知其蔽錮已久自疇昔而已然矣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興也

言墓門之梅鴞從而集之興夫之不良人歌其惡以告之乃既告而不予顧卒致稔惡取禍至于顛倒然後思予之言亦無及矣此以可惡之物以爲惡惡之興

詩人愛人無已言誰昔然傷之也言顛倒思予危之也激之也望之也

防有鵲巢

序曰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朱子曰此非刺其君之詩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興也

憂間者言防之上則有鵲巢矣邛之中則有旨苕矣此人予之所美者不知誰人駕虛詞以侜張之而生彼攜貳之心乎使我憂之而至于心焉忉忉弗能已也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興也

惕惕猶忉忉也

憂慮之意反覆道之彼所宜有之物則皆有此所不當有之事乃有之葢以尋常之物興怪異之事也男女以不正而合者必以不正而離故其憂自宜至此

月出

序曰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朱子曰此不得爲刺詩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興也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興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興也

男念所悅者言仰觀月出則皎然而白矣況此佼人與月光比潔但見僚然而美好且其行動舒遲態度幽遠謹飭窈焉糾焉甚可愛也愛而不見是以我心憂勞爲之悄然而愁慘矣二三章同

呂東萊曰此詩用字聱牙陳近楚其方言與舒遲也窈糾慢受夭紹皆言舒之姿也三章舒字不變佼人之僚之懰之燎皆于舒益見也

株林

序曰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

息焉

宣十年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徵舒祖字子夏故爲夏氏徵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賦也

嚴氏曰夏姬之事太褻詩人不欲斥言之故託辭于其子夏南謂今公之命駕何爲欲往株林以從夏南乎又自解之曰必非往株林以從夏南也恐有他往耳佞遂言之而譏之最切矣

始見公之命駕謂必非往株林以從夏南旣而駕一乘之馬則舍說于株林之野乘一乘之駒則又朝食于株元無他往朝朝暮暮只往株林何爲也哉

朱氏曰衛之亂至于墻有茨而極于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于是有楚入陳之禍

澤陂

序曰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悅

憂思感傷焉

王氏曰澤陂株林之應也有關雎之風則蘩爲桃夭之正而麟趾應之有宛丘之俗則流爲株林之淫而澤陂應之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興也

此詩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極其美好況我所私有美一人如蒲如荷之美固我所願見者也思而不得見則憂傷之心將如之

何是以寤寐無爲而涕泗俱下惟滂沱如雨而已下

二章倣此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興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興也

王氏介甫曰蓮華有色有香故詩曰有蒲與荷有蒲與蕑有蒲菡萏荷言其質之柔蕑言其氣之芳菡萏言其色之美愚謂重言蒲而變言荷蕑菡萏者以柔弱爲質而又極其色之美氣之芳也

陳國十篇

陳風十篇男女淫佚之詩居其大半此則遊蕩無度之所致也愚謂淫亂之風鄭衛以外陳爲最陳詩首以遊蕩之詩以見蕩則必淫也若魏之儉嗇褊急唐之憂深思遠秦之勇赴公義而汲汲乎與國則又豈暇于遊蕩哉是故淫蕩之詩三國免焉有以也

詩經朱翼卷之十二終

詩經朱翼卷之十三

北平孫承澤學

檜

檜曹蕞爾小國即季子觀樂猶自檜以下無譏焉而夫子何存乎其風也葢世道惟剝盡則復亂極則治而大亂之餘小國多疲于奔命不克保其社稷民間尤哀思煩促故其思治爲獨深今觀檜之風僅四篇而羔裘苦逍遥之君素冠哀純孝之子萇楚嘆不聊生之民時事至此又安得無匪風之思與變風之終

檜曹序詩者葢有深意焉

羔裘

序曰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遥遊燕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作是詩也

安成劉氏曰詩中但言豈不爾思亦未有以見去其君之意

詩論曰國大而治則尚無爲國小而弱則尚有爲衣服附身耳務致飾焉是智不越于一身匹夫猶不可

況有國之君乎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賦也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賦也

此詩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遥遊宴不能自强于政治詩人憂之而作言彼羔裘者諸侯視朝之服今不以視朝而以逍遥狐裘者諸侯朝天子之服今不以朝天子而以私朝而惟逍遥是娛傾危將伏矣我豈恝然不爾思哉思之至于勞心而忉忉也二章倣此

羔裘狐白裘皆諸侯之服檜君服之非過也檜國之微迫于大國之間將有危亾之禍為檜君者當深思遠慮孜孜汲汲求所以為自强之計今乃服其羔裘逍遥暇豫服其狐裘以之視朝塊然在堂不能有所為也此大夫非以羔裘狐裘為大故而以逍遥翱翔為可憂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賦也

夫羔裘狐裘均侯服也何以逍遥翱翔屢我思哉則以自强之念銷于好潔之一念耳再觀羔裘如膏日照之則有曜然而光羔裘如此狐裘可知玩一服字微弛一國之政我豈不爾思哉惟中心是悼而已

逍遥翱翔已有好潔意然至此方說明好潔亦未足病惟好潔而不能自强所以可憂耳

徐徵弦曰充耳琇瑩會弁如星不言所以而遂曰終不可諼羔裘如膏日出有曜亦不言所以而遂曰中心是悼服飾之美一也而一以喜一以憂其所以然之故俱在不言之表

素冠

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傳嗣曰世道衰喪禮不終于是有以得見素冠為幸極其憂勞而愛慕焉斯固秉彝之在人心者耶何以知冠素者為能終喪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蓋人子于親喪再朞而大祥祥後則將即吉于是不以布為冠而以縞然猶不以采為緣而以素蓋雖漸易凶而不敢遽用吉詩人所願見謂其能舉祥祭者耳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賦也

檜之賢者慨喪禮不復而冀望之而作素冠者縞冠

素紕之冠也既祥祭則服之今三年之喪不行久矣
庶幾得見此素冠之人所謂棘人也其一段至情欒
欒然可想我乃想見之切不覺博博然而心之憂勞
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賦也
素冠則素衣矣服此者是能以古道自守故愛慕其
賢而願與子同歸于禮教之中也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賦也
素衣則素韠矣蘊結思之不解也如一則又愛慕之

深與子乎并而無違也按三年之喪無韠惟大祥朝
服縞衣乃有韠
此詩棘人欒欒是三年之喪之本此情先泯喪之所
由短也下素衣素韠內俱要領棘人欒欒意
喪禮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祥祭名去凶從吉之義
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間一月為二十六月
出月禫祭禫除服祭名禫之言澹澹平安意也通前
為二十七月故既祥之冠行三年之喪者纔得見此
此詩不言衰服但言素冠素衣素韠者葢齊衰服雖

不終喪之人亦有之也
隰有萇楚
序曰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
情慾者也
朱子曰序說葢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故歎之如此
鄒氏曰檜人不自述其愁苦而祇代為萇楚樂斯其
苦有非言所能悉矣兔爰之尚寐無覺苕華之不如
無生皆是意也序乃謂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
者于詩意有何涉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賦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賦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賦也
檜民見萇楚而嘆曰彼下濕之地有萇楚焉則猗儺
而柔順者其枝也且夭之沃沃少好而光澤其天全
其性得樂矣萇楚何以得此樂哉無知故耳生今之
世不幸而為有知之人有知則有憂轉覺無知無憂
之可樂也然萇楚不特以無知故猗儺其枝已也且
猗儺其華焉吾又深羨其無知而樂子之無家也有

家則有累無家則無累矣然萇楚又不特以無知故猗儺其華已也且猗儺其實焉吾更羨其無知而樂子之無室也有室則有累無室則無累矣夫天地間生之最貴者以其爲人人之最靈者以其有知至不以人爲樂而反羨及無知無家無室之萇楚則時事亦可悲矣

漢文帝詔云方春時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或阽于危亾而莫之省憂是言出于上所以爲治朝是詩出于下所以爲亂世

匪風

序曰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朱子曰詩言周道但謂適周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逶遲耳序言思周道者蓋不達此意也

鄒氏曰周道即小東所云如砥如矢者想斯時周轍初東君子傷其不復西而又不忍遽絕望故賦此詩以寓意故思謂匪風之懷西歸與下泉之念周京當同是東遷初所作聖人錄此以見下國孤臣猶繫心王室不忘興復而周人偏安自甘坐視故都之離黍不競亦已甚矣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賦也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賦也

此詩傷周室之衰言常時風發則有天怒之變車偈則有征轍之虞中心怛然宜也今匪風發也匪車偈也特以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爲之怛然傷耳二章倣此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賦也

言我切傷周之念如此則西歸之舉不能不望之倡義者矣今誰能亨魚乎有則願爲之溉其釜鬵然則誰將西歸共扶王室以還豐鎬之舊乎有則我願爲之懷以好音揚其忠褒其節以作其忠義之氣者自不容已矣第好音可懷而西歸者卒無其人顧瞻周道寧能已于怛且弔乎哉

所以怛弔者只爲無西歸之人耳然此意藏顧瞻周道中今茍不露

詩淵云周室衰微人不知有周而此詩獨念之讀其

詞悽然有不勝悲者誠賢人也然發于一國根本之思若說政出諸侯小國偏受其害將詩人忠義之意反埋沒矣

檜國四篇

曹

蜉蝣

序曰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朱子曰言昭公未有考 鄒氏曰序以蜉蝣爲刺奢

似已衍之者實其爲昭公彼見此篇在候人前候人旣刺共公而前乎共者爲昭故妄臆之要無的據

徐氏曰曹處青兗之間俗工絲枲而加工巧爲鮮服相耀而不知務本重生驕侈以至于亾詩人若預爲危慮焉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于我歸處 比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于我歸息 比也

詩人刺奢而忌遠慮者言相彼蜉蝣之羽蜉蝣之衣裳也但見楚楚然鮮明可愛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楚楚者安可恃也故我睹蜉蝣之不久哀斯人之細娛憂患且立至者是以我心憂之其必于我歸處庶開其迷而啓其悟知遠慮之不可忌矣次章倣此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于我歸說 比也

言蜉蝣之羽翼不特楚楚采采已也再觀蜉蝣掘起于亢閱其甲下之麻衣如雪之潔白洵可愛也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之憂欲其于我歸說庶乎朝夕勸誨不至玩細忌遠可也詩人之爲斯人慮深且切矣

鄧潛谷曰蜉蝣刺奢也奢者苟目前爲觀而已而不顧其後故刺之以蜉蝣噫知生死之爲旦暮也卽裳衣楚楚何爲矣夫志競則奢愈競則愈奢歸處歸息歸說不競矣是約奢之道也夫唐風刺儉以宛死易其曳婁曹風刺奢以蜉蝣傷其楚楚故奢儉有禮也

謝疊山曰此忠臣愛君憂國之眞情其慮深其思遠若禍亾之無日不自知其辭之痛惻也

候人

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僖公十八年左傳稱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或即此也

鄒氏曰候人之爲刺共公無可疑者蓋之以晉文入曹所數可見也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周官不過三百六十以曹之無膴舉羣臣不能以百何赤芾者之反賾乎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興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興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興也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饑 比也

此詩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候人以迎送賓客爲事則何戈與祋呼擁之盛者宜也況大夫以正君善俗爲職必日宜浚明者乃宜爲之彼其之子是何人斯而乃服大夫之赤芾且服之者有三百也宜乎不宜乎不宜用而用便見服之不稱而命之有愧矣試觀鵜水鳥也維在梁則不濡其翼矣況彼其之子而稱赤紱之服乎服之盛寵之至也再觀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則彼其之子不遂赤芾之寵必矣夫以不稱不遂而竟使之赤芾者三百即此小人道長而君子安得不窮哉但見邪類布濩氣燄充盛一似南山薈蔚之草木絪縕蓊蒸當朝旦而雲氣上騰者然彼甘恬守淡之君子當此小人柄用之日誰識汝之廉貞猶如婉孌之季女而反見饑餓也謂之何哉夫國家之敗由官邪也以用舍倒置如此其何以爲國矣

輔氏曰諸侯之卿大夫五人而已而曹國之小赤芾而乘軒者至三百之衆此末章所以有薈蔚朝隮之

比也鵜處所不當處之地則欲不遂小人服所不當服之服則身不稱此見物理不可反其常也故以爲興

鳲鳩

序曰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朱子曰此美詩非刺詩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也

鄒氏曰序以爲刺與詩義相左矣

陳氏曰夫人心之貴一也萬以歸一而道不分一以御萬而道不窮虞廷之一亦若是而已心結于一而

儀托之以外流故善觀君子者即人于威儀之間以
識學之所至而窺其得道淺深之候即思君子者亦
或結其生平一容一貌一冠一帶用志其所好以想
見其人此鳲鳩所爲善咏哉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
如結兮 興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
弁伊騏 興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

是四國 興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
不萬年 興也
此詩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言人之一心流通人
已感應天人而其作用恒在威儀故威儀可以考衷
即可以範世定命我于君子深足嘉已彼鳲鳩在桑
其子七兮子雖不一而飼之則至一矣況我淑人君
子合隱顯微久暫百度一致其儀有不一乎是其儀
之一正其心之進于隱顯久暫者無一作輟而如結

也夫心如結即于儀一如此試就儀一中任舉一端
以見心則此淑人君子吾見其帶伊絲矣其帶絲則
其弁必伊騏再觀于鳲鳩之在桑而其子在梅則服
之有常度可知也要亦心之如結所著見也心結徵
于帶弁則即此可以槩其儀吾又見淑人君子凡一
身周旋舉動皆此如結之心爲之故再觀于鳲鳩之
在桑而其子在棘則其儀不差忒可知也儀不差忒
則已先自正不足以正是四國乎由是下之可以表
正四國自上之可以感格天心再觀于鳲鳩在桑其

子在榛則此淑人君子以如結之心爲不忒之儀既
足以正是四國之人則四國不可一日不正便不可
一日無君子胡不萬年如一日而常爲表正之主乎
吾固以如結之精神必之也夫豈邀福于天而妄冀
天之我祐哉吁曹有若人而不能用所謂蜿變斯儀
者殆謂此與
君子之心不可見所可見者儀其儀一乃其心之如
結也凡人心自心儀自儀毎判而二淑人君子即心
即儀即儀即心常合而一故曰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或以爲儀之一由于心之結又或以爲外之一而其中之如結者可知胥失之矣故後面各章只說儀不及心非遺之也卽儀卽心不可得而異也夫一之云者結之云者乃內外動靜隱顯無間之謂內然而外不然或外然而內不然非一也非結也動然而靜不然或靜然而動不然非一也非結也顯然而隱不然或隱然而顯不然非一也非結也無內無外無動無靜無隱無顯凝合不開則一矣結矣此淑人君子豈易言哉當時作大學者引置家齊條下乃格致誠正

修齊工夫一切俱到卽謂之大人可矣卽如此詩始于身心及于國人終于萬年蓋已之與人人之與天其理本一身心已物人心之理混合渾成會于一掬而正已正物得人得天寧有外哉

宋氏曰曹風有鳲鳩君子可謂不爲習俗所移矣率不聞正是四國之化豈其司風化之責不在君子耶

疏義云曹小國也有賢如此則曹豈止于曹哉但詩詞無嘆惜招徠之意則又非棄而在野者不知其何所指也

下泉

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朱子曰曹無他事可考序因候人而遂以爲共公然此乃天下之大勢非共公之罪也

傳闡曰孔子言于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則未知其爲西周之詩歟東周之詩歟詩說以爲東遷之初曹人閔周而作雖無確據玩其語意近是蓋幽平之際豈無忠臣義士爲之扼腕故雨無正致慨于離居

繁霜懲憂于誰屋而列國之詩則有若曹之下泉檜之匪風焉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比而興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比而興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比而興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比而興也

此詩慨王室陵夷小國困弊而作言王室盛衰小國之安危係之試觀冽然而寒之下泉則浸彼苞稂適以傷其生矣況我當此時睹王室之陵夷澤不下究

而小國受弊慨然而寤嘆者寧不念彼之周京乎念之至再我又聞苞蕭之見浸而愾嘆以念彼京周也念之至三我又聞苞蓍之見浸而愾嘆以念彼京師也然則念之謂何亦念今日之有王若無王而追思昔日之有王耳試觀芃芃然之黍苗既盛矣又有陰雨以膏之則盛者益盛況周家當日四國既有王以整治賴得所之慶矣而郇伯之承王命以布王恩者又方慰勞之此小國之所以益安也在昔如此今也不然則愾我寤嘆安得而不念哉

程子曰易剝之爲卦也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于上則生于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于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

曹國四篇

陳氏曰檜亾東周之始也曹亾春秋之始也

詩經朱翼卷之十三終

詩經朱翼卷之十四

北平孫承澤學

豳

朱克升云周公之詩不入于雅風雅不同體也不入于魯周公未嘗治魯也不自爲國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也公之詩無所可係特以七月之故而爲豳且公所食邑在豳岐之間豳者公釆邑也豳與二南相爲終始則尊公與文王等矣

鄧潛谷云風始周而風本也復之豳周之舊反本之

本也曹檜極而始受之豳明平陂往復之有衡焉嘗讀左氏季子觀樂鄭之後次以豳而夫子以係變風之末何也文中子有言夷王以來變風不復正矣非周公其誰能正之故豳風之紀思周公也先之以二南見非文王不能正其始終之以豳風見非周公不能正其終蓋風之變而極則將復返而爲雅故以豳居風雅之間云然七月公劉皆陳先世之迹以諷王而一入風一入雅何與曰公劉言政事七月言風俗風雅之體固殊而周公又自託于豳民之咏則邠

豳風也

七月

序曰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董氏曰先儒以七月爲周公居東而作考其詩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其國者方風諭以成其德故是未居東也至于鴟鴞則居東而作其在書可知矣周公此詩本爲陳王業之艱難也而不言祖宗拮据胼胝之勞其所稱述不過一時民風土俗而已然詳

味其詞則祖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奕世載德銖積寸累以有今日者端可想見

詩測曰帝王之治敬天勤民而已惟敬天勤民故貴于敬授人時成王幼沖踐祚王業之艱難從事之及時未必能深知者周公浚長之思根本之慮其在斯乎各章零零星星開陳豳事使成王聞之知先公風化源流如此因而動其守成之思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賦也

周公告王以民事言王欲知先公風化當觀民俗試以豳人爲衣之預言之時維七月火星西流暑退則將寒矣至九月而長者即授衣于家衆以爲禦寒計焉豈過計哉蓋以氣候推遷倏而一之日觱發風寒又倏而二之日栗烈即無風而氣亦寒使無可授之衣兼無可授之褐何以卒此歲乎是以大寒雖在冬而授衣則在秋誠豳衣之預也而謀食之預則又不得視衣而獨緩者試觀其當三陽之日則往脩田器

而預其脩四陽之日即舉趾而耕以盡其力于時壯者在田老者即同我婦子饁彼南畝之耕治田蚤而用力齊故田畯亦至而喜之也是收成雖在秋而務農則在春其爲食之預又何如

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賦也

言七月流火而九月卽當授衣矣故于春日載陽有鳴倉庚之時已預爲授衣之資豳女遂執懿筐遵微徑爰求柔穉之桑以飼夫蠶之始生者然蠶有始生而未齊者則惟蘩可以沃之乃易出遂又乘此遲遲之春日相與采蘩祁祁然而衆而其中有女乃獨悿然而傷悲葢以治蠶之時正昏姻之候殆將及公子同歸而以遠其父母爲悲耳是其及時治蠶而因有所感也如此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

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賦也

言方春治蠶爲衣預矣而治蠶之具則不自春始也當七月流火八月卽取萑葦預爲曲簿棲蠶之用已慮之遠而計之周矣況當玆春日治蠶之月其求桑當何如故桑有可以條取者但倚而取其葉凡此蠶事既脩績事又起故感七月之鳴鵙寒至麻熟八月遂始績以爲布布以濟帛皆于未授衣時而先爲授衣之計者由是以蠶績所成者染之載玄焉載黃焉而染之朱色尤爲甚明皆以奉上爲公子之裳是豳民爲衣而愛上之誠如此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賦也

言蠶績既脩禦寒有資矣而衣之所未周者不無賴于裘也豳民又慮之矣故自四月秀葽五月鳴蜩以至八月其穫而十月隕蘀感時屢變而知寒以漸而盛矣于是一之日遂爲于貉之舉取彼狐貍奉之爲

公子之裘焉然于貉固爲禦寒亦以習武但見二之日又竭作以狩以繼于貉之武功所獲有豵之小者則私之于已而豜之大者則以獻于公葢不惟有以周禦寒之計而且有以見忠愛之忱矣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賦也

言禦寒之計又不特衣褐已也彼寒至以漸物類先知試隨時任舉一物以紀之當五月一陰始成時有

斯螽感而動股迨六月而二陰時又有莎雞成而振
羽迨七月而三陰八月而四陰九月而五陰陰以漸
而盛此莎雞亦漸而在野而在宇而在戶至十月六
陰極矣時又有蟋蟀者入我牀下依人則知大寒將
至治室容可緩乎于是于隙能生寒者從而窒之而
鼠能生隙又從而熏之向在于北寒風所入從而塞
之而戶在于南亦寒氣所侵又從而墐之凡既備矣
老者遂嗟嘆語我婦子我所以為此治室之周者曰
為此十月歲將改矣自此觱發栗烈天大寒事亦已

矣可以入此室處以避寒也夫豳民一禦寒既時而
蠶績又時而狩獵又時而治室則于禦之道備且預
者如此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
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
薪樗食我農夫 賦也

言豳人禦寒周矣而為食何如姑自黍稷菽麥之外
有所以佐老少之需者又歷歷可數焉時維六月鬱
薁熟矣則食鬱而及薁七月葵菽成矣則亨葵而及
菽八月棗熟矣則剝之至十月稻熟矣則穫之而為
此春酒以此酒稱觴而祝介以秀眉之壽焉是果酒
嘉蔬皆用以養老農夫不敢自奉也惟是有瓜可食
也當七月而食之壺可斷也當八月而斷之苴可叔
也當九月而叔之以至荼可采采之樗可薪薪之凡
此用之以食農夫其儉于自奉而厚于養老如此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
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
屋其始播百穀 賦也

言養老自奉適豐儉之宜如此則夫禾稼皆老少通
用可常借以養生者敢一時少息哉當時維九月築
圃為場迨十月禾稼已穫遂自田而納之于場焉其
所納者雖有遲早至此時而凡黍稷重穋禾麻菽麥
無所不入而農事畢矣豳民為之自相警曰嗟我農
夫舉我一歲所種之稼今既同而納之可以上入都
邑趁此時而執治宮之事矣尚其晝日爾當往取茅
草宵夜爾當作為索綯亟升其屋而葺治之以完上
室處之務可也蓋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農事又興

不暇爲此故汲汲耳夫嘗納之時卽念播之時勤終慮始何其終歲不忘農一至此哉

二之日鑿氷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賦也

言豳民不特有如此之憂勤又有無已之忠愛嘗二陽之日趨鑿氷之役冲冲然而不敢後迨三陽之卧風未解凍則相與納于凌陰之中益以四陽之卧陽已大壯君將于其日之蚤獻黑羔祭用韭菜以祭司

寒之神而啟氷以佈陽氣之盛備藏納不預何以條君啟氷之禮乎至于九月氣肅而降霜矣十月則相戒以滌場而速畢農功益以當終事之後設兩尊之朋酒斯爲燕饗之禮其牲則曰殺是羔羊乎以升彼公堂之上舉彼兕觥之爵而祝君以萬壽無疆焉是其相戒以滌場者正欲以致享君之禮也此豳民惓惓無已之愛非徒衣裳之畢獻已者夫以衣食之預而無不曲盡如此固見當時風俗之厚非先公風化之盛何以致此哉

輔氏曰此詩前三章皆以暑退將寒爲言故以七月流火一句爲始至四章則以四月秀葽純陽之月爲始五章則以五月斯螽動股爲始六章則以六月食鬱及薁爲始而迄乎九月叔苴七章則遂以九月築場圃爲始而繼以十月納禾稼八章則以十二月正月二月爲始而終于九月十月周正之歲終焉其所舉時令雖若參差不齊而細觀之則亦有次序如此又曰七月之民其事則不外乎農桑其心則不忘乎君上治天下者未能使民至于如此皆苟道也

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黄氏東發曰鄭氏以始及公子同歸以上爲豳風以介眉壽以上爲豳雅萬壽無疆以上爲豳頌周禮籥章逆暑迎寒龡豳詩祈年于田祖龡豳雅祭蜡則龡豳頌故鄭氏之分如此王雪山謂一詩如何分爲三籥章所謂豳詩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禮笙師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凡十二器以

雅氣之聲合籥也禮眡瞭播鼗擊頌磬笙磬凡四器
以頌氣之聲合籥也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
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故逆暑迎
寒祈年祭蜡皆全用七月之詩特以器和聲有不同
爾至晦菴則有三說一說豳詩吹之其調可風可雅
可頌一說楚茨諸詩是豳之雅噫嘻諸詩是豳之頌
一說王介甫謂豳自有頌雅今皆亡矣愚按楚茨諸
詩于今爲刺幽王之詩噫嘻諸詩于今爲成周郊社
之詩未易遽指以爲豳若如介甫謂豳詩別自有雅

頌則豳乃先公方自奮于戎狄之地此詩安得有所
謂天子之雅頌也惟前一說謂吹豳之聲可風可雅
可頌爲得之而其詳則雪山之考訂精矣

鴟鴞

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
詩以遺王名曰鴟鴞焉

成王初聞流言其心大疑亦不知罪人爲誰及公居
東二年後始知罪人之爲管蔡公乃作此詩以遺王
王得此詩特未敢誚公而已尚未釋然及感風雷之

變乃親迎以歸而二叔懼遂挾武庚以叛成王始命
周公東征之此詩作于居東之時非作于東征之後
也

安成劉氏曰集傳以爲公遭流言卽東征三年而誅
管叔武庚其後乃作此詩成王得詩又感風雷之變
迎公以歸公乃作東山之詩此葢用孔氏書註非辟
之說後來既與九峰辨其不然以爲當從鄭氏而于
詩傳則未及追改耳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比也

周公託爲鳥之愛其巢者呼鴟鴞而謂之曰鴟鴞鴟
鴞爾既肆毒以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我
恩愛勤勞鬻養此子誠可憐憫今既取之其毒已甚
況又毀我室以更甚其毒耶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
予　比也

又託爲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剝取桑根綢繆纏
綿其巢之隙穴及出入之戶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

患以勤勞之故惜此巢室今巢下之民或敢侮慢我
欲毀我巢室其可乎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
家 比也
又託爲鳥言予手拮据並作予以捋荼爲治室之資
又從而蓄聚之竭力經營不少休息至予之口遂與
手而盡病是豈好勞哉蓋曰予未有室家故勤瘁有
所不辭耳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曉
曉 比也
又託爲鳥言我營巢之苦非特手勞口病也羽則譙
譙然而殺自顧予之尾更翛翛然而敝而予所造之
室乃猶翹翹然未定而尚危奈之何風雨又從而漂
搖之則翹翹之室幾不可保使我積累之功將廢于
一旦予是以維音曉曉哀鳴而不能自已也
徐氏曰讀鴟鴞一詩可以想見周公忠誠懇惻之心
且公以叔父之親居攝相之位而所祈于王者惟自
訴其忠亦比于鳥之哀鳴而無一毫怨懟不遜之詞

公何嘗以孺子視王哉
又曰嗚呼世變人心愈降愈下伊尹放君民尚大悅
周公攝政二叔流言由周而下不可勝道也
東山
序曰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
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
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
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
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朱子曰此周公勞歸士之詞非大夫美之而作也
朱氏曰周公東征歸勞軍士體其情而代之言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
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
獨宿亦在車下 賦也
周公東征而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蓋爲之述其意
言向當我之往東山也慆慆然三年不歸亦云久矣
今我來之自東也道途又遇零雨之濛抑甚勞焉因
追想我在東言歸之時我心已西向而悲于是易[illegible]

服而制彼平居之裳衣自今可以勿爲行陣銜枚之
事矣及其歸而在途但見蜎蜎者蠋烝然在桑野得
其所安我征夫靡室靡家敦然而獨宿者亦在此車
下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
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疃鹿場熠燿宵行不可
畏也伊可懷也 賦也

言我徂東山慆慆不歸今我來自東又零雨其濛久
而且勞如此當此在途寧無室家之思乎我以慆慆

之故遥想荒廢之景竊意果臝之實亦施于宇矣意
伊威其在室乎意蠨蛸其在戶乎意町疃者爲鹿場
乎意熠燿者爲宵行乎荒凉景象凄然在目然而不
足畏也吾之故廬在焉適可懷思而已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
嘆于室灑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
不見于今三年 賦也

言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又零雨其濛然雨
之將零已見鸛鳴于垤而我婦念行者之勞將嘆于
室于是知歸期不遠遂灑掃穹窒以待其歸而我征
忽聿至矣斯時但見有敦然之瓜苦係于栗薪之上
不覺感從中起自思我不見此于今已三年今再見
之深可幸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
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 賦也

言我徂東山慆慆不歸今我來自東又零雨其濛然
當我來之時正值昏姻之候斯時倉庚于飛熠燿其

羽矣之子際此時以于歸則或皇或駁其馬矣試言
其戒命之禮但見親結其縭而致必敬之戒言其送
往之禮但見九十其儀而侈盈門之光是其凱旋之
日得遂昏姻之歡其新昏之情固甚美矣而其舊有
室家者當三年久別會合一朝相見而喜又當何如
耶夫周公之勞歸士其于完師之慶遠行之思室家
之望男女之樂皆先其所未發而曲爲之想像體悉
以代言之真不啻如父兄也

小雅出車杕杜勞還帥還役之詩與六月采芑功成

凱歌之詩類以對壘之威武臨戎之車馬點綴其間以輸人心之憤志一時之盛而此詩只詳歸士悲喜之情無一言及東征事者何也變生骨肉實有悽然不可爲情者故不忍叙其事不忍述其功耳而中間只以三年二字隱志其不遑寧處之歲月周公之心可謂苦矣

破斧

序曰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朱子曰此歸士美周公之詞非大夫惡四國之詩也

且詩所謂四國猶言斬伐四國耳序說以爲管蔡商奄尤無理也

輔氏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志同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賦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賦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賦也

軍士答周公勞已之詩言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爲此舉葢以流言倡亂四國皆懷不正之心公東征葢將使四方莫敢不一于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寧爲一已之私也然則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下二章倣此

詩繹曰破斧報東山也東征久而破斧缺斨勤勞甚矣而公之東征匡四國也匡四國而化之且固之則

罔哀我人也哀我人而孔將孔嘉孔休也乃斧斨何惜矣美哉乎公能恤下之私以其心爲心下能信公之公亦各以其公心爲心葢上下交相成一體也

詩測曰舊時有謂周公東征不必斧銶干戚之用而罪人得者非以力勝也以德化也此無論與詩文相背即破斧缺斨何害其爲周公使可以袞衣繡裳容與而化周公不下堂階可矣何必東山之行且山東之國奄與淮徐俱動幾亂天下之半而成王大誥天下征之此三代之時所罕見者其一時國家騷動人

心張皇俱可想見何必曲護之乎余則以為東山之師非周公不可者蓋周之教化在西土者雖深在東方者尙淺商之世德其澌喪者固甚其固結者亦存況武王一崩公卽攝政而王方幼冲二叔之流言亦可借為搖動之隙孰謂頑民義士遂無蠢起者乎萬一山東諸國漸有聞風而起者不可謂非難此周公之所哀周公之所皇也當時勞心焦思鞠躬盡瘁不知何如而安用逢衣淺帶之士高談濶論為也是破斧之說也

伐柯

序曰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朱子曰東人喜周公之至而願其留之詞序說非

新安胡氏曰序云美周公猶未甚失而所謂刺朝廷之不知也是詩中所無之意解者又推求不知二字謂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豈非所謂傳之愈失其眞也哉朱子非之當矣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比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　比也

此周公居東時東人喜見而作言我公者素所思而欲見者也幸今得見之易追想始見之難吾試以擬之如伐柯者然伐柯當何如利用斧使匪斧弗克濟矣再以擬之如取妻者然取妻當何如利用媒使匪媒無由得矣今幸而有斧也執柯伐柯不過就此舊斧之柯得新柯之法而何則之猶遠乎幸而有媒也二姓既通不過就此媒妁之一言遘此之子于同牢而何籩豆之不有踐乎然則吾人于公幸今日得見之易因追思昔日未見之難而惟追思昔日未見之難益喜慶今日得見之易也

九罭

序曰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朱子曰此詩是東人願其來故致願留之意公歸豈無所于汝但寓信處耳公歸將不復來于汝但寓信宿耳是以有袞衣兮是以兩字本謂緣公暫至于此是以此間有被袞衣之人其為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緣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後之説詩者悉委曲附會徒費辭語終是不明

劉氏曰代柯喜其得見九罭願其久留東人之愛公有加而無已也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興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興也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興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賦也

此詩東人于周公將歸而作言九罭之網則有鱒魴之美魚矣況之子來居東土得以覯而見之卽袞衣繡裳皆盛德所著見者也何幸如之然此之子也固

終身願留以爲東人之依者也獨奈何不能久于東也試觀鴻之飛則遵于陸公之歸也豈無所乎今特于女信處于此而已信處之外卽欲留公之行而不可得也再觀鴻之飛則遵于陸公之歸也豈復來東乎今特于女信宿而已信宿之外卽欲挽公之轍而不可得也夫公惟信處信宿于此是以東方暫有此服袞衣之人吾願其且留無遽迎公以歸無使我欣幸之意轉而爲傷悲也其如公之卒不可留何哉

沈仲容云居東非東征蓋避謗也東不詳地各意反而居魯時豈舍西而魯東古者罷相則歸就封國此與上下章皆自居東避謗之詩非東征時事

茅鹿門云伐柯九罭狼跋諸詩皆周公居東之時士大夫憤懣公之避謗其土而相與賦頌其賢者也毛鄭諸家因誤解金縢之居東卽詩所言東山遂混合而附會其說耳

孫氏詩搜曰不欲公留者爲國之公心也不忍公去者親德之私願也妙處全在末章于苦留之中而幸公歸之心隱然見于言外又曰公歸不復視之也公

以一身係天下安危東人明知其必歸明幸其歸而依依好德之誠反言無以我公歸兮意言恒立于不盡此詩之所以妙也

狼跋

序曰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按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于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文中子云美哉公旦之爲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

也內寔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涘乎涘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按此即序所謂不失其聖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興也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興也

此詩美周公遭疑謗不失其常也言狼之爲物遽然而進則躐其胡因之而退則又跲其尾進退不得自如矣況我公勤勞王室顧乃讓大美于不居而自反俯仰無愧其形之赤舄但見几几然安重焉進退何有常度也載覩狼疐其尾載跋其胡況我公孫碩膚形之爲赤舄之几几者既有常度矣則平日美德之音昭然在人耳目者何嘗因大美之讓而少瑕耶此可以觀我公之聖矣

此周公居東而王疑未釋之日鴟鴞貽王即是時也前章言其德容之不變後章言其聲譽之無損程子曰周公之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斯言盡矣

豳國七篇

范氏曰豳居風雅之中者何也風之所終雅之所爲始也變風終于曹思明君賢伯之不可得于是次以豳反之于周公而後至于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崔仲凫曰大子序詩首二南若曰始基之矣終豳若曰既成而出之是故反十二國之變思曹檜之思開小雅之治非周公其孰能之

詩經朱翼卷之十四終

北平孫承澤學

小雅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篇有大小之殊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又各有正變之别正小雅燕饗之樂正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

鄭氏曰小雅大雅周室居西都時詩也小雅自鹿鳴至菁莪十六篇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爲正雅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

黄氏佐曰風雅之正變其言不出于孔子而出于序未可信也葢詩以先後爲次序故二雅首文武成康而以厲宣幽平繼其後風亦然

鹿鳴

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朱子曰序得詩意但未盡其用耳按序以此爲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卽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爲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爲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與然于朝曰君臣焉于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于此見矣詩繹曰燕有四等諸侯來朝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三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此之燕更在四者之外其事爲賓臣傳曰賓臣者帝師臣者王易稱尚賢九經先尊賢尊之故賓之賓之故燕樂之又實幣帛于筐以將之又咏歌之是周之盛德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興也

此燕饗賓客之詩也言彼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情之適故聲之所以和也况我有嘉賓可無燕以適其情乎故鼓瑟而比以歌吹笙而鼓乎簧而樂之以樂者備矣承筐而行幣行幣而侑賓而將之以實者備矣庶乎嘉賓之好我者今示我以大道矣

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然周行之示一言之而已者不欲數數然傷其飲食之心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興也

言呦呦然鹿鳴則食野之蒿矣況我有嘉賓可無燕以通其情耶吾見其以德而著之音者極其昭明以此表示斯民不至恌薄凡我有位君子所當則而傚之是嘉賓之德如此而我有旨酒尤必與嘉賓式燕以敖遊之從容以盡其誠欵也

陳氏曰備禮樂盡情意協道德而後乃言及酒何也飲食之道和而後萃如言鹿先呦呦而後食也下章再舉絲聲重言旨酒又何也事之在嘉賓者不敢盡其詞事之在我者不敢不盡其詞也又如鹿之食野不量以物不量以地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興也

言呦呦然鹿鳴則食野之芩矣況我有嘉賓可無燕以樂其心耶故不惟鼓瑟而吹笙也且鼓瑟而又鼓琴鼓瑟鼓琴宣其和樂之情而且極其湛樂之久我今日有旨酒之燕湛樂如此者非無以也蓋以此安樂嘉賓之心洞達以盡其誠款也

燕畢而止曰以燕樂嘉賓之心在燕言燕已耳無溢美無過規鹿鳴所以爲雅之盛也

關雎夫婦也而曰友鹿鳴君臣也而曰賓蓋王者退處于宮則懼溺床笫故相敬如友以持之尊居于朝則慮隔堂廉故相洽如賓以通之而琢磨之賚啓迪之益亦因以收焉傳曰師臣者帝賓臣者王此之謂乎

四牡

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朱子曰首句是然其下云云者語疎而意鄙矣

人臣之事皆職分所當爲不計其君之知不知也

序謂勞使臣之來或者遂泥爲諸侯之使夫諸侯之使來聘固曰來卽本國之使來歸獨非來乎古者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責人臣以忠必先之以孝毛傳所謂無私恩非孝子無公義非忠臣是已鄭譜意此等

詩皆文王時作故嚴氏因之曰文王未嘗稱王而言王事靡盬者諸侯受天子之命治其國西伯受天子之命統諸侯皆王事也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賦也

詩緝曰使臣既還燕饗以勞之而歌是詩焉述其在途之情而設為使臣自道之辭集傳曰駕此四牡而出使于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而癈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

說文曰煑海為鹽煑池為盬盬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賦也

言駕彼四牡騑騑而行不止者實惟嘽嘽衆盛之駱馬也馳驅之勞如此豈無思歸之懷乎但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雖啓處而不遑耳此與首章一意而申言之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興也

言既為公義而不得歸父母之養缺矣試覩翩翩者鵻猶載飛載下而集于苞栩之上蓋得其所安矣我

今乃以王事靡盬之故至于不暇養其父夫王事信不可不固也乃有父而不遑將我將何以為情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興也

箋曰再言將母亦其情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賦也

言我之出使也駕彼嘽嘽之四駱載驟駸駸然而急疾此時父母不遑將我豈不懷歸乎懷歸而不得是用作此四牡之歌以不遑將母之情來告于君也夫臣勞于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

徐玄扈曰四牡采薇出車杕杜皆君上之言也今勞其人而反托為其人之言具道其明發之懷仳傷之恨歲月之久往來之艱思望之勤旋歸之樂甚而曰將母來諗又甚而曰莫知我哀一時臣下之隱衷伏慮畢達于黼扆之前而惻然推赤心以置人之腹中世君臣一體至于如此因是而思風人之言大都托言以見志如美正刺淫間或摹畫其詞以為懲勸皆不必正為其人之言也且雅之體視國風為嚴王者

勞下尚托爲其下之言以擬議情事感動人心而國
風諸詩獨斷以本文爲正如行露氓著之類皆以爲
前人所自作拘之甚矣有如四牡杕杜無禮經及左
國明文可據其不定爲久役而怨其上者乎毛鄭之
流雖百口其何辨哉

皇皇者華

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
光華也

朱子曰首句是然詩所謂華者草木之華非光華也

大小行人之職詳于周禮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
禮達天下之六節成六瑞合六幣以和諸侯之好故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
師役則令槁襘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
禍烖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每國辨異之
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是故諸侯上不敢陵
下不敢暴小民附于德而服于義然則使臣之職艮
重矣故遣之有歌勞之有歌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興也

此詩王者遣使臣而代之言朝廷遣一使臣必擇其
能及者付托之我今行矣其能無惕于心乎試觀皇
皇者華則于彼原焉于彼隰焉無地而不有矣況此
駪駪衆多疾行之征夫每每懷思常若有所不及慮
無以宣上德而達下情也則求所以副其靡及之懷
者寧容已耶

朱子言此詩若以戒夫使臣者而托其自道之辭以
發之詩之忠厚如此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賦也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賦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賦也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賦也

此四章求所以副其靡及之懷也言征夫既有靡及
之懷矣欲副其懷當何如大抵已所靡及者人或及
之人所靡及者天下人或及之故今我馬則維駒矣
御馬之六轡則如濡矣以是而載馳載驅益將周于
咨問而采取之虛中以集人之言也而又不但此以
周于諏者計必謀而後規畫悉故我馬維騏六轡如

絲以是馳驅而又周爰咨諏以所周咨者就爲規畫可焉而又不但此以周于諏者計必度而後酌量審故我馬維駱六轡沃若以是馳驅而又周爰咨度以所周咨者就爲酌量可焉而又不但此以周于度者雖得其精詳然事不嫌于再三討必詢而後忠益愈廣故我馬維駰六轡既均以是馳驅而又周爰咨詢焉詢則所諏者益周而謀度者益無不當無不宜矣必如是庶不及者可及此懷或可少慰也弁我征夫所當自效者哉夫以使臣將行而以是歌而遣之眞

得勸忠之道矣

本爲遣使臣而作而叔孫穆子則以爲君敎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于周敢不拜敎以爲遣使榮其行以爲敎則思其志思其志則求副其事古之大夫于是有安詳審固之能于是有博聞强記之學

常棣

序曰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朱子曰序得之　詩記載朱子之言謂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爲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爲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興也

此燕兄弟之樂歌言常棣之華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其情義之相須豈能有如兄弟之重者乎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賦也

死喪之禍人情所畏而惟兄弟相恤無不致其情至若積尸裒聚于原野之間亦惟兄弟相求無不致其

力此于變故之時見人之莫如兄弟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賦也

以脊令在原興兄弟于患難之時同心同力以相救恤即良朋之深交者不過付之長歎而已力固不能以相及也此于患難之時見人之莫如兄弟也

兄弟鬩于墻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賦也

兄弟設有不幸鬭狠于內情義若薄矣而有一外侮則必同心禦之即有良朋于此不能有所助也此于禦侮之時見人之莫如兄弟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賦也

言人情當喪亂既平之後無死喪急難外侮之變既安而且寧矣斯時正當益篤兄弟之好可也乃有視兄弟反不如友生者是豈兄弟之親但可須于患難而無須于安寧乎必不然矣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賦也

言視兄弟不如友生者豈以安寧無須于兄弟乎試觀籩豆儐然而陳列飲酒飫然而醉飽此一家之安寧若可樂矣其必兄弟既具而無遠焉然後和樂而

相親慕孰謂安寧而可少兄弟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賦也

言不特燕飲須于兄弟也即如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之和尤必兄弟既翕而無乖戾然後和樂而且湛久孰謂天倫而可無兄弟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賦也

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是兄弟能宜爾之室家也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是兄弟能樂爾之妻帑也兄弟于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窮之以是圖而謀之其宜樂之須于兄弟誠有信其然者然則安寧之時皆不可以無兄弟而安可視之不如友生也

嚴氏曰此詩專以死喪急難之事明兄弟恩義之至切雖朋友妻子皆不如兄弟之重八章之中勤拳反覆蓋周公處兄弟之變其事雖已往而懇切哀傷之心其痛猶未定也詩中雖不言管蔡之事而閔管蔡之心惻然溢于言辭之表矣

孔氏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故作常棣之詩以燕兄弟至厲王之時棄其宗族召穆公

重述此詩而歌以親之

伐木

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朱子曰序首句是以下雖無害于理而以此說詩則支離矣

此詩本燕諸父諸舅兄弟而首章先之以求友鳥不以遷喬忘舊谷之侶王者不以居高忘盍簪之助推

之至于神聽和平而求友豈細故哉求之之道亦惟

有惠顧而無失德免于咎且愆而已然則掃室布席

陳簋薦籩今日之燕乂烏容已通篇詞雖爨而情彌

摯其屢取興于伐木葢伐木非獨力而成亦有須友

之義焉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

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

聽之終和且平 興也

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言彼伐木非獨力而成則丁

丁然彼此相應因見鳥鳴非獨爲而和則嚶嚶然兩

鳥相呼且是鳥也有出自幽谷之中遷于喬木之上

復嚶然其鳴者非他有所求也乃是求其友之聲相

彼鳥矣猶肆其求友之聲如此矧伊人矣可不求友

生乎誠知友誼之重而篤朋友之好則在我已有各

致和平之理神之聽之將見和者終于和且平者終

于平矣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

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

不來微我有咎 賦也

上言人當篤友此遂承言盡篤友之情彼伐木許許

固無所不用其力矣況我之燕友其可不盡其情乎

故燕必有酒而釃酒則有藇而甚美燕必有殽而肥

羜則既有而甚備具此酒殽以速我諸父速之而來

吾願也若不得已寧使彼適有故而不來無使我不

設此酒殽有弗顧念也而匪直諸父然也雖異姓之

諸舅亦然於乎此鮮明哉洒掃廷內也陳饋有八簋

之盛而肥牡亦既備焉于以速我諸舅寧使彼適有

故不來無使我不設此燕有弗顧之咎也不計在人

惟盡在巳篤友之誼其庶幾矣

正義曰此燕朋友故舊非燕族人諸父兄弟據族人

爲朋友者互説耳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

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

暇矣飲此湑矣 興也

言匪直諸舅然也即同姓異姓之卑者亦然彼伐木

則于阪必于所生之地矣況我之燕飲不于所親之

人乎故以醴酒則有衎而甚多以籩豆則有踐而陳
列于以燕我兄弟皆無遠而具邇彼民之所以失德
于朋友者豈必有大故但以乾餱之薄不以分人至
于有愆耳故我于朋友時乎有酒則湑我一或無酒
卽當酤我而相與坎坎然鼓我之鼓蹲蹲然舞我之
舞但一及閒暇使飲此湑以相樂庶失德之愆可免
而和平之福自我致之矣
真西山曰鹿鳴之詩以臣爲賓伐木之詩以臣爲友
以臣爲賓敬已至矣以臣爲友敬益至焉玩伐木之

詩止見爲人之求友而不見爲君之求臣蓋先王樂
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君臣有相臨
之分也

天保

序曰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
以報其上焉
朱子曰臣歌天保詩答上五詩之燕之說序畧得詩
意而古注言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亦歸
美于上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却說得尤分
明
此詩臣報君而作一二章託天福君而三章則形容
之四五章託神福君而六章則形容之要知重戩穀
徧德所謂寓規于頌者以此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
莫不庶 賦也

此人臣致祝以答其君之詩言君奉天道爲天子吾
願天之保爾不危定爾不傾保定者亦孔之固焉惟
保定孔固使爾之福盡極其厚何福不除舊而生新

乎又使爾之福多有所增益以是故無不全備而衆
庶焉凡此皆天之保定使然抑何其孔固也哉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
日不足 賦也

言天之保定吾君不特此也福難于盡善天尤使爾
單厚多益者皆盡善而盡無一之不宜焉凡此皆所
謂百祿也爾有以受之矣而非一受卽替也天又降
之以遐遠之福若見維日之不足焉其保定抑何孔
固哉

潘氏曰哲人爲善惟日不足曰降爾遐福惟日不足
者配戩穀者之精神而言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
以莫不增 賦也
上言天福君已盡此遂極其形容言擬其興之高大
也殆如山而又如阜且如岡而又如陵再擬其興之
盛長也殆又如川之流適當其方至之勢是其如山
阜而又曰如岡陵如川而又曰方至有若增而高若
增而長之義信乎以莫而不增者矣天之福君蓋如

此
潘氏曰百祿從戩穀受是有以積之而高也故取象
于山阜岡陵有以濬之而長也故取象于川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
壽無疆 賦也
言天固有以福君矣神之福君又何如君子祭祀將
啓吉焉而諏日擇士蠲焉而齋戒滌濯爲饎焉以備
酒食凡既備矣是用孝心而享獻之行禴祠烝嘗之
時祭于先公先王由是以誠感通尸傳神意以嘏王

人曰先公先王之君歆爾孝享期爾以萬壽無疆之
福使永爲宗廟之主矣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
爲爾德 賦也
言神之來格不特以萬壽福吾君也又且詒爾以多
福焉福莫多于天下民德之淳神將使君之民質實
無僞日用之間惟知飲食而已日用飲食便是質處
民之質是民自爲德也而民之德即爲爾德徧天下
皆質民即徧天下爲爾德矣非神休何以至此

人臣將以福祿祝其君不敢自爲之詞必稱天以保
定之先公先王以詒之尊敬之義也福一也既稱天
又稱神忠愛無已廣肆其詞也
繹斯義也可見王者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情不外
于孝敬事不出乎本務故祝史無矯擧之詞無斯已
之擧廟中者天下之象也此便是民質徧德張本與
上文戩穀罄宜一樣看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
茂無不爾或承 賦也

上二章言萬壽多福此遂承上形容其進德悠久言擬其福之進盛也始如月之上弦而就于盈之勢又如日之方升而就于明之勢再擬其福之悠久也始如南山之壽永不騫而且不崩又如松栢之茂無不于爾或相繼而長生神之所以福君者如此夫福君而托之天神則所天法祖總不外一修德可知矣此天保臣子美不忘規意也

詩言天神天非蒼碧神非幽渺德升而天降德往而神來一呼一吸其應如響古之聖人無刻不與天遊

與神處後世遂以爲不可知之事耳然則又非以天與神福君以君自福君也推其本而進之忠愛之至也

郝仲輿曰文武盛時上下交而泰道成人心和悅周公作是詩以鳴其盛先有太平之福忠愛之情而後樂歌與非預作是詩徒使諸臣誇誦如後世羣臣矯飾以誣其君非天保之情矣今觀其詞曰單厚諷以仁也曰多益諷以損也曰戩穀諷以盡善也曰孝諷以承先也曰質諷以治也終之曰爾德歸美之中責難之義備所以爲天保也

采薇

序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朱子曰此詩未必文王之詩以天子之命者衍說也

疏曰止言遣戍役以將帥者與君共同憂務其戍役則身處卑賤非有憂國之情不免君命而行耳上爲恤之情深殷勤于戍役簡略將帥此故也廬陵云四

郊多壘卿大夫之辱

輔氏曰戍者勤苦之情大約有四一則舍其室家之悲一則不遑啓處之悲一則家音隔絕之憂一則雨雪饑渴之苦詩中備道之傳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興也

此遣戍役之詩代役者而言我今以王命出戍矣此何時哉采薇采薇薇亦作止乃今歲三月之莫春也

試即此時而計其歸期則曰歸曰歸歲亦莫止其在來歲仲冬之月乎夫以歸期之遠如此室家于是乎舍而啓居于是乎不遑矣然所以靡室靡家者直以玁狁之故而所以不遑啓居者亦以玁狁之故豈上之人故爲是以苦我也哉

箋曰重言采薇者丁寧行期也又丁寧歸期定其心也

疏曰序其中情告之是故使之懷恩怒寇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

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興也

言既已出戍豈可以私其家乎采薇采薇則薇亦始生柔止矣曰歸曰歸念歲莫之遠則心亦憂止矣憂心極其烈烈而且飢渴之不堪當此時豈無室家之思然我戍未已誰人可使歸而問我之室家乎是家不可忘也當爲國而忘之矣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興也

言非特忘其家已也即身亦不敢自愛焉采薇采薇則薇亦既成而剛止矣曰歸曰歸則在來歲之陽止矣夫以王事不可不堅固雖啓處亦不遑暇當此之時非無愛身之念也特以王愾未除憂心爲之孔疚我行其何來歸之望耶是身不可忘也不得不爲君而忘之矣

首章是因人之私情激而用之不説到忘家忘身二三章再激昂轉一念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而家可忘憂心孔疚我行不來而身可忘文情曲折淺深有序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興也

上二章既言以國故忘其家與身此遂預言其奮勇以待敵言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乎維常棣之華也彼戎事之路車何人之車乎乃君子之車也君子既有此美盛之戎車駕之以行而駕車之四牡又業業然而壯健然豈敢特此而安居乎尚當奮勇克敵期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動出萬全可矣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

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賦也
上言蕃當勝之威此又承言預嚴守備之戒言以戎
車而駕四牡四牡則騤騤而壯盛則爲將帥之依乘
士卒之所庇托且四牡翼翼而行列之整治象弭魚
服而器械之精好武備飭矣然豈可不日相儆戒乎
玁狁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
此二章乃車戰方日三捷而即日日戒曰孔棘固勉
之以從王之義亦教之以禦戎之略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

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賦也
言是役也誠忘身家以嚴戰守而玁狁無虞歸期可
預道矣因追昔我之奉命而往也時所見者楊柳之
依依乃舊歲莫春之候也據今我之來時所遇則雨
雪霏霏然盛乃今年季冬之際也而且行道遲遲回
遠又重之以載渴載飢我獨何心能不傷悲哉第此
歸途之景誰則知我有如此之可哀也耶夫王者遣
戍諷之以義而又憫之以情既致感此其誰不思奮
哉

謝疊山曰采薇一詩見先王仁厚之至所謂體羣臣
所謂本人情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勞當以東山合
看

出車

序曰出車勞還率也
朱子曰詩所謂天子所謂王命皆周王耳
詩闡曰序以出車爲文王時勞還帥之詩夫文王未
嘗爲天子稱王今首章言自天子所三章言王命南
仲王與天子果何指耶若是追述則當明言文王或

周王如大正諸篇所咏矣然大正亦未嘗目文王爲
天子說者強求其解歸之商紂夫此周人詩也何爲
崇紂至此
詩緝曰采薇方遣行之初而預道其將來之勞苦見
深體之心也出車杕杜當還歸之後而追述其已往
之勞苦亦不忘之意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
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賦也
此勞還帥之詩追述其始而言昔出征之始我命出

我之車于彼郊之牧矣而語其軍衆曰是行也從天子之所而來付託益甚重矣于是遂召彼御車之僕夫使之載其車以行且戒之曰玁狁陸梁王事之難多矣此行當急于趨事不可少緩也

詩緝曰一章述其前時之忠敬以慰勞之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賦也

言我出我車前軍之在牧者已有旟以統之矣而後軍之出于郊者則統以龜蛇之旐焉又飾以旄端之

旄焉彼前之旟也與此後之旐也旆旆飛揚前後有度而軍士悉視之以止齊矣斯時也將帥以王事在身任大責重爲憂而僕夫感之亦以將帥之心爲心而憔悴也詩志曰憂心悄悄南仲成功之本也

詩緝曰二章述其前時之戒懼以慰勞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賦也

彼朔方之地近于玁狁者也今此出車之役乃王命南仲爲將往城于朔方但見出車則彭彭然而衆盛旂旐則央央然而鮮明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衆軍而曰天子命我守城于朔方是稟天威以行事至不可忽者也車旂號令之間有奮揚之威如此是以威聲遠播而有備無虞玁狁不戰而自除也

詩緝曰三章述其前時之奮揚以慰勞之也

詩記曰兵事以哀敬爲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賦也

言玁狁既襄歸而在塗也因憶昔我出車而往所見者黍稷之方華乃往歲季夏時也今我來思但見去冬所雨之雪積凍始釋爲泥塗此今歲孟春之候矣蓋以玁狁内侵王事多難故載離寒暑之久而啓居有所不遑也當此時豈不懷思歸之心乎特畏此臨遣之簡書付託甚重是以欲歸而不敢耳

只就玁狁説詩緝云此章述南仲北伐還師又承命西伐之事不必增此

詩記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

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
而在道時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
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賦也
師旋在途當其未至想室家感時物而思之若曰今
喓喓然鳴者草蟲也聞此草蟲之鳴趯趯然跳躍而
從之者阜螽也此正春暮之景行者可以至家之時
于此未見君子憂心蓋忡忡然往來于中矣必既見
君子然後心可降耳然此室歸不歸今何在乎意者

玁狁甫平西戎竊發赫赫南仲又移師以薄伐西戎
乎不然何不及此師歸乃釐我忡忡之憂耶
是設爲室家之言伐西戎非實事也按宣王元年命
大夫秦仲征西羌死焉其子莊公兄弟五人率王兵
七千遂破西羌并有犬戎之地此外征西戎事絶不
經見斷作想像語爲是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
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賦也
言將帥之凱旋也但見春日暄妍之候卉木則萋萋
倉庚則喈喈采蘩者則祁祁而衆盛于此之時執其
可訊問并獲其醜衆而薄言還歸豈不可樂哉然此
伊誰之功乃赫赫之南仲致此玁狁之平而得是樂
也厥功不亦美哉吁周王之勞還帥如此可謂曲盡
其道矣
輔氏曰行師之道始出尚嚴肅既歸則尚和樂故出
則有誓而歸曰凱旋凱樂也讀此詩前三章則如秋
霜之肅後三章則如春風之和如此然後謂之王者
之師且曰玁狁于夷而已則固不貴乎略地屠城輿

尸蹀血之事也
杕杜
序曰勞還役也
詩傳闕曰詩傳以此詩爲勞戍則戍爲戍臣也而士
卒亦在其中矣鄭氏見出車與杕杜相次故以出車
爲勞還帥杕杜爲勞還役而妄立殊尊卑之說似二
詩爲每年勞師役通叅者夫出車明言赫赫南仲豈
勞他帥亦可歌此乎若杕杜之檀車四牡豈所係于
卒伍其爲勞戍臣可知已實之睆葉之萋俄及杞之

采物以志景而情係焉初則料其違止繼則望其歸止繼則臆其不遠乃至假卜筮以決其邇止此皆圖情所必至詩人乃曲體而代寫之

沈氏曰不言其已歸之樂而言其未歸之思蓋舉人情中之篤至處以慰勞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賦也

此勞戍還之詩故追其未還而思之言我于征夫固無日不思但于將歸未歸時所思尤感物而倍切者

試觀彼特生之杜有睆其實則秋冬之交時物變矣征夫以王事靡盬之故乃繼續我日至于十月陽止之時正畢戍當歸之候故女心感此傷悲而念之曰十月戍畢者有常期今當十月征夫亦可以暇矣庶其得歸也哉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賦也

言杕杜之實此由去年冬畢戍時也今有杕之杜其葉萋萋而盛則又春將暮之候矣而征夫以王事靡盬之故久役于外使我心感之而傷悲傷夫卉木萋止女心安得不悲止當此時征夫亦可以歸而至家矣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賦也

言春將莫而不歸猶未過期也今陟彼北山言采其杞之時則春已莫矣征夫乃以王事靡盬之故久役于外寧直動室家之悲且貽我父母之憂吾想夫檀車之堅者今已幝幝而敝四牡之壯者今已痯痯而罷則征夫之歸當不遠矣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賦也

征夫不裝載來歸已使我念之而甚病矣況歸期已過而猶不至則我心多為憂恤宜何如哉且卜且筮相襲俱作合言于繇而皆曰近則征夫必邇而將至矣

馮氏曰歌杕杜者直示人以期之不爽而借室家寫之耳信而後勞其此詩之謂乎

徐氏曰王者之勞歸士曲盡人情此所以師出可與危師入可與安而無積怨離叛之事也

南陔

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朱子曰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之其篇次當在此

笙入者有聲而無詩也蓋詩有歌有聲見于詩者歌也寓于樂者聲也以其用于鄉人邦國故當時人習其義是以因其事而識其聲知其義也然則亾其辭者乃本亾之非失亾也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

雅無諸侯之別故毛氏列以爲什如軍法十人爲什也自鹿鳴至魚麗十篇爲鹿鳴之什外南陔白華華黍三詩有目無篇不與焉皆文武之雅也朱子以詩配數改緇從朱子

詩經朱翼卷之十五終

詩經朱翼卷之十六

北平孫承澤學

白華

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朱子曰亦笙詩序尤無理

華黍

序曰華黍時和歲豊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朱子曰亦笙詩所謂有其義者非真有所謂無其辭者乃本無也

宋黃震曰自劉原父按儀禮鄉飲與燕禮皆以笙入與歌相間以爲笙者有聲無辭詩非亡失乃本無其詩雪山王氏亦云唐有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嘨七曲有聲無詞至晦菴云六詩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其說尤著今詩記詩緝世所共用者乃皆不從其說蓋以亡其辭之亡非有無之無也愚按古者亡即無字亡其辭之說云出于毛公毛公漢人漢世以亡爲無王雪山云西漢亡一人之獄是也若詩記之辨則曰國語叔孫穆子

聆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故亡爲失亡之亡愚謂國語言歌則鹿鳴三篇有詞之可歌也儀禮不言歌則南陔六詩無詞之可歌也此不足疑也又詩辨之辨則曰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序本因其辭而知其義後亡其詞則惟有序所言之義耳愚謂古之樂章今之琴譜類也琴譜有操辭具存者鹿鳴之詩之歌也有徒存其譜而無詞曲之可歌者如長清短清與長側短側之類雖無其詞未嘗無

其義也此亦不足疑也

黃氏佐曰南陔六詩序皆以訓詁爲詞定出後人之附益先儒所以因此而併疑小序之非古也

魚麗

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

朱子曰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卽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興也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興也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興也

三章興燕禮之盛言罶所以取魚而魚之麗于罶者不惟有鱨而又有鯊況我君子有酒以燕賓也凡所薦之物不惟旨也而又且多焉魚之麗于罶者又有魴鱧況君子有酒以燕賓又見其物之多而且旨豈徒以多而已乎魚之麗于罶又有鰋鯉況君子有酒以燕賓又見其物之旨而且有豈徒以旨而已乎總

是反覆極道之不必言旨與有比多爲尤全備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賦也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賦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賦也

物卽指所設之酒食也凡備則患不美今則多而又嘉矣美則患不齊今則旨而又偕矣有則患不宜今則旨而又時矣所稱多也旨也有也卽上之多與有也所稱嘉也偕也時也卽上之旨也蓋上言燕禮之盛此則指其盛而著其爲曲全也王應之曰後三章

行前三章之辭

陳氏曰王道之成也物有大而可觀君子引而志之以神明其致故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以爲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

由庚

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朱子曰此亦笙詩

南有嘉魚

序曰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朱子曰序得詩意而不明其用其曰太平之君子者本無謂而説者又以專指成王皆失之矣

集傳曰此詩燕饗賓客而因所薦之物以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介說曰與魚麗皆通用之樂主不專指君賓不專指臣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興也

燕饗之樂歌言南有嘉魚則烝然而罩罩矣況君子有酒可以洽賓主之歡則與嘉賓式燕以樂于以致殷勤之意者不容已矣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興也

不但已也南有嘉魚則烝然而汕汕矣況君子有酒則與嘉賓式燕以衎矣

罩集傳作籗汕集傳作樔陸農師曰魚欲逸則罩之使入欲伏則汕之使出君子求賢上罩之如罩下撩之如汕似覺扭合王雪山曰罩罩魚回幹水聲汕汕魚上水貌皆羣行自得之意愚謂此說與本文烝字合且與樂衎字義亦與得相協註解衎樂也衎與樂稍别樂主發舒衎主恬適即樂之眞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興也

言不但樂之衎之已也南有樛木惟下垂則甘瓠纍于其上固結而不可解矣況君子有酒降下賢之典以燕賓所以綏安嘉賓之心者固甚至矣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興也

言又不但已也彼翩翩者鵻則烝然羣飛而來往來不已也況君子有酒降無已之誠以燕賓則獻酬交錯更見其有加無已也會說曰式燕又思言嘉賓于

此一酌一獻既燕之矣且酢且酬而不厭其爲煩也
是之謂又思
范氏曰方在燕也而即云又思見情之無可旣也此
從集傳中後說
崇丘
序曰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朱子曰此亦笙詩
南山有臺
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

之基矣
朱子曰序首句誤此亦燕饗通用之樂
劉氏曰通前魚麗嘉魚兩篇皆一時樂工所歌彼爲
優賓樂賓則此詩所以美之祝之者爲尊賓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
壽無期 興也
燕饗之樂歌言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又有萊矣我樂
只之君子則邦家賴之以奠麗矣君子之壽則萬年
而不可窮期矣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
壽無疆 興也
再觀南山則有桑矣北山則又有楊矣樂只君子旣
爲基洵爲邦家之光矣則德以享壽無期者又將萬
壽無疆矣
輔氏曰邦家之基美其可以爲邦家之基本所謂治
生乎君子言賢者爲國之楨幹也邦家之光美其可
以爲邦家之顯榮所謂儒者在朝則美政在位則美
俗也旣足以爲邦家之基本與顯榮故因祝其壽之

無期限而無疆界也
呂仲木曰臺萊多根以興基桑楊遠條以興光 宋
氏曰邦家之基光即是德不是德足爲邦家之基光
此以已然言 輔氏曰萬壽二句願之之詞遐不二
句必之之詞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
音不已 興也
南山則有杞矣北山則有李矣此樂只君子則善政
善教而爲民之父母矣此樂只君子則令聞令譽始

終一致而德音爲之不已矣

民之父母正基光之實處美其已然之德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興也

南山則有栲矣北山則有杻矣此樂只君子則享秀眉之壽而壽考之有徵矣此樂只君子則極德音之茂而聲聞之四達矣

君之自基也基于命臣之奠基也基于民故咏其爲民父母邦家之基也基以德邦家之光也光以輝故咏其德音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興也

南山則有枸矣北山則又有楰矣樂只君子萬壽不但徵于眉也遐不獲黃耇之壽矣樂只君子從此保艾爾之后日不殊于今日矣既祝其保艾于今日者又保艾于後所謂美不忘規也

美與祝總見尊賓之意周禮所謂以燕享之禮親四方之賓客此類是已且祝君子以壽而必先之以德非苟祝者

詩說曰國家當數聖人經營之後控馭不患其不遠彈壓不患其不重正恐控馭彈壓之太過有傷宇宙和平之脉故虎賁之士脫劍矣敦商之旅之國矣無所復需之也而爲國家培命脉潤太平定民人貞久遠不得不資于藹藹之吉人于在燕之君子必舉其樂只者而歌咏之不休其意深矣

由儀

序曰由儀萬物之生各遂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朱子曰此亦笙詩

蓼蕭

序曰蓼蕭澤及四海也

朱子曰序不知此爲燕諸侯之詩但見零露之云即以爲澤及四海其失與野有蔓草同

鄒氏曰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是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饗以訓恭儉故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燕以示慈惠于是有折俎加豆酬

幣晏貨以示容合好今日燕笑語兮、曰孔燕豈弟、故
知爲燕諸侯之詩然饗亦未必不可通用耳按康侯
承寵澤于君與蓼蕭之承露固無以異而序云澤及
四海則淺泛甚矣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
以有譽處兮　興也

天子燕諸侯之詩、言長大之蕭零露湑然于其上君
子來朝而既見之、則我心輸寫而無留恨矣、于是設
之爲燕而笑語以相洽、夫人臣而能寫君心承君寵

若是是以有得君之譽而且安享其位也

蘓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　禮記註曰饗
以醆爲主故曰訓恭儉燕以親爲主故曰示慈惠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
考不忘　興也

既見君子而共文明之著爲國之龍、爲國之光信可
喜也然是龍光之德始終如一至久不渝則德之久
者自壽之久故壽考不忘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
德壽豈　興也

既見君子而燕飲之間豈而和樂弟而平易固可美
也然是豈弟之德孚于家庭兄弟皆宜則德之美者
自壽之善故壽而且樂也　方文伯曰、孔燕者君厚
之以燕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冲冲、和鸞雝雝萬
福攸同　興也

君子之來朝鞗革冲冲而下垂見忠順之意矣和鸞
雝雝而齊鳴、見和平之度矣是來儀之盛、皆足以徵

侯度之謹也是以受知于君而萬福皆同聚于其躬
也、萬福攸同終首章譽處之意

讀蓼蕭燕飲而下之情通矣譽處而上之恩接矣觀
龍光豈弟則下無匪彝之德觀鞗革和鸞則上無陵
夷之勢矣

湛露

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傳聞曰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于王王晏樂之于
是乎賦湛露、蓋古者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燕行

于寢膳宰具官饌于寢東非若饗行于廟故曰在寢載考其禮一獻四舉酬降脫屨升坐無筭爵無筭樂以醉爲度非若饗之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故曰不醉無歸葢觀儀禮所云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執大燭于門外則夜飲之禮古誠有之詩說以爲天子燕同姓諸侯意亦近似然大槩或可通用耳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興也

天子燕諸侯之詩言彼湛湛露斯匪陽則不晞矣厭

厭之夜飲必醉而後歸不醉則無歸矣厭厭依毛傳作安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興也

彼湛湛露斯則在彼豐草矣厭厭之夜飲何在乎則在宗室之中成其燕飲之禮焉鄭氏曰載之言則也考成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興也

彼湛湛露斯則在彼杞棘無一不被矣顯明允信之君子當厭厭在宗之燕飲非不多也然皆持敬而不亂其令德固在望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興也

彼其桐其椅則其實離離無一而不盛矣豈弟樂易之君子當厭厭在宗之燕飲非不多也然皆莊淑而威儀不愆其令儀固在望也

傳聞曰箋以豐草喻同姓諸侯以杞棘異類喻異姓諸侯桐椅同類異名喻二王之後則鑿矣夫同姓異姓未必不有時合蘂然取喻之義殊不爾葢杞棘中堅承露雖厚而不屈有強幹意故以興顯允之令德

卽酒誥所云剛制也桐椅高竦其實離離而下垂有恭順意故以興豈弟之令儀卽宛篇所云温克也要以令儀卽令德之符所謂飲酒孔嘉者也

劄記曰天子以功燕諸侯而詠彤弓以私燕諸侯而詠湛露以朝燕諸侯而詠蓼蕭其詞曰中心貺之曰令德令儀曰爲龍爲光其德不爽皆于愛敬之中寓勸導之意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

詩經朱翼卷之十六 終

北平孫承澤學

彤弓

序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朱子曰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

傳𨵽曰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故孔叢子曰于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賜必以弓者何正義謂爲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彤弓漆以赤旅弓

漆以黑賜弓赤一而黑十周尚赤以赤爲重是已錫弓矢必以饗禮行之燕或至夜而饗則于朝立成不坐設几不倚爵盈不飲獻如其命數而止不必于時之久故一朝可以成禮然曰見王者勤于待賓實不踰時如是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賦也

天子燕有功諸侯言彼彤色之弓弨然弛而不張我昔日受之弓人藏之王府正以待有功者而錫之今我有嘉賓正其人也中心實欲貺之于是鐘鼓既設一朝饗之饗禮一朝而行彤弓即一朝而錫矣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賦也

言彤弓弨然而弛我受而載之以弓檠誠重之以待有功者今我有嘉賓正其人也中心實喜悅之以故鐘鼓既設而以賓禮尊之于此而右則弓亦即于此而錫矣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

朝醻之　賦也

言彤弓弨然而弛我受之而櫜之以弓韔誠重之以待有功者今我有嘉賓正其人也中心實好樂之以故鐘鼓既設而復酧以厚之于此而醻則弓亦即于此而錫矣

箋餘曰凡燕饗之禮食則侑賓勸飽飲則酬賓勸酒皆用幣此饗有功諸侯則以弓代幣侑即以弓侑酬即以弓酬也右即侑也

賜弓必本其始而言之曰弨曰藏曰載曰櫜何也欲

嘉賓繹而思也彂弓之意𣪚寄于張弓之人故曰中心貺之想其人之威望可以坐鎮彈壓者也能弛弓所以賜弓故中心喜之好之去功臣之名目而止云嘉賓意亦可思

古者諸侯有大功天子賜弓矢及圭瓚其賜之圭瓚使得爲鬯以祭先也其賜之弓矢使得待王命以征不庭也故王制曰諸侯賜弓矢而後征伐典恭重矣後儒者遂以爲得專征伐嗟夫征伐而諸侯可專是作威不必維辟而春秋之戰皆義戰矣

菁菁者莪

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朱子曰此序全失詩意集傳曰亦燕飲賓客之詩

鄒氏曰序以菁莪爲樂育材更衍之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天下喜樂之然則則喜則休所稱我者其誰亦泛指天下耶朱子謂其全失詩意審矣蔡氏曰鄭氏以百朋爲官爵以載沉載浮爲文武並用則鑿矣

陳氏曰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莪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于學校燕飲而歌之歟愚以爲此說甚佳行禮于學校不止樂育材古有大禮多于學校行之如遣師獻馘之類是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興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興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興也

燕飲賓客言彼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誠可樂矣既見君子則仰慕之情以慰其樂也且有儀以將之而樂非殷勤徒切者矣然是儀非強爲也出于中心之喜也再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誠可喜矣況既見君子

我心不則喜乎而是喜也又非可以易言也再觀菁菁者莪在彼中陵誠可喜矣況既見君子不如錫我百朋之多乎百朋正喜之極也而總之一樂也此燕飲之儀不容已于有也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興也

言今日既見之喜如此不追未見之思何以見既見之喜乎試觀汎汎楊舟則載沉載浮無所定矣向我于君子未見之時與其來又恐其不來心之靡定亦

猶是也今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休然安定矣則夫我心之喜百朋之錫而樂且有儀也又豈容已哉

箋餘曰王人接新賓必用儀文以定禮少進而款洽則喜其所見不異所聞再進而探其底裏欣欣焉如獲生平所未嘗有因還想平日未見時浮沉無定今幸有此如之何不暢懷滿志明良會合可入圖畫

六月

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

鄒氏曰六月之師葢宣王中興第一舉而不與江漢常武並列者彼之爲告廟策勲此之爲讌賓敘款彼之爲六飛親駕此之爲四牡徂征彼則歸功于天子而此則歸美于人臣詞氣固不侔也

毛氏以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賦也

宣王命尹吉甫北伐有功而歸詩人作此以敘其事言冬夏非興師之期今乃六月興師皇皇不安戎車則既整飭四馬則皆強盛而兵服則亦載于車馬之上所以若是急者葢以玁狁之勢甚盛不容以不急葢王命出征以正王國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賦也

言六月興師四牡騤騤之中既比物而齊其力又四驪而齊其色馬何有餘耶且閑習乎馬而皆中法則教又何有素耶于是維此六月棲棲之時卽既成我所載之常服我服既成卽日引道盡三十里之舍而止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常度如此所以然者葢以王命于此出征欲其敵王所愾而佐天子之烈耳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賦也

覲駕車之四牡脩長而且廣大其廣大之狀殆有顒然以此薄伐玁狁誠足以奏大功矣然吉甫整肅戒愼有嚴有翼以共武之事焉以此共武之事足以襄彼玁狁而底定王國矣范氏曰凡兵事莫尚于嚴莫先于敬共武之服者如此則以定王國也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賦也

玁狁不自量度而深入爲寇逼近京邑是以出師征之幟文而畫鳥章以統前軍絳帛而爲繼旐以統後軍是固央央而鮮明矣而又有元戎十乘先啓行而爲軍之前鋒聲罪致討蓋必克之威也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賦也

元戎既駕大衆斯行但見以戎車則既安後如輊而前如軒也駕戎車者有四牡既壯健而且閑習也以

此有制之兵第示以薄伐驅至太原而止取其可以匡王國而佐天子不窮追也文武哉吉甫也文足附衆武足威敵萬邦以之爲法矣

疏曰采芑出車皆言執訊獲醜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耳與此同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賦也

吉甫班師言歸燕飲喜樂而功奏王國慶集一己天下之福皆其福矣乃其所以設燕者則以其歸自鎬方以久行而還故爲之飲酒進饌于朋友而炰鼈膾鯉以爲之享也而當時諸友之與燕者有孝友之張仲在焉以文武之吉甫爲主而以孝友之張仲爲賓其燕之善爲何如也而卽此推之吉甫之成功于外蓋有所本矣

朱豊城曰詩人美吉甫之燕而并及乎張仲者正以

見宣王之中興以有吉甫而吉甫之成功以有張仲也

馮氏曰六月之章揚厲略盡顧獨于獻功酬勳槩置弗論而第舉其文武之德舉其孝友之友若不僅以邊功重吉甫者亦若不僅以神武誦宣王者

采芑

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 ―

朱子曰南征荆蠻想不甚費力不曾大段戰鬬故只盛稱其軍容之盛而已

鄒氏曰六月事勢張皇采芑氣象閒暇者吉甫承頹
敗之後敵驕兵惰應變不得不敏及北寇平軍聲振
方叔再出從容運籌而南蠻奪氣矣故言車則非戎
車言馬則非戎馬言服則非戎服陳思平蜀論曰將
以謨謀為劍戟策略為旌旗其壯猶之謂乎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
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笰
魚服鉤膺鞗革 興也
詩人美方叔南征而作言師之行也薄言采芑則于

彼新田于此菑畝矣方叔承命南征始臨而統之見
其車則衆盛矣師徒之扞蔽者則練習矣而其總率
以行也則見馬之順序焉車之鮮赤焉車上之備則
竹簟以蔽車魚服以藏矢焉馬上之制則鉤膺以為
飾鞗革以為御焉軍容蓋無有不盛也
箋餘謂采芑民間自采也有兵行過野耕不止耘不
輟光景然不如依集傳作軍行采芑而食為妥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
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
斯皇有瑲葱珩 興也
言軍容之盛不特此也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
中鄉矣方叔涖止其車不特三千而旂旐以統衆者
又且有央央之色矣由是方叔率之以行車不但簟
茀魚服也且以皮約束其轂而車衡之上又畫以錯
雜之文馬不但鉤膺鞗革也且在鑣之鸞四馬故八
瑲瑲然其和鳴但見方叔此時服天子之命服蔽膝
有芾也服黃朱之芾皇然而有色佩玉有葱珩也服
服葱色之珩瑲然而有聲不事張皇而從整暇若此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
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
淵淵振旅闐闐 興也
言不特軍容之盛已也且見軍律之甚嚴焉試觀鴥
然而疾者彼飛隼之鳥也其飛乃高至于天然亦集
于所止之處是飛雖高而能有節如此方叔涖止其
車雖有三千之衆可謂強盛但見其率之以向敵也
以三軍之耳目在金鼓設鉦人以伐鉦設鼓人以伐
鼓使各有所司以明進退之節又以三軍之約束在

號令故陳訓其師而鞠告其旅使各有所戒以中其進退之令由是顯允哉方叔方其合戰而進衆以出也則伐鼓以爲節而其聲淵淵及其戰罷而振旅以入也則伐鼓以爲節而其聲闐闐夫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此

程子曰鉦人擊鉦者伐鼓擊鼓者以一句說兩事其義自明近世混爲一事遂多疑議

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

玁狁蠻荊來威 興也

言蠢爾蠻荊敢與大邦爲讎方叔乃當朝之元老其謀猶固克壯也但見方叔率止執訊有人獲醜有人且戎車嘽嘽嘽嘽而又焞焞如霆如雷之急疾兵威之盛如此亦足見壯猶之一班然此顯允之方叔則又無借此也當征伐玁狁威名久著蠻荊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陳氏曰南征北伐二事皆是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迫采芑之辭緩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

車攻

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鄒氏曰嘗觀無逸之訓曰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乃詩美宣王田事不一而足何也此正宣王所爲無逸也蓋古者蒐苗獮狩之法實與軍政相爲表裏先王陰用其道使人由而不知而後王藉爲利歟之樂是故畋于有洛五子作歌恒于遊

畋三風垂訓乃宣王之舉則異乎是彼其乘積衰之後奮然圖治蠱事終而冉事始東萊呂氏所謂王賦復軍實盛師律嚴上下洽綜理周者蓋具見之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賦也

宣王中興復會諸侯于東都而舉獵事詩人美之言車堅馬齊百廢具興矣而駕是四牡正將往東都而復先王之曠典也此章泛言有東都之行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賦也

車善馬肥正將從甫田之內而行狩獵之大禮此章

指言爲甫田之狩也

呂東萊曰宣王往東都以會諸侯爲主而二三章先言田獵蓋有司先爲戒備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賦也

有司之佐王而獵也數其車徒有囂囂之聲軍賦之盛可知而車徒不譁惟數者有聲軍律之嚴可知由是建旐于車後設旄于旗端以此旗幟統此車徒而搏獸于敖山之地也此章言至東都而選徒以行獵也

毛氏曰之子有司也朱子曰不敢斥言王故以有司言之是也孔疏曰夏獵曰苗則此是夏田也上云行狩者是獵之總名但冬獵大于三時故又爲冬獵名耳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賦也

諸侯駕四牡以來會奕奕然有聯絡布散之形而服此赤芾于股金舄于下以會同于王庭者陳列聯屬極其整齊蓋天子勵精而人心敬畏也此章言諸侯來會朝而謹其禮也

上章言選徒宜即接行狩而顧以會同間之正謂東都之行原爲會同必待既畢而後舉耳既朝會而同心舉柴一舉柴而射御皆善總是徂東一快事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賦也

會同既畢田獵斯衆彼射必資于弓矢也決拾則既佽其右指左臂各相適矣射必資于弓矢也弓矢則既調其強弱輕重各相得矣斯時也凡我來會同之諸侯既同心協力莫不助我舉此所獲之積禽焉此章言諸侯助田獵而一其志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倚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賦也

田獵之舉但見四黃既駕兩驂不倚則馬之有餘者又教之有素且御者不失乎馳驅之法而射者即舍矢有如破之能此章言田獵而見射御之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賦也

田事既畢馬無事馳逐矣旆無事披拂矣而徒則斷枚而走御則按轡而行雖至于終事而人心無驚擾之患也得十于每等之中散餘于得十之外雖曰多獲而君庖無過取之數也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頒禽

均也

毛氏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爲賓客射左髀達于右䯚爲下殺以充君庖

朱子曰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孔氏曰面傷當面射之踐毛謂在旁而逆射之兩者皆嫌誅降之義不成禽惡其害幼小也朱克升曰凡射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故曰逐禽左上殺中殺下殺每殺只取三十總共九十九十之中又只各取其十上殺中殺君得之以奉宗廟以待賓客只下殺君自用之總是君得三十以充大庖其餘六十及三不獻之類則頒諸澤宮之射者所以不盈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賦也

王之往獵始而選徒之囂囂終而徒御之不驚蓋但聞師之行而無有諠譁之聲也夫一田事而始終靜治若此信乎其爲君子之德誠哉其爲大成之業此則總敘其始終而深美之也

此詩言田事以上七章既序其始終以成篇矣末章又言其始事之整肅終事之有成以深美之亦猶楚辭之有亂辭也

吉日

序曰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以禮以奉其上焉

朱子曰序慎微以下非詩本意

前狩于東都此狩于西都焦護及鎬向嘗爲玁狁所薦食今于此從禽所以耀吾軍士昭文德而威不軌意防固弘遠哉周公立政之訓成王曰其克詰戎兵以陟禹之績以覲文之耿光揚武之大烈召保顧命之誥康王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宣王其有得于斯乎車攻之射夫吉日之賓客皆諸侯也選徒舉柴之類言于車攻伯禱差馬之類言于吉日蓋彼此互見意相足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賦也

宣王田獵于西鎬詩人美之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于戊辰之吉日祭馬祖而禱之既祭則車牢馬健可以升高歷險而逐從禽獸之羣衆也此先時而修獵之具也

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祭事爲內田獵行師爲外戊庚皆剛日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賦也

戊辰之日既禱矣越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視獸之所聚牝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爲盛宜爲天子田獵之所也此臨期而擇獵之地也

漆沮周家王氣所鍾之地田狩于此亦見紹祖之思

瞻彼中原祁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賦也

田獵之地既擇由是而行獵也但見瞻彼中原其地祁祁然而大故其獸孔有而多或儦儦而趨或俟俟而行或三而爲羣或二而爲友誠獸之所同而爲天

子田獵之所矣從王之人悉自率左右各供田獵之事以樂天子之心也此言物產盛而臣協力以樂乎君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賦也

言既率左右以燕天子則既張我之弓而既挾我之矢但見一發卽中彼小豝卽殪此大兕所獲禽獸不惟可以講武亦可以備燕左右之人在獵爲射夫在燕爲賓客且以所獲者進于賓客而酌醴也此言獲獸多而君備禮以燕臣也

范氏曰行狩所以收文武之盛業合宇宙之人心非區區從獸已也夫因四時之田以成其禮會九州合圖以成其法非禮非法則失先王之意君子之所弗成也故宣王常狩于岐矣而石鼓之詩不與車攻吉日並錄何也石鼓不成其狩也車攻吉日成其狩也故一去一取也

鴻鴈

序曰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

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朱子以此下時世多不可考而集傳仍存舊說謂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

此詩重在哲人二句勞來還定安集仁也而行仁全在智故沐浴膏澤者而感激于哲人臨人象曰容保民無疆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意亦同此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興也

流民追敘流離之苦以鴻鴈肅肅之勞興己之出奔劬勞于野外而其劬勞可矜者皆夫婦分散而鰥寡可哀之人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興也

此章自幸還定之安以鴻鴈中澤之集興己之反而築室各營其止居是雖未免于一時之勞而終可以獲安定之休也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比也

鴻鴈哀鳴蓋幸中澤之集而念肅肅之勞也流民作歌亦幸安宅之處而念劬勞之征也然哲人則知我歌之作乃因逸而思勞若匪哲人則謂我忘勞而縱逸特宜其驕惰之情也比意重哀鳴上蓋痛定思痛感慨彌切故表已作歌之意而慨人之不周知也

范氏曰宣驕者劬勞而已安宅易知也安宅中之劬勞難知也

章氏曰民一也得其所則歌鴻鴈不得其所則呼黃鳥爲人上者可以省矣

集傳改此篇爲流民自言前人有非之者曰鹿鳴至此二十餘篇皆朝廷制作不應忽采民謡一篇雜入其中愚以爲此雅之兼乎風者也故爲小也

庭燎

序曰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安成劉氏曰詩中無箴意

鄒氏曰王心憂勤臥不安席惟恐朝常之失故嘗瞿然而問詩人述其意以成章而序又以爲箴之者以

其每問愈宴也然自未央至向晨自聞聲至辨色作詩次第自應如此若將景色倒敘豈成文理或又謂視朝必待辨色而問夜已始于未央進銳退速非可繼之道則幾于說夢矣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賦也

宣王將視朝而問今夜何如哉意者夜猶未央乎而庭燎之設以待朝者意已爛然而有光矣君子際此時至此來朝而鸞鑣之聲亦已將將而遠聞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賦也

今夜如何哉不止未央猶得謂未艾乎而庭燎之設以待朝者久則光微而晣晣矣君子至止鸞聲之將將遠聞者近而噦噦有節矣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賦也

今夜如何哉無乃夜盡則已鄉晨而庭燎之晣晣者至是烟光相雜而有煇矣君子至止則言觀其旂而辨色矣

此詩乃宣王銳意求治之初其後宴起至煩賢后脫簪乃末年怠政之事非此詩也

沔水

序曰沔水規宣王也

安成劉氏曰詩中但有規其親友止亂之意恐非規王之詩也

陳氏曰沔水周始亂也有忠厚反己之意焉君子之辭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興也

規人之莫肯念亂者言流水猶知所歸飛隼猶知所止乃我兄弟與邦人諸友相交于讒口交搆之中曾無所恐懼修省而念之者不知誰獨無父母乎亂則辱其身以及其親是豈可以不念也

詩說曰人之不忠于君便是不孝于親旣莫肯念亂則救時圖君之說不可以正告之矣故以誰無父母隱惕之與雨無正胡不相畏不畏于天以畏天字動之之意相似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興也

言沔彼流水則其流湯湯而不息矣鴥彼飛隼則載飛載揚而不定矣我也念彼不循道理之人交搆是非則載起而載行不遑安處此心之憂殆與日俱積不可得而弭忘矣　蹟字从足不蹟者叛道而趨令人無蹤跡之可尋訛言之變幻如此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興也

言隼之高飛猶率彼中陵而民之訛言乃任其肆行不蹟而無有懲止之者然使我之兄弟邦人能敬慎

自持動罔不欽則此身無可搆之隙讒言何自而興乎此則始憂于人而卒反諸已也　敬則自修密讒便自止止讒便是止亂詩人知本之學

孝經云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可見事親事君立身是一事故此詩前以誰無父母動之末以敬字勵之

夫念亂而徒取亂之所以釀者而念之則窮于無可踪跡適以長憂耳念亂當于其所以懲亂者而圖之誠修身以幹旋其際彼自屈于無可施天下事未始不可爲也

鶴鳴

序曰鶴鳴誨宣王也

孔氏曰規謂正其已失誨謂教所未知　高云以飛潛植峙爲官師瞽瞍之寄職鐘鼓鞀鐸之全局

鄧潛谷曰鶴鳴訥誨也辭不直指義不遠諷可咏可思可興可觀可存省循服不知所指而旨彌深有遺味可味也古訥誨者之善誘如此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比也

此與下章皆反覆陳善納誨之辭鶴之鳴也于九皐若至深遠矣而聲則聞于野實有是鳴故其聲不掩是未可以隱而不彰滯之也魚之潛也在于淵若有方所矣而又或在于渚防之于此旋忽見于彼是未可以定而不移拘之也而且園有樹檀洵可樂也而其下維蘀誠鑒于蘀安可以樹檀而終庇之耶而且他山有石洵可憎也而可以爲錯誠借其錯安可以他山而誤棄之耶

本文止說聲不可掩物無定在美中有惡惡中寓美而誠意之功明善之力好當知惡惡當知美意俱在言外見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比也

言鶴之鳴于皐不止聞于野也而且聞于天隱顯之機不更可思乎魚之旣在于渚不徒終于渚也而又或潛于淵活潑之趣不更可味乎樂園之檀不特維蘀而又維穀愛中之惡爲累不旣多耶他山之石不

特爲錯而可攻玉惡中之美裨益不旣弘耶而引伸之觸類之天下事大抵若此則夫誠明並進好惡不偏一咏再咏而爽然矣

朱子曰鶴鳴做得巧含蓄意思全不發露豊城朱氏曰鶴鳴所以喻誠身知誠之不可揜則知念慮方萌而鬼神已知形迹欲揜而肺肝已見所以不可無誠身之功也魚潛所以明理知理之無定在則知事有精粗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所以不可無明善之功也檀蘀石錯又所以正人心好惡之偏

知愛當知其惡憎當知其善則知親愛賤惡之不可以或偏哀矜敖惰之不可以自恣所以于應接之間尤不可不去其私欲之蔽也能是數者則知行並進而明誠兩立好惡不偏而人已兼盡其于治天下不難矣此所以陳善納誨之辭也歟

彤弓之什十篇

詩經朱翼卷之十七終

詩經朱翼卷之十八

北平孫承澤學

祈父

序曰祈父刺宣王也

朱子曰序以爲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爲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畒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東萊呂氏曰太子晉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

之言豈無所自歟但今考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爲宣王耳下篇做此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賦也

軍士怨从役呼祈父而告之曰祈父亦知予之所事乎予乃王之爪牙禁兵本以藩衛王室胡爲轉予于憂恤之地遠役于外使予無所止居乎祈父予乃王之爪士爾獨不知乎胡爲轉予于憂恤更使予無所底止而未有窮期乎

箋曰六軍出自六鄉法不取于王之爪牙之士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賦也
東萊呂氏曰越句踐伐吳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
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
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
責司馬之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
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
敢斥王也
爪牙衛王忠也獨子思養孝也士必有忠孝之念而

後可以死易生此其志可鼓而用也今違謂非法令
其忠孝兩念鬱不得伸郁成怨謗亦獨何哉

白駒

序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朱子曰宣王始也任賢使能如申伯山甫韓侯或爲
將或爲相或爲諸侯如方叔名虎或征蠻荊或伐玁
狁或平淮夷至其晚年怠心一生如虢文公之徒諫
既不行則小人乘間而用事矣故觀祈父之詩則司
馬非其人矣小人在位則賢者必不得志矣故白駒
之詩留賢者而不肯留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
焉逍遙 賦也
王者以賢人之去而不可留乃作此詩言皎皎白駒
乃賢人之所乘也安得其食我場苗因而縶維之庶
幾以永今朝使其人逍遙于此而不遽去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
焉嘉客 賦也
嘉客言爲客于此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
爾遁思 賦也
皎皎白駒之伊人反其必去之心而賁然肯來我則
以爾爲公以爾爲侯其逸豫寧有窮期乎爾勿謂廟
堂無至樂山林有逸興優游之樂務慎焉況寘之思
務勉焉
楊氏曰無計可留賢庶幾其自留也蓋優而托之游
遁而結之思始非旂常竹帛之所能勸矣非爾自爲
慎勉誰能令爾慎勉者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
而有遐心 賦也
言我雖苦留而無奈伊人之必不可挽也但見乘此
皎皎之白駒在彼空谷之中縶維莫施矣生芻一束
不復食我苗藿矣是其飄然優游决于遁思而公侯
之逸豫非所願矣吾因而更想其人始如玉然終不
能忘也獨計邈然者身而相通者心其毋金玉爾之
音聲而有遠我之心可也
黄氏佐曰易云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白駒賢者有焉

又云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白駒詩人有焉
愚以爲留賢有道此詩初曰以永今夕再曰毋金玉
爾音留之意未堅况賢者出處爲何縻之以公侯歆
之以逸豫宜其拂衣長往也

黄鳥

序曰黄鳥刺宣王也
朱子曰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今按詩文未
見其爲宣王之世下篇亦然
詩緝曰毛鄭以爲室家相棄王氏蘇氏以爲賢者不
得志而去不若朱氏以爲民不安其居適異國而不
見收恤諸家以無啄我粟爲此邦之言不我肯穀復
我邦族爲去者之言文意斷續朱氏以爲皆去者之
言朱義爲長
黄鳥黄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
旋言歸復我邦族 比也
黄鳥黄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
旋言歸復我諸兄 比也
黄鳥黄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
旋言歸復我諸父 比也

此詩民適異國不得其所而作言黄鳥黄鳥爾無集
于穀而啄我之粟粟者我之所賴也而今啄之害我
甚矣此邦之人不肯以善道相與亦猶是也則將言
旋言歸而復我之邦族矣下二章倣此此流民告異
國害已者之詞不是託言乃是明比黄鳥比此邦之
人啄粟比不我肯穀
輔氏曰首言復我邦族而已中言復我諸兄末言復
我諸父人情困苦之極則愈益思其親者焉

又曰不我肯穀猶冀其以善道相與也不我與覞猶冀其以知人之休戚不可與處則不安甚矣

我行其野

序曰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朱子曰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卹故作此詩

又曰使民如此異于還定安集之時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婚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賦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婚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

歸思復 賦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我新特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賦也

適異國之民言我舍故國而行于野至依蔽芾之樗以自蔽其失所甚矣于是思婚姻之故而言就爾居今乃不我畜則將復我之邦家矣我行其野甚至采蓫以自食我以婚姻之故就爾一託而爾猶不我畜也寧不言歸思復其故居乎以我行野采葍之苦爾不顧舊姻而惟新特之是求諒非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以其新而異于故耳不責以厭貧趨富之大失而原以厭常喜新之恒情亦忠厚之意也

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爲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卹六行教民爲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爲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爲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爲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爲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賙相救也故教以卹以爲徒教之或不率也于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卹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斯干

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

朱子曰舊說厲王既流于彘宮室圮壞故宣王即位更作宮室既成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爲是時之詩也或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恐即此詩然亦未有明證

呂東萊曰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于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怠于政然中興周室之大德豈可以是而掩之乎故復取此二篇以終之也宣

王之大雅有美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論其大體則
宣王固一世之賢君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賦也

營室落成之詩言此室臨秩秩之水涯面幽幽之南山而形勝得矣下焉盤基之固如竹苞上焉結構之密如松茂而制度善矣吾願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應爲無窮之慶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賦也

宮室剏自妣祖于是作而新之以似續乎妣祖其築室有百堵之多而或西其戶或南其戶以之而爰居以之而爰處以之而爰笑以之而爰語無不周其用也則夫妣祖之上下陟降真似而續之矣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賦也

百堵之作先于版築但見束版閣閣然相承杵聲橐橐然相應由是垣墻具而室居成上下四旁極其牢密無風雨鳥鼠之害而君子居之自覺其氣勢之尊大也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賦也

言室之美大勢嚴正如人之竦立而手翼也廉隅整飭如矢之急而直也棟宇之高峻揚起如鳥之驚而勢若變革也其簷阿之華采軒翔如翬之飛而象極文明也室之美如此君子所升以聽事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賦也

言室之美殖殖然而平正者其宮寢之前庭也有覺然直大者其宮寢之楹柱也噲噲然而明爽者其向明之正也噦噦然而深廣者其奧窔之冥也室之美

如此君子所居休息以安身也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賦也

上皆言築室之美此以下頌禱之詞言是室也當向晦寢息之時于下莞上簟之中乃安斯寢乃寢而乃興乃遂占其所夢吉夢維何實維熊而又維羆維虺而又維蛇是必有其兆矣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賦也

設爲占夢之祥熊羆陽物其生男子之祥乎虺蛇陰

物其生女子之祥乎祥字中已包有下文賢善意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美之璋其泣喤喤朱
芾斯皇室家君王賦也
言王夢熊羆乃生男子以協其吉、生則寢之于牀以
養其體、則衣之裳以偹其服、則美之以璋以比其德
但見其泣且喤喤而大、是男子之生于是室者、將皆
服黄朱純朱之紱、斯皇然而鮮明、一以一國爲室家
而爲君一以天下爲室家而爲王斯熊羆之祥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美之瓦無非無儀唯

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賦也
王夢虺蛇乃生女子焉則寢之于地取天尊地卑之
義也則衣之裼即其常用而無加飾也則美之瓦取
其紡績而習其所有事也則以他日當無非可譏無
善可見唯酒食是議而無詒父母之憂可矣斯虺蛇
之祥也
箋餘曰南山不改斯干如故而武以之興厲以之衰
宣又以之興幽又以之敗則地勢果足憑與此期以
兄弟相好男女之祥想詩人有感興衰之故而以規

爲頌也與
無羊
序曰無羊宣王考牧也
朱子曰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
詩說曰古人考牧何意葢以畜産之多寡驗人物之
盛衰故左傳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
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偹
腯咸有也于是民和而神降之福則富庶與牧成自
是一事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
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賦也
言牧事之成蕃有可美者昔牧政不修嘗病無羊矣
今誰謂爾無羊乎但見三百爲一羣而羣之多者不
可數也亦嘗病無牛矣今誰謂爾無牛乎、但見犉之
一色有九十而其他非犉者尚多也且爾羊之來思
其角濈濈然和而不相觸爾牛之來思、其耳濕濕然
潤澤而不病燥又可以驗其盛矣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簑何笠或

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賦也

言牛羊之盛如此但見或降于阿者有之或飲于池者有之或寢而或訛者有之無所驚畏各適其性蓋以爾牧之來思何蓑何笠以防暑雨之患又或負其餱以便飲食之資所以能從其所適以順彼降飲寢訛之性故生養蕃息齊其色而別之爲色有三十而爾之犧牲無不具矣

正義曰宣王所考則應六畜皆備獨稱牛羊者經云爾牲則具以祭饗常用特重耳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賦也

物性既適而牧人因得以自適但見爾牧之來思也出其餘閒之力或以薪而以蒸或以雌而以雄以牧人而得兼樵獵之事則牧力有餘可以知牛羊矣且爾羊之來也矜矜焉兢兢焉而有堅强之美不騫焉不崩焉而無耗敗之虞又且馴擾從人不假箠楚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觀羊而牛從可知矣牧事如此不其盛矣乎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賦也

牧事有成言牧人寢而乃夢夢中見以爲衆又乃維魚見以爲旐又乃維旟牧人斯夢大人占之占之若曰人之生不如魚之生尤多夢衆而魚乃自少致多之象殆百穀用登豐年穰穰猶之魚矣乎旐所統不如旟所統尤衆夢旐而旟乃以寡致衆之象殆生齒日繁室家溱溱猶之旟矣乎夫雲漢憂天鴻鴈勞民已臻富庶之效豈有待于牧人之夢詩人特假此以

明中興富庶氣象不特一牛羊盛多已也不然豈有萬物得所而不時和年豐室家胥慶者哉

嚴華谷曰考牧之詩亦當有頌禱之語以終之宣王承饑饉離散之後所願者年豐而民庶也故就牧事上設爲牧人之夢非牧人實有是夢也魚麗爲萬物盛多之象故爲豐年旟旐所以聚衆故爲人民蕃庶皆設詞以頌禱耳箋疏謂牧人得此夢而獻于王非也

黃氏曰斯干無羊之夢皆是設詞非果有是事

徐氏曰此詩若止三章則一庶人之富耳有後一章便關天下國家之大

節南山

序曰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朱子曰序以爲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于周爲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焉可也

劉氏曰春秋隱公三年三月平王崩而四月尹氏卒

桓公八年桓王使家父來聘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計家父來聘之時上距尹氏之卒才十七年恐卽此詩之尹氏家父也且此詩刺尹氏爲政不平而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曰喪亂弘多憯莫懲嗟曰降此鞠訩降此大戾等語皆似亂亡以後之詞疑此或東遷後詩也

毛氏以節南山至何草不黃皆幽王之變小雅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興也

此刺王用尹氏以致亂也上九節責尹氏以不平之心致亂而淺若其罪未節窮亂本而歸之王心乃知前面雖若專刺尹氏其寔刺王用之也以南山積石之高峻興師尹位望之尊崇以見望既重則責亦深固不可以自處而竊據也憂心如惔憂之甚也不敢戲談畏其威也戲談且猶不敢而況敢正言其失直指其非乎然國既終將斬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不監一語所以起下章之不平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

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興也

此言師尹之病在于不平也山之高峻其氣平均如一則草木之生于其上者無不猗然而長今汝師尹其勢非不赫赫然顯盛其如不平何由汝所爲不平故天方降此薦至之病死喪禍亂甚大而且多是天怒也方者言方來未已也民無善言惟鬪怨讟是人怨也此可憯痛而不懲創嗟閔無改悔之意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賦也

此言尹氏不稱其任也京師以大族爲氏朝廷以尊官爲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太師尊官也政主乎平故曰均不曰國政而曰國均則非平其心者不能秉不迷曉然知所勸懲而無疑哉也乎其心則天祐之矣尹氏之心不平所以不爲天所恤也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不平之禍及于國者如此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賦也

此言師尹之不平在遠君子而任小人也夫臣維四方以毗天子維躬親故耳尹氏弗躬弗親不自爲政庶民已失其瞻之望而疑之不信矣夫政不躬親勢必委之他人然人必先訪問而後可使之仕弗問者當弗仕豈可濫用匪人以欺罔君子哉此皆不平其心所致汝當平夷其心視所任之人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至于危殆其國也瑣瑣姻亞正所謂弗問之小人則無高爵厚祿膴而仕之而殆者安矣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賦也

此示以回天之道也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此天心之變而民心之所爲迷亂而惡怒也君子能無所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動協羣情民之亂心息矣君子能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悅服衆志民之惡怒違遠矣天寧不可回哉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賦也

此言其不能回天以致亂也天不之恤其亂未有所止而與歲月增長使民皆迷亂不寧此吾憂心之所以切也不知誰秉國之平乃不躬親爲政而以付之小人遂使斯民受其勞弊至于不寧有如此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賦也

此言遁亂無所也百姓皆弊則亂無所逃故四牡之項領雖可以騁而視四方之昏亂蹙蹙然無可往之所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賦也

此言避亂無所之故也所以無可往者以小人之性
無常故也試擬其無常之性如方盛其惡以相加視
其矛戟若欲戰鬬者然及既夷平悅懌則又相與歡
然如賓主而相酬酢其無常大抵類此將何適而可
哉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賦也

此因俗化于惡而深刺之也嘆曰意者天厚之毒而
使尹氏不平乎雖王亦不得安寧矣今尹氏不懲創
其惡覆怨正人之攻已者方且報復而不已吾是以

憂吾君之不寧也此憂豈爲身哉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賦也

此窮亂本而歸之王心也言致亂雖尹氏而用尹氏
以致亂者實王心之蔽也我家父不避忌諱作爲此
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庶萬邦
蒙福而鞠訩大戾自消矣不其畜養萬邦也哉

篇中言天者六言民者六蓋君之所畏者天國之所
恃者民詩人惓惓于此益見其大矣

正月

序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詩說曰周當宣王中興之後人心玩愒詩人見褒姒
一進小人用事便履霜知冰以爲不出數年必將有
變壞隱憂焉而舉朝則苟延旦夕而不之覺也故篇
中每以獨字爲言夫女蠱在床僉邪在口幾微禍隱
所以易忽曰人之訛言亦孔之將曰赫赫宗周褒姒
威之正以黙彼示人無以爲微且隱而不知懼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
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賦也

大夫憂亂之詩言以正月而繁霜則災之降于天者甚
矣訛言而孔將則亂之起于人者深矣天災人禍雜
然並見而當時君臣上下恬然不以爲憂是皆所謂
安其危而利其災者也惟作此詩之大夫獨以爲憂
故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京京言所憂之大癙憂言
所憂之獨則有以異于衆人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
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賦也

人窮則呼父母父母生我胡爲使我受訛言之病而

不先不後適當其禍也彼其言之好醜皆不出于心而但出于口毁譽無常其言之所以爲訛而造亂者我方益甚其憂而見拂于彼是以反見侵侮也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幷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賦也

心惸惸淺憂念此身不幸遭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囚虜而同爲人之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視烏之飛不知其止于誰之屋也

陳氏曰祿福也無祿猶言不幸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興也

瞻彼中林大而維薪小而維蒸分明可見也今訛言之世民方危殆疾痛號訴于天而視天反夢夢然若無意分別善惡以抑彼訛言而安此善類者然此特天之未定耳及其既定則善必福而淫必禍人雖好惡未有不爲天所勝者也夫天之降罪于惡人夫豈有所憎而禍之乎蓋其既定之理固自有然也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賦也

謂山蓋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訛言之變亂是非大率類此而王安然信之莫之懲止也及詢之故老詢之占夢冀其能辨訛也然皆自以爲聖人亦誰能辨其言之是非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賦也

卷曲而立身之僂也累足而行步之狹也人號呼而出斯局蹐之言者非誕也乃有倫序有脊理身在天地間如無所容則人之害人者爲虺爲蜴世道亦可

哀矣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興也

地力雖至薄且能生物天心本至仁乃不愛人皆理之難明者也故以爲興扤有齟齬類挫之意求之如此執之如此是其扤我之甚也言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書云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勿克由聖此之謂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賦也

我之窮困如此是以心之憂如或結之而不可解則以政之厲故也今茲之政胡然暴惡之至是意者本原之地必有以蠹惑其心者夫火燎于田寧或滅之以勢之方盛也乃赫赫然盛大之宗周而以一褒姒足以滅之可傷之甚也

徐氏曰不曰政而曰正政者正也而正胡為厲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

伯助予 比也

周之將亡我永思其終又如行道之遇陰雨其車既重載乃棄其車輔如此則必陷于泥濘覆敗其車中之所載然後呼伯助我已不及事矣喻乎時棄賢不用國危而後求賢則已晚矣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比也

言求助于已危孰若防患于未然之為得乎彼輔所以益輻而僕又所以將車也駕車者當無棄爾輔以益輻之所不及而又屢屢顧視其僕以助輔之所未周將見有備自可無患必不至墮爾所載即終踰絕險曾不以為意者又何陰雨之患而永懷之是慮哉然則求賢于未危而禍可免何以異此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比也

魚相忘于江湖者也今在池沼非所樂矣喻君子立亂朝亦非所樂也魚雖藏伏然沼之水淺亦甚炤然易見無所逃于網罟之害喻君子雖自韜晦亦未必

能避患也君子不專一身之安危其憂心慘慘憂虐者惟念國政之虐而民罹其害耳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賦也

彼小人方以訛言見售而得志無忌有旨酒嘉殽以洽比其鄰里與昏姻相周旋念我獨以禍亂為憂至于慇慇然而痛也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賦也

言訛言之小人得志不止此也仳仳然之小人彼既有屋矣而蔌蔌然窶陋者又方有穀祿君寵正未艾也夫小人富則民必窮民今之無祿食是乃天獨椓害于庶民也㕆之爲椓害就中不無貧富之分哿矣富人猶足支持哀哉此煢獨之民自贍不暇何堪誅求不益可傷也耶前章念我獨兮憂心慇慇若惟及其私矣此章哿矣富人哀此惸獨其不忘天下之情如此

徐氏曰此詩只以褒姒爲主惟君心蠱惑故用小人而致訛言君子失志詩人所以憂也語意不過如此然合下作如此說便索然易盡他却說得何等變幻何等綢繆使人讀之悽入肝脾

十月之交

序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詩測曰幽王暴虐蔽于褒姒小人附會者皆得以中傷善類而君子之遭讒者衆矣災暴頻仍犬戎逼迫皇父患將及之遂作都于向遷富民實之爲自安計而城向之賢者亦不免于讒故作此詩以儆王使之知所懼焉

鄭仲輿曰按天地之氣陽而已矣陽氣之消歇即陰也陽是有餘故日光常滿陰虛不足故月形常缺月缺處必背日其光必承陽陽光所不及即陰形之暗處也故月自十五以後下弦至晦漸近日則陰漸消而形魄自朔以後上弦至望漸遠日則陰漸長而光漸生晦極近故月死望極遠故月盈如諸侯覲天子則禮卑在本國亦君耳此陰陽之分數也朔則日月之行同度同道日行高而月行低內外叠合日爲月掩如男女合而陽受其使令也如臣子逼君父而竊其威权也以有餘成不足是爲日食望則日月東西相對亦同度同道然日行速而月行遲相望而或參差不正則月光隨日所偏處成虧蓋日低行地底陰反抗出其上如女弄男权臣竊君柄以不足居有餘反受其缺是爲月食日食陽光受蔽陽之不善也月食陰過則削陰之固然耳故日食爲變而月食爲常詩以日食刺君春秋不書月食書日食以此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賦也

此刺幽王用小人以致亂之詩言以純陰之月其交會之朔又値純陰之日陰之用事可見矣于此時而日食是陰盛而反以制陽時事之甚醜者也夫月爲陰精宜有時而虧日爲陽精不宜虧而亦虧此其所以爲醜也下民而當此天變之候將有不勝其禍者寧不可哀之甚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

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賦也

日月之所以相食者皆以其朔而相會望而相對月不辟日失其正道斯相食也而致此之由則以四國之無政不用善人故耳夫月之食也陰亢陽而不勝猶爲其常若日之食則陰勝陽而掩之是不善之徵也

詩緝曰此主言日食而云日月告凶者謂月侵于日而食也日月之食皆爲變然以陽侵陰猶爲常事以陰侵陽何其不善也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賦也

又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電交作甚非安寧令善之兆至于水溢山崩陵谷變遷是皆天地之大變而王曾莫之懲創而脩省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賦也

言致災由任羣小也故歷數其人有字皇父者爲卿士而執政番氏爲司徒字家伯者爲冢宰字仲允者爲膳夫棸氏子爲內史蹶氏爲趣馬楀氏爲師氏此七子者以豔妻褒姒其勢熾盛之時依附以進身方處勢位未有轉動則災異無消去之理矣羣小根據必有內寵主之所以難去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墻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賦也

言小人倚女寵爲奸而皇父其首惡也彼其挾親寵以作色居不自以爲不時而欲動我以徙亦不就我謀之遽徹我墻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而高者萊

且曰非我戕爾乃下供上役之常禮然也其強人從已不仁于下也如此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賦也

彼皇父自以爲甚聖而作都于向曾不求賢所擇以爲三卿者信維多藏之人又不強留一舊臣以衛天子但擇有車馬則率以同居于向而爲已之資也其狥利忘君不忠于上也如此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

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賦也

我黽勉以從皇父非時之役未嘗敢告勞也猶且無罪無辜而遭讒口之衆多然此下民之孽匪降自天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則相憎專力爲此者皆由讒口之人耳天乎何尤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賦也

是時天下皆病而我里被皇父之禍尤甚故悠悠然憂我里之浸病也蓋四方猶有餘財而我之墻屋徹

而汙萊成獨爲可憂民猶得以自逸而我之從事勞而遭讒衆獨不敢休是皆天命有豐嗇之不均而然我敢不安于所遇而必傚我友之自逸耶

謝叠山曰君子不以一身之憂勤爲賢亦不以衆人之逸樂爲非凡人命有窮通我之憂勤乃天之所付者如是而已不敢傚我友之自逸其辭甚婉其志甚堅而不可變也

王伯厚曰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此周所以興也宣王之後爲幽王斯干之祚黍離之前也太師皇父之後爲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後爲尹氏太師蹶父之後爲蹶爲趣馬申伯之後爲申侯則與犬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紹周焉得不替乎

雨無正

序曰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

朱子曰此序尤無義理歐陽公曰古人之于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

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絶異當闕其所疑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極傷我稼穡八字愚按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爲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

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賦也

此詩大意刺王之不德也然忠厚惻怛之意正已勸人之言前后屢見作詩者蓋暬御之賢者也首章始爲怨天之辭以發端也言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饑饉以斬伐四國之人如何昊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爲此乎彼有罪者而饑死則是既伏其辜矣舍之可也此無罪者亦均在斬伐之中而相與陷于死亡則如之何也劉氏曰元氣廣大爲昊天仁覆憫下爲旻天非有二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賦也

周宗既滅言君有敗亡之兆也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也而正大夫爲六官之長先離居以爲衆倡已雖黽勉獨勞誰則知之由是三事與卿大夫皆莫肯夙夜在公邦君爲諸侯者皆莫肯朝夕見王夫天變而又兼之人離如此庶幾曰王改而爲善乃反出爲惡而不悛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賦也

呼天而怨王于法度之言曾不聽信而恣行莫止若人之邁往而無底止也然凡百君子豈可以王之如此而遂不敬其身哉不敬身是無協恭之意不相畏矣不相畏是忘天鑒之嚴不畏天矣

范氏曰勿謂君如何不可恕國事如何不可誨凡百君子其各敬爾身乎書曰自靖自獻于先王王臣蹇蹇以自盡其義所當爲而已

君子處亂世身在事外乃可用明哲二字若身在事

內惟持一敬耳除此則苟免矣故我友敬矣各敬爾儀敬而聽之詩人屢言之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賦也

兵已成矣而爲惡不退則人離而寇亂將益進矣饑已成矣而遷善不遂則天怒而饑饉將益甚矣暬御者王之近臣任涵養薰陶之責者也故憂之而心憯憯日瘁然凡百君子莫肯以戎成饑成告王者雖王有時而欲聽斯言則但順其問以答之不肯盡言一

有諸言及已則即引身而退無復顧王之意矣尚可
謂之敬身乎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
俾躬處休 賦也

言彼之所以離散而去者亦有不得已者耳蓋言之忠者非但出諸口適以病其身至于巧言如流順從而不逆者乃使其身得處于休逸之地則彼之所以離散而去者是豈得已哉其志亦可哀也已哀哉哿矣字見詩人深嘆之意棄忠用佞如此若可去矣然

去則非敬身者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
怨及朋友 賦也

又言人皆曰徃仕而不知之仕急且危也何者直道而盡言者則得罪于其君巧言以狥人者則見怨于其友蓋朋友必見棄絶矣當時之仕又豈易爲哉仕之難也如此若可去矣然去則非敬身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
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賦也

言昔事雖難而君臣之義不可不持之以敬故予謂爾去者復遷還于王都以致夙夜朝夕之勤乃爾不聽而托言王都無家以拒之至于鼠思泣血無有言而不疾痛者則真情在懼禍而非爲無家也若爲無家則昔爾之自王都而出居誰從爾作室者不知敬身而謀自逸不可也言其痛切之情爲可念者而猶盡言以詰之而庶其或見聽可謂旣能盡人之情而又能盡已之志也然則此暬御之臣蓋亦非常人矣

范氏曰較量休咎可否此便是不敬處君子之事君

也將不問躬之瘁與休并不問若何可使不可使而惟一以敬爲兢兢耳

詩經朱翼卷之十九

北平孫承澤學

小旻

序曰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朱子曰此詩刺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將致亂也

蘇氏曰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旻在大雅者謂之召旻

鄒氏曰小旻作于幽王之世與召旻相表裏彼云潰潰回遹靖夷我邦此謀猶回遹所自來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賦也

憂王惑于邪謀者言旻天以仁閔爲稱今乃迅烈威虐敷布于下土使王之謀猶邪僻無日而止其于謀之善而益于治者則不從其不善而害于治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爲之甚病也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賦也

小人在位其徇之以爲同則潝潝然相和其激之以爲異則訿訿然相詆此其爲謀方誤國而可哀乃于謀之善者則俱違之至于不善者則俱依焉我視其謀猶亦何能有所定止也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賦也

謀之無定如此亦何以成其謀哉如卜筮既數龜亦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今謀事者雖多而不能斷則惑于議論之不定是以終不能成發言滿庭而無敢決然任其責者謂事若不成則咎有所歸故皆

持兩端也如人欲行路必問于曾行之人非行邁之人而與之謀問其所不知宜其無得于道路之事也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賦也

哀哉今之爲謀不以古先聖賢爲法不以中正大道爲常其所聽從于巳爭辯于人者惟此淺近而無切理道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爲異論其何能遂成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

彼流泉無淪胥以敗 賦也

國雖無所止定而人有通聖者或有不然者民雖寡少亦或有明哲者或有善謀者或有恭肅者或有能理治者豈可厚誣天下爲無人哉人主能擇其賢者而用之則天下之人皆賴以濟今乃使小人用事于上則政亂國敗賢愚皆喪亾矣如泉泉之流更相灌注一處決潰則衆流俱竭是淪率相與以敗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賦也

國事如此能無懼乎虎不可以徒搏河不可以徒涉人特知此一等事耳他如喪國亾家之禍隱于謀猶不斷之中則莫知之我則戰戰而恐兢兢而戒如臨深淵之恐墜如履薄冰之恐陷懼之甚也

甚矣人主之惑于邪謀也哉行道築舍之言紛紛豈謂國無人而奈何以國嘗也彼小人之慮淺顧專與謀之禍之至也君子有凜凜懼其不免者矣

小宛

序曰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朱子曰此詩不爲刺王而作但兄弟遭亂畏禍而相戒之辭耳其詞最爲明白而意極懇至說者必欲爲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興也

兄弟相戒之詩言小鳥翰飛亦至于天矣乃我遭亂而憂傷豈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當明發之時耿耿不寐而懷我父母惟恐無以自善而貽之辱也言此以爲相戒之端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賦也

言既懷及二人則所以善身謹儀者不可不知也彼人之齊肅通明者其飲酒常溫恭自持以勝曾不爲酒所困而失儀彼昏然而不知者德原不足以將之則一于醉而日甚絕無威儀矣今當各敬爾威儀務以齊聖爲法而以彼昏爲戒蓋天命之去留無常儀一不謹將一去而不復來可不謹哉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

穀似之 興也

言不特謹儀以善身已也爾不有子乎彼中原有菽庶民皆得釆之螟蛉有子蜾蠃負而化之況善道人皆可行而同氣者可不敎而似乎故當敎誨爾子用善道以薫陶而使之速肖似爾可也輔氏曰兄弟相戒以免禍而上念其父母下慮及其子則其意可謂懇至矣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興也

言我與爾固當謹儀以敎子矣然豈可以少自暇逸哉視彼脊令之鳥且飛而且鳴況人可懐安乎故我當日斯邁而爾亦當月斯征各務努力及時進修夙而興夜而寐無忝爾所生之父母可矣

范氏曰邁征二字當用功字不得只言日月逝矣而勉強爲善之意自昭然于言外朱子所謂此章解不得的意思却在說不得的裏面是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興也

言我與爾固及時進修然當茲之世恐難解免者彼交交往來之桑扈肉食不食粟今乃率場啄粟則非性所宜矣況哀我病寡之人本不宜岸獄也今則宜岸宜獄非其法矣可不更求自善之道乎于是握持其粟出而卜之曰自此外復有何道可以自善乎神其爲我告焉可也

鄧氏曰世亂則禍易逢今塡寡犴獄矣握粟而卜之曰何去何從何自而能穀乎故末章約之恭懼終焉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賦也

輔氏曰言今處亂世温柔恭敬之人則如集于木而恐墜也惴惴小心之人則如臨于谷而恐隕也我其可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哉温温恭人惴惴小心皆指他人言也戰戰兢兢則自謂也

鄧氏曰式穀之道莫大于是元龜所告莫過于是故旻宛皆以戰兢深薄終焉

徐氏曰易復之六四獨復剝之六三剝之无咎蓋處羣陰之中而獨能從善混剝陽之黨而獨能應善

小宛大夫可謂兼之矣

小弁

序曰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朱子曰此詩明白爲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必爲宜臼耳序又以爲宜臼之傅尤不知其所據也

徐氏曰此詩發明悲怨之意至深至切葢處家人父子之變更無別路但有哀傷痛割而已然曲喻罕譬婉諷微規動之以至情觸之以天性猶惓惓望君之一悟也

白華之詞簡而莊有責之之意處夫婦之間則然也

小弁之詞緩而切有望之之意處父子之間則然也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典也

子之被放者言弁飛之鸒斯尚能歸飛提提然安閒以從其類而有所歸矣況我乃民也莫不有父子之親相安而善而我獨罹于棄逐之憂意者我之有辜于天乎不知我有何得罪于天是必有所以得罪者但未知我之罪伊何也求其罪而不得是以我心之憂矣若曰如之何以處此而後可以免此罹也其致以自安也耶憂之一字篇中凡七言之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典也

彼踧踧然平易之周道則將鞫爲茂草而道爲其所塞矣我以憂之而傷于心惄焉如有物舂擣于其心至于假寐之中猶不忘永嘆是以身雖未老維以憂之之深而用老耳然又不止用老已也心之憂益甚而病轉劇疢然有如疾痛之在首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典也

試觀維桑與梓父母所植也尚且必加恭敬葢父尊而母親者也無有瞻仰而非父無有依倚而非母瞻依惟有父母則以屬毛離裏故也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意者我生時之不善故至此不知天之生我我辰安在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典也

柳盛而蜩蚻以鳴淵深而萑葦蚻以生今我獨見棄
逐而依歸無所如舟流于水中將何所至是以憂之
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
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興也

相彼物類鹿斯之奔維足尚伎伎而舒遲有羣孿之
意雉之朝雊尚知求其雌有配匹之意物之相親且
然今我獨見棄逐失所瞻依譬如傷病之木憔悴而
而無枝是以心之憂矣秪自知之而人何莫之知也

相彼投兎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
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興也

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兎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
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
忍之心焉我乃獨見棄逐則君子之秉心不亦忍乎
是以心憂而涕從以隕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
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賦而興也

彼人方以讒言譖我而君子惟讒是信如受醻爵得
即飲之則是曾不愛惠其子不舒緩而究察其是非
則讒者之詞易入矣夫伐木者尚掎其巔析薪者尚
隨其理皆不妄挫折之今乃舍彼讒人之有罪而妄
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如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
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賦而比也

言讒之所以得入者亦由言語以爲之階耳彼莫高
非山乎而或陟其巔莫浚非泉乎而或入其底王之
左右非有山之高泉之深也君子愼無輕易由口而

言耳屬于垣之至近者有所覬望而生讒譖也我之
見棄職此故矣然我身雖放棄而心存宗國梁我梁
也笱我笱也後來者其無得逝我之梁而發我之笱
乎心又竊計之逝梁發笱身後事耳我身且不閱何
暇恤我已去之後哉

徐氏曰嗟夫子之事父臣之事君一也子不得于父
而有小弁之咏臣不得于君而有離騷之作一篇之
中三覆致意此固忠臣孝子之所以爲心也乃小弁
之終則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離騷之亂則曰國無

人兮莫我知又何懷乎故都何也蓋人之情奮于自
決者其中有不決者在也小弁離騷惟其不忌情于
君父此所以爲是決絶之詞耳不然視其君父猶之
途人也又何必爲此言哉
鄧氏曰讀小弁之詩而嘆讒之禍烈也察讒有道舒
究之而已無易言而已詩曰荀亦無信荀亦無然言
徐思徐究也舒究之謂也唐德宗欲廢太子立舒王
以鄴侯苦諫而悟遲至明思之而父子如初舒究之
自定也復爲請還宮勿露肯令左右得樹功舒王無

易言而安也可謂大臣矣

巧言

序曰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嚴氏曰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之詩作而内外上下
皆困于讒矣
范氏曰詩人辨自已之罪輕傷世亂之念重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
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賦也

大夫傷遭亂世被讒毁乃呼天而訴曰悠悠昊天爲
我父母我無罪辜而使我遭此大亂之世乎 歐陽子 昊
天之威已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之威甚大矣我審
無辜也此自訴而求免之詞也 朱子

亂之初生譖始旣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
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賦也

彼亂之所以初生者由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旣
涵容不察眞僞則亂本成矣僭者知言之無忌而復
進讒言以故亂之又生君子竟信其讒而用之此亂
之所以如此其憮也君子倘若見讒人之言如怒而

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如喜而納之則
亂庶幾遄已矣今乃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
益勝而君子益病也我之遭亂職此故也

君子屢盟亂世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
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卭 賦也

王不能已亂而屢盟以相要則人心疑貳亂是用長
矣王不能堲讒而信盜以爲虐則奸人得志亂是用
暴矣讒言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則邪佞
益投而亂是進用矣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

其口舌生亂爲王之病而已而王奈何甘而信之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 興而比也
奕奕然高大之寢廟不易作也唯君子能作之秩秩然有序之大道至難定也唯聖人能定之至于忖度他人之心若難知也則我能之爾讒人見讒自謂深密我不得而知不知我能忖度爾心而知之爾讒人如兎之狡躍躍然疾跳謂人無如之何然遇犬則獲之朱子曰以比讒人之情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興也
東萊曰善人易揺而難立護之當如護柔木讒言易入而難忘聽之當如聽行路之言人之聽往來行路之言者或歌或詈如風過耳而心不能辨之乎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既不爲其所惑坐見其情態也朱子曰若善言出于口者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于口哉而彼顏之厚不知以爲恥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賦也
嚴華谷曰此章指讒人而惡之言彼何等人居河濱水草之交其居室陋既無拳力又無勁勇其人至弱而敢王爲此亂之階梯此人自謂勇而有謀既患脛瘡有微之疾又患腫足有尰之疾爾勇亦伊何哉而讒謀則大且多如此意有助之者乎然汝所聚居之徒衆亦幾何人無能爲也讒者多摘人之短而矜已之長此人實無所長王惑而信其言耳
詩說曰自古小人所最患者心之難知言之難辨本

之難除如王莽之謙恭使當年卽死孰知其僞如王安石言依于道動引經術神宗以爲聖人雖司馬光亦不知其僞又或有拳勇如羿奡呂布有徒黨如唐宦官宋章惇蔡卞之流除之不得其方必致大亂有莫可誰何者今讒人之伎倆如此而王不能去其罪不獨在讒人也是所以刺也

何人斯

序曰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絶之

朱子曰詩中只有暴字而無公字、及蘇公字、不知序何所據而得此事

又曰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者此篇專責讒人耳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賦也

言彼何人者其心甚艱險胡爲逝我之梁而不入我之門乎旣而問其從行者伊誰云從則維暴公是云夫暴公與我爲卿士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

心我不得而測之矣

李氏曰蘇公被譖若不知其爲暴公也者而第就其過門不入時歌之如此通詩只反覆窮其不見之情未嘗指出譖字來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賦也

輔氏曰雖已明知其人之譖已而猶爲不知之辭曰二人從行誰譖我而爲此禍今乃逝我之梁而不入唁我乎爾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爲可乎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賦也

彼何人者胡爲逝我堂塗使我但聞其聲而不見其身乎蹤跡詭秘至此彼以人爲可欺略無少愧然而天之明察爾獨不畏于天乎

詩弋曰爾之不見我者豈爾之有愧于人乎爾固不愧于人者也豈爾之有畏于天乎爾固不畏于天者也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賦也

嚴氏曰彼人如暴起之迴風又不自北又不自南言無準也喻讒者之反覆不測也何爲逝我魚梁不入我門適攪亂我心使我疑女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賦也

爾之不入見也託爲亟行之故然觀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况亟行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

也乃托以亟行爲辭殆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
何使我塈汝之切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
我祇也 賦也
爾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倘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
悅也若還而又不入則爾之心我終不得而知矣何
不一來見我而使我心之安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
詛爾斯 賦也

我始與汝義同兄弟兄吹壎而弟吹篪言唱和以相
應也勢相次比如物在繩索之貫言聯事合治也汝
豈誠不我知而譖我汝若不譖我則出犬豕雞三物
以盟詛要之于神可也蘇公之義直矣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
極反側 賦也
彼天下之物如爲鬼爲蜮幽渺不可得而見爾乃人
也靦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 宋氏曰無窮極猶云除是死後纔不見人之意 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究
極爾反側之心使爾自省自悟其孔艱之非也夫既
絕之而有不忍終絕之意蘇公可謂厚處己而恕待
人者矣
王介甫曰作是詩將以絕之也而曰好歌者唯其好
也是以極求其反側極其反側非惡之也有欲其悔
悟之心焉爾

巷伯

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朱子曰時有遭讒而被宮刑爲巷伯者作此詩

詩志曰班固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
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譖而遭刑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比也
巷伯言讒人織成己罪也彼萋斐特小文也而粧飾
之以成貝錦比讒人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彼
爲此者蓋亦太甚矣是何其心之忍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比也
言譖人不特文小成大也又借爲哆侈之喻彼哆侈
特微張也而充拓之以成南箕比讒人因人之微跡

而構成顯禍也彼爲此者誰爲之主其謀何其謀之
閎也
范氏曰因萋然這小有形而斐之以成貝錦因哆然
這小開口而侈之以成南箕一喻因小以飾大一喻
因虛以構實也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賦也
吾試形容其譖人之狀萋斐方加哆侈繼之殆緝緝
然如麻之績接續而不已其往來輕飄有如鳥之翩
翩然而飛者以是而謀譖人固自謂得意矣然當慎

爾言恐聽者有時而悟將以爾爲不實也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賦也
爾今之捷捷然而儇利幡幡然而反覆謀欲爲譖人
之言上之人好聽讒豈不信受汝之言乎然汝能譖
人人亦能譖汝其禍將遷及汝矣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賦也
王氏曰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者驕人譖行而得意勞
人遇譖而失度其狀如此也嚴氏曰訴之于天曰天
其監彼驕人之太甚而矜閔此勞人之無辜乎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
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賦也
彼譖人者不知誰爲之主而與之謀吾試極言之設
取彼譖人而投之豺虎必惡之而不食還取而畀之
有北亦必惡之而不受則惟投彼有昊使制其罪而
已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
而聽之 興也
言極言譖人之可惡者豈但爲一身計哉彼楊園之

道而加于畝丘之旁欲升畝丘者必自楊園始是卑
之有益于高也寺人孟子雖至賤也其作爲此詩凡
百君子尚聽而敬之自防以杜讒譖之禍可也始傷
于已而終致儆于人若巷伯者可謂慮患之深矣
呂東萊曰記緇衣云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
不瀆而民[illegible]愿刑不試而民咸服
谷風
序曰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朱子曰朋友相怨之詩

呂氏曰朋友之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故窮達若一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離合安可常哉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興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興也

朋友有可共患難而不可共安樂者而怨生焉言習習然和調之谷風則維風也而雨繼之氣類之相感然矣況當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女矣其相須之

義何如者奈何將安將樂而女轉棄予哉不獨雨以繼風也習習之谷風維風也而頹又繼之其迴環相親風又有然者況將恐將懼之時止見予與女之共事則置予于懷固結而不解矣何至將安將樂而棄予如遺忘不復存省乎

正義曰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友相長益　風之焚輪者從上而下力薄不能上升得谷風併力焉故傳曰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比也

彼習習調和之谷風即維山崔嵬之上無不披拂則風之所被者廣矣然猶無有草而不死無有木而不萎造化尚無全功也朋友之大德而不能無小怨亦猶是也獨奈何于大德而忘之于小怨而思之也

會說曰谷風生物之功甚大也而猶有所憾功之難全固然也施恩雖厚而不能無不足蓋若此矣忘大德思小怨則責人之不恕也故此章爲比與上二章不同

箋餘曰昔韓魏公說到小人負義忘恩處心愈平氣愈和此詩末一句迴省生平悵然分任其過似悔悟語非怪嘆語

傳闓曰以小怨自任爲友分過詩人之忠厚也

蓼莪

序曰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陳氏曰此詩孝子行役而喪其親者之所作其詞深而切

朱氏曰孝子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形于咏嘆吾

如陟岵擣羽皆是也而蓼莪之詩獨使人誦之者流涕嗚咽而不能止何也曰陟岵擣羽思念于父母尚存之日蓼莪之詩感傷于父母既沒之後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比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比也

此詩歷言親恩之甚大而深恨圖報之無由也首言父母生我以爲美材猶之莪也而今不得終養特無用之伊蒿而已豈父母望我之意哉哀哀父母生我亦甚劬勞矣而竟不獲一日之報也然我之無用一

蒿未足擬之也試再比之蓼蓼者莪不第匪莪又伊蔚焉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亦甚瘁病矣不亦可哀之甚也哉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賦而比也

子之無用如此安所辭責彼缾汲水以注于罍猶子之養父母缾罄竭則罍無所資爲罍之恥猶子失養則貽親之羞也念我窮獨鮮少之民雖生不如死之久矣蓋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依恃出則銜憂抱

終天之恨入則靡至無所歸止故生不如死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

吾試以父母之恩言之我之身盖本父之氣而分母之形父兮實生我而母兮實鞠我者也防其驚畏則拊而循之時其飢寒則畜而養之長者冀其成長也育者謹其啓居也親出而子不隨則回顧之子出而親不隨則追復之未嘗忘于行也親自內而出則腹其子而不舍自外而入則腹其子而不置未嘗離于

懷也正所謂劬勞勞瘁也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父母之恩如天之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今我不及報之痛當柰何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興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興也

既而嘆所遭之不齊言相彼南山烈烈然而高大飄風自發發然而急疾物理罔無不齊者民莫不有父母而善而我獨遭此害不得終養乎再觀南山律律然而齊比則飄風弗弗然而均拂矣民莫不得終父

母之養而善而我獨不得終父母之養人事之不齊
一至此哉
詳述父母罔極之後又爲後二章悲號哀訴之詞其
情益不能當
朱子謂父母俱存者猶未知是詩之悲若父母既沒
讀是詩而不三復流涕者非人子也吾謂父母幸存
讀是詩而不惕然動念皇皇愛日者亦非人子也

大東

序曰大東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

是詩以告病焉
朱子曰譚大夫未有考不知何據恐或有傳耳
沈氏曰此西轉而東之先兆也蓋物不可處盈盈必
衰勢不可居亢亢必窮西人至此心太驕态物太狠
籍天似厚其毒而思以概之故有犬戎之禍而周鼎
移矣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
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興也
東方困于役而告病言彼有饛然而滿簋之熟食則
必有捄然而曲之棘匕載而升之于俎矣況此適周
之道如砥之蕩平則必其直如矢矣是以當時君子
所率履以朝宗小人亦所視以觀望有周盛時固然
也今猶然周道也而景色非昔我乃睠然顧之而不
覺潸焉出涕也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
彼周行既往既來使心疚　賦也
彼東方小大之國自供賦以來杼柚皆已空矣至于
以糾糾之葛屨可以爲履霜之用則其困于財可知

以佻佻然不耐勞苦之公子而亦行彼周行既往既
來不勝奔走之煩也則餘人可知矣是以使我心憂
而病也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嘆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
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興也
言東人之困于財力如此彼有冽然而寒之氿泉愼
無浸彼已穫之薪況契契憂苦而寤嘆者寧不哀我
憚勞之人乎彼毋謂薪可浸也薪未穫猶堪浸乃薪
是穫薪庶幾可載而畜之斯不至盡腐矣哀我之憚

人財力已困亦可安而息之斯不至盡病矣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賦也
言東人之所以困者正以賦役之不均耳今東人之子專主勞苦之事而不見慰撫之加而西人之子方且有粲粲然鮮盛之衣服非優于財力者不及此試舉西人中之賤者言之舟人之子而亦熊羆是裘非葛屨履霜者比矣又私人之子而亦百僚是試殊非往來周行者倫矣何其東西異視而不一憫恤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賦也
輔氏曰東國財力俱困而饋西人以酒則視之曾不如漿與之以鞙然之佩則視之曾不以為長易視之如此則輕用之必矣此東國之所以怨病而愬之于天也朱氏曰愬之于天漢之有光其亦能監視我也耶織女之七襄其亦能成文章以報我也耶其詞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賦也
言我之仰訴于天以求助也孰知天亦不能為我助乎彼織女雖則七襄終不能成報我之文章睆彼牽牛不能服箱以助轉輸至在東者且有啓明先日而出能引其光于日未出之先助我且作之勤乎在西者又有長庚後日而入能續其光于日既入之後助我昏作之力乎更有捄然而曲之天畢能掩取禽獸助供獻之用乎總之懸象于天載施之行列而已亦何能有實用也哉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賦也
言天豈特不見助試就箕斗二星言之維南不有箕乎意其可為簸揚之用今不可以簸揚維北不又有斗乎意其可為挹酌之用今不可以挹酒漿然南箕反載翕引其下垂之舌若有所吞噬于我北斗反西揭其西指之柄若有所挹取于東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若助西人而見困我尚何望也哉
歐陽子曰自維天有漢以下皆述詩人仰訴于天之

詞其意言我東人困于供億取資于地者皆已竭矣欲取于天又不可得也輔氏曰二章三章以下文意奇逸

文文起曰思昔全盛之時以九賦斂賄以九貢致用以九式節財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其貴者賢者能者服事者老疾者皆舍使民攻老之事食壯之食其歲軍旅則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先王以爲足今也以天下供西都而不足何哉

四月

序曰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搆禍怨亂並興焉

詩緝曰此詩憂世之亂韓詩止以爲嘆征役未盡詩意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興也

詩人憂亂自傷言維夏時暑方來而必以六月而去先祖獨非人也乎何忍予遭禍則禍之來也何時始去乎暑去有時禍去無時天不忍以暑害人先祖忍以禍害人也怨先祖與怨天之意同不忍斥言其上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 興也

當秋之日淒淒然有寒涼之氣百草皆被凋殘而腓病因以興時政之虐而民皆病也遭亂離之病于何所適歸乎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賦也

冬時烈烈而寒飄風又發發而疾虐益甚矣民莫不得遂其安養而我獨何以遭此害乎

會說曰亂時之氣象與秋冬同其蕭條故以起興秋

日冬日猶云秋時冬時也不言春者蓋天氣和暢萬物發育治之象也自古治世少亂世多觀四時可知矣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興也

是豈無以致之者哉彼山有嘉卉則維栗維梅無一物之不美矣今在位者皆變而害仁害義以階天下之亂是則誰之過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興也

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遭害更無

無自而能善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興也

江漢爲南國之紀則是江漢之有南國也而我之盡瘁以事王何爲不我有而致之于禍也有猶言顧念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賦也

我之搆禍如此則吾將何所逃乎鶉鳶則能翰飛戾天鱣鮪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逃矣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興也

亂無所逃其情誠可哀矣吾能忽言哉地有所藴人

豈能無言君子作四月之歌敘搆禍之烈豈敢以究王訩哉蓋悲亂之情不能自達惟宣諸歌詠以告吾中心之哀耳

鄒氏曰大東東國傷不均也四月南國傷亂迫矣

陳氏曰天有四時而春盛德在木其政仁四月之詩獨缺焉詩人之微也自是征役紛紛北山以賢力獨勞大東以憂思自病小明以過期自怨而王方流連淮上不廢其琴瑟笙磬之娛故鼓鐘作焉而王氣盡矣物不可以盡終故受之楚茨繼焉

小旻之什十篇

詩經朱翼卷之十九終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

北平孫承澤學

北山

序曰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于從事而不養其父母焉

孟子曰是詩也勞于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賦也

大夫行役而作此詩嚴氏曰行役而陟北山杞生可采矣顧氏曰凡此偕偕然之士子朝夕以從其所事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服勤于外不及奉養于內是以貽憂于我父母耳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賦也

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不斥王而曰大夫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也

黃東發曰賢猶多也言勞獨過于人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賦也

李氏曰四牡彭彭然不得休息王事傍傍然不得已蓋王之意善我之未老鮮我之方壯以我之力方且剛強可以經營四方而使之謝疊山曰此詩本為役使不均獨勞于王事而作反以王為知己忠厚之至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賦也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賦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賦也

此三章正言役使不均也或燕燕而自居于休息或盡瘁而力為國事或休偃在床以自逸或不已于行以自苦或深居而不接人聲或慘慽而自極劬勞或棲遲于家而偃仰自適或煩勞于家而儀容不整或耽樂飲酒以自樂或慘慘畏咎以自憂或出入風議而親近從容或靡事不為而疏遠勞勩在彼一等父母之日夕瞻依吾知其喜溢庭幃在此一等父母倚門倚閭諒所不免矣言之重辭之複詩可以怨謂此類也

補傳曰大東言賦之不均北山言役之不均

無將大車

序曰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朱子曰此序之誤由不識興體而誤以爲比也

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藏岷隱曰詩意未嘗及小人非悔將小人也世既亂矣力微而輓重無益于事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兮 興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 興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興也

苦于行役者言大車難將將之則塵起矣百憂難堪思之則病及矣憂傷之意反覆道之

輔氏曰夫行役者進而有王事之期程惟恐其有不期之悔退而有家事之多端惟恐其有意外之虞所可憂者固不一而足也故曰百憂戒之以無思者言姑置之勿以爲念可也不然適所以自病而已矣熲人心有憂則拘而廹重言重以憂自累也

小明

序曰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歐陽子曰大雅明明在上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爲誌別爾了不關詩義也

此詩因已之久役于外而思僚友之安處于內者且于已無賢勞之恨而謂憂戚之自詒于彼無增嫉之辭而勉以爲正直之是助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視北山之詩則庶幾焉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

懷歸畏此罪罟 賦也

大夫久役而憂思之詩言上天明監下土何爲使我西征至于遠荒之地而自二月起行以來寒暑已隔地遠而時久所以憂心爲之甚苦也因念我僚友之處者不覺涕零之如雨斯時豈不欲歸而與之共事哉特畏此朝廷之罪罟而有所不敢歸也會說曰不言思其室家而欲歸乃言思其僚友者善爲辭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

懷歸畏此譴怒 賦也

昔以二月往今未知何時得還而歲忽已暮矣我以一身之微而當此庶事之多是以勤勞而不暇也因念僚友而睠睠然懷思而顧是豈無願歸之情然畏罪責之及而終不敢歸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賦也

昔以二月往今未知何時得還而政事愈急矣是以

至此歲莫采蕭穫菽之時而猶不得歸也然亦自恨我之不能見幾遠去以貽此憂耳因念僚友至于不能安寢而出宿于外是豈無願歸之情然畏反覆之刑而終不敢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賦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賦也

心既念之而又因戒之言君子今雖安處然勿以爲常而自恣也當精白敬謹以脩爾位之職而又惟正直之人是助則盡職而親賢可以不愧于神明矣是以神之聽之而以穀祿與爾也穀祿也即福也式穀景福槩言居位之慶也

輔氏曰居亂朝事暗主與同邪之人共處易得隨風而靡惡直醜正故戒之以正直是與好是正直則神明所佑而福祿至焉不必求之于人也

遠役者孤獨憂傷而還念其僚友蓋亂世之末流居者行者皆不得其所以罪罟譴怒反覆觀之則僚友

之處者亦豈有樂事哉所以思之而涕零如雨也末以自勉之道戒之蓋處此世界唯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庶幾可免耳方怨已忽念人憂傷中之轉境蓋如此

鼓鐘

序曰鼓鐘刺幽王也

朱子曰此詩文不明故序不敢質其事但隨例爲刺幽王耳實皆未可知也

歐陽氏謂當時淮雖不屬周御而幽王亦無東巡之事

史可據也焉得作樂于淮上詩撥曰昭王巡狩沒于漢濱穆王車轍馬跡遍天下共王游于涇上疑此三王事非幽王也韓詩亦以爲昭王時作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賦也

詩人以時王鐘鼓淮水之上爲流連之樂久而忘返憂之而作此詩言鼓鐘有將將之聲而淮水有湯湯之流我聞之悲傷而因思古之聖王遐想其廟精不息之志爲之懷念而不忘也

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賦也

既而聞鼓鐘之聲則喈喈而既盛矣淮水之流則湝湝而既平矣而我聞之則憂心之傷又轉而爲悲焉因思古之聖王其德之中正而無一之回邪也

鼓鐘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賦也

鼓鐘而又伐鼛則樂極其盛矣且作樂當淮水之澨至淮水之降而洲見者三何其久也其流連亦甚矣憂結于心爲之妯動念古之聖王其德不若是也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賦也

若此者豈[illegible]其樂非古樂鼓鐘以先衆音則欽欽有

聲樂無不統矣又鼓瑟與琴又吹其笙擊其石磬琴瑟在堂笙磬在下節奏齊同言其和也以奏二雅以奏二南以奏籥舞皆不僭亂也樂音樂舞一猶之先王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但古以平情今以長慾古以宣化今以助欲非復先王之德矣此吾所以憂傷而懷允不忘也

按儀禮禮記凡樂四節首節歌也工入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是爲升歌三終其比歌則以瑟手彈而口和也二節笙也笙入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是爲笙入三終其輔笙則以磬所謂磬南北面立也于是堂上間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堂上間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堂上間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是爲間歌三終歌笙相禪故曰間此樂之第三節也于是工歌關雎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笙吹采蘋合之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是爲合樂三終此樂之第四節也燕禮又有所謂下管新宮大射儀亦曰新宮三終鄉射禮又曰奏騶虞間若一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此之謂也鄭氏以萬舞爲雅于義何居且籥爲文舞既總于萬若雅果是萬何言雅又更言籥乎毛詩以南爲南夷之樂夫周備古樂如雲韶夏濩各取一代極盛者用之豈有文王象箾而獨采夷樂以配如云大德廣及又豈應舍東味西離北禁而獨用南蠻之兜任先儒程大昌氏嘗力辯其妄孔穎達謂言南得總四夷只以周之德先致南方此亦附會毛鄭之說耳惟朱傳直以雅爲二雅南爲二南得之

鄧潛谷曰自小弁至小明朝廷內外傷于讒四國傷賦役傷亂皆傷夫王政之不均也乃其本在淫于樂

而後于農故鼓鐘後次以楚茨信南山聖人惻怛斯世而欲已其亂也如此夫

楚茨

序曰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朱子曰自此篇至車舝凡十篇似出一手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爲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絶無一言以見其爲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有

錯脫在此者耳序皆失之

徐氏曰此與下三篇朱子以爲豳雅豳何以有雅想周家既王追述公劉古公時力農奉祭之事而歌之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賦也

此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宗廟之祭言蒺蔾之地而抽除其棘者古人何乃而爲此蓋將使我于此蓺黍稷也我之黍稷既盛倉庾既實則爲之酒食以享而獻之祀而事之妥而安之侑而勸之斯鬼神歆而有以介大福也

曾說曰此下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知其爲公卿之事蓋畿內之諸侯也力于農事所以致其勤也以奉宗廟所以致其孝也惟勤故致力于民者盡惟孝故致力于神者詳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

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

祭祀方舉有濟濟蹌蹌之容由是度牛羊以奉烝嘗之祀也而剝亨以周治牲之務肆將以致薦牲之敬又使祝博求神于門內之地祀事若此可謂備而著矣由是先祖尊而臨之神保饗而嗜之錫孝孫以大福而使之萬壽無疆也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賦也

執爨則秉踖踖之敬而牲體燔炙皆極其俎君婦贊
籩豆莫莫之敬而內羞庶羞皆極其庶賓客則謹于獻
酬交錯之禮而禮儀皆合其法笑語皆獲其宜合在
廟之敬如此故神保格之畀以大福而以萬壽爲報
也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
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
爾極時萬時億 賦也

自方祭以致獻酬禮行既久筋力竭矣猶式禮莫愆

而禮文禮物其敬爲有緒也于是工祝致神之意而
徃賚于孝孫之前曰爾苾芬之孝祀而神已嗜之矣
故卜爾百福之多使其來如幾隨所欲而皆可得其
多如式極浩繁而不可紀焉爾之禮儀既齊而既稷
既匡而既敕矣于是永錫以衆善之極使事有萬也
萬無不善而善極其至事有億也億無不善而善極
其至焉是敬久不渝而福以類應者如此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鼓
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
燕私 賦也

禮儀既畢俻矣鐘鼓既戒爲尸出當奏肆夏預設以
待之也祭事既畢主祭孝孫復徃堂下西面之位工
祝致告利成致尸意言享禮畢也所祭羣廟非止一
也神皆醉矣皇尸則起而歸矣鬼神無形言其醉而
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鳴鼓鐘以送尸謂奏肆夏
也先已戒之至此乃奏之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起
送尸而神歸諸宰徹去諸饌君婦徹去籩豆皆敏疾
而不遲不以禮終而惰也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

則留與之宴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
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
孫孫勿替引之 賦也

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于寢
而奏之且于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爲安受後祿也爾
殽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而皆歡慶既已醉飽諸
父昆弟小大稽首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矣
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于禮甚得其

時無所不盡盖可傳之盛典也其必子子孫孫世承
宗廟之統勿替其典而引長之可也夫得人心之悅
須而致願及子孫此所謂後祿之綏者也
輔氏曰朱子以楚茨之詩精深宏博説盡此詩之義
誠敬之至威儀之敕鬼神之享福壽之報此其所謂
精深也禮樂之脩品物之豐遠及之徧施及之遠此
其所謂宏博也

信南山

序曰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

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朱子曰曾孫古者事神之稱序專以爲成王則陋矣
輔氏曰此詩亦是詩人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
以奉宗廟之祭也
此詩人皆以爲因祭而推本于農政不知是陳農政
而因及于祭也董子曰奉四時所受于天者而上之
爲上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孔子受君賜則以祭況
受天賜乎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
以歲四祭也可見奉祭是農政內事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
東其畝 賦也
言此南山乃由禹之隨山刊治故其原隰墾闢而我
曾孫得以田之于是疆以畫其大畧而澮川之限明
理以別其條理而夫畛之緒定如其遂東入于溝則
南其畝使水之自西而東者不至溢而南也如其遂
南入于溝則東其畝使水之自北而南者不至溢而
東也此則順地勢水勢之所宜而使其蓄洩有脩正
曾孫治田之有法也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
生我百穀 賦也
上章言地利此章言天時三農之事雪則欲盛而徧
故言雰雰雨則欲微而潤故言霡霂雨雪以時歛藏
發育得其正故能生我百穀也豐年之慶可卜而祀
典之供有需矣
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
考萬年 賦也
一田以井制各有疆界場畔翼翼然整齊其黍稷彧彧

然茂盛我曾孫之穡也由是以爲酒食獻之于尸以致妥侑之敬而及彼助祭之賓無不奉焉陰陽和萬物遂人心懽悅以祀宗廟斯神降之福而壽考萬年也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賦也、

井田之中八家有廬舍以便田事而于畔上種瓜以盡地利瓜成則剝削淹漬以獻之皇祖而與黍稷並薦焉是則所以貴四時之異物而順孝子之心者故

神格之而使之壽考以受天之祜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　賦也

言方祭之始先以清潔之酒灌地以求神于陰卽迎此騂牡以享于祖考之前由是親執其刀啓其毛以告純焉取其血以告殺焉取其膋以升臭而求神于陽焉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

凡既脩矣由是烝焉進于宗廟之中由是享焉獻于祖考之右但見馨香之氣與品物而俱升苾苾然其旁達芬芬然其遠聞矣夫然則物無不脩事無不周祀事不孔明乎是以先祖來格洋洋乎尊臨之在上乃報曾孫以介福使之萬壽無疆而長享乎宗廟之祭于未艾也

問祖先巳死以何而求朱子曰只是以我之氣承接其氣便是有求的道理古人于祭祀極重直是要求而得之商人求諸陽便先作樂發散卽陽氣以求之

周人求諸陰便焚燎鬱鬯以陰氣求之

張文潛曰受莫大之福而其君有安寧壽考之樂此天下之至美極治之際也而其本出于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脩蓋衣食不足于下則禮樂不脩于上禮樂廢則亂隨之而起惟田事脩而衣食豐衣食豐而禮樂脩禮樂脩而和平興和平興而人君有安寧壽考之盛此詩人溯探其本要其終而言之序如此也此說盡之矣

甫田

序曰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朱子曰此序專以自古有年一句生說而不察其下
文今適南畝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
又曰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方社田
祖之祭輔氏曰楚茨信南山二詩皆是述公卿有田
祿者力于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故首皆推言昔人
闢墾之功而我得以耕治以奉祭祀之意甫田之詩
乃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
故首言有田之多與蓄積之富以見于神不可不報

之意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
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賦也
公卿力農奉祭而所重在民言此倬然大田歲取萬
畝之入以爲祿食及積之有餘則散之以補農人之
不給葢以自古有年故斂之不足而散之不竭也然
自古既已有年而今適南畝以省耘也見農夫耘耔
之勤而黍稷又皆茂盛則又將復有年矣故于其所
美大止息之處進我髦士而勞之示以豐登之兆而
慰其勞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
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黍稷以穀我士女
賦也
上言未祭省耘此遂承言奉方社田祖之祭言以我
明潔之粢盛與我純色之犧羊以之祭后土之社而
報生物即以之而祭四方之神以報成物葢以我田
薿薿而臧善者皆賴農夫耘耔之勤致神之休而獲
斯福慶耳然我田之臧就今之方生言也詎非甘雨

不足以介之而嘿相之者田祖也故于此時而報即
于此時而祈于是又以琴瑟而合之擊鼓以御我田
祖之神以祈甘美之雨以介大我薿薿之黍稷而以
養我之士女也朱氏曰禮以備物故于報處言之樂
以達和故于祈處言之詩人原有深義是葢一時之
祭而報祈之意具焉者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
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賦也
曾孫祭畢而又省耘適見農夫之婦子來饁于是與

之偕至其所而田畯亦至而喜之曾孫取其左右之饋而嘗其旨否其藹然相親如此既又見其禾之易治竟畝如一知其終當善而且多是以曾孫不怒而農夫益能敏于其事也詩記曰不曰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敏于農則怒矣蓋其喜怒欣戚專在于農也洛人稱張全義曰張公他無好見善穀大繭則喜爾正此意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

收成之時稼之在野者極其比密極其穹隆庾之積于場者極其崇峻極其高大求倉以處之多至于千焉求車以載之多至于萬焉凡此黍稷稻粱皆賴農夫耘耔之勤福慶所致是宜乎神報以大福而使之萬壽無疆常爲盛世之民永享豐年之慶可矣夫公卿之奉祭爲農而其獲福又歸美于農盛時重農氣象可想見矣

沈氏曰一則曰農夫之慶再則曰農夫之慶見以農夫始以農夫終也我何力之有是所以勸也

大田

序曰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朱子曰此序專以寡婦之利一句生說又曰此詩爲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荅前篇之意也

子貢傳曰農夫所以報上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賦也

言君向者省耘奉祭釀成有年之慶而尤報我以介

福我將何以爲願耶我曾孫有一成之田田大則稼多而種亦多故于今歲之冬既預擇來歲之種又既預飭來歲之具凡既備矣迨東作方興乃從而事之以我所戒覃利之耜始其事于南畝遂以所擇之種播種其百穀蓋耕之勤而種之時如此但見百穀之生也直且大是以曾孫之心快然而是順也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賦也

此述穀之生成無害若有神相之也既方而生乎甲

矣方則未成實既皁而成實矣皁則成實而未堅既堅而成熟矣既好而形味齊美矣無童粱之稂無似苗之莠去其食心之螟食葉之螣食根之蟊食節之賊無有害我田中幼稺之禾者此田祖之神持此盡燒絶之故無遺種也歸功于神以爲若有以相之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賦也

此述喜雨之意及豐年惠及矜寡之事也有渰然而興之雲萋萋然盛雨祁祁然安徐而不暴農民喜雨

歸功于君謂此雨爲雨公田因而遂及我之私田吾民皆蒙君之寵也及穀熟收刈之時彼處有不穫刈之幼禾此處有不收斂之鋪穧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滯漏之禾穗維寡婦取之以爲利耳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

此述省斂而祭方也時當斂也農人見曾孫之來而相告曰曾孫來矣但見與婦子之饁穫者同至而田畯亦爲之喜也曾孫之來也又禋祀四方之神而賽

禱焉夲其犧牲粢盛以享祀乎神而斯神降以大福也此則農夫報上之意而頋其受福也

朱子曰楚茨以下四篇卽豳雅反覆讀之其辭氣與七月載芟良耜等篇大抵相類

鄒氏曰南山以下四詩皆述先世之農事朱子嘗疑爲豳雅是已序以爲刺幽王謬不待辨又以曾孫屬成王何居記曰有國家者稱曾孫曾孫固事神之通稱也又曰孝子孝孫無家國者之稱則既醉不曰孝子不匱雝歌不曰綏予孝子乎故南山之曾孫與楚

茨之孝孫皆槩有國者其卽指豳公乎

瞻彼洛矣

序曰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朱子曰此序以命服爲賞善六師爲罰惡然非詩之本意也

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當與車攻詩倒看彼東都之行本爲朝會而作詩之意則爲田獵此洛水之至亦爲朝會而作詩之意

則重講武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賦也

天子會諸侯以講武事言瞻彼洛矣維水泱泱然而深廣誠天下朝宗之勢也我君子以朝會至止于此人心順天命凝而福祿之積盎如茨矣然猶安不忘危親御戎服韎韐奭然而鮮明于以振作六師之氣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

其家室 賦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賦也

再瞻彼洛水泱泱然而深廣君子至止于此親御戎服豈第韎韐有奭即一鞞而琫以飾上珌以飾下赫然威靈君子不萬年保其家室乎又瞻彼洛水泱泱然而深廣君子至止于此親御戎服豈第福祿如茨即一會而萃者不渙合者不離翕然大同君子不萬年保其家邦乎何能已于揄揚也哉徐氏曰二章有講武而無福祿三章有福祿而無講武不知鞞琫有珌即首章之韎韐也福祿既同即首章之如茨也彼此固可互見

鄒氏曰按竹書紀成王五年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七年王如東都諸侯來朝十四年冬洛邑告成十八年春王如洛邑定鼎二十五年王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此詩未知作于何年然君行師從雖軍容而講武所以威不軌昭文德意防固弘遠矣序乃云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彼以福祿為賞

善六師為罰惡豈成文義

裳裳者華

序曰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朱子曰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與蓼蕭首章文勢全相似

輔氏曰天子美諸侯以荅瞻彼洛矣也鄒氏曰毛序槩目為刺幽王試觀篇中曾有一字涉刺乎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

以有譽處兮、興也
此以可喜之物爲喜見諸侯之興也言裳裳之華其
葉盛矣乃之子來同于洛水而我得見之則其心悅
矣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是宜其有得君之譽而
又居位之安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
矣是以有慶矣 興也
再觀彼裳裳之華芸然而黃文章可愛矣我覯之子
其光彩動人溢于洛水之上者其有章也不更可美

乎維其有章是以譽處而有福慶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
轡沃若 興也
又觀彼裳裳之華則或黃焉或白焉爍然有文章矣
況我覯之子而其見于車馬之間者則見所乘皆四
駱焉且乘其四駱而馭馬之六轡又沃若而柔順焉
齊整之儀與恭順之度盎然于來朝之際其有章不
槩可見耶
姚氏曰通篇首言心寫而有譽處尙自虛說至維其

有章則因前語之含蘊而明指之也然其有章却見
之車馬威儀之間而本之中心之固有故下特反覆
申言之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
以似之 賦也
之子之所可美者豈徒在文章威儀間哉彼人之局
于器宜于左未必達之右也有于右未必達之左也
惟此君子左之左之而左無不宜右之右之而右無
不有然此豈襲取而強爲之哉維其涵養素裕當左

右未交而所宜所有者已有之于內是以宜之有之
自與內而相似也我之心寫而有譽處也職是故耳
鄧氏曰瞻洛美王會東都也裳華荅焉瞻洛祝王保
天下裳華祝侯嗣世保其爵上下交保也瞻洛美王
作六師裳華美侯文武具有道交暢矣
北山之什十篇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 終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一

北平孫承澤學

桑扈

序曰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朱子曰此天子燕諸侯之詩序只以彼交匪敖一句生說

子貢傳曰天子燕方伯之詩陳氏曰即維周之翰四國于蕃文武吉甫萬邦爲憲等語參之則此爲天子燕諸侯而頌禱之詩無疑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興也

天子燕諸侯而首祝以福也桑扈交飛則彼此相輝而有文人臣受燕則上下相與而獲福此以相交之益爲興人臣之福出于人君曰天祜者天子之徽辭耳發徵曰樂胥因其在燕而以可樂稱之猶所謂樂只君子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興也

言君子以樂胥受天祜乃其可樂者何在則以在國之能爲屏耳萬邦之屏是見成事故下章復以之屏字接說去輔氏謂亦頌禱非也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賦也

言君子不特爲萬邦之屏已也外以之藩衛而爲屏者又內以之楨幹而爲翰內外百辟皆以之爲法焉此其功大矣乃君子處之以謙豈不戢焉而斂飭乎豈不難焉而敬愼乎則其受福也豈不那焉而甚多乎此正應受天之祜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賦也

言君子不特在國有功而謙也即今日之在燕酌以

捄然之兕觥飲以思柔之旨酒得以承燕者其寵可謂渥矣彼則于交際之間溫恭嚴翼而不失其度則雖無事求福而萬福自來求矣夫願之以福以致頌禱之詞又本之以敬以寓勸戒之意盛王之善于燕臣也如是哉

鄒氏肇敏曰易言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周之盛世有賓禮以親邦國固交而爲泰之時也大雅板之詩曰大邦維屏大宗維翰而此樂胥之君子足兼之焉詩說以爲天子燕方伯之詩亦有見于

屏翰云爾記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此哉難匪敖之說也初言受天之祜繼言受福不那終言萬福來求其詞每章愈進矣非哉難匪敖不及此序以爲刺幽王君臣上下動無禮文故范甯傳春秋云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蓋序之誤人久矣

鴛鴦

序曰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朱子曰此諸侯所以荅桑扈也序穿鑿尤爲無理

輔氏曰鴛鴦之詩乃下禱上之辭上之禱下猶且述其德桑扈是也下之禱上則極其頌禱之情而已鴛鴦是也若不敢有擬議其德者敬之至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興也

詩疾之祝其君言彼鴛鴦之于飛也既畢之又羅之不一而足也君子之福祿不特宜之于一時也其必萬年之久永爲福祿之所宜寧有足乎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興也

言君子萬年爲福祿之所宜也而福祿非有私于君子也亦君子有以宜之耳試觀鴛鴦之在梁須戢其左翼以相依矣況君子之福祿在一時爲福在萬年爲遐福其必萬年之久永宜其遐遠之福乎此章興意物因相比而無患福必相宜而有終也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興也

吾願吾君不止此也彼乘馬在廄則摧之秣之爲人之所養矣吾願君子于萬斯年惟辟玉食以享天下之奉而福祿之保養者與天地同其悠久矣

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興也

彼乘馬在廄秣之摧之爲人之所安矣吾願君子于萬斯年垂拱無爲以享天下之樂而福祿之綏安者與天地相終始矣夫福祿固君子所自有然必歷萬年之久而后得以遂其養安此吾所願于君而桑扈之恩其少酬乎

讀鴛鴦之詩見君咏而臣賡太和元氣盈溢于言詞之間太平盛世之詩也按風雅之序皆始于治中于亂終于思治故風終幽小雅終楚茨以下大雅終江

漢常武焉

頍弁

序曰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亾故作是詩也

朱子曰序見詩言死喪無日便謂孤危將亾不知古人勸人燕樂多爲此言如逝者其耋他人是保之類且漢魏以來樂府猶多如此如少壯幾時人生幾何之類是也

鄒氏曰伐木之兄弟即友生也常棣之友生即兄弟也故詩傳一則曰燕賢一則曰燕兄弟至頍弁前二章止言兄弟而末章兼言甥舅故總之曰燕親戚其詞意綢繆惋惻真情至之語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栢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賦而興又比也

言今日之燕兄弟親戚也其與燕之人有頍然而戴弁者實維伊何人乎况爾酒則既旨爾殽則既嘉所燕者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匪他也夫所燕者既兄弟而匪他則相親之誼不觀蔦與女蘿乎蔦寄生而女蘿浮蔓其施于松栢也相依不解天性然也然則兄弟纏綿依附何以異此是以未見君子憂心弈弈然而無所薄今惟既見君子則弈弈者庶幾說懌而快然矣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賦而興又比也

與上章大意同曰具來言咸在而不失也曰有臧者得遂其天倫之幸篤親親之恩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賦而興又比也

前此但言親親之情此及死喪之畏則意愈切而情愈篤劉須溪曰霰則知有雪矣老則知有死矣相會之始爲此危語相感動以極歡趣耳

說會曰全詩總是篤親親之情故既賦而興其爲至親之燕復託喻而表其相親之意至于言及死生之

感則意更迫切矣蓋天子之親散處藩封不難于富
之貴之而難于見之故親親之情以見爲重
豐城朱氏曰君子之于兄弟親戚其相與之情無窮
而相見之日有限以無窮之情乘有限之日則其飲
食聚會宜眞情之所不能已也昔人有詩謂一回相
見一回老能有幾年爲弟兄讀之眞堪流涕也

車舝

序曰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
敗國德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

是詩也
朱子曰此燕樂新昏之詩鄒氏曰按小雅自節南山
以下序無不目爲刺幽者幽王固可刺刺詩不應俱
作美詞如楚茨至車舝毫未見有刺意也
朱克升曰小雅有鹿鳴以燕羣臣有常棣以燕兄弟
有伐木以燕朋友而獨夫婦缺焉則此詩雖宴爾新
昏之詩其亦昏禮上下通用之樂也歟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饑匪渴德音來括雖
無好友式燕且喜　賦也

宴新昏者言我之間關然設此車舝者者思彼孌然
之季女往而迎之也此情此際匪饑也匪渴也特望
其德音來會而心如飢渴耳今幸來括矣雖無好友
相聚而此心之欣慰如之何不式燕且喜如同好友
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
爾無射　興也

此以物之美興人之賢言此及時于歸之女以坤順
之令德來相我之內治是以燕之而喜其會且譽之

而揚其美而一念好爾之心無有厭射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
式歌且舞　賦也

言酒雖不旨亦庶幾飲之殽雖不美亦庶幾食之我
雖無德與女女其式歌且舞以爲吾盡懽可也蓋美
其新婚而謙以承之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
心寫兮

言我之燕樂新婚則本于心寫之故耳陟彼高岡析

其柞木以爲薪斯其柞木以爲新則見其葉之湑然而盛洵已可喜矣況鮮哉我之覯爾也今得見此令德之來括來教則我心輸寫而喜更可知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興也

言我之燕爾曲盡其情如此爲其德可嘉耳彼山之高者則可以仰而陟其巔道之大者則可以行而詣其極況碩女有不可以禮而得哉當其未得駕四牡之騑騑攬如琴之六轡則馬服御良而閒關之車設矣以是而迎季女則新昏獲覯所謂德音來括令德來教者在是飢渴可釋式燕可行而實慰我心矣夫一新昏而始終歸美其德若詩人者可謂得情性之正矣

潘氏曰思季女若飢渴而不傷極燕喜而不淫關雎之後吾取車舝焉

青蠅

序曰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嚴氏曰蠅能汙白爲黑如讒人之誣蠛善類驅去復還如小人之易進難退故以取喻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比也

此刺聽讒之詩以蠅之變黑白比讒之變是非而戒王以勿信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興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搆我二人 興也

交亂四國謂使國家之是非悉顛倒也搆我二人謂惑聽者罪及我也

樊者間隔之物棘之與榛皆牽纏之物以青蠅之汙穢止于間隔牽纏之處無坦易安平之象也

讒言何能爲也信之者自爲其蠱惑耳極于亂四國其禍大信之者成之也起于搆二人其端微信之者啓之也舍旃舍旃苟亦無信人之爲言胡得焉故止讒惟在無信

賓之初筵

序曰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佚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朱子曰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意
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
董氏曰史鴻漸云衛人何其服酒誥之訓世守于無
窮也始也商俗淫湎武王以酒誥戒之幽王之世上
下沈湎武公飲酒自悔作賓之初筵見衛人非特一
時聞訓不敢自越于禁防又能以其所以禁防者傳
爲子孫法焉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
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

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賦也
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此言因射而飲之善者
賓初即席秩秩有序籩豆列焉殽核陳焉酒亦調美
焉而飲者甚爲齊一自無有失禮者道夫設鐘鼓舉
醻爵抗大侯張弓矢而衆耦拾發各心競云我務期
中的罰爾以飲此爵也是射飲之始終蓋無有不善
者也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既
安賓然後改縣以避射既旅然後張侯及弓既耦然
后拾發求勝以爵不勝者將射之時禮節詳明人心

勉飭如此其飲酒者所以正威儀也寧至于亂哉疏
義以此爲大射輯錄云此章之旨但言因射而飲之
有禮節耳似不必拘爲某射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
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
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賦也
此言因祭而飲之善者籥舞之容笙鼓之聲和奏以
樂烈祖是樂之盛矣以合百禮之全而壬爲規模之
大而林爲節目之詳是禮之備矣所以神感而錫以

純全之福也時子孫秉和順之心以效獻尸之能賓
則以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各獻尸而爲時祭之
奉也凡所云獻尸者以酒勸尸之飲尸酢而遂自飲
也是祭飲之始終蓋無有不善者也因射而飲者飲
在射先因祭而飲者飲在祭後祭祀之時禮樂兼備
人心歡樂如此其飲酒者所以交神明也寧至于亂
哉以上二章言飲酒之盡善者是可爲法者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
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

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賦也

此言飲酒者每始乎治而卒乎亂蓋迷于既醉而失其常者也溫溫其恭氣和而貌恭也舍其坐遷捨其坐席而遷徙不定也抑抑謂謹禮而審愼怭怭謂狎習而傷易未醉既醉頓異若此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賦也

再極言其醉狀僛僛比僊僊則甚矣側弁之俄屢舞

傞傞則又甚也不知其郵亦甚于不知其秩既言其亂因而教誨之賓既醉而出則可以皆受其福言得禮也醉至若此而不出是自伐其德也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令儀耳今何其不令也

會說曰酒之爲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喪人威儀謹酒之要亦惟致力于二者而已故此詩言德者一而言威儀者五酒誥言德者八而言威儀者一詳略可互相備矣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賦也

此防酒之過而深戒之也言此飲酒不能皆善也或醉或否故設監以察之而又立史以書之彼醉者所爲不善爲監史所察書而不自知而使不醉者見而爲之羞愧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于太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若醉而妄言則是太怠之心而恣號呶之失將罰爾使出童羖矣爾飲至三爵已昏然而無所記況又敢多飲則言語

益肆而罰必不免如之何而不戒也

會說曰無俾大怠此詩之要也凡溺于酒者其病根最在一怠字上稍自謹飭者則反反抑抑而有令儀矣懈怠一生心放形惰則昏莫之知而伐德必矣故小宛大夫以一醉日富爲戒而必歸之敬爾儀正與此意相發也

傳闓曰賓筵一詩摹寫酒人狂態可恥尤歷歷殆盡竊意賢如武公何至遽蹈斯轍夫亦簡身若不及以齊聖歷彼昏之慮自儆而兼儆于國使聞者足以戒

乎詩或作于幽王之朝然非專為刺幽而作

魚藻

序曰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朱子曰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

詩弋曰前篇言飲酒之過此忽言豈樂飲酒者何也蓋人主據形勝之地守祖宗家法只安以待之飲酒而天下治矣在藻依蒲喻無更張以擾民也需之九五曰需于飲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正與

此合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興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興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興也

此詩與鴛鴦相類不頌其德者不敢形容敬之至也但美其樂飲安居如此則非德之盛者不能矣萍藻魚之所庇網罟所不加處也故水靜則萍藻生焉魚養于此乘流沫波數見其首數掉其尾言得所也豈樂飲酒非徒以飲酒太平無事明良相遇所謂樂以天下者頌其福而德在其中矣豈樂飲酒飲酒樂豈因易詞以反覆其辭曰有那其居則不特飲酒之際享其樂蓋無時而不樂矣

詩考曰周之盛時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獻魚藻之雅上下交而志同也夫人君以治亂為休戚人臣憂治世而危明王惟欲不懈于位乃可以久安而無替則魚藻之燕豈湛樂自從而已哉

采菽

序曰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

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朱子曰此天子所以荅魚藻也

鄒氏曰蓼蕭以下諸詩皆天子所以燕諸侯而此篇語意尤為鄭重首章若預擬其來次章若深幸其至雖下體之服物隨行之羣介亦若喜談而樂道之何津津也孔叢子曰于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夫非獨君敬其臣亦由臣自為敬則彼交匪紓一語盡之矣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

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此言諸侯來朝而錫予之也彼采菽采菽盛有常器則必以筐之筥之矣況君子來朝必當有以錫予之而果何以錫予乎今雖無有異數以予之維此路車乘馬而已又將何以予之亦維此玄衮及黼而已蓋歉然以為薄也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興也

此言其來朝之儀也觱沸檻泉有芹生焉則言采其芹矣此君子之來朝所建有旂也則言觀其旂矣但見其旂淠淠而飛動鸞聲嘒嘒而和鳴其馬則載驂載駟之有度矣其來也喜可知也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賦也

此言其入覲之儀也但見服其赤芾而在股矣又著邪幅偪束其脛而在下矣彼交際于天子恭敬齊肅不敢紓緩則克當乎君心是君之所予也予出于天子則寵命之降于是乎膺也命受于天子則福祿之

彼于是乎重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興也

此言其受福祿之宜然也彼維柞之枝則其葉宜蓬蓬之盛矣此君子秉恭敬以交際誠可樂也則宜其鎮重王朝而殿天子之邦矣此君子維可樂也則宜其祿位隆重而萬福為之攸聚矣然不特君子一人也其平平辯治之左右亦是率之而來從也左右之敬又孰非君子之敬則其殿邦而獲福也安在而不宜也耶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興也

此言其受福之必然也彼汎汎楊舟則必紼纚維之矣此君秉恭敬以交際誠可樂也則天子必諒其忠愛之心而體悉之者周矣此君子維可樂也則福祿必有滋至之而膍厚之者至矣抑不但在朝之能敬也自其在道之時已無所勉強一優游以至于此矣是有來之雍雍莫非忠敬之所在也其所以葵天

子而膍福祿也不有可必哉

左右之從優游之戾、皆是作詩者用意點綴見不獨

君子賢而其旅亦賢、不獨在朝敬、而其來朝亦敬、題

外生意餘波渺然、眞盛世之詩也、

鄒氏曰、夫坐明堂而覲羣后、肅侯度以脩晉錫、此眞

盛世親邦國之禮也、序漫舉而屬之刺幽、說者又以

舉火戲諸侯實之、何其陋哉、

角弓

序曰、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

相怨、故作是詩也、

前漢書杜鄴曰、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

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常棣角弓之詩所爲作

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興也、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賦也、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賦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賦也、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比也、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比也、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比也、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比也、

詩人刺王信讒而疎宗族也、言彼騂騂然調和之角

弓、張之乃內向而來、苟一弛之、便翩然外反而去矣、

向背由于張弛、物固有然者、況兄弟婚姻、當親而近

之可也、豈可一疎而遠、使之相睽隔也哉、夫不宜遠

而爾遠之、上之所爲、民將胥然、其所爲、而皆以爲是、

是爾之遠、卽爾之所爲教、民胥傚爾之所遠矣、然胥

傚之中、或有令善之兄弟、固綽綽有裕、不然其遠而

傚所爲、則彼不令善之兄弟、而一倡于上之教、輒相

怨相讒、交相爲病、無復所爲綽綽者矣、兄弟而至交

相爲病、無良甚矣、民之所以無良者、相怨不過執一

偏之見、爲受爵計耳、爵而爭取不讓、則以不義而得

者、且將不義而失、至于終亦必亡而已矣、然豈待終

亡、後知取爵之無益哉、卽當相怨不讓之時、而已知

其不勝任、且不知足矣、如老馬不量力、反自以爲駒、

而任重、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又如食之已

多宜飽矣可以無再食也如酌之所飲已甚取矣可以無再酌也受爵者而不讓何以異此然豈盡小人之過哉則王之敎使然耳彼小人骨肉之恩本薄而爾又教之是益之薄也愼毋教猱升木如于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苟君子有徽美之道則小人皆將相與連屬而親附之必不至于如此之交瘉矣則信乎反薄之機固在上也而王不然豈以讒言之不能止也彼雨雪瀌瀌可謂然矣而一見晛則自消散然則讒人之言遇明者當自止今王不肯貶下而遺

棄之式使之居然益以長慢耳然吾終信讒言之不難除也彼雨雪浮浮又可謂盛矣而一見晛則自流去然則讒人之言遇明者當自止今王不能止而更有以導之是骨肉相殘中國道盡有如蠻而又如髦是世道之大變也我以是之故安得而不用以為憂哉此角弓之所作也

傅氏曰縱觀一時其勁而背則反弓也耄而駑則老馬也狡黠善緣則猱也自汚汚人則塗也變黑為白惛于肌膚則雪也言殊性乖不通于化則蠻髦也嗚呼實維爾之故矣蠻閣于上而禍亦究歸于上故詩人推本于教而以憂終之

菀柳

序曰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菀柳之詩寧復有人臣禮哉雖然以文武盛時其懷諸侯者恩常過于威用以固結人心招使來耳凡威太用究至失威乾上九所以致戒于亢龍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

予極焉 比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比也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興也

此諸侯托喻有朝王之心而原其不來朝之故言菀然茂盛之柳行道之人豈不庶幾欲就止息乎然則人誰不欲朝事王者但王之威如上帝然令人畏之無自敢近焉耳使予朝而事之以定王室后必將極

其所欲以求我如之何可暱也繼言近王足以病已故曰無自瘵焉後又必將過其分以求我而寧止極欲已也夫極不已而邁彼其心何以乎有鳥高飛亦極之至天而止耳彼人之心予極予邁將何所臻乎則豈予一人能安靖之乃徒然自取凶矜耳我之不朝職此故也

桑扈之什十篇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一終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二

北平孫承澤學

都人士

序曰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朱子曰此序蓋用緇衣之誤是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嘆惜之也或曰先生以此詩為亂離之後所作如此則東遷之後詩也曰厲王流死于彘之後都邑豈能如舊哉

何必東遷之後乎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賦也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賦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賦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

從之邁。賦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賦也

此詩追思昔日都邑人物儀容之美，而深致願見之意。言昔者吾猶及見彼都人士，即一服飾，而狐裘黃黃，服甚美矣，而且也其容有常度而不改，而出言又有文章而可聽，以此而行歸于周，誠萬民之所瞻望也。然而盛不止此也，彼都人士又見其以臺為笠，而以緇撮為髮，服美如此，容言無論已。試再觀彼君子

女，其在首之容也，綢密孰如其髮焉，順直孰如其髮焉，藹焉生質之美可想也。在昔人物儀容之美若是，今我不得而見矣，能不慨世運之衰而不悅也乎？而盛又不止此也，彼都人士又見其充耳而以琇石為實，服美又如此，容言愈可知已。試再觀彼君子女，則又謂之尹吉，為禮法，蓋得于素閑也。而我今不得見矣，我心如之何而不菀結也耶？而盛又不止此也，彼都人士又見其垂帶而厲然而下，服美又如此，容言更可卜已。試再觀彼君子女，其髮之在替者則卷然而如蠆，容何美也，而我今不得見矣，如之何而不言從之邁也耶？再一追想之，士之帶而厲，非伊垂之也，帶則由其自餘而垂之；女之髮如蠆，非伊卷之也，髮則由其自揚而卷之，蓋其天然閒美，不假修飾如此，而我今不見，如之何而不望之也耶？夫屢追盛時之事而致不見之嘆，如此詩人之感慨深矣。

箋餘曰：讀淵明桃花源記，而知男女衣服與世殊；讀此詩而知士女服飾無今制，恍披一幅西京圖也。周家培養幾世，纔餘此光景，而一旦悉變之，詩人所以

流連慨嘆而不能已也。

采綠

序曰：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朱子曰：此詩怨曠者所自作，非人刺之，亦非怨曠者有所刺于上也。

郝仲輿曰：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新昏三月不從征，恤其私也。今使其家室睽離，匹婦知怨，故聖人錄是詩，以明王道本乎人情爾。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賦也

婦人思其君子言終朝采綠而一匊之不盈者蓋思念之深不專于所事也于是念髮之曲局遂舍之而歸以滌治其髮而待君子之還也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賦也

五日爲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說會曰五日六日只借以形容其失期非眞有五日之約也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賦也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賦也

言君子若歸而欲往獵耶則我願爲之韔其弓蓋欲親君子于狩也欲往釣耶則我願爲之理其繩蓋欲親君子于釣也于其釣而所獲之魚又將從而觀之蓋假觀魚之樂而親近于君子也此則望之切思之深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

詩論曰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所爭一日耳何遽作此劇思乎末二章思中境也卽古人所謂望極成癡身忘是別者也

箋餘曰殷衰多役而有賦采卷耳者周衰多役而亦有賦采綠者豈爲者其有憂悲乎

黍苗

序曰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朱子曰此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非刺幽王也

鄒氏曰觀此詩語意乃作于功成後非預道其歸時也與出車采薇正相類或乃據序刺幽王之說遂謂此詩爲追述宣王時事兼營謝伐淮二役而言彌失之矣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興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賦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賦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賦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淸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賦也

此詩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徒役咸德歸功而作言彼芃芃然長大之黍苗惟陰雨能膏潤之此悠悠然南行之徒役惟召伯能勞撫之夫惟伯能勞是以民忘其勞凡我衆人有任負者而又有

[illegible]也者有駕車者而又有牛以駕大車者必期既集事而歸來也而不但已也又有徒步行者而且有御乘車者又有五百人爲旅者而且有五旅爲師者必期既集事而歸處也蓋衆心競勸成功蚤必故見肅肅然嚴正之謝功集之者雖在我人而營之者實維召伯召伯區畫以經始斯征師烈烈以趨事非名伯何以成是營謝之功哉謝功既成則土宜之辨即在此矣而以覩于原隰不既平乎而再覩于泉流不既清乎名伯于是乎有成功矣則所以式南邦而保南

土王心不其寧也邪

許氏曰上仁則下悅故民雖勞無怨而且樂道其事也其末章既喜謝邑之平治須名伯之成功而歸重于王心之寧忘己之勞以奉其上惟欲得王心之安耳此見忠實之情太平之氣象也

隰桑

序曰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朱子曰此亦非刺詩

鄒氏曰隰桑與菁莪大略相倣雖與鹿鳴伐木均之爲燕賢而此直自寫其中心之好兩卒章一則追遡昔日之心無洎一則永矢異日之心弗諼豈比夫始相慕之誠後相戾之速者哉菁莪桑桑與齊詩之風雨晦氣象亦自逈别真成周太和之詩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興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興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興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賦也

此詩喜見君子而作彼下濕之隰有桑生焉有阿然而美則其葉有難然而盛矣君子者我之所素願見者一旦既見其樂當如何哉而猶未也隰桑有阿則其葉有沃然而光澤矣況我今既見君子云何其不樂哉而猶未也隰桑有阿則其葉有幽然而似黑矣況我今既見君子喜其德音之相契膠結于我意中而不可解也夫德音膠于既見非浮慕爲愛也蓋心乎愛也既見之則何不遂以所爲愛者謂之矣而但于中心自深藏之將于何日而能忘之耶離騷賦云

思公子兮未敢言又樂府瓢刀環歌常恨言語淺不
如人意深今朝兩相見脉脉動人心又詩云胸中傳
積千般話到得相逢一句無故前人云隰桑四章章
四句究竟不曾謂一句

其樂如何云何不樂便是形容不出光景便是遐不
謂矣之意葢言者精之散焉者也試想隰桑吸地之
液飲天之膏欣欣向榮無非樂意然難轉而沃沃轉
而幽精神愈酣滿色澤愈黯淡凡人言說有餘者畢
竟中藏不足詩人托興之意葢如此

白華

序曰白華周人剌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
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孼代宗而
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

朱子曰此事有據序葢得之但幽后字誤當爲申后
剌幽王也下國化之以下皆衍說耳

鄒氏曰自夫婦之道苦而國風之篇奏此在氓庶家
猶羞稱之況爲天下主乎記云無以嬖御人疾莊后
傳云雖有麻絲無棄菅蒯夫王后固奉神靈之統理
萬物之宜者爲龍漦之妖侍而至于見黜幽之三綱
于是乎淪矣白華所爲賦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比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比也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比也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比也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比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 比也

此申后被廢自傷之詩言相彼白華欲漚爲菅則必
以白茅爲束二物雖微尚能相依而何之子之遠棄
而使我獨也夫不宜遠而遠則以之子之不猶也我
再取喻于英英之白雲尚露彼菅茅乃我今值天步
艱難而之子不少圖謀也何與白雲之露菅茅者異
也則以寵澤之不通也我又取喻于滮池之北流尚
浸彼稻田乃王反不能通寵澤而使我嘯歌傷懷以
念碩人也何與滮池之浸稻田者異也是豈我之位

分不當尊耶則更取喻于樵彼桑薪之善適用以烘無釜之煁我今以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類如此矣是以念彼碩人而實勞我心也抑豈我之積誠不能動耶則更取喻于鼓鐘于宮之淚聲聞于外之遠是誠未有不動者今我念子有懆懆之誠而視我邁邁也謂之何哉念之若曰嫡庶自有定分不觀之鶖鶴乎鶖鶴皆在所養而清濁有間今胡然鶖在梁而鶴在林耶則嫡庶易位之喻也維彼碩人能不勞我心哉念之又若曰夫婦自有常處不觀之鴛鴦乎鴛鴦

號爲匹鳥而行止不離今何爲一在梁而戢左翼耶則夫婦有常之喻也何之子無良而二三其德哉然則之子惟二三其德寧獨賤我適所以自賤耳試設喻以譬之今有扁然而卑之石履之者亦卑矣如妾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何之子不虞自賤而遠棄我使我憂之而至于病也胡爲二三其德如此邪

夫申后處廢黜之變猶曰天步艱難憂國祚之不昌履之卑兮憂君德之不光其賢可想見矣何幽王不悟竟貽周宗之禍也可慨也夫

安成劉氏曰此詩章多而句少八章皆爲比體一意以一事爲喻反覆諷詠以泄其情而猶不能絶念乎王可謂怨而不怒者矣詩之中首以之子稱王斥之也繼稱碩人尊之也繼而稱子親之也繼又稱碩人又稱之子怨者之詞不暇整也

綿蠻

序曰綿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朱子曰此詩未有刺大臣之意蓋自道其心之所欲

耳若如序者之言則褊狹之甚無復温柔敦厚之意

綿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

綿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

綿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

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爲鳥言以自比也蓋曰綿蠻黃鳥自言止于丘阿而不能前蓋道遠而勞甚

矣且如之何哉斯時也有能飲食以濟其饑渴教誨以啓其愚昧載之副車以休其勞苦庶乎可以少慰也下二節一意不能趨不能極亦因勞甚而言也周之盛也人君教育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于官之卿升之司徒司徒升之太學大樂正升之司馬司馬以告于王斯時也寧復憂其止而不進嘆前途之遠而思俛首爲借楼計乎縱負鼎飯牛其雄不免而世道從可知矣

瓠葉

序曰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朱子曰此亦燕飲之詩序說非是

陳氏曰燕飲之詩有盛言其豐者魚麗是也有謙言其薄者此詩是也鄒氏曰古明主于其大臣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固不嫌非也況是燕也瓠葉兎首而外豈遂無他物特詩人自謙如是耳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賦也

此燕飲賓客之詩瓠葉而采亨至薄物也而君子有酒亦必以是酌而嘗之物雖薄而必與賓客共盞在情不在物也

有兎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賦也

有兎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賦也

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賦也

兎首亦薄物而亦獻酬交酢以致其情于賓此其誠敬可知也

傳曰苟有明信溪澗沼沚之毛可羞于王公易曰二簋可用享其瓠葉之謂與

漸漸之石

序曰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帥東征役久病于外故作是詩

朱子曰序得詩意但不知果爲何時耳

又曰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　賦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賦也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
遑他矣賦也
將帥出征之詩言今奉王命而出征也彼漸漸然而
峻之石維其高矣高則險難登也而且山川相連悠
遠脩阻其登涉又何勞也武人循此以東征曾有一
朝之暇乎而猶未也漸漸之石極于山巔其卒爲何
如者而山川之悠遠又何時而可盡也耶武人循此
以東征但知深入不暇謀出矣而猶未也苦莫苦于
遠行之遇雨但見有豕白蹢衆與涉波而去而月又

離于好雨之畢星則皆將雨之候也殆俾之滂沱矣
武人東征勞苦備嘗此身且不得顧而遑及他事也
哉
輔氏曰方采薇出車之詩作時豈容有此事哉世之
治也固未嘗無征伐之時然行者之勞未嘗自言而
上之人則汲汲然言其勞之可念世之亂也上之人
未嘗念其勞而言之也而行者則自言其勞苦而不
置焉夫使勞者自言而上之人不加恤則惡在其爲
民父母也

苕之華
序曰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
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
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陳氏曰此詩其詞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
人傷之而已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比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比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賦也

詩人憂亂自傷彼苕之華芸然而黃附物而生其榮
不久然則人附君而生者也當此衰耗之時豈能以
久存哉亦如此苕華矣是以心之憂而維其傷也載
觀苕之華雖其葉亦青青不獨華之芸黃可美也第
以青青者不能久榮又即我之憂傷者不能久存類
如此矣如此者其誰知之苟知我之如此不如無生
之爲愈也而試觀天下凋耗之狀無俟枚舉即如一
牂羊且墳首也羊瘠則首大蕃阜之衆固如此乎又
如一魚三星且在罶也無魚則水清豐年之象又如

此乎百物如此人可以食足矣鮮可望其飽哉故曰
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也
宋氏曰苕華一詩不盈數語而國勢之危迫人情之
愁苦物色之凋耗皆蕭然在目替情見乎詞故不覺
其言之慘切也水陸俱耗民不聊生即年瘠留空自
可想見其去無羊魚罷之世遠矣
何草不黃
序曰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
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幽王

之世鮮所征伐此不知何王總周之末季而人怨恨
之如此魯申公曰桓王之世伐滕薛唐杞諸國連歲
不息周人苦之而作是詩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興也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興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賦也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興也
苦行役者言彼草之生也惟衰則黃何草之不黃乎
況征役之興無時休息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進以

經營四方也哉而不但已也草衰甚則黃變而玄何
草而不玄乎況人盡且行且將過時不歸皆失其室
家矣何人而不矜乎夫民各有室家之樂也哀哉征
夫獨匪民乎而使我有妻而爲無妻與矜同也夫矜
則非民矣非民則是獸待其民矣獸之中有兕有虎
率曠野宜也今我非兕也非虎也何爲亦使之循
彼曠野而無朝夕之暇也耶是殆不如有芃之狐矣
今夫有芃然尾長之狐其率彼幽草性所宜也而況
有棧之車亦行彼周道而不得休息也亦獨何哉

輔氏曰苕華言國家之衰微人物之凋耗人民之不
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
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至
此無可爲矣
范氏曰自菀柳至此多似風體而雅之音響盡矣此
所謂詩亡也非黍離降爲國風之謂也
都人士之什十篇
楊升菴曰季札來聘請觀周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
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

民焉服虔注曰此嘆變小雅也其意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于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事而不言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指幽厲之政也司馬遷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一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意亦類此文中子云小雅周之盛正論也而未究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二終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三

北平孫承澤學

大雅 說見小雅

文王

序曰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朱子曰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文王之德上當天心下爲天下所歸往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已受命而作周矣武王繼之遂有天下亦卒文王之功而已然漢儒惑于讖緯始有赤雀丹書之說又謂文

王因此遂稱王而改元歐陽公蘇氏游氏辯之已詳去此而論則此序本亦得詩之大旨而于其曲折之意有所未盡

范氏曰代商者武王也而受命則自文王已然文王之德不可不令成王知之故反覆追述文王以德受命之事而教之以法文王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賦也

周公戒成王明周家受命代商之由言文王既沒而

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國雖舊而天命之受則自今始也夫在上而昭天則有周之德豈不顯乎舊邦而新命則上帝之命豈不時乎而要其命之來皆其德之顯者致之也試觀文王之神無時不升降于上帝之側則天意附屬而子孫之承命有天下也非偶然矣此章首四句已足惟周公告戒其君言有盡而意無窮故反覆申言之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賦也

文王心純無間若有所勉故既没之後善譽猶自不已是以上帝感之于是敷錫于我周而及于文王之孫子本宗使之百世爲天子支庶使之百世爲諸侯而又及其臣子凡周之士亦使之世世修德夾輔本支與周匹休焉

周公欲成王實圖修德非但求之窈冥恍惚而已故言文王於昭于天陟降在帝左右者卽其生平之亹亹者是也穆穆而緝熙敬止者是也不必他求也言文王之合天使其知所向往指文王之心法使其知所持循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賦也

周士傳世之顯者由其當日謀國之猶能翼翼而勉敬也夫美哉此多士生此文王之國而文王之國能生此多士則猶謀所出足爲國之楨幹而文王得此其心亦賴以安矣此則多士之賢固宜其傳世之顯也而天命文王之意于此亦可觀矣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

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賦也

文王得天之眷固由于德而要其所以爲德之實不越乎敬而已維此穆穆然深遠之文王於乎緝而續之熙而明之純至敬于一心凡所以著之爲於昭之神而垂之爲不已之聞者皆一敬爲之也其敬如此則德盛矣是以維天眷德而假哉之天命集焉觀之有商之孫子則可見矣商之孫子其數不止于億然以上帝之命既集于文王而今皆侯服于周矣

朱子曰此詩之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

以昭哉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于四章然後所以昭明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而語其所以爲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修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賦也

商子孫之服周以天命之不常也然豈惟子孫凡此臣庶之碩大敏捷者皆祼將于京師而服商之服以助周之祭也凡此皆文王之德所致然則王之藎臣

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也哉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賦也

欲念爾祖在于自修其德而修德之功不可間斷必常自省察使所行皆合于天理斯則有文王之德可以膺文王之命盛大之福自我致矣夫殷未失衆之時德足以對乎上帝今惟不德故子孫如此宜以爲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不易保也

徒曰爾祖當念然有欣而無惕有慕而無儆則其神不聳而志不大動試愴心于天命之靡常雖欲無念得乎念爾祖三字前數章已伏而無念之聲口迫切則從本章激出

箋餘曰法祖在修德德者何即所得于天之命也則命者乃天與君王宰天下之大樞紐德有斷續斯命有去來故曰修又曰永亹亹緝熙正指修法而言耳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賦也

天命有不易保愼無若紂之自絕于天而當布明其

善譽于天下又度殷之所以廢興者而折之于天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法文王之德則萬邦作而信之夫命斯可保矣首章之意是文王即天此章之意是法文王即所以法乎天此篇首尾皆是與天爲一何以知文王之能然哉以其與天同德而已天之德於穆不已所以爲天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所以爲文是文王之德即天之德儀刑文王即儀刑于天也

程子曰無不敬然後可以對上天則儀刑文王亦儀

刑共穆穆而緝熙敬止者耳

前而言天猶屬恍惚至此則指帝體示之使知耳目聞見之外確有精神可通前而言念祖詞僅危聳至此則斷決言之使知緝熙敬止之外亦別無配帝求福之實他日延訪羣臣惟曰不聰敬止思緝熙于光明後世追頌之者亦惟曰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然則成王之造于周公也可謂深矣

大明

序曰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朱子曰此詩言王季太任文王太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序說也又曰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

陳文武受命之事而首章先爲危詞以動之欲其聽而思也夫周之王業開于文王成于武王而文王之所自來者非偶也先有王季太任而後有文王先有文王太姒而後有武王祖宗之積累已非一人天心之眷顧已非一日始終前後莫非天意宰于其間使成王聞之而知天意之于祖宗也非偶用祖宗之于天下也非苟得則兢兢業業持其盛而守其成也烏容已哉此周公陳戒之意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賦也

周公戒成王先言天人之理明明在下君之善惡不可揜也赫赫在上天之予奪爲甚嚴也在下而明明則達乎上在上而赫赫則監乎下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是故天難信而不可恃爲君豈不難哉觀紂居天位而又爲殷之正適以不修厥德乃使不得有

其天下斯可見矣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賦也

將言文王之事而先本其所生摯國中女任氏從殷商之地來嫁于周將述商亾而周興故以摯繫商與周對言之也曰嬪于京謂以婦道見稱于周也乃配王季而與行德同志意也于是大任有身而生文王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賦也

文王之心純乎一敬翼翼然恭慎自持以此對越上天則多福于是來矣蓋其德正直而無回邪則四方于是咸附矣此文王以明明之德而基赫赫之命者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賦也

將言武王之事而先本其所由生言天監下土見周家世德之盛而其命既集于周矣然欲膺是命必在于聖人之生故于文王之初年而天已默定其配于

洽陽渭涘之地及文王當婚之期而大邦遂有子以應其求也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賦也

大邦有賢女譬天之妹尊之之辭也卜而得吉則以禮文定其吉祥而納幣焉文王親迎于渭水之傍其渡渭也敬重昏事比舟爲橋梁豈不顯其光輝乎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賦也

天既命文王于周之京矣而克纘太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于我也天意篤厚而生武王于是安全之扶助之眷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王氏曰言大商則乃所以大文武之德以爲商大矣非德大則不能燮伐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賦也

武王伐紂之時紂衆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惟我周之師同心共奮有興起之勢然衆心猶

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勉之曰上帝之命已臨于爾身爾無遲疑而不決也蓋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淸明 賦也

武王伐商牧野之地洋洋然寬廣非用權詐間道襲之也檀木之兵車煌煌然鮮明其駟馬乘騵彭彭然強盛既整且暇所謂堂堂之陣也太公望爲太師而號尚父如鷹之飛揚奮擊而無所畏以佐武王而伐

商則一會戰之朝而穢濁之風已除清明之治立見而一代王業于是乎成矣陳氏曰篇首之明明以德之明言之也篇末之清明以治象之明言之也然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非德之明者能之乎

輔氏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命有王季文王則有太任太姒有王季太任則有文王有文王太姒則有武王有武王之君則有太公之臣讀大明之詩則當知天人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危治亂興廢存亾之機如影響形聲之相應皆非苟然也

緜

序曰緜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朱子曰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

陳氏曰王迹肇基于太王而王業漸大于文王此追王所以自太王始而此詩推本文王之受命亦自太王之遷岐始也然言文王受命雖至于虞芮質成者葢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也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比也

周公戒成王而先遡其始以緜延不絶之瓜常始于瓞比世業相傳之周常始于微故自其微者言之周人始生于沮漆之土至于古公亶父之時尋居于窨竈土室之中室家之制俱未備也詩緝曰取土于地復築而堅之爲土屋以居謂之復或鑿地而居謂之穴二者皆若瓦器之竈故謂之陶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賦也

太王因狄人之侵乘旦而走馬以避其難循彼漆沮之涯至于岐山之下而與姜女同行相土葢資內助之賢以爲安宅之計也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賦也

周之原地膴膴然肥美所生堇荼皆甘如飴言美惡皆宜也太王見此地可居于是始起意而圖之謂謀及乃心也于是謀之于衆謂謀及卿士庶人也又以楚木然火謀之契者契灼其龜而卜之謂謀及卜筮

也乃告其民曰可以止于是而築室矣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彊廼理廼宣廼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賦也

旣築室于玆矣廼慰勞之廼安止之廼處之下左廼處之于右公宮在中而民居左右也民居旣定則治田事廼彊則畫其經界廼理則分其土宜廼宣則道其溝洫廼畝則度其廣狹但見自水滸之西以至岐山之東凡可以居民授田者無不諜之周而處之悉也

乃名司空乃名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賦也

命官以立室家而室家以宗廟爲先作廟以版築爲務故以繩直之而位處之旣正束版築之而上下之相承宗廟之作于是乎翼翼然而嚴整也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賦也

宗廟旣成宮室其可緩乎但見盛土于器則陾陾其人之衆投土于版則薨薨其聲之衆其築之也登登然杵聲之相應及墻成而削治重復也馮馮然其聲之堅固凡宮室之當治者無有不治而百堵皆興矣斯時也有鼛鼓焉以鼓役事者也但見人心競勸樂于趨事而鼓之以董其事者自有不能止矣人心之協勸如此

廼立皋門皋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廼立冢土戎醜攸行賦也

宮室旣建門社其可已乎彼在外最遠者爲皋門乃立皋門以肅于外則伉乎其高大居中應治者爲應

門乃立應門以肅于內而應門則將將其嚴正又有壘土以爲壇除地以爲墠其名曰冢土焉異日國家起大事動大衆必致祭于此而後出此雖一時草創之規而一代王者之制已肇于斯矣是其規模之宏遠如此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賦也

上文太王立國之事其内治修矣故雖不能殄絕昆夷之慍怒而自修旣至聲譽自隆亦不至墜其聞也

迨至其後積德日深而生齒漸繁歸附益衆木拔道
通昆夷畏之奔突竄伏惟其喙息而已此盛德服人
不求殄之而自殄也蓋已指文王之世而言矣
詩記曰此章或以爲專指太王或以爲專指文王義
皆未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文王猶事昆夷則太王
安得有昆夷駾矣維其喙矣之事乎皇矣之詩曰帝
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栢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
季然則柞棫拔矣行道兌矣安可專指以爲文王之
詩乎蓋總敘周家王業積施屈伸之理始于太王而

終于文王耳按詩記與集傳合集傳曰太王始立又
曰至于其後又曰已爲文王之時歷年久非一時之
事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
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賦也

昆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遂平天下諸侯于是聞
風皆歸而文王由此遂動其興起之勢是雖其盛德
所致然而以予言之亦由其有遠臣以柬民心有近
臣以輔君德有文臣以敷文治有武臣以建武功其

得人之功亦不可誣也

彭氏曰周之得天自文王之得民始民心之歸周自
太王之得民始故序言文王之事本由太王而一詩
之意大要主民而言也

棫樸

序曰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朱子曰此詠歌文王之德序誤
疏義曰昭文王之德使人知周所以得天下之故也
旱麓思齊皆此意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興也

此詠歌文王之德以物盛爲人所用興德盛爲人所
歸言彼芃芃棫樸惟其生之盛也則人皆取之以爲
薪積之以備用矣況茲濟濟辟王盛德著于容貌誠
天下之所依歸也故凡左右之仰其德者皆趣之于
左趣之于右而歸附趣向之恐後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賦也

文王舉祭而左右皆奉璋以從之卽此峩峩之美士
誠得乎相事之宜也此于祭祀而驗人心之趣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賦也

舟行則同心以共濟與君行則同心以追及蓋衆歸其德不令而從也此于行師而驗人心之趨也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興也

文王爲人所趨蓋有故焉瞻彼雲漢垂倬然之象則所謂文章于天而昭明可觀矣況我周王惟其享有壽考也則聖德之純而歷年之永化行以漸盡斯人鼓舞變化之無窮也此人心之所由歸乎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興也

文王之作人不但已也天下之文章如追琢金玉者則致其華美之極而無以加矣天下之物至以金玉爲相質則致其美好之極而無以加矣天下之爲治者勉而又勉如我文王則維繫人心之極而無以加矣總而舉之使之皆有所統而無所遺詳而理之使之各有連屬而無所紊四方之大皆在連比之中此人心所歸乎

徐氏曰雲漢自然之章也故壽考作人亦以自然處言之追琢勉然之章也故勉勉綱紀亦自勉然處言之分明謂文王之所以爲文固是天德生成有以煥于天下而作人而其寔文心金玉之體何嘗忘追琢之功故說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謂其追琢之章與其倬然之章相成而綱紀處卽其作人處也天下承其追琢之教仰其倬然之度焉得不趨也

通詩並未露出德字惟勉勉二字微逗德之精神而其大意俱就動人處摹寫聖德蔡氏詩說曰壽考則變化有漸勉勉則變化有本

旱麓

序曰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朱子曰序大誤其曰百福干祿者尤不成文理此亦咏歌文王之德

陳氏曰咏文王之德而卒不言其體其爲言也更深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興也

咏歌文王之德言瞻彼旱山之麓雖無期于榛楛之生也自濟濟然其衆多矣況我豈弟君子和樂平易是則其干祿也自得于盛德之中夫豈出于倖致哉

瑟彼玉瓚黄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興也
不但是也瑟彼玉瓚則雖不期于黄流而黄流必注
于其中矣況我豈弟之君子有此盛德則福祿必下
于其躬而天之降監自不能外矣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興也
自其作人言之彼鳶之飛也則必戾于天矣魚之躍
也則必出于淵矣豈弟君子以盛德而鼓舞乎斯民
吾知天下固有潛通默化而不自知爲之者矣豈不
振作乎人也哉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
文王有此豈弟之德見其清酒之既載矣騂牡之既
備矣以享以祀焉吾知明德之維馨而感乎之有道
則神之錫之瑞慶其大來矣不有以介景福乎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興也
君子之景福不待祭而決也柞棫瑟然密茂則民取
以爲薪而燎之矣文王有豈弟之德則神所佑助而
賜之福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興也
君子之景福非有意而然也莫莫葛藟惟其生之盛
也則自然施于條枚而有相附之勢矣豈弟君子則
自然以德獲福而符安貞之吉矣豈出于回邪者哉
是文王豈弟之德感乎天感乎人感乎神其盛茂以
加矣此詩人所以咏歌之歟詩擬云極摹豈弟之妙
化人格神然是借來形容不可粘着
輔氏曰言文王盛德而福祿歸之又言作人之事何
也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言
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

感而化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葢聖人之得
名位者豈以其身自歛其福祿哉必使天下之人各
修其行而邦其昌然後爲福也

思齊

序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嚴華谷曰此詩五章皆言文王之所以爲聖也孔氏
以爲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止是首章之意
也
郝仲輿曰人心之德至于敬而達于和敬則禮恒恭

和則仁恒愛仁禮存心致愛致敬聖人所以修齊治平消愛弭患而存神過化之道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賦也

詠歌文王之德言文王之德固由于天性而所以成之助之者亦豈無所自乎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寔能媚愛周姜而稱其爲京室之婦至于太姒又能繼其美德之音而致子孫之衆多是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矣下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矣嚴曰太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賦也

姜言周太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小也

其繼述之善順于先公之心而鬼神歆之無有怨恫其表儀之端爲法于閨門至兄弟皆和而家邦亦無不迎而治蓋德之施于神人者無一而不得也徐氏曰家邦雖遠然而夫婦兄弟進之矣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賦也

文王之德純亦不已平居在宮中則見其雝雝然和有事在宗廟則見其肅肅然敬隨所寓而形見也不顯之處人所不見而亦若有所臨洋洋乎如在其上也無厭之時踐履已熟而亦自保守悠久無疆也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賦也

文王有聖德故遇大患難而不能殄絕其德處光大而不見其瑕玷逆順一致無入不自得也事之無所前聞者舉必中法又不待教諫而自入于善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也傳以爲性與天合是也詩記曰戎疾大患難也羑里之囚是也昆夷玁狁之難則其餘也

文王之德如上章所陳故雖遭大難而不失其聖光大而不可毀缺所謂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賦也

文王之時長者則皆有成德幼者則皆有所造爲以習其業所以然者由古之人文王其德純亦不已無有厭斁故能譽髦此士謂能作成人材使人有名譽而成俊乂之美也

夫聖賢之學成已成物然後爲功用之全故棫樸旱麓思齊三詩頌文王之德而皆及于作人也呂東萊

所謂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于作人所以續天地生
生之大德也言哉言矣

皇矣

序曰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
若文王

周自太王遷岐而形勢始振自王季受讓而世德始
顯自文王伐密伐崇而威靈始著皆所由王天下之
根本故特推遡言之以明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之意
于太王則曰帝遷明德于王季則曰其德克明于文

王則曰予懷明德則明德固四方所以托命而帝天
之所不違者乎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
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
西顧此維與宅　賦也

原天初眷太王之意也大哉上天其照臨于下赫然
甚威明也其監視觀察于四方維求民之所定耳本
非有私于周也維此夏商二國皆失道而不得其政
天既絶之乃于彼四方之國謀究之計度之苟有能

安民而爲上帝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規模時太
王蘊明德于西土天乃眷然顧之而即以此岐周之
地與太王爲居宅使之得以弘安民之功也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
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
厥配受命既固　賦

夫天既以岐周與太王矣遷于岐周以治之彼岐周
之地本皆林木險阻之區也但見有作之而拔起者
屏之而除去者其唯立死之菑與其自斃之翳也有

修之而剪其滋蔓者有平之而理其拳曲者其唯叢
生之灌與夫行生之栵也或啓之辟之而重致芟除
者則曰檉曰椐之惡木焉或攘之剔之而使得以長
成者則曰檿曰柘之美材焉夫太王居岐而土地漸
闢道路以通而昆夷不能爲害矣是乃上帝以安民
莫若明德遷此太王明德之君以居之焉既使昆夷
遠遁滿路而去矣天又爲之立賢妃太姜以助之是
以與宅之命受之既固而王業之成此其肇基矣

按串夷載路毛氏曰串習也程子曰夷平也集傳作
昆夷從箋也天立厥配程子歐陽子皆作配天朱子

折衷亦云天以其德可配天而立之集傳攷曰配賢妃也大畧集傳意主乎賢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賦也

夫繼太王者王季也天命王季何如上帝省視岐山見其木拔道通則知民歸者衆矣是式廓已增天已作之邦也又欲擇其可以當此邦者以爲之君焉此作對之意自太伯王季初生時已定矣後日太伯讓而王季受亦善成此意耳夫以王季而受兄之業迹

疑于不友然彼之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不由勉強受命之後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其德如是故能受作對之命而勿失至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朱氏曰非王季之友無以成太伯之志非武王之孝無以成文王之功武王之孝易知也王季之友難知也此詩人所以再三咏歎于王季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賦也

王季德足以開王業如此何者而不本于天也天眷王季使其心權度精切有裁度之用使其音貊然清淨無非間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無所不備明而照事理類而別人羣長而有善教君而有善政順而慈和以服人比而親愛以得下此六者之德久而益光比及文王其德無有可悔人有過則悔恨靡悔則無過從容中道無毫髮之歉也言王季之德傳于文王而益盛也故能受天之福而延于子孫也

一王季也曰載錫之光以前人之德見其德曰其德靡悔又以後人之德見其德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賦也

繼王季者文王也天命之矣無牽于利害而畔彼援此無惑于情欲而歆動羨慕無是二者則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也彼密人不恭拒我大邦之命侵阮直至共之地文王赫然而怒整其師旅以遏止密人

徂共之師救亂安人以厚周家之福以答天下望周
之心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
鄧潛谷曰帝謂文王何也狀王而稽天天而命之也
夫有人見則有畔援何適非天則何所離而畔何所
拳而援有欲則有歆有羨何適非天則何歆羡有羨
畔援歆羨文王無之故誕登于岸岸道之極則也至
善之止也于人異境矣故赫怒以天按旅以天我何
與焉天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

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
之方下民之王 賦也
以伐密之事言之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
從阮疆而出以侵密其所陟之岡卽爲我岡敵人無
敢陳兵于陵而陵爲我陵陵之曲而爲阿者亦我阿
也敵人無敢飲水于泉而泉爲我泉泉之鍾而爲池
者亦我池也密既服而人心益歸是必作都以容之
故度鮮善之原而作程邑于岐山之陽渭水之側由
是羣后之方向百姓之歸往無不于斯也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
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賦也
帝意又謂文王我懷爾明德深遠不事外飾以大聲
音于笑貌不縱私意以長侈大與變革且又不以識
識不以知知漠然無心油然大順而安行乎天理之
則焉凡此皆明德之所在而可懷者則天討之行非
文王其誰任之哉帝于是又謂之曰崇侯僭亂逆天
害民乃爾之仇國也爾當往正其罪同爾兄弟和好

之國以爾鉤援之具以爾臨衝之車以伐崇墉焉夫
此皆天理所當伐而豈有一毫人欲之私也哉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
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
絶是忽四方以無拂 賦也
文王之伐崇也始以徐緩之車攻高大之城執訊者
聯屬不亂攸馘者安靜不暴類于天禡于神若此其
舒緩者蓋將以致其至來其附而保全之也四方所
以諒文王之仁而無敢侮之也及終不服則以熾盛

之車攻堅壯之城爲之聲其罪繼其兵殄其祀墟其國蓋天誅不可以復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也四方所以服文王之義而無敢拂之也非文王與天同德其孰能之此文王承天以安民也

劉氏曰此詩首二章稱帝者二稱天者一可見天之所以命太王者則以帝遷明德而然也三四章言帝者四可見天之命王季者則以其德克明而然也五章至八章言帝者四而帝之所以命文王者惟拳拳于武功求其所以然者則又以帝之懷其明德也惟其祖父子孫相傳一德是以天之眷命有加而無替及至商罪貫盈而天又命武王誅之天豈私于有周也哉

靈臺

序曰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朱子曰文王作靈臺之詩民之歸周也久矣非至此而始附也其曰有靈德者亦非命名之本意

啓申公曰文王遷豐作靈臺齊七政奏辟廱周公述以訓嗣王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賦也

此述民樂文王之辭文王作靈臺經度其深廣高卑營表其陰陽位置此事之伊始未期其功之遽集只見庶民攻之不終日而告成此豈文王有以速之哉文王常恐勞民戒始勿亟而庶民自如子趨父事所謂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也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賦也

臺之下有囿而文王之在囿也見飛走之咸若囿之中有沼而王之在沼也見多魚之遂生是物產之共適安往而不見其可樂也

嚴華谷曰孟子最善說詩只民樂其有麀鹿魚鱉一語道盡詩意毛氏以爲靈道行于囿沼今鹿養之久則自馴白鳥未有不潔魚未有不躍者豈皆靈道之行乎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賦也

文王既遊囿沼、遂于辟雍作樂而民歡樂之、言作樂之時設植者之虡其橫栒之上加大板以爲業其業之上又以彩色爲崇牙、其狀樅樅然也、此虡業之上則懸賁之大鼓、鏞之大鐘、是鐘鼓也、鑒以立號、讙以立動、於倫哉此鐘鼓乎、以此鐘鼓而作之于辟雍也振其音于設教之地成其響于賢士之關於樂哉此辟廱乎東萊曰、於嘆詞也、樂記曰論倫也、鄭氏以論爲倫本諸此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賦也

華谷曰申言鼓鐘辟雍之樂、詠嘆不能已、又言以鼉皮爲鼓其聲逢逢然而和、乃矇瞍方奏其事、樂之更端曰奏故九成謂之九奏、言方奏其事、樂之不厭之詞也

東萊呂氏曰樂者矇瞍之事也、聞鼉鼓之聲、知矇瞍方奏其事也、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鼓鐘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詞也、又曰或疑靈臺之詩敘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爲以辟雍學校勦入之彼蓋未嘗深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遊宴之暬御征行之扈衛無所往而不與髦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固學士之所常肄也夫豈有二事哉

下武

序曰、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嚴華谷曰武王之雅二篇下武言繼文、繼三后之文德也文王有聲言繼伐、繼文王之伐功也

陳氏曰、此詩美武王繼三后于已往開後嗣于方來

惟以求世德求孝思、而上合天理、下孚人心者爲之本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賦也

此美武王纘緒以有天下之詩言文王武王實維造周、而上之有王季、又上之有太王、蓋世有哲王、而先緒所從來矣、今三后既没而在天之神、不無望後人之能繼、乃武王能善繼而弘開先緒對三后于鎬京而無愧也

下字朱子以爲誤鄭箋曰、下猶後也、呂東萊從之曰

下者繼上之辭也下武之繼文即頌所謂嗣武受之也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其樂曰大武故言周王業之成必曰武焉此說爲近至詩緝以下武爲以武爲下則鑿矣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賦也

武王所以能配三后于京者以其于先世之德能起而求之善繼述也所求者先世之德故能長配天命有天下而傳無窮遂成王者之信也三后之德孚于民久矣至武王有天下然後其信成爲王者之事業莫大于信信則天下心服而王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賦也

武王既成王者之信下土胥以爲法矣而要亦以其求德配命之思常永不忘是以其孝爲可法也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賦也

人心既已孚式由是共愛戴以爲天子而其所以應之者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三后之傳明哉其繼之矣其御鎬京而對三后誠無愧也張氏曰唯孝思維則故應之亦惟以順德聚順在家效順在國也王氏曰武王之順德在于繼志而天下應之則其孝能嗣先王之事者不可掩矣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賦也

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亦如其求德而配命焉則天以命武王者命之萬年之久而受天之福矣只此昭哉之道對先王言則曰嗣服對後王言則曰祖武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賦也

天命既歸而四方諸侯皆來朝賀無異媚茲之心夫

羣侯翼戴如此則萬年之久豈不有藩翰之助乎范氏曰人心在聖王之世著順而已矣故僅曰媚曰應在萬年之後國祚所憑藉者大故稱佐

詩人美武王歷敘其世德之求幽有以贊乎神也媚茲之應明有以化乎人也永言配命上有以格乎天也昭茲來許後有以裕乎嗣也使武王質之屋漏而有愧仰之天命而不侔對宇宙人心而懷慚遺百世子孫而抱恨其何以仰對三后在天之靈乎論配京而証及此事理固有確確可據者其古人之不以窈

賓洸惚之說、矯誣以欺後世也夫、

文王有聲

序曰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朱子曰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于武王、則言皇王維辟、無思不服而已、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續而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于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

呂東萊曰、此詩未嘗一言及武王伐功何也、蓋創業

而詒厥孫謀、固非大告武功之前所能致也、詩人亦有言其意而略其事者矣、不可一體求也

文王有聲、適駿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烝哉、賦也

此述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首言文王之繼述也文王所以有聲聞者、能適述駿大太王王季所有之聲也、述之而求其寧、則惟欲相安于無事、述之而觀其成、則惟欲持守而不變、此豈有意于伐功、以求加乎前人者、此文王之所以盡君道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賦也

文王受天命而有此伐崇之武功、既伐而民歸者衆于是作豐邑為容民蓄衆之地、是其奉天安民克盡君道也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適追來孝、王后烝哉、賦也

文王營豐邑之城、因舊溝為限、而不過越其內之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侈大、皆非以急成己欲也、蓋先人嘗以安民為志、故以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是其繼先安民克盡君道也、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賦也

文王之功、所以著明者、由其築豐垣以昭安民之績四方于是望新邑來同、以共倚文王為楨幹而求寧、觀成、果無負矣、是其事集而民安、信盡君道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賦也

此言武王居豐以起下文遷鎬、言周都于豐豐水正在其旁、于是思禹之故績、而四方循此水來同共尊武王為君、是武王能繼文王以安民、故民歸之也、此武王之所為盡君道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賦也

人心既歸豐邑莫容、武王于是徙居鎬京、而首建辟雍以爲講學行禮之地、自是東西南北、莫不慕教化而心服、是其敷教以得人、克盡君道也

張横渠曰、靈臺辟雍、文王之學也、辟雍之在鎬京者、武王之學也、辟雍至此、始爲天子之學、當武王作鎬京辟雍之時、天下無思不服、于此尤見王業之成也、民之歸周亦久矣、非謂至此而始子來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賦也

其遷鎬也、武王稽之于卜、以審居鎬之吉凶、及龜示

其決而遂爲之成其邑居、是其愼謀以建國、克盡君道也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興也

其遷鎬豈爲一時謀哉、彼豐水之旁、猶有芑生焉、況武王豈無所事乎、蓋爲其事于建都立學、定萬世之孫謀、而使爲子者安享于無事、是其久安而長治、信盡君道也、夫聿追來孝、文王繼志述事也、詒孫燕子、武王創業垂統也、一者以卒前人之業、一者以定後人之業、此遷豐遷鎬、當年之本意也

周道親親、禮先繼述、其事莫大于文武、文王繼先而武王繼文、首尾四章稱文武者、文始之武終之也、中稱王后皇王者、繼諸侯而爲天子也、文王伐崇作豐而王業始、武王伐商作鎬而王業成、文王求寧觀成以始武也、武王燕子詒孫以終文也

文王之什十篇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三終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四

北平孫承澤學

生民

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也

朱子曰此詩未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頒胙之禮也歟

思文之詞簡主肅也此詩之詞詳意者祀事之餘推原其所以尊者乎朱子以為用于受釐頒胙之際理

誠然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賦也

周公尊稷配天而推本言之以為受釐之樂歌言初生周人者實出于姜嫄當其禋祀郊禖以祓除無子之時見大人跡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于是即所大所止之處而震焉覺有娠肅焉自飲飭生焉育焉而為后稷也

朱子曰毛公說姜嫄出祀郊禖履帝嚳之迹而行將事齊敏鄭氏說姜嫄見大人迹而履其拇二家之說不同古今諸儒多是毛而非鄭然按史記亦云姜嫄見大人迹心忻然欲踐之踐而身動如孕則亦非鄭之臆說矣

又曰天下之理一而已而有常變之不同夫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者理之常也若姜嫄簡狄之生稷契此理之變也

張氏曰天生一后稷所以生天下萬世其生非偶也若禋祀若履武則偶也設不如此詩所述稷之生遂

謂非天乎詩人亦非故為表異也時遠相傳失真又無可考亦姑紀所聞云耳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賦也

姜嫄之孕后稷終滿懷妊之十月而生之婦人初產則多難后稷是首生之子乃如羊子之易不拆割不副裂無菑災無患害是天顯其神靈異于常人也上帝豈不安寧之乎豈不安享其禋祀乎而使之安然無病而生子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氷、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賦也

無人道而生子、故因而棄之、然棄隘巷、而牛羊為之庇愛、棄平林、則直人伐木而權為收止、又棄寒氷、而鳥以一翼覆之、以一翼藉之、及鳥去而啼、其聲長大、溢于道路、若以啓人之收養也、此屢棄而屢見其異、無非天意之所在也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

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賦也

言既收養后稷、誕實匍匐之時、已能岐然嶷然有以自立、以此就人之口、取食而啖之、其生質之異于常兒如此、至其稍長、卽有種植之志、所蓺之者有荏菽也、此荏菽旆旆然而揚起、蓺禾則有行列、穟穟然而美好、蓺麻麥則幪幪然而茂密、蓺瓜瓞則唪唪然而多實、是其幼時種植自異于人、葢其天性然矣、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邰家室、賦也

后稷之力農也、能以人力助天地之化育、其除豐草以種嘉穀、則方苞而漬其種、種褎而達其機、發秀而暢其生、堅好穎栗而要其成、有相之道如此、故堯以其有功于民、舉而封之于邰、以主姜嫄之祀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賦也

言后稷既封于邰、主稼穡之事、遂教民播穀、誕降嘉美之種、而嘉種中有宜于祭者、維秬維秠、可以供鬱

鬯、維穈維芑、可以供粢盛、于是令民徧種此秬秠、既熟則是穫而棲之于畝、徧種此穈芑、既熟則是任而負之于背、以此四種歸之、以供后稷、而肇有邰之祀事也、則有周之祀、寔自此始矣、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賦也

言后稷之祀、舂揄簸蹂、以及于釋之有聲、烝之有氣、為饎之事周矣、載謀載惟、則吉蠲之諸也、取蕭取羝、則求神之周也、載燔載烈、則獻尸之備也、四者詳盡

如此正典起來歲使繼往歲而行祀典于無窮也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
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賦也
夫后稷肇祀之遠如此今日南郊之祭固宜尊之以
配天矣而其所以格天者何如我也盛菹醢于豆盛
大羹于登但見馨香之氣苾然而始升而上帝之神
已居然而來享此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蓋自
后稷始封肇祀以來其稼穡粒民之功有以參贊化
育庶無罪悔于天故至于今猶仰其德頌其功而世

世頼之也是豆登非馨祖德惟馨今日居歆之速乃
后稷之格天有素者致之豈直芳臭之時云乎哉吾
于是而益信后稷之德其郊天配稷也誰曰不宜哉
李氏曰前章言后稷肇祀爲祭宗廟此章言後世既
有天下郊天配以后稷也先儒謂后稷祀天殊不知
魯郊上帝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也而謂堯與
稷亦然乎
劉氏曰卒章遂説成王祀天之事而推原其自后稷
以來未嘗獲戾于天也雖未明言尊稷配天之事而

一詩之意實爲尊稷配天而推本言之以爲受釐之
樂歌也

行葦

序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
族外尊事黄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朱子曰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序逐句生意無
復倫理
范氏曰此祭畢既歸賓客之俎留同姓與飲以示慈
惠所謂燕毛燕私者是也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
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興也
燕父兄耆老言敦序之行葦而牛羊勿害則苞而含
質體而成形葉泥泥然矣此戚戚然至親之兄弟而
勿致違遠具相親近則肆之筵以行燕授之几以優
老皆其情之不已而禮之所必欲致者也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
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賦也
言既肆之筵復設席于筵之上使人有所蹈藉其中

既有授几者又有緝御相續代而侍以優其老由是
而獻酬行酒主或獻而客或酢之主又洗爵復酬而
客遂奠之酒必有殽則用醓而多汁之肉醢以薦進
復有或燔之肉或炙之肝不但惟是又有嘉美之殽
曰脾曰臄皆甘而脆者酒殽既備又作樂助歡或歌
而比于琴瑟或咢而徒擊鼓此親親之燕無不各極
其盛如此皆所以盡莫遠具爾之情也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
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賦也

言燕飲之時遂行射以為樂敦弓則既堅而調習得
宜四鍭則既鈞而低昂中節舍矢則既均而皆中皆
中則序其中之多者為賢而寡者飲酒敦弓則既句
而引滿四鍭則既挾而盡發其四鍭則如樹而多中
無從致罰則序其中之不侮者為德而侮者飲酒此
非以賢病不賢以德病不德也不過借此以洽賓主
之歡而盡戚戚之情也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
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賦也

言既射而序賓主此時實曾孫維主有醴酒醹然而
厚酌之則用大斗于是舉酒而祝以此所黃耇之壽
黃耇而且台背然享壽以德又必相與以引導使不
昧于所趨相與以翼輔使不怠于所行共成美德以
考終命故壽而考成其德有維祺之休而景大之福
以德介之曾孫之所願于父兄者如此殷勤無已之
情至此愈篤矣薛氏曰尊尊親親周道也故君燕父
兄則有行葦父兄荅君則有既醉何厚也周道既衰
則角弓之詩作而行葦之風熄矣

既醉

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朱子曰此父兄所以荅行葦之詩序為孟子斷章所
誤爾

鄒氏曰通篇大吉與楚茨略同但彼詳于力田奉祭
此因祭飲後致稱願之詞于楚茨卒章尤近夫勿替
引之豈非所謂永錫祚胤乎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賦也

父兄荅行葦之詩言君之燕飲既醉以酒矣又既飽

以德矣將何以爲願哉願君子萬年之久介爾以景大之福常如今日之盛大可也

福一也自其盛大言謂之景福自其光顯言謂之昭明有融高朗又自其昭明極言之此福在今日爲善始垂之于久爲善終蓋有萬年無窮之意焉臣子荅君所感既深則祝頌之間累言不足故公尸以下又託嘏詞以反覆詳言此福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賦也

言享君恩之厚而願其久膺光明之福也總一景福

下皆申說耳朱公遷以漸進言是願其盛大者又光輝顯著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賦也

言我所願于君子之景福固萬年昭明矣試極而擬之介爾之昭明其始瑩徹無瑕而有融乎而又且高焉炅然莫踰且朗焉煥然莫掩而此有融高朗者又永垂于勿替而令其終然在萬年爲令終在今日爲令始令始雖未終而已有其始始既善則令終可知此昭明令終之言乃向者公尸當祭時嘗傳神意而以嘉善之言告之夫豈我之私祝也哉

李氏曰人以一日收累世之英華而畢其局則有終雖善亦不謂之善矣令終有俶者謂千百年赫奕之之休嘉不見收藏于何日止有此肇端之景而已蓋一日此始日日此始究竟亦此始則令終可思

呂東萊曰自既醉以酒至此皆祭畢而燕臣下報上頌禱之詞也自公尸嘉告至卒章皆追道祭之受福以明頌禱之實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賦也

言公尸固以嘉告矣告以爾之祭祀籩豆之品既清潔而嘉美此時主祭在君子而朋友之助祭相攝佐者又皆檢攝以威儀是合朋友之敬爲一人之敬君臣同一敬矣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賦也

言朋友助祭攝以威儀威儀既甚得其時宜矣而主奠在父父奠在子君子又有孝子以畢奠誠敬不竭是合孝子之敬爲一人之敬父子又同一敬矣此所以感神而永錫以至善之福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賦也

言永錫爾類、其類維何乎、就君子所居室家之壼深嚴遂密、福即于此萃聚、使爾萬年之久、永錫爾以福祿之祚與子孫之胤、不特今日見在者而已也、

范氏曰、就孝子之身言錫類、猶未見其永也、孝子將以其不匱者、永錫其祚胤、則世世有有道曾孫而秉先德以化及于天下者、將無窮也、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賦也

言天錫以胤維何乎、蓋胤非祚弗藉、天必先被爾以

祿、使爾萬年之久、永爲景命所附屬、則祚錫而胤有所藉矣、僕即被、蓋自祿之所錫而言、曰被、自依附而言曰僕、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賦也

言天以大命附屬者維何乎、予爾以女之有士行者、使爲之妃、即隨之以生賢孫子、蓋子而又子、孫而又孫、傳世之無窮、而景命之附屬、亦與之俱無窮矣、公尸之嘉告者如此、此殷殷所祝願者也、

嚴氏曰、上章問以繼嗣、而言福祚者、言天錫以繼嗣故福祚不絶也、此章問以福祚、而言繼嗣者、言天錫以福祚、故繼嗣繁昌也、與上章互言之耳、

范氏曰、此皆父兄樂觀王化之成、而願其卜世卜年永如一日、躋萬世于昇平也、父兄意中語耳、托之嘉告者、何不敢自爲之詞、尊敬之義也、

鳧鷖

序曰、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朱子曰、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序誤

范氏曰、平日思祖宗不得一見、見賓猶祖宗者、不能去諸懷、此繹之所以設也、惟其爲繹也、故一言之不足、又重言之、重言之不足、又反覆言之、所以不謂之饗而謂之又祭、繹之時義大矣哉、然則祭畢之燕、而尸不與者、何也、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廟中則全乎君、爲其近于祖故也、近于祖、不敢褻之、遠于祖、不敢忘之、此義之所以兼盡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興也

言鳧鷖在涇以水鳥而居水中得其所安矣、況公尸釋象神之勞而就几席之安、不來燕來寧乎、其燕之時爾酒既清潔、爾殽既馨香、乃用以與公尸燕樂而飲之則爲神所悅、以此致福祿而來成就汝矣、此章已盡其意、下只反覆咏嘆之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興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興也

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興也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興也

輔氏曰寧安也、宜稱也、處居也、宗尊也、成就也、爲助也、下、自上而下、易辭也、降與下同、崇則積而極其高大也、來成來爲來下攸降來崇、皆指今日言、爾几得安樂尊崇如此者、即是所謂福也、無有後艱則言其後日永無艱難也、夫人之享福、克保其後、至于無有後艱則積而高大者可以常保而無憖矣

假樂

序曰假樂嘉成王也

朱子曰詩非爲嘉成王、疑此即公尸之所以荅鳧鷖者也、

鄒氏曰、按輔慶源云、自行葦至假樂四詩、若如序說而不明其所用、則皆奉上之諛詞耳、意者其受釐之詞歟、然假樂亦有戒意、今按詩傳自文王在上至此皆周公陳先德以訓成王、則詩義了然矣、行葦睦宗

之德也、既醉奉先之德、足以裕後也、鳧鷖德之見于交神也、嘉樂德之協上下以承休也、即以既醉爲荅行葦、嘉樂爲荅鳧鷖、亦無不可、祇足見當時君臣賓主、賡歌喜起、不減虞廷耳、惟以是篇爲嘉成王、則諛嘉之耶、豈周公之諫其冲主耶、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賦也

公尸荅鳧鷖之詩、言可嘉可樂之君子、有顯明之令德、下有以宜民而胥羣黎、上有以宜人而臨有位、即

此令德所感固受天之祿矣而天眷不已則保安之右助之寵命之而又爲之申重于無窮也

于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賦也

王者雖無心于干祿而一德格天百福集焉觀其子孫之生至于千億可謂多矣而皆穆穆然敬皇皇然美庶則以是德宜其君嫡則以是德宜其王而其行無有過差無有遺亡一惟率循先王之舊法也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

方之綱 賦也

上章言子孫之賢有以宜君王此以下則專自嫡嗣之宜王者言之威儀抑抑然愼密聲譽秩秩然有常且無私怨無私惡而一意信任在位之賢臣是既脩德而又任賢故能身履帝位受無疆之福而統一天下爲四方之綱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賦也

嗣王能爲四方之綱則綱既張紀亦理由是民安而諸臣之治民者亦賴以安矣故百辟卿士感燕及之賜皆媚愛于天子惟欲天子之綱紀不懈而爲民之所安息也此皆願嫡嗣宜王之事而上章言羣匹此章言朋友則宜君者在其中矣

白石蔡氏曰假樂答鳧鷖公尸承鳧鷖無有後艱之意明永無後艱之道永無後艱始于自天保右百福子孫子孫又皆宜君宜王正保佑之事也不愆不忘抑抑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正宜君宜王之事也燕及朋友媚于天子正率由羣匹之效也不解于位

正媚茲之實也有命有申有作有述君明臣良致治保治則顯顯令德克滿流行故永無後艱虞廷愼乃在位申命用休臣鄰交儆歌咏康哉正與此合

公劉

序曰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于民而獻是詩也

王臨川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蓋名公之志也

穉子鞠曰后稷始封于邰傳子不窋而失其官奔于戎狄之間再世不顯其孫公劉復脩后稷之業始居于豳故名公稱之以教成王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賦也

召康公以成王將涖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言厚哉公劉之于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彊、于是裹其餱糧于槖囊之中、思以輯和其人民、而光顯其國家、故以其弓矢干戈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都于豳也此始遷之計皆厚民意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賦也

厚哉公劉之于民也其始至于豳、欲相土以居、而適見從遷之民庶繁而居之衆、順而居之安、宣而居之徧、民情咸適于野處、而無感舊之嘆、即此可以定都矣、于是登山而胥此原之大勢、降原而胥此原之土宜、當時所帶佩者、維玉及瑤以象文德、鞞琫容刀以示武功、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斯其爲厚于民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迺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賦也

厚哉公劉之于民也其營度、邑居也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覯于京、由是即此京師之野、營其居處而安息之有地、廬其賓旅而迎送之有所、言其所言而教令于此發、語其所語而政事于此議、審地利以周營建、斯其爲厚于民也

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起于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曰賓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周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之云新絳故絳也、愚按洛邑亦謂洛師、正京師之意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飮之、君之宗之、賦也

厚哉公劉之于民也其營建既成、安然在京、而羣臣之與落成者、蹌蹌然整、濟濟然盛、于是使人設筵几

而登之依之當時殺則用豕眡其儉也酌則用匏眡
其質也如是以飲食羣臣固周慰勞之情矣而又爲
君以統異姓者使臣統于君明朝廷之分也爲宗以
統同姓者使庶統于嫡見家庭之禮也既洽情而又
辯分無非立國示民之意斯其爲厚于民也
朱子取呂東萊既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屬其民上則
皆統于君下則各統于宗之說于集傳而又曰東萊
以爲爲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爲
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恐未說及立宗事也

詩緝曰公劉之于羣臣既設餱以食之設酒以飲之
禮雖簡儉羣臣君之尊之不失敬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
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賦也
厚哉公劉之于民也豳地漸闢廣而且長于是考日
景以正田之四方登高岡以望田之形勢視陰陽而
察向背寒煖之宜觀流泉而審高下蓄洩之利賦則
計井出軍而制爲三單不悉民以爲兵稅則度地晝
井而制爲徹法不多取以病民至于民多而田有未

足則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于此益大也
此章闢地授民之事尤見其厚于民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
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卽 賦也
朱子曰此章又總序其始終言其始來未定居之時
厚哉公劉之于民也始焉客館于豳之時涉渭取材
而以舟橫度取厲取鍛以治宮室既止基于此矣乃
疆理其田野以爲養民之計由是民生日繁民財日
富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而止居之衆又漸以密

復卽芮鞫而居之此則民已輯而國已光其厚民之
驗于此著矣
呂東萊曰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興未
艾之象焉周之王業兆于此矣
永嘉陳氏曰七月言先公風化公劉則言建國君民
之事風雅之不同如此

泂酌

序曰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
也

朱子曰序無大失然語意亦疎

鄒氏曰序說云名康公戒成王是已衍之者曰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此特勦左傳昭忠信薦鬼神之說而箋遂實之曰人不易物惟德緊物此詩召公蓋訓王以親民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興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興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興也

召康公戒成王言遠酌取彼行潦汚濁之水挹之于彼而澄注之于此倘可以爲餴饎之用况豈焉而樂弟焉而易之君子不足爲民之父母乎夫爲父母則民之所以歸也再觀泂酌彼行潦之水挹彼注茲倘可以濯罍况豈弟君子而民不賴之以攸歸乎爲父母則又民之所以塈也再觀泂酌彼行潦之水挹彼注茲倘可以濯溉况豈弟君子而民不賴之以攸塈乎夫攸歸攸塈與本父母而皆從豈弟得之故豈弟者君子之事也

輔氏曰攸歸謂爲民之所歸往也攸塈謂爲民之所安息也皆所以終首章父母之義也

范氏曰言民之父母而繼之以攸歸終之以攸塈者何也塈息也謂休息也諷以民心歸服之後養宇宙以和平之福毋紛更多事以勞擾之也觀卷阿之餘民勞繼作知老成之爲慮深矣

卷阿

序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朱子曰求賢用吉士本用詩文而言固爲不切然亦未必分爲兩事後之說者既誤認豈弟君子爲賢人遂分賢人吉士爲兩等彌失之矣夫泂酌之豈弟君子方爲成王而此詩遽爲所求之賢人何哉愚按朱子之言明晰如此而詩緝諸書猶以豈弟爲賢人穿鑿扭合可怪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遊來歌以矢其音賦也

名康公從成王游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詩言

撫卷阿之勝挹飄風之和王固來游而來歌矣而幸與其會則爲之賡陳其所欲言也此總敘以發端之辭也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賦也

言君子當國家無事而爲此游歌之衆誠伴奐哉逍遥閒散爾之游矣優游哉從容順適爾之休矣此爾今日之福也又欲使爾終其性似先公之善終令後日之伴奐優游常如今日可也

東萊曰自此章以下皆名公陳其际歌之辭也國家閒暇君臣游衍可謂伴奐而優游矣所願乎成王者惟充其性似先公之克終而已俾爾者祝辭也彌爾性者祝其進益成就至于無虧闕之地也似先公者召公周之尊老故其祝成王遠本先公不忘舊也祝之所以戒之也

朱子曰自此至第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五章以後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賦也

言爾之土宇中外一統燦然大明亦甚鞏固而厚矣豈弟君子又欲使爾彌爾性百神永以爾爲主令昄章之孔厚者常如今日可也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賦也

言爾之受命爲天子既歷年久而長矣然受命長則坐享熙洽無事綿造茀祿于爾康安矣豈弟君子又欲使爾彌爾性純全之福爾常享之令命之長者益

長而茀祿之康者永康可也

東萊曰自三章至此章皆嘆美祝戒之辭雖未及乎求賢然成王所以彌爾性而似先公主百神而常純嘏者果何以致之乎其意蓋在其中矣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賦也

上三章極言壽考福祿之盛此以下則言用賢脩德之事乃所爲致福之由正發上俾爾彌爾性之意也

言世之賢人有可託重而憑依者有可協贊而輔翼者有孝于親而可以移忠者有得于心而可以宣猷

者誠用之以引翼于前用之以翼贊于側則其德日
脩而表儀以樹四方以之爲則矣
東萊曰是詩雖戒求賢而其詞從容不廹至此章始
明言賢者之益焉又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
有德何也葢人主常與慈祥篤寔之人處其所以與
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
在言語之間者也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賦也
上章言用賢脩德以則四方未言其所脩者何如此

遂承言君德之全如此得賢之輔以言其外則顒顒
卬卬德器何尊嚴也以言其內則如圭如璋德性何
純潔也以是播之爲聞則聞爲令以是樹之爲望則
望爲令德而至此天下有不以君子爲綱乎綱之正
所以則之也非得賢引翼何以致此
東萊曰此章與前章相承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
以翼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矣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
使媚于天子興也

吉用賢有益如此況賢人且有效用之忠乎試觀鳳
凰之于飛也翽翽其有羽聲亦集于所止之處況此
藹藹然衆多之吉士維君子隨所使而皆媚愛于天
子孰非爲上爲德之心哉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
命媚于庶人興也
再觀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矣況此藹藹衆
多之吉人維君子所命而皆媚于庶人孰非其爲下
爲民之心乎

東萊曰此以下廣言人材之盛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
雝喈喈比也
言賢才雖忠于效用而感召之機在君又試觀鳳凰
鳴矣必于彼高岡之上梧桐生矣必于彼朝陽之地
此其兩相須而兩相遇然必梧桐之生也菶菶萋萋
然而盛而後鳳凰之鳴也雝雝喈喈然而和此感應
之機獨在上也朱子曰興下章之事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

以遂歌[illegible]也

又承上章末二句而言也言菶菶萋萋則雝雝喈喈矣而今君子之車亦既衆多君子之馬亦既閑馳此而善用之是亦菶萋之具而可以致雝喈之和者也陳詩至此蓋有難盡言者敢以爲多乎哉特以繼王之聲而遂歌之耳其無窮之意固在王之能悟也此章諷王待賢之有具而又表巳賡歌之意蓋欲王之因歌以用賢用賢以脩德而脩德以獲福也

東萊曰高岡顯地也梧桐嘉木也鳳凰棲鳴其間可

謂得其所矣故極言菶菶萋萋之盛雝雝喈喈之樂以形容之今王之車馬既多既閑苟得衆賢戴之其光華和樂殆非形容所及也有其時有其具召公所以欲成王勉于此也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召公言初陳詩以戒王其辭本不多也意不能巳遂歌而至于卒章耳

沈氏曰按公劉三詩皆曰戒也公劉但言締造之艱難不言守成之不易泂酌但言豈弟之爲民父母不言父母之不可常卷阿欲成王之彌性而先之以福祿壽考愉之以鳳凰梧桐寄惻惻于揚厲藏焉至于寬平古大臣之所謂戒者如是耳

民勞

序曰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朱子曰序說以此爲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爲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

詩緝曰朱氏以此詩乃同列相戒之詞其說是也詩言以定我王又言以爲王休又言戎雖小子皆語

列之詞以詩之詞戒同列所以刺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賦也

同列相戒之詩言民勞甚矣庶幾其小康是必先加惠京師以漸及四方之遠也然民之不安由小人爲之害耳必無縱詭隨之人以肅此無良者以遏此寇虐下民不畏明法者然後柔撫中國順洽四方而王室因之以定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

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賦也

休止息也逑聚也惛怓猶讙譁也惑亂人主也勞猶功也無廢汝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爲王之休美逑其始事者誘掖之也

曹氏曰自二章而下皆衍而成篇以暢其意不甚相遠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愼威儀以近有德賦也

嚴氏曰詭隨之人無所不至所謂罔極也無縱詭隨

而必近有德謂遠佞而親賢然非脩身則賢不可得而親故必敬謹威儀而後可以近有德東萊曰此章言當遠小人近君子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賦也

正敗敗壞安民之正道也戎汝也汝雖耿然一身而世之安危皆由自汝是所爲甚廣大不可不謹也嚴氏曰舊說以此詩戎雖小子及板小子蹻蹻皆指王也小子非君臣之詞二詩皆戒責同僚故稱小子耳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賦也

繾綣固結其君也正反反安民之正道也玉寶愛之意王之寶愛于女將倚女爲重以成安民之業故我用王之意以大諫正于女蓋託爲王意以相戒欲其知所以聽之也

嚴氏曰此詩言無良惛怓罔極醜厲繾綣皆極小人之情狀而總之以詭隨蓋小人之媚君子其始皆以詭隨入之其終無所不至孔子所謂佞人殆也

詭通曰不徒曰隨而曰詭隨言其奸之詭秘可畏也

所以每章以無縱叮嚀之

板

序曰板凡伯刺厲王也

朱子曰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

嚴氏曰朱氏以此詩爲切責僚友用事之人而義歸于刺主與上篇同味詩意信然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賦也

同刻相戒言上帝以安民爲心今板板反其常道使
下民盡病矣然必有以致之良由爾之出話不然徒
爲善言而不能行是其爲謀狃于淺近不圖久遠其
心以爲無復有聖但恣巳妄行管管然無所依據矯
誣詐僞不實其言于誠信以圖此事所以猶之未遠
職此故也以是之故我用大諫正于汝脩人事以回
天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
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賦也

天方艱難不得以欣悦視之天方蹶動不得以怠緩
處之惟出辭而皆和平中理則民心孚而携貳者合
矣出辭而皆悦懌愜情則民志定而叛亂者息矣此
葢出話皆然則民之卒癉可瘳而天變亦可回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嚻嚻我言維服勿
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賦也

雖與爾異職而同爲王臣則有相正之義今我就爾
以謀而爾乃嚻嚻不受不知我所言者畏天悲人今
日之急事而奈何以爲笑也先民有言尚問及于芻
蕘之賤況僚友之言其可以不聽也

徐氏曰即爾謀謂就爾身上謀爾也我言維服服是
着于身而不可須臾脱者也言切也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
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賦也

天之方虐不可以戲侮視之故老者知此而盡欵誠
以相戒乃少者不信而驕之不知我言維服夫豈老
耄而妄言特女以可憂之事爲戲也夫以戲處憂俟
其憂之益多如火熾盛將不可復救矣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
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賦也

方今天正懠怒爾無得爲大言夸矜諛言毗附言語
者威儀之章夸則縱肆毗則畀屈而威儀盡迷亂失
其常度矣卒至于使善人者如祭祀之尸無言無爲
此民之所以方愁苦呻吟而莫敢揆度其所以然皆
因妨賢之故者是以至于喪亂滅亡而咨嘆之聲不
巳卒無有反其所爲惠我衆庶以順其安養之欲者
也自此以下則其所譏刺漸及于君矣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賦也

泛言治民之道也言苟能順天之理以開明人心如壎篪之相和壎唱而篪和言必應也如璋圭之相合合二璋而成圭言必同也如往取物之必得如手攜物之必從也攜而必從非別立一道以增益之也因其所有耳牖民之易如此然則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今民已多邪辟矣又豈可自立邪辟以導之耶

范氏曰六章乃言導民何也前云天之方難方蹶即

承之曰民治民莫可見天無形其難與蹶也揔形見于民也是一時之民情大有可畏者故言天之怒渝雖如此然仁愛却是本心其曲牖斯民以回其殿屎之勢易易耳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賦也

泛言用人之效也言善人所以爲藩籬大衆所以爲垣墻大邦所以爲屏蔽巨室所以爲翰幹國家所恃在此數者苟能使懷我之德則無有不寧矣又同姓之宗子所以爲城之固亦當保安之勿使此城有壞無至于獨居而可畏懼也

范氏曰維藩維垣維屏維翰維城見可任而不足恃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賦也

言敬天之誠也天之怒不可不敬也汝其敢戲豫乎天之變不可不敬也汝其敢馳驅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言一出入之際而天必與之俱也昊天曰旦及

爾游衍言一動息之頃而天必與之同也此所謂陟降厥士日監在茲也此君子之學所以必戒懼愼獨之爲貴也蔡白石曰上文懷德之功即敬天是也敬天而曰昊天出王游衍當敬之審也無一息不敬天則輯懌牖民遠猷諫君自有不容已者而豈能欣欣泄泄以圖獨存耶

正雅首文王大明備言天人之際變雅首民勞板民勞言安民板言畏天

生民之什十篇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四終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五

北平孫承澤學

蕩

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蘇子瞻曰蕩之所以爲蕩由詩有蕩蕩上帝也詩序以爲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非詩之意矣

歐陽永叔曰穆公見厲王無道知其必亡而自傷周室衰所以言不及厲王而遠思文王殷商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賦也

此詩憂厲王之將亡而作言蕩蕩上帝乃司賦畀之權而爲下民之君也今乃變爲暴虐而命之賦于人者若此其多邪僻何哉葢天生衆人其命有多僻而不可信者非其初則然也降命之初無有不善特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僻也

王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受天地之中一也則靡不有初敗以取禍者衆則鮮克有終鮮克有終則命匪諶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力　賦也

昔我文王慨殷紂之不道嘗嗟嘆之曰咨咨嗟乎汝殷商之爲君何以是彊禦暴虐之臣何以是掊克聚斂之臣何以是彊禦掊克使之在位居職而在服用事乎此彊禦掊克皆所謂慆慢之德天實降之以害民者然非其自爲之也乃女興起此人而力任用之

豈可歸咎于天哉

嚴氏曰二章以下設爲文王之詞葢陳厲王之失而託之商也所謂借秦爲諭耳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賦也

言當用善類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使用流言以應對則是寇盜攘竊反居內矣是以人皆不堪而致謗怨無極窮也

而秉義類集傳作當用善類詩白雲曰而秉義類謂女以爲義類而秉之者乃彊禦之徒葢心德不明以

不義為義也于語義為順流言以對顧東江曰凡小人倡為害民之事必有一段邪說辨博以濟其姦如商鞅王安石之倫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賦也

言女用小人炰烋肆行于中國凡此皆斂怨之事而反自以為德所以然者葢由不明爾固有之德無以為取人之鑑故一時前後左右皆非正人若無背無側也即公卿大臣以爾德不明之故亦皆曠官如無陪無卿也此民怨之所以無已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賦也

言天未嘗使爾沈湎于酒而惟不義之人是從而用乃女自即荒耽而昏厥德于是以湎酒故既愆過爾之容止但見不論晦明而式號焉式呼焉俾晝作夜而不知止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賦也

言亂機不可掩有如蜩鳴亂世之不可支有如沸羹小者大者已幾于喪亡矣王尚由此而行不知變也是以內自中國以及遠夷之方無不怨怒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賦也

言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也乃爾殷不用舊臣任小人以行虐政致此禍耳夫殷不用舊毋言無老成人即使無老成人尚有先王所遺典刑可以遵守乃曾不聽而用之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也

不時猶言不辰也王自不能用舊耳王能用舊則時亦當如舊矣程子曰自是無人豈謂無時者正謂此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賦也

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而根本先絕然後此木隨而顛拔耳國家禍亂未起而其君先為不義以自絕于天則人言之謂也汝殷之所鑒者豈遠哉近在夏后之世倘不以為鑒亦亡桀之績爾何不悟耶

人之有德如木之有本天下之本在君君身之本在德君德不明任小人以行虐政便是絶其本便見非天命之使此重結首章之意通篇只說殷紂忽以殷鑒一語顯出鑒殷精神血脉盡收注于此詩人立言之妙如此

抑

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朱子曰此詩之序有得有失蓋其本例以爲非美非刺則詩無所爲而作又見此詩之次適出于宣王之

前故直以爲刺厲王之詩又以國語有左史之言故又以爲亦以自儆以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

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捨我于是乎作懿以自儆韋昭云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抑讀曰懿如昭之言武公年耄始作抑詩按史記衛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年卽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爲諸侯之庶子耳未爲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預于物不應作詩刺王以爲追刺尤無謂

詩緝曰詩皆自儆之言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與中庸大學相表裏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賦也

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于其側以自儆言抑抑然愼審之威儀乃德之廉隅著見于外夫德儀之相須如此則有哲人之德者必有哲人之儀矣乃今之所

謂哲者未嘗有儀則是無有哲而不愚矣人亦有言無有哲而不愚者豈不信哉彼庶人之愚是其稟賦之偏如生而有疾非其罪也至于疾而巳唯哲人自廢縱而爲愚是則可罪也罪之者以其自取也武公所以自儆者切矣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愼威儀維民之則 賦也

人修德以謹儀者盡剛健之人道則四方皆訓服備直大之德行則四方皆順從夫道德之足以感人如

此故必大其謨定其命遠其猶時其告又敬愼其威
儀庶道德修而可爲天下法也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
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賦也
言德之當修如此其在于今則有不然者女尚迷亂
于政事謨猶不善顛覆厥德而一惟荒湛于酒然女
雖湛樂之是從獨弗念其所承之緒乎乃不廣求先
王能共執其所遺之明法而遵行之則迷亂顛覆何
時而止也

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亾夙興夜寐灑埽庭
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賦也
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亾如流泉之易乎
是以寢興必時灑埽必飭自勤勵以表率于斯民又
脩其車馬弓矢戎兵以備兵事之起則用以戒蠻方
之夷也此正反其迷亂顛覆而爲訏謨定命遠猶辰
告之事者也
李氏曰灑埽庭內只是修潔其朝廷爾當時沉荒于
酒貪目前之樂而忘意外之變故戒之以修武備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
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賦也
爾之所當謹者不止此也治其人民成而定之循其
法度愼而守之以防意外之患者周矣又當謹其言
語敬其威儀使無不柔嘉可也蓋玉之玷缺尚可磨
之使平言語一失莫能救之不可以不愼也
叚氏曰言行均不可以有失而言之失尤易能謹其
易者則行可知也故此惟戒夫斯言之玷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
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賦也
言不可輕易其言而曰言可苟也蓋無人爲我執持
此舌故言之已發易至差失故常當執持不可放去
也且善言之必見讎猶有德之必見報誠能言皆柔
嘉而順于朋友以及庶民小子之心則子孫將世守
其謨而繩繩不替也萬民將共遵其令而欽承不違
也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賦也

言視爾友君子之時和柔其顏色猶自恐其有愆是修于顯者固如此矣然相爾獨居室時亦當戒謹恐懼克其私累以不愧于屋漏然後可耳無曰此非明顯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于是有不可得而測者安可厭射而不敬也神之格思言鬼神無所不至故人之敬當無時不然也敬就

心言不可說敬神

此章集傳甚明但此處隱顯與中庸動靜有辨中庸之動以其心之體動而言此言友君子是顯然與人交接處安得據中庸動字而言正所謂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是也中庸之靜不睹不聞以心言之此之屋漏只言非明顯之處人之所不睹聞也當以地言又安得與中庸靜字同此章只當言隱顯不可言動靜

不愧屋漏只可說慎獨不可說靜存

陳氏曰前二章戒以謹言故此以下又戒以謹威儀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賦也

言爾爲人君之德當使無一事之不善無一事之不嘉容止之不可以不慎威儀之不可以不謹不僭則于事無所差不賊則于理無所害夫如是鮮不爲民之則矣投桃報李言理之必有者以勉之也彼童而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也夫昧之以理之所無者

將以潰亂汝也而豈可以莫之察乎

劉氏曰此章之中首言辟者武公自君道言之也繼言爾者自君臣親寄言之也末言小子則公之謙詞也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興也

言修德之要全在聽言彼荏染之柔木惟其柔則言緡之絲以爲弓矣此溫溫然謙冲之恭人惟其溫恭則能受無方之益有不維德之基乎蓋恭人節哲人

告之以話言詁言之善者
而行之若其維愚人反以我言爲不信是人各有心
智愚相越之遠爾欲聽言以修德安可不戒愚人而
師哲人也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
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賦也
言爾之善否不分深爲可慮故我不徒手攜之也又
稽事以爲証非徒面命之也又提耳以致儆所以諭

之者詳且切矣假令言爾未有知識亦既長大而抱
子矣宜有知而不知者自滿累之也人若不自盈滿
能受敎戒則于臧否之辨必能早知遂必早有所成
尚豈有早知而反晚成者乎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
我藐藐匪用爲敎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賦也
言天道福善禍淫昭然不爽而我心之靡樂者正以
爾之臧否不分無以去禍而致福故心爲之慘慘而
憂也乃我之誨爾諄諄詳切而爾聽之藐藐然不以

我爲敎而反以我爲虐何也假令言爾未有知識而
然亦既老而耄矣奈何其自昧至是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
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賦也
言我告爾以修已治人之舊法爾若能聽用其謀庶
幾可免于大悔蓋天運方此艱難將有喪國之禍悔
莫大于此者我今取譬而爲此言夫豈遠哉亦自天
道禍福之不差忒知之耳今爾回遹其德無以爲章
爲則而使民至于困急則喪國之大悔立至矣是安

可不聽我謀以修德也
許氏曰武公之詩見于經者三淇澳人頌之之詞亦
以盡力于學問而成其德也賓之初筵抑則其自作
也皆有戒醉酒謹威儀愼言語之意豈武公年少之
失在此乎及聞君子之言幡然悔悟而自敕故晚年
自爲箴戒之辭必惓惓于此矣謂之睿聖武公是真
有不可及者也

桑柔

序曰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朱子曰序與春秋傳合風雅未有如此詩十六章者其言反覆不已而有倫次大意在刺王用小人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比也

芮伯刺厲王之詩言桑之茂盛其蔭無所不徧迨一朝采盡民失其蔭而受其病彼王室盛而民蒙庇及王室敝而民受禍無以異此是以我憂之不絶于心悲惘至于甚病獨怪此昭明之昊天胡不矜憐吾人

而安全之也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賦也

上言瘼此下民此遂承言民苦征役四牡則騤騤然而行旟旐則有翩然而動征役不息兵革相尋亂之生也何有平定之期哉由是國煩于調遣而民陷于危亡無國不滅而民靡有黎皆遭禍以相為灰燼也於乎有哀國家之運至此斯亦急蹙不能久存矣

自此至第四章皆芮伯述征役者之怨詞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賦也

言國運將滅吝哉可懼也此是天不將助我民使無所止定欲云往之他所當何所往天之不我將如此必有所以致之者大凡禍亂之起率由君子力爭卒為小人所傾陷以激成今觀在位君子實維秉持其心無有紛爭生事者不知誰為生此厲階至今為民之病而不我將乎

李氏曰競始于道義之不深也忠不足以取信而事

事至于自明恕不足以寡尤而人人與之為敵豈君子而有此

劉氏曰世亂不足憂以有撥亂者在也惟至朋黨之論興轉以釀亂之名歸之撥亂者而亂遂不可復救此則大可憂者耳故別白之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賦也

正義曰言危亂如此是以人之憂其心慇慇然顧念已之鄉土居宅也我生不得時正逢天之厚怒使我

從西而往于東無所安定而居處是逢天之怒時故
遣此勞役也又自嘆傷多矣我之所遇之病也甚急
矣我之在邊陲甚勞也
東萊曰一章至四章皆極言其亂也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
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賦也
此以下詳其所爲憂亂之意言觀王之征役其爲謀
至爲愼重然而不得其道亂適滋長而斯削耳此正
王之所當憂者故我告以亂之所當憂恤而因誨之

以序爵使各稱其位蓋賢之能已亂猶濯之能已熱
誰能欲執持熱物不去先以水自濯其手乎不然其
何能善哉祇相與入于陷溺而已甚哉爵之不可不
序也
會說曰此章又爲忠告之辭而教之以已亂是則詩
人之忠厚也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
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賦也
撫世亂而感傷有如遡風之人唈而不能息雖有欲

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于是退而
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夫稼穡則
可以自安而不若仕進之危此其所以爲寶也代食
則有以自樂而不若祿食之憂此其所以爲好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
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賦也
言賢者退處田野欲以圖安也孰知田野亦不能以
自存乎今天降喪亡之亂固已滅我所恃以立之王
不得食祿于朝矣又降此蟊賊以害苗使我之稼穡

盡病代食之謀又無以自遂哀恫哉此中國也以稼
穡卒痒之故皆危盡荒是以危困之極無有旅力以
念此天禍也
范氏曰天下國家之變惟大力者足以回之蓋持權
則有力無權則無力有力者不念無力者念之其何
能濟此忠臣鬱勃之懷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愼其相維彼不順自
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賦也
言賢者不得志皆王之不能用人耳維此順理之君

所以爲民人所瞻仰者爲其能秉持公心以周徧謀
度而考擇愼用其輔相必衆以爲賢而後用之若維
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爲善而不考衆謀自有私見
而不通衆志所以使民眩惑至于狂亂也
范氏曰序爵獨言考相何也君序相相序官而爵無
不序者矣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
退維谷 興也
言旣無惠君以擇相由是在位者皆好讒譖亦何往

而不窮哉瞻彼中林甡甡然同行之鹿猶有同類和
輯之意況同在王朝爲朋友者乃譖已于上以謗毀
不相與以善曾鹿之不如也是以當此之時進則迫
于君退則憂于讒人亦有言進退維谷何其窮一至
此哉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
斯畏忌 賦也
輔氏曰聖人明睿所照物無遁情故其所視所言無
遠不察愚人則安危利菑不惟不覺而更狂以喜我

非愚也于此豈不能一言哉但無如此畏忌何耳
維此良人弗求弗廸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
爲荼毒 賦也
言王惟使人不敢言如此則用舍失宜維此良善之
人愛民者乃弗求而進用之維彼忍心之人害民者
乃反眷顧而重復之由是民不堪命肆行貪亂而甘
爲荼毒也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
以中垢 興也

言用舍失宜以致亂如此豈以君子小人爲難辨乎
彼大風之行有道必多出于有空大谷之中況君子
小人所行不各有道乎維此良人其所作爲惟用善
道維彼不順理之忍心其所行者惟以隱暗污穢而
已昭然其易辨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
俾我悖 興也
言王旣不能辨則小人得志矣彼大風必有隧況王
使貪人爲政不敗君子之類乎我以其或能聽我之

言則從而對之于以使貪人之勿用可也然亦知其必不見聽但自誦其言而中心如醉耳是葢由王不用善艮所以反使我至此悖眊而如醉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賦也

言吾言不見聽于君或見聽于友嗟爾同爲王臣之朋友予豈不知而妄作此詩葢千慮必有一得如彼飛蟲時亦有弋而獲之者故我既以是言告女與其改心易慮轉禍爲福以陰庇乎女女反來加赫然之怒也

以前刺王之意已畢此三章復就小人窮搜之是文之餘波處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賦也

言小人既不聽言則其播惡于民可勝道哉今之民貪亂而無窮極者專由小人名爲直諒而實工爲反覆其爲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爲之也民之所以邪僻者亦由此輩專競用力而然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賦也

言小人之惡不止此也彼民之回遹而日趨于亂未有安定者專由此盜臣竊利自私爲下民之寇害彼其爲信也郎小人亦曰不可而實反覆工爲惡言以詈君子陽與陰擠貪人敗類大抵如此雖其自解則曰善詈之言匪予言也則我既作爾歌情態事迹昭然篇章豈可掩哉

厲王悅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

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畔王出奔彘太子靜匿召穆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得脫穆公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崩于彘乃立太子靜是爲宣王按時事如此則所謂民之貪亂罔極回遹者可想見而捋采其劉景象亦凄然在目矣凡此皆王任用榮夷公輩以忍心爲民不利迫致之耳故此詩于序爵用人處三致意焉

雲漢

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呂東萊曰宣王小雅始于六月言其功也大雅始于雲漢言其心也無其心焉有是功哉

沈氏曰此雩祭之章雩者何吁也其吁何吁嗟求雨之意也開口王曰於乎便見斯義矣但周禮龍見而雩是于建巳之月爲百穀祈甘雨未旱恐旱故語多

稱美化工此因旱而雩與春秋書雩二十有一同故多切責旁皇之詞先事者其情緩當事者其情急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賦也

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言倬彼大明之雲漢其光轉運于天此旱之徵也王仰天而訴曰嗚乎今之人何罪乎而天降此喪亂使飢饉重至謂頻年旱也我之禱雨無有神而不舉祭之者牲玉皆所以供祭祀牲則不敢愛圭璧則用之已

盡神曾莫我聽乎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賦也

旱甚而熱氣充盛故求救于神而禋祀之不絕郊以祀帝宮以祀先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葢無一神而不尊崇之矣乃后稷雖親而力不能勝上帝至尊而感格甚難我思此耗斁下土之患何以適當我之身也則我之責固有所不容辭矣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

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賦也

旱既太甚不可推而去矣是以兢兢業業有如雷霆作于其上不遑安也周當大亂之後所餘黎民今皆饑困無復半身之遺者則此昊天上帝不特害及吾民將使我身亦不見遺則豈可以不相畏將先祖之祀自此而滅矣而能不兢兢業業也哉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賦也

旱甚而非力之所能沮但見其旱氣則赫赫然熱氣

則炎炎然我身無所容而大命于是乎幾亾矣斯時
也將何所瞻以爲庇將何所望以爲依彼羣公先正
固莫我助乃父母先祖之親亦何忍予而不救也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
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賦也
旱久則山枯川竭故如滌濯然旱魃之神爲此虐害
如火之惔燎焚燒我心畏憚暑旱其憂心如爲火所
熏灼羣公先正曾不聞知而見察昊天上帝如厭棄
我則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無以我故而使百姓受
害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
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
怒 賦也
旱甚而黽勉畏去以責任之不容遯也然而果胡爲
病我以旱曾不知其故矣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
來年于天宗其祭蓋未嘗不早秋祭四方以報成物
之功又祭后土以報生物之功其祭亦未嘗或暮天
曾不度我所報之心如我之敬事明神亦宜可以無

悔怒也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
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賦也
旱既大甚羣臣以憂旱廢職皆以散亂無復朋友之
綱紀常相聯屬彼庶正者衆官之長今以救旱故盡
皆鞅掌鞫哉我庶正乎蓋衆官各有長而冢宰者又
衆官之長亦庶正中之庶正今皆勞瘁疚哉我冢宰
乎以至冢宰而下若趣馬若師氏若膳夫若左右皆
所謂庶正也皆鞫哉疚哉不安其常無有一人不周

救百姓無自謂不能而遂止不爲者夫在廷羣臣爲
旱而深自貶損如此瞻仰昊天縱不爲我恤獨不爲
羣臣恤乎云如之何使我憂之無聊賴之若此也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
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賦也
久旱而仰天以望雨乃見嘒然之明星未有雨徵也
羣臣竭其精誠以助我昭格于天者已不遺餘力矣
雖今死亾將近亦不可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格
者而修之固非求爲我之一身而已乃欲格天以安

民而庶正因以獲定友紀可復序也我之意如此不
如天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此則望天之甫而不
敢必之辭也
余讀雲漢見宣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
之仁敬畏以事天而天鑒之虔恭以事神而神享之
惻怛以恤民而民懷之蘊隆之氣消豐穰之效著內
治既修外攘斯舉南征北伐無不如意中興之業視
文武成康而無愧皆自雲漢一念基之也

崧高

序曰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
侯褒賞申伯焉
朱子曰此尹吉甫送申伯之詩因可以見宣王中興
之業耳非專爲美宣王而作也
因親紹封疑爲王者之私恩以親蒙寵亦非申伯之
休美故特鋪張其未封以前宣四方蕃四國以爲周
之翰既封以後保南土揉萬邦以爲周艮翰而元舅
之親纔一言及之見王之所以殷勤錫命祖餞華行
者非只爲展親而已也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賦也
言山大而且高者曰崧高是維嶽也則峻極于天維
此嶽降其神靈和氣生甫及申惟此申伯之與甫侯
也實能鎮定王家爲周之楨幹而總領四國則蕃衛
以樹經營四方則德澤以宣此申伯之功與甫侯而
並著可以見分封之有由也
不原其親而原其生不著其親而著其賢蓋申伯之
賢生于天豈親故之所能掩申伯之賢同于甫又豈

待親故而後顯甫侯之賢也而非親也則申伯之生
之賢之同于甫也又何必不親也此並舉意也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名伯定
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賦也
言維翰蕃宣可謂亹亹然忠勤之申伯王乃使之繼
其先世之事往邑于謝俾南國諸侯皆以之爲式法
時名伯爲司空王遂命之定申伯之宅焉其意若謂
成是南邦之功使申伯之子孫世世守之而常爲諸
侯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
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賦也
言王命申伯使爾式是南邦豈苟且以建國哉乃因
是謝人所聚可爲南邦重鎮故以作爾之城焉又命
召伯徹土田以備祿食之需命傅御遷家人以聚室
家之樂蓋于封土之務無所不周也朱氏曰徹土田
王者之大法故以命之大臣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
以命之傅御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
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賦也

言凡此申伯謝邑之功乃召伯承王命于是營之但
見有俶而始成其城而寢廟則已既成既成而藐藐
然深焉王于是錫申伯以就國之儀有四牡蹻蹻然
而壯其飾四牡也婁頷有鉤而在膺有樊纓濯濯光
明其寵遇之隆爲何如哉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
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賦也
王于是遂遣之以行有路車駕以乘馬而曰我謀爾
之邑居無有如南土之美者故錫介圭以爲傳國之
寶而鎮守茲土也王舅之辭而往也必其益修蕃翰
之績而保南土于無虞可矣
六帖云近古文其字从辵从丌誤作斤遂爲近耳箋所謂辭者語辭也朱傳因之說者以爲申伯辭王而行豈不可笑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
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賦也
言王既遣之矣申伯乃承王命而信邁王遂躬餞于
郿既餞之後而申伯于是還返其舊居之南方望謝

邑而誠歸當營謝之時已命召伯徹其土疆歛賦稅
以積其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積故申伯得以式遄
其行無留滯也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
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賦也
言申伯遄行但見番番然其武勇其既自此而往入
于謝徒御皆嘽嘽而衆盛周邦之人咸喜而相謂曰
女今不有良翰矣乎豈不顯哉此申伯也以親乃王
之元舅其文其武以是爲南邦之憲此周人之所由

以喜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賦也

言文武兼資、此申伯之德也、德秉其全、柔惠而且直柔而剛濟之、惟有此德、以揉南土之萬邦、凡在德領中者、靡不就理、而聞聲播于四方之國、所謂南邦式者將在此矣、則今日之行、可無言以贈之乎、我吉甫于是作爲歌工之誦、其誦之詞爲詩、則甚大其詩之聲爲風、詩碩則風遂好、以之而贈申伯、眞足以當之

無愧者、豈溢美哉、何氏曰、辭之所敘、氣象弘博、謂孔碩、聲之所咏、意味深長、謂肆好、

新安胡氏曰、崧高與黍苗相表裏、黍苗不過述召伯營謝之功、崧高則尹吉甫送申伯、雖美申伯、多述王命、故雅有大小不同也、

王氏應麟曰、營謝戍申、其篤于母家一也、一美焉一刺焉、宣王親親、平王忘仇也、漢恩澤侯表曰、帝舅緣大雅申伯之義、後之寵外戚者、率以是藉口、自宣王褒申伯而申侯終以召戎禍、猶可以爲萬世法乎、外戚秉政、未或不亾、漢亾于王莽、何進、晉亾于賈謐、唐亾于楊國忠、石晉亾于馮玉、王氏之言確矣、卽宋之家法極正、亦亾于韓侂胄、賈似道也、

烝民

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朱子曰、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

詩爲仲山甫城齊送也、而前數章懸空將上天厚生之意、與山甫生平德業、發如許議論、曰保天子、保王

躬、補袞事、一人與城齊之役者不相涉也、者而末只用式遄其歸、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三句冷冷點綴收之、而一時行者之心、送者之意、俱悠然可想、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賦也

尹吉甫送仲山甫城齊之詩、言天生衆民、有是形而爲物、必有是理而爲則、此乃民所執之常性、故無不好此美德者、而況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至德感格于下、是以保茲天子、爲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

焉則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豈特如凡民而已哉

西山眞氏曰盈天地之間莫非物也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奚而言秉者渾然一理具于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爲其有此故于美德無不知好之者

蔡覺山曰孔子于語加一必字加一故字其旨愈明

楊龜山曰孟子于本文加四字語自分明余味此得

聖賢讀詩法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賦也

此備舉仲山甫之德言其柔之甚嘉不過其則外而儀色之俱善內而欽翼之不怠是其表裏柔嘉也學問則取法于古訓進修則致力于威儀是其知行交致也于君心而有以克順于王命而有以廣敷是其發而措之事業也

白石蔡氏曰仲山甫所以爲天萬生者以其有懿德

仲山甫之所以備此懿德者以其全此則也故柔而能美者維此則焉觀其平生之學有此令儀令色則小心翼翼不徒文飾古訓是式威儀是力不徒講誦有此德自然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而有此事業正是克全天賦之則無少欠缺無少偏滯而所以全此則者爲其有此學也凡民雖知好德無此學則無此德天生之則亦乍明乍滅終謂之凡民而已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賦也

此備舉仲山甫之職以總領諸侯則居冢宰之位以式百辟也以輔養君德則繼祖考太保之任以保王躬也以典司政本則承而布之行而復之而王言賴以出也以經營四方則敷布其政使四方發而應之而王化賴以行也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賦也

此申上文賦政之事王命之嚴重而奉行之謹無一不副也羣侯之臧否而鑒別之周無一不明也明于

理察于事順理安行以保全其躬則持身之善也夙夜之間黽勉不怠以敬事天子則又奉上之忠也此皆仲山甫所爲盡職之事而要亦從其德來也

東萊曰明亦哲也並言之則明者哲之發哲者明之實也既明且哲而後可以保身甚矣保身之難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賦也

人有常言謂物之柔者人則茹食之物之剛者人則吐出之喻陵弱而畏強也仲山甫遇柔則撫之以恩

遇剛則肅之以義故莫柔于矜寡而亦不侮之也莫剛于強禦而亦不畏之也此則其柔嘉維則見于待人之際如此也

疏曰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賦也

人有常言謂德之在人根于固有反而求之其輕如毛非難能也而民少能舉之者朱子曰我于是謀度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不能有以助之黃氏曰助者生于有所不足今山甫能舉衆人不能舉之德則無所不足何助之有故雖愛之而莫能助之也朱子曰至于王職有闕失亦維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賦也

王命山甫城齊遂爲祖道之祭而行其所乘之四馬

業業然而健其所從之行夫捷捷然而疾而其心常以靡及爲懷正以其駕馬鳴鸞乃承王命以城東方則責任固未易副也

此詩爲山甫城齊而作前六章言其舉德盡職如此則城齊之後特易易耳然則山甫之心則以其事出于王命方且以任大責重爲憂故有靡及之懷下章始言作誦正以括上意而慰其懷也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賦也

言山甫以城齊之役每懷靡及則其行自不容緩以
四牡則騤騤以入鸞則喈喈仲山甫乘此以徂齊殆
必式遄其歸于以副王朝之望可爲我作此工師之
穆穆而和如清徹之風可以化養萬物山甫心在王
室其在外多有所懷思以此詩慰安其心也

此詩以齊爲東方重鎭天子或欲托重于寄勿臣而
大臣睠懷君側情自不能已知巳又從而慰藉之如
此篇疎敘逝自好

韓奕

序曰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朱子曰其日尹吉甫者未有據其日能錫命諸侯則
尤淺陋無理矣旣爲天子錫命諸侯自其常事春秋
戰國之時猶有能行之者亦何足爲美哉

詩緝曰韓侯來朝而歸朝臣作詩以送行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
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
庭方以佐戎辟　賦也

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送之言禹
治梁山因有此倬然之道而韓侯由之以請命于王
王于是親命之以繼祖考而居侯位矣遂戒之以無
廢其命必夙夜敬謹以共其位庶王之命不致改易
也正彼不來庭之國以佐君之治則正其職之所當
虔共而匪解者也

申伯出封爲甥舅言別之初故體恤綢繆之情重韓
侯嗣服爲君臣遇合之始故勉戒期望之意多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
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

淺幭鞗革金厄　賦也

韓侯入覲當其在道也乘奕奕然大之四牡其形甚
脩長而且腹榦肥張將以入京師而朝覲旣至京師
乃以其所執之大圭入而朝覲于王王旣命以侯爵
乃遂錫以侯儀有交龍之旂注旄之章而又簟茀以
蔽車錯衡以華車焉有玄袞之衣赤舄之履而又鉤
膺以馭馬鏤鍚以飾馬焉以去毛之革持軾中以爲
固以淺毛之皮覆軾上以爲威則車制無一之不備
也以鞗革控制其馬以金厄纏控其轡則馬制無一

之不善也

首二章一時事而受命錫命是二事故各推本言而再言入朝每章各發一義也或以上是士服入見此是侯服入見大誤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賦也

王使公卿餞送之其清美之酒多至于百壺其殽僎有以火煮熟之鼈與中膾之鮮魚其蔌菜有筍與蒲

王贈送之物乃有四馬與路車其籩豆有且之多而侯氏與顯父相與燕飲葢深有以侈一時之盛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賦也

言韓侯覲歸取妻其所取之妻則爲汾王之甥母族貴矣且爲蹶父之子父族貴矣韓侯于是行親迎之禮于蹶里之中以百兩則彭彭然而衆盛以八鸞則鏘鏘然而和鳴豈不顯然其有光乎而蹶國以諸侯之媵方且從之以諸娣之衆祁祁然從容靜雅如雲之多焉韓侯顧瞻之下不爛然其盈于門乎

鄭氏曰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詩人因以號之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賦也

因韓侯親迎蹶父而又推及蹶父相攸言蹶父甚武健嘗爲王使于天下無國不到爲其女姞氏相視其

所居無如韓國最樂甚樂矣韓國之土也川澤訏訏然大魴鱮甫甫然大麀鹿噳噳然衆又有熊羆貓虎此四獸並言之者見深山大澤爲大國也蹶父既喜慶其有此令善之居則韓姞之歸韓寧不安樂其心也哉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賦也

言韓土可樂而遡其始大矣哉彼韓國之城也乃昔

時燕召公爲卿士先王命之以其衆爲築完此城今王以韓之先祖嘗受先王之命因是百蠻而長之故王遂錫韓侯以其追其貊之地奄受北方之國因以之繼世而爲其伯焉爾其實墉焉增之使高實壑焉浚之使深實畝焉而治其田疇實籍焉而正其稅法至于歲時貢獻又必獻其貔皮赤豹與黃羆以貢其所有于王焉則所謂匪解于夙夜而虔共爾位者也韓侯入覲之役承新寵也昭舊職也詩人于其拜命也爲歌韓奕之篇以華其行遂取王命冠之篇首而

以折衡之任諄諄訓誨今試取其詩而讀之見君臣之義焉見祖孫之美焉見朋友之情焉見夫婦之樂焉而其所最著者見華裔之嚴焉一時中興雅事如此

江漢

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淮夷

朱子曰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序以爲尹吉甫所作無據

黃氏曰此詩乃召公奏凱之日所作也初則整飾而往非爲邀功特以淮夷作患不能自安耳次則淮夷之患除而其功成次則安民之政舉而其功廣次則卽功而論賞次則論定而賞行次則人臣報塞之義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賦也

宣王之時淮夷背叛王命召虎帥師伐之但見江漢東流浮浮然而盛所率之武夫循此滔滔順流而下是行也以敵愾爲心匪以安處匪以遨遊也淮夷倡

亂來以求之誅其罪耳且車以禦敵也則既出我車旟以統衆也則既設我旟是行也皆懷敬戒之心匪以安處匪以舒徐也淮夷犯順來以陳兵討其罪耳是其始出而持重如此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賦也

此告成功但見江漢則湯湯然而沸騰武夫則洸洸然而武勇名虎率此師衆以經營伐遠以告成功于王夫經營告成則四方亦既平矣四方平則王國庶

定而一時之反側者皆安無有爭心自是南顧之憂
可釋王心不以之載寧乎
江漢之滸王命名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
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賦也
江漢既平王又命名虎開弘其侵地而以徹法行之
夫經營方定而遂欲爲此非以病民非以急民也葢
欲使遠方之田賦咸來取正于我王國而已名公于
是爲之畫其大疆別其條理盡至南海而止也
嚴華谷曰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必去其苛政平其賦

稅以慰民心故此章言法制之事
王命名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名公維翰無曰予小子
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賦也
言既經營疆理有成績矣追維其始葢承王命以繼
世功耳昔王命名虎來此江漢之滸徧治經營疆理
之事以布經營疆理之命嘗勸勉之以爲昔我文武
受命實賴汝祖名公闢國布政爲之楨榦今汝任旬
宣之責無曰以予小子之故而勤勞王家也當念世
功不可安佚自爲嗣汝名公之事耳誠能開大敏疾

以力致汝之功則我用是之故當錫爾以福祉無異
文武之報康公矣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
名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賦也
此序王賜名公策命之詞言賜爾圭瓚秬鬯者使之
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賜之山川土田以廣其
封邑葢古者爵人必于祖廟示不敢專也又使往受
命于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于文王之所以寵異之
而名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可

以報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文人依集傳作文王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名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
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賦也
言名虎既拜賜于岐矣遂奉勅書以告廟又拜稽首
于祖考之前以對揚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
勒策詞于其上以考其成且勒祝詞于後曰天子萬
壽俾宸章與廟器不朽而對揚亦與廟器同永矣然
又以爲明明天子江漢之烈今則有令聞矣尤願其
不已昭令聞于無窮焉而非文德又無以昭令聞于

不已必矢其文德以洽此四國振文教于武功之餘
令聞不已其在斯乎
詩作于功成之後故略于敘經營詳于敘褒賞是宜
中興君不忘文武之業臣不忘名公之功
嚴華谷曰周興西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難服
淮夷未定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淮夷平然後
四方定此江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終事而繫之于
宣王大雅之後也

常武

序曰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
為戒然
朱子曰詩中無常武二字特名其篇蓋有二義有常
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為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
戒也
嚴氏曰此詩王親征淮北之夷及徐方也名公既平
淮南之夷未幾淮北之夷復挾徐方以叛宣王于是
親征之憤揮天戈克淮服徐無不如意名公慮其狃
勝而喜功也故因美而戒之伐淮有進厥虎臣仍執
醜虜是戰而勝也徐方畏威不戰而服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
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賦也
此美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也曰王憤淮夷之倡亂
而親伐之也但見赫赫然威嚴明明然光顯者王之
命卿士為大將也伊何人哉南仲為其太祖而官太
師字皇父者是也命之整我六軍之士以修我戎兵
之器師嚴器備當恭敬以臨之戒慎以處之伐其暴
亂以惠此南方諸國焉朱子曰必言南仲太祖者稱

其世功以美大之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
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賦也
言是行也既有太師以統之不可無司馬以副之于
是王又謂內史之尹氏策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使之
左右陳其行列而誓戒我之師旅于以循彼淮浦而
省此徐州之土察其為亂者而誅之罪人既得即當
振旅其勿留勿處于此俾三農之事得此就緒可也
是策命司馬以副其事者如此

朱子曰三事上中下農夫也曹氏曰傳云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必不留不處然後三農得以就緒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賦也

言軍旅既備天子遂將以行但見威靈赫赫然光顯氣勢業業然盛大有嚴哉天子自將其可畏如此故王師始出舒徐而安行匪紹焉而失之糾緊匪遊焉而失之遊遨而徐方之人已連絡騷動爲之震驚如

雷霆作于其上而不勝其震驚之甚也宣王先征淮夷而後及徐方此兵行猶未及淮夷而徐方已震驚蓋淮夷服屬于徐舉其大者言之也

王臨川曰江漢曰匪安匪舒此曰王舒保作蓋江漢武夫之事此則王者之師也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賦也

言追夫至徐也但見王奮揚其威武有如雷霆之震動而赫怒由是進厥如虎之臣闞如虓虎之自怒皆布陳敦厚之陣于淮濆之上有就執醜虜之勢故此淮浦向爲淮夷所據今截然齊一爲王師之所無敢犯顔行者矣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如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賦也

言王旅之鋪敦但見天子自將六師張皇嘽嘽然衆盛其行動之疾也如鳥之飛其赴敵之速也如鷙之翰其軍之衆多也如江漢之廣大其固守而不動則如山之基本其往戰而不可禦則如川之流逝緜緜

然密不可得而絶翼翼然整不可得而亂不可測度不可克勝以此大征徐國言必勝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賦也

師臨徐方徐方畏懾不戢自服于是美宣王之道允信塞實故能致徐方之來服蓋以道勝非以力勝也前此三方已定唯徐自異今其來同是天子之功也徐方既服則四方皆已平定徐方來在王庭其心不復回轉則天下寔安不須用武王乃告之曰可以還

歸矣不黷武也

鄒嶧山曰宣王自將以伐淮夷、迹其成功、較之齊桓晉悼亦陘而屈完盟、會蕭魚而鄭不叛者、公私大小雖或不同然直中策耳、而詩人美其允塞之猷、若納之于舞干苗格因壘崇降之例、朱子所謂因美爲戒也

瞻卬

序曰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詩論曰兵陰類也、自古寵任婦寺者、多致戎兵之禍

危亂之君大抵不忌其所當忌、而惟忌忠臣義士之正已者、此其所淪胥于滅亡也

范氏曰此詩之亂並未及百姓受殃事、所云蟊賊罪罟俱指殘傷善類言故篇中于人之云亡、三嘆之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届、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賦也

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言昊天不惠甚久而不寧、以降此大亂、使邦家不定、而士民皆受病焉、小人爲蟊賊而無平止之期、刑罪爲網罟而無平瘳之日則正民之所以病也

人有田土、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賦也

言蟊賊之罪罟、何以見之彼土田民人、各有所司、乃人有土田汝反取之以爲有、人有民人汝覆奪之以自利、凡此無罪者、則反收而拘之、有罪者汝反說而赦之所謂罪罟不收靡有夷瘳者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賦也

言蟊賊所爲以病于民者、蓋由女寵爲之主耳、彼男子正位乎外、爲國家主、有知則能立國、故成城、婦人無非無儀、無所事哲、哲則適覆國傾城而已、故此懿美之哲婦、而反爲梟爲鴟、蓋以婦有長舌、能爲惡之階梯也、若是則邦之亂、豈眞降自天、特生自婦人耳、蓋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勢必相倚爲奸也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賦也

言婦寺相倚爲惡葢能以其智辯窮人之言其心忮
害而變詐無常既以譖妄倡始于前而終或不驗于
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極已而反曰是
何足爲慝乎敢于爲惡如此夫商賈有三倍之利者
賤丈夫之所爲而君子反知之婦人不宜與外事今
乃休其蠶桑織紝之事而與朝廷之事豈非爲慝哉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
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賦也
言婦寺之亂人國如此用之者王之咎也今天何爲

而以禍亂責王乎神何爲而不以盛大之業富王乎
是必有以致之者今王舍爾婦寺之介狄而不忌反
以我之正言不諱爲忌何哉夫如是既不弔此不祥
之災矣而又自喪其威儀使之不善將有德者退又
無以輔之則邦國之殄瘁宜矣安能回天神之變乎
哉介戎即婦寺猶所謂女戎也集傳有二說後說勝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
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賦也
此重言以儆之呂東萊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
類故此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故此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孔氏曰優者謂
自天降而多也幾者謂至人身而危也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
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興也
言天禍固爲可悲然猶可冀而轉也彼觱沸然而湧
出之檻泉其源維其深矣況我心之憂必自有始非
直今日然也然我所憂禍亂何故不自我之先不自
我之後適當此時是我之不幸也然藐藐然高遠之

昊天仁愛人君無不能鞏固其命王苟能改過自新
無忝爾祖之所爲則天意可回將子孫亦蒙其福矣
不其式救爾後乎夫亂已如此而猶望其悔過善後
詩人忠厚之意見矣
范氏曰爲絺爲綌服之無斁文之所以興也婦無公
事休其蠶織幽之所以危也無忝皇祖詩人其有文
武成康之思乎未幾犬戎入身弑鎬京亡城傾而後
無救詩人之言驗矣
召旻

序曰名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朱子曰此詩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序旻閔以下不成文理

蘇氏曰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名旻以別小旻而已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賦也

嚴氏曰呼旻天而愬之輔氏曰言天之威怒甚爲急

疾故其所降之喪亂甚厚病我以饑饉使斯民盡以流亡內而國中外而邊境皆悉荒虛也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賦也

呂氏曰天降罪罟所謂天之降罔也輔氏曰此章則言致亂之由蟊賊之人內潰其心腹昏椓之人靡供其職業但相與爲潰亂邪僻之行而王乃使之治平我之邦國則豈不致于危亂乎

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 賦也

且此小人在位皋皋然頑緩而不供職訿訿然而謗毀爲事王曾不知其爲玷缺也至于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見貶黜其顛倒錯亂之甚如此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賦也

用人失當則民不聊生如彼歲旱草遇之而不遂其茂又如彼苴之棲木而不濡其澤我相此邦無不潰亂莫可救也已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

替職兄斯引 賦也

言國之潰亂如此思昔盛世天下殷富不若今時饑饉之病也而今時之病又不意流亾至此之甚也所以然者由小人用事故耳彼小人之與君子邪正異趣如疏之與粺其分審矣曷不自替引身而退使君子得以有爲乎而使我專爲此故至于愴怳引長憂之深而不能自已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賦也

言小人妬賢以致此亂乃不窮其本而不以小人爲
階亂猶之池之竭不云由外之不入泉之竭不云由
内之不出如是則小人益無所忌而肆害亦大矣是
以我之心專爲此故至于愴怳弘大而憂其烖之及
躬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
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賦也
言小人爲亂本而不究如此則侵削見矣獨不思昔
我先王文武之時有如召公者敷政宣化而江漢歸

心虞芮質成其日辟國百里如此今也乃日蹙國百
里於乎可哀哉維今之人豈不尚有舊德可用之臣
乎有而不用遂使侵削至此極耳周公治内召公治
外故獨舉召公
止齋陳氏曰周南係于周公召南係于召公豈非化
之盛者必有待于二公也至于風之終于豳雅之終
于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于二公也
安成劉氏曰此詩之次居變雅之終而第七章又居
此詩之終慨然有懷文武召公之盛以見亂極思治

之理其亦猶下泉之終變風歟
蕩之什十一篇
升庵楊氏曰詩大序云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
雅焉此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國
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亦豈
小哉嚴華谷坦叔云雅之小大特以體之不同爾蓋
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
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
爲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

篇首多寄興之詞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
皆春容大篇其詞旨正大氣象開濶與國風夐然不
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于變雅亦然變小雅中
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爲大雅也離騷
出於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
體同也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
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
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
可與風騷並言也咏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

雅與趣頌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雅大雅之別昭昭矣華谷此說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小大之說特表爲出之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五終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六

北平孫承澤學

三頌

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孔氏曰此特辨周頌耳魯商之頌則異于是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功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于周頌也魯頌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

頌者容也美盛德之形容而告于神明之謂頌乃其後臣子或用之以頌禱故魯頌亦得附焉然周詩薦之郊廟爲天子之樂而顧存魯何也曰魯吾夫子之宗國也夫子删詩于列國無魯風而次于周後有魯頌亦以見思周公之心也其復存商何也曰夫子殷人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夫子之心見矣乃商之不得先魯夫亦尊時王之意與周頌三十一篇王氏謂周頌之辭約魯頌四篇王氏謂魯頌之辭侈商頌五篇張子謂商頌之辭粹各一其辭而總名之曰寬而靜柔而正

周頌

周公相武王成王天下既平作爲樂章薦之郊廟所謂周頌也康王以後之詩昊天有成命及執競噫嘻是也孔氏曰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三頌之名雖同而其體制各別也

清廟

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孔氏曰祀文王之樂歌也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

莫重于清廟故爲周頌之首

東萊呂氏曰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率以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祭歲是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 賦也

此祀文王之樂歌也言於乎穆哉此清廟也其肅肅而敬雝雝而和皆以顯德來助祭此顯相者皆濟濟之多士而所秉執者是文王肅雝之德今以此德對越其在天之神而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則是文德昭明不眛使人恭敬奉持豈不顯乎豈不承乎蓋由文王之德不爲人厭射此所以肅雝秉德而對越駿奔如斯也

邵氏寶曰清廟言從祭之人而不言文王之德德固在其中矣中庸以洋洋如在著鬼神之德意亦如此

維天之命

序曰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朱子曰此亦祭文王之詩詩中未見告太平之意

陳氏曰此詩言文王純一之德上配天道之無窮下被及子孫于無窮子孫當順惠之而不遂篤厚之而不忘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賦也

此祭文王也言文王之德難于形容維天之命於穆默運而循環不已此天之所以爲天即文之所以爲文於乎其不顯乎聲臭俱無而萬恭遡禋絕無間雜乃文王之德之純亦不已也天也文王也一而已矣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賦也

夫文王之德如此而我未之能者正當惻恤之也不
知神何以恤我乎如有以昭示于感格之際我當受
之服膺勿失于以大順我文王之道率由弗悖至爲
後王者亦當世世順守而篤厚之不忘此則我之望
于我文王者也
按假以溢我溢字春秋傳作恤朱子曰恤之爲溢字
之訛也故集傳曰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朱子折衷
初從鄭氏言溢盈而被于物也文王之德大而被于
我我既受之矣細思之以集傳所改爲妥

呂東萊曰曾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于文義未有
害也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所謂行
者固亦在其中矣但曰曾孫篤之則意味深長衍一
行字意味却短至王氏遂云篤力行而有所至說益
詳而無復餘味矣

維清

序曰維清奏象舞也

朱子曰此祭文王之詩詩中未見奏舞之意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賦也

此祭文王也前二篇是頌文王之德此篇頌文王之
典典謂法度典章清則潔淨而不雜緝則悠久而不
已熙則廣大而光明而以典言之者謂其德寓于法
也文王有典以貽後人故自始祀至其後而有成焉
是文王之典爲周之禎祥也不以符瑞爲祥而以典
法爲禎蓋有是典法然後有是盛效此其爲禎祥也
大矣

烈文

序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

朱子曰此祭于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詩中未
見即政之意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賦也

宗廟助祭樂歌言汝有功有德之辟公錫我以此福
矣謂其夾輔以典周祚也此豈徒目前淺近計哉蓋
惠我周家以無疆之休使我子孫世世永保之矣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言爾能無封靡于爾邦是侯度克謹王固當尊尚乎
爾又念爾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爾之子孫繼

其統序而益大之也朱氏曰諸侯助祭而有錫福之
功王者報功而有以及其後嗣此所以爲忠厚之至
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
王不忘

言爾誠念無封靡之戎功當法先王天下之物固無
有強盛而過于人者能盡其道則四方雖遠莫不以
爲訓天下之物固無有明顯而過于德者能脩其德
則百辟雖多莫不以之爲刑試觀前王升遐久矣後

人訓之刑之至于思慕而不能忘者亦唯盡道脩德
而能然耳我之所謂無競不顯者不其然乎而又何
可不法前王也

天作

序曰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朱子曰此祭太王之詩

胡氏曰詩只稱太王文王則祀不及先公明也若祭
其人不頌其德可乎然朱子定以爲祭太王詩不及
文王者豈以詩不言王季也若并祭王季頌其子不
頌其父乃預祭其間亦非所安也故只以爲祭太王
詩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
之行子孫保之 賦也

此祭太王也言我周之業肇基于太王太王之肇基
始于岐山此岐山殆天作之以待興王之君太王承
天而荒治之彼太王既荒而作之于前文王即從而
安之于後是以彼險僻之岐山而有平易之道路子
孫當世世保守而勿失可也詩意首尾主岐山言之

故知爲祀太王之詩

昊天有成命

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朱子曰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爲康王以
後祀成王之詩無疑而毛鄭舊說定以頌爲成王之
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
爲之說以附已意其迂滯僻澁不成文理甚不難見
而古今諸儒無有覺其謬者小序又以此詩篇首有
昊天二字遂定以爲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往往亦襲

其誤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于一句次言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至于成王以下然後詳說不敢康寧緝熙安靜之意乃至五句而後已則其不為祀天地而為祀成王無可疑者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賦也

此祭成王也言昊天有一定之成命我文武二后既以敬止執競受之矣成王繼之其心不敢康寧夙焉夜焉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寬弘而寧靜於美乎此

成王之德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繼述之心故今能安靜天下保其所受之命皆成王餘休之所及也

陳氏曰讀昊天有成命而知自虞廷十六字以來未有如成王事心之精者也宏深靜密中命于此基世于此靖夫緝熙文王所以事心也成王有焉

我將

序曰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

陳氏曰古者祭天于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報本故于季秋之月有大饗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于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于明堂亦以親文王也然則郊者古禮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賦也

此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言明堂之祀我所將而享者維此羊維此牛不敢有加物也維天

其右而尊臨之乎蓋不敢必也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

言天之所以為天即文之所以為文文王於昭之神在帝左右無日不體天求莫望我寧成我今儀焉式焉刑焉無一不法文典日日安靖四方則感格有素而此錫福之文王既右而享我矣文王之右享則天心之右享可知矣其者辭之疑既者辭之決所以疑者尊之而不敢必也所以決者親之而若可必也

呂東萊曰于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于文王

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
天也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言文王右享即天享然豈敢恃而遂不畏哉我其夙
興夜寐畏天之威畏天之威則儀式刑者益至而安
靖四方者益久于以時保此天之右享而不失可也
庶今日之將享爲可常矣

東萊曰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于尊
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朱子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乃不言武王者
以禮祭出于周公制作故以作禮祭者言之

時邁

序曰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范氏曰周之初巡在代商四年壽乃十有二年一巡
守以爲常夫後之舉之繫維法祖而此之舉之祈天
永命聖人之道法存焉周公所以追而頌之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賦也

此總言巡守之事以發端言武王既定天下正人心
望治之日以時巡行其邦國出以時動以禮昊天其
子乎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允王維后

言子之則必右之矣必序之矣今天實右序有周尊
我于臣民之上次我于夏商之後是以我承天命時
巡薄言以震驚諸侯而莫不震動而懼因而祭告以
懷柔百神及河與喬嶽而莫不效靈人神受職則信
乎周王之爲天下君也非子我而右序何以有此劉

氏曰此節言巡守而祭告百神之事也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
于時夏允王保之

言明昭哉有周天下清明之候也故祭告甫畢凡茲
在位來朝之諸侯隨即式之以考其功罪而次序之
所謂震疊之實如此于是載聚干戈而納之載韜弓
矢而藏之我惟是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夏而昊
天子我右序之命可固矣則信乎周王之能保也劉
氏曰此節言巡狩朝會黜陟之事也

嚴氏曰右序有周與明昭有周語意一同明昭不言實承上省文也言天之右序有周而結之以允王維后謂膺天命而無愧也言天之明昭有周而結之以允王保之謂保天命于無窮也結上文右序及明昭之意皆以允言之

魯語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享元侯也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思文也卽周禮九夏之三而其六夏亡矣是以頌不能具

執競

序曰執競祀武王也

朱子曰此詩并及成康則序說誤矣蘇氏以周之奄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時因從小序之說此亦以辭害意之失皇矣之詩于王季章中蓋已有此句矣又豈可以其太早而別爲之說耶詩人之言或先或後要不失爲周有天下之意耳

朱克升曰祭三王無其例然武王有世室則必有專祭矣豈昭王以後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歟借曰文世室無詩則夫子正樂于殘鈌之餘但因所存者存之耳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賦也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此祭武王而以成王康王配之詩言執競哉能持其自強不息之心者維武王也故成是克商莫強之功烈豈不顯乎成王康王之德無愧執競上帝以是之故亦使之爲君而享無競之業也以其不顯之實言之自彼成康不待締造而奄有四方斤斤然其明之著察無所不周是其顯德有光武烈而上帝是皇非偶然也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旣醉旣飽福祿來反

言今日之祭樂之大者喤喤而和樂之小者將將而集若足以發揮三后之功德者故三后感格降福穰穰而多也降福旣多則有簡簡之大矣而吾奉祭之儀愈益反反而謹重是以醉飽之餘而福祿之來益反覆而不厭也

范氏曰武王剏始者也人皆見功莫知其德成康承繹者也人或見德莫知其功故各推闡言之令後世

子若孫有以得其精神之在而寄其入室僾然出戶愾然之思云爾

思文

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

呂氏曰國語以此爲周文公之頌、是此篇亦周公所作、

黄氏曰、生民爲述事之辭、思文爲告神之辭、此雅頌之所以異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於時夏、賦也

此后稷配天之樂歌、言人有天下之大德者宜享天下之大祭、思我有文德之后稷其德之及人、直能配彼天焉、蓋天能生人、不能使人自生、稷能立我烝民之命、莫匪其文德之至、蓋民以穀爲生、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帝命以此徧養下民、而稷始貽之、令民播殖無有此疆彼界之限、民既得生、自可復性、遂得以陳其倫常之道于中國也、是以文德之至、而眞可配天者于是見之矣

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言妙得鬼神之旨

清廟之什十篇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六終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七

北平孫承澤學

臣工

序曰臣工諸侯助祭遣于太廟也

朱子曰此戒農官之詩序誤

孔氏曰頌雖告神爲主但天下太平歌頌君德亦有非祭祀者臣工噫嘻有客振鷺皆不論神明之事是頌體不一不必皆是告神明也

劉氏曰小民衣食之業畢産于地故理國之道地著

爲本所以與起太平之端也是故重其事者特周其務而多爲之官以董之慮其終必戒其始而咨嗟咏嘆以命之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賦也

王意重農先總呼百官重嘆以告之言我臣工爾等當敬慎在公之職事王于爾皆有成法以賜之爾有官守者固當來咨謀茹度而行不可以不敬而視爲文具也

宋氏曰謂凡百官之事皆不可以不敬起下農官之事尤不可以不敬蓋農官自百官中抽出而下乘時盡事乃成法中之最切者也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又于百官中呼保介重嗟以告之言爾保介有農官之責者今已維莫之春矣將亦又何所求哉亦求新畬之治否而已於乎美哉此來牟之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則此明昭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

而可不及時相勸求以治之乎爾誠命徒具田器以治其新畬則奄忽之間見其收成矣

説會曰此節不是申介其副上曰臣工則農官與副俱在其中戒副即所以戒農官也天時之所當乘人事之所當與成法中之要者莫過于此或又以保介助王耕耤田者遂以此爲耤田之詩然曰新畬則非耤田矣

曹氏曰經畫布告出之天子則天子一于敬也率作與事盡之小民則小民一于敬也而勸相督責寄之

保介則保介一于敬也毋不敬此臣工所以爲可頌也夫、

噫嘻

序曰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朱子曰序誤、此亦戒農官之詞、昭假爾、猶言格汝衆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

說會曰臣工噫嘻、非祭祀樂歌、而入于頌、蓋頌體也、況或以此爲豳頌、則其列于頌也尤宜矣、此詩舉成之謚、則成王以後之詩也、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後王復遵其法而重戒之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此亦戒農官之詩、言噫嘻爾田官、昔成王始置田官時、已明訓爾矣、爾當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竟三十里、亦皆大服其耕事、萬人爲耦而並耕也、如是則爾職不曠、而成王之昭格不虛矣

三爾字皆指農官而言、農人各有其田而各以其力耕之、但其職既以萬夫爲界、則率時農夫、農官之職也、田即爾之田而耕即爾之事也、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遺利也、十千維耦、欲其人之無遺力也、地無遺利、人無遺力、此豐穰之所以可必也、夫成王昭格于昔、嗣王申戒于今、周家重農事、可謂以世繼世矣

范氏曰、雖三十里而總以私槩之、不見有川遂井成之殊、雖十千衆、而止以耦合之、不知有勞逸勤惰之別、意徹之名之所由立乎、

振鷺

序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李氏曰杞宋天子後也、其禮加于諸侯、故特爲此詩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賦也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詩緝曰振振然羣飛之鷺、集于西郊辟雍之澤、其羽毛潔白、容止舒閑可觀也、杞宋之君、于周爲客、皆來助祭于周廟、其至此亦有此容也、此杞宋之君、在彼國無怨惡之者、來朝在此、人皆無厭之者、然猶庶幾其能夙夜敬戒、以長終此美譽、愛之以德也、

豐年

序曰、豐年秋冬報也

朱子曰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

陳氏曰噫嘻祈之于春夏豐年報之于秋冬是一體之詩也祈曰上帝而報不言者省文也

曹氏曰秋冬大享于明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而同歌是詩故不言其所祭耳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賦也

言今爲神所佑助而得大有之豐年多有黍矣多有稌矣黍稌既多則百穀之多可知復有高大之廩以藏之其廩之多至萬至億以及秭則以之爲酒以之爲醴進而畀于先祖先妣以備祭祀中之百禮如禴將妥侑之類是神降之福不特食農夫穀士女至于祀無不舉而禮無不備亦甚徧矣此今日之報不容已也

曹氏曰以洽百禮非特言祭祀而已而養耆老享賓客皆在其中矣

有瞽

序曰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朱子曰祖通言先祖

濮氏曰王者功成作樂而始合奏于祖廟此工歌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賦也

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首言有此瞽人有此瞽人其作樂者皆在周之庭矣乃使眡瞭爲之設其垂鐘鼓之具其以板加于栒上者業也其植者虡也其業之上畫刻爲崇牙也其栒虡之上角有置羽之飾也又有應之小鼓田之大鼓其鼓皆縣之虡業也又有持其柄而搖之者鞉鼓也又有石磬也有起樂之柷也有止樂之圉也設之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也又有編竹之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也樂聲喤喤然和皆恭敬和諧而鳴不相奪倫先祖之神于是降而聽之于時我客至止永

觀我樂闋之成以先代之後來觀樂爲盛事也
劉氏曰虞賓在位則舜之作樂以此爲盛我有嘉客
則商人作樂以此爲盛我客戾止則周人作樂以此
爲盛也
朱氏曰樂聲喤喤而和鳴故先祖是聽幽有以感乎
神也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明有以感乎人也

潛 ●

序曰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孔氏曰冬月既寒魚不行孕性定而肥則衆魚皆可

薦春鮪始來惟薦鮪而已
輔氏曰魚乃澤物之美者故薦之宗廟以致其孝心
焉今月令但有季冬至寢廟之文而已季春薦鮪乃
序說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
介景福 賦也
此薦魚于寢廟之詩言猗嗟此漆沮之水也深潛之
處有衆多之魚有鱣焉有鮪焉又有鰷鱨鰋鯉焉何
如其多也以之享獻于祖考而行時祀之禮神明享
之不有以介景大之福乎
樂歌但言薦不言祭者王者于祖禰以人道事之則
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祭神道也薦人道也祭有
常期薦無定期歌潛以薦祖考蓋聖人一飲一食不
敢忘親是以不貴滋味而美多品雖一魚之微足以
羞神明致孝享登歌清廟誰曰不宜

雝

序曰雝禘太祖也
朱子曰祭法周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

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嚳于后稷之
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祭畢
致新死者之主于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
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太祖則宜爲禘嚳于
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于嚳稷者若以爲吉
禘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之
誤也此詩但爲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而後通用
于他廟耳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賦也

此武王始以王禮祀文王之詩、言今之祀烈考也、其自彼國而有來、雝雝然和順、及至止于廟中、則肅肅然敬慎、以此和敬助我祭祀者、實爲君國之諸公、于是時王祭之天子、惟斂精神以昭格、而穆穆深遠而已矣、歸功于助祭之諸侯、故其辭如此、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時天子肆陳其祀事、諸公咸薦大牲以助之、是孝子之致右于皇考者、固望其一享也、此大哉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言今日所以得萃人心而奉孝享者、良由皇考之德致之耳、宣以通微、哲以周知、則虛靈全而盡人之道矣、文以經邦、武以戡亂、則恩威著而備君之德矣、皇考以是道德而安民、故能慰上天求莫之心、所以天心用眷、克昌我之爲後嗣者、而得以藉其休也、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夫克昌厥後、則文王之所被者廣矣、故能安我以眉壽、介我以繁祉、康強逢吉、天下乂安、故祭祀之禮無遺典、使我得以享右乎烈考文母、而不替、此克昌厥後之所致也、宋氏曰、以文母証之、則烈考爲文王無疑、毛氏以爲武王誤矣、霍山高氏曰、昌後者道德之所致、而右烈考與文母者、又昌後之所致也、

載見

序曰、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朱子曰、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

劉氏曰、清廟祭文王、載見祭武王、皆因朝諸侯而率以祭也、諸侯來朝、供常職耳、而受朝之君、愴然有感于先王、故率之以供祭、是因其載見辟王、所以率見昭考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 賦也

此詩專爲助祭、然諸侯之來、原是爲朝、故先言其始見辟王也、欲求法度以歸而遵守之也、其所建交龍之旂、陽陽然鮮明、其軾前之和、與旂上之鈴、央央然有音聲、其鞗首鶬然以金飾、其來朝之車服如此、足

以增綽王國豈不休有烈光乎哉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

謂率諸侯以祀武王、盡志以致孝、又盡物以致享也、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

緝熙于純嘏

言以此孝享故致昭考感格介我秀眉之壽、長保此思皇之多福、是皆由有功有德之諸侯有以安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于純嘏耳、豈余一人所自致哉、

范氏曰緝熙二字是周家世德、又成王祈天永命之

本頌成王者併此凡三見矣、大總一緝熙也用以基命則宥密之心也用以敬天則光明之學也用以膺福則又純常之嘏也俾者有厚望辟公之意藉列侯之昭格以集福復欲藉列侯之匡勅以永福耳

有客

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三山李氏曰、有客乃微子始受命之詩

濮氏曰、此宋公來朝將去而王燕餞之與振鷺詩爲首末也、序以爲來見祖廟則語意不明、商之祖廟固無由在京師而周之廟非助祭于王何以得見之

見祖廟之説朱子雖不駁之然經中絶無廟事、孔氏宗序者亦曰、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在之廟、無得而知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賦也、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一

言我周今日、有客有客、修殷禮物、仍白其馬、蓋望而知先朝之物色爲神明之胄矣、且其有萋然有且然

如此乎、敬慎者、又其選擇而從行之衆如敦琢之治玉然、觀旅而主之敬愈可知、此其初至景象固同朝所甚喜者、奈之何有客止宿宿、有客止信信自信宿外、不可復留耶、必言受之縶以縶其馬而客可少留矣而奈之何必欲去也于是薄言追遝無方安其心以留之以爲我周待客既有至大之等威超出尋常侯度、降福于我客者亦甚大榮寵矣、獨不念此而少留乎、

左右是借字、如百爾所思之意、追者設言以見愛之

至非真已去而復追之綏安也在心上看淫威二句正是綏之敘已待客之厚以見今日之可留不是因其去而錫之也淫威以天子禮樂言曰既有是就成王誅武庚申命微子時所錫此即是福自微子得之曰有自天子予之曰降不作神言

武

序曰武奏大武也

朱子曰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然傳以此詩爲武王所

作則篇内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説誤矣

疏云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于廟奏之因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然則樂自奏大武而此詩則歌以節舞者也

於皇武王無競惟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大武之意在于止戈大武之詩在於止殺也故頌言於呼大哉武王有莫強之功烈也信乎文王有文德以開其後人之基緒矣然殷虐未除則文王之文德未能盡達于天下故必得武王繼之以武而受之伐紂以止殺然後致定其功所以歸重武王之功明非武王之武無以成文王之文也武頌言文王之德不可無武王之功爲奏大武而言之維清言周之成功皆本于文王之德爲奏象武而言之各有攸當也

臣工之什十篇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七終

北平孫承澤學

閔予小子

序曰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

朱子曰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爲嗣王朝廟之樂後三篇放此

箋曰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于廟也疏云亦是謀政之事但謀者與人之辭故下篇言謀此則獨述王言故稱朝廟且此下三篇一時之事皆因朝廟而作故首篇言朝以冠之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 賦也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成王除喪朝廟感傷而作言可悼閔乎我小子耳遭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未知攸濟也亦惟是仰求皇考之當法者皇考思繼序之責甚重故永世克孝此我今日之所當勉也皇考之永孝何如蓋思念皇祖常若見其陟降于庭是無一時不念即無一時不敬故維予小子思念皇考當夙焉夜焉常以敬止承之一如皇考念皇祖之陟降可也我之所以勉敬者蓋以皇祖既沒序在皇考皇考既沒序在冲人於乎皇王既遺我以序我不得不思繼此序于不墜耳吾之勉敬其可頃刻懈乎

思不忘三字即敬字范氏曰大凡忠孝之念誰則無之不思則不激發耳繼序則日思不忘封功則日敷時繹思子思孝臣思忠所以福祿無窮宇宙相維于不朽也

訪落

序曰訪落嗣王謀于廟也

朱子曰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

蘓氏曰閔予小子成王朝廟言將繼其祖考之詩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賦也

成王始即王位恐不能繼聖父之業故于廟中與羣
臣謀之言我謀之于治政之始以循我武王之道然
其道悠遠予不能及將使予勉強以就之而所以繼
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能合乃予幼冲之身未堪多
難尤不可不求其道以自敬者則亦繼其上下于庭
者以資外治而聽政繼其陟降于家者以貲內治而
齊家庶因事以求道而藉皇考所貽之休以保其身
于不殆明其身于不昏也
李氏曰人君者天下之本始即位臨政者又人君之

本也故伊尹告太甲以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亦
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此訪
落所由作也
敬之
序曰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胡氏曰詩中不見得是羣臣進戒嗣王自維予小子
以下則嗣王先自述而後求羣臣之助也序說恐亦
誤矣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
士日監在茲 賦也
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
甚明敬息必察其命最不易保以爲常也王無得曰
此天高而又高在上而不吾見當知其常陟降于吾
所爲之事而無日不監臨于此何如其顯者尚可以
不敬之哉是羣臣勉己以敬者如此
什詁云士察也獄官謂之士者以其能察理衆事是
士爲事之義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
仔肩示我顯德行

羣臣之言固如此奈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
勉敬之功務令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繼積而明之以
至于本體瑩徹無一私之蔽而底光明之地然此功
力實難又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指示我以顯
明之德行庶幾可循是以就將馴致光明而天命可
保仔肩不虛耳
詩弋曰敬者卓然之謂人心有蔽則昏無蔽則卓然
矣學者所由闢其聰而使之卓然者也就將緝熙而
至于光明則本體昭昭即不言敬而敬在矣光明者

敬之體不敢以自然爲期也惟日就月將緝學以緝熙于光明而已矣

詩測曰此成王敬學之詩卽不必爲遮荅之說亦好

小毖

序曰小毖嗣王求助也

朱子曰此四篇一時之詩序但各以其意爲說不能究其本末也

嚴氏曰小毖者謹之于小也謹之于小則大患無由至矣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賦也

此亦成王延訪羣臣之意言今其有所懲而謹後患乎蜂之有辛螫此不可輕使者今慎勿荓蜂以自求辛螫矣桃虫之能變大鳥此不可輕信者今始信桃蟲之能變而爲大矣夫我方幼冲未堪家之多難乃又集于辛苦之地而有此辛螫拚飛之禍也則羣臣奈何舍我而弗助哉

徐氏曰集蓼乃涖祚之初便思天下許多樣事如法度猶未脩明禮樂猶未振舉風俗猶未淳厚天災時變猶未銷去等是也武以此只是管蔡之事不知此時管蔡既平矣何辛苦之可言況謹後事又分明是管蔡以後事矣

載芟

序曰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疏云經主說年豐故其言不及藉社所以經序有異也

朱子曰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

劉氏曰朱子既辨此詩無祈田之意又以豐年之序所謂秋冬報者爲誤矣而又謂此詩之用當與豐年不殊蓋據此篇第七節而言也然則此詩所謂爲酒醴畀祖妣其亦秋成之祭薦新于宗廟而歌之也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 賦也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驛驛其達有厭其傑

厭厭其苗緜緜其麃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此田事須農功之樂歌言將耕田先始芟焉始柞焉除其草木然後耕之故其耕也則澤澤然土皆解散矣　既耕犂以反其土猶有草木根株芟柞所不盡者又千人爲耦而芸以去之耦以言進作千以言其多或徃下濕之隰或徃濬上之畛言耕夫徧于原野無曠土也　但見其所徃之人合家俱作維主維伯維亞維旅又有餘力來助之彊隨我左右之以內外皆服其勞故飲食其嗿然而饁乃其所饁饋之人爲誰即其農夫之婦也然此農夫不以其身爲苦反謂饁巳爲勞心中方思媚愛其行饁之婦而婦亦見夫之耕作而相依焉田間慰藉眞太和景象于是既除

草木根株乃更以有略之耜始其耕事于南畆種其百穀焉　百穀皆播種之其種子曰實皆含生氣驛驛然而生出土而條達乃有厭然受氣澤厭足者是先長傑特之苗也　厭厭然齊等者是其衆苗也既苗則又緜緜然詳審而芸之既苗而言麃是除其苗間之草也　至于成熟則穫刈之濟濟然其人之衆其穀實皆積聚之其數之多有萬與億而及秭也以之爲酒以之爲醴進而畀于祖妣之前爲祭祀且凡百之禮皆以此備之　百禮中有尊賢之禮則以有飶然其香之酒醴燕享之邦家所以光也百禮中有養老之禮則又以有椒然其馨之酒醴供養之胡考所以寧也　遂言今日祭祀燕享豐年之慶如此然匪獨此有此而今斯今也葢力田逢年當有此慶自極古而巳如茲矣繼此以往尤願勿替而常賡載芟之歌可也

良耜

序曰良耜報社稷也

朱子曰兩篇未見其有祈報之異

胡氏曰此二詩誠不見其所報之異不過閔其耕種之勞致其饋餉之情論其黍稷茂盛收穫之富或爲酒醴以祀祖妣而爲邦家胡考之光寧或百室盈婦子寧殺犉牡以嗣以續此皆田家勤勞安逸之事而非告神之樂歌也豈與七月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等詩同一歌詠其事以寓其鼓舞神化之道而堅其樂事赴功之心也耶若拘拘于所報則感發之意微矣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 賦也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

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

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此亦田事頌農功之樂歌言農人以畟畟然嚴利之良耜始事于南畝而耕之 以播種其百穀其種子曰實皆函生氣而生 農人在南畝之時有來省視汝者乃其婦也載其方筐及其圓筥所盛之饟維是黍也 既饟到田但見其農夫所戴之笠糾然而輕舉其耘田之鎛以此趙然而深刺以薅去荼蓼之草荼蓼既朽黍稷乃茂盛 及其成熟穫之則挃挃然聲之衆既穫而積栗栗然衆多其高如城其密如櫛以開百室 同時而納之百室皆盈滿而行饟之婦子得寧止矣 先祖皆奉祭祀矣今耕耘收穫而得有年歛藏蓄積以安衆志祭祀可廢先人之禮乎于是殺是犉牡之牲有捄然者此牲之角用之祭祀以嗣以續古之人汲汲然不敢緩也

薌子由曰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終歲倉廩豐寔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夫詩之可以興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志也先言勤勞後言逸樂使勤者可以自忘其勞而息者亦知以自奮也

絲衣

序曰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朱子曰序誤高子尤誤此亦祭而飲酒之詩

徐氏曰此美助祭之士能盡敬而獲福也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賦也

士祭于王而飲酒之詩言士之助祭所服者絲衣其色紑然而鮮潔載弁于首其貌俅俅然而恭順子將祭時循禮之次禮始於省器則升堂視壺濯于東序及籩豆于東房而後從堂降徃門基告君以濯具禮次于省牲則視牲于門外從羊徃牛反門基以告充肥禮次于省鼒遂就門外從大鼎之鼐及小鼎之鼒

乃舉冪以告潔是將祭而執事之敬如此至旅酬而飲酒也兕觥觩然而設旨酒思柔而和則見其飲之時不吳焉而喧嘩不敖焉而敖慢其謹言謹儀皆敬神之心為之也夫始終能一敬故神格之而得壽考之福謂常享士之爵祿于無窮也

陳氏曰後世之祭以神道全之故旨酒之設獨屬之神古人之祭以人道接之故旨酒之設併及諸人

酌

序曰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朱子曰詩中無酌字未見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意又曰酌即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節而舞也然此詩與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爾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熈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賦也

此頌武王之詩言我武起初於乎盛哉王師也師雖盛而不用以蓄斂其威此時天命人心雖未始不歸然紂惡未稔尚屬晦昧既而到乃大明矣於是遂一

着戎衣而用大介天下翕然一定即所以寵受我後人也我承其寵而受此蹻蹻然王者之大造此皆時致之耳則所用以嗣之者寔維武王隨時之事推廣以允師之也夫武王以時成功而垂法于後如此此功之所以可美也

趙氏曰凡道法之授受則有師至于統緒間直言作述耳今爾公不惟可為爾祖爾父并可為爾師見其裘之外當別有靈承也

桓

序曰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朱子曰此亦頌武王之功又曰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蓋已失其舊矣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謂武王時作者亦誤矣

嚴氏曰解頤新語云講武而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皆師祭也此爲武王伐商之事明矣然是時有其事而無其詩以頌聲未作故也至成王制禮作樂于是作此頌以歌其事以告于武王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

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賦也

此亦頌武王之詩言武王伐紂誅無道以安萬邦屢有豐年之瑞此見天命所在而命猶匪懈也則此桓桓之武王初不恃天休而替其安天下之心於是即萬邦之已綏者又用賢以定之遂保有敦商之士于以列之於四方大小相維克定天下之厥家而萬邦可常綏矣是其始終一於安民無負匪解之命其德上昭於天美哉其代商以安天下也故於此歌而頌之

陳氏曰夫致豐年固在綏萬邦也然識者獨有意于厚待殷士之一節矣即此已應代商而王而況其他哉

賚

序曰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朱子曰此頌文武之功又曰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爲大封於廟之詩

劉氏曰大武作于武王崩後此頌爲武樂第三章故詩中皆述武王封賞之意而推本文王之德朱傳所

謂頌文王之功亦若大武首章兼頌文武之德也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賦也

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大封功臣之意也言文王既勤勞盡心以安天下造此基業我當承而受之以仰體其心布此文王勤止之功德而可繹思者以賚有功使人各有封人各效職我惟欲往求天下之安定耳此我大封之意也凡此皆是周家新命以錫予善人非復有商之舊矣爾諸臣受封者當尋繹思念文王

勤止安天下之心以共保天命可也
輔氏曰武王之封賞功臣人見其爲武王之恩也自武王之心言之乃是文王功德之在人心而可思繹者耳大封功臣於廟而歌此詩其言只止于此而都不及車服錫予之物蓋以是爲重而不以物爲重也

般

序曰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孔氏曰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土祭祀四嶽河海之神神皆饗其祭祀降之福祚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中嶽無事故序不言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賦也

此武王初有天下而巡守四方之詩言於美哉此時周也巡行所至則登其高山之嶽而祭之于高山之傍有嶞嶞然之小山與高山爲嶽者亦無不祭焉祭山必祭川則又信由彼翕順之河而祭之也但見王者所至諸侯必朝徧天之下莫不仰望此擧故裒而

聚之方嶽之下而天下仰望之心可荅矣凡此乃是時周新命非復商家之舊爾來朝諸臣宜知所更化矣

箋餘曰篇名般盤通行遊也天子巡守按節徐行故謂之般與武酌桓賚並日亦樂之一章也武樂各章殊事而此則巡行之事樂記所謂四成而南國四疆者也

李氏曰般其太平之極盛乎所以終周頌也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八終

北平孫承澤學

魯頌

鄭氏曰成王封周公元子伯禽于魯越桓莊僖惠至襄公乃有頌蓋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

華谷嚴氏曰魯頌頌之變也周之衰也風變而雅頌亾頌聲之息前乎風雅之變矣越桓莊僖惠至襄而魯乃有頌是故雅變而亾頌亾而變雅之亾甚于變頌之變甚于亾也

仲晃崔氏曰魯其頌之變乎頌歌諸廟魯奏諸朝頌嗣祭其先魯臣禱其君頌美其成德魯頌其開治頌以祭魯以燕是故氣溢而辭多夸

駉

序曰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駉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朱子曰此序事實皆無可考詩內亦未見務農重穀之意序說鑿矣集傳仍以爲僖公以無可考姑仍舊耳

孔氏曰此雖借名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

嚴華谷曰牧馬一事耳頌于何有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賦也

此言僖公牧馬之盛言駉駉然腹幹肥張者所牧之良馬也則在于坰遠之野不害民田矣試薄言駉者何馬乃有驈又有皇有驪又有黃用之以駕車但見

彭彭然有盛容斯爲臧矣然所以致斯臧者由其立心之遠蓋其心思廣大無所不周故思及于馬斯有彭彭之善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賦也

再觀駉駉然之牧馬則在坰之野試薄言駉者則又有騅而有駓有騂而有騏誠以是馬而駕車但見伾伾然而有力斯爲才矣良由其思之無期故思及于馬斯伾伾而才耳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
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賦也
再觀駉駉然之牧馬則在坰之野試薄言駉者則又
有驒而有駱有駵而有雒誠以是馬而駕車但見繹
繹然而不絕斯爲作矣良由其思之無斁故思及于
馬斯繹繹然而作耳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
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賦也
再觀駉駉然之牧馬則在坰之野試薄言駉者則又

有駰而有騢有驔而有魚誠以是馬而駕車但見祛
祛然而強健斯爲徂矣良由其思之無邪故思及于
馬斯祛祛而徂耳蓋萬化之原起于思惟平日經畫
國家者無一苟且不爲淺近故一思及于馬而牧養
曲盡其道所以致牧事之盛如此也
無疆者其思大無期者其思深無斁者其思純無邪
者其思正朱氏曰駉非侈言馬精言思也
蘇氏曰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昔之
爲詩者則未必知此也孔子曰讀詩至此而有會于
其心是以取之蓋斷章云耳

有駜

序曰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朱子曰此但燕飲之詩未見君臣有道之意
劉氏曰此爲燕飲之詩雖卒章自今以始以下則頌
禱之詞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
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興也
此燕飲而頌禱之詞言有駜然而肥強者維何乎其

駜然肥強者是彼一乘之黃馬也況我公有此賢能
之臣以盡忠之故常自早逮夜在于公所其在于公
所明明修明其職事有閒暇故今以潔白之威儀羣
集于朝真如振振羣飛之鷺翔舞而下也君遂與之
燕飲以鼓節之咽咽然深長至于醉而各自起舞以
盡其歡君臣之間怡然勢分之兩忘矣不其胥樂也
哉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
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興也

在公飲酒請君臣同飲也必醉而後歸是見相樂之
情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驕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
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興也

政事之餘得爲燕飲可樂矣而能致豐年以養民有
善道以貽後則又可繼此而爲燕樂也集傳以爲頌
禱之詞蓋有唐風蟋蟀好樂無荒之意此可謂善頌
善禱矣

詩論曰讀前二章德盛禮恭有君臣泰交意象讀後
一章樂利親賢有世宙雍熙意象且歲有之祥兆于
飲酒有穀之慶起于明良以一日卜千古又有兢業
保泰意象魯不宜頌而是詩宜登諸頌夫子所以不
加删也

泮水

序曰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朱子曰此亦燕飲落成之詩不爲頌其能修也

安成劉氏曰朱子以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
故不質其爲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服淮夷爲頌禱之
詞以愚考之春秋不書常事則夫作泮宮之事十二
公之經固宜皆無所見也至于僖克服淮夷雖亦不
見于春秋而僖公十三年嘗從齊桓會于鹹爲淮夷
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爲淮夷之病鄫矣
但此詩所言不無過其寔者要當爲頌禱之溢辭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
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賦其事以起興也

言思樂哉泮宮之水有芹生焉因薄采其芹矣魯侯
來止此泮宮所建有旂也觀其旂茷茷然而飛揚其
馬斾之鸞聲則噦噦然而和鳴是其泮學儀衛得于
曠見故國人無小無大皆從公往行以樂觀一時之
盛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
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同上

言魯侯之至于泮宮也儀衛盛其聲名昭昭而著矣
時則平易以近民而色笑相親無有怒意以教誨乎
從公之衆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

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同上）

旣願其飲酒以獲壽尤欲遵行大道以屈服羣衆之心也自此至末皆因其飲于泮宮而致頌禱之意也

李氏曰一章言僖公之至泮水二章言僖公之敎人三章則又言至泮水與賢者飲酒也

朱子曰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辭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賦也）

言穆穆然美者魯侯內明其德外愼其儀表裏一于

敬則可以爲民法矣而祖以烈稱則文武之德可知其備矣魯侯信有文武之德以昭格之則能盡夫繼述之孝而福自我致矣此正以起下四章之意

宋氏曰敬字所謂順長道也變道言德者以身體言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旣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賦也）

此章以下又皆自其服淮夷之事而願之蓋泮宮雖講學行禮之地亦出兵受成之所故因此地而遂以此爲願言德之能明服遠之有本故旣作泮宮文事備而武烈亦振淮夷遂由是服焉勇臣獻馘智臣獻囚正言在泮而收功之事也

蔡氏制記曰古人勞農訊獄獻馘飲至皆于學宮蓋示學政之出于一也

朱子曰或謂僖公未嘗有淮夷之功而疑此詩之妄蓋未嘗深考此詩乃頌禱之詞冀其有是功耳下章倣此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

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賦也）

此願其得賢士以服遠也言多士擴充其忠君愛國之心而奮勇以逷東南之夷烝烝皇皇兵威盛也不吳不揚音律肅也不告于治獄之官而惟在泮以各獻其功師克而和不爭功也凡此皆廣德心之所爲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旣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賦也）

此願其備威謀以服遠也言弓矢車徒固足以克淮

夷使之順而不逆矣然必審固其謀猶計出萬全斯淮夷終無不獲也嚴氏曰皆頌禱之辭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興也

此淮夷卒獲之事也言彼翩然之飛鴞本爲惡聲之鳥也今則集于泮林食我桑黮亦懷我以好音矣此蠢然之淮夷本爲難化之人也今則憬然自覺其非而來行其獻琛之禮若元龜若象齒與夫荊揚之金雖非其地之所有者無不大賂于我焉嚴氏曰此亦頌禱之詞

詩弋曰淮夷與魯接壤世爲魯患淮功爲魯人所深願而不可冀得者凡頌生于不足故詩人詳言之

說通曰此詩曰順彼長道曰穆穆曰明明曰敬明其德曰允文允武曰克廣德心曰式固爾猶明民有路致勝有本亦非一于頌者也

閟宮

序曰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朱子曰此詩言莊公之子又言新廟奕奕則爲僖公

修廟之詩明矣但詩所謂復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復周公之土宇耳非謂其能修周公之屋宇也序文首句之謬如此而蘇氏信之何哉

蘇氏曰詩人願僖公上爲神之所福內爲國人之所安外爲鄰國之所懷而修舊起廢治其寢廟以順萬民之所望也胡氏曰先儒因此詩服淮夷蠻貊等事春秋所不載皆不能無疑故黃氏以爲未然之期望朱子以爲頌禱之詞也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國纘禹之緒 賦也

此僖公修廟而國人歌咏之詩言此深閉之宮侐然清靜下之盤基鞏固上之搆結礱密然魯之有廟始于周而周之有廟始于稷昔姜嫄以正直之德爲上帝眷念故無災害而終十月之期以生后稷由是降以嘉種之福而后稷力農以受有邰之封遂以所降之種徧及于下土而繼禹治水之績也

詩緝曰奄有下國所以原其始奄有下土所以要其
終然後世修后稷之業遂有天下繼禹之業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
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
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
爾宇爲周室輔 賦也
言周業始于后稷后稷孫實維大王自豳徙居岐山
之陽民往歸之實起翦商之勢傳至文武能繼太王
之業于時周德益盛紂惡貫盈遂致天命窮極于商

武王適逢其會于牧野之間但見人心咸贊其決而
曰不必疑慮帝命已屬之爾矣是時治商之諸臣咸
有其功而周公之功尤大也成王念其功而封其子
使之爲諸侯于魯邦而大開其土宇于以藩屏周室
而爲之輔也
徐玄扈曰致天之届致極也與届同義天命窮極則
牧野之師不得不與即此二字形容武王應天順人
之意已盡句法神品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

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
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
祖亦其福女 賦也
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命魯公以侯于
東方其爵貴也錫山川以侈其形勢土田以供其祿
食附庸以廣其封邑其宇正大啓也國既分封大約
郊廟之祀典亦于是錫矣由是周公之孫莊公之子
曰僖公者建龍旂御六轡以承祀于郊廟其廟而祭
烈祖也則不懈于春秋不忒于禮義其郊而祭后帝

也則配之以后稷而享用乎騂犧自是天神饗而宜
之降福多矣周公皇祖並格矣亦爲之福女矣自下
章至第六章皆詳廟祭獲福之事第七章皆詳郊祭
獲福之事
按春秋常事不書僖公之前無書郊者至僖三十一
年四月始書四卜郊不從是僖郊自僖始也
楊升菴曰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于周天子
使史角往報使成王果賜惠公何復請之有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
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
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

岡如陵 賦也
言將秋始為嘗祭及夏而已設橫木于牛角以楅逼之所以止觸使其周正言豫養也所養者是白色之牡與赤色之剛不敢純與文武同故用殷色以周之也盛酒之器有犧尊象牛形將將然而嚴正其饌則有以火去毛而炰之豚又有切肉之胾與太羹鉶羹其食器有竹籩木豆又有大房之俎于是萬舞洋洋然其盛大是禮備樂和所謂匪解不忒也德當神明神福之孝孫不有慶乎神將使爾熾而又昌壽而又

臧既福且壽于以保安彼東方則魯邦是其常存殆如日常盈而不虧如山常固而不崩如地常靜而不震如水常平而不騰又願得三壽考之臣與作朋友君臣相親國家安于磐石若岡陵而鞏固之愈無窮矣其有慶何如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賦也

孔疏云更以降福之事言之公之兵車有千乘矣車上皆有三人右人所持者朱色之英左人所持者綠色之繩此朱英綠色者是二矛重弓也又公之徒衆有三萬人矣以貝飾冑以朱繩綴之進行之時增增然衆多車徒既多甲兵又備西戎北狄來偪者于是以此膺當之荊楚羣舒叛逆者于是以此懲創之軍之所征往無不克則無有于我僖公敢禦止之者武功之備如此則所以昭格烈祖者殆不止于禮樂之明備已也故俾爾既昌而且熾俾爾既壽而且富又

必黃髮台背壽考老成相與試用不止作朋之三而已又俾爾昌而且大俾爾耆而且艾萬有千歲享秀眉之壽而無有害焉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賦也

嚴氏曰不特此也彼泰山巖巖我魯邦所瞻望也更奄有此龜山蒙山將遂由此而荒奄極東之地至于近海之國淮夷舊不服者亦內向而不為異莫不相率而順從是魯侯之功也是頌之之辭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賦也

僖公又安有鳧山繹山遂荒奄徐州之居至于近海之國若淮夷也南夷之蠻也東夷之貊也又及彼南方之夷荆楚也莫敢不相率而順從莫敢不應諾其命令惟魯僖公之是順此亦頌之之辭也

徐氏曰此合上三章正所謂周公皇祖亦其福女者也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賦也

言郊祀格天而皇皇后帝錫以純全之嘏使之眉壽以保魯國使齊人歸常鄭人歸許以恢復國初大啓之宇既燕安喜樂而又有令善之妻有壽考之母于羣臣爲之各協于邦國永爲所有是受福亦既多矣而得黃髮兒齒之壽以享之所稱報之純全孰有大于是此章正所謂是享是宜降福既多者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賦也

言今日之修廟取材營建各審其宜松桷則舄而大焉路寢則碩而大焉新廟奕奕然改觀矣是葢我公命公子魚敎護屬功以課章程故廟制之長而且大有如此也夫周公羣公有大功德于民民心之所欲報也今廟盡美萬民之望于是乎順矣此正應首閟宮有侐實實枚枚之意也

蔡氏劄記曰魯頌首駉數馬之義言其富也有駜富而好禮也泮水禮之本于敬也閟宮及荆舒治外之兵也此僖公之臣私于愛君不卹襄及溢辭之溢也

魯頌四篇

詩經朱翼卷之三十

北平孫承澤學

商頌

武王克商、封微子于宋、復封紂子武庚爲商後、及武庚叛而誅之、成王始命微子已封之宋、建之爲上公以奉湯祀、得行殷之禮樂、時商頌皆在宋、其後政衰散失七世至戴公時、周宣王大夫正考父者、宋湣公之曾孫、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校正其舛謬、歸以祀其先王、蓋此頌皆爲祀先王而作、故

歸以祀之也、至孔子編詩、又亡其七、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此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由宋而後得有、故鄭氏爲諸因商而又序宋也

周用六代之樂、故得有商頌　合朱其

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之詞、自是奥古、非周以後之人能作

那

序曰、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以那爲首、

朱子曰、閔馬父言正考甫校商之名頌、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云云、即此詩也

此祀成湯也、成湯創業垂統、制禮作樂、及其崩也、後世以時祀之、追述而作此歌、商人尚聲、求神于陽、其祀成湯、不言酒食、惟論聲樂、故此詩以那名篇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賦也

此祀成湯之樂、首嘆樂之盛多、凡小而鞉、大而鼓、無所不陳、由是當牲牢未迎之始、滌蕩其聲、奏鼓以統衆音、簡簡然和大、以樂烈祖之神也、此言將祭而樂

之盛也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

言奏鼓以衎烈祖者誰、乃湯孫也、湯孫方以此樂奏假、而神明即速于居歆、安我心所思而成之、然所奏假之樂、不但一鞉鼓已也、以鞉鼓淵淵深長之聲、合于嘒嘒清亮之管聲、既以和諧、且以均平、來依倚堂上玉磬之聲、與之和合、總一和平也、於乎赫然盛哉此湯孫也、穆穆然而美者、其樂之音聲、至于斯乎、思

成之綏蓋以此耳此言嘗祭而樂之盛也

宋氏曰味思成二字可見古人之祭非具文真是祖孫一氣如將見之綏字亦嘉思而不成則不能安成則安矣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言湯孫之厥聲不特此也又有大鐘之庸與所置之鼓有斁然而盛且有羽籥干戚爲萬舞者有奕然而次序于此之時寧惟烈祖感格綏我思成有王者之後爲我商之嘉客來助祭者亦不夷懌而悅樂乎言

皆夷懌也此言祭畢而樂之盛也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上文音樂之作恭敬行于其中矣是恭敬也自昔古之先民作爲祭禮嘗以溫恭之意自矜持于朝夕而所執之事無不恪也今亦行古之道而已矣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言以敬執事則烝嘗之祭有不徒尙聲已者康烈祖其顧念予之烝嘗乎此烝嘗乃湯孫之將也夫以湯之孫承湯之祭一氣流通神所憑依將在是矣思成之效不可想見哉

朱氏曰聲也者氣而已矣氣之所傳曰簡簡曰嘒嘒曰和平曰穆穆皆要渺淡漠之象也有斁有奕而又溫恭有恪見聞中有不見聞者存故遡之先民又曰在昔又曰自古直欲返諸無始之始焉卒曰湯孫之將始通復于一氣之中矣

烈祖

序曰烈祖祀中宗也

朱子曰詳此詩未見其爲祀中宗而末言湯孫則亦

祭成湯之詩耳

輔潛菴曰那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然那詩專言樂聲烈祖則及酒饌豈始作樂之時則歌那旣祭而後歌烈祖歟商頌簡古難看詞斷而意續熟讀自見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賦也

此亦祀成湯之樂言烈祖華夏正以有天下其秩秩有常之福可以重錫于無窮是以及于今王之所藉其福而得以脩其祀也

旣載淸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旣戒旣平鬷假無言時

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
言今日借先祜以奉祭既載清酒于樽而神卽來格我所思者得成不特此也亦有和羹既預備而戒既調和而平于是進酒與羹以格烈祖主祭者無言肅敬而不諠譁維時助祭者亦各安職守靡有爭競人心皆敬如此故神明安我以秀眉之壽且黃徵于髮耇徵于面無有疆界之期也
詩弋曰廟中者天下之象也無言習靜靡爭息囂治國其示諸斯乎無疆之祜在此湯孫之額亦在此豈

僅僅在羹酤間哉
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享降福無疆
言此助祭諸侯當其初來之時所乘之車以朱纂約其長轂之軝以采飾錯置于衡之上其在鑣之八鸞則鶬鶬然其聲之和乘此車馬以之助我以假助我以享合萬國之歡心事我烈祖我受命不廣大矣乎而得人因以得天且又從天降以平安之福使得豐年穰穰然每物豐多則祭祀皆備又不止酤羹而已天人交得神明居歆所以來假監其心來享歆其物而降福無疆其後猶未艾也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上言奉祭獲福則烈祖之享可知矣然湯孫之意無窮故復叮嚀之如此言今日之祭人既助之天又應之其尚顧予之烝嘗乎此湯孫之所將也
范氏曰降福無疆卽指上文言之不必另講綏我眉壽黃耇無疆來假來享降福無疆總是有秩斯祜申錫無疆者耳又曰命受之于我康降之自天而要皆

錫之自祖也
玄鳥
序曰玄鳥祀高宗也
朱子曰詩有武丁孫子之句故序得以爲據雖未必然然必是高宗以後之詩矣
陳氏曰周生有邰商生有娀其後世郊廟之樂皆首紀其郊禖之事則非獨其子聖也乃其母亦克禋祀以康上帝故雅詠生民頌歌玄鳥其義一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

四方賦也

此祭祀宗廟之樂蓋祀契湯與武丁也言天命玄鳥降而生契由是以掌教而受封居殷土之廣大是商人之所由始也至湯有武勇之德上帝命之以正治天下之封域則商業之所由成也

契母簡狄于春分玄鳥至日祈于郊禖生契封商後世有此殷國故詩人計其祈子之時因以爲頌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若自天來然史記呑卵之説殊荒唐

華谷嚴氏曰契封于商後因以爲一代之號言生商謂生契也生契所以生商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言天命湯正域彼四方是以此四方罔不受命遂奄有此九州契開于前湯繼于後湯受天之命堅固而無危殆至武丁孫子猶足藉其有土有人之命中興朝諸侯有天下也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

言武丁孫子襲湯之號而有天下者其武無所不勝故以振諸人心而諸侯畢集有建龍旂者十乘皆來助祭于祭之時有大黍稷之食是承而奉之也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言大糦之承不特一邦爲然也殷之邦畿不過千里維民所止居而其再造始開之封域則極于四海之廣也

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覲大糦之承是四海之來助祭者有祁祁之衆矣觀邦畿之勝是景山内峙而四周大河有以立四方之

極矣人心土地正天命之所在而人君莫大之祿也湯之武德固宜受命不殆而武丁之武德亦足以勝之是殷之受天命尚何有不宜而百祿之多始于此荷其全也此三后之所以並可頌也

會説曰讀是詩者以其三后並頌遂疑其爲祫祭之詩嘗考章旨特言祭祀宗廟而不言祫則其非合祭明矣

長發

序曰長發大禘也

朱子曰序以此爲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蘇氏言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後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于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于商之世與今按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爲祫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會說曰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大祫則合羣昭羣穆已毀未毀之主而祭之此及相土則爲大祫之詩矣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賦也

此祫祭宗廟之樂蓋祀玄王相土成湯也言商世有濬哲之君則世膺天命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故遡而言之當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爲中國之境而幅隕廣大之時有娀氏之國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以造商室也蓋契于是時掌布五教以肇有封土而商之受命實基于此

疏曰禹敷下土之時有娀氏之國亦始廣大言及之者君子言人之美務欲加之猶大明之言摯華也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賦也

言帝立子生商子卽玄王也玄王遂承帝命爲舜司徒敷教奮其武以治民撥顯賞之世開以倫理受小國大國而教無不通達蓋由其身率循于倫理而無過越故以視其民遂發而應之也此契之以德而基命也及至相土烈烈然顯盛而海外諸侯截然齊服于商此又相土之以德而延命也

帝曰敬敷五教在寬而此云桓撥者蓋勞來匡直之有恒提撕警覺之不倦也桓撥卽敬敷意與寬字無碍

率履不越雖設教之道亦玄王立國之本蓋惟修身教民而不責于民此其道有本而可繇亦在我而可久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賦也

言商業起于契大于相土旣以濬哲之德凝命帝命

未嘗去之以至于湯王業之興適與天命會合而湯之生正當其時而不遲湯以敬承之但見其敬是聖敬日以躋升昭假于天者遲遲然久而不息一惟上帝之是敬焉上帝以是之故命之使爲法于九州下敷政奏勇正式于九圍之事而以敬出之者也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賦也

言帝命式九圍命之爲朝貢之主而已湯于是受來朝之命受此小球大球爲下國諸侯之係屬即此是

天休不其荷天之休乎然湯之荷天休即以式九圍也本聖敬以用之不偏于競絿不偏于剛柔敷政一惟優優而調和故能爲百祿之是聚而荷天休也

此不競三句是敬以敷政下敷奏三句是敬以用武此推日躋之敬見于行事者如此正所謂式也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賦也

言來朝則必貢其受此小共大共爲下國諸侯之負荷即此是榮寵不其荷天之寵乎然湯之荷天寵亦本聖敬以用之敷奏其武勇不震動而驚搖乎人不戁竦而恐懼于已此其武以成功而百祿之是總所以荷天寵也

勇由于敬則由中布外而謂之敷勇本于天則從下達上而謂之奏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賦也

言湯既受命遂載旆而征以有虔之敬秉鉞天討所加氣勢之盛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禦者故桀之苞

與夫韋顧昆吾之三蘖皆莫得肆其惡而行其志九有諸國截然齊一而歸于湯于是先伐韋伐顧而後及昆吾夏桀而誅之也上言湯受朝貢之命而以敬行政用武未有指實故此遂言承命伐桀正式九圍之實事處而上所謂不競絿剛柔不震動戁竦皆于此章見之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賦也

言昔在中世謂成湯之前商爲諸侯之國有震懼而

且危怖至于湯信爲天所命而子之卽降而予之以
卿士此卿士實維阿衡之官湯所依倚而取平實佐
助我成湯以成大業故能克桀而有天下也夫尹以
佐命元勛祫祭而配享之也誰曰不宜
與之卿士而曰降鄭重之辭二實字可思見湯固爲
百世不遷之烈祖而商之子孫凡有大享于先王則
伊尹以佐命元勛與享固其宜也
陳氏曰此詩頌湯之興而推本於契之始然湯武德
之盛如此本其所以聖者不越乎敬而已是敬也卽

契率履不越之心也率履不越之心其卽舜命之以
敬敷五教之心歟

殷武

序曰殷武祀高宗也
曾申公曰葢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祧以其中興功
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爲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
會說曰高宗中興之功必推伐荆楚爲大故作頌者
惟以此以見殷之復治者在是葢蠻夷滑夏聖人所
憂四夷來王盛德所及也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
孫之緒 賦也
此祀高宗之樂言撻然而神速者彼殷王之武也奮
其武以伐荆楚深入其險阻裒聚其渙散之衆使竊
據之處所有截然而齊一此湯孫高宗之功緒也
不曰功曰緒不曰武丁曰湯孫美高宗之功與湯同
上承祖宗無愧于湯之武也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
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賦也

言荆楚既克乃以義而責之曰維女荆楚近在荆州
之域不過居國之南方耳昔有成湯之時卽自彼氐
羌遠夷之國且莫敢不來享獻方物莫敢不來朝見
王曰此商之常禮我不敢違也況女荆楚曷敢背常
禮乎而不來享來王也徐氏曰只借氐羌一說而大
義凜然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時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
解 賦也
荆楚既平諸侯畏服天命多辟建國于禹何者皆以

歲事來至于商以祈王之不譴而曰我之稼穡未常少懈庶可以免咎矣

來辟而指爲歲事多辟之奉臣職也廿分而無辭祈免而準于稼穡多辟之視湯孫也甚公而無私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賦也

言匪懈可以免禍適爲民故耳故天雖高其命之所降而監者則在下民亦甚有嚴可畏矣乃民之視聽在賞罰高宗惟賞不僭罰不濫一以不敢怠遑之心處之民心悅則天意得是以命之于下國使之光復舊物內順外威而大建其福也

天高高在上而不知其降監也下民易暴易虐而不知其有嚴也　嘗思殷道先罰後賞亦惟不僭不濫之故何也賞惟後則重恩者易見恩罰惟先則慎威者易見威耳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賦也

此極贊中興之盛言天子中興百度振肅商邑翼翼

然而整敕爲四方之歸極赫赫者其聲也濯濯者其靈也又享國長久壽考而且安寧以此聲靈垂裕無窮故餘休有以保我後生也其不可遏處爲聲其不可測處爲靈前云湯孫之緒後云保我後生此之謂中興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賦也

上既歷叙高宗之功故此遂言今日立廟以祀之言升彼景山之上而取松柏之易直者于是斷之于所生之處于是遷之于造作之所方之以繩墨斲之以斧斤而于是又虔之以刀鋸以松爲椽桷有梴然而長衆楹有閑然而大寢廟既成神有所依則甚安也

殷武原爲武丁中興高而宗之特立廟而作所以末章言取材修廟然不言廟而言寢者寢成則廟成可知矣商周中興之功具于詩者高宗宣王是也宣王之政衰于暮年故一傳至幽王大壞周轍遂東高宗則由傳說而聞聖人之學始終一德嘉靖殷邦再世且有祖甲保惠庶民不侮鰥寡殷之再造如此二王

之功業詎不遠哉

商頌五篇

鄧潛谷曰周文而頌質反本矣殷質而頌文類周雅

焉

崔仲凫曰夫子定書終于秦定詩終于商商之質變周之文秦之伯兆王之熄

孫道標

道林

熔

詩經朱翼卷之三十終

煥較

詩經朱傳翼三十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有尙書集解已著錄承澤初附東林繼降闖賊終乃入於

國朝自知爲當代所輕故末年講學惟假借朱子以爲重獨此編說詩則以小序集傳並列又雜引諸說之異同鐫其大意似以集傳爲未愜而又不肯訟言故顢頇摸棱不置論斷紛紜糅亂究莫名其指歸首鼠兩端斯之謂矣